叢書集成三編

三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三八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晉南北朝

謝康樂拾遺一卷……劉宋　謝靈運撰……冒氏台大　〇卅八　〇〇一
附：謝康樂集校勘記一卷……清　冒廣生校……冒氏台大　〇卅八　〇〇八
和謝康樂詩一卷……清　冒廣生輯……冒氏台大　〇卅八　〇二四

詩文別集——宋

張爲主客圖三卷……清　紀昀撰……鏡煙中研所　〇卅八　〇三七

詩文別集——金元

莊靖先遺集十卷……金　李俊民撰……石蓮盦　〇卅八　〇五一
元遺山先生集四十卷附錄一卷補載一卷……金　元好問撰……石蓮盦　〇卅八　二〇一
清　張穆校

詩文別集——明

歸震川先生別集十卷附一卷……明　歸有光著
歸莊校勘……歸震川　〇卅八　五六五
歸玠編輯
瓊台詩文會稿二十四卷(上)自卷首……明　丘濬著……丘文莊公　〇卅八　七三五

謝康樂集拾遺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謝集拾遺

附校勘記一卷和詩一卷

疚齋

如皐　冒廣生　疚齋

乙卯夏五從繆藝風丈借焦弱侯本謝康樂集以校張天如百三名家本謝集一過依一月爲限還書後復撿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各書得康樂逸文六十餘條案隋書經籍志謝靈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新舊唐書均十五卷宋史九卷今張本僅二卷焦本雖作四卷篇數無大懸殊知其散佚者多矣廣生記

山居賦　案此賦在當時單行隋書經籍志有謝靈運居名山志一卷水經瀙江水注亦云謝康樂山居記疑即山居賦也

然往湖中經巫湖經過文選二十二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注

浦陽江自嶲山東北逕太康湖紹興府志六

庚宅曠以葆和輿陟哉而善狂兼庇蒙以織眷　案此三句焦本嚴以寧芳句下亦注缺十八字此據張本補然案之康樂自注則兼庇蒙以織眷一句當在徐韓孺而采芋句下

嶺表賦

見五儁之東寫覩六水之南揮口靈海之委輸熱石穴之永歸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登廬山絕頂望諸嶠

山行非前期彌達不能輟但欲淹旦暮遂復經圓趺文選三十一江文通擬謝臨川詩注

捫壁窺龍池攀枝瞰乳穴北堂書鈔一百五—八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

齊景戀遊臺周穆厭紫宮牛山空灑涕瑤池寶罇悰年迫願豈申遊遠心能通大寶不懼口況乃守畿封溫州府志二十八樂清縣志二

辨宗論

王衛軍軍答書案此及竺道生答王衛軍書均載廣宏明集十八下集中既附錄王宏徵問二條則此二書皆當在附錄之例

更尋前答趣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白面寄未由寄之於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耳聊試畧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大照豈不以兒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來爲能照耶

與從弟書

地無佳井賴有山泉太平寰宇記九十九案溫州府志二十八作永嘉謝無佳井賴華蓋山北澗出一泉名爲溪永云云載此文稍多

答從弟書

出惡江至大溪水清如鏡太平寰宇記九十九

遊名山志案隋書經籍志有謝靈運遊名山志一卷知此志在當時亦單行也

芙蓉渚有聳石頭如初生芙蓉色皆青白太平御覽五十二

芙蓉山有異鳥愛形顧影不自藏故爲羅者所得人謂鵁鶄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八

新溪鱖味偏甘有過紫溪者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二

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山孤桐方此爲劣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六

華子崗上杉千仞被在崖側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

樓石山多支子也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九

樓石山多章枕皆爲三四五圍太平御覽九百六十

赤巖山水石之間有甘蕉林高者十丈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五

泉山竹際及金州多麥門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九

石室藥多黃精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九

橫山諸山草多芎藭太平御覽九百九十

橫陽諸山草多恒山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二

泉山多牡丹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二

石室紫苑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二

龍鬚草唯東陽永嘉有永嘉有縉雲堂意者謂鼎湖攀龍鬚時有墜落化而爲草故有龍鬚之稱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四案太平寰宇記九十九云凡此

諸山多龍鬚草以爲拳龍而墜化爲此草云云與此文稍異

石簣山緣崖而上高百許丈裏悉青苔無別草木太平御覽一千八

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爲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藝文類聚

地脈山者王濱山記謂之木榴山一名地脈初學記五

步廊山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從瑞安江入遠望如有屋宇之形因而名之太平寰宇記九十九

山海經有浮玉山北望具區今餘姚烏道北禾山與具區相望卽浮玉山也紹興府志四

金剛般若經注

謝拾遺 四

諸法性空理無乘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文選五十九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

元關難啟善揵易關同上

愁霖詩序

示從兄宣遠文選二十五謝宣遠答靈運詩注

贈宣遠序

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文選二十五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

七濟

翠緌媚眉朱裳妍形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

朝食既畢摘菓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檎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一張本有焦本無

佛贊莊光祿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逼捨事就理卽朗祛蒙惟此靈覺因心則崇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儲寢孰是化初夕滅雙樹豈還本無耶耶遠神遙遙安婥願言來期免茲淪溺焦本有張本無

詠冬

七宿乘運曜三星與時滅履霜永弧堅積甚風愈切繁雲起重陰廻飈流輕雪園林鬱裴皓庭除秀皎潔墀瑣有凝汚達衢無逼轍藝文類聚三焦本有張本無

送雷次宗

謝拾遺 五

符守瑞邊楚感念懷壕志苦離思結情傷日月滔張本有焦張本無案張本尚有栅溪詩泉山詩二首皆焦本所無質則栅溪詩卽集中登永嘉綠嶂山詩中句泉山詩卽集中石室山詩中句張誤收又焦本有淨土詠一首張本所無實卽集中無量壽佛頌焦亦誤收也

讀書齋

春事日已歇池塘曠幽尋殘紅被徑墜初綠襍淺深優仰倦芳褥顧步憂新陰謀春不及竟夏物遽見侵温州府志二十三永嘉縣志二十一

北亭與吏民別

刀筆愧張杜棄繻慙終軍貴史寄子長愛賦托子雲昔值休明初以此預人羣常呼城旁道更歌憂逸民猶抱兒素樸兼勉擁來勤定自懲伐檀亦已驗惟塵晚來牽餘業憩泊甌海濱時易

逍遥周德乏難濟振眷言徒矜傷靡術謝經綸矧乃卧沉痾鍼石苦微身行久懷邱窟景炅感秋晏晏秋有歸棹炅景無淹津前期眇已往後會邈未因貧者闕所贈風寒護爾身温州府志二十三永嘉縣志二十一案太平寰宇記九十九亦引前期眇已往四句

三皇井

斑櫂向南郭波波浸遠天拂繩故出沒振鷺更澄鮮遥嵐疑鶩嶺近浪異鯨川躡屐梅溪上永雪洽心懸伉徊軒轅氏跨龍何處巔仙蹤不可即活活自鳴泉温州府志二十三瑞安縣志十仙巖寺志七

贈臨海太守王琇

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宋書本傳

嶺表詩

照澗凝陽水潛穴口陰口雖知視聽外用心不可無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登孤山詩

迴曠沙道開威紆山逕折波口青密林口暎丹穴壁同上

入埭溪詩

平明發風穴投宿憩雲巘初時當薄木迄今草已搴同上

初至都詩

卧疾雲高心愛閑宜靜處寂憩話林石巢穴順寒暑同上

落峭石

朝發飛猿嶠暮宿落峭石太平寰宇記百十

白雲曲閣温州府志二十三謝客巖在積穀山飛霞洞口謝靈運嘗書白雲曲青草吟於崖上

青草吟閣同上

若耶溪孤潭上櫂樹與從弟惠連聯句閣水經漸江水注若耶溪孤潭上有一櫂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嘗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

附錄晉書逸文案本傳云太祖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台遣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隋書經籍志有謝靈運晉書二十六卷新舊唐書均作二十五卷梁書文選太平御覽初學記引至十餘條其書當亡於南宋以後史臣謂書竟不就之說不足信也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文選三十八任彦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引宋書序傳案此晉書序文誤也文選注作宋書序文誤

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爲禪伐邪文選四十九干令升晉紀論晉武帝革命注引禪位表案此文當在世祖本紀

論曰世祖受命禎祥屢臻苟慝不作萬國欣戴遠至適安足以彰天啟其運民樂其功矣反古之道當以美事爲先今五等罔刑弗由王制凡諸禮律未能是正而採擇婾媛不拘華門者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不以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婦人之封六國亂政如追贈外曾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玷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御覽九十六案此世祖本紀後論也

元康二年春二月巳酉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二初學記二十八案此文當在孝惠帝本紀

孝武節奢飾禁綃綈初學記二十五案此文當在孝武帝本紀

以其總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初學記十一案此及下四條當在職官志

漢成帝已後無復中書之職同上

秦有太尉掌兵漢仍脩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同上

古者重武事貴財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納王命古元凱之任也同上又太平御覽二百十一

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自漢罷

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臺主中丞是也初學記十二

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惟阮思曠遺榮好遁殆遠辱災梁書止足傳案梁書止足傳引謝靈運晉書止足傳云云此文當在止足傳

劉曜王彌入于京都焚燒宮廟六宮幽辱愍懷太子妃拔刃拒賊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汙遂見害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九案此文當在列女傳

如皋　冒廣生　疚齋

山居賦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　藝文類聚六十四古字上有上字

謝子卧病山居　本傳作卧疾焦本同

注鼎湖汾陽乃是所居之　之黃本注缺字

巢穴以風雨貽惠　本傳風雨作風露焦本同

亦何義於乘求　本傳作何議焦本同

注竹木周布　本傳作竹樹焦本同

注左亦謂之長洲之茂苑　本傳亦謂下無之字焦本同

注以爲苑囿下缺六字　焦本缺九字紹興府志七十九同

乘機緘而理黙　藝文類聚作機感

狹三間之喪江　藝文類聚狹作悼喪作浮

盡高棲之得意　當據本傳改作意得

注以申高棲之志　本傳志作意文選十九述祖德詩注同焦本同

保自事以乘閑　藝文類聚自作息

注便是四水之裏也　本傳無便字

注北至外谿　本傳北作比焦本同

注表裏離合是其狀貌也　本傳無離字焦本同

注臨江皆波以緣竹　本傳臨字上有並字焦本同

注鳥集柯鳴　焦本鳥作木

注大小巫湖中隔一山　文選二十二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過九字

瞻眺詩注一山下有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九字

注在圻西北　本傳圻西作西圻

注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　文選二十七邱希範旦發漁浦潭詩注無欲字嶼字下有也字

注廻沈相縈援也　當據本傳改作縈繞

徒觀其南術之下缺二字　本傳缺九字焦本同

千歲春秋　本傳作千歲焦本同

曩宅今園　紹興府志宅字下缺二字

注東窗曬田　焦本窗字下有謂字

注南對江上遠嶺　焦本上作山

蔚蔚豐秋　當據紹興府志改作豐秫

注秦箏唱蔡薄篇　本傳唱作倡焦本同

參核六根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參核作三枝

注野葛根下缺一字　本傳缺二字

注林蘭支子　案賦文無支予字疑衍文

互指雲以搴杪　本傳互指作支指

注一者并箭細葉　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九并箭作竿箭

注吹之爲黃鐘之宮　焦本宮作管
其木則松柏檀櫟下缺一字　焦本缺二字
積積石以插衢　焦本衢作株注云株一作衢
泯符流淵　當據焦本改作泯符
注鯢音睨　當據焦本改作鮵音睨
注日上恒以爲翫　本傳日作石
注故謂爲鵜音相　焦本無音相二字
注歲暮云雁北向　焦本無云雁二字
注山口映水自玩其羽儀者　山字下當據本傳補鷄字
注犴音立懸反　焦本立懸作午見

注膺音鬼氓反　本傳氓作珉焦本同
注易云不違復　當據本傳改作不遠復
雖粹容之緬邈　焦本粹作綷注同
注賈誼弔屈原云　本傳無原字焦本同
注則可待爲已之日用也　焦本待作恃
陵頂不息　藝文類聚陵作紆
對百年之喬木　焦本喬作高
事紹人徒　焦本紹作絕
陵石山而屢憩　藝文類聚憩作止
雖未階於至道　本傳階作偕焦本同

既泥既埏　本傳泥作圮
畚鍤靡悉　紹興府志畚作累
注採以爲飲　本傳飲作飯
殿南峯以啟軒　當據藝文類聚改作敞南峯焦本同
列鏡瀾於窗前　藝文類聚列鏡作鏡清焦本同
粲壁對蹄　本傳粲作璨
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　藝文類聚蘿字下有蔦字花字上有香字
注方壁西南石門　焦本方作萬
注傾柯盤石　焦本傾作顧

注四山周回　本傳周回作刊剡
注刊剪開築　本傳刊剪作周回
沈濫異形　本傳沈作沈
求歸其路　文選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注求作永
瀨排沙以積邱峯倚渚以起阜　藝文類聚邱作岸峯作島亦列同於後瞻　當據本傳改作後牘
藝藥當肴　當據本傳改作藝菜焦本同
自外何事　焦本自作身
注藥以療病　本傳病作疾焦本同
迎早侯晚　當據本傳改作迎早焦本同

畦町所藝　藝文類聚所作劚

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又選三十一江文通擬謝臨川遊山詩注鍾作銅丹作砂紅作經

注此皆往年之藥也　當據焦本改作往年

賓愛斯文　藝文類聚賓作賓

懷秋成章　當據紹興府志改作懷欣

庚宅舉以祿和與陟戎而善狂萊庇蒙以織春　本傳無此三句注云缺十八字焦本同案康樂自注則萊庇蒙以織春一句當在徐韓魏而采芋句下

梁去霸而長噫　本傳長噫作之會焦本同

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　本傳在崆二字缺

注病免家居茂陵鄭子真耕隱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屈

本傳此二十二字缺

撰征賦

撰征賦　焦本無撰字

皇晉受命洞汾　本傳無受命二字焦本同

治兵於京畿次卽於汳上　藝文類聚五十九畿作甸汳作汴

焦本汳字下注云音泛說文音汴

靈檣千艘　當據焦本改作雲檣

沿江亂進　當據本傳改作亂淮焦本同

作賦撰西征　藝文類聚無西字焦本同

申讀事於周王　當據本傳改作譜事焦本同

慕攜王之矯虔　本傳虔作處

納隍之誠　焦本納作復

龜策久臧　藝文類聚策作筮焦本同

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雁逝　藝文類聚三作一以作而

奉王命於洄湄　本傳王作主

冒沈雲之掩藹　當據本傳改作晻藹藝文類聚焦本並同

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沖用而刑厝　本傳因心作思沖作恩並誤

惠要襛而思韙　焦本襛字下注云音棘衣領也

援冠弁而求虔　本傳求虔作來處焦本同案當作來虔

惡京陵之讒言　本傳讒作譖焦本同

夫差爭長於黃川　焦本黃作潢

侯文辯其誰在　焦本辯作辨

雖正言而免刑　焦本雖作惟

深儒流於末學　焦本儒作傳

相端非之兩驕　焦本驕字下注云膠西于王端江都易王非

發津潭而逾邁　當據焦本改作廻邁

平原遠兮路交過　本傳路交作交路

面芃野兮悲橘梓　焦本芃字下注云音仇菟遠之野

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說　藝文類聚披作彼而作之其
作而
訪淮陰之所都　焦本陰作陽誤
假父子以至愛　本傳至作詐焦本同
審貢牧於前說　本傳牧作收焦本同
聆泗水之浮磬　本傳泗作四誤
想蹈水之行歌　焦本蹈作踏
取陵園而漂沈　本傳漂作湮焦本同
失位誰持　本傳持作時焦本同
擾楚族之休烈　當據本傳改作焚族

荷慶雲之優渥　焦本荷作何
歸塗賦
山側背而異形　藝文類聚二十七異作易
羅浮山賦
道單悒惋　藝文類聚七惋字下注云古穴切
潛夜隱蟬　藝文類聚隱作引焦本同
嶺表賦
嶺表賦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尚有四句載入拾遺
廬庭望岡而旋歸　藝文類聚八鹿作兔焦本同
怨曉月賦

浮雲褰兮收泛灩　太平御覽四褰作寒灩作濫
房櫳兮澄澈　太平御覽房作廊
長潞賦
灑揚白而載華　藝文類聚九載作戴
江妃賦
于時升月隱山至覩色授而魂與　初學記十九升月隱山以下八句列次首靡容膩理句下升作出瑱作珠
沈分湘岸　藝文類聚七十九沈作況
又江妃賦
朱衣皓齒　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衣作顏

綿視騰來　當據太平御覽改作騰采
宮亭雙媛　太平御覽亭作庭
青裙神接　太平御覽神作晨
逸民賦
不眛不貞　藝文類聚三十六貞作類焦本同
蕨薺春中　藝文類聚蕨薺作瓦我
拂白雲而竣與　當據藝文類聚改作竣舉焦本同
孝感賦
舉高檣于揚潭　藝文類聚二十檣作牆誤
王斷氷以繪鮮　當據藝文類聚改作鱠鮮焦本同

傷已甚

始春芳而美物　焦本美字缺

歌白華之絕句　藝文類聚三十四之作而

勸伐何北表

勸伐河北表　焦本表作書本傳云上書勸伐河北

莫肯拯忠　焦本拯作極

遠討大城　焦本大作天

有若渴饑　本傳渴饑作饑渴焦本同

亦同敵不滅　當據焦本改作何敵

謝封康樂侯表

于時晝策惟疑　焦本晝作盡

殘代可伾　藝文類聚五十一殘作殊

詣闕上表

詣闕上表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六引宋元嘉起居注題作自理表太平御覽同

防衛彰赫　北堂書鈔衛作御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七防作方又三百五十四衛作禦與廬陵王牋

與廬陵王牋

與廬陵王牋　焦本題作與廬陵王義真答范光祿書

答范光祿書　廣宏明集十五上題作答范特進書送佛論焦本光祿亦作特進

比春更甚憂患　焦本比作此

實成饑渴　廣宏明集成作過焦本同

又

輒復承問　廣宏明集十五上問字下有二月一日謝靈運白答焦本二月作三月白字下無答字

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廣宏明集十八下不標題列累伏者屬此則廢彼條後後有王衛軍重答書一首及竺道生答王衛軍書一首焦本並無並載入拾遺

披示無期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披敘焦本同

眷歎良深　廣宏明集深字下有謝靈運再拜五字焦本同

與弟書

與弟書　案太平寰宇記九十九尚有與從弟書載入拾遺

答弟書

答弟書　案太平寰宇記九十九尚有答從弟書載入拾遺

答綱琳二法師

答綱琳二法師書　廣宏明集十八下無書字列問曰攡之所假條後

執筆長懷　廣宏明集懷字下有謝靈運和南五字焦本同

遊名山志

遊名山志　案太平御覽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寰宇記紹興府志等書尚有二十條並載入拾遺

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　初學記五無人字分字焦本同

俗議多云　藝文類聚七俗議作世識

非才不治　藝文類聚治作理

巫湖三面悉高山　文選二十二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注無巫字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至左傍長江　文選二十五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注餘作許江下有也字

始甯又北轉一汀十里至自南樓百步許　文選三十南樓中望所遲客注十里作七里步許作許步

辨宗論

辨宗論　廣宏明集十八上題作與諸道人辨宗論

不應漸悟　廣宏明集不作方

有新論道士　廣宏明集提行

如此之叔初答注最問　廣宏明集之作永

令孔廢聖學之路最問　廣宏明集令作今

有若無契最問　廣宏明集無作符焦本同

慧驎演僧維問　廣宏明集十八下此行前有標題云辨宗論之餘

七寶妙於不妙驎問維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妙於石沙焦本同

論曰維再問　廣宏明集曰作云

則孔知幾矣再答維再問　廣宏明集幾作機焦本同

法綱問云　廣宏明集法綱上有竺字無云字焦本同

機鋒何從而超哉　廣宏明集何作所

又云累既未盡　論曰夫膏肓大道　廣宏明集並提行論曰作論云

來難云同非有甚礙　廣宏明集此行前有標題云答綱公難列答綱琳二法師書後

慧琳問云　廣宏明集慧琳上有釋字無云字列論曰夫膏肓大道條後

最道人難云　問曰權之所假　廣宏明集並提行難云作難曰

不答維驎　廣宏明集不作下

背北可以棄燕　廣宏明集背北作北背

孔雖曰語上　廣宏明集此行前有標題云答琳公難列來難

云同非有甚礙條後

難云若其永背空談　廣宏明集提行

故教迂矣　焦本迂作遷

論曰繇教而信　廣宏明集此行前有標題云王衛軍問

注以下王衛軍問答　廣宏明集無焦本同

答曰顏子體二　廣宏明集答曰上有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繇有日進之功四十一字列宏曰一悟之談條後

論曰暫者假也　廣宏明集列論曰繇教而信條後

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廣宏明集云下有轉字

何作爲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　廣宏明集答曰上有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實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六十字列答曰顏子體二條後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　廣宏明集列論曰暫者假也條後

有王宏敬問一條附錄於後

宏曰焦本無此二字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

後對無光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眞不可言王宏敬謂

當其專心惟信而已　廣宏明集惟作唯焦本同

爲此則彼廢耳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屬此焦本同

非爲理累相權　廣宏明集權作推焦本同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　廣宏明集答曰上有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九十一字列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條後

實如來告　焦本告作教

無量壽佛頌　廣宏明集十五上題下注云和從弟惠連

乘化好晨征　廣宏明集好作必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　事文類聚十三題作巖下初學記五題作衡山詩下有巖下一老翁四五少年者下接衡山採藥人云云巖下十字當是詩序焦本巖字上有衡山二字

注盛宏之荊州記至執書　焦本無

過息巖下坐　事文類聚過作遇坐作生

其人必賢哲　焦本人作心誤

維摩經十譬讚　廣宏明集十五上摩下有詰字讚下有八首二字

聚幻　當據廣宏明集刪聚字

誰謂復非眞　廣宏明集謂復作復謂藝文類聚七十六同

一從逝物後　藝文類聚逝作遊

遠者皆自賓　藝文類聚遠作達焦本同

影響順形聲　藝文類聚形聲作聲色

何因相像似　廣宏明集相像作得像藝文類聚作得象

昧漠呼自已　藝文類聚呼作乎焦本同

愼勿空留念　廣宏明集空留作留空

侍汎舟讚　初學記二十五題作侍汎舟詩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廣宏明集十五上光祿作特進此首前尚有佛讚一首注云范光祿命作載入拾遺

佛影銘

卷矣四緣　當據廣宏明集十五上改作倦矣

倚巖煇林　廣宏明集煇作輝

白豪幽暧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白毫焦本同

群視沈覺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詳視

書帙銘

懷幽卷頤　當據太平御覽六百六改作卷蹟

用舍以造　當據太平御覽改作以道

七濟

七濟　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六尚有二句載入拾遺

宋武帝誄

宋武帝誄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題作宋高祖誄

執鞭三始　藝文類聚十三三作王焦本同

脩曙朗夕　焦本朗作朝

宋廬陵王誄

誄曰　藝文類聚四十五無此二字

服二辜於北狂　藝文類聚北作狁

曇隆法師誄

秣絕景於康衢　廣宏明集二十三秣作沫

拔茅觀彙　廣宏明集觀作覩

雲被光發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雲披

儻或遇世　廣宏明集遇作愚

厭來情舍　廣宏明集情作精

終身旅館　廣宏明集身作息

廬山慧遠法師誄

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　蓮社高賢傳十三年作十二年

於昔安公　廣宏明集二十三提行

供奉二寶　廣宏明集奉作資

彌虔彌冲　當據廣宏明集改作彌虛焦本同

善哉行

景曜東陽　樂府曜作躍誤

三春煥敷　樂府敷作叙

隴西行

林檀是閑　樂府檀作壇

苦寒行

歲歲層冰合　焦本合字下注云一作食

浮陽滅清暉　樂府滅作滅藝文類聚四十一焦本並同

相逢行

憂來傷人平生不可保　藝文類聚四十一無憂來傷人四字平作浮

邁志自勗頹　樂府朱作來誤

近德深必造　樂府緝作繕誤焦本造作皂

憂來傷人萬端信紛繞　樂府無憂來傷人四字

折楊柳行

舍我故鄉客　樂府舍作合誤

抆淚沾懷抱　樂府抆作收

皎皎幾時潔　焦本皎皎作皦皦

泰茅難重拔　樂府茅作芒誤

君子有所思行

軒蓋飾通達　當據樂府改作節通達

悲哉行

夭鳥桃始榮　樂府桃作柳藝文類聚四十一同誤焦本此首後誤收謝惠連羈人感淑節一首

會吟行

列筵皆靜寂　藝文類聚四十二靜寂作寂寂

會吟自有初　藝文類聚自作目

彪池溉稂稻　樂府池作地誤

路曜嫵娟子　文選二十八嫵作便

自來彌世代　文選世作年

越叟識行止　藝文類聚叟作王

緩歌行

霄明出河洲　當據藝文類聚四十一改作宵明焦本同

裔裔振龍旒　焦本旒作輈

燕歌行

孟冬初寒節氣成　初學記三十寒節作節寒

會君行役怨邊城　初學記城作庭

順東西門行

揮斤扶木墜虞淵　當據焦本改作抉木

招命儕好相追牽　樂府牽作遣誤

上留田行

秋冬送相去就上留田　此句下有季句當據樂府補秋冬送

相去就上留田九字

述祖德詩

序王父太定淮南　文選十九大定作龕定

序專主隆人　文選尊作尊

而不一垢氛　當據文選改作纓垢氛

弦高犒暗師　文選暗作晉

明哲垂經綸　文選垂作時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九日上有九月二字

季秋邊朔苦　藝文類聚四邊朔作朔邊

鳴葭戾朱宦　當據太平御覽三十二作鳴笳

歸客逐海隅　藝文類聚遂作逐文選二十隅作嵎考異嵎當作隅

眴棹薄枉渚　文選渚作道誤

河流有急瀾　太平御覽河作東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述職期關暑　藝文類聚二十七關作闌焦本同誤

火旻團朝露　藝文類聚旻作昊誤

生慕休明世　藝文類聚世作時

永絕賞心悟　文選二十六永作未誤晤當據五臣改作晤

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鄰里相送至方山詩　文選二十無至字

相期憩甌越　藝文類聚二十九初學記十八相期並作指期焦本同

懷舊不能發　藝文類聚懷作棲

過始寧墅

二載期歸旋　文選二十六二載作三載焦本同

富春渚

宵濟漁浦潭　太平御覽四十六宵濟作朝發潭作南

旦及富春郭　文選二十六旦及作旦汲義門讀書記當從宋本作旦及太平御覽作暮宿

定山緬雲霧　太平御覽緬作杳
赤亭無淹滯　太平御覽滯作泊

七里瀨

七里瀨　焦本瀨下有二首二字尙有一瞬卽七里一首列此首前浙江通志十九七里灘注亦引之然細按是五律不似康樂作也姑附錄於後

一瞬卽七里箭馳猶是難橋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訝猿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晚出西射堂

步出城西門　藝文類聚二十八城作掖

感來念已深　藝文類聚念作恨

登池上樓

棲川作淵沈　當據文選二十二改作怍淵沈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　文選李善注本無五臣有

持操豈獨古　當據莊子改作特操

游南亭

戚戚感物歎　文選二十二戚戚作慼慼

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清和　義門讀書記唐省試命題作夏首

周覽倦瀛壖　事文類聚十五瀛壖作嬴塿

終然謝天伐　文選二十二天伐作天伐

登江中孤嶼

亂流趨正絕　藝文類聚二十八正絕作孤嶼

蘊眞誰爲傳　焦本眞作貞

登永嘉綠嶂山詩

懷遲上幽室　温州府志二十八遲作棲

踐夕奄昏曙　温州府志踐作殘昏作忽

郡東山望溟海

緤控息椒邱　焦本緤控作控緤

游嶺門山詩

魚舟豈安流　焦本魚作漁

登上戍石鼓山詩

日末澗增波　温州府志二十八末作永焦本作沒

白芷競新苔　焦本苔作茗

佳期緬無像　温州府志像作緣

羈苦孰云慰　温州府志二十八樂清縣志一此句上尙有八句載入拾遺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

舊業橫海外　温州府志二十八舊業作蓍蔕焦本同

白石巖下徑行田

荒闊亦黎明　温州府志明作萌

每歲望東京ノ温州府志東作康

齋中讀書

齋中讀書　温州府志二十三永嘉縣志二十一倘有讀書齋一首載入拾遺

心跡雙寂寞　文選三十寞作漠焦本同

種桑詩

浮陽驚嘉月　温州府志二十八鴛作鷺

初去郡

初去郡　温州府志二十三永嘉縣志二十一倘有北亭與吏民別一首太平寰宇記九十九亦引前期眇已往四句又温州府志二十三有三皇井一首太平寰宇記一百十有落峭石詩二句並載入拾遺

無庸妨周任　文選二十六妨作方焦本同

天高秋月明　藝文類聚五十月作日

鑒止流歸停　文選鑒止作止監義門讀書記校作監止

獲我擊壤情　文選情作聲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插槿當列墉　文選三十當作對

靡迤趨下田　文選田作岫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　事文類聚十四氣作風

雲霞收夕霏　事文類聚續集八霞作霧

芰荷迭映蔚　藝文類聚九蔚作曖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凌絶壁　事文類聚十四壁作頂

疏峯抗高館　焦本抗作枕

對嶺臨迴溪　事文類聚嶺作館

長林羅戸穴　事文類聚穴作庭

積石擁基階　事文類聚基階作階基

去予惑故蹊　紹興府志五惑作感事文類聚蹊作岐

活活夕流駛　藝文類聚八活活作聒聒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修竹

躋險策幽居　文選三十策作尋

庶持乘日車　文選持作特車作用紹興府志五車作月並誤

冀與智者論　文選三十一江文通謝臨川詩註冀作莫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紹興府志六此首後誤收謝惠連日落泛澄瀾一首

仰聆大壑淙　文選二十二淙作灂

新蒲含紫茸　藝文類聚七含作合誤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谷幽光未顯　藝文類聚三十六谷幽作幽谷
遙迤傍隈隩　藝文類聚隈作嵎
夜宿石門詩
木落知風發　溫州府志二十六風作秋焦本同
異音同至聽　藝文類聚八至作致
南樓中望所遲客
佳人殊未適　文選三十殊作猶焦本同
即事怨挨隔　當據文選改作睽隔焦本同

感物方懷戚　文選感作戚焦本同
蘭茗已屢摘　文選摘作擿焦本同
廬陵王墓下作
曉月發雲陽　藝文類聚四十曉月作晚日
沈痛切中腸　文選二十三切作結
神期恒若存　文選存作在
理感心情痛　文選心作深
舉聲泣已懇　文選懇作灑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夫子照清素　文選二十五清作情藝文類聚六十五初學記

二十四並作昭情素
酬從弟惠連
淩澗尋我室　文選三十一江文通謝法曹詩注淩作陵
悟對無厭欲　說文繫傳日部悟作晤猒作倦
祇足攬余思　當據文選二十五又三十一江文通謝法曹詩注改作攬余思焦本同
嚶鳴已悅豫　文選嚶鳴作鳴嚶
幽居猶夢陶　文選江文通謝法曹詩注猶作復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
可見羊何共和之　文選二十五無可字

杪秋臨遠山　文選臨作尋焦本同
含酸赴修畛　文選畛作軫
暝投剡中宿　太平寰宇記九十六剡中作剡山
初發石首城
迢迢萬里帆　文選二十六迢遙作苕苕焦本同藝文類聚二十七作遙遙
道路憶山中
在鄉爾思積　文選二十六在作存
追尋棲息時　文選尋作情
自已爲誰纂　焦本纂作算誤

含悲忘春暖　文選暖作暄

入彭蠡湖口

春滿綠野秀　當據文選二十六改作春晚藝文類聚二十七

事文類聚八初學記三焦本並同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桂樹陵寒山　事文類聚十四樹作木陵作凌文選三十一江

文通謝臨川詩注亦作凌

銅陵映碧澗　文選二十六澗作澗誤

險徑無測度　事文類聚險徑作徑險焦本徑作陘

莫辨百代後　文選辨作辯代作世事文類聚亦作世

且申獨往意　事文類聚申作乖

乘月弄潺湲　事文類聚月作夜

恒充俄頃用　事文類聚恒作常

登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登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焦本登作發

沫江免風濤　温州府志二十八沫作泳

涉清弄漪漣　温州府志清作情

初往新安桐廬口

初往新安桐廬口　焦本新安下有至字

懷古亦云思　藝文類聚二十八亦云作徒役焦本同

既及冷風善　焦本善作譽誤

江山共開曠　藝文類聚開作閒焦本同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序建安末　義門讀書記末當爲中

序漢武帝時　文選二十無時字焦本同

莫言相遇易　魏太子　文選莫作何焦本同

宛鄧皆塡塞　王粲　文選宛作紀

夜魄明星燭　謝朓　文選爛作闌

外物始難畢　徐幹　文選考異畢一作必

棲集建薄質　義門讀書記建字乃逮字傳寫之誤

永夜繫白日　義門讀書記繫當爲繼如五臣本

北渡黎陽津　魏劉楨　焦本渡作度

南登宛鄧城　文選宛作紀

官渡屬一卒　魏武帝　文選渡作度太平御覽三百同

鳴葭汎蘭泛　阮瑀　文選葭作笳

哀音信聒耳　文選音作弄

石壁立招提精舍

頹年迫暮齒　當據藝文類聚二十六改作迫暮齒焦本同

過瞿溪山僧

過瞿溪山僧　焦本山下有飯字

曖然若可覩　藝文類聚七十六若作庶
志懷狎鷗鮫　温州府志二十八鮫作鮹
七夕詠牛女
新明弦月夕　藝文類聚四新明作明經集本同
淩峯步曾崖　藝文類聚淩峯作陵風崖作岑
彭城宮中直感歲暮
草草眷徂物　初學記三徂物作物徂集本同
楚豔起行戚　初學記起行作行復
吳趨絶歸懽　初學記絶歸作感絶
歲暮

歲暮　藝文類聚三尚有詠冬一首載入拾遺
朔風勁且哀　初學記三且作清
年逝覺已催　藝文類聚三初學記已並作易集本同
作離合
口脉情亦傷　藝文類聚五十六脉作詠集本同
登廬山絶頂望諸嶠
登廬山絶頂望諸嶠　文選三十一江文通謝臨川詩注尚有四句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積峽忽復啟上尚有二句又有嶺氏詩四句登孤山詩四句入竦溪詩四句初至都詩四句並載入拾遺
平塗俄已閉　當據本集大林峯詩改作俄已絶
東陽溪中贈答二首
綠流灑素足　焦本綠作緣
但問情若爲　焦本爲作何
大林峯
大林峯　此卽登廬山絶頂望諸嶠之前四句也重出應删
栖溪詩
栖溪詩　此卽登永嘉綠嶂山詩中四句重出應删
泉山詩
泉山詩　此卽石室山詩中四句重出應删
自叙
自叙　焦本題作臨川被收
臨終詩
龔勝無餘生　廣宏明集三十下餘作遺焦本同
季業有終盡　廣宏明集終作窮焦本同
稽公理既迫　廣宏明集公作叟焦本同
霍生命亦隕　廣宏明集生作子焦本同
棲棲後霜柏　本傳後作陵柏作葉
納納衝風菌　本傳納納作網網焦本同廣宏明集衝作銜
邂逅竟無時　本傳無時作幾何

不得殿下泯　本傳廣宏明集下并作上焦本同

送心正覺前　本傳正作白

斯痛久鬼忍　本傳廣宏明集鬼並作已焦本同

謝康樂集校勘記畢　男景瑄校字

和謝康樂永嘉諸山水詩並約笑拈墨農同作

如皐　冒廣生　疚齋

東坡六十一始和泉明詩墨宦年似坡蜕庵又過之精力俱未衰各各工文辭今春簡書倘汐社依舊諸君如雲龍上下相追隨每當一篇成四座驚紛披我生不解事但可食蛤蜊謝來永嘉郡頗慕謝客兒盍和山水作聲魄忘東施東坡和泉明貌合神實離自謂不愧陶大言毋乃欺我昔嗤東坡今將爲坡嗤世人學工部誰得骨與皮興來姑自遣笑論妍與媸乞漿冀得酒引針寧無磁我願爲鈍椎請君爲利錐

和作

宜黃符　璋笑拈

和陶落窠曰別和謝客詩倡酬難其人有白無微之湖海才自堪我合斂手辭汐社集吟襟濫觴詩人祠從茲盛文譙西園飛蓋隨折柬轍相召開編時共披見斑陋窺豹知事愧食蜩鵬鷃泯傲吏蚍蜉喧羣兒鍾奇慙伯牙莊叟矜惠施延津雙龍劍可能合不離公牘剪秋水隻字不得欺何論亟世賢坡老猶見嗤夢草六朝人起之爲陸皮韻士傳酸佳醞婦牽抹嫵琴焦只供蠻針曲不受磁陳髯客水繪又見囊中錐

再柬笑拈

其年客水繪作詩至千首君今客厭隱論才亦八斗豈有絕倫髯遇敵反斂手我詩當催租勿爲防風後

和述祖德詩二首

序曰先三世祖永宗公以元室遺臣子孫永樂初脩大典御史大夫奉詔即家徵書授官不就賜御書萬卷樓額學者稱潛德先生十二世伯祖巢民公副榜授台州推官順康兩朝屢以鴻博隱逸徵皆不出學者稱潛孝先生以與潛德配吾祖有至德高邈凌青雲永言眷喬木抗手辭俗氛雖抱饑溺志終爲田舍人徵書下謁者長揖參將軍方舟寶劍百里符寄分風規劭皇古感歎生路人蛛網今危樓鵬集昔承庭家訓

紐軌物王言美絲綸松筠貞以艱草昧蒙由屯艱屯道不一豈哉眞天民

明政既不綱竊爭殊未已滔天賜獻禍燎原容魏始九鼎哀沈淪四維盡崩圮于時司李公明喪學箕子愛容傾恒產談禪善元理寄屈伊旦才甘蹈巢由軌帛璧虛見徵邱陽但知止遊心羲皇上觴咏空山裏堂堂明德留敬恭到桑梓行人城東路尚想林壑美

永嘉　陳祖綬　墨農

序曰先祖承先曾祖之志遭鼎必賑旋遘匪變刃傷先伯父垂殆先父漂脊被創先祖猶日夜趣與三叔祖助

官計畫闔急卒保危城不肖少待重閨長無成立勿彰
前善曷鳴我哀

獨行躭經籍高義薄風雲貸穀急已溺伏莽弭妖氛敬恭
屬梓里甦活翳桑人篝火鬼狐語星散蟲沙軍居盡牆屋
毀炎無玉石分贊畫行保甲紓難倡同人成城集眾志淸
海泯揚塵臺檄促秉鐸濯水甘垂綸鬻舍茂材蓄衝要官
兵屯兩齋胡安定千載葛天民

天心未厭亂成難靡已賑饑屢發議慮患保終始曾讀
太公書豈逢老人屺擁父遭賊傷成軍賴君子孤城同存
亡八表望淸理王道履蕩平同風而一軌祿逮不嫌薄校

存自謗止承歡績髒中娛年皖館裏樂善室芝蘭集講席
杞梓倦辭首蒞官老愛江山美

和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康樂昔之郡窮秋天地素栖盤憶故山厭浥賦行露緊余初發
都崦嵫逼歲暮緇衣感速化元髮悼非故一辭翳桑夫遂失靈
均度寂寥多卧痾趑趄少投步瘁傷由外鑠寒熱積中惡耦耕
沮溺慙訪道崆峒慕參差爲誰思嬋媛誠莫顧悲吟一頃豆蔆
落五石瓠懽心有改求迷行無復路尋美日云遥山川隔良晤

符 璋

衣上京洛塵已緇不復素澄懷玉壺冰慰渴金盤露薄宦
黯聲華美人歎遲暮漢室方趨新殷墟已成故橫議紛末
造孤憤鬱汪度甘同俳優蓄肯學邯鄲步高明鬼物瞰下
流君子惡過江鯽交識避弋鴻可慕望闕歌五噫傾城傷
一顧發硎奮鉛刀棄鼎寶康瓠大隱慙昔賢歧趨悵前路
逍遥滌園旨遺編晚差晤

陳祖綬

金商兆初涼華髮漸成素蘭樴尚練波菱衣綴珠露京闕
辭朋知行道感遲暮美錦慙學製下車常道故謖謖思李
膺汪汪挹叔度無疾泯呻吟起躄景趨步喜得符融談不
失然明惡拳曲無棄材芳菲結馨慕總轡聊相羊長鳴榮

盼顧介封一馬田惠種五石瓠何如樂餘年庶免泣歧路
久要信不忘尺書代良晤

和晚出西射堂

簿書苦塵俗避喧思幽岑節候一以移夕景俄西沉濛濛積雨
氣漠漠連春陰出城途未遥疊嶂已深殘英戀舊柯病鳥鳴
寒林浮雲眠世變流泉淸人心酡顏上梯酒濕翠黏衣衿天風
起潛壑恍奏鍾期琴

符 璋

潛鱗逝巨壑弱翰栖危岑官曹縛微纓殊愧飛與沉我亦
累簿領負此尺璧陰近郊堂宇遂遥戀巖岫深喬木念故

國梁條成密林奔駒感流光隱豹遣初心射廢堋的荒野
雉舒錦衿溝澮新雨足階泉喧筑琴

陳祖綏

出門望翠微褰衣踰蹊岑遥眺意固懷獨往思愈沈叢緣
媚秋嶼峭碧排雲陰躡高防頓躅陟險惕幽深賴霞冠危
岫青靄赴喬林攄發懷舊悲根觸憂時心爲迫龍蛇壑爲
暢鶯鶴衿惜無成連來一彈鍾期琴

和登池上樓

水定有香氣蟲號多苦音新月浴濯渡良夜森沈沈興來賞未
已念往悲不任脩篁解新籜病葉辭故林遊鱗驚芙語宿鳥窺

登臨緣坡路偏仄帶郭峯嵚欹遯荒塹江表息機同漢陰甚媿
楚莊爲寄言魯展禽頑媿高蹠嘲嘲成哀吟中年委逝波百
感生初心點頭笑頑石坐閱成古今

符璋

茲邦山水窟嗣響稀清音尋壑結遲尚登峯蕭腿沈甘逐
謝展遊腰脚奈不任窺牕盡列岫綠園周翳林危樓城俯
瞰方塘檻平臨嵐翠浥昏旦變勢增崎嶔緒風暢新霽積
晦開層陰結巢鷦穩棲時見擇木禽義熙逮元嘉畸人但
苦吟春草得佳句濠濮多會心芳躅不遺古勝踐猶循今

陳祖綏

喟焉索居久邈然無足音惟愧形骸仰負智謝深沈康濟
度有人坐論敢自任棧馬糜餘豆栖鳥戀故林登樓恣遐
矚望川懼深臨白雲狀儵忽丹巘聳峯欽晛日急弄箭遂
壑鬥重陰文魚遊言子和介思展禽逃海魯連往樓芰梁
爻吟慷慨所之悠悠寫我心逝者悲不作感懷匪自今

和遊南亭

稅駕城南隅蹔息黃塵馳曉晴斷昏雨亭矩忘山規依依發楊
柳濯濯臨路岐麥雲熟連畝花風吹滿池興長每獨往景短失
展移東海眼既枯北溟翅亦垂哀運百不就進退今若斯蕩志
息林樾涉想窮山崖百年吾自斷十世天寓知

符璋

捷徑尚窘步狹路思並馳周王瑤池駿踧踖徒規規何如
卽目玩觴詠臨郊岐四山繡如昔不見亭與池代遷芳易
歇市隔情爲移山阿知無人蒙龍辭垂展跡始到日風
景諒若斯荒村黯帶郭獨樵昏返崖孤行舍騎從道路猶
能知

一

陳祖綏

青春去不返白日倏又馳浮埃起野馬窅山嗟予規惠風
蕩夕漾列樹障路岐奇葩映蘭砌圓葉鋪荷池委心適所
至感物情與移覽鏡詫形裾整襟餘帶垂矛處惟默默優

逝況若斯衰頹徵壽命高峻企雲崖顧念忽疇曩何以酬新知

和游赤石進帆海

水程既云淹征夫未得歇青陽逝不歸白日忽焉沒茫茫嗟百端種種歎余髮投冠壯年徂臨流浩歌發微身等浮漚素心託明月青山隔江南迢遞不能越徊腸轉車轂喘口生石關千載信難俟百齡度條忽榮名世所希吾性詎可伐

符璋

蠹桂周星蹙卧痾志銷歇欲叩馮夷宮蠡帆窓出沒去岸稍覺遥山螺浮一髮海賈狎風濤乘潮棹謳發幸值無事時恰逢初夏月末易窮滄溟差喜絡甌越鼇折沈方壺蠙噓湧重閟大陸起龍蛇中央虞儛忽不如俟巖人披榛山可伐

陳祖綬

東南窮海濱循愍未衰歇朝看陽烏升夕惕冥鴻沒汎汎乘雲濤蓬蓬剩星髮草綟偃崖苔蘚紫緣石發鯨鯤開滄溟蠣蛤孕明月仲連恥帝秦鴟夷潔謝越幽坦勉貞吉見聞蓋多闕賞心亮乖異撥首惜悠忽靈域謝求仙朽株幸逃伐

和登江中孤嶼

徽砦滯江表山水紆回旋登臨有代謝壽命無俄延晴光眷孤嶼衆流悲逝川物理悟興廢客懷供澄鮮宗風寂不振典志缺孰傳嘉慶間永嘉陳舜咨重修孤興志將舊志諸僧傳記悉行世去如吾鄉淮海禪師爲端平滄祐間寺中詩僧其詩見瀛奎律髓及梅磵詩話府縣志既不爲立傳傳文之載在舊志者又爲陳所已芟今僅從崇川閱聞錄引舊江心寺志補得淮海禪師傳一通入余所撰永嘉高僧傳中而舊志不可蹤跡矣揮手千黃金聊結靈山緣江心乾隆時修後今百餘年頹敗不蔽風日余首捐廉願言謝車馬募集凡一千六百金重興土木今尚未竣工也

棲止終吾年

符璋

一卷中作鎮驚湍爲洄旋如不隔郭門勝賞終日延銜石憫飛羽挽波悲逝川海日東麗霄城市朝霞鮮惜無亂流句畧並往哲傳岩冀瞻佛圖願證香火緣龐眉僧臘高知踰彭聃年

陳祖綬

山水自淳峙乾坤疇轉旋距陸賞未已開閣俄又延憩泊得邱窟登眺忘逝川嘯作青翠疊洲俯蘭苕鮮景昃念俱往靈區神代傳坦步就高寄入勝皆夙緣各有玄頴心窗知黃綺年

和登永嘉綠嶂山詩

平生矢虛願結廬依少室終焉慕孥累五嶽何時畢茲邦昔奧區大造藴靈質貪奇諱衰疾引勝攬蒙密疊巘千青旻平野照

白日煙視媚亭皋色相露纖悉道逢巖栖人轉愧家食吉千載嚴子陵高風邈難匹覺地嗟已遥迷途信非一徘徊寄眞賞纖月東山出

符　璋

羽人煉丹臺天女散花室洞府窮幽探周覽久未畢采藥聞向平爛柯有王質心與靡舍離意遥巖谷密被禍快今茲裹糧始何日津梁苦念疲圖經漏罕悉入山得地鏡所至皆遂吉籃輿度朝昏樵蘇共儔匹境內多名區涉足百未一寓公乃閒身奚待張蓋出

陳祖綬

命櫂循江流攀蘿訪禪室霜隕馴見星潦積月離畢幽磵皺石鱗寒泉瀉瑶質眾卉沿磴迷晴嵐赴林密朝上扶木曒夕沈細柳日魯陽杳莫追章亥步難悉言豈殫縗謖古云履坦吉窮鳥懷舊棲勞馬丧良匹振衣步千仞覽勝希萬一蓼蓼原野歸迴眺岫雲出

和郡東山望滇海詩

謝公展所到雲物今悠悠曒海無百里陟巘排千憂登臨緬賢哲寤寐同山邱野花媚叢薄饑鳥瞋沙洲青山識故國白日消寒流截齒畏途遥倦翮避風道已愧葆吾素神仙焉可求

符　璋

井蛙不知海語之驚謬悠得聞鄒衍談吾心轉懷憂登高發曠觀近出陟崇邱三壺成想像何處爲瀛洲尼父周列國乘桴遭末流揚子泣歧路來軫念方遒未能解塵紲神仙原可求

陳祖綬

青山自峭蒨白雲何邈悠陵虛避暄擾望遠無煩憂乘桴歎季路栖島緬浮邱藻荇紫中沚蘭蕙蔭蘅洲每懷東跱岳曷濟南津流垂翅曦景逝折翼風力遒逢萊不可即惕厲以自求

和遊嶺門山詩

汝心匪一端徇祿爲俗吏謝客既云遥大雅世誰嗣緬結區中綠庶寫人外意朝來謝塵鞅出郭寄芳思買山苦無錢蹔來亦可喜林坰恣流浪草木狀清異盛年豈滿百光景去如駛當偕蒲柳零詎乞菟苽花前脩遥古先微生有固志

符　璋

黃屋啟新朝朱輪甘外吏風流晉宋間徽音待誰嗣叨畀大邦守聊慰羈宦意文采遜少傅忠義子房思自入永嘉詩山水皆邑喜真率陶不同雕繢顏亦異鵬鷃偕此遊駑驥並驟嶺門邱壑存寸身期託芘願言結禽尚何人成我志

陳祖綬

幸脫塵鞅來矣爲清靜吏履貞懷幽人與歌恧誰嗣訟牘弭紛爭巖扉悅新意仰惟天宇寬遠抱雲水思比閭農耨齊祥風颿至喜松姿稟淑清芝秀鍾奇異煙開牖向明瀾動帆欲駛表道指樹列編戶藉蔭茇安得榮成期相與樂其志

和石室山詩

閑官百無事討春肆晴郊刺舟既臨深策馬復登高蘚碑卧林薄蘭若依山椒飛泉響絕澗新雨足連朝翠篠漏紅日素練暖青霄旁有石夫人姣好如小喬白華光暭暭黃鳥聲交交哀遲

不足道垂涕攀桑條

符璋

齋居苦寥泬寫言徂北郊百態呈巖巒冠以巨室高雲構峙天表我馬縶山椒風斤緬曩日石髓思今朝化人已上昇戶牖遺層霄藏書待張華飛鳥遲王喬樗薪匠見棄蘭馨友相交欲結交蘿帶去去攀長條

陳祖綬

淩晨理蘭檝循徑趨林郊石峙行轉緩峯廻陟愈高霽嵐浮野篠噴瀑出巖椒亦云有佳日聊以永今朝幽室豈不怡候忽迫雲霄尚覊倚管樂長年遵松喬感舊信白水魂夢追素交哲人邈芳躅初景照同條

和登上戍石鼓山詩

碣髯詩謂我眠食客兒接同里沙健庵詩中語故鄉亦可懷遠道不能涉兼旬苦閉置百里縱登躡沿溪水氣昏扣石鼓聲協雲在知天空峯多恨地狹樵唱近喧嘩漁歌遠稠聲筏逕魚在蒲呦呦鹿啣葉哀樂年易擢陰晴候難變期會旧寤失夢魂今始愜

符璋

尼輪馳八荒山靈競翹接良辰樽俎歡宿昧寄登涉謝公去千載履跡猶可躡夷險事過忘欣戚情至協淳迷洞探窅境幽徑尋狹高春崦日墮層城巘雲疊風竅振鼓樽江

尾隱帆葉羈懷慰弢解農時幸鈞燮不爲秉燭遊寸心吾未愜

陳祖綬

從爲歧海行鮮與親故接方春尋勝游徒杠少病涉筍倚枯藤上履帶積苺躡昔同雲路躡庶幾余情協近悸崖若崩遠疑谷旋狹芳條柔碧舒脩幹老青覺翁施篆紫英芽馨散綠葉仳別興慨歎陽和慶調變愉樂審忘情憩息茲亦愜

和行田登海口盤嶼山

枯管無歡辭焦桐有悲風朝來覽滄海萬流皆朝東城荒百物

賤俗陋孤身容暫得洗塵累疏鐘起遠峯

符　璋

秧稻秀坰野襲裾近薰風信足乃嶺嶠鶯見于帆東霞赤
扶桑綠燦此天海容驚濤不能撼壁立支危峯

陳祖綬

塵網苦羈絆浩蕩歎清風周游川渚北縱覽滄溟東嘉禾
實顆粟大壑廓涵容公爲阡陌巡覘在蓬蒿峯

和白石巖下徑行田

白米悟佛理青春悲勞生雖作抱關吏而有出世情壯心委頹
運逆意促脩齡夜行苦未休日出將奚營雲巒失故步煙樹疑

前汀迷途七聖悔喜心雙淚弁浮湛道已喪顯晦理孰明釣鰲
昔東海烹魚今西京誰何復來者歌哭知吾誠

符　璋

躬稼聞禹稷白圭亦治生迂儒寡世用代耕傷宦情簪組
厭好爵鐘漏迫頹齡始悔鉛刀割不比石田營稻鼈扶犢
犁麥舟隱漁汀使能名實兼除是農仕弁樊須見非鄙汜
勝說易明養荷謀下潠乞骸歸上京吾言固云陋由衷傾

拙誠

陳祖綬

公拜典郡命志在安民生胡爲屢感歎不得啓中情自徑

白石巖四望娛衰齡饑慮躬無告歲嘉心寡營秧綠水盈
畝麥黃雲掩汀由此九穀登遙與千圻并恫瘝塵在抱受
福占王明時若驗暘雨預須如坻京蒼蒼鑒瘁苦感召惟
一誠

和齋中讀書

我昔謝簪紱甘心填溝壑強顏苦饑驅寂寂復寞寞踰淮橘變
枳入水蛤化雀俛慙後世嗤仰愧古人作始抱頻水心終召鄱
陽謔人面鬱太行世途甚劍閣由疑亦有窮回賢不改樂發篋
開陳編吾生今有託

符　璋

連朝山雨來驚湍眄松壑韋布遂我初鍵戶甘索寞誕咄
屋栖烏啾啾堂處雀陳編恣剽竊耄齡謝述作書嗤博士
聾詩效風人謔尊如柱史室盛於黍火閣往者未可知今
茲奚不樂心跡何異同率眞非有託

陳祖綬

自公離京塵來茲悅巖壑疾起行遲遲披書慰落寞卧牀
警晨雞磯果饜饑雀解頤匡說詩述古彭不作鏞鼎鄂聲
華傭竊助詼謔孔壁傳遺經漢儒惜投閣君子德孔昭今
我詎不樂惟此歌誦怡足徵情懆託

和命學士講書

東方息干騎南面專百城嗜好酸鹹味白首仍儒生荊凡孰得失堯跖同哀榮鴻門錯已鑄廣武名遂成天乎曾秉禮痛絕秦焚經織兒壞家居老成思典型紛蘭慨楚澤種豆歌桑聲悠悠發禹寧杳杳周孔情我倦卿且去願到天將明

符璋

講堂美蜀郡弦歌思武城未燔孔六籍安得會兩生草元薄揚子稽古尊桓榮專城昔會忝所志常不成刀筆今健吏斷獄疎引經彬雅責近效軌範邊前型任官賤儒流采風希頌聲此邦久僑寓不無鄉里情願傳古薪火放此閣宝明

和謝 去

陳祖綬

非爲弦誦治曷化巖疆城申韓徒憤世老莊信達生千乘輕炷富一字重褒榮談元豈揚子問道無容成揭橥表萬帙奧窒求六經迴翔阻臺閣老成存典型彬彬名教地淵淵金石聲振起在本始芳馨亮余情日月無少休亘古同昭明

和種桑詩

永嘉地宜茶女手織織剔溫麻持作布雞鳴起紡績既失官司教遂微蠶桑益猗猗及春陽荒荒念田隙往時逐雉刀鶯粟徧驅場近者條告嚴芟鋤已絕跡孔言庶加富勗哉視此役

符璋

桑土徵幽詩磽腴盡梳剔好習種樹書況乃重蠶績畀任勸課勞大獲閭井益官曹餘政暇婦功補農隙棠圻依甸郊柘館徧疆埸梯間來剪聲陌上踵綦跡欲追漢循良治譜始此役

陳祖綬

昔公勸種桑婦工火蛾剔先事資豫謀蕃殖嘉丕績野處時申命涂遂日增益五畝中有廬佳蔭蒲牆隙利害相民宅遙迤達郊場序交戴勝飛戒踐羊牛跡采采澄微行泄泄慰力役

和謝 去

和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吾園號甌隱雖仕隱實同新營詩人祠坐卧皆其中攜朋永佳日得句多變風雖不薄四靈亦或吸西江穿土作圓沼疊石成崇墉松竹美夾徑榆柳陰當窗西指右軍池東瞰太玉峯榛莽日以剪纔蹕遑云功已遜泉明節庶追靈運蹤未知後視今古人同不同

符璋

孳孳雞鳴起舉世皆尚同欲返虞夏始自在耕釣中狂生跼東海碩彥歌南風三閭楚累臣憔悴吟湘江糲蔬乃灌園編棘爲繚垣闢廬劣五畝整坏洞八窗洗耳掬寒水開

顏抗高峯本乏用世具敢論名與功既謝劉朱援弁斷羊何蹤瓦盆飲田父一醉渾異同

陳祖綬

卧痾起頹懶寅心將毋同涉園見樹長慰情聊一中一中意灑然挽襟來清風北牖帶脩竹南眺環滄江轆轤深用汲蓁衛森如墉山雲卷蔚閒曉霽浮松窓蘿薜夾蹊徑蔭穢瞑層峯林衡掌禁令場圃察土功咸威行遇者惓惓高蹈蹤太守常行田四時茲樂同

和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傍山結精廬朝夕弄晴暉偶然載明月乘興南湖歸本以宦情

薄遑恤生事微遙山足春睡近壑浮煙霏花竹影零亂萍藻風因依栖烏定林木驚犬鳴窗扉浮家計亦得躬耕願已遄慙荊伯夷隘管鑫豈得推

符　瑋

四序愛初夏一晴娛朝暉江湖與山林所至皆忘歸捨策泛輕舫波定颿亦微舉觴櫂謳發潤衣嵐翠霏壟稻方蘧蘧隄柳殊依依西崦有人家時露籬鍪扉既出必須返昏旦候難遠餘生行止閒此理應可推

陳祖綬

晨眺丹嶼起夕視明星暉謝公廬放語眺顧遑言歸迎風

解綠籬颸雲盪翠微蔥青飛鳥樂蒲藻遊魚依澂神濟滌水造響搖煙霏鳴橈發莎渚杖策欹巖扉善世德不伐存誠道豈遠窈冥自長久空同言可推

和登石門最高頂

粗官愧老禰終歲跧嚴棲貧明歎奇絕故道尋惡溪墨書倘淺瀨講舍餘荒基風多樹不靜雲深峯屢迷天簡開異想路絕非恒蹊一條飛瀑落四山哀猿啼美人暗江海悵望成分攜幽閣詎無根枯楊或有黃不寒肌自栗下界方推排我欲叩天閽情無取月梯

符　瑋

峻嶺絕人跡只有輕雲棲巖壑誰結構高館瞰廻溪青蘿封室牖斑蘚沿階基百里徑云遥一往路不迷非經謝與窓曷尋塵外蹊知無洞庭吠却怪山狖啼蠟屐公所假祐笻我自攜郁樹綠已密礪芳紅乍萼選勝難久留積懇即躭排即境皆嵩華何必矜天梯

陳祖綬

緬公訪奇勝石門安巖棲層嶺橫紆徑曲磵遥帶溪上與雲日接下由微塵基泉涌潛蛟吼霧興羣雁迷耕重慶讓畔訟無牛踐蹊箐密餓鴟語村僻晨雞啼覩萬感易集抱一心無攜壁峭綠嵌蘚水香紅發黃石多岐嶷起霞若圖

閭排我今慨終鮮升高望天梯

和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廻溪石瀨茂林脩竹

遯世寧無悶至道自有門潛心委邱壑鬼神可以捫已謝津梁疲復苦案牘縈結習老未盡夙好古所敦經營就水竹位置羅琴尊鹿豕狎遊衍魚鳥同飛翻逝矣日已多懷哉天勿諼振振砌下蛩哀哀澗中猿死心皆古井晞髮時朝暾崩厓颺風掩急瀨驚雷奔餘年冀安靜舊夢覿温存臨文嗟悼生誰何不消魂且佳得佳趣深心難具論

符　璋

謝公營構跡遺軌荒石門瑶篇有紀載崖字無留捫守祖

筰江海展才優劇繁脫晷冠益棠盟好林泉敦百璧躬習勞千石位忘尊峯視岱岳高波如洞庭翻傳舍匪可據槩過矢勿諼栖桐望翠鳥裂竹驚巇猿陰壑送夜籟陽谷迎朝暾滌吏悟室虛尼父戒車奔廛宇瞬已壞風徽邈猶存巫陽不下招惋悵摇精魂一區遜揚子嗟余難並論

陳祖綏

客居賞幽異兀峙松當門高葩香可咀荆棘剌莫捫春往水蘋長秋至霜華繁獨榮槃澗覽良由風教敦言言朋舊來時或同汀蘅桂樹森鬱鬱瓠葉欣翻翻空谷是然嚮琪竹同勿諼否時惜歌鳳挂枝悲嘯猿夕窺側景駛朝覽陵阿暧策善王良御殿許之反奔行道傷璧璧成性繫存存側聞宣室問尚鬼無游魂有作麟麟炳碩言蛇蛇論

和從斤竹澗越谿溪行

雁山南戒雄李唐名始顯疇知謝公詩情歎花露泫孔行雖到桑羊碑孰留峴我來春已暮事往跡猶緬陟磴既千盤沿溪亦百轉撐空石岸嶸縈沙水清淺白雲信無懷因風作舒卷急雨忽洗心去程渺迷眼延賞幾世修畫圖一天展深竹炊煙起遠寺鐘聲辨浮生不作達何以有涯遣

符　璋

僧鐘曉堂沈樵斧暗谷顯蒙蘢一澗中竹露見日泫幾重

簣簷穿修嶺度遥峴芑鞏夙未具意不憚邈緬徑狹身覺危程紆路頻轉水風快灘喧杠筠驗流淺蜿蜒類繩牽厲揭看衣卷暑儥登陟勞溪光忽照眼取境契幽遐暢懷適舒展誰能譜簠簋異種資考辨挹泉企高巖恨乏山僮遣

陳祖綏

雞聲長夜旦螺螾萬峯顯雲蔽緣沈沈雨洗紅泫泫流闊不爭隈嶺小各成峴在昔謝公跡駐此愛邈緬渚曲波漸廻磵幽徑與轉蟻展恃濟勝蓑蓑復就淺雁羣湖上栖鹿覆蕉中卷名山爲導師六通由具眼茹茹蓮花明藹藹香苞展想有獅象緣早泯雀鼠辨至今仙真域披圖興聊遣

利過白岸亭詩

策蹇行平沙瞻烏止誰屋環岡結墟里隔江蔚林木清明上河圖大堤襄陽曲沈思永初還山水竟誰屬退飛學宋鷁夢言受鄭鹿形骸有百勞方寸無一樂覽物情輒悲臨觴意先慨不須求草元庶得堅拖朴

符　璋

一邱卧青山葛乘薄黃屋未能壽金石何怪骸土木舞袖矜迴旋屏風隨屈曲變幻駭黎軒桎梏類疏屬胠沙困枯魚縶疃哀野鹿人生但如此虛活有何樂大道任卷舒和神泯欣慨幸逢漢與初觚圓雕琢朴

和謝　三五

陳祖綬

春韶萬象新陽和盈郊屋纖鱗唼微波集翼鳴灌木耕者出荷耜桑者入具曲據梧蔭暍人施喬皆附屬比觀濠濮魚豈夢鄭樵鹿有馬去造父非驥思伯樂遊蹤仰大謝在懷係愁慨曷與父老告古風守醇朴

和夜宿石門詩

黯然春已歸百舌啼不歇虛白生閒房微黃苗新月觀從靜坐生悟自疏鐘發龍睡方沈酣猿鳴感淒越饑寒定力失憂患盛年伐先民有清芬哀哉墜一髮

符　璋

山行無定蹤倦憩隨地歇居人已掩閨乃上松踯月夜色警旅魂撫枕待明發鍛羽歸巢禽假翼懶飛越星河落前楹矯首見參伐輕衾戒晨征曉露濡短髮

陳祖綬

朝爲蘭渚遊夕傍巖扉歇履霜惕堅冰水鏡曒圓月空谷聞幽香有懷視明發心賞在勝區家山邇於越異境隔塵囂躭禪謝天伐衆籟鳴清商高歌娛白髮

和石壁立招提精舍

一葉復一花遞衍無終已緬從現在刼遐想未來始雨足傳之翼兩角孚以齒齒翼勢既成競爭事乃起天帝戰脩羅大同音

和謝　三六

豈俟安心乾淨土納踵祇洹軌樓臺布指間竹石恍晝裏凡有皆幻相卽空獲眞理

符　璋

世界日莊嚴歷刼浩未已思歸忉利天請從初地始丹崖騶峯顏涘水漱石齒梵殿嵌壁牢窣堵矗霄起夕磨戒香熏曉裝嚴駕俟解悟躍冥與盡合尼山軌謗經與伎佛猶墮迢相裹寸心一切空湛然皆妙理

陳祖綬

葆眞循自然亮懷信靡已知致物與同道貴性返始大慈安鳥穀人生媿馬齒香海光明垂恒河泡影起妙音觀世

退知命居易俟頓悟根善因積脩緬前軌蘭若新莊嚴松
月徹外裏葺茨容結趺詩境悅禪理

和過瞿溪山僧

晨買烏蓬船晴光滉汀浦夕宿青豆房素魄流堂戶僧貧荒芋
栗寺廢積荊莽茫茫善詞鋒談往日仍覩松拳唐塔磚棠棨宋
石鼓清了地借龍過安橋繫虎山家多典要吾願亦茲土稽首
空王慈普救衆生苦

符璋

闇閣綴垢氛輕軫出南浦癡山叩禪關羣峯紹列戶瓜徑
窺麑戲恒蹊翳蓁莽蒲褐參定僧對客若無覩風旛閃鑪

燈齋饌喧粥鼓不同雁蕩遊道僻飼豺虎宙合多黃塵乾
淨飯佛土能宏十方供已脫三途苦

陳祖綏

菱葉榮輕波蘭橈艤極浦籟鳴聾在山竹竦暗遮戶息雁
避弋人戲麑駕蓑笠罔樂弄異狀雲物供快覩禪窗開煙

扃磵泉駭雷鼓屋隱密如鱗石亂蹲若虎何地適樂郊迎
佗眞淨土學參薝蔔香彌信卷施苦

和東陽溪中贈答二首

可憐誰家婦織綾一雙足采花莫采蓮心苦貪不得
可憐誰家郎五湖泛單舸勸郎莫網魚西施網中墮

符璋

可憐誰家婦羅裳露纖足顧鈆千金珠知爲何人得
可憐誰家郎錦纜繫一舸上馬七寶鞭知爲何人墮

陳祖綏

可憐誰家婦濯流鮮白足綠水芙蓉衣輕裙搖不得
可憐誰家郎乘流浮一舸襟上柳花飛不惜珠淚墮

疊韻笑拈墨農韻自題和謝詩後

延之昔典郡乃無山水詩五馬豔人口疑信傳義之（郡牋五馬傳然義之守郡本傳實不載）獨有謝康樂貴胄嫻賦辭廢池拱喬木委巷荒叢祠遨遊歷千載我來躡殿隨遊踪久寂寞佳什恒吟披江鄉

足酣味登盤烹蛤蜊當遊和競病笑殺翛孩兒和陶令見蘇作注詎爲施池塘亦有草經春方離離覽物比興耳神形將毋欺我欲作妄歎處貽後世咄尋聲偶發端傅毛嗟無皮帚徼侈金
享鏡在忘形妯悠然自欣賞引滿浮白磁姑留覆醬瓿未可投毛錐

張為主客圖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張為主客圖

紀曉嵐集録

鏡烟堂藏板

佐輔曹唐升堂盧殷陳羽許
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裴不約
廣大教化主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誣人聲雖遠人不
疑蜚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裴陷蕭望之高誅
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
終難欺明即有刑辟幽即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
神而誅之（讀史詩○按此讀史詩第四首誤入本集作猜人兩即字似作則字）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
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
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
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徵我以求寵斂
索無冬春織絹未盈疋繰絲未滿斤里胥迫我納
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燈火
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
寒氣併入鼻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綿帛
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日獻王尊奪
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秦中吟○按此秦中吟十首之二本集題曰重賦註曰一作無名稅斂入作愛人役我作沒我盈疋作成疋婚女作婚女鼻頭作鼻）

小隨日作隨月

讓章生深山七年而後知捉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圍天子建明堂此材獨中規匠人執斤鑿來度材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撚于陂狂風吹猛焰從根燒到枝作養二十年方成棟梁資一朝焉灰燼柯葉無孑遺地雖生爾材天不與爾時不如糞土芝猶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陳重陳令人悲勿悲焚燒苦但悲采用遲按此寓意詩第一首本集于陂作山陂狂風作疾風作養二十作養材三十糞土芝作糞土芝勿悲作不悲

赫赫京內史奕奕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私顧殊

常貂冠水蒼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暖已聞寬炎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未久倏如瓦清霜權勢去尤速暫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貧賤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按此寓意詩第二首奕奕本集作炎炎恩私顧作恩賜顧炎荒作遐荒未久作不久得意戒別恨半酣還遠程按此及第後歸覲國則諸詩同年詩還本集作歸

人吏罰不得直入故山雲

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鍊丹

白髮雖不盡根在愁腸中按已上六句語意相承

峨嵋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

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與薛濤○按此詩本集不載

上入室一人

楊乘

豈子未能忘大君尚旰食風雷隨出師雲霞有戰色犒功椎萬牛募勇懸千帛武士日曳柴飛將競執馘喜氣迎捷書歡聲送羽檄天兵日雄強禁犬稍離析賊臂既已斷賊喉既已扼樂禍但鯨鯢同惡爲肘腋小大勢難伸逆順勢不敵遵命固天亡恃險乘長策壽考久萌牙狼顧非日夕虞貌忽驚狂疏奏遂指斥動衆豈佳兵舍忍恐無益遑恩既

五

已孤小效不足惜腐儒一鉛刀投筆時感激帝閽不敢干戚戚坐長晝甲子歲書事

入室三人

張祐

萬國見清道一身成白頭上令參相公

此地榮辱盛豈宜山中人秋興

葛溪謾淬張家劍却是狼聲斷客腸暮溪

書空疑未決卓地計初成杜杖

春申還有三千客寂寞無人報李園按此感春申君諸遺有五集作遺遺誤作殺

羊士諤

風泉留古韻望望想遺音 歷山

桂杓有遺馥鸞飛安可待 按此三句題無考

塵汰蓼如霧長波驚鹿度雁起汀洲寒馬嘶高城

暮銀釭倦秋幬綺窗瞻永路重有勞千期清光倚

玉樹 按此八句題無考

元稹

屈指貞元舊朝士 按本集作酬白樂天杏花園屈指作算得幾人作幾員 三人同見太平春

兒歌楊柳葉妾拂石榴花 按此二句題無考

遠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辱長安千萬

門 逢白公

升堂三人

盧仝

詩闕

顧況

汀洲渺渺江蘺短疑是疑非兩斷腸

巫峽朝雲暮不歸洞庭春水晴空滿

頹垣化爲波陸地堪乘舟 按以上六句題並無考

大姑山盡小姑出月照洞庭行客船 按此小姑山當山盡木葉作山遠行

客作歸客

沈亞之

詩闕

及門十人

費冠卿

詩闕

皇甫松

燕相謀在盈積金黃巢藏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

悲 登郡閣章

勸僧一杯酒共看青青山酣然萬象盡不動心即

閑 按此數僧酒詩

般堯藻

吳宮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

鈿徒令句踐覇不信丁胥賢若問長洲草荒涼無

限年 宮詞○按本集應作吳宮吳宮作吳王若問作莫問

宮女三千去不回真珠翠羽是塵埃夫差舊國久

破碎紅燕自歸花自開 應娃宮

暮烟蒸葉屋秋月竹枝歌 按此送沈亞之劇南廣詩

欲射狼星把弓箭休將螢火讀詩書 按此下第東歸作

施肩吾

年來如拋梭不老應不得按二句題無考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白浪高于

天今日步青草還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

色好及第後過揚子江○按本集白浪作黑浪青草作春草還來作復來

周光範按光範作元範

誰云嵩上烟隨雲倚碧落按白公○按嵩上一作嵩上

莫怪西陵風景別鏡湖花草爲先春賀朱慶餘及第

祝天膺按天膺一作元膺

句曲舊真宅自產日月英既涵岳瀆氣安無神仙

名松桂遲遲色與君相送情送高逸赴舉○按與君一作宅真

八

兩頷凝清霜玉鑣焚天香爲我延歲華得入不死

鄉寄道友

蟾蜍夜作青冥鏡蠔蜃晴爲碧落梯好箇分明天

上路誰教移入武陵谿夢仙詞○按題一作夢仙謠鏡一作境移入一作深入

霧紋斑似豹水力健如龍按二句題無考

徐凝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別白人

試到第三橋便入千頃花按二句題無考

高景爭來草木頭一生心事酒能休山公自是山

人侶勞手醉登城上樓谷白公○按本集山人作仙人

朱可名

廢畊鏡湖田上書紫閣前愁人久委地詩道未聞

天不是燒金手徒拋釣月船多慙兄弟意不敢問

林泉應舉日寄兄弟○按畊一作耕

陳標

杜甫在時貧入蜀孟郊生處却歸秦如今始會麻

姑意借問山川與後人寄友人

童翰卿

大朴逐物盡哀哉天地功爭得榮辱心洒然歸西

風按此詩無題但題曰絕句哀哉一作哀我

九

高古輿逸主

孟雲卿

群物歸大化六龍頹西荒感懷

安知浮雲外日月不運行苦雨

孤兒去慈親孤客喪主人莫吟辛苦曲此曲誰忍

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待參

辰沒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里餘貧賤

多是非少年莫遠行遠行多不歸苦寒行○按陸中集孤客作遠客萬里餘作萬餘里兩遠行並作遠遊

上人室二人

韋應物

欲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 按此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遠寄本集作遠懷

萬籟自生聽大空長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銷 詠懷○按本集萬籟作萬物長作恒

山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按此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昌山深本集作山空

舟泊南池雨簾捲北樓風 按此寄楊協律詩簾本集作箔

入室六人

李賀

飛香走紅滿天春 按此上雲樂句走本集作走

酒酣喝月使倒行 按此秦王飲酒句

十

踢天弄刀割紫雲 此碩句○按本集題作觀生宵流紫石硯歌

杜牧

烟着樹姿嬌雨餘山態活 按此漵州送孟遲先輩詩烟着本集作烟濕

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携劍泣霜毫 按此長安傳題長句第一首劍本集作鏡作毛

山客斜陽多人稀芳草遠 按此長安送友人詩本集註一作長安送人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幾聲來 按此早朝詩幾聲本集作數聲

李餘

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

霽後軒蓋繁南山瑞靄發

嘗憂車馬煩士薄聞水聲 按以上六句題並無考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永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永瘦不見夜光色一尊成暗酒匣中苦背銅光短不照空不惜補明月愈無此良工月中句○按夜光一作夜花

自念數年間兩手中藏鉤於心且無恨他日爲我羞古老傳童歌連搖亦兵象夜夢戈甲鳴苦不願年長苦兩句

十一

朝梳一把白夜淚千滴雨可恥無拱時老作在家女曉句

李涉

但將鍾鼓悅秘愛青以犬羊爲國羞 按此六歎第三首羊本集註一作戎

尼父未適魯屢屢倦迷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能伸一遇知已言萬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則孰不挹其源 按此嚴古詩

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青春 題西施浣紗石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早朝士 歸四明詩

李觀

詩闕

賈馳

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淫今朝關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按此二句秋人詩題無考）

東風吹曉霜雪鳥雙雙來

李宣古

舟舟池上烟盈盈池上柳生貴非道旁不斷行人手

（十七）

翠蓋不西來池上天池歇（按以上六句題並無考池字必有一訛）

曹鄴

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讀李斯傳。按常本集作尚）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衙門已如市白日採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未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杏園即席上同年）

劉駕

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慮僮僕近我行（按此卓行詩）

只恐塞上山低于汝中骨（按此古出塞句只恐本集作坐恐）

蒲帆出浦去但見浦邊樹不如馬上郎馬跡猶在路大舟不相載買宅令妾住莫道黃金多本非愛郎富（按此古意詩馬上本集作馬行令妾住作令妾住）

孟遲

紅映樓臺綠繞城城邊春草傍牆生隋家不向此中盡汴水應無東去聲（廣陵城。按紅映樓臺一作紅透高臺）

（十三）

天地有時儉一擲江山無主合平分（後下。按合一作任）

冷月微烟渭上愁華清宮樹不勝秋寬宴一曲千門鎖白盡梨園弟子頭（過驪山。按本集冷月作冷日詩一作趙嘏詩）

及門二人

陳潤

丈夫不感恩感恩寧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按此四句題無考）

韋楚老（按韋一作常）

一從黃帝葬橋山碧落千門鎖元氣（天上行句）

清奇雅正主

李益

閑庭草色能留馬當路楊花不避人按此二句題無考

笳簫漢思繁旌旗邊色故按此五絕道中詩

馬汗凍成霜按此從軍有詩

十入室一人

蕭郁

十二樓藏玉堞中鳳皇雙宿碧芙蓉流霞淺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歩虛詞。按芙蓉一作梧桐誰同一作留君是歌一作吹簫

吟倚雨殘樹月收山下村按此二句題無考

入室十人

劉畋

末秋雲木輕蓮折晚香清雨下侵苔色雲涼出浪聲舂杵依岸畫微照夾堤明渡吏已頭白通知客姓名晚泊漢江渡

殘陽來霽岫獨興起滄洲雨後句

僧清塞按即周賀

雨髮已垂白五湖歸釣魚按賀集送歌山人詩有兩鬢已霜白五湖歸挂罾句此作釣魚或別一首

夜濤

鷺馬棚鎖寒葦露船燈按此送歌山人歸湖南詩一作送歌處人南歸此早秋過郭涯書堂詩本集註作郭勁書齋谷作澗林作松臧

谷水生茶咏林風臧扇聲

磬徹遠巢禽按此送幻華法師詩本集註送一作贈一本無羣字

伊流肯行客岳響答清猿按此出幽居貿禽詩本集註一作送客肯行作偕行清猿作啼猿

盧休

春寒酒力遲冉冉生微紅寒月聯句

自然草木性誰祝元化功

溢浦風生破膽愁

血染劍花明帳幕三千車馬出漁陽按以上五句題並無考

于鵠

送死多于生幾人得終老按此古挽歌句

楊洵美

暮鴉不噪禁城樹衙鼓未殘宮衙秋按此二句題無考

三山載群仙峨峨滄浪中雲衣剪不得此路要可通

從我生亦何事出門如飛蓬白日又黃昏所悲搖草空蟲聲夜鄉夢秋上禾黍風吾道如未喪天運何時通答李昌胄

張籍

蕃漢鬬消息死生長別離按此沒蕃故人詩

長于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按此劃北旅思句本集註一作送遠人長于一作長圖

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按此短歌行句

採樵莫採松與栢松栢生枝堅且直與爾作屋成

家宅按此樵客吟句本集採樵下有客字蓋且直作直且堅與爾作與君

楊巨源

何事慰朝夕不踰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蒼漢共刀

兵禮樂新朝市園林舊弟兄向風一黯淚塞晚暮

江平按此一首題無考

楊敬之

霜樹烏栖夜空街雀報明

碧山相尚暮歸雁一行斜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僧無可

白閣未歸日青門又值春按此新年詩白閣本集作紫閣又值春作又見春

半天傾瀑漲數郡見廬峰按此寄題廬山二林寺詩廬峰本集作匡廬

姚合

移花兼蟄至買石得雲饒按此武功縣中作第四首本集註一作武功閒居

揮劍龍纏臂開旗火滿身按此劍器詞第一首乘本集作卓

家中去城遠日月在船多按此送顧秀才歸下第歸遂詩家中本集作舊山

身憩山友棄膽賴酒盃扶按此從單案第二首本集註案一作詩

丹堂七人

方干

山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新卓何處去雨雪滿前山思苦寒星動鄉遥釣渚閒明年見名字惟我獨

何顏寄李頻○按山木本集作歲木何處去作在何處寒星作文星名字作名姓

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燈和雲濕不明何事懶于琉

夜夜更無書札苔公卿應桃花塢周處士別業何○按本集題作書燒花塢周處士壁

枯井夜聞鄰果落廢泉寒見別餘衆聆天目中峰客

馬戴

露氣寒光盡微陽下楚邱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楚江懷古句○按此楚江懷古三首之一盡本集作集

夜久遊子息月明峽路間裴此夕次澠口詩

邨憶軒義日無人尚戰功按此寨下曲第一首盧本集作題日作氏

仔蕃

無語與春別細看枝上紅按此借花詩

賈島

夜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贈吳處士句○按夜半本集作半夜

息機與夏雲起汀洲芳草深按此亦贈吳處士詩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按此憶江上吳處士詩或本集作生

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樸按此早秋寄廣天竺雲處士詩

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按此旅遊詩

厲元

邊草早不春劍光增野塵戰場收蠹色清渝怯龍
鱗帆色起歸越松聲猷避秦幾時遊范蠡虛處屋
通津從事行

項斯

隹人背江坐眉際列烟樹澳漢詩句
馬蹄沒青莎船迹成空波按此二句題意有考

春風吹雨意何處更相值古意

燭殘催卷席坐冷怕梳頭按此晚景與唐詩本集作手

寒入雁聲長按此遠水詩聲本集作悲

薛壽按壽無詩當是薛濤之訛

詩闕

及門八人

僧良乂

風泉只向夢中聞身外無餘可寄君當戶一輪惟
曉月挂簷數片是秋雲秋山各應鄰○按本集題無秋山二字

潘誠按誠一作成

棧踏猿聲暮江看劍影秋送人遊句

僧老白雲上巖寒高鳥邊

心已同猿狖不聞人是非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三月獨立看花月只欠子規啼一聲長安句○按題一作長安春只一作望

行人渡流水白馬入前山

秋深雲滿黃雲塞夜夜鴻聲入漢陽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于武陵

白日不西落紅塵應亦深按此東門路詩不西落水集作君不落亦深作更深

青山如有利白石亦成塵按此尋山詩

四海少平路千川無定波按此送客東歸酬路本集作地

詹雄

塵飛遺恨盡花落古宮平洛陽古城句

紅粉笙歌人代遠月明陵樹水流東錄畫壁○按壁東一作東

衛準按準作單

莫言閑話是閑話往往事從閑話來

何必剃頭爲弟子無家便是出家人按此四句題並無考

僧志定

惟有尊前今夜月當時曾照綺樓人

梧桐葉落蟬聲死一夜洞庭波上風按落一作老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俞息

顏凋明鏡覺思苦白雲知

滄洲違釣隱紫閣負僧期按以上四句題前無考

酬難塵髻皓坐久壁燈青按此酬主稽見寄詩

滄洲未歸迹華髮受恩心按此秋日酬顧處士高居詩

朱慶餘

滿酌勸童僕好隨郎馬蹄春風慎行李莫上白銅鞮送陳標

古巷戰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閒人去看花空廐欲摧塵滿檻小池枚題侯發宅。按本集題作過舊宅繁華作榮事

固草侵泓繁華事散皆如此立馬躕躇到日斜王

清商僻若主

孟郊

青山喪爲塵白日無閒人按此大梁送柳寧先入關詩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按此贈別崔純亮詩本集註一本無判字委此篇柔詩本集註一作贈念一作贈算念

欲知萬里情曉卧半牀月

上入室二人

陳陶

蟬聲將月短草色與秋長

比屋歌黃竹何人撼白榆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周朴

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絕句作集

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及門二人

劉得仁

吟苦曉燈暗露染秋草疎舊山多夢到流水送秋餘按此雲門寺詩

風定一池星按此宿義池亭詩

李涉

喬木挂斗邑水驛壞門開句月片帆去肯雲行雁來晚年名利跡寧免路岐哀前計不能息若爲元髮問無題

博鮮宏按主

鮑溶

躍馬非壯歲報恩無高功斯言化爲火日夜焚深衷途中句。按本集題作途中旅思

天王委管籥開閉奏北門頂載日月光口宣雨露言上太原王尚書句。按本集題作送韓上太原王尚書赴河東幕府兼寄令狐尚書綯註一作王尚書綯字奏作遂

萬里岐路多一身天地窄秋懷句

上入室一人

李羣玉

詩闕

入室二人

司馬退之

詩闕

張爲按爲以已詩入句圖益用岑參卓氏考集補

詩闕

瓌奇美麗主

武元衡

詩闕

上人室一人

劉禹錫

故國思如此若爲天外心寄白鷗句

湖上收宿雨按此句題無考

故人日以遠窗下塵滿琴坐對一壺酒恨多無力

斜幕踈螢色迴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群籟此時清豈任無題。按一壹本集作一樽

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聽時心秋堂境寂夜

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聽琴。按本集註一作聽會禪琴

入室三人

趙嘏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錢塘句

梁王舊館已秋色珠履少年輕繡衣按此二句題無考

滿樓春色傍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按此案食新禮例次人詩

三千宮女自塗地十萬人家如洞天。送人尉江郡句送沈單作尉江郡

長孫佐輔

愁臉無紅衣滿塵萬家門戶不容身曾將一笑君

前去悵殺幾多回顧人傷故人歌伎

皆唐

簫聲欲盡月色苦依舊漢家宮樹秋遊仙句

看郎龍髯攀不得九霞零落鼎湖宮按此仙郎即景九本集作紅宮作空

本詩第一句已摘宮字作空字是

一曲哀歌茂陵道漢家天子葬秋風

升堂四人

盧頻

春淚爛綺羅泣聲抽恨多莫滴芙蓉池愁傷連蒂

荷按綺羅一作羅綺

一朵花葉飛一枝無光彩美人惜花心但願春長

在按無光一作花光以上八句題並無考

陳羽

詩闕

許渾

水聲東注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按此故洛城詩集註一作登故洛陽城注作去

草生宮闕國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按此陳宮怨第一首

何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宮聞玉簫按此秦樓曲句本集何作潘

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按此傷故湖州李卿中詩日本集作夜

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按此贈高處士詩

張蕭遠

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無人鹿繞床按此二句題無考

日暮風吹官渡柳白鴉飛出石頭墻廬城句

雙雙白燕入祠堂孔石洞玉女祠句

及門五人

張陵

詩闕

章孝標

明日鑾輿欲向東守宮金翠帶愁紅九門佳氣已

西去千里花開一夜風按此篇本集題目字詞註一作無題

寿陶

詩闕

周柞

莫道春花稀照人愁花未必恨春看四時風日洛

時節共保松筠根底塵按此四句題無考

袁不約

愁聲秋繞杵寒色碧山歸深秋句○按山歸一作歸山

送將歡笑去收得寂寥歸客去句○按歸一作回

重刊莊靖先生遺集

提要

金李俊民撰俊民字用章澤州人承安五年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教授南遷後隱於嵩山自號鶴鳴道人元世祖以安車召見仍乞還山卒賜謚莊靖先生集凡詩七卷文三卷澤州守段正卿嘗爲刊行長平李仲紳等爲之序明正德閒郡人李瀚重付諸梓今版已久佚祇存寫本而已俊民抗志遯荒於出處之際能潔其身集中於入元後祇書甲子隱然自比陶潛故所作詩類多幽憂激烈之音

繫念宗邦寄懷深遠不徒以清新奇崛爲工文格沖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復似其爲人雖博大不及元好問抑亦亞矣詩未開有註語序不言何人所加無可考證今仍舊本錄之而註者姓名則姑闕焉

莊靖先生遺集序

澤於郡爲近古山川環抱有自然之險人性質而好學其氣豪勁故發爲文章者往往奇偉雄邁獨能與天下爭衡若吾莊靖先生殆其人也先生炳靈毓秀天姿穎異弱年志於伊洛之學窮探力求超然有獨得之妙金承安庚申嘗以經義大魁多士入爲應奉翰林文字文名雄於一時行且柄用而先生厭世棄官投徙鄉里後復逃名佳遯嵩山之中清才雅韻隨寓發舒流麗精華膾炙人口人有得其片紙數言者珍護若至寶然秉筆以主文

盟踰四五十年生平著述不下數千萬篇中遭兵燹遺棄殆盡當郡侯段公正卿鳩集之日僅得千百之十一爾而況今日也哉予鄉郡晚生自知學以來即知嚮慕宦學四方購求先生之集甚饑渴之於飲食比得之惜其本存無幾復恐散失因托山陽尹常在鏤梓與四方博雅君子共之使吾郡寔因之以增重而先生之德之學抑豈吾一郡之所得私耶先生姓李氏名俊民字用章別號鶴鳴老人勝國初嘗徵入見仍乞還山重其節而從之高風絕塵事載信史莊靖其追謚云

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六月既望

賜進士嘉議大夫奉

敕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沁水李瀚書

重刊莊靖先生遺集序

程氏完全精粹幾於聖者也所以接孟子道學之傳邵氏窮理盡性至於命者也所以紹孔子先天之學讀程邵遺書者又當知程之學重於易理邵之學重於易數程之言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太泄露乎象理天機矣邵之言曰心法中起月窟天根合之爲一衍之爲萬太泄露乎象數天機矣澤州莊靖李用章先生早歲得程氏傳授之學於名儒後又得邵氏皇極之數於隱士萃伊洛之精華大乾坤之眼目搜羅墾

籍貫穿六經故其發而爲文章也若岱宗之雲飛騰活動不崇朝遍雨天下非飄空不雨浮雲也流而爲詩賦也若黃河之水千里一曲折九曲奔赴滄溟非集坎無源行潦也金承安中進士第一人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尋棄官教授鄉里隱遯嵩山元乘忠劉公盛稱先生易理易數兩造精微世祖嘗召對金鑾懇賜還山既卒賜謚莊靖先生時澤守段正卿嘗刻先生詩文行世越二百載于茲矣今

總漕都憲李公先生鄉人也酷愛先生詩文每日

五色靈芝三危瑞露豈可自咀自嚥要當與天下同志者共視舊本頗多錯舛親加校正乃授山陽尹常在梓行索贊作序贊覽讀數過慨然嘆曰先生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玉潤珠輝光粹自奇先生之詩感善懲惡之詩也韶作鈞鳴音響自別先生自號鶴鳴故其集亦以名之在中孚九二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信感通之理也在小雅鶴鳴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誠身莫掩之機也吾即此知先生心湛誠源腳踏實地故讀先生之文者當如讀程氏易傳序上遡十翼之淵源可也

讀先生之詩者當如讀邵氏擊壤集上合六義之中正可也又何必以韓昌黎杜少陵比方乎先生者哉遂書此以應命

正德三年戊辰夏五月上澣

賜進士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致仕淮東葉贊書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爲川匯而爲澤會而爲江豬而爲海波瀾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溝澮盈潦停而蹏涔漲朝滿夕除涸可立待是惡足以爲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愈弘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辭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爲學哉吾鄉李用章先生舉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爲天

下甲爾後仕官數奇積年不調先生雅志亦厭於乾沒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肆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爲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經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嚴邑俗尚儒風今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秘而不揚我輩不厚顏乎遂裒集其文募工鋟木以壽其傳可謂賢於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賁大成之像復新

立道之堂給田以贍學校竭役以優鄉秀此一舉也衆美具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宗士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閼三月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爲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即事傷時懷舊陶寫蘊奥之情涌詠無窮之意千態萬狀卒歸于堯舜禹湯周孔投受服行之實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深造之妙者莫能至焉

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

國朝之名士也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方顯用勇退居閑朝經暮史冥搜隱索四十有餘年其德行文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有據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而無浮華一時文士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士大夫會于錦堂乃

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能增日月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天文之爲文其來尚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日月照臨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敷榮地之文也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發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强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模寫物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先生世家濩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天下蓋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文章典贍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似坡

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圖熟脈絡貫穿半山老人之體也古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平昔著述多矣器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暇年游戲之緒餘耳每一篇出士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爲恨錦堂主人崇儒重道待先生以忠厚迺與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鋟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君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瀹久蒙先生教載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余月初吉

劉瀹序

史稱唐文三變至韓昌黎而後稍稍可述誠確論也以其當世文世類皆流於一偏如白樂天之平易李長吉之放逸孟東野之酸寒賈浪仙之窮苦是豈不欲去其偏而就其全乎蓋以平日所賦之性所養之氣所守之學迂疎局促執之而不能變之耳唯韓昌黎則不然中正之學發爲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於觴詠之間給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鉤玄提要據古論今左右逢原意各有寓爲時人之宗師豈一偏之所能囿哉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

于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尚何待僕之諜諜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覩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裨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莊靖先生遺集

李俊民字用章別號鶴鳴老人唐韓王元嘉之後家於澤州少通程氏之學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兼官教授南遷後隱於嵩山嘗過隱士投以邵伯温皇極數元世祖在藩邸劉秉忠盛稱之以安車召見廷訪無虛日遽乞還山卒賜謚莊靜集作莊靖先生世祖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澤守段正卿刻其遺集十卷山西通志

乾隆癸巳春余於百神廟會購得此集碎爛難閱及秋修整遂得完好因錄省志於首我 朝顧子

嗣立元詩選選先生詩爲一卷入乙集太平趙執

典藥齋記

卷第一

古賦
醉梨賦　馴鹿賦
四言古詩
蕭權府三害圖　止姚亞之刲羊
焦天祥野叟聽音圖
唐叔玉韋生臥虎圖
學中史正之會客　煙江絕島圖
雙松古渡圖　古柏寒泉圖

紙扇　櫻扇
五言古詩
成之夜談省庭新事
復和　鎮山堂
嵇康淬劍石　樊噲戲石
寄籌石　毛晉卿肖山堂
廟學落成　德老栽花成竹坊藥花
劉漢臣堂甫北歸　母應之餉黍
游碧落　史遂良索詩
留別李巽之癸卯三月十七日癸巳

七言古詩

司諫許道真徵復圖
郭顯道美人圖　宣差射虎十二月初九日
羣鼠爲耗而猫不捕
晴婦　雨雹
鼎齋　姚子昂畫馬
葛履　兒輩刻木作匙
聞蔡州破甲午年正月十日己酉　籌堂尋梅
和秦彥容韻五　暴雨
綵樓　上九里谷

剝蓮蓬　遼漆水郡王降虎
遺善堂　贈出家張翔卿二
籌堂燕　趙倅司馬山謝雨
四舍人生日　贈儒醫卜養正
游濟源　樊氏昆仲懶窠
壬申歲旱官爲設食以濟饑民
男楊洗兒十九歲　兒歸來禽名
贈郭顯道醫　和荅董用之
再和秦彥容韻

五言律詩

答祁定之韻　游太平泉
宿夾谷彥實庵　河橋成三
癸巳冬至二　乙未冬至
任仲山弄璋　五哥生日
代四哥贈　元夜有感
四哥生日　寒食
九日下山　王生壽日仲紀
游青蓮　過雲中

宿海會寺二　游碧落
九里谷　食芡
潁陽元道人虛白庵
八日登山同謁吳王祠四月
陽城懷舊二　上長平寄楊成之
獨坐　乙亥過河
河陽呈苗簡叔　卽事
中秋對月
山中寄張漢臣李廣之
經童　自遣
過星郵

七言律詩

小旱雲而不雨　復用韻
十六日雨　王子榮過家上冢
用趙之美留別韻五　赴山陽
白文舉王百一索句送行
承二公寵和復用元韻二
重午偶題　春日
和參謀李舜舉二　和東庵孔安道韻二
和子榮　五舍人生朝

籌堂壽日二　和子揩中秋
和子揩九日謁興二沁園懷古
和卽事　和新秋
寄史正之
聞捷音招王德華吳天章等出山
用子榮河橋送別韻
承徐子賢賈仲常張伯英寵和復用韻
宿村舍四　閔董用之
用之次韻復荅　夜雨三
用之請還公府用韻拒之

弔劉伯祥　伊闕鴻鵬堂二
亂後寄兄二　送趙慶之赴邠州
別郃陽申伯福昆仲
和子揩來韻　郭仲山壽日
和河上修橋四　九日東城小酌寄錦堂
贈隨州長官張鵬舉暨壻陳振文見過
和子榮悼恒山韻二剛忠公
同濟之游百家巖懷郭延年有感三月
中秋學宮聚飲陰不見月二
送別曹漢卿　九日東籬

暮春和端甫韻　承和復韻
荅趙之美見和
李子揩約同上山督之
荅史正之　陽城題北臺觀壁
客中寒食　和徐子賢西行留別
調祁定之　姪謙甫肇縣寄魚
母師聖醉中落水用郭進之韻
下馬背作　許司諫歸來圖
寄伊陽令周文之括戶
和子揩秋暍出郭　和述懷二

戲嘲　荅子榮
送史邦直入洛　卽事
寬張文玘　和寶君瑞
寶子温宅爲有力者所奪
和子榮途中見憶　弔曹慶之
弔王德華　贈醫郭顯道
焦彥昭失中子　讀五代史
春温軒　和長平詩友六
任仲山談西府事　唐臣滿月洗兒
留題靳載之園亭　送郡侯段正卿北行二

送參謀劉君祥二　杜門
中秋二　和喬舜臣韻六月十四日二
郎子雲酒熟同李茂卿史正之豪取不許
再赴陽城用前韻別茂卿子雲正之
代樂仲和張温甫處督米
清明席上同史正之姚君寶子昂
悼亾　段侯行春顯聖觀喜雨
寄荅趙公定　姚子昂壽日二月初三
又用濟之韻贈子昂
爲劉益之營中上王懷州二

綿堂碧落壽席年五十一
荅張文玨見戲　和王季文襄陽變後
僧奴　和楊之美韻
和李唐傑韻二　悼籌堂
和秦克容來韻　癸酉榜後寄姪謙甫
和安齋見寄調祁定之

卷第三

五言絕句

一字百題

風　月　雲　雨

雪　山　泉　塵

春　暑　寒　晝

夜　晴　陰　花

蓮　菊　梅　松

竹　草　燕　鴈

鷗　鶴　蜂　蝶

龜　魚　蟹　儒

僧　道　仙　禪

醫　卜　漁　樵

客　農　牧　射

獵　詩　書　筆

墨　紙　硯　畫

琴　棊　劒　香

茶　師　學　仕

富　貴　貧　隱

智　愚　壽　老

名友身影
行往坐卧
笑吟醉醒
飲舞睡夢
歌嘯傲閑
懶話浴歸
別愁忍聾
織春炊砧
琴棊書畫
東郊行　書壁
避亂　資聖寺壁　九

別陳之綱李得之南子榮
戲高廣之　雨後
九日荅朱壽之　竹林
柏徑　槐亭
稻塍　儒
蝶　熊白
十六日夜戲書
六言絕句
雪庵題錢遏庭梅花圖
示姪輩　淵明歸去來圖
中秋　郎文炳心遠齋
伯德仲植張長史帖
戲沂公巨川　戲武夫韓公二
老杜醉歸圖二　史遂良酒債四
寶子溫江山圖　猫犬圖
北牕高卧圖　雪谷早行圖
史正之裘子　靈照女
錦堂四景圖
春水滿四澤　夏雲多奇峯

秋月場明輝　冬嶺秀孤松

卷第四
七言絕句
謁秦吳二王廟 卜居
中秋夜夢 讀項羽傳
精符 新樣團茶
重午偶題 子猷訪戴圖
和籌堂途中即事三 船子和尚圖
和河樓閑望二 用籌堂韻
苔滿法師 和秦禪
楛數珠二 竹如意二
雪庵二梅圖 贈碧落和講主
跋資子温江山圖 過雲臺
濟源龍潭 裴公亭
與奉仙觀道士元明道 富公草堂 謝楊成之
雨後 阻風
苔籌堂見招六 史遂良壽日
和王季文襄陽變後
張翔卿出家 韜背元夜
許訓諫醉吟圖 明皇擊梧圖

秋江斷鴈圖 游石堂山
句龍廟 陽關圖
煙江疊嶂圖 千里江山圖二
苔祁定之 戲贈
雪中寄 不寐
西山問羊 暮秋有感
即事 即席
陸渾佛髻山 湯下寺壁
跋背面彌勒 題斷碑
游青蓮 戲書漢臣二
碧落院松 雪後送寶泉之碧落
陶學士烹茶圖 修武鴛林觀
射虎 苔籌堂
參謀王君玉魏文侯冒雨出獵圖
抱樹石 和王成之梅韻
狂風 游錦堂後園
袁景先東歸器馬 玉李花
半丈紅 溪行
吳神 過古寨
大陽與諸友話舊 聽樂

郜氏院看花　長平懷古
枯松　勸行
留別　送母受益之洛陽
寄大師孫仲遠講道經
下太行　德老瑞竹二
山前偶得　爲徒單雲甫作二
過碧落寺二　趙二
觀射柳　戒酒
游青蓮分韻得春字
慈氏閣　出山

水簾　柳二
臨清臺　懷舊
新安
過二聖王氏故居感戰死者
東山道中　鄭筆臺
太平泉　子榮過家上冢二
十七日送行　勉和等堂來韻四
送潁陽史正之之鄧州
贈陳仲和　和泰彥容韻
碧落途中遇雪　大陽值雪

呈濟之　留別
留別草堂諸友

七言絕句

和籌堂送別韻　和河土送行韻
寄別　蟻戰圖二
書鶴　海棠露
張氏青堂　孟浩然圖二
上陶周嶺　野菊
席次　驢爲人盜去二
淵明歸來圖　席上戲李巽之
和史邦直橋上韻　過龍門

夜夢　七夕
姪謙市任長安回二母師聖醉後落水
和張文甫四　和籌堂
和平太行路韻四　和君瑞月下聞砧
和籌堂述懷二　訪德老二
老杜醉歸圖　保漢公廟
戲呈節使王子告　戲北臺孫講師仲遠
香梅　悼蜀
元夜與秦禪洛陽觀燈
歷陽侯　廳食其
四皓奕棊圖　魏徵
王季文南邁怏怏不得意書此以緩之
代別呼延路鈐
梅花堂小酌與河南府馬師共
過濟源
壬寅九日和君玉來韻二
和段正卿韻二　秋日有感
賈佐之以進士充罪被撻
孤村　解嘲
王德華默軒　對棊

送苗世顯歸上黨　戲魯直帖
許道眞醉吟圖　採官
戲馬應之許司諫豉羊帖
王庭秀悠然軒　同申元帥遊司馬山
留別　寒食戲書
戲楊成之　李晉王墳
游沁園
申元帥四隱圖　嚴子陵
陶淵明　孟浩然
李太白　太顛圖二

三害圖

平水八詠

陶唐春色　廣勝晴嵐

平湖飛絮　錦灘落花

汾水孤帆　姑山晚照

普橋梅月　西藍夜雨

錦堂四詠

春水滿四澤　夏雲多奇峯

秋月揚明輝　冬嶺秀孤松

沁園十二詠

熙熙堂　翠蘭亭

暗香亭　七賢臺

漱玉池　江源亭

屏俗庵　清暉亭

富覽亭　桃園

意在亭　涌珠泉

碧落四景

橫峯卧雲　陰壑積雪

寒泉漱玉　枯松挂月

周昉內人圖

吹笙　汲泉

倦繡　擣衣

翦爪　彈琴

學書　按樂

覽鏡

七言絕句

襄陽詠史
襄陽　南峴山
中峴山　萬山
江漢以上原本缺　古隄
白沙湖　越邏墾田
焚城　漢高廟
光武廟　楚昭王廟
宋玉宅　保漢公廟

鄖城　三顧門
隆中　開將軍廟
鹿門山　龐士元宅
徐庶宅　劉表祠
谷隱山　龐公祠
鳳林　斬蛟渚
夫人城　識虎碑
杜甫故里　尹氏一門四闕
武安君廟　修禊亭
漢陰臺　善謔驛
滄浪歌　兢渡
抱玉巖　習家池
的顱溪　作樂山
冠蓋里　呼鷹臺
仲宣井　茲樓
墮淚碑　沈碑
晉柏　文選樓
解佩渚　弄珠灘
金沙泉　涌月亭

集句

南遊　自遣
雨後出郊　寒食
寒食席次　郭外
小桃　看花
感花　惜花二
暮春　送春二
遣興　下樓
招飲　春感
春怨　約同歸
江村　送客之江陵

贈別三　秋懷
洛中　洛中感舊
席上　憶昔
送客之荆南　南征
老將三　感征夫家
從軍　閨角
聞笛　漢女
有別　怨別
寄遠　恨別二
感舊　代送別

悼征婦　春夜
睡起　無睡
讀書　寄情三
秋夜　有感
戲荅　戲遣二
偶見三　聽歌
寄懷　秋怨
悲故宮人　懷古
舊游　閨中
過侮溪舊居　登山陽郡樓

樓上會飲　送客之南宮
荅謝堂　夜集
戲書　重九
十日遣興　古城
送行　宮柳
對花　宿横望
妓爲尼　新居
寒食野外　贈別
柳　惜春
春望　寒食夜雨

早行　過故人別墅
不遇二　隱居
訪隱者不遇　懷韓居士
古道八　遊仙
李道者　仙廟二
女仙臺　聽琴
重九日　九日戲幕賓
晚菊　十日對菊
梅　落梅
寒士　登樓

樂府
洞仙歌三　瑞鶴仙五
酌江月四　摸魚兒
謁金門十七　水龍吟二
阮郎歸三　感皇恩三
滿江紅五　婆羅門引
清平樂四　南鄉子四
太常引三　西江月四
鵲橋仙　點絳脣五

鷓鴣天四
以下原本缺如夢令
眼兒媚　好事近
長相思　登江樓
烏夜啼　小紅樓十三
訴衷情二　醉春風二
喜遷鶯二　促拍醜奴兒二
蝶戀花二　柳梢青
醉蓬萊　小重山

花期不赴　醉眠
山中偶得　夜飲

卷第八

序

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大方集序　錦堂賦詩序

傳

孟氏家傳

譜

李氏家譜

記

睡鶴記　劉濟之忍齋記

歲寒堂記　繼之以詩

重修悟眞觀記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重修佛堂記　重建修眞觀聖堂記

題登科記後　大陽資聖寺記

澤州圖記

卷第九

碑銘

重修眞澤廟碑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故王公輔之墓誌銘

姚子昂宜休齋銘

贊

中書君贊

啟

郡守段正卿上中書啟

上行省中書啟

牓

段正卿祭孤魂牓　崔仲通祭孤魂牓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牓

孫講師約束化盡牓

孫講師約束孤魂牓

開元寺重修經閣牓

碧落治平院祝壽牓

結冬開講牓　化供牓
請盖牓　茶牓
設粥牓
青詞
段正卿祭孤魂青詞
崔仲通祭孤魂青詞
馬子華百日子九成追薦青詞
劉濟之禳蝗青詞
郡守郭彥卿禳蝗青詞
馮裕之析城山祈水設醮青詞

裴懷誠禳蝗青詞
段正卿祈居謝荅年豐青詞
楊榮追薦母及姪男青詞
崔時可舉子醮謝青詞
秦贄孟贇追薦婦翁青詞
孫德爲弟男設醮青詞
郭彥卿謝雨青詞　崔仲通中元醮青詞
郭彥卿追薦夫人青詞
秦氏得子後報謝青詞
裴懷誠禳蝗青詞

卷第十

祭文
郭彥卿祭蝗文　又秋報祝文
又湯廟祈雨文　史沖霄祭清源王文
設醮祭亡靈文　設醮祭孤魂文
崔仲通祭孤魂齋文
疏
趙子容之河州贈行糾疏
顯真觀重修三門疏
請楊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留請因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請寶老開堂疏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張村寺爲佛寂滅設齋疏
史正之酒疏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疏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本州廟學築牆疏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李君卿藥局會疏

張伯宜樂局疏　李德方畫十王糾疏
葬枯骨疏　抄簡疏
抄經疏　抄經疏
陽城縣楊敬之重修太清觀四聖閣疏
段正卿請講師孫仲暹疏
喬舜臣酒疏　潁陽鎮修宣聖廟疏
表
王仲叔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馮裕之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上梁文

高平縣宣聖廟上梁文
湯廟上梁文　神霄宮上梁文
錦堂上梁文
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
高平顯真觀三門上梁文
雜著
龜鏡山人陳時發屏風
副元帥討亂臣論將士
道藏經後　勑張唐臣酒過
酒檄　焚問舍券
求田　悼犬

古賦

醉黎賦

花殘葉疎鳥勸提壺春回雨淚之容香滿白雪之膚得之霜而顏始紅兒其口而頭欲扶夫天之酒星不在於天化爲巢飲之徒煦甘嫗旨嚅嗜嚥腴張公之喬游無何之鄉袁家之胄大步兵之厠笑君子之交淡閎夫夫之色估其未醉也磊磊落落高世之傑趨之者常甚於成蹊之李其既醉也昏昏漠漠保身之哲趨之者寡比於不材之樗凌寒傲暑舞空蹈虛几

然將頹之叔夜塊然獨留之淳于其醉於心者心朋心友也如郭奕之兄阮咸其醉於面者面朋面友也若程普之遇周瑜小二豪之在側悼一夫之泣鬬當是時也以日月爲過客以天地爲蘧廬猶笑夫獨醒之子不肯醨糟之餒鋪乃有心如渴烏勿燥未滿夢三江而吞五湖然後乃得蒙其齒錄策一醉之勳也莫不慳魏梅之挈快湯稼之蘇是所謂以醉醒醉者邪黎之爲物也秋而後成屬西方之金其花皎而白金之色也其實甘而洌金之味也皆得天地之義氣介然特立確乎不移此性之常也然今之所謂醉者乃其性之變者歟故今日之放乃向日之拘向日之潔乃今日之汙隨俗俛仰與時卷舒彼常而不知變者未免乎憔悴而守其株者也嗚呼噫嘻以舉世爲枯槁邪則漢陰之甕不以用捲而不抱以舉世爲馳夷邪則井冽之瓶不以近危而不居蓋可亡者智不可及者愚然則是黎之醉也其中有趣雖爻不能傳之子宜其樗之不如

馴鹿賦

有足而跂有角而杖處山而適食野而肥一旦爲雉兔者所獲遂見縶於籠羅不纏而縛不械而羈視常如崖異履平如險曦野哉之性何異夫由也之見仲尼鄭人之夢鄭人之疑秦人之指秦人之欺毋而歸未能如西巴之鹿與犬而嬉慎勿效臨江之麋鹿兮鹿兮汝生我依我恩汝知不見夫人之干食其肉而寢其皮

四言古詩

蕭懼府三害圖

長橋之蛟南山之虎在彼州曲父老所苦豈獨若此亦有周處周乃慨然恥聞斯語薄險投深踴躍健武爾蛟既除爾虎既去周乃自勵履規蹈矩卒以將種

效忠典午按劒平西貞節克舉瑕以瑜掩過以功補
身雖云亾名播千古

止姚弢之封羊

養生之鞭隴種之苗欲魯去朔在齊聞韶嗤嗟老饕
腹如瓠梵踏破茶園合喫藤條

焦天祿野叟聽音圖

梨園弟子天寶之後誰其知音百歲遺叟曲終悵然
淚迸林數鳴清眼明萬事緘口

唐叔玉韋生臥虎圖

梁鴦之養或失其時曹公之肉不救其飢羊質而皮

狐假而威誰能於此辯是與非

學中史正之會客

有懷伊人在洋飲酒我客戾止其嘗旨否未見君子
我心孔疚惠然肯來小大稽首

煙江絕島圖

江風不波晴壁森立宴宴飛鴻翔而後集

雙松古渡圖

傾蓋相逢堂堂兩公寂寥渡口以濟不通

古柏寒泉圖

冬夏長青昔昔夜不捨拔本塞源豈知量者

紙扇

竹疎而骨格剝而膚權以行冀風乎坐隅

櫻扇

血節貫中怒髮衝上朝蠅暮蚊畏風長往

五言古詩

成之夜談省庭新事

偉哉書雲器底蘊莫能見開口論利害坐客服雄辯
汪汪江海量氣不許黃憲從來布衣願一擲輕百萬
投瓜必報瓊豈望在焚券雖承雨露恩慷慨輒自獻
與其便於己孰若於國便蓋嘗推此心天下欲兼善

儒家惟有孟日夜講不倦倦以利爲利請看貨殖傳

復仇

驅馳戎馬間太平不復見往往談倚永寧許齊士辯
有田宜早歸奪恐遭竇憲再三欲買鄰愧我無千萬
雖倚沽酒奴待立使了券籌堂天下上風度邁義獻
別後曳裾人造門恨無便捷手再相逢虛左待益善
平生身口累老大折腰倦莫訝陶先生自作五柳傳

鎮山堂

崢嶸屋下城突兀城上屋利看頗驚眼再見堪捧腹
能無鬼神笑可奈拘攣俗不哀梁間燕欲遏南山木

稽康淬劍石

爭常論養生未得養生說擬從林下游一書竟盡絕既無當世志安用三尺鐵頻頻石上磨神光浸秋月可憐龍陣甚白謀何太拙危絃發哀彈剛憤終莫洩死留身後名有愧侍中血

樊噲戲石

丈夫氣慷慨隱迹在東市或逢逐鹿人乃棄屠狗事壯哉鼓刀勇旁若舞劍地遂擢拔山力自嘆時不利至今空山石傳是將軍戲能興卿金運頗與黃石類不期兩都後復有三國志過客對春風徒灑山陽淚

寄簪堂

老爲人所憐貧恨交獨寡簪閑門外車盡大宰肉社欲隨射虎將爭柰無匹馬安得化爲雲四方逐東野大庇天下士擬作萬間廈願我蓋頭茅豈肯助一把非無閒舍心或恐臥牀下縱有願留人有館不能假還因乘居久往往罪商也須待舍館定然後見長者

毛晉卿肖山堂

悠然林下客世事願能料閒中意自適身外名肯釣卜居山之陽初爲識者笑勢將陵岱華氣欲吞高少方尋愿谷歸稍近孫臺嘯微茫數煙岫嘆絕對雲嶠爲我增雙明未必在遠眺始雖如直友久乃得心照恐隨有力去或被移文詔已見成膏肓百計莫可療一時煙霞語慎勿駭廊廟嘯哉肖山堂所以警不肖

勵學落成

斯文天未喪吾道有時厄方嗟鳳分衰遽歎麟也獲繼遭秦焚書又破魯壞宅邇來天下事多白馬上得不修下車禮不獻在洋藏不授羽林經不講博士席旁若沒字碑肯見一逢掖偶因長樂老盡挾兎園冊及見中選人始知爲學益學者如牛毛自古數漫漫連年取青紫易於地芥拾爭將邀鴛攀遂向寒路闢

揮之無倚門從者皆入室肅肅俎豆風洋洋絃歌邑幾時復論秀四海望俊伯術能嚮者誰世無秋風客

德老栽花成仍考藥花

物性隨功移歲晚氣自變失御本來身還於身外見尋參玉版禪如對菩薩面叢林一花祖派入香嚴傳

劉漢臣堂甫北歸

哀哉同隊魚盡在枯池裏縱免鼎中烹將見渴欲死造物何不仁豈獨困二子我雖江湖心恨無斗升水

毋應之倘黍

憶昔周室衰周人詠黍離君今翰我黍爲賦黍離詩

厥初葵黍時飯牛使牛肥八月黍未穫胡兒驅牛歸
胡兒不滿欲我民還買犢今秋犢未大又被胡兒逐
胡兒昔飽肉我民食不足食不足尚可鬻子輸官粟

游碧落

壬寅重午日陪郡侯段正卿暨王用亨
劉漢臣濟之君祥仲寬姚子鼎張唐臣
祿卿平陽趙君玉王潤之同行

浮雲翳炎景長夏愜幽事相陪林下友共造金碧地
清流澈寒玉老樹聳蒼翠何人開山祖妙處發天祕
悠悠歲月深剝落磨崖字遨頭興不淺有酒留客醉

幽鳥背人飛不慣聞鼓吹抵暮出山門溪風送歸騎

史遂良棄詩

立身有道邦誰假直哉史流傳百世後各各異行正
許史有何厚在漢勢如彼安史有何薄在唐亂如此
人之賢與愚皆爲類所使近墨者黑中偶得一狂士
未能通一經謂可拾青紫時時出俚句技癢不自已
只恐落調歌難入知音耳緻橫言世事不顧刺舌恥
焉知阮嗣宗口不挂臧否幸高鬢如雪鄉曲所不齒

試與阿戎談咄哉犂之子男牛兒

留別李巽之　癸卯三月十七日癸巳

嗟嗟平生交所恨不耐久幾年戎馬間太半正上首
憶初識君面同門皆小友倏忽五十春相見成老叟
淹淹泉下人樹拱骨已朽崎嶇見在身何幸得此壽
感慨叢云暾哀淚逆林藪古今均一夢萬事付杯酒

七言古詩

司諫許道真徵復圖

君不見退休緑野平淮相靈臺不許丹青狀又不見
五湖歸去鴟夷槩越人爭鑄黃金像功成身退天之
道道直天憐去官早鹽梅須借築嚴人羽翼重來探
芝老神中謀草力回天害除利輿車載懸何憂不識

荆州面圖畫如今處處傳

郭總道美人圖

君不見昭陽殿裏蓬萊人終惹漁陽胡馬塵又不見
吳宮夜夜烏棲曲竟使姑蘇走麋鹿移人大抵物之
尤褰亂未免天公愁雖然丹青不解語冷眼指作鄉
温柔試問人間何處有畫師恐是傾國手卻憐當日
毛延壽故寫巫山女旋醜

杜詩誰道巫山女旋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官差馴虎十二月初九日

北原風勁青草枯草間出沒藏於菟耽耽來此被誰

驅不防邏逅馮婦車將軍膽氣勇有餘手中笑撚金
僕姑等閑如射兎與狐兩眼錯莫精光無深山大澤
失所居或撩汝頭編汝鬚可憐肉食無遠圖伎倆不
及黔之驢

窄鼠爲耗而猫不捕

崴人鼠輩爭出頭夜行如市晝不休渴時欲竭滿河
飲飢後共覓太倉偷有時憑社竊所貴亦爲忌器不
忍投某氏終貽子神禍祐甫恨不猫職修受畜於人
要除害祭有八蜡禮頗優迹憐銜蟬在我側何故肉
食無違謀耽耽雄相猛於虎不肯捕捉分人憂縱令

同乳不同氣一旦反目恩爲讐召不見唐家找宅鷄
犬上昇去彼鼠獨墮天不收

注仙傳唐公昉師李八百得其神丹遂舉家昇天
鷄犬皆去唯鼠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其腸
今山下有拖腸鼠東廣微所謂唐鼠

晴晴婦

世俗爲晴晴婦者蓋假陰理之手導陰
陽之和使民間免乾溢之患也感其事
而賦之

卷袖褰裳手持帚推向陰空便搖手前推後卻不辭
勞欲動不動誰掣肘偶人相對木與土神女但誇朝
復暮龍公不作本分事中間多少閑雲雨見說周人
憂旱母寧知東海無窮婦怒懣更倩封家姨一時斷
送龍回首

雨雹

庚子年四月二十八日壬戌大雨雹五
月七日八日又雹按左傳昭公四年魯
大夫申豐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
災以古者藏冰爲禦雹之道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啟之今棄而不用雹之爲災

誰能禦之由是言之禦災其在人乎感
而賦詩傷今之不如古也

按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注子
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
雲龍失守元氣乖隱愁聽狂車雷須臾飄驟不成
雨一天風雹從何來交橫散落星石隕紛霍逆擊冰
山摧坳不忍聞坑谷滿埳起俄作土陵堆鷩怛飛走
殘殀天斲器枝葉枯根荄穿窗入戶彈相射墳街溢
巷把莫推恢恢難補天網湯湯欲壓坤轄顓一方
生理遭殄瘁造物不恤空自哀是時仲夏行冬令誰

把四序顛倒催雖有舜絃愠不解孰謂鄒律春能回陽雖位降乾道在一陰纔進力可排履霜之漸此其始可寒挾黨結嘲胎春秋大小百餘國獨向魯地三為災左傳僖公二十九年昭世間萬事豈不見那用區區書觀臺我思天變豈徒爾以象告人當自裁

注五行　古寔有眼天罰戒民過也

鼎齋

司馬景仁因病癃而得腹疾鼎齋療之而愈因索詩爲賦

茂陵千載文園客流傳耳孫猶病渴引飲自嫌江海

窄家無麴窮奈腹疾水帝之魂成水厄女丁婦壬不相得始圖一溉滋湯旱卒見九河歸禹晝嘗聞秋大會療鬼大勝扁鵲能起虢君不見上醫可醫國異哉鼎齋鼎鼎食

姚子昂畫馬

雄姿卓立開天骨騰踏萬里如神速可憐不遇九方皐空使時人指爲鹿自從大奴守天育無由更騁追風足中原一戰收乾坤白髮將軍憐生肉

崔履

待詔門前東郭道藍關路上仙人迹雪花紛披蓋地

白東家不借借不得雖然近市屢亦無以故爲新郎有餘同行留我木上座鋪過仰渠金十奴一生能著幾錢兩用心猶在阮孚上不須更覓下邳侯山林此計成長往　時守下邳

兒輩剡木作匙

一震之威乃如此坐閒或失將軍匕不能便柴公子指有意欲割昆奴耳小兒造物窮物理斗柄之間如其尾雖然劍頭有炊來有愁過著捩手鬼

聞蔡州破甲午年正月十日己酉

不周力摧天柱折陰山怨徹青冢骨方將一擲賭乾

坤誰謂四面無日月石馬汗滴昭陵血銅人淚泣秋風客君不見周家美化八百年遺恨黍離詩一篇

篔堂尋梅

蕭疎籬落誰家圃尋芳信遠游蜂去眼前荊棘少人行馬蹴殷到香來處怕愁貪睡獨開遲瘦損春寒鴈喙枝可是東君留客料風細雨不堪詩

和泰彥容韻　五

彥容寄詩有先生高見眞告師速營菟裘猶恨遲窗明炕暖十分地松風蕭蕭和陶詩山野已尋雲外路直入天壇最

深處路開李愿舊游蹤請君自草盤谷
序之句故依韻和

養賢列鼎手自烹燮調元化和如羹馬蹏一蹙燕地
裂匪裘尚拂陰山雪將軍表請願出師壯士揮戈惟
恐遲武成纔試二三策黎離已見閔周詩縱橫門外
豺狼路戎乞此身無著處君不見平淮十萬兵猶向
襄陽守朱序見征淮漢

君不見子幼白勞羔日烹何如命駕季鷹吳中羹蓴
鱸又不見姜侯設鰕鱠冰裂何如徒步拾遺長鑱黃
獨雪幸遇南來崔鍊師說似壺天日月遲謫仙之游

乃非謫長安市上斗酒百篇詩蒲輪休指商山路得
到白雲採芝處諸生待指隆準翁馬上未遑事庶序

又

獵犬已爲兎死烹猶向漢祖分杯羹腳靴于板東欲
裂尚立唐堦沒膝雪三寸舌爲帝者師終比赤松見
事遲相看一笑在日擊何用左思招隱詩出門便是
大堤路雲閣指點巢仙處不辭杖屨從子游王者之
後養老在門序　時寄王子榮西齋

穀因辟後厭鼎烹那在王嫂輟釜羹寇未甘前已先
裂一簪郤上山頭雪我雖無師心我師速修何恨下
手遲論中自得養生理筆底盡是游仙詩休向岡車
問前路終須有簡安排處晴窗點檢白雲篇不知誰
爲作者序

不嫌鉢葉日猶烹不羨公子染指爭謳羹不把荷衣
等閑裂不羨門人共服麻如雪愛身肯似賤場師凡
骨只愁輕棄遲北山未出移休勒東老雖貧樂有詩
壑中雲海逢來路誰道樂天無歸處一千年鶴再來

時行膺難將弟兄序

暴雨

秋夜暴雨上漏下溼終夕不寐因得鄙
句奉呈

疾雷破山雲暗天雨腳不斷如麻懸淋浪一室無乾
處何異露坐乘漏船鼠牙便是潰隄蟻穴有百道飛
來泉狂客豈因狂藥使眼花如落井底眼採石江頭
弄明月一夕去作騎鯨仙我雖忝我亦可憐但恐不
免蛟龍涎苦無根源笑潢潦可能朝宗東注覺海道
君不見未陽禹力所不到至今難尋杜陵老

綵樓

高平縣綵樓聞之舊矣今始親見議者
猶謂高下侈麗不及向者三分之一因

感而賦之

層層華構高且崇萬絲糾結填青紅何人下手奪天巧都人意匠經營中書契以來未省見異事驚倒百歲翁郢斤般斧莫敢近郤立屏息慙無功寒窗戞戞鳴機婦積年杼柚一日空山川謂可錦繡裹塵土盡皆羅綺封前者攀轅後者挽奔車徑欲趨靈宮三年送迎禮雖舊人事不與天時同方當炎屬行夏令權勢大抵歸祝融神之與人無厚薄蓋以至誠能感通豚蹄豆酒道傍祝所獲神賜亦已豐閭閻疾苦遑知否我爲大夫歌大東享炎帝閏年

上九里谷與濟之君祥仲寬李德方朱壽之姚子昂

太行巍巍形勢尊造物設險雄中原巨靈一朝擘石裂連峯忽斷開山門侵雲直上幾千尺挂壁一徑愁攀援十步回頭五步坐慄慄汗出如漿飄清風披至最高頂下視寰海塵埃皆天壇爬尺若有待顧我不往慙食言世間好處豈不愛腳力雖盡心常存爲君試寫遠游興夜半月出清吟魂與神定之約游天壇不果

剡蓮蓬

相將去採秋江蓮青房戢戢實且圓倒敲收荷亦可喜春筍未剡空流涎玉井有花開十丈至今依舊藕如船試索綠莖不尋藕與誰共此從巢仙

遼漆水郡王降虎 陳仲和之遠祖

秋風漸高秋草衰空山校獵千騎圍突然有物勢猛萬里侯相食肉肥橫行爰尾不畏逐挾似有百步威當時屈從懦於鼠雖欲下車人其非將軍一奮躍身出氣雄志勇捷若飛攘臂搏虎虎負去須臾皮擒虎歸北方銳兒皆好武無愧疋馬及短衣聲名赫赫耀前古卻笑馮婦謄力微胙山命氏報恩異至今漆水生光輝君不見射石李廣一箭亦可喜死不封侯知者希

遺善堂

雪巖老人欲其子孫之善何如是諱喜也哉有子仲賢以其遺命書之於堂曰遺善遵而行之朝夕於是其命之使行者不敢不行其所行者皆善事也命之使不行者不敢行其所不行者皆不善事也非惟不失士君子之行其孝子之心何時而已耶噫處世兵革之間不忘於善亦所未聞故喜而爲之詩

君不見遺子韋侯只一經相門出相那在金滿籯又
不見燕山教子以義方靈椿老去五枝丹桂芳破散
錢堆一百屋紫微不願有子如窗郎陌爲天下輕薄
子伏波不願有子學季良身前身後事祇恐我恤我
躬猶未逭長把賢愚挂懷抱請看積善之家遺善堂

贈出家張翔卿

翔卿河內人也籌堂毀其簪冠使復儒
業昔唐李素拜河南少尹吕氏子泉棄
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
山去數月復出聞詰公公立之府門外

使吏卒脫道士冠紿冠帶送付其母事

類翔卿故書

大袖斜襟旋而袍髻了撐似彌明高滑稽自謂世可
玩清淨不守形徒勞百年光景已强半容易便把青
春拋欲向蓬壺尋福地柰何龍伯釣後員山無海鰲
欲駕天風朝帝闕柰何巫陽去後九虎守關牢養生
未獲一飛力那忍遽絕平生交但令造物哀正直豈
肯屈曲從仙巢留侯學道欲輕舉尚且强食扶金刀
安期當年本策士意氣直謁扛鼎豪平地作仙亦不
惡或恐上界官府名難逃

注後山詩話昔之點者滑稽以玩世蘭通初善齊
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
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君不見醉吟居士不歸海上山又不見昌黎先生屈
曲自世間況非出塵風骨羽化難夜又白日守天關
黃庭正恐坐誤讀鐵鎖縱垂那可攀我笑學仙王屋
著道冠只待河南李侯脫去然後還

籌堂燕

籌堂梁上巢燕將雛幾墮鼠計飛鳴哀
訴者久之主人得其情而護焉卒無所

害夫祇憤之愛物物皆爾感而爲之賦

且以戲克紹

陰陰池館落花泥出入通家獨見知曾遭江上洶河
嚇又破巢邊野雀欺且欺且嚇亦不惡柰有鼠輩窺
其兒兒方在卵何危哀鳴若訴冤勝悲主人能得
腹中事百計護持彼毒無所施羽毛養就刀翦齊雄
雌相隨引雛飛尋常百姓家汝巢非汝宜春兮來秋
兮歸莫恡烏衣巷裏時

趙倅司馬山謝雨

乙未歲旱自春徂夏五月丙申澤倅趙

公唐齋沐潔誠就司馬山祠禱八日庚
子大雨年穀遂登民物安逸累獲嘉應
次年丁酉孟夏己丑公與本郡僚屬父
老人等具牲幣酒醪肅誠之禮仰荅神
休仍求嗣歲祭畢聊識歲月云耳
去歲不雨民憂深慈陽亢甚多伏陰冥冥造物豈難
料感以至誠神所欲我公默禱若響應出岫誰謂冥
無心天豈疑是池中水三日以往皆爲霖淋漓元氣
滿人望解慍何止薰風琴家家脉酒樂豐歲室山鼎
沸籥鼓喧春祈秋報有常典仰荷靈貺如桑林

四舍人生日

驥之子鳳之雛精彩丰容美且都年至十二三頭角
已異同隊魚積善之家慶有餘掌中幸得雙明珠定
知他日必充閭不妨更讀古人書終懷先生當今之
範模步亦步趨亦趨執經北面預先講唐虞明主何
嘗不用儒相門出相文可無豈獨手撚金僕姑能騎
生馬駒然後稱爲大丈夫

贈儒醫卞養正

孰親如身在所慎一病能惱安樂性囊中探丸起九
死以其病病人不病豈獨和扁號神聖能於鬼手奪
人命嘗聞上醫可醫國何不使權造物柄

游濟源

庚子春季與劉濟之君祥仲寬仲美姚
子昂泰懿大馬子溫李德方深之伯英
朱壽之下太行抵覃懷望方口臨沇水
二十三日丁亥郡侯段正卿固西山鎮
遏同自析城來赴期值雨留宿奉仙觀
翌日己丑天霽具牲酒幣帛謁濟源王
廟禮畢會友人郭伯玉李慶之王天益
史德秀王輔卿紀石烈仲傑完顏壽之

方外士祁定之郭道正元明道部將段
玉等大飲於裴公亭用麾下鼓吹以樂
賓薄暮極歡而罷故賦之紀一時之勝
游也

元戎小隊閑登臨悠悠旌旆穿山林太行南下路險
灘不憚著腳窮幽尋清源祭秩世所重喬木掩映靈
宮深是時方口雨初過天風破曉開微陰入門爲問
廟見禮白髮黃冠迎古今且言亭誠非享物那在與
俗古浮沉鞠躬祓簡默有禱脯酒縱薄神所歆幾年
願違莫能遂至此始得償初心默檢圖經歎禹迹山

青水綠無知音竹根醉倒客星散夜聽波底蛟龍吟

樊氏昆仲懶窠

君不見讀書邊孝先謂師可嘲何典記又不見梁州陰子春足不肯洗恐敗事何須向人說道理養得疎慵性如此擺手便行誰家子弟洛之間兩居士未嘗點檢形骸外拄角羚羊心已死問之井漁亦非樵八言似癡還似高叔夜自知不堪七以書遂絕平生交一官從此東高閣賴是天教閑處著時人爭賦懶窠詩我羨懶窠詩不作

王中歲早官爲設食以濟飢民

千里地赤澤未霑驕陽爲沴烈火炎就中秦頭晉尾旱魃所棲訊十室九室突不黔撑腸一飽豈易得皿嚼草木如嚙甜山川課雲職不舉無乃風伯號令嚴民是天民天自恤何時霹靂起龍潛

男揚洗兒十九歲

自慙無德爲兒父今朝把酒爲兒壽爲兒今賦洗兒詩願兒他日於兒厚我猶不恤況我後委蛻自天汝非有速宜修德大吾門無復心童年十九

兒歸來

兒歸來禽名

兒歸來兒歸來百年郎罷恨何日盍聲同東去但除

嚴母墓望思空築茂陵臺兒歸來兒歸來一聲未盡一聲哀

贈郭顯道醫

惡石聚散元氣樸木草搜剔造化窮俱收並蓄籠中物山精水怪藏不得休言魄爲天所奪人其手者命可活須防如娥去奔月大勝扁鵲能起虢君不見錢子飛藥不敢施爲鬼脅

和荅董用之

將軍死戰血染衣空山白骨鬼夜嘷洗兵政要及時雨天禍未悔無雲霓邱龍不起王張漢獵犬待烹傷

侯齊就中儒冠身多誤如坐矮屋頭常低敢將龍鍾哀造物但幸老大能扶犁咄哉董生三寸舌善誰不思爲虐兮人間回首憂患始去之不速將噬臍

再和秦彥容韻

屐屩歌後伏雌烹箸猶未下愁覆羹布衾多年踏裂夜半寒窗灑風雪待與重尋痛飲師東山梁甫吟遲撑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一字不入高人詩幾年不踏紅塵路直入白雲最深處君不見洛陽城下來歸魂一夢思鄉歎溫序

按後漢溫序次房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將苟宇所

執欲降之序不聽伏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爲家地長子壽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莊蒯先生遺集卷之一終

五言律詩

苔祁定之韻

黃菊催秋暮青山勸客歸事隨時漸改人與物皆非
爽氣收殘暑閑雲送落暉平生會心侶別後往來稀

游太平泉

稍有林泉興相陪杖屨游百年人易老千種事堪愁
是處花無主誰家酒可篘芳時好行樂春去不能留

宿夾谷彥實庵

挂名仙籍上晦跡茂林間門外丹河水牆頭明月山

境隨心自遠人與話俱閑應笑紅塵客區區謾往還

河橋成

橋成有日必有佳句寫河上逍遙之興
賦子榮及督役楊成之

預積他山木重新兩岸隄龍依天上臥虹傍水心低
不假鞭秦石何勞立蜀犀落成應有日誰向柱先題

又

河廣思同濟天寒怕涉冬泳雖將自合船尚不宜從
柱引來歸鶴淵藏未躍龍一編圮上叟千載願相逢

又

勢截長河浪橫陳百步梁經營方斷手過涉不褰裳
漫惜千金舡休誇一葦航西風簫鼓咽莫酒水仙堂

癸巳冬至

共愁天紀亂依舊日南時氣本自然應策令誰可推
每懷添線女還意覆杯兒偃蹇無歸計天涯兩鬢絲

又

歲以四時成氣自一陽始雖然廢義職那可亂軒紀
人生幾寒暑大道頻甲子徒嗟潦倒身汲汲百年裏

乙未冬至

已應黃宮律初生復卦陽道隨天在北愁與日俱長

節物驚時換年光有底忙浮雲多變態試與問何祥

任仲山弄璋

奕世多陰德傳家得寧馨人間熊有夢天上鼎無星
喜洽犀錢座先生玉樹庭鍾情笑盧老白髮望添丁

五哥生日

落落青雲器天然骨骼奇自從懷橘後每恨學書遲
同樂憐荊樹相前笑豆萁氣豪常自許躍馬是男兒

代四哥贈

相戒南陔養長看花萼輝義深姜季被恩重老萊衣
隊似魚同戲行如鴈共飛讀書當自勉繼取錦堂歸

元夜有感

春城行欲遍百感到愁邊市冷猶燈火人稀尙管絃
梅從今夜落相憶舊時傳歸去西窗月無情照不眠

四哥生日

秀出三株樹芳聯五桂枝杜家憐驥子徐氏重麟兒
已有高門望方當志學時一杯添壽酒滿酌不須辭

寒食

爲戀風光好那堪節物催事隨浮世往花似去年開
莫灑無家淚須傾有限杯詩人多少興都向醉中來

九日下山

幸肉陳平社折腰元亮鄉車無門外輞菊與徑皆荒
所恨國難寧若爲家不忘天威寒氣逼急急下山陽

王生壽日

幾度縣弧節當年琢玉郎徐行知禮讓幼學愛文章
莫厭魚同隊休隨燕入堂倘問色多喜禁繡近東牀

游青蓮

閒攜力外友同謁梵王宮山吐三更月松搖萬壑風
流年飛鳥過浮世落花空不有歸來興何能見遠公

又

行處春風惡山中勝槩藏漸佳如蔗尾薄險似羊腸
翠揖雙峯角清臨一水堂夜長僧睡少爲我話興亾

過雲中

把酒不成醉出門行路難客愁千里破歸夢五更殘
三仕有何喜一生常鮮歡恨無南去鴈爲我報平安

宿海會寺

同孫講師明上人趙叔寶劉巨濟夜酌
佛堂光未放桑下喚難回是處皆堪歇何山不可開
泉因龍吐出經自兎銜來徑向黃沙過尋僧問劫灰

又

青山雲水窟杖錫幾時來竹待香巖擊松經道者栽

西江無水吸震旦忽花開三笑圖中友同傾破戒杯

游碧落

己亥仲夏十有九日平水曹漢卿楊子
平本郡李鑑臣劉濟之君祥姚子昂史
遂良同謁治平院與上人和齊月煮茗
道話抵暮而歸

寂慮松間寺臨流勝槩藏斷雲開石壁橫吹爽溪堂
設與詩情在留連道話長行人貪弔古歸路半斜陽

九里谷

九曲羊腸路千層劍戟山行鉤藤蔓刺坐印石花斑

樹發三春暮雲歸萬壑閑相陪林下展雖倦不知還

食芡

池底休鋪錦鷄頭自有栽柔中皆水性剛外乃天才
精彩惟魚目珠圓出蚌胎坐間嗤嗑致不似荔枝來

顧陽元道人虛白庵

有山心可算有水耳堪洗飄飄元逸人寓意在山水
勘破人間世不聽心與耳一室虛生白自得吉祥止

八日登山同謁吳王祠四月

老樹凋殘盡祠寂歷中古今時易改幽顯意能通
歲亭屢登樂俗追三讓風送迎人散後日落亂山空

路梗傷時事春歸感物華風波千萬丈煙火兩三家
樹杪失巢燕牆根無主花當年人不見何處是生涯

又

道途行處惡故舊別來稀澗口分流水林梢挂落暉
好山留客住幽鳥背人飛門外秋光老征鞍尚不歸

上長平寄楊成之

衰遲長在外嬰鍊愧征鞍世路驚心惡天風刮面寒
迢迢人漸遠山再歲將殘今夜梅稍月同誰共倚欄

獨坐

地偏無俗客日在掩柴扉暑退閑蒲扇涼生換葛衣
風高雲散影露下月揚輝獨據胡牀坐心清即道機

乙亥過河

一身長道路四海尚風塵昔作依劉客今爲去魯人
渡河年在亥乞酒歲非申別後山中友相逢話又新

河陽星苗簡叔

妖氣長斗北殺氣尚河東人物不如古地圖祇自雄
三城環野水一麥卧天風多少逃亡屋荒涼晚照中

即事

炎涼愁裏過陵谷暗中遷素抱生生計尋耕下下田

爲嫌類告籍卻恨不逢年門外催租吏長妨對聖賢

中秋對月

雲山懷素隱秋興暫來歸月與人同醉星隨客漸稀
入河蟾不沒遠樹鵲何依浩氣凝光界瑤臺夢欲飛

山中寄張漢臣李廣之

枳棘非所棲繫匏焉不食未黔墨子突又奪伯氏邑
一年三祲服半歲兩塗敕歸去來山中無裘亦無得

經童

盈門修鄭校同隊執韋經蘇子應千里徐兒向九齡
爲行成次序點語太丁寧堪笑西城老朝朝酷教刑

自遣

居閑聊自適造物果何如生理年年拙交情日日疎
吠猶聞跖犬技可笑黔驢誰識徘徊意西山有舊廬

過星軺

古道開天險危峯拔地形連營南北戍過客短長亭
野燒驚山鬼胡雲掩將星何人弄羌管哀怨不堪聽

七言律詩

小旱雲而不雨

阿香誰使送雷聲敢望天瓢一滴分恨魃長爲周地
虐閔旻幾被弊人焚風吹海立垂垂雨澤與山通處

處雲何事臥龍猶不起得徵往見葛陂君

注由谷得徵往從董父餐盍嘗罪繫葛陂淵

復用韻

區區布穀不停聲安得銀河水半分湯稼未應枯後
激周川豈獨旱如焚是誰主當知時雨有底商量出
岫雲造物不爲天下計只將花事了東君

十六日雨

平地俄驚霹靂聲老龍功過此應分不知東海因誰
祭卻笑西華欲自焚四面蔽虧無日月百神奔走會
風雲時人那識天公事一溉惟知有巨君

注鄭弘字巨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

注後戴卦爲西華令縣旱積薪以自焚火起而大
雨

王子榮過家上冢

暫令元戎小隊行盡驅春色入山城蔥蔥佳氣隨軒
蓋嫋嫋高風卷旆旌題柱橋邊男子志散金閭里故
人情貴游前後知多少不使堂虛晝錦名州有晝錦堂

用趙之美留別韻 五

把酒離筵且莫辭坐中瓜葛暫相依花從識後常含
笑鳥自還時想倦飛往事徵茫春夢斷故人牢落曉

星稀天涯白髮禁愁得好在西山不早歸

長短亭中送別時問君東去復何依今宵明月三人
共來日紅塵一騎飛傾蓋莫嫌相見晚斷絃惟恨賞
音稀天涯盡道還家好笑我雖歸似不歸

爲君不惜送行詩但恨兼葭失所依流水盡朝東海
去孤雲只向太行飛仕途氷炭收心早客路參商見
面稀一曲陽關歌未徹聲聲頭上聽催歸

遙指東山去恨遲爭如蓮幕早來依須知朱鷺猶能
退有底齊禽尚不飛洛下書生憐我少燕南壯士似
君稀王人好客懽懽醉正要髡留肯放歸

平生藏器待何時除郤荆州不可依預報行人應鵲喜相將送客有花飛鴈從去後弟兄少罵未來時朋友稀不盡赤心今日話東山無以我公歸

赴山陽　寄君祥濟之仲寬子昂

立馬西風不忍行往回只是片時程一年又作半年客百里有如千里情落日寒林上下路淡煙疎竹水邊城願君把酒休惆悵四海由來皆弟兄

白文舉王百一索句送行

世事紛紛亂似麻不堪愁裏度年華傷心城郭來家鶴過眼光陰赴壑蛇彈鋏歌中成老境班荆話後各

天涯何時造物歸旗竿郤覩人間第一花

承二公寵和復用元韻二

脫却朝衫著紵麻殘年猶復夢京華世情共指鹿爲馬天意反教龍作蛇白髮不分人易老青山有素恨無涯那禁送別東郊外滿目離離濺淚花

有客衡從說赵麻要教身後見西華若爲養得能言鴨未解除他引睡蛇歸去稍知閑氣味荒唐猶種老生涯眼前浮世憑誰問獨倚東風看落花

重午偶題

龍鍾欸我百年身幾見山城節物新水荇長如韋翠帶石榴半似屩紅巾可憐今日依劉客便是當時弔屈人誰道南來風解慍試從比屋問吾民

春日

白頭不柰隙駒催慣飲屠酥醉後杯百歲無多偏晝短一年將盡又春來東君得地權終在北斗隨天柄已向造物郤還眞宰手衆人今後試登臺

和參謀李舜舉二

平步青雲感遇初試看傾蓋氣何如橘皮應笑陳人膀鴈永爭談辯士書夢鹿果能誰得鹿知魚未必子非魚青山馬上多詩句北斗以南名不虛

一怒王師弔伐初堂堂人物古誰如劍頭何患無炊米俯鼻多應有檄書盡道公孫能躍馬應憐學士獨焚魚旌旗未度長河水千騎元戎已擣虛

和東庵孔安道韻二

擬結閑中一草堂此心安處卽吾鄉須知見在身爲患見說長生藥有方老去看書徒引睡愁來得句不成章從前習氣都除盡待與高人論坐忘

淡泊生涯共一堂杖藜踏遍水雲鄉不妨廬舍在人境應念客來從遠方三笑可無陶靖節八仙宜得賀知章袖中時出煙霞語習氣師兄亦未忘

和子榮

暫使彭宣到後堂安昌只以醉爲鄉浮雲世事日千變流水生涯天一方老子興雖如庾亮故人恩不減蘇章能消幾兩尋山展回首狐丘本未忘

五舍人生朝

積德高門慶有餘隔年記得掌中珠清新月窟兩枝桂俊逸渥洼千里駒戲自老成看蠟鳳志從小異見梯蒲一朝騰踏青雲上快覩徐卿第二雛

醫堂詩日

此生但覺醉鄉寬王績誰謂蠔猶北海蟠王猛處處

相迎指倒屣王粲八人共喜欲彈冠王陽州應向日懸刀夢王濟山試今朝推筭看王子猷仙馭未來縱氏鶴月明吹徹玉笙寒王喬

烏衣歷歷是名家人物于今比晉多俗論不侵揮麈話王衍壯懷都付缺壺歌王大將軍雖無金埒堪調馬王濟賴有黃庭可換鵝王羲之見說長江欲飛渡王濬那須冰合望滹沱王霸

和子播中秋

最後賓來舉白浮要須同賞桂華秋蛾郎應恨燈無焰變女能教月再修分外高寒天上闕就中明徹水邊樓姮娥不我爲生客休把光芒取次收

和子播九日謁興

此身到處貢胡留細雨斜風冷淡秋佳節又從愁裏過故鄉不似舊時游試拈紅葉題詩句强摘黃花泛酒甌落帽龍山幾人在雲沉鳥沒恨悠悠

節物催人分外愁干戈眼底未能休丹楓落處吳江冷黃菊開時灞岸秋可是涼風添寂寞更堪缺月照綢繆悠悠今古何須問淚灑牛山亦過憂

沁園懷古

風波平地難開眼劍戟羣山欲割腸冠蓋隨時成物

故園林何日破天荒摩挲碑石空懷古點檢圖經爲補亾誰是熙熙堂上客近來老子也和光欲復而未

和郎事

擬將唾手取封侯世事那禁種種愁未可搏他馮婦虎終須享此景升牛但知勿翦甘棠在莫爲難圖蔓草憂自古貴人天所予定教名字到金甌

和新秋

簾捲西山雨乍停自知時節候蟲聲新涼邂逅如佳客殘暑留連似宿酲可見韓繁燈下志且憐班扇篋中情若爲解得吾民慍更鼓南風一再行

寄史正之

往來門下亦風流分得籌堂幾許憂剛甚養他橫槊馬何如了取濟川舟人還忌器休投鼠誰爲蹊田欲奪牛閒早抽身閒處著不妨仍帶醉鄉侯

閒捷音招王德華吳天章等出山

紅塵一騎報平安知是元戎小隊還且喜好音來沐水仍將舊事問滻關橫雲白護車箱澗落日空銜箭筈山只恐青肯歸不得早隨春色到人間

用子榮河橋送別韻

河橋把酒不成歡正是離人去住間公道幾時饒白

髮世情今日見青山娟娟明月無家對慘慘孤雲待我還慙愧慇懃惹花裏鳥一聲聲送出陽關

承徐子賢貫仲常張伯英寵和復用韻

天涯杯酒强追歡白髮光陰轉首閒獨夜夢魂千里月暮年心事數重山同腸都爲愁將斷行腳猶疑債未還儻得一廛休老地柴門今後定牢關

宿村舍二

別後曾無一日歡風光都在落花間眼青羞對門前柳頭白相驚雪裏山華表鶴來猶是客烏衣燕去不知還森森庭院荒荆棘虎豹窺人夜撼關

握手親情有底歡疎籬茅舍兩三間倘憐作者千年調那肯分人一半山安得意如張翰適憑誰放取浩然還得君斗酒須防客不怕重門更著關

注城云重門著關不爲君政恐惡客來仇餉

懷抱何曾得少歡春愁飛上兩眉間一瓢謾酌獨清水幾屐能窮無盡山見說酒兵長日備（江諺議酒猶兵也）可千山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未知詩債幾時還須防別後將軍禦不待尋盟輒斬關

三兩殘杯不盡歡强陪年少貴游閒客中未必常爲客山上那堪復有山鶴髮都從愁裏變貂裘直待醉

時還一朝卻入龐公市驚倒城門老抱關

注城云城門抱關卒怪我此重游

閔董用之

怪底年來懶下帷似嫌牓尾姓名題一枝自謂烏難借百里誰知鳳肯棲頗訝生前徒强項未應老後不然臍試將點檢平時友太半佳城在馬蹏

用之次韻復答

小齋飄雨注風帷門外青山困品題足躡盡知齊是假膽嘗爭柰越猶棲任教別後書盈篋贏得年來氣暖臍卿與老農歌帝力一缸村酒薦豚蹏

夜雨

五月十八日夜雨濟之君祥正之顯之

漢卿子昂燈下酌酒相賀喜而爲之書

元氣淋漓徹九垓那消掩耳一聲雷雨雖不解知時節雲豈無心出岫來所恨龍潛猶未起大都天意卒難回等閑莫話爲霖事且對簷花盡此杯

夜半天公號令催卽時驚起阿香雷須知稼穡艱難甚誰把陰陽燮理來不使魃爲周地虐定應龍自葛陂回鄰家酒熟留連客聊與愁人共一杯

化工豈許著詩催平地俄驚失節雷行雨夢從巫峽

斷爲霖八自傅巖來老農學稼無多力太史書年有幾回愛酒陶家纔種秫何如共此卽時杯

用之端還公府用韻拒之

寇將軍力自宜幕中議論可回天氣吞驕虜鞭先著威定并門徼龍傳正恐一隅防飲酒張漢臣馬武有同醉堂休從百尺笑求田楊雄祿位誰能動姑爲侯巴草太玄

弔劉伯祥

記曾林下見髯仙惆悵紅塵未斷緣不憚廣文寒處坐屢逢元亮醉時眠難逃辰巳賢人歲有貧蘧鹽太學年落落天才無地用卻還英氣與山川

伊闕鸛鵒堂二

同王德華子正善卿澤之焦彥昭唐俊卿張伯宜史正之李文長姚子昂男李楊杜浩然書壁

千年古道入荒城破屋頹垣一嶽塵天地如何收險阻山川猶覺露精神餘波禹貢朝宗水習俗周南既醉人把酒西風無限興黃花時節對嘉賓

一日灘流淺自分灘頭鷁鵁似通神大都鸞棘無多地畢竟烏臺得幾人浮世堂堂春易去隨時局局事

皆新當年靈翼今何在滿目西風動白蘋

亂後寄兄二

長劍何人倚太行趙裘入市似驅羊怒降白起不仁趙死守裴侯無負唐可柰崑炎焚玉石更堪蜀險化豺狼紫荊猶是堦前樹風雨何時復對牀

萬井中原半犬羊縱橫大劍與長槍書烽夜火豈虛日左觸右蠻皆戰場丁鶴未歸遼已冢杜鵑猶在蜀堪王此生不識連昌樂日送孤鴻空斷腸

送趙慶之赴邠州

且莫悤悤數去程一壺別酒爲君傾三年簿領妨行

藥十里溪山管送迎溢浦蘆花風裏恨滑城柳色雨中情三峯無復同州看休著新詩笑不平

別郁陽申伯兄仲

百里相望邏迹遥如今始得話心期情深堂上留髡夜興盡山陰防戴時容舍故人那用送異鄉游子不勝悲煙村水驛秦川路來往郵筒好寄詩

賀子揩來韻

新年桃李似無情回首繁華一夢驚點檢青氈非故物等閑傾盡味平生雨中燕子還留客風裏楊花欲送行試聽東流橋下水向人時作斷腸聲

郭仲山壽日

乘興游山也自賢千金奚羨築臺燕誰爲洛下同舟友人道江頭弄月仙欲向漳源歸舊隱便從莞谷種閑田橐駝樹得長生理不解如君養性天

和河上修橋四

故里風光衣錦游賦詩誰與共臨流相逢依舊山青眼也有何愁淚白頭官渡方當橫梁日合肥正是著鞭秋半朋行客詩雄健不念題橋志未酬

日日相陪杖履游往來林下亦風流雲開隱隱堆螺影雨後鱗鱗漲鴨頭休恨臨津臨津河經始晚且看利涉河橋名落成秋尋常公事閑中了詩債如何尚不酬

眼底關山憶舊游滔滔河漢自東流星槎不覺來天上鐵鎖那能護石頭願我已嫌題柱晚喜君正是濟川秋酒間豪氣誰堪共一醉千金價不酬

落魄天涯頗倦游片帆歸去得安流幾年無事誇皇甫一日封侯看虎頭飛將正當南渡日拾遺還是北征秋龍鍾不稱凌煙像只有山林志可酬

壬寅九日同史正之劉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東城小酌寄錦堂王君玉

長天一色爲行斜雨過南山氣勢加懶後不冠羞白髮興來無酒負黃花何人見憶閒陶令有客徒嘲老孟嘉秋景滿前宜共賞未應佳作屬詩家

興來落筆任橫斜坐上朋樽續續加貌似葉紅皆被酒頭如雪白也簪花金風漸急秋將暮玉樹相依客盡嘉酩酊入城扶不去臨街下馬是誰家

隨州長官張鵬舉暨壻陳振文見過

寂寥秋思梗吟懷幾度柴門鵲噪開一話勝看江表傳百書不及隴頭梅馬催行色日邊去鴈送歸程天際來萬里龍庭奠辭遠中原事業望人才

和子榮悼祖山韻

功名人比漢淮陰猛虎俄因犬輩擒星落旄頭兵似火雲屯細柳士如林豈期虜虢乖唇齒誰倚艮平作腹心灑盡英雄憂國淚變風那得不傷今

消盡羣陽道長陰將軍何忠敵難擒唐家外望歸藩鎮漢室中興仰羽林忽墮西吳分鼎計方知胡越濟舟心依然錦繡山川在一旦浮雲變古今

剛忠公

未除妖氣斗牛間一夜長星落將壇天意欲將全節界人心無奈此時寒斷頭那肯降朱泚血指誰思滅

賀蘭立盡太行山上石我公忠烈不容刊

同濟之遊百家巖懷郭延年有感

雨晴閑向百巖游今古都成一段愁老衲解圍山下虎 稠禪師 眞人跨入洞中牛 墜眞子水流花落三春暮鳥沒雲沉萬事休有道碑前空墮淚往來誰復共仙舟

辛丑中秋夜與用亨漢臣濟之君祥子昂仲寬及諸同志聚飲於學宮陰不見月二節物相催近豐頭勝游攜酒意何勤幾人白髮對明月萬里青天愁片雲嫋嫋風高秋已半厭厭客醉夜將分督郵氣味從來惡今日尊前也獻芹 戲遂良酒莫嫌勝日燕游頻且慰寒窗力學勤白也停杯將問月退之利劍欲開雲清光難比秋三夜痛飲何辭酒百分況在類宮思樂地眞若其采水中芹

送別曹漢卿

馬上功名柰老何出門無地不風波憑誰試著回天力有客空回御日戈青眼任驚行處少赤心常笑話中多愁人近亦無腸斷又聽離筵送別歌

九日濟之君祥仲寬子昂攜酒於漢臣書齋小酌已而乘興與衆老人會於城西馬

氏東籬談笑盡醉抵暮而歸爲賦此以紀一時之勝事

相扶醉袖出西城草展秋山一望晴坐上孟嘉嘲未解離邊陶令話多情酒猶強飲狂時藥菊莫尋餐落後英與盡歸來天色暮老人星散月邊生

暮春和端甫韻

暮春索詩且以不能陪郊外之游爲恨

雨夕風朝樂事妨老來猶自爲花忙春光一歲只三月尊酒百年能幾場辛苦衙蜂輪蜜課等閑巢燕得泥香如何復共遨頭醉待把銀瓶指點嘗

承和復用韻

草草杯盤興不妨一年一度送春忙我無酒量難投社君有詩情合擡場衣錦堂前冠蓋貴落花徑裏綺羅香暫時忘卻愁滋味驚上心來似臘嘗

答趙之美見和

不堪春事等閑妨汲汲光陰過隙忙青眼久懸高士榻白頭羞入少年場風從定後花猶落月自修來桂復香休向兵厨問消息且教下馬客先嘗之美有深鎮兵厨未許嘗之句

李子揩約同上山督之

踏青時節醉何妨一掬歸心想見忙杖屨不須從捷徑觥籌且莫戀歡場明山秀水家家景野草閑花處處香休訝登臨無腳力世間險阻備曾嘗

答史正之

正之至連日清話恨不能文字飲也時三月晦日

草堂深處百無妨卻爲高岑對屬忙高適岑參杜遲知對屬忙嫩鳥送春歸闇苑妖星亂世踢文場閑花空怨綠衣使煮酒不隨青杏香晁說麴生風味少尚堪留與老饕嘗

陽城題北臺觀壁

幾年空負北山移今日方知見事遲猶憶王皃初去後忽驚丁鶴暫來時雖無壁上題名字頗愧棠陰聽訟詩指似荒城舊游處西風搖落菊花期

客中寒食

斷蓬蹤跡寄天涯劒戟林中閱歲華又值禁煙焦舉節作周柰無對月少陵家驚心咄咄催歸鳥觸目冥冥灑淚花老後愁懷誰遣得未應端的酒勝茶

和徐子賢西行留別

便從傾蓋話詩情風雨端能落筆驚金馬謾誇三學

士碧油曾見一書生竹溪花圃留連醉水郭煙村取次行自恨年來懷抱惡與君相別但吞聲

調祁定之

風埃滿面髮蓬垂欲學喬松久遠期浮世幾場漂杵血流年一局爛柯棋不須玉女引巢父那在神官邀退之果待吹噓送天上人間事了未爲遲

姪謙甫聿縣寄魚

掣三牽兩得沈腥顧我庖廚達未能幾度敲針無處釣一朝醒酒不須冰居官止合如羊續命駕何須學李膺當念家風本寒素莫貌今後奠饋燈

母師聖醉中落水用郭進之韻

無人橋上醉婆娑腳力危時可柰何賀監未應眞落井屈平到底也隨波浮雲世事黃糧夢斜日秋風薤露歌點檢交情能有幾柴門今後雀堪羅

下鶯背

浮雲躍跡去留難谷誘巖嘲勒我還畢竟一身無著處大都百計不如閑無多伎倆三休外是亦風流二老閒昨日主人今日客回頭山色若爲顏

許司諫歸來圖

社稷憂深志未舒陸渾山下賦閑居幾年不復朝鷄

夢一旦酸隨壠鶴書[redacted]朱游徒折檻龍蹄疎[redacted]

懸車商嚴了卻和羹事方信旁求象不虛

寄伊陽令周文之括戶

幾年客裏厭馳驅故向伊川好處居剛受一廛同許子誰知四壁過相如嚴田不稱中中賦此事眞堪咄咄書痴俗脂膏今已盡看看鞭算及舟車

和子揩秋晚出郭

陶寫詩人得句忙舊游能復憶高陽山頭雲霽雨聲啟水面風來花信香今日事雖非向日故鄉景自勝他鄉杖藜忽卻尋歸路獨立河橋詠晚涼

和述懷二

簪履三千氣壓齊寒林那羨一枝棲坐中有客鵬將賦門外何人鳳欲題沽酒未嘗防惡犬著鞭豈復待荒鷄夕陽休凭欄干望今日長安不在西

擬將齊物物難齊惟有山林跡可棲身望鳳池慙不到名登鴈塔愧先題未能忘舊歸家鶴長是思鳴失旦鷄天爲東周道亟器肯生夫子在閑西

戲嘲

江西社裏幾詩流詠月嘲風未肯休得句不能當競病揩辭那敢向春秋笑麤王氏三珠樹驚倒張家五

鳳樓帶縈雪詩二十韻勝如騎鶴上揚州

答子榮

行藏事拙且乘流游徧人間老即休多汗愈膺三伏甚漸衰潘鬢一時秋風高勢欲欺茅屋雨急聲疑在竹樓今世宦情何處好但憂無蠏有監州

送史邦直入洛

因山南去汗如流了取公家事便休征棹不嫌瓜蔓水歸裝莫待菊花秋忙中暫過牛嵩閣別後頻登望省樓若問鶴鳴近消息趙翁飛不到揚州

即事

鐵馬長驅汗血流眼前戈甲幾時休誰能宰似陳平
祉那免悲如宋玉秋漠漠微涼風裏殿蕭蕭殘夜水
邊樓千村萬壑荒荆棘何止山東二百州

寇張文玘

怪來久不造龍門依舊相逢一笑温任把錦囊嘲李
賀休將布鼓詫王尊事隨勢過心猶駭言與時違舌
可吞誰爲書生肯推轂梯袍且念故人恩

和竇君瑞

勒石燕山後世名憙子孫蟬蛻起風塵誰憐喜鵲
飛來意山白歎靈椿老大身再釣愁見灌夫杯酒過

夢驚蘇蕙錦書新　幾年客裏無情話一笑相逢
姓麥人

竇子温宅爲有力者所奪

謾勞買宅著千萬此又卜居何從得把茅來頭可
蓋但教窗下膝能容尚憐相賀巢邊燕知爲誰甜花
底蜂速向元龍問閒舍暫將一榻過今冬

子榮途中見憶有先生在世人中龍三十年

前到月宮之句依韻謝答

高樓日日望元龍禾黍離離閔故宮兩地謾看千里
月五湖能借半帆風囊錐穎脫何難出名紙毛生未
肯通好在沁陽山邑裏一廛豈許寄楊雄

弔曹慶之

杯酒中間氣沓拖從教千丈起風波綵梦世事無一
可花落人生得幾何休向棘林長夜哭試聽蒿里送
行歌豈容身後鍾君在阿鶩如今嫁者多

弔王德華

衰鬢愁添鏡裏絲流年恰及夢中著可憐白日佳城
地正值黄楊厄閏時丁亥閏十一月撫柩恨深元伯母負薪
情慘叔放兒髑髏不識生前樂枉卻招魂賀楚辭

贈醫郭顯道

小隱嵩陽種德時智能博物物皆歸籠中無愧狄仁
傑山下常逢臺孝威子細論來生可養斬新卦得遯
之肥腯疎誰似稻中散幽憤詩成憶採薇

焦彦昭失中子

相逢地下果何如自謂情鍾亦太愚未必珠能空老
蚌豈期玄不與童烏且憐商也無三罪尚喜徐卿有
二雛萬事盡歸天子奪速宜收淚謝玄夫

讀五代史

破卻千金築一臺折衝閫外望人才中原山嶽河分
斷塞上牛羊草引來西海正驚天狗墜北人忽擁帝

羣囘猶憐仙掌英靈在能把潼關閉不開

春温軒

三尺枯桐膝上橫一彈洗盡綺羅塵芙蓉城裏誰爲主姑射山前別有人雲雨不侵行處夢丹青難寫醉時眞早尋林下乘鸞侶莫遣春温過卻春

索和長平諸詩友送行韻信筆奉呈君玉閣之資客中一笑 四

漢屨非無論道韜自慙老去餐皤然閑愁似海藏皮裏往事如風過耳邊幾度班荆誰與話一朝傾蓋相憐柴門近日多來客火速移牀待孝先

青春人物正當時咫尺雲天快樂披相見便如膠漆密此行還似筦弦離方傳細柳將軍令或賦甘棠召伯詩待得一朝公事了聯鑣西去未爲遲

此身莫輒犯針氈只合浮沉委自然久堕風波人海裏暫依雲漢使星邊斗升乞活眞堪笑青紫歸耕亦可憐早晚 皇家重名器著鞭當在祖生先

老覺蕪疎過往時赤心今始爲君披交情大抵無新舊人事從來有合離見說片言能折獄未嘗一話不言詩河東自古文明地可惜冠盖遇遲

昨晚蒙降臨無以爲待早赴院謝閒已長往何行之速也因去人寄達少慰客中未伸之志耳二

縱橫人市盡裘氈一旦衣冠氣索然豈信魯連歸海上頗哀屈子老江邊汗流石馬誰堪恨草沒銅駝世所憐莫憚區區困刀筆論功終讓指蹤先

書生掉舌豈其時手底青編亦倦披鐵鎖尚沈江漠漠銅駝又沒草離離陰山路上明妃曲天寶年中杜甫詩古往今來幾興廢白頭恨見太平遲

任仲山談西府事

德音到處下情通喜動山城百歲翁和氣挽回中國

化威聲振起外臺風少酬漢使澄清志不愧周官變理功南北封疆歸一統太平立法自河東

唐臣滿月洗兒索詩故賦兩滿月

白頭休恨夢熊遲卻是人間久遠期有客已爲摩頂記爲君復草弄璋詩一從老蚌生珠後再值妲娥月滿時咫尺昂霄看英物不須女子作門楣有二女

留題靳載之園亭

幽徑疎籬竹外村淡煙斜日水邊城地形占斗辨南北風俗以人分重輕坐上有山圍似畫樽中得酒論如兵青春將種多才調拂袖林泉恐不情載之靳士戶之子

送郡侯段正卿北行二

征途萬里朔風寒過盡陰山復有山歲既在於辰已
後星多客向斗牛間漫漫積雪無冬夏叛叛飛鴻自
往還若到龍庭試回首太行一片白雲閑

獵獵霜風墮指寒一鞭行色抵天山馬嘶衰草孤煙
外鳥沒長空落照間入塞盡穿氈帳過去鄉須待錦
衣還功名大抵黃粱夢薄有田園便好閑

送參謀劉君祥二

寂歷書齋獨坐寒白頭羞見雪中山虛名得失蝸爭
角浮世榮枯蟻夢間半夜朔風催客起幾時新月望

君還鶴鳴林下無人共何處煙霞不可閑
馬首風花拂面寒十年兩度過陰山浮雲暮暮朝朝
裏行雁兄兄弟弟間大抵故鄉生處樂莫教明主放
時還如今造物尤難料任使身心不得閑

杜門

近來人事頗相乖獨坐何曾得好懷犬吠爲連沽酒
市鷄鳴長傍讀書齋門終待學張宴裏園恐難當嗆
等排惡客就中多氣岸時時下馬繫堂堦

中秋二

露下天街一氣涼月明不復被雲妨正當金帝行秋
令疑是銀河洗夜光蛟室影寒珠有淚蟾宮風散桂
飄香席間醉客忙歸去獨共三人盡此觴

共對青天好舉觴從前三五是尋常一年佳節秋將
半萬里清輝夜未央攬向斟時舒窈窕欲從盈後斂
光芒姮娥曾得長生藥我欲停杯問此方

和喬御臣韻六月十四日二

畫圖懸筒老人星一炷香煙禱處靈見說蟠桃將結
子不知槁木已忘形倚空山色青排闥埽地槐陰綠
滿庭凡骨恨無輕舉便且求強健保殘齡

幾年鬢髮已垂星豈是長生藥不靈席上精神歡伯

力塵中面目偶人形來歸徒詩兗陶徑學退還思過
鯉庭鄭重世情相愛甚一杯酒勸望延齡

即子雲酒熟同李茂卿史正之豪取不許
愛錢措大眼孔小病酒先生舌本乾債是尋常誰不
有囊嫌羞澀且留看三人未必一人損豪氣難忘習
氣酸耽躁相逢欲空去從來如此四并難

再赴陽城用前韻別茂卿子雲正之
誰使腰間印欲懸不知面上唾纔乾先生敢以督郵
去坐客莫將官長看祖席又成攜手別離盃何苦上
眉攢且休淵落高陽社來往雙鳧也不難

代樂仲和張温甫處督米

未必書生氣盡寒食常不足爲居閑清於儒子滄浪

水瘦以詩人飯顆山欲向田文彈鋏去恐因巨嫂頗

羹還問君自有江湖量肯爲枯魚少破慳

清明席上同史正之姚君寶子昂

浮雲雨後自縱橫不待風收放曉晴百計花期成誤

與一年春色過清明誰家鑽燧罷藏火何處吹簫猶

賣餳回首故園魂欲斷鳥飛只是片時程

悼亾

須信人生足別離別離不待白頭時因憐曩日在縲

紲豈憚今朝炊屋中道柰何奔月去此情惟有落

花知眼前活計無聊甚空對當年綠鬢絲

段侯行春顯聖觀喜雨

癸卯季春小旱清明後七日段侯正卿

行縣回會名流勝上五十餘人於仙翁

山下之顯聖觀須臾雨作自未至亥而

止大滿人望酌酒相賀莫不盡醉適之

興張種德有詩因和韻以紀其勝元帥

申甫段玉使姚昇書於壁

行春冠蓋暫躊躇誰信東山面目疎興盡癸勞風送

客氣和不覺雨隨車移民雖恨梁加少腐粟猶誇漢

有餘獨嘆吾儒有何貴白今牛角莫橫書傷儒人僅

田事

寄吾趙公定

他人共折依依柳居士但飲薄薄酒豈其必取齊之

姜又恐不爲白也毋雖然客或許敦龐慙媿我無白

壁雙更向稠桑老人卜準備買紅纏酒缸

姚子昂壽日二月初三日

門外風光二月初衣冠把酒慶懸弧一生接物無腸

蟹萬事隨緣短脛鳧坐上書空窺草聖醉中扪壁笑

詩奴年來世事俱嘗遍只合千金養客軀

又用濟之韻贈子昂

綿綿宗派自何時借問兒輿第幾支書愛換鵝功不

到獄因幼鼠法先知爲泰徙木思無地在漢高門禮

有基此去鄉閭結仁愛請君聽取忍齋詩有仁人已結鄉閭愛之句

爲劉益之營中上王懷州二

白分毛錐不入時如今尤恨堵門遲徒勞魏氏貪鷄

肋卻笑虞人望殺皮未有赤心相待處柰何白髮是

歸期儻令扶病還桑梓橫草難忘報所知

匣帳連雲逐日移胡笳月底不勝悲中原爲患有驕

子造物戲人如小兒馮鋏縱彈無便去晏驂未解有

誰知天涯回首消魂處故國霜前鴈過時

錦堂碧落壽席年五十一

年光過隙一何忽知命年來百念灰公事了時陰德大塵緣斷後道心涼未償勇退求閑志先得長生不老方共勸十分添壽酒莫辭酩酊醉山堂

答張文玘見戲

邂逅騷人興愈多不知賜也許同科君猶老去詩魔在我奈新來技癢何但幸近無阿買寫憑誰付與雪兒歌一從探得驪珠後驚倒中洲蚌與鼉

和王季文襄陽變後二

逐鹿中原未識貞指鹿元自有謀臣虞全不念辱囚楚恐難當舌在人拔劒挽回牛斗氣鼎鞾感趙漢江塵相逐空灑英雄淚誰是荆州一角鱗

天命須分僞與貞衙蜂戰蟻盡君臣蛟龍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壠上人衣不能勝稻紹血肩無可奈庾公塵自從絕筆春秋後誰復傷時爲泣麟

僧奴劉氏甥十一月二十一日生襲堂子

白髮因緣短憤車可憐小德外家無蚌生珠後何嫌老鳳有毛時亦白孫會看伯仁興絡秀不妨師信論潛夫劉生誰謂難成事將相從來有種乎

注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誰謂無成

喜事相尋種種來豈期天意一朝回璋從弄後熊無夢月到圓時蚌有胎便可字敎阿買識那消錢爲窟郎堆賢愚懷抱俱休挂且盡前尊露頂杯

和楊之美韻趙

光華異域仗全才衙命恩恩出吹臺物外英標傾水鏡生中妙語落瓊瑰節回北闕旋如斗名振西陲聽若雷不踏賀蘭山下石國風未合入詩來

但李唐保韻二

翰墨場中第一人而今委翅在鴛羣縱橫詩律凌徐

庾浩汗詞源媲典墳兵氣橫流存此老天心未欲喪斯文年來草就歸田賦嘯傲南山卧白雲

郵筒寄後憶詩人落落英才迥出羣試問槐花忙幾舉可憐桂子落誰墳浮沈且與階中立喜慍何嘗見子文傾破葵心堅天表龍庭不日會風雲大朝再試

悟篔堂

霞鞍金轡紫絲絛玉帶紅靴織翠袍趙趙少年真手臂津津玉氣見眉毫不愁造化功難補可惜秋山勢自高那免牛車身後患一塲春夢亦徒勞

和秦克容來韻

白頭羞入利名場得得歸來自遠方何日詩豪離上黨去年道話憶山陽可憐杜宇訴亾國還笑沐猴思故鄉不意閑中春色早黃鸝㖿破謝家莊

癸酉榜後寄姪謹甫第一科

萬軸牙籤未是多十年辛苦短檠歌敢忘奕世箕裘業忽玷清朝甲乙科我已夢君三舉後君如輸我一籌何二疎此去人方識名字先應報大羅

塵忝後夢一人云王道衡李撝更三舉二人亦高第癸酉省試王道衡第二御試撝第二道衡第十一隅三舉也本壬申舉場爲兵事移至次年

和安齋見寄調祁定之

麻衣補破紙爲條不羨仙人宮錦袍天地老於雙轉轂山河渺似一秋毫煉深寶鼎丹砂就瑩徹靈臺夜月高上界而今官府足暫游塵世莫辭勞

莊靖先生遺集卷之二終

五言絕句

一字百題示商君祥

余年二十有九遭甲戌之變乙亥秋七月內適時姪謙甫主河南福昌簿迎往西山偽居廳事之東齋小學師商君祥投詩索和頃刻間往回數十紙謙甫曰一鼓作氣未可敵姑堅壁以待姪婿郭鴻漸曰可以單師挫其銳乃出百字題請賦以酬之遂信筆而書殊無意義付其徒係男樂山示之三日不報謙甫笑曰五言長城不復敢攻也君祥於是擱酒來乞盟大會所友極歡而罷

風

汝未問天籟鼓揚箕有神能清常侍暑不動庾公塵

月

過圃旁死魄過缺哉生明尚賴玉斧手再修然後成

雲

早魃將為虐從龍便出山人間三尺雨命駕早知還

雨

晚有來蘇意憂深望歲人一犁雖美滿猶恨不當春

雪

細看花是雨將見麥宜秋度臘無三白梁園誰與游

山

功名雙鬢雪心事數重山山下人家好終朝爽氣眼

泉

滾滾勢長往泠泠味自清擬將修水記何況有詩情

廬

不憂懸榻室可柰汗人風踏破青鞋底猶疑是軟紅

春

來莫怨春遲去莫怨春忙春不隨人老誰教汝斷腸

暑

人間三伏暑海內一薰風獨詠微涼句公權似不公

寒

廣廈千萬間吾廬弊獨寒猶將折絃琴欲和薰風彈

晝

冬之日何速夏之日何遲山中無歷日遲速兩不知

夜

令乎日之夕政乎日之朝一尊待君子風雨會良宵

晴

展盡舒長景銷殘片段雲區區負暄子炙背不忘君

險

朝見白雲縱暮見白雲橫不作及時雨何爲點太清

花

惜花不論命看花須努力能得幾時好狂風妒春國

蓮

碧因圓更展紅向老猶妝鏡裏風流在人言似六郎

菊

色笑秋光淡香嫌酒力慳東籬在何處客裏見南山

梅

耒報江南信先開雪裏村要看花上月立馬待黃昏

松

鬱鬱愁無地青青獨有心疑從大夫後傾蓋到如今

竹

瀟灑能醫俗檀欒看上番我寧負此腹忍使簿龍寃

草

日沒露易溼日出露易晞人生大都幾王孫胡不歸

燕

社後來何暮梁間話頗多絮泥愁未穩無面見滄河

鴈

俄見天邊字徒銷客裏魂一書言不盡爲我敘寒温

鷗

江靜煙籠雪天晴水浴衣漁歌驚不起物外兩忘機

鶴

去家千令威化身徐佐卿不戀乘軒寵九皐堪一鳴

蜂

弄晴沾落絮帶雨護園花百課常輸蜜無春不到衙

蝶

元從生處樂肯向死前休花底人間世如何不夢周

龜

汝成將自遮汝賜還自刳可憐一底板雖智不如愚

魚

華亭載月舡長安遮日手三綱臘城市吾於爾何有

蠅

食必視本草貴在精物理蔡侯何鹵莽幾爲勤學死

儒

秦坑秦即孤魯戲魯尋削伊誰蹈前軌可謂東高閒

僧

貌與松俱瘦心將絮共沾一巷空寂地香火讀楞嚴

道

自知身是患常謂道無名欲作閑中友隨緣論養生

仙

千載遼東鶴雙飛葉縣鳧應憐塵世裏無地着朧儒

禪

見桃渾不悟對柏未嘗參虎嘯龍吟子風雷振一龕

醫

愈風陳石磨止瘡杜能詩雖然醫者意何意亦何醫

卜

棄置復棄置其然豈其然百錢聊爲我更看小行年

漁

一聲歌欸乃萬頃國煙波鱖鱠中閒醉蓑衣拜浪婆

樵

雲外山將遍人間日易斜不知基換世柯爛未還家

客

渺渺羊路悠悠化鶴身人間同逆旅誰主復誰賓

農

貢劒田園計溫家種樹書新年無罣礙事事有乘除

收

蓑底因緣曲腰間觱觫鞭月明歸去晚想見葛洪川

射

手撚金僕姑身出雙相圖不穿百步楊志在狷狂虜

獵

終日無獲禽古人獵在德非德爲禽荒獵食吾不食

詩

裁作牛腰束愁於飯顆山近覺故步窘十債九不還

書

入室五千卷插架三萬軸何似廳書人坦此便便腹

筆

不見中書君不問老成人爲君作佳傳纖者皆尖新

墨

松閒老潛谷何處得玄圭速置薔薇露詩仙醉欲題

紙

慇懃翰林主揮掃驚風雨滴滴是玄珠點破先生楮

硯

端溪溫潤石價重百車渠一滴玄潭水蠅頭萬卷書

畫

有意肯堪譜無言總是詩潭潭居相府此譽不妨虛

琴

陰壑鳴松籟空巖響石泉此聲並此意誰得寄絲絃

棋

縱橫連井地明暗列星圖兩角觸蠻戰一家瓜葛無

劍

帶牛移漢俗匣刃出鄧城安得治復古器農不器兵

香

小灶博山鼎半殘心字灰游蜂何處客應爲百花來

茶

人多愁水厄若箇有詩情靈草還知我平生事不平

師

絳帳風流遠青襟禮貌驕定須防射昇何必問嘲謔

邑化紘歌地鄰漸俎豆風二三言志子六七詠歸童

仕

雖有乘桴意能忘出晝情一官百僚底是亦道之行

富

狼籍湖椒舟破散堆錢崖不見貪者愚求榮是求辱

貴

鴟得腐鼠嚇犬笑狡兎死唾手功名場不知憂患始

貧

書生祿有籍造物費亦省顏回一簞食不得盡晚景

隱

孔負二宜去稽知七不堪青山休老地佳處是終南

智

樂在知幾早憂因見道遲遙憐鯤莊子人笑不如葵

愚

膏以明自煎薰以香自薪善哉柳侯意一字辱溪神

壽

灰如戀闕心雪似窮經首問年今幾何看飲屠酥酒

老

尊年鄉飲禮擊壤太平歌甲子君休問光陰得最多

名

求爲天下士所望不亦厚得少失有餘何況在身後

友

偶因勢貴賤乃見朋得器歲寒山陰雪獨有戴可訪

身

黃卷平生志青山見在緣百年今已半只合鬬樽前

影

相對鏡中眞相隨月下人我今未忘我身外還見身

行

水笑杯猶渡山驚錫倘飛垂垂瓶鉢老何處未來歸

住

俗尚家靈運誰堪社遠公空山雲不出愁殺渡溪風

坐

一軒容膝安生世行腳債麤家老居士舉似無生話

臥

一室散天花一爐颺茶煙家風嗣阿誰殘月曉風禪

笑

和氣須懽伯開顏只孔方世情如苦海件件可閒堂

吟

冥搜腸亦苦隻字得之難作者有六義惜哉坐一寒

醉

愛此真珠滴能於大道通與君同舉白憐我獨湖紅

醒

暫出陶陶境那禁種種愁舉觴邀明月卻帶醉鄉侯

飲

竹葉杯中釀金釵坐上春淺斟低唱境猶道是麤人

舞

野鶴閒琴態孤鸞對鏡妍爲君小垂手無地可回旋

睡

客隨陶令遊齋甚太常嚴儻或非黃嫘那知此黑甜

夢

物外日月忙人間憂患長休談夢中夢萬古一黃粱

歌

大音聲自希賞音人亦寡寧可逆汝耳不可廢作者

嘯

成璉風生坐孫登月滿臺東皐今寂寞元亮早歸來

倣

王公輕以道富貴驕以志我見高尚人蓋有高尚事

閒

太傅縣車里仙家避世壺老妻爲紙局坐隱是功夫

懶

交有書堪絕師何記可嘲不僧亦不俗似癡還似高

話

萬事就庾談一心對芝宇不思炊作糜但見風生塵

浴

子春恐事敗佟之坐水淫二者過不及何如我洗心

歸

世路雖多便吾生豈繫鮑西風倦飛翼樂在一枝巢

別

更盡一杯酒出門行路難送君過南浦忍淚凭闌干

愁

解使回腸斷能催兩鬢秋天涯未歸客容易上眉頭

忍

氣留磨可煖唾使面自乾無怨亦無惡此腹如此寬

蠶織

月始條桑息息婦姑怯天寒授衣節婦姑無完裳

織

泛槎驚誤客折齒笑狂鄰不作回文字愁嫌愁殺人

舂

斷木纔脫粟澄薪空爆竹朝餐動及午柰此雷鳴腹

炊

旅食寄天涯愁如桂玉何莫忘生處樂聽取灰扉歌

砧

對影無情石關心寄遠衣天涯鎮長客鴈後不懷歸

琴此以下四首和箬堂

山水有清音琅然出枯木若教俗耳聽絲竹不如肉

碁

森森戈戟心盡在皮裏著傍有爛柯人點破都是錯

書

一坑科斗灰難破皕龍惑三兩挾策人今誰席背側

畫

手與心相應妙處在咫尺筆尖多少鋒揮掃天地窄

東郊行

四海尚干戈幾人知稼穡青青原上麥忍放征馬食

書壁

世事紛紛變人生種種愁行年三十九得歲又平頭

避亂

雪巖依日煖霜樹弄風悲山似王維畫人如杜甫詩

資聖寺壁

是誰將壁挍盡可著紗籠今代無詩史何時入國風

別陳之綱李得之南子榮時在宋

已兆池魚禍尚多風鴈過寄與遠游人莫待贓行貨

戲高廣之

一飲遇伶婦一飯值上嫂徒教乞米俗時時送盧老

雨後

新秋積雨霽涼風吹我衣歲月不知老乾坤何處歸

九日答朱壽之

與客登高處節物傷遲暮不見白衣來三復秋風句

竹林

初見錦綳脫氣已做霜雪天寒十萬夫未聞一死節

栢徑

歲晚節自抱足見有心哉游人從何處帶得春風來

槐亭

蟻穴功名重或作封侯夢主人心已閒不爲黃花動

稻塍

一水自縱橫厥田無上下居民不佩犢歲事在秧馬

儒

世治其術重世亂其術輕太平然後用用然後太平

蝶

轉首一場夢驚心三月春揚揚枝上蝶不見惜花人

熊白

所居無禹廟有官丹典籤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

十六日夜戲書

貪作梅花夢都忘柳絮禪可憐人與月不似夜來圓

作滅薩切

六言絕句

雪巷題錢過庭梅花圖

已把傳神畫譜又看格在詩評月落雞尋清夢雲空

乃見高情

示姪輩

諸阮以富相誇二疏恐財爲病濟叔不羨金埒勛兄

曾有遺命

淵明歸去來圖

先生從來寄傲肯向小兒鞠躬笑指田園歸去門前

五柳春風

中秋

三百六旬歲周一十二度月圓試問姮娥甲子和閏

到今幾年

邵文炳心遠齋

竊笑濫巾北岳那能補衲中條自有胸中正壑不妨

穩向市朝

伯德仲愼張長史帖

莫就嚴陵買棹無勞遜少換鵝但得雲煙一紙那在

鄴侯書多

戲沂公巨川

八仙詩裏蘇晉三笑圖中遠公送甚逃禪破戒我師

自有家風

戲武夫韓公二

論功終是獵犬見事不如擒虎我願一識荆州人道

莫逢玉汝

結柳未送窮車弊衣先入歌院蹔得蕭何指蹤難與

老子同傳

老杜醉歸圖二

尋常行處酒債每日江頭醉歸薄暮斜風細雨長安一片花飛

百錢街頭酒價蹇驢醉裏風光莫傍鄭公門去恐猶恨在登科

史遂良酒債圖

都因焚券家貧親與當爐人賣問得街頭酒價索取江頭酒債

酒誥一篇既出離騷亦可不作愧我家無阿堵笑他人飲狂藥

瀣器不辭親酌過門無柰客惡未嘗解下金龜必能畫得黃鶴

從來歡伯氣和何故督郵味惡陶令無錢但賒潘子舊水不錯

竇子温江山圖

醉裏扁舟煙浪望中幾疋雲山長天秋水一色明月清風兩開

猫犬圖

狡兔空有三穴首鼠漫持兩端我輩天生健武從渠股慄心寒

北窗高卧圖

問字不得兀兀借書不得陶陶誰遣人來送酒枕邊正讀離騷

雪谷早行圖

槭槭淒淒縞夜流光耿耿揚輝行人抵死貪路何處家山未歸

史正之卷子買得

陸郎初見懷橘阿買頗解識字或恐西河卷明怳為東野收淚

靈照女

留下一重公案有女誰似龐家不試提籃手段若為點破丹霞

錦堂四景圖

春水滿四澤

森森舒如羅帶鱗鱗漪似縠紋誰道卧龍不起須臾變化風雲

夏雲多奇峰

幸得從龍變態倘何出岫無心正苦人間長日不思天上為霖

秋月揚明輝

清光一片如洗西去姮娥耐秋可惜廣寒人老誰將玉斧再修

冬嶺秀孤松

山前傾蓋獨奇雪裏盤根歲深千年老鶴相伴誰似蒼髯有心

莊靖先生遺集卷之三終

七言絕句

謁秦吳二王廟

三月十八日與馬子溫郭謙甫楊茂之权姪劉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那文炳同行

頹垣敗殿夕陽中血食雖同事不同揖讓干戈兩陳迹醉觴拋與落花風

枚蔡行處記曾過草草杯盤野興多舉目山川縱如舊一場夢抵幾南柯

卜居

東鄰西舍兩三家欸欸牆頭笑語聲花態愧畫梁雙燕子笑人今日又天涯

中秋夜夢

中秋前一夕夢人偕寺往來人物有送別意須臾有一麗人於橐中出一春彩再四整釁欲相贈開而雨作趨避漏室中其人行歌而至雨立聽之歌未終而覺故爲紀之

征衣不用賜春羅試聽尊前一曲歌爲問從來雲雨事如何偏向夢中多

讀項羽傳

鴻溝時暫割山河楚國山河一半多欲去故鄉誇富貴不知沛有大風歌

糟筍

甕中有地可藏眞子子孫孫麴糵釀誰是聖之清者後此君應負此君君伯夷孤竹君之子

新樣團茶

春風傾倒在靈芽纔到江南百草花未試人間小團月異香先入玉川家

重午偶題

只爲離騷語獨清至今猶恨楚君臣魂招不得歸何處閒氣都留與艾人

子猷訪戴圖

雪後山陰本乘興似非特爲故人來縱能一見戴安道舟未回時心已回

和壽堂逢中仰事

晚風吹雨過山堂煨火秋涼好對牀卻被荒鷄笑人懶一聲催起著鞭忙

悠悠旌旆出山城世事營營心幾變更水郭煙村誰是

伴老夫屢鍊尚堪行

斗酒中間詩百篇錦囊新句落誰邊無窮山水吟難盡說似畫師俾巨然指揚勇彦曰

船子和尚圖

千尺絲綸在手中月明歸去滿船空寒江豈是魚難釣釣得鱸將不釣同

和河樓閑望孟州

去去來來不繫舟至今師渡幾時休洗兵豈是天無雨盡逐黃河入海流

一夜長空落將星不知誰抱越人冰中原可惜衣冠

地自古以來多廢興

用籌堂韻

滿堂莫惜再三問別後何曾得好懷爲向綠衣花使道杖藜不是等閑來

答滿法師

此身分付水雲閒不見高人得句難待學江西立公案便宜築箇小詩壇

和秦禪

淡泊生涯分自甘十年霜葉碎青衫忽從問道山前過牧馬之兒是指南

橙數珠

水月禪師有橙數珠竹如意恨不見作者之句繫空道其髣髴

與刑醞出洞庭霜只取青圓不待黃凡俗盡從千佛轉恐言老宿但拈香

從頭細轉梵王經一串秋香得洞庭爲報重甦當自惜莫教落人念珠廳重甦即水月也

竹如意

昔爲彈琴指甲傷有時曝背竹書光不須爬癢倩仙爪忍待一朝春筍長

即時參得指頭禪說似家風玉版傳一日佛堂光自放我師歇在古靈前

雪巷二梅圖

老對風光百不堪畫圖彷彿見江南爲君試草花開風未必心腸似雪菴

贈碧落和講主

蕭蕭古寺掩松關雨後無人草木閑掃地家風誰與似我師特特爲開山

跋寶子温江山圖

森森澄江微抬天參差煙樹老江邊舉頭不見長安

曰一棹秋風載酒船

過雲臺

夜半風吹霽色開曉乘殘月過雲臺連山斷處聯平野一線黃流掌上來

濟源龍潭

塵世悠悠不識眞一潭春碧養潛鱗可憐無故驚雷起誤卻山前失筋人

裴公亭

青山如畫水如藍自笑平生性僻躭尊酒留連妨逸興不能一到侍中庵

與奉仙觀道士元明道

野鶴飄飄性自高徘徊塵世豈難拋棲眞舊隱無多地何處仙山不可巢

富公草堂

青山重疊水縈回山水中間幾往來風物不殊人世改中州何處是崑臺

謝楊成之

與客西從濟上回明朝扶杖到雲臺一尊相送休頻勸留作山行軟腳杯

雨後

春空靄靄暮雲低飛過山前雨一犁明日卻尋歸去路馬蹏猶踏落花泥

田風

春風作惡幾時休況値春光欲盡頭誰謂閑人無箇事一年長是爲花愁

答籌堂見招

須信人閒足別離相看能得幾多時滯雲一片無根蒂去去來來自不知

日日相陪鶴髮翁鳥紗白葛道家風火雲堆向山南去暑氣蒸人似甑中

衙假隨人亦自欺精神無復似當時年來世事供嘗遍只有閑中味不知

冠世聲名盡世功尋常林酒坐生風區區問舍求田客盡在元龍一笑中

日日言歸未得歸白頭纔是入山時依前卻趁逍遙出慙愧山靈我不知

誰謂長河不可通只消送客一帆風故人別後情偏重猶恐相逢是夢中

史逐良壽日

任他白髮不相饒兩頰春紅醉裏潮今日鳳凰臺上

月未知誰可共吹簫

和王季文襄陽變後

將軍橫槊面湖紅　衆淮南塌地空堪笑楚人無伎倆至今猶說馬牛風

張翔卿出家

終帥蒙頭讀道書孫郎見後肯容無休將僥倖乖名教天上膻仙仰是儒

蠶背元夜

山市家家秉燭游風簷齊挂月燈毬不須更用閑妝點人在蠶峰最上頭

許司諫醉吟圖

席地風光引興來不辭白髮被春催眼前有句會拈掇閑卻黎花榻下杯

明皇擊梧圖

不使黎園弟子知太平音在鳳凰枝一朝野鹿銜花去長恨秋風落葉時

秋江斷鴈圖

不堪愁裏見秋光江北江南木葉黃誰信朔風猶跋扈天涯吹斷弟兄行

游石堂山

與史正之王廷秀姚子昂郭顯道李廣之同行

雨後青山盡不如算心人去有誰居紫雲空鎖神清洞不見丹崖四字書那和璞算心處歐陽文忠公神清之洞

句龍廟

溪行十里氣如蒸危檻憑虛不厭登咫尺仙山在塵世杖藜來往幾人曾

陽關圖

一杯送別古陽關關外千重萬疊山試問青青渭城柳不知眼見幾人還

煙江疊嶂圖

揮毫落紙生雲煙江北江南水墨天愛畫主人胸次別卧游不用買山錢

千里江山圖

會把雲山爛漫酬杖藜隨處賈胡留如今腳力那千里水墨中間只卧浮

筆下江山取意成一峯未盡一峰生憑誰試向行人問水郭煙村第幾程

蒼祁定之

歸袖迎風拂面埃青山望處白雲埋如何千載雞家

鶴學得仙時不便來

戲贈

布袍襤褸化風埃是處青山骨可埋三笑家風時
了我師容易去還來

雪中寄

秋空一洗絕纖埃著腳街頭雪半埋試問希眞門下
客衣蓑曾有葛三來

不寐

露下中庭鶴睡驚娟娟缺月照窗明夜深讀罷牀頭
易紙帳梅花夢不成

西山問羊

淡泊不禁頻品飯尋常無以致擅根西山繭耳多於
石青與青生踏菜園

暮秋有感

亂鴉無數噪寒林林下風吹落葉深惟有黃花枝上
露向人猶似泣殘金

即事

將軍下馬氣如虹書生折腰曲如弓好山無限歸未
得白雲慙愧渡溪風

即事

秋色南山氣勢高坐開牛酒話豪豪自憐萍梗天涯
客俯仰隨人似桔槔

陸渾佛髻山

十步都無一步平往來人似畫圖行可憐一派溫泉
水不與荒山洗惡名

湯下寺壁

滾滾龍泉自吐吞誰能箇裏混光塵再三遶壁尋題
句饒舌山禽不避人

跋青面獼勒

萬水千山特特來謾勞皮袋走塵埃橫擔柱杖明州
路四十二 莊靖集卷四 十
去世上誰能喚得回

題斷碑

節角催殘卧夕陽豈無神物護文章一從鳶福雷轟
後片石猶爭日月光

游青蓮 值巨川彥廣二上人出

寂寂荒庭落葉堆與誰重上遠公臺青山不解留人
住立盡秋風喊木來

戲曹漢臣

一見高僧話亦高醉中往往愛禪逃爾曹自謂曹溪
後不怕曹溪笑爾曹

移得花將碧落栽一枝開後百枝開今生也有狂靈
運待入東林社裏來

碧落院松

霜幹亭亭碧空幾年春雨養髯龍也能說得菩提
法何處人間有萬松

雪後送寶泉之碧落

洒面輕風不覺寒天花散落滿人間慇懃行腳休辭
遠出得城門是雪山

陶學士烹茶圖

天寒對酪奴竹閉雪鼎與風爐書生事業眞堪

謂粗人此景無

修武鸞林觀

道經天上有玉京山鸞林觀

帶雨阻登臨往事看碑或可尋不是青牛洞中
人問何處有鸞林

射虎

逐鹿中原鹿已無功名那在一於菟分明射中南山
虎李廣元來不丈夫

答詩堂

寄詩有青燈佳話正當時之句見其戀
戀之至也用來韻荅

休嫌堂上聚星遲懷宮有聚星堂邂逅人生似有時鷄黍恐
怠今後約預先報與巨卿知

秋涼急急授衣遲便是霜林葉落時夜聽寒砧動離
思恨無針線小蠻知

參謀王君玉魏文侯冒雨出獵圖

冒雨入山林畢竟馳驅獲幾禽自是魏侯言不
負當時只合獻虞箴

抱樹石

火餘介子身猶在槁立鮑焦心愈堅欲向前村問遺

叟石荒樹老不知年

和王成之梅韻

踏雪尋芳路帶沙南枝初放兩三花高樓寄語休吹
笛留取春風與大家

朝來一雪罨晴沙行到前村始見花驛使便將春色
去暗香今夜落誰家

狂風

春光著物酒如濃白白紅紅眼界中又是一場蝴蝶
夢能禁幾度落花風

游錦堂後園

與濟之君祥仲寬子昂共

妝點園林次第新野花無數不知名卽時喚起閑中興慙愧陶家趣未成

袁景先東歸卷馬

汗血奔馳死卽休東郊骨骼有誰收舉鞭遙指前山路野草閑花滿地愁

長轍短轡慣騎驢今日徒行爲的顱得失從來等閑事未知愁得塞翁無

王李花

盤根春後幾枝分似比樹頭花更新落月試將顏色

照便如傳得謫仙神

半丈紅

豔冷香清是就中等閑不肯嫺春風東君也恨無顏色染出枝頭點點紅

溪竹

崎嶇一徑逐溪斜泛泛溪流帶落花爲問風前雙燕子銜泥飛去入誰家

吳神

山頭多少往來人香火爭將瓦鼎焚簫鼓下山人漸遠曉風吹起一溪雲

過古寨

繫馬垂楊日半斜荒村雞落兩三家可憐華屋生存處瓦礫堆中幾樹花

大陽與諸友話舊

尋芳來入杏花村見客人人有典刑不用看碑問前事坐中一話卽圖經

聽樂時錦堂小疾

閒韶還似在齊時三月猶然味不知若要得他安樂法請君聽取四休詩

郁氏院看花

花枝不耐寒就中姚魏欲開難賞心未愜空歸去更待明朝爛漫看

長平懷古

趙括雖能讀父書長平一舉見規模縱橫戰國俱陳迹只有青山似畫圖

枯松

爲嫌紅紫汙家風故向春來學種松祇恐等閑兒女輩輒將斤斧損髯龍

勸行

衣錦山前往復來莫教酒興盡時回前村見說無深

誰肯收心醉六經只言酒是在天星若能讀得離騷
後學取先生半日醒

游青蓮分韻得春字

已亥暮春十有八日劉巨川濟之瀛漢
臣王特升用亨郭甫仲山姚昇子昂史
顯忠遂良同游福嚴禪院與巨川彥廣
二山主道舊兵革之餘不勝感嘆仍以
春山多勝事爲韻賦詩以紀其來

四面山圍故故青茶煙裊晚坐忘身與師貪論安心
法門外飛花送郤春

慈氏閣

金碧相輝跨杳冥憑高佇目記吾曾勸君試倚欄干
望愧我今無腳力登

出山

與盡東山命駕忙斷雲似與雨商量出門卷地頗風
起送客何須爾許狂

東林景物盡中詩老恨因循著腳遲背了青山卻歸
去頭灰面上任風吹

冰簾

倒傾蛟室瀉瓊瑰派落空巖雪浪堆卷地封姨收不
起素娥垂下玉鉤來

柳

一年春色到溪頭展盡眉開幾點愁纔得東君暫時
意笑他張緒不風流

千絲萬縷弄風柔爲愛春陰盡日留杖屨重來有佳
處道人盤石沼清流

臨清臺

與諸友憩於臺上須臾四面雲合垂垂
欲雨

忽驚平地一聲雷燦燦驕陽氣欲回安得霧霓片時
雨臨清臺是望雲臺

登山興盡早宜歸況是東風送客時只有臨清臺下
水怪人來此不留詩

懷舊

杖藜直到古招提硤石雲深一徑迷不見同來舊時
伴怕看雙翠壁間題

新安

芳草原頭一望空村南村北落花風可憐當日堆錢
屋寂寂無人暎照中

過二聖王氏故居感戰死者

數仞牆圍石作基幾年風雨長苔衣英雄地迫難爲
計血汗遊魂不得歸

東山道中

採遍山城草木芽百年老樹盡枯槎眼前多少閑田
地雨後春耕有幾家

鄭筆臺

空山老鄭温槃師鄭筆臺前日過稀雉子豈知身後
事至今猶傍法堂飛

太平泉

試從澗底覓根源剔蘚剜苔得舊泉人事盡隨流水

去幾時復見太平年

水邊里賦淮纓歌來往遊人分外多爲問太平何處
是等閑不識起風波

子榮過家上冢

班超萬里歸無期張翰雖歸如不歸君看畫錦堂中
相十五年前一布衣

名遂功成不肯閑故鄉曾見幾人還百年扶杖華顛
老爭看錢家冢墓山

十七日送行

恩恩又別故園春花落猶隨馬後塵相對離筵莫惆
悵送行人是欲行人

勉和籌堂來韻

往古來今秋復春贏顛劉蹶總成塵蝸牛角上爭閑
氣笑倒南華夢蝶人

氣似陽和處處春但隨流俗混光塵須知吾在爲身
累非是是非何等人

四海男兒得志時歸來一段話新奇野人不管興亡
事飲恨閑看老杜詩

漢祖龍興自有時未應六出計皆奇採芝人向山中
老不見功名一首詩

送顧陽史正之之鄧州

風俗相鄰缺吾鄧杖藜南去早宜還年今已近彊而
仕捷徑休離少室山

贈陳仲和

吾友仲和故遼降虎太師之後以廕補
官累階三品罷亂之際相會于山陽年
六十有二神閑而意適手持數珠日誦
佛書不輟眞髮僧也因誦飽諳世事請
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之句以此意索
詩四書以示之

百年浮世落花風漆水榮華一夢空拈起數珠都忘
卻大千沙界入圓融

和秦彥容韻

花信風傳閬苑香騰空鶴駕望仙郎當年誰爲看煨
鼎曾得丹砂入藥囊

碧落途中遇雪

出郭山行十里餘據鞍擁鼻一臞儒飛花落在吟肩
上便是藍關遇雪圖

大陽值雪

埽地陰雲撥不開北風吹落豆稽灰相逢父老應相
笑直待山頭白後來

呈濟之

朝醒暮醉幾時休雞黍人家見客留閒道麴生行處
有西村明日趁扶頭

留別

故人不寄一枝梅親到前村雪裏來興未盡時還又
去爲君更覓暖寒杯

留別草堂諸友

青山莫厭往來頻野鶴孤雲自在身客路傍春風已
好明朝便是遠行人

和籌堂送別韻

山城望斷首重回猶勸春風馬上杯有似衡軒當日
鶴羽毛養就卻歸來
白髮相逢得幾回離亭苦勸送行杯元龍不識求田
意徒使青山笑往來

和河上送行韻

沁南幕客盡詩豪斧月斤雲得句高吏部文章笑東
野若爲自比倚松喬有芝蘭元肯佩遂蒿之句

寄別

馬蹶踏破亂山青送客風回酒半醒歸路莫將雲外
指大都一十五長亭

蛾戰圖

聲勢何勞闘似牛看看一雨到山頭大家不肯勤王
去只待桃宮壞卽休
膠膠擾擾戰爭多歲月循環得幾何樹下老人觀物
化夢魂應不到南柯

畫鴉

兩翅如輪骨已仙昂昂只合在林泉且休相逐乘軒
去自有人謀二頃田應爲鶴謀

海棠露

輕風婀娜泛崇光長恨司花不與香春睡一聲鶯喚
起卻教老眼見嫫妝

張氏肯堂張文定公後

百年蘭玉水邊村萬軸牙籤席上珍同隊魚中見頭
角一朝富貴異於人

孟浩然圖

卻因明主放還山破帽騎驢骨相寒詩句眼前吟不
盡北風吹雪滿長安
蹇驢卻指舊山歸可笑先生五字詩仕爲不求明主

棄此行安得怨王維

上陶固嶺

悤悤出郭曉風寒一片雲收爽氣山上盡坡陀試回
首人家住翠微間

野菊

風露叢中取次芳愁邊過卻幾重陽秋光到處多無
主不是閑花不肯香

席次

不到西山二十春風光別後一番新再三點檢尊前
客白髮相看有幾人

驢爲人盜去

磨嫌居士謀生拙碑恨詩人下道看好在隔花臨水處爲誰信樽逐金鞍

長街慈殺鄭昌圖便是徒行魯大夫縱復東家借還許不知泥滑敢騎無杜詩東家蹇驢許我借泥滑不敢騎朝天

淵明歸來圖

一旦倉惶馬後牛衣冠從此折腰羞先生不是歸來早東帶人前幾督郵

席上戲李巽之

薰風原上麥連雲簫鼓家家樂社神半醉尊前喧語笑老夫慾獨源沽市

和史邦直橋上韻

規模杜預見成功橫截長流跨彩虹亭長莫邀來往客須防中有奪牛公韓伯休奪牛公

過龍門

流水潺潺滴石根又還懷古過龍門行人但禮龍中像誰識當年禹作痕

夜夢月下與數仙子酌酒仍各賦詩

天風一掃暮雲開收拾羣仙共酒杯但指今宵是新月不知曾照古人來

七夕

雲漢雙星聚散頻一年一度事還新民間送巧渾閑事不見長生殿裏人

姪謙市任長安回

歸去連昌憶舊游長安回望使人愁只誇楊氏錦繡谷曾上李家花夢樓

枝連葉附本同氣骨親肉疎今幾家但留濟叔易一卷與送蔣兄麻兩車

母師聖醉歸夜溺伊河抱橋柱而死

日日貪杯醉不醒待將風味學劉伶可憐王子龕前水夜半寒光落酒星

和張文圮

來詩有匠手今逢老作家之句因用韻

和

景物秋來件件佳江山都助與詩家我憐五鬼俱難送先爲文窮結柳車

白髮詩人喜誕詩詞源傾倒少陵家問君讀後書多少得滿當年惠子車

書生幢下布衣多盡是嘲風詠月家若使烏臺不彈後看看欲載十牛車山谷文章六經來汪洋十牛車

數間茆舍老生涯籬落相依四五家不見近來門外
轍故人應駕肉輪車

和籌堂送迎偶得

懷抱秋來強自寬相逢賴有舊青山郊原雨後堪圖
畫句引詩人興不閑
出門天地望中寬馬首濃迎著色山詩句滿前無可
道恨今不復見閑閑
書于從來說范寬何如著眼看眞山天公不欲山無
主分付籌堂好處閑
詩愁誰道酒能寬得句多於飯願山莫使移文諸長

往工夫那取片時閑

和平太行路韻

六丁驅役鬼神奔一夜開山掌樣平多少往來車馬
客尚憂行路濕難行
鑿開險阻若大成暫使時間眼界平卻羨長安西去
路青山不管送人行
千年古道跨山城可笑人心自不平容易莫將天險
壞須防閑客此閑行
自古太行天下險縱令禹鑿不能平尋常著腳無安
處何況羊腸路上行

和君瑞月下閒砧

夜涼枕上夢頻驚有底秋天不肯明老眼近來閑淚
少那禁月下擣衣聲

和籌堂述懷

長恨周人詠黍離不期親到閿周時一朝小雅廢將
盡何處如今更有詩
白頭相見話存亡可惜漫漫夜轉長煩惱盡無安腳
處出門十步九羊腸

訪德老

月下與君瑞邦直從籌堂攜酒訪德老

既而有詩見示因用韻和

夜投破戒遠公家醉墨成章點不加堪笑顛師無手
段聽琴人似聽琵琶
一朝不飲柰愁何月下敲門載酒過佳句曉風楊柳
岸醉時吟了醒時哦

老杜醉歸圖

花下騎驢不踏泥花間醉後復何之怒勒驢子扶歸
去明日重來別有詩

按王內翰注宗武生日宗武小名驥子曾

有詩驥子好男兒又曰驥子最憐渠

保漢公廟

倉惶劉氏未能安跋扈將軍力拔山若使楚人如郤子肯教義士不生還

按左傳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齊頃公與晉戰爲晉所敗退而奔走丑父爲御晉師追之將及丑父請君潛服而去自著君之飾坐於車上而待晉師晉師獲丑父知非頃公而欲殺之丑父嘆曰自今以後若有身代君者皆當如我今受戮晉大夫郤獻子義之歎曰臣不難死而免其君殺之不祥也宜赦其罪以成其節丑父遂免死而還齊臣逢丑父也

戲呈節使王子告

嘆取佳人舞繡筵醉中往往愛逃禪我無紅袖堪嫵夜翠被薰香獨自眠

戲北臺孫講師仲遠

何處閑田不可耕山頭烽火水邊營道人高臥雲千頃留取南臺與鶴鳴

香梅

鄧妓之小字匡手有詩邊仲容索和因

元夜與秦禪洛陽觀燈

行歌聲裏落梅風燦燦華燈萬盞紅何似吾師方寸地一輪明月小參中

歷陽侯范亞父

韓生去世冠冕廢獨望楚强心亦勞誤向鴻門擡玉斗豈知鹿死在金刀

酈食其

多少中原逐鹿人獨憑片舌下齊城淮陰不喜書生事能免他年猶犬烹

四皓奕棋圖

坐看咸陽王氣收豈無人傑自安劉都緣鴻鵠心猶在一局閑棋不到頭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

魏徵

立朝讜議盡良規誰使君王死後疑一旦鑾輿渡渭水即時扶起墓前碑

王季文南遁快快不得意書此以緩之

大家都待倚欄干摘索幽花草棘間方便春風無不到忍教雪裏一枝寒

代別呼延路鈴

森森戈戟亂如麻剛把毛錐傍史家彈鋏去年門下客白頭今日又天涯

襄陽守史嵩

梅花堂小酌與河南府馬師共

往來不絕鄭崇門清濁那分北海尊今夜梅花堂上月與人作簡好黃昏

過濟源

幾年不到竹梅間天際歸來兩鬢斑一片白雲風掃盡雙眀喜見舊青山

壬寅九日和君玉來韻

山城與客醉陶然日日相陪費萬錢馬上行人幾時去一杯我欲助離筵

書生紙裏亦楞然欲去街頭恰百錢寄語西風莫相笑一杯便是菊花筵

和段正卿韻出入格

悠然相對酒杯閑忽有新詩落坐間喚起東籬無限興黃花須待與君看

百計尋閑不得閑功夫那取片時間誰知九日龍山客卻被秋光冷眼看

秋日有感

節氣先凋一葉桐人間何處不秋風梁園勝事隨流水滿目愁雲鎖故宮

賈佐之以進士充軍被撻

便從寧越立威名可信王尼長作兵著甚不談軍旅事碧油幢下盡書生

孤村

舍南舍北地多荒三兩[redacted]士盡歸箕欲手未應醫得眼前瘡

解嘲

尊前共醉潑醅香下馬誰家白面郎見說千金能買笑老夫那得一錢囊

王德華默軒

春秋豈敢措一字賓主不須談兩都萬事盡皆皮裏著爲君終日鼓嚨胡

對棋

到頭不可託安危那用搜尋局上機縱出吳宮陣圖外陰山未免嫁明妃

送苗世顯歸上黨

故人千里寄書來長恨天涯奠不回行路難行濕如棘歸裝莫待北風催時河北防秋

跋魯直帖

鷄毛不擇三錢筆蠆尾揮成一幅書莫使觀江神會得因風奪去錦囊虛

許道眞醉吟圖

斷蓬蹤跡寄天涯老去情鍾戀物華回首錦江春寂寞一杯愁裏賦梨花道眞號錦江漁隱

探官

版圖塡寫百官志楮券類排千字文堪笑吾儒多枝倆一時醫僝僽吾君

跋馮應之許司諫跋羊帖

還思寫論付官奴想見臨池興有餘莫把家鷄等閑獻恐教人笑換羊書

王庭秀悠然軒

小軒開後快雙明峭拔南山立翠屏好是晚來新雨過白雲堆裏露尖青

同申元師遊司馬山

千年古廟映崇岡寂寂空庭草樹荒見說旱時求得雨一池山有老龍藏

留別

主人把酒再三留送客風高勢未休更聽愁眉歌一曲尊前腸斷小溫柔

寒食戲書

鷰兒花開弄藥囘同心髻綰綠雲堆多情更有牆東
月送得秋千影過來

戲楊成之

客路風霜頗倦游出門又是一番愁行人立馬無情
甚扶上征鞍不自由

李晉王墳

雄名凜凜振沙陀爲國功深柰老何多少三垂岡上
恨伶人都進百年歌

游沁園

多少庭臺隳劫灰勝游蹤跡幾殘碑風流人物今誰
在水綠山青似舊時

申元甫四隱圖

嚴子陵

羊裘隱迹喚難回曾犯當年帝座來京洛江湖各天
性釣魚臺不羨雲臺

陶淵明

迎門兒女笑牽衣囘首人間萬事非自是田園有眞
樂悵邨那解遣君歸

孟浩然

平生只有在山緣北闕歸來也自賢破帽褰驢風雪
裏新詩句句總堪傳

李太白

謫在人間凡幾年詩中豪傑酒中仙不因采石江頭
月那得騎鯨去上天

大顛圖二

星斗文章世所傳狂瀾囘在禹功前先生不踏潮陽
路震旦花開幾大顛

一夕投荒萬里行增光日月更誰能相逢盡說空門
話多少人間有髮僧

三害圖二

慷慨平西氣不衰勇於三害欲除時流芳已入忠臣
傳何處人間更有詩

挾矢操弓短後衣揚揚意氣似男兒欲憑一怒除民
害可惜爲人自不知

平水八詠

陶唐春色

府西南三里有陶唐廟每至春月

傾城出游祭享

拯相森森護帝宮至今和氣在河東詩人不盡當時
事八景圖中見國風

廣勝晴嵐

府北七十里有寺曰廣勝霍山之陽寺下有海曰大郎等閑過了萬千峰偃蹇相看意不濃洗出青山眞面目祇疑海底有天龍

平湖飛絮

府西五里有泊曰平湖姑山之東汾水之西四面皆楊柳如幄三月上巳居民祓禊於此三月湖邊祓禊亭依依楊柳雨中青曉來風起花如雪春色都歸水上萍

錦灘落花

府西門外有汾水退灘南北二十餘里皆樹桃焉春風桃葉復桃根相妬封姨似少恩無限亂紅隨水去人間何處覓仙源

汾水孤帆

府西二三里有渡口古渡無人鳥跡多眼前歷歷舊山河片帆不是秋風客誰向中流發棹歌

姑山晚照

府西五十里有姑射山神人居焉物外神仙自一家等閑不許占煙霞只今冰雪人何處惆悵山前日易斜

晉橋梅月

府西南二十五里有縣曰襄陵北門外有橋如虹左右皆梅園嫩寒籬落似江村雪裏精神月下魂橋北橋南路分處行人立馬待黃昏

西藍夜雨

府北五十五里洪洞縣之西有寺曰西藍近汾水一二里遶寺多花竹有水林池暮雲深鎖梵王家樓閣崢嶸閱歲華香火半殘僧入定臥聽窗外落簷花

錦堂四詠

春水滿四澤

一番雨過綠生肥正是桃花欲浪時掠地風來吹不皺細看面面盡玻璃

夏雲多奇峰

初見雲從山裏出須臾雲結勢如山一聲霹靂催晴
雨雲不能閉山白閒

秋月揚明輝

誰爲天公洗眸子試將把酒問姮娥清光一片已如
許斫卻桂時應更多

冬嶺秀孤松

凜凜苓揺曉節孤雪中傾蓋若旁無一經元亮盤桓
後氣壓秦時五大夫

沁園十二詠

照照堂

眼前草木强爭春往日繁華一聚塵山水中間賞心
在不知誰是肯堂人

翠蘭亭

蓬艾叢深特地藏游蜂何處覓幽芳楚人大段無分
別不識離騷傳裏香

暗香亭

三兩横斜鶴膝枝一朝須有返魂時試看今後黃昏
月得似西湖七字詩

七賢臺

放跡山陽志尚同至今林下仰高風欲將人物圖中
看恐遇生前李衛公 李衛公焚七賢圖

漱玉池

古人觀水必觀瀾一滴涓流一滴寒放取黃陂千萬
頃莫教龍口吐吞難

江源亭有流杯

羽觴到處不容停爭看中流落酒星彼此一時修禊
事未應人物愧蘭亭

屏俗庵予獻別墅

世上無人可立談眼前只有此君堪當年借得誰家
宅疑是今來屏俗庵

清暉亭

高山森似劍鉅立流水平如羅帶舒人在水光山色
裏笑渠潘閬倒騎驢

富覽亭

天於萬物豈私我領略風光天不嗔自古山陽景佳
處盡都分付與閒人

桃園

一時得意笑春風不見春風滿樹空老去惜花心尚
在爲君留眼看蒸紅

意在亭

綠水古今流不盡好山前後勢相連適來荷賞者誰
予應笑有心哉此賢

涌珠泉

淵底睡龍徒有頷沙中老蚌恐無胎疾雷驚裂蒼苔
地迸出鮫人淚顆來

碧落四景

橫峰卧雲

蟄龍起後願相從便有人間潤物功一片青山是歸
處無心更逐渡溪風白雲無心逐風渡溪耳

陰壑積雪

漠漠山陰雪擁門何時天道變寒暄雖然不是同光
地銷得陽和幾許恩

寒泉漱玉

瀝瀝山泉枕畔鳴六根先得一根清從來只向琴中
聽不識徽絃意外聲

枯松挂月

門前老樹數難推獨有栽松道者知夜半風催山月
上政當鶴睡覺來時

周昉內人圖

吹笙

舊曲聞來似斂眉料應只恨賞音遲梨園傳得新翻
譜著意參差竹裏吹

汲泉

非關古井不波瀾祇恨銀瓶一掬慳欲助長流御溝
水再教紅葉到人間

倦繡

心情猶在未收時卻顧花間影漸移不道春來添幾
線日長只與睡相宜

擣衣

一夕秋風鴈過聲纖衣辛苦向邊城將軍不用和

計雙杵休辭月下鳴

剪爪

神裏纖纖只合存如何春筍不嫌尖金釵墜後無因
見藏得閒元一捻痕

彈琴

休言三尺是桐大抵聲音與政通曾得王君意中
事便從絃上和薰風

學書

數幅雲牋白卷舒試教落筆看何如休將形管題閨
句正要班姬續漢書

按樂

倚風無力見溫柔初下喧天羯鼓樓猶向花陰理新曲君王不惜錦纏頭

覽鏡

不教朱粉汙天眞長對菱花顧影頻但把蛾眉埽來淡尙嫌不似虢夫人

莊靖先生遺集卷之五終

襄陽詠史

襄陽　闕

南峴山　闕

中峴山　闕

萬山　闕

江漢　闕

古隄

年平地溢四丈五尺魏太守胡烈

補缺隄以利民至唐盧鈞爲山南

節度因烈之舊而增培之俗謂防

城北者爲金鎖隄南曰白銅隄

一決江源水自東長隄隱隱臥如虹不因傳得襄陽

操人世何由見禹功

注張參議詩未雨還須徹桑土白沙湖上水湯湯

元祐二年那恕守襄詔以漢有決溢之患其畫經

制久遠之策公來訪被水之地得之東南隅當漢

水之衝土雜白沙水至輒陷民號白沙湖隄之內

其勢平一決則兩城相望三十里潴爲汙澤近郊

之民趨西山甚至登木杪

白沙湖

聞道沙隄水陷時茫茫無處覓完隄當時禹跡依然

在以墾爲隣笑白圭

逶遲墾田

羊公鎮襄陽吳人罷守石城戍邏

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公之始

至無百日之糧及季年有十年之

積

屯徹南陽井井田劒牛刀犢兩功全石城鷩落吳兒

膳野宿貔貅萬竈煙

樊城

在襄陽北漢江之湄張參議詩昔年

山甫與周地想見曹仁霸魏功昔

仲山甫封於樊城曹公使曹仁守

樊關羽攻之不能破

暫來朱序秦還守初入曹仁漢復攻顚倒江山今幾

主樊侯依舊襲周封

漢高廟

在襄陽縣西南鍾山

垓下未聞歌散楚澤中已見哭亾秦乾坤到底歸真
主愁殺鴻門碎斗人

光武廟

在襄陽東四十五里光武南陽舂
陽人今舂陽縣是也舂陵在舂陽
東望氣者蘇伯阿至南陽遙見舂
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光武始起
兵還舂陵望舍南火光燭天今舂

縣在襄陽東界六十里

海內英雄待一呼雲龍際會入東都羯奴不識眞人
事徵倖中原欲並驅

楚昭王廟

在宜城東北唐韓愈作宜城記言
之甚詳愈又有昭王廟詩亡墳滿
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
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祀昭王
一間茅屋暗塵埃香火淒涼幾奠杯故國到今如傳
舍後人復使後人哀

宋玉宅

在宜城縣

離騷經裏見文章水綠山青是楚鄉往事一場巫峽
夢秋風搖落在東牆

保漢公廟

在襄陽子城南世傳紀信忠義祠
今爲州之城隍

將將提兵氣自揚一朝翻爲沐猴怊得從虎口抽身
去不必雷霆怒假王

鄳城

蕭何初封在谷城縣西漢功臣表
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封曹參以

正月甲午封張良最後封蕭何
誰是興劉第一功我侯只合最先封當時獵犬猶爭
甚得鹿權都在指蹤

三顧門

世傳襄陽水西門爲三顧門先主
自此三往見武侯張參議水西門
外亾來處

將軍命駕出門西想見門從向日題山下臥龍誰說
破賞音元直在檀溪

注徐庶宅在檀溪之陽檀溪在襄陽西四里

隆中

諸葛亮宅在襄陽縣西二十里

一朝師出震關東料敵曹吳幾日功未畢將軍天下
計乾坤容易老英雄

關將軍廟

在襄陽南九里鳳林關

鼎足相吞勢未分誰能傾蓋得將軍曹吳不是中原
手天下英雄有使君

鹿門山

有龐德公宅在襄陽東南三十二

里杜嵇別鄭鍊赴襄陽爲於者舊
內試覓姓龐人

百年巢穴子孫安十日長聞九日閑說破姓名人不
識鹿門山是德公山

注杜詩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聞處
士節獨苦

龐士元宅

在襄陽

鷹自養來飢肯去龍從卧後顧須頻到頭驥足非難
展祇在當時駕馭人

徐庶宅

在檀溪之陽習鑿齒與謝安書云

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

誰知方寸去留劄盡把功名付葛廬舉目檀溪人不
見空傳谷隱念交書

注先主率其衆南行諸葛亮徐庶並從曹公追獲
庶母庶辭先主曰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劉表祠

祠前有墓在府城東門內

天運端能卧可收江山形勢數荆州當時若聽韓嵩

策那得曹瞞享上牛

注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韓嵩說表起乘其弊
不然則以州附曹公今曹公先舉袁紹然後稱兵
以向江漢將軍必不能禦表不從操征表表病死
表之子琮竟以荆州降

谷隱山

袞斧留心漢晉間豈期谷隱避名難一人有半隨泰
主不得相離釋道安

注是時桓温覬覦非望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
正之後以腳疾廢於里巷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

其名與道安堅俱興而致焉與諸鎮書昔晉平吳得二陸今獲士才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

龐公祠

唐龐蘊也祠在鹿門山本白衡山得焉大師法來隱張參議家池龍種去無躭珍重龐公似德公龐德公宅在鹿門山

踏破衡山急急回鳳林盡是漉籬材大家了得無生著傾出團圞話裏來

注張參議擺盡世緣空所存誰知佛法異還同門

設不用傳心印靈照端能繼父風

鳳林

孟浩然故居在襄陽縣南十里

天寶詩人去卻回果啗北闕上書來若爲耆舊賦新語明主何嘗棄不才

注張參議有朝宗强欲相牽豈識先生玩世心

軲轆濬

晉鄧遐爲太守襄陽城北河水中有蛟害遐拔劍入水斬之而去

久憤江干投水俗近憂泉室泣珠人到頭不是池中物血濺驚波劍有神

夫人城

在今襄陽西北一里許亦之攻朱序也其母韓深識兵勢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寇力攻西北角果挫衄而退襄陽號曰夫人城

見說韓門素識兵故知西北勢先傾未應有子如豚犬何在夫人自築城

注張參議五中下令吳姬肅三遂無譁譟築城

誡虎碑

宋傅傑字子成爲襄陽令有善政縣多虎傑常追虎人城誡勵虎去不復爲害邑人爲立碑

未除不必煩周處欲刺何須待卞莊入市如羊聽命去至今無害到襄陽

注張參議應無白額煩周處解使於菟字子文

杜甫故里

杜易簡預之遠裔有從弟曰審言
生子閒閒生甫世居襄陽甫徙家
鞏縣
不知故隱幾時離天寶年間處處詩過客不須尋世
譜萬山山下看沈碑
按杜詩吾家碑不非王氏井依然注杜預沈碑峴
山之下
井氏一門四闕
在襄陽縣東南三里唐井怦有父
曰嗣宗居器逾禮貞觀中旌表怦

年十三竭力就養父卒負土成墳
紫芝產墓側天子下詔栁揚龍韜
申刺史改其閭曰南陔里子慕先
孫仁恕皆著孝行萬歲通天中繼
被寵褒一門四闕張東之張九齡
爲之記贊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
之甚詳
畫堂猶是念憂地烏屋相傳反哺恩一段家風誰出
白千年鼻祖守關門
注東坡尹可元詩千年鼻祖守關門

武安君廟
祠臼起在南漳縣
歸去咸陽是老頭如何此地肯重游分明祀典無交
涉只合英靈在杜郵
修禊亭
在峴山羊王子年拾遺記云江漢
之人思周昭王至春上巳祓禊集
王祠下如舊原故事
相與相呼上巳游國人無日不思周近來烽火遶三
月那得閒杯逐水流

漢陰臺
在宜城西三十步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爲圃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夫
子不欲乎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其名爲槔爲圃者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神生不定者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怪來暘也多言甚笑倒忘機老漢陰巧拙大都歸一
慨寧教勞力莫勞心

善諫驛

在宜城縣驛前有亭于髡墓

昔因孟酒與豚蹏致使他鄉笑滑稽無限驛亭來往客獨言齊贅不歸齊

滄浪歌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漁父見之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江上揚揚一棹波泉中清濁笑懷沙不知歌後滄浪曲卻入騷人屈宋衙

競渡

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羅士人追至洞庭湖欠舟水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自此習以相傳爲之戲

憔悴沉湘楚大夫魂招魚腹肯來無至今江上漁歌在尙問何由得渡湖

抱玉巖

在南漳縣卞和得玉於此以進楚王王以爲詐刖其足乃抱璞泣於荆山

特特來從抵鵲山一心都在獻芹閒非關楚國眞難辨舉世人皆厭等閑

習家池

卽高陽池也在峴山南百步水經云沔水東入襄陽習郁池內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列植竹木游燕之名處也

日日山公載酒過醒時常少醉時多兒童拍手闌街笑驚破滄浪一曲歌

的顱溪

本名檀溪在襄陽西四里劉表因會取劉備備潛遁所乘馬名的顱

走墮檀溪中備急曰的顱可努力的顱一踊三丈渡中流而追者至得兩蛟龍來易圖枉勞本禹用機謀死生畢竟誰是託今日羈方見的顱

按東漢劉表本傳云表欲卧收天運其猶本禹之於人也注云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本禹龍音義云禹寄也寄形於木元其反張參議云該

下衆傎驅不逝合肥橋徹騎能飛孫權征合肥爲
張遼所襲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已徹板着鞭超渡
至今合肥名曰飛騎橋

作樂山

酈道元注云昔諸葛亮好爲梁父
吟每所登游俗以作樂山名之今
在襄陽西北二十里

悠悠曾不倦登臨眼底何人爲賞音白雪一歌猶掩
耳安知梁父是龍吟

冠蓋里

漢靈帝時宜城太山廟有四郡守
七部尉二卿五侍中一黃門侍郎
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蓋同日會
於山下荆州刺史劉表行部見之
甚歡歎其豪盛乃題道口亭爲冠
蓋里刻石銘之

道口亭前多貴游一時來往亦風流若能共畫安劉
討豈獨英雄記裏收

呼鷹臺

在襄陽縣東七里高三丈表性好
鷹常登此臺歌野鷹來曲臺之側
有司馬徽龐統二宅

英豪並起望人才底事將軍設築臺倘使曹公肉能
飽如何喚得野鷹來

注曹公曰養士如養鷹飢則爲人用飽則揚去

仲宣井

在萬山王仲宣故宅郭陴果移井
棚於戍司其後破碎埋沒李陴奕
收拾補甃置之便坐側稽考古今
歲月爲之記

試看汲古幾何深猶有餘波慰渴心誰把石欄移便
坐並鄰又得一繁欽

按耆舊傳王粲與繁欽並鄰同井杜甫詩云雄其
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張云繁欽有識還欲汲

茲樓

王粲樓按襄陽雜詠題曰茲樓蓋
取粲登樓風所謂登茲樓以四望
兮襄陽志亦因之而樓不存

見說襄陽有古風可憐耆舊老無功當年漢主龍興
地盡在登樓四望中

墮淚碑

在南峴山上

愼深藉館年年祭痛切夷陵歲歲祠不見征南遺愛地至今淚墮峴山碑

注伍員破楚鞭尸藉館郢中立廟今自湖北至淮西故楚之地處處有祠自起伐楚燒先王墓夷陵宜城有白起堰灌城中死者流東陂臭聞遠近號曰臭陂

沈碑

在萬山下杜元凱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

中原人物老書生寨破乾坤萬古名俗子不知碑倘在一朝南渡愧荒傖

晉柏

在南峴山上卽晉人所植下有小石題刻柯斡如鐵

亭亭霜幹上參天色黛皮蒼老更堅當日不知誰手植到今人與樹千年

文選樓

在子城南門按祥符圖經云梁昭明太子於此樓撰文選聚才人賢士劉孝威等一十餘人資給豐厚日設珍饌諸才子號曰高齋學士又云世傳文選成樓下所棄書與樓齊

朝朝暮暮憙書魚選盡人間得意書常恐不能精此理祇緣老杜近樓居

注杜詩熟精文選理又眼前文字積如山想見中間筆削難一旦登樓開卷後滿天依舊斗星寒

解佩渚

在襄陽西十里北臨沔水有曲隄按鄀國志鄭交甫至漢皋臺下遇二女佩二大珠交甫求之二女解佩行數里二女及珠俱失

相遇江皐事頗奇一雙佩解去還遺未能南國無游女詠取周人漢廣詩

弄珠灘

楚俗以嬉游爲事襄沔記歲以正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謂之天地

穿日移市於城北津弄珠灘接南
都賦云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江沙一日蚌胎虛游女爭誇掌上珠美化不將風俗
禁他年恐作嫦川都
淮襄陽志云楚女於弄珠灘尋水竇石穿譽於釵
上帶歸又云楚俗三月游南山諸寺移市於山壽
寺四月八日罷游謂之辭山
金沙泉
在宜城縣東一里造酒絕美世謂
宜城春又云竹葉杯

何處山泉味最佳從來獨說有金沙楚人遍地宜城
酒莫著淵潛誤易牙
涌月亭
在南峴山
徘徊亭上晚相宜月與高人本有期不比尋常三五
夜十分回後是來時
七言絕句集古
南游
一片歸心白羽輕高墉一場春夢不分明張泌
東風二月淮陰郡劉商總是關山離別情王昌齡
自遣
南路蹉跎客未回樊晃山桃野杏兩三栽雍陶
逢春漸覺韶華好才調集更向花前把一杯嚴惲
雨後出郊
柳塘煙起日西斜艷溶馬踏春泥半是花竇鞏
何處最傷游客思武元衡綠陰相間兩三家司空圖
寒食
閒身行止屬年華薛能故國春歸未有涯司空圖
一樹梨花一溪月才調集不知牆外是誰家鄭士元
寒食席次

懶體打圍解羅裙韓偓把酒相看日又暝韋莊
處士不知巫峽夢蓮花妓春來猶見伴行雲韋氏子
郭外
寒食悲看郭外春雲表數聲鴉噪日將暝潘閬
山中舊宅無人住叔倫一樹繁花傍古墳盧綸
小桃
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悵望無人此醉同趙嘏
應是夢中飛作蝶昌溫樹頭樹底覓殘紅白建
看花
兩岸山花似雪開劉禹錫開時莫放豔陽回李商隱

明朝攜酒猶堪賞李涉　雨漲春流隔往來劉商

感花

無人不道看花回劉禹錫猶憶紅螺一兩杯陸龜蒙

曾是管絃同醉伴趙嘏　來時歡笑去時哀韋冰

惜花

花樹流鶯日過遲武元衡少年爭惜最紅枝崔塗

何人盡得天生態薛能　爲報東風且莫吹李涉

又

繡輒吾鞘夜不歸崔塗　看花只恐看來遲韓偓

今朝幾許風吹落楊巨源多在青苔少在枝崔櫓

暮春

一年春色負歸期韓偓　綠葉成陰子滿枝杜牧

公子王孫莫來好韓琮　如今不似洛陽時崔櫓

送春

可憐寥落送春心高駢　負郭依山一徑深李涉

燕子不歸花著雨韓偓　小溪猶憶去年尋山谷

又

二月已破三月來杜子美　常嗟物候暗相催樊晃

幾時心緒渾無事李商隱　終日傳杯不放杯山谷

遣興

讀徹閑書弄水回趙嘏　綠楊移傍小庭栽成文幹

閉門盡日無人到韋莊　便有春光四面來邵謁

下樓

繡簾珠戶未曾開東坡　卻向春風領恨回李山甫

行到中庭數花朵劉禹錫　遙聞語笑自空來李端

招飲

當時朝士已無多劉禹錫　故里心期柰別何羊士諤

不用凭欄苦回首杜牧　且來花裏聽笙歌東坡

春感

歲歲無如老去何劉長卿　東城南陌强經過謝皎然

不知誰唱歸春曲曹唐　斷得人腸不在多王建

春怨

已恨東風不展眉段成式　落花惆悵滿塵衣趙渭南

與君試向江邊覓東坡　贏得悽涼索漠歸吳融

約同歸

故國煙花想已殘盧弼　浮生各自繫悲歡司空圖

青山一道同雲雨王昌齡　步步相攜不覺難劉禹錫

江村

夜添山雨作江聲羊士諤　綠暗紅藏江上村韋莊

何處人間似仙境劉禹錫　寥寥一犬吠桃源劉長卿

送客之江陵

獨上江樓思渺然趙渭南故人去後絕朱絃山谷
西南一望和雲水竇鞏　入郭登橋出郭船羅隱

贈別

蕭蕭落葉送殘秋權德輿樓上黃昏欲望休李商隱
滿目暮雲風捲盡陸龜蒙亭亭孤月照行舟蓋嘉運

又

洞庭風軟荻花秋鄭德璘客散江亭雨未休岑參
南去北來人自老杜牧此中離恨兩難收魏野

又

誰家紅袖倚江樓杜牧白衫行人又遠游陸龜蒙
今夜不知何處泊權德輿青山萬里一孤舟劉長卿

秋懷

八月霜飛柳遍黃盧弼　鳥鳴山館客思鄉薛逢
十年馬足知多少雍陶　地角天涯不是長張建封妾

洛中

洛陽猶自有殘春劉禹錫水北原南草色新張籍
山酒一卮歌一曲許渾不能回避看花塵趙渭南

洛中感舊

千里江山一夢回盧中　悔緣名利入塵埃雍陶
年光到處皆堪賞今　孤棹誰與愁眉唱一杯山谷

席上

春風寂寞旆旌回武元衡兩度天涯地角來雍陶
重到笙歌分散地杜牧與人頭上拂塵埃李山甫

憶昔

憶昔爭游曲水濱王駕當軒下馬入錦茵杜子美
如今不似時平日王建風起楊花愁殺人李益

送客之荊南

千山紅樹萬山雲韋莊山鳥江楓得雨新雍陶
我自飄零是羈旅東坡不堪仍送故鄉人顧非熊

南征

兩行旌旆接揚州李涉烽火城西百尺樓王昌齡
九姓如今盡臣妾趙嘏青天猶列舊旌頭汪遵

老將

蓬根吹斷鴈南翔盧弼　曉鼓鐘中兩鬢霜趙嘏
獨倚關亭還把酒杜牧不堪秋氣入金瘡盧綸

又

憐君一見悲歌劉長卿破虜曾輕馬伏波趙嘏
今日寶刀無殺氣朱沖和太平功業在山河吳融

又

門前不改舊山河 趙渭南 淚落燈前一曲歌 李羣玉
更把玉鞭雲外指 韋莊 只緣君處受恩多 朱沖和

感征夫家

膂上彫弓百戰勳 王維 居延城外又移軍 令狐楚
不知萬里沙場苦 高駢 猶自笙歌徹曉聞 王建

從軍

萬里還鄉未到鄉 盧綸 受降城外月如霜 李益
誰家營裏吹羌笛 盖嘉運 不是愁人也斷腸 戴叔倫

聞笛

鐵馬孤裘出漢營 常建 瘴雲深處守孤城 劉禹錫

無端遇著傷心事 吳融 嗚軋江樓笛 聲 杜牧

聞笛

山頭烽火水邊營 來鵬 祇有牛羊與馬羣 盖嘉運

羌笛何須怨楊柳 王之渙 忍教嗚咽夜長聞 趙嘏

漢女

大邊物色更無春 盖嘉運 碧玉芳年事冠軍 楊巨源
人世死前惟有別 李商隱 陽臺去住不歸雲 趙渭南

有別

長對春風袞淚痕 李調元 殷紅馬上石榴裙 張謂
無端更唱關山曲 王表 哀怨教人不忍聞 盖嘉運

忍別

書來未報幾時還 竇羣 終日昏昏醉夢間 李涉
別易會難長自歎 韓偓 不堪重過望夫山 真氏

寄遠

挑李年年上國新 李益 單于鼓角隔山聞 馬逢
一行書信千行淚 王駕 不是思君是恨君 武元衡

恨別

悽悽長是別離情 韋莊 冰簟銀牀夢不成 溫庭筠
昨夜秋風今夜雨 盧綸 籌燈愁泣到天明 韓偓

又

君問歸期未有期 李益 邇來中酒起常遲 韋莊
山長水遠無消息 指點庭花又過時 韓偓

感舊

流鶯驚起不成棲 陸龜蒙 入到繁華夢覺時 崔塗
人面只今何處在 崔護 魏公懷舊嫁文姬 劉元

又

碧櫚干外繡簾垂 韓偓 曾識雲仙至小時 李涉
見我佯羞頻點影 李商隱 滿頭猶自插花枝 劉德

又

九陌初晴處處香 趙渭南 日高深院斷無人 李商隱

尊前花下長相見劉夢得宋玉東家是舊鄰　頎

代送別

隴上流泉隴下分崔涯　目斷征鴈過寒雲李涉

人生適意無南北王介甫　莫向陽臺夢使君戎昱

悼征婦

萬里行人尚未還儲嗣宗百年多在別離閒盧綸

當時驚覺高唐夢李涉　爲雨爲雲過別山李弄玉

春夜

春風二月落花時武元衡憶得前年君寄詩崔道

共道人家惆悵事牛僧孺向燈鬱盡一雙眉韓偓

睡起

萬轉千回懶下牀崔氏　不辭鶗鴂妬年芳李商隱

酷憐一覺平明睡羅隱　枕破施朱隔宿妝薛能

無睡

江南江北望煙波劉禹錫　鸞鏡低紅別怨多李羣玉

盡日傷心人不見許渾　臥來無睡欲如何李商隱

謾書

已共紅塵跡漸疎李九齡　畫簷愁見燕歸初徐凝

無端有客閑消息杜牧之　腸斷蕭娘一紙書崔氏

寄情

年光空感疾如流吳商諲　同向春風各自愁李商隱

有境率懷人不會齊巳　落花深處指青樓權德輿

又

曾留宋玉舊衣裳李羣玉　雲雨巫山枉斷腸李太白

不爲傍人羞不起西廂崔夜來新惹桂枝香裴思謙

又

寂寥滿地落花紅京兆女子　獨倚欄干花露中趙嘏

征客未來音信斷張泓　年年同首泣春風王倏

秋夜

鄰郤風光憶少年顧況　多生信有短因緣鮑生妾

欲知此恨無窮處羅虯　星落銀河月半天趙象

有感

風輕簾幙燕爭飛才調集到處煙花恨別離韋莊

倚柱尋思倍惆悵張泌　映人幻郤淚胭脂韓偓

戲答

公子王孫逐後塵崔郊　近來方解惜青春鄭谷

春心不愜空歸去滕傳嗣長伴吹簫別有人劉禹錫

戲遣

雨散雲收一餉閒眞氏　不知何處入空山盧綸

怨懟好取襄王意戎昱　下蔡城危莫破顏李商隱

又

枉破陽城十萬家 李商隱 門前初下七香車 王維

自緣今日人心別 鄭都官 隔坐剛拋荳蔻花 韋莊

偶見

莫愁還自有愁時 李商隱 眉斂春山知爲誰 東坡

含淚向人羞不語 崔涯 芙蓉頭上綰青絲 李涉

又

滿身花影倩人扶 陸龜蒙 清潤潘郎玉不如 楊巨源

畢竟多情何處好 韋莊 庾樓明月墮雲初 趙渭南

又

雲髻朝來不欲梳 徐凝 娉娉嫋嫋十三餘 杜牧之

分明記得曾行處 方干 看遍花枝盡不如 趙嘏

聽歌

清歌空得隔花聞 楊巨源 寂寞堂前日又昏 趙嘏

共待夜深聽一曲 戴叔倫 女兒絃管弄參軍 薛能

寄懷

愁雲漠漠草離離 賈島 去國還家一望時 韓琮

幾度相思不相見 武元衡 雪中侮下與誰期 李商隱

秋怨

且將團扇暫徘徊 王昌齡 淚滴閨階長綠苔 鄭谷

春色似憐歌舞地 姚合 不論時節遣花開 東坡

悲故宮八

雲慘煙愁苑路斜 孟遲 宮鶯銜出上陽花 雍陶

朱鉛滴盡無心語 張祜 生死深恩不到家 賈島

懷古

暮雲宮闕古今情 韓琮 芳草長含玉輦塵 韓偓

春意自知無主惜 崔橋 落花猶似墮樓人 杜牧

舊游

山南山北雨濛濛 韋莊 十載長安似夢中 李涉

今日獨來張樂地 劉禹錫 故人墳樹五秋風 杜牧

關中

岳北秋空渭北川 司空圖 一村桑柘一村煙 韓偓

行人莫訝頻回首 貫休 記得春深欲種田 薛能

過梅溪舊居

遠到音書轉寂寥 徐凝 青山隱隱水迢迢 杜牧之

村閭門巷多相似 雍陶 花落梅溪雪未消 靈澈

登山陽郡樓

將軍一去泣空營 乾符童謠 槐柳蕭疎遶郡城 羊士諤

試上高樓望春色 李涉 落花流水嘆浮生 温庭筠

王公樓上會飲

詩酒能消一半春趙嘏　紫微才調復知兵崔道融
黃河九曲今歸漢薛逢　獨上高樓故國情羊士諤

送客之南宮

蕭蕭風竹夜窗寒武元衡　書劍催人不暫閑杜巖
對酒已成千里客盧綸　斷腸聲裏唱陽關李商隱

蒼籌堂

一夕秋風白髮生才調集相思迢遞隔重城李商隱
前歡往恨分明在韓偓　贏得青樓薄倖名杜牧

夜集

金鳳羅衣淫麝薰韋莊　裝成掩泣欲行雲戎昱

傍人未必知心事劉阜　一曲狂歌酒百分高駢

戲書

春風何處有佳期武元衡　花滿西園月滿池高駢
料得也應憐宋玉李商隱　東鄰牆短不曾窺段成式

重九

事上人心跡自留劉長卿　白雲猶似漢時秋岑參
如今暫寄尊前笑劉禹錫　明日黃花蝶也愁東坡

十日遣興

露葉如嚥欲假誰劉禹錫　曉庭空遠折殘枝鄭谷
芳尊有酒無人共趙嘏　卧看南山改舊詩韋莊

古城

東風漸急夕陽斜朱鷁　馬上懷中盡落花薛能
腸斷入城芳草路韋莊　孤煙起處是人家東坡

送行

天涯方歎異鄉身韋莊　雲別青山馬踏塵趙嘏南
欲問孤鴻向何處李商隱　依依還似北歸人東坡

宮柳

寒食東風御柳斜韓翃　輕盈嫋娜占年華劉禹錫
試看三月春殘後李山甫　不見人煙空見花韓偓

對花

盡是劉郎去後栽劉禹錫　爲誰零落爲誰開嚴惲
風流才子多春思戴叔倫　半醉閑吟獨自來高駢

宿橫塹

遠上寒山石徑斜杜牧之　月臨荒戍起啼鴉高蟾
故鄉今夜思千里高適　每到花時不在家張祜

妓爲尼

無地無媒只一身趙嘏南　蛾眉畫出月爭新高駢
春來削髮芙蓉寺楊巨源　從此蕭郎是路人崔郊

新居

每憶雲山養短才雍陶　蓬門今始爲君開杜子美

落花寂寂黃昏雨韋莊　依舊去年雙燕來趙渭南

寒食野外

浮雲飛盡日西顧韋檢　莫向花前泣酒杯趙嘏

獨上郊原人不見成文幹野風吹起紙錢灰吳融

贈別

絲柳纔黃半未勻楊巨源　灞橋攀折一何頻皇甫冉

相逢且莫推辭酒白樂天　明日忽爲千里人劉禹錫

柳

還到春時別恨生張泌　渭城朝雨裊輕塵王維

自家飛絮猶無定羅隱　不解迎人只送人皇甫冉

惜春

白有林亭不得閑溫庭筠　長安豪貴惜春殘東坡

晚來風起花如雪劉禹錫　爲問無情歲月看高蟾

春望

半似羞人半忍寒韓偓　風和時拂玉欄干段成式

門前不見歸軒跡錢起　強把花枝冷笑看張祜

寒食夜雨

風景依稀似去年杭渭南　烏啼花落柳含煙顧況

夜深斜挂鞦韆索韓偓　獨向簷牀看雨眠雍陶

早行

一聲歌盡各東西趙渭南　花外煙濛月漸低陸龜蒙

馬上政吟歸去好韋莊　山山樹裏鷓鴣啼張籍

過友人別墅

少游京洛共紅塵李益　依舊瓊林照映人山谷

且向白雲求一醉戴叔倫　麻衣草坐亦終身靈澈

不遇

來往風塵共白頭戴叔倫　誰人肯向死前休韓退之

西教桂子落墳上賈島　富貴何嘗潤髑髏山谷

又

豈有文章動聖君丁謂　欲將書劍學從軍溫庭筠

平生名利關身者翁綬　執戟官資笑子雲孫偓

隱居

此去秦關路幾多李商隱　中原無鹿海無波吳融

荷蓑不是人間事李涉　造物小兒如子何東坡

訪隱者不遇

忽聞春盡強登山李涉　卻笑孤雲未是閒施肩吾

惆悵仙翁何處去高駢　尋眞不見又空還韋應物

懷韓居士

烏巾年少歸何處姚合　陵谷依然世自移李涉

上天下地鶴一隻高駢　還在人間人不知東坡

古道人

鴈骨飄飄紫府仙東坡　香風引到大羅天牛僧孺
無人寂寂春山路李羣玉　洞在清溪何處邊張顧

遊仙

霧爲僊袖玉爲冠韓偓　委佩低簪彩仗閒劉禹錫
上界眞人足官府韓退之　不如歸去舊青山東坡

李道者

麻衣年少雪爲顏施肩吾　聞說經旬不啟關韓偓
弄玉已歸蕭史去趙嘏　洞門深鎖碧窗寒高駢

仙廟

桂冷松香十里聞康求　水晶如意玉連環李商隱
年年笑作背歸去盧綸　門對寒流雪滿山韋應物

久

殿臺渾不似人寰唐永　花態嬌羞月思閑李涉
高坐寂寥塵漠漠劉禹錫　秋風落葉滿空山謝皎然

女仙臺

上清眞子玉童顏李涉　石座苔花自古班王禹偁
雲雨今歸何處去寶庠　受人祭享占人山郭震

聽琴

蟬鬢慵梳倚帳門劉阜　抱琴花夜不勝春趙渭南

不應更學文君去李昌鄴　擬作梁園坐右人劉禹錫

重九日

二十餘年別帝京劉禹錫　可能朝市汙高情韓偓
秋光何處堪消日李洞　漫遶東籬嗅落英東坡

九日戲幕賓

一任斜陽送客愁沈　邊鴻不到水南流劉禹錫
白從身逐征西府張祜　破帽多情卻戀頭東坡

晚菊

白露寒花自遠籬羊士諤　從他桃李笑開遲冉宗敏
一年秋色吟中過沈彬　門外重陽過不知齊己

十日對菊

籬菊香寒晚吹笙孫僅　可憐榮落在朝昏李商隱
浮生也共花無別杜光庭　不受陽和一點恩李山甫

梅

我今移傍滿庭栽韋莊　不向東風怨未開雍陶
同首看花花欲盡高駢　北人初識越人梅東坡

落梅

每到花時把酒杯韓偓　暮天何處笛聲哀趙渭南
縱然一夜風吹去司空文明　不恨彫零卻恨開杜牧之

塞上

古濃芳草起寒雲　許渾　斷續鴻聲到曉聞令狐楚
萬里江山今不閉　李益　死生同恨舊將軍　高駢

登樓

東池送客醉年華　呂温　獨倚危樓四望賒　李九齡
日暮烏啼人散盡　吳融　輕風細雨落殘花　武元衡

花期不赴

雲泥豈合得相親　戎昱　還把閑吟慰病身　丁謂
一種是春長富貴　杜子美　有愁人有不愁人　來鵬

醉眠

糝逕楊花鋪白氈　杜子美　日西鋪在古苔邊　王建

滿山明月東風夜　韓偓　留與遊人一醉眠　鄭谷

山中偶得

棄擲功名脫屣間　孫僅　東風吹雨過青山　盧綸
行人莫話金章貴　鄭谷　久許孤雲作往還　義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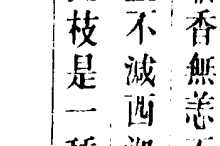
夜飲

虛榻吟窗更待誰　王禹偁　酒無多少醉爲期　東坡
明朝騎馬搖鞭去　楊憑　會有求閑不得時　王建

莊靖先生遺集卷之六終

樂府

洞僊歌 謝場成之寄梅



隴頭瀟灑辜負尋芳眼浪蕊浮花問名懶縱看看驛使帶得春來祇恐怕綠葉成陰子滿暗香無恙否月落參橫惆悵羅浮夢魂短賴故人情重不減西湖花一月分我黃昏一半更選甚南枝與北枝是一種春風待爭寒煖

又 沐梁與許道眞郭伯誠劉光甫同賦

百年富貴一覺邯鄲夢識破中流退應勇縱生前身

後得箇虛名褒貶處一字由他南董故園歸去好還青同歸大廈如今有梁棟對青天咫尺列宿森然君莫惟不見少微星動且拂袖林泉作詩人盡明月清風笑人嘲者

又 中秋

秋光海底湧出銀盤燭只怕微雲淡河漢料姮娥應笑醉舞仙人今夜裏空恁樽前撩亂尋常三五夜也有團圓爭奈人心未能滿記當初破鏡飛上天時雙照影留得人間一半待仗他玉斧再修成問明月明年共誰同看

瑞鶴僊 細君壽

蕭然林下秀笑簷外梅花似人清瘦東風在垂柳算幾時吹散眉開春皺與來搔首問今朝何處有酒怕一場醉後漁歌樵唱大家拍手知否眼前合計無辱無榮地久天長不須肘後望懸他金印如斗待一朝隨我騎驎去後共尋天上王母把碧桃花底流霞爲君添壽

又 弟李經畧生朝

曉窗寒氣悄問小槽滴後眞珠多少博山壽煙裏向百花頭上梅花開了金樽頻倒甚坐閒猶恨盃小記

去年今日大家同慶太平佳兆堪笑浮雲世事流水生涯南柯夢覺風光正好欲退時何似閒早把俗緣拋盡逍遙林下青松長伴鶴老與鶴鳴立箇家風作千年調

又

綿綿仙種李有大道家風逍遙活計長庚見苗裔問如何謫在落花浮世麴生風味爲喚回席上和氣被誰人說破黃粱夢裏一場富貴何酒不如歸去樂取閑身登山臨水衆人皆醉笑獨醒澤畔憔悴但從今管甚雲翻雨覆暫教心上無事且一杯盡後一杯滿

百千歲

又祝南守劉臣源誕節十月十五

人生爲郡樂推拯俗仁懷濟時英略和風散蓮幕把功名一事暫宜高閣興來自酌要酒澆胸次磊落比月中玉兎別有長生安心是藥休錯早還識破一夢南柯宦情漸薄北山素約試回首千岩萬壑兒竹林當日七賢遊處物外驂鸞駕鶴在烟柯局畔樵人看君下著

又錦堂壽日壬寅十一月十五

河東賢太守使華木生光太行增秀功名落誰後醉

歸來馬上氣衝牛斗一陽應候看春風先到細柳笑座中有客侯輕萬戶詩吟千首依舊桂花盈處賞菜園時爲君添壽滿堂飲酒盡平生傾蓋素友對水雲鄉裏貞山面目錢家詩甚錦糊但年年歲歲相逢似人耐久

酹江月壬午中秋與楊外郎仲朋姪塔郭仲進姪謙甫福昌待月

中庭待月正催詩雨過暮山橫碧別後連昌秋幾度一話團圓今夕萬里清風坐中爲我掃盡雲蹤跡冷光不似尋常些小窺隙應笑白髮功名倚樓看鏡惟酒禁愁得且闌樽前身見在亹亹風生談席洛下仙舟斗間星使邂逅非生客天涯雙桂廣寒誰念幽寂

又六月十四日感舊先生誕日

臞仙風格斬天教作箇人間浮客白髮光陰催老境誰見摩挲銅狄揮劒成河戈郎日落盡回天力黃粱夢覺轉頭一段陳跡休問花謝花開春蘭秋菊總被風欺得華表鶴來人換世惟有眼前山色偃徑栽松傍門插柳笑比陶彭澤晚涼月下一樽聊永今夕

又承濟之和復用元韻

脫巾挂壁向雀羅門外幾回迎客縱有一樽陶寫後

不遇當年儀狄未著祖鞭先投班筆老恨無才力天涯地角斷蓬流落蹤跡歸去作箇閑人錦囊詩句都向閑中得謾說他鄉光景好多少世情風色損友違三益朋近五易卦占山澤人間星聚不知天上何夕

又壬懷州壽日丁酉年

堂堂玉立看坐間揮麈風生談席相對竹林三四友氣塵蘭亭豪邁招隱詩中登樓賦內此恨無人識缺壺歌後佩刀還向誰得何用三窟謀身醉鄉一笑與元規塵隔好在輞川堪畫處寫出高人椽筆雲外鳥兒月邊笙鶴邂逅騎鯨白蟠桃會上不爲王母生客

摸魚兒送姪謙甫出山

這光景能銷幾度大都數十寒暑結廬人在山深處萬壑千巖風雨朝復暮甚不管堂堂背我青春去高情自許似野鶴孤雲江鷗遠水比興有誰匹功名事休歎儒冠多誤韓顏彭蹶無數一溪隔斷桃源路只有人家鷄黍歌且舞更不住醉中時出煙霞語暫來樵斧貪看兩爭棊人間不道俯仰成今古

謁金門贈教授李勉之

初雨歇槐夏綠陰時節萬里無雲天細滑一輪光皎潔好怕暫高還歿好怕暫圓還缺同是廣寒宮裏客

相逢無話說

又和邦直

煙雨曉夢斷池塘春草坐上麴生風味好銀杯休厭小剛要玉山醉倒祉甕釀成微笑人世閑愁都占了有情人也老

昔又曉蝶夢不棲芳草照映瓊林人物好薰香荀令小不怕醉時健倒恐怕醒時花笑潘髩都因愁白了老人心未老

西齋得梅數枝色香可愛一日爲澤倅崔仲明竊玉感歎不已因賦謁金門十二章以寫其悵望之懷

寄梅

開未徹先把一枝偷折看取黃昏今後別暗香浮動月誰爲尋芳時節誤了前村踏雪爲問花開能賦客如何心似鐵

探梅

誰便道昨夜雪中開了次第不將消息報探芳人草草宜在嫩寒清曉與比孤山更好離落逢花須醉倒惜花人易老

賦梅

金的爍俏帶枝頭寒色休道北人渾未識自然梅有格初見花時摘索再見花時狼籍詩句眼前拈不出惱人樓上笛

歎梅

頓點檢依舊雪肌清減似恨海東花使盡不救久鳳探休笑詩人冷淡道盡影疎香暗桃杏雖然無澡鑑承當應不敢

慰梅

誇獨秀動把春光泄漏誰道江南無所有一枝先入手須是日就月將那在風飄雨驟直待豆稭灰落後

初嘗山店酒

賞梅

全不讓占了百花頭上殺箇知音人共賞陶潛無處
覓也有江湖酒量也有風騷詩將休道花前無伎倆、
疎狂些子放

畫梅

偷造化秀出含章簷下爲問花中誰可嫁海棠開已
罷占了十分閑雅占了十分瀟灑若使畫工能此畫
九方皐相馬

戴梅

花譜內莫作等閑看待鬬草吳王無可對有他西子
在好在一枝竹外影也教人堪愛未免世間兒女態
折來頭上戴

別梅

懷抱惡猶被暗香著莫想在隴頭誰領略一枝分付
錯今夜雲窗霧閣明夜煙村水郭紙帳天寒人寂寞
夢回聞畧落

望梅

春一半留與大家同看賢簡温柔林下伴北枝猶未
放縱有姮娥照管可惜羅浮夢短斷嶺不能遮望眼
幾時魂却返

憶梅

多少恨不見舊時風韻浪蕊浮花都懶問江頭春有
信誇甚壽陽妝鏡說甚揚州詩興雲破月來堪弄影
世間無此景

夢梅

隨健步已過市橋江路費盡西湖多少句暗香留不
住銷得黃昏幾度又是天寒日暮枕上吟魂無著處
化爲蝴蝶去

又再和邢直

人未曉古錦囊中詩草抹月批風滋味好氣吞雲夢
小要把鳳樓驚倒不學烏臺嘲笑多少閑愁陶寫了
數篇吟可老

又河南府同知高誠之壽

風漸力水翦飛花狼籍鼎沸笙歌催舉白玉堂金馬
客歡動周人頌德喚起洛陽春色況值日南天道北
老人星拱極

水龍吟翟端甫壽日十月一日

勝遊漫說山陰算來不及山陽好七賢林下一時人
物何如安道況有奇才縱橫筆陣千軍獨埽向碧油

幀底眞儒事業倚馬看揮書草誰識平居隱操翟湯遇
江州十分禮貌世情交態雀羅門外幾人曾到且關
樽前等閑休問高山白早賴姮娥留得一枝丹桂伴
靈椿老爲男孫哥在

又 鶴壽堂壽日

一朝衣錦歸來高門不負于公望恍然如舊黃流萬
里大行千丈只比當時添些氣勢減些風浪記衆薇
戎罷分茅議定凱歌動聲悲壯元自山西出將郎從

他山東入相兜鍪須待貂蟬換了凌煙畫像且把功
名暫都分付淺斟低唱但年年看取三台長在老人
壽星頭上

阮郎歸 戲李子指

江南江北水連雲江山憔悴人華簪猶拂落陽塵離
筵何太頻歌近耳酒盈樽樽前見在身昨朝駕坐灌
將軍近前丞相嗔

又 楊彥明壽日籌堂之甥

年來宅相有誰承人誇似舅甥帶牛佩犢盡春耕菟
裘了一生閑事業寄丹青筆端如有神試看自寫鏡
中眞老人面極星

又 郭延年誕日

斷蓬蹤跡去依劉試登王粲樓此心安處即菟裘尚
何來往求詩造與酒消愁竹林多勝遊與君何日共
仙舟相看應白頭

感皇恩 楊成之生朝四月初三日

嘐鳥怨春歸一聲聲切莫莢初生兩三葉征鞍何處
撩亂楊花如雪鵲聲頭上喜來時節香篆半銷壽波
重酌玉帶金魚坐中客幕天席地便是仙家日月試
從今後數蟠桃結

又 李子指壽日戊申年甲乙科第

甲乙占科名同根仙李富貴南柯夢相似天涯雙桂

憩槐黌寒宮裏恩恩歸去覓佳山水休話升沉休形
恤喜且論南華養生理問君甲子少我行年一紀須
知鄉黨禮莫如齒

又 出京門有感

忽淚出門來楊花如雪惆悵天涯人離別碧雲西畔
舉目亂山重盡據鞍歸去也情悽切一日三秋寸腸
千結敢向青天問明月算應無恨安用暫圓還缺願
人長似月圓時節

滿江紅 孟州長馮子川誕日

解慍風來天氣爽綠陰庭院多少話暫都分付畫梁

雙燕明月欲隨人意滿十分未愜姮娥願但一年一度壽觴時身長健玲瓏曲低低唱玻璃盞深深勸任春紅吹上桃花人面簪履盡居彈鈆下煙嵐休恨平崗遠待試看南極老人星今朝見

又和張文玘

宿酒纔醒驀喚起一聲春曉無限恨滿城風絮一川煙草年少拋人容易去萬紅千紫都開了試但教頭上插花枝花應笑狂言在人絕倒狂藥盡愁難塲待叮嚀囑付再來青鳥圓扇不堪題往事斷絃惟恨知音少但時時頻把鏡來看人將老

又

名利塲中愁過了幾多昏曉試看取江鷗遠水野麋豐草世事浮雲翻覆盡此生造物安排了但芒鞋竹杖任蹉跎狂吟笑樽有酒同誰倒花滿徑無人埽念紅塵來往倦如飛鳥懶後天教閑處著坐閒人比年時少向太行山下覓菟裘吾將老

又李孝先壽日四月八日

小雨初晴風搖蕩綠陰清晝見說道長庚復向人間鍾秀又對上番成竹筍能恰賠別亭條柳看將來三五月圓時人如舊時東平浮世事君知否春夢斷空回首笑平生豪邁氣沖牛斗幽鳥自歌無譜曲飛花故送長生酒待騎鯨海上再相逢爲君壽

又詠雪

漠漠愁陰銀界曉浩然一色誰翦水就中撩亂燕山如席天若有情天也老高山底事頭先白甚教人錯恨五更風花狠藉寒欲退劉叉筆深欲效韋郎膝問何如江上孤舟簑笠君不見過門多惡客等閑踏破瓊瑤迹便寵豪下馬坐人牀尋歡伯

婆羅門引重陽與元帥竇子温暨衆友東城賞菊即席賦

浮空霽色江滿秋影鴈初飛相逢共遶東籬點檢樽前見在人似曉星稀對滿山紅樹葉葉堪題大家露頂任短髮被風吹只恐黃花人貌不似年時盃添野水更何用頻頻墜白衣沉醉後攜手方歸

清平樂壬申歲六月十四日

滿斟綠酒勸我千金壽不住光陰催老醜三十七年回首鏡中白髮無多缺壺安用長歌有志封侯萬里列仙不索騰何

又錦堂壽

青雲得路休嘆功名誤好在輞川堪畫處閒早抽身

歸去任他干丈風波光陰著酒消磨識破落花浮世
笑看金狄摩挲本作抄

又閩重九宋翔卿席

黃花今後纔是秋光暮依舊滿城風又雨勾引錦裳
詩句東籬尚可重遊羨君來往風流莫惜樽前健倒
這回節去蜂愁

又戲贈

城南歸路信馬隨車去家在白雲樓下住簾幙深沉
庭戶不論天上人間到頭此債須還一枕行雲夢覺
小樓却似巫山

南鄉子 李克紹生朝

來往亦風流會伴仙翁衣錦遊聞道長平朱紫地西
樓依舊人人說故侯能得幾春秋未必靈椿老便休
自有枝枝丹桂在何憂寶月忙催玉斧修

又上夫人壽日

香靄博山鑪羅綺森森奉燕居畫錦歸來冠蓋里當
時曾拜金花大國書一旦得雙珠阿大中郎喜有餘
見說上天雖富貴爭如平地仙家碧玉壺

又錦堂壽日

弓劒不離身唾手功名馬上成見說人生爲郎樂班
春政事如棋局局新熊夢慶佳辰喜動山城擊壤民
畫錦堂前爭獻壽留賓盡是蟠桃會上人

又錦堂碧落壽席

爽氣逼人寒相對溪堂雪後山賴有忘年林下友盤
桓都把功名付等閑盡道好休官況在黃柑紫蟹朋
天意不隨人事改平安愁莫能侵鏡裏顏

太常引同加崔仲明生日

太行千里政聲揚問何處是黃堂遺愛幾時忘試聽
取人歌召棠錦衣年少插花躍馬休負好風光三萬
六千場但暮暮朝朝醉鄉

又竇君瑞壽日

燕山勳烈有餘光問丹桂幾枝芳陰德後來昌但教
子應須義方功名看破黃冠野服林下道家裝何處
是仙鄉這日月閑中最長

又劉君祥壽二月十五日

區區州縣昔徙勞誰得似卯金刀一笑醉蟠桃問何
處仙山可巢兩朝人物積年陰德心力過蕭曹門戶
便須高看今後君家鳳毛

西江月壽堂壽

落落瓊林人物飄飄鶴氅仙風渡江已後見英雄那

在懸刀一夢霧恰山中隱豹雲還天上從龍太行直
枕大河東猶比聲名不重

又裴節使壽字懷誠

薦疏李誇精鑒垣增佳章得賢侯寬手如霹靂在同
州琰之不讓當時談藪願但可稱爲勁草請莫教指
作清流梅歸來綠野任沉浮度這箇家風耐久炎

又張堂臣壽日

人比當年楊柳六郎元似蓮花漁經獵史是生涯那
羨亭臺走馬鱸膾未歸風駕斗牛尚客星槎直教三
戰過翟家伴取赤松林下

又答亞之

漠漠煙生碧樹溶溶水滿芳溪東風吹溼落花泥恰
殺營巢燕子百字詩悉我寄一壺酒望君攜休將閑
事等閑題且把眉頭放起

鵲橋仙 段侯壽日

題橋志氣沉碑勳業不在舊鞭人後浮雲富貴轉頭
空似一夢南柯太守帥川別墅平泉小隱此計地長
天久金章還肯換簑衣買陂塘旋栽楊柳

又劉君祈壽癸卯二月十五日

歲方值卯斗方指卯卯月月圓時候大家來把卯時
盃共與箇卯金爲壽一盃壽酒一盃貴酒更有一盃
富酒一盃留得賀添丁見積善之家有後

點絳脣 重陽菊間小酌同申元帥等

秋樹風高可憐憔悴門前柳白衣去後閑却持盃手
一笑相逢落帽年時友君知否南山如舊人比黃花
瘦

又錦堂壽日

馬上功名射鵰誰似將軍手一朝肘後金印懸如斗
錦繡山川何似人長久閑中友爲君添壽共勸忘懷
酒

又王懷州壽日戊戌十月一日

橫矟將軍是他馬上男兒事河山表裏養就英雄氣
衣錦歸來占盡人間貴功名遂神仙平地學取留侯
計

又馮巨川南齋牡丹

花恨開遲爲花遲後爲花惱問花開了却恨花開早
人貌年年不似花長好還知道年年人貌却笑花先
老

又酒贈車元帥

著甚乾忙人生只合糟丘老一盃軟飽從事齊能到

不堪離騷恐怕愁難掃春光好醉時便倒何處無芳草

鷓鴣天 书李克修

須信人生足別離此情惟有落花知方憂躍馬明年事年四十二从忽至黃楊厄閏期乙未七月二十六日閒前生有限去何疑騎鯨公子賦成時得從上界真官府百計招魂不肯歸

又和天久雨

滴滴寒聲攪夜眠行雲似與楚山連百川到底終歸海一水元來不護田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序

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元陽子一日攜無名老人天游集見囑曰守一白簪冠以來出入玄門中皆老人引度也不敢忘其德今將平日遺稿命工刊行使傳於後庶不負平昔諄諄之意願題其端且爲老人光華老人姓陶農家子平水襄陵人父珍母賈氏初母夢青童金盤中獻一大果如瓜半黃半紅言上仙賜汝無名果也因而娠十三月而生皇統壬戌十一月十三日也性沈靜寡欲

舉動與羣兒異正隆年間全家避役陝州靈寶縣時年方壯有勇力喜談道雖不讀書便解義補縣弓箭手縣令許子靜與語奇之贈以詩不以常人待也大定壬辰八月十三日隨丹陽馬祖師過關服勤三年祖師曰此非干汝修行事汝自修行去於是浩然長往隨方乞化與苦志趙公爲侶每歸二人背坐相倚不言不笑人莫能測凡七年忽覺體中屈者伸窒者通神與氣非故吾也游戲人世三十餘年行步如風一日讀太上西昇經豁然有省謂同行曰我今還鄉去也年前有韶州岳家沿王氏請住庵我已許諾不可食言已而王氏果至迎歸所指處到庵索湯沐沐畢振衣入靜位留辭世頌儼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葬於永寧縣西時正大丁亥三月初七日也無名之號以其夢歟集中詩頌一百八十三長短句九十一信手拈得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皆仙家日用事也七言有造化遠離生死外機關超過有無中古木開花春寂寂寒潭浸月夜澄澄但言造化都歸妄畢竟陰陽總屬私千里暮霞烹絳雪半林明月搗玄霜永死鉛乾天地靜龍吟虎嘯鬼神藏有作有爲俱妄想無名無字是眞常願君早悟玄中趣學我優游

物外修五言有對客談黃卷呼童烹紫芝性似山猿獨心如野鶴孤陋神春寂寂調息夜綿綿俯仰長春景遊遊不夜鄉若此等句頭頭見道無一字閑非煙火食人所能道也中間外錯講師祁定之校正觀者無憾焉辛丑年七月望日序

大方集序

爭然子者濟南人姓邱名志清幼而穎悟舉止作高尚事年十二灑落有塵外想求出家父母肯之十四遇一道者見而奇之曰是兒有仙分安得在此語以眞理釋然有所得自後稍加精進一日忽見重陽眞

人繪像駭然曰此乃前者所遇之師也冥契相投豈偶然哉於是絕嗜慾屏紛華刻意於道學弱冠僑居澶淵三十一還濟上主者諉以玉霄觀圖容大師咿然不受遂之益都從者雲集師不悅乃渡河逃名於南陽山中去圭角混光塵舍者與之爭席矣逍遙雲水閒其對景述懷託物見情片言隻字沾丐者多簡而古峻而潔邃而深無一點俗氣蓋玄門之星斗歟庚寅歲冬復歸澶淵返寂於通眞觀年五十一師所自爲哀鳴腕下弟子劉志源見而嘆曰師已仙矣尙留何爲不如淮南之鷄犬乎言訖乃仰而呼俛而默

眼光落地不復芻豆矣聞者異之葬於先師靈兆之側襄事後志源等鳩集生前遺稿刊之於木元陽子紀石烈守一索余序之前後作者贊述詳矣言之則贅姑道其大畧云辛丑歲七月朔日序

錦堂賦詩序

士大夫詠情性寫物狀不託之詩則託之畫故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得之心應之口可以奪造化窮高興也侯之別墅葺一室曰錦堂時時琉春往來於此合親交而燕之因命畫史以春水夏雲秋月冬松繪之於壁蓋取陶靖節之句也四時之景叢於日前滌煩慮暢幽懷超然與造物者游坐上之興溢矣侯乃語客曰今夕之賓樂乎但恨對景無言敢請逐題而賦之客曰古人之詩今人之畫二者盡矣言之則贅然景與時遇人與景會不嫌冷淡可停杯而待侯乃口占而首唱之時壬寅十一月望日序

傳

孟氏家傳 孟鶚之

高祖唐牧字堯臣雲中人也幼業儒術擢進士第仕遼爲太子洗馬牛令公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生子彥甫字仲山金運革命陰補品子後以明法中選知西

北路招討司事時有疑獄獄成當棄市公拒不受命雖怒而迫之莫能奪也後三日得實免死者百餘人招討公執手而謂之曰子之陰德如此其能無報乎可勉之從宣德州司候登州軍事判官享年八十而終二子曰龜曰鶴龜早世鶴字壽父幼聰敏好學手不釋卷同進士第出身主汾州西河簿宰宣寧縣進階儒林郎致仕六子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楷女曰婉曰賓太師張公之甥也仁更名澤民字安宅性敦厚博雅不喜檢局與人交密如也事王父母孝居喪過哀友愛同氣鄉黨稱焉父母病與妻張氏

奉侍温清頃刻不離命醫視藥必親嘗之以人肉治
瘵割左臂肉雜羹中而進之母自是善飲食勿藥孝
感然也郡守知之欲聞於朝廷母恐孝子之傷生力
勸止之年逾三十不就資蔭折節讀書母罄囊金聚
經史以成其志工屬文頗爲進取計有聲於場屋學
者從之如林崇慶元年秋魁大同府選辛巳登進士
第調河南福昌簿以廉能稱中外交辟不就世亂避
地於陸渾南山以詩酒自適號雲巖老人有著述閒
於世壬辰秋九月一日卒於槐林平伊陽令周文炳
察判盧某備禮權厝焉累官朝列大夫妻清河縣君

二子曰琦曰璘女月娥歸白登郭文振琦字伯玉游
學齊魯間貞祐之亂莫知所從璘易名摯麟字駕之
因夢故也自束髮從父訓不經他師指授十三薦名
於京師庚寅擢進士第任陝州州判辟舉靈臺令入
補省掾壬辰京師失守隨國軍渡北僑居河津癸巳
抵平陽行臺胡公異禮待之每事諮議焉內省委管
句印造經籍事已亥朝廷以近來文風不振分三科
請路選試精業儒人監試劉中以贍於才學皆優其

等充本府議事官權宜之職也妻韓氏濮王之後繼
母韓氏之姪女也二子曰史喰曰桂哥皆幼孟氏姬

姓魯公族孟孫之後保姓受氏於今不絕其開賁之
勇舍之約軫之儒光映百世凜然如生裔孫摯麟駕
之亾其世系自高祖而下得其傳焉又懼其湮沒以
前後事略託所友而記之意者欲文之碑而誌於墓
歟或錄其實於太史世其家歟狀其行於太常議其
謚歟將施於蒸彝鼎如古之所謂銘者自成其名歟
帝如是其志遠且大矣其自敘者備矣尚何言哉然
有美而不聞於世友之過也故不敢不書以俟夾者

譜

李氏家譜

按大唐天潢玉牒顓帝之後生大業大業生嬀嬀娶
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貫昴而生咎繇咎繇生伯翳伯
翳之後世爲士師至里成避桀之亂避居伊侯之墟
食李實乃改爲李氏此言咎繇之後以理獄爲功遂
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
里爲李也成生利正當商湯之時利正生昌祖昌祖
仕陳爲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爲陳相葬瀨鄉
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賓慶賓生靈飛一名虔
會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
也自李成至虔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

娠之後已爲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真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木曰此我姓也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軼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李爲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先師傳云老君因聖母攀李木而生謂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明之以彰聖人之宗緒矣至紂王時居岐山之陽西伯命爲守藏史武王克商召爲柱下史其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宗之子注注之子宮宮之遠孫假假仕漢孝文帝假之子解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風俗通云李伯陽之後出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襄城江夏梓潼范陽廣漢梁國南陽十二望唐高祖淵二十二子其韓王元嘉守澤州武氏盜國宗室潛謀恢復事露皆被害妃房氏齡女妃氏四子於碧落聖佛谷追薦母氏黃公譔善篆磨崖碑存焉其後裔孫因家於澤或隱或仕宋初李植字彥材熙寧間中武舉科隱范文正公西征官至右侍禁墓誌云葬於澤州晉城縣五門鄉從先塋也二子持構授高祖李憲之忘其所出生曾祖猷猷生祖行可行可二子長之邵次之才之邵一子曰楫楫子六人長儀　應進士舉恩牓二子亾有女在北弟馬輿男閏郎在餘亾之才三子長植次構次俊民用章植三子曰挺曰揚曰振挺男世英渭南馬鋪監沒於王事揚謙甫進士第乙科孟津機察男世臺監福昌酒構洛陽茹店商酒監男鐵塊女蓬仙在北俊民男揚伊闕商酒監揚一子道兒甲戌兵火值甲午二十餘年朋皆物故矣獨閏郎在楫之孫也二子皆幼爲李氏之肩癸卯年四月初一日丁未譜

記

唾鶴記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鶴鳴之好鶴亦猶是也鶴也者物之生於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合亮而清則寡所和獨以孤高自處飛鳴於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衆鶴奚恤焉若或矯情自異下同於頻頻之黨變常而器其真非鶴之德也非鶴鳴

之所好也叔世道衰天物暴夭思其所好而不得逮
丙申歲於新居之側有蹲石曰睡鶴昔人取其似而
名之鶴鳴見其似而喜之事與心會豈偶然哉三復
觀之其骨聳而奇其背脊而僂其頸宛其喙銛若無
意飛鳴者雖沉潛靜默有飄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
之過爲衆所棄而自晦蛻抑衞人之軒不足棄歟烏
程之樹不足使蛻將遺世遠舉羽化而仙此特其化
身蛻不然何爲不飛不鳴日游於睡鄉者乎謂其果
不能鳴則陳倉之鷄胡爲而鳴耶謂其果不能飛則
零陵之燕胡爲而飛耶吁是時也以飛鳴而望於鶴

不可望於石尤不可姑以其似而又有所得故感而
爲之記云

劉濟之忍齋記

彭城劉君巨川治別室之西偏訂曰忍齋卜日會諸
同志落之鶴鳴怪而問焉劉君曰凡有血氣者皆有
爭心在人則尤甚焉人情甚不美小有不協至於按
劒相怒沒齒而恨不解是何耶血氣之所役也忍之
之意非敢望於人蓋將以自警耳孔子語門弟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成王命君陳亦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聖賢以忍之一字諄諄而告人者於血氣方剛之
時而戒之也昔之人有能之者如張公藝之忍於家
朱將軍之忍於敵耳餘爲功名而忍王謝爲性命而
忍元載以鼎鑊之譏忍於笑翁思以狗曲之辱忍於
醉師德之忍於唾懷祖之忍於罵是皆不以一忿而
動其氣其得聖賢之心乎吾名吾齋亦猶是也鶴鳴
門而嘆曰異哉未有無事而忍者若子之言所以自
處者得之恐非所以處人者得之於己失之於人可
乎夫情深則怨匿理到則心服與其匿怨孰若服心
戕以情怒彼以理屈則門外貝胔者踵接矣莫不釋
然開怡然暢廓然通無一毫芥蔕於胸臆初以自警

卒能警於人過此以往足之所履皆君子之忍齋也
獨戚戚於一室之內何其自狹也劉君於是嬰然而
起拱手而謝曰厚矣子之托吾境也請刋其說於石
以廣其傳

歲寒堂記

節婦樂氏澤郡南關宣銳巷樂玠女也幼亾父母依
於外族外王父李榮鞠養之年十五適木關劉璋泰
和五年乙丑夫亾二十一歲守志長子祐五歲次禮
十七日也從吉外氏豪俠欲奪而嫁之堅誓不許苦
節自勵事王母舅姑小心敬順盡爲婦之道

窯同爲而不違於禮婉爲而不失其正舅姑[redacted]以
家嚴恪潔勤躬操井臼無一日而少懈上下畏愛焉
主中饋助祭祀怵惕之義表儀宗門值貞祐亂離往
往骨肉不收樂氏俯育二子流散他方遑遑涕慕抱
終身之戚丙戌復歸窀故里子禎娶東林隱君子毋
俊卿之孫女生二女長適秦茂才次許嫁本州趙次
官姪男餘慶禮娶楊氏生三男一女長犍兒定婚樂
家祖王氏次伴犍婚東蜀村李氏次堅童女許嫁下
町張氏夫之兄益弟儀偉俱仁妹適梁氏偉娶徐氏
二男一女長福妻谷下栗氏次祐妻本州王氏女嫁

[redacted]氏祐二男長丑兒次顯兒中外族姻無不周恤者
順字君祥參謀本州宣差所事凝凝特立篤於孝友
念無以報劬勞之德因所友而榜其堂曰歲寒堂冀
母氏之名節有光於後噫幼而孤長而寡老而其福
厚歷憂患五十餘年始終不易凜凜有松柏之操名
其稱矣當是時也不能安其室如七子之母者十常
八九有不登是堂而愧者乎癸卯三月辛巳書

繼之以詩

家貧子幼如月魄煩惱林中世途惡兢墳下拱淚不
乾野店天寒孤奠託歸來扶杖雪滿梳山頭化石猶
望夫嘗堂恐憂恰亦得孝哉一雙灰啣烏

重修悟眞觀記

高平縣南二仙廟者在張莊李門之閒唐曰眞澤宋
曰沖惠沖淑眞人爲居民祈禱之所無禱不應一方
之休咸係焉大金貞祐甲戌歲國家以征賦不給道
士李處靜德方納粟於官勅賜二仙廟作悟眞觀俾
其徒司兒眞主之額之後有慊於心爲其名位之乖
也其意若曰以廟爲觀則是無廟矣以觀爲廟則是
無觀矣不亦誣於神違於人乎惴惴然不安積有日
矣於是市廟東之隙地爲三清殿爲道院繚庖湢表

壇墀外力所施用以資工役其修齋行道拜章啟乞
步虛華旻儀鸞而引鳳者於此焉觀之西曰廟像宇
宏麗像容粹穆遂以重門翼之兩廡旁列諸靈之位
其時和歲豐民無疾癘畿甸擊鼓婆娑而樂其神者
於此焉各事其事互不相雜名與位判然矣識者謹
之接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蓋禮所重者祭或舉或廢不可得而私即廟而
觀既觀而廟是未嘗敢舉亦未嘗敢廢豈私也哉兩
得而不兩失神人俱悅無遺恨矣此重修之意也德
方請以其事書之於石余用其意而筆之德方陵川

人年二十出家明昌三年壬子禮本州神霄宮郭太盖爲師泰和丙寅奉祠部牒披戴登壇爲大法師後七年貞祐改元賜紫號達妙充澤州管內威儀偶值兵亂晦迹不出大朝丁酉歲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僧道等其止取一千人德方乃中澤潞二州選第一是歲八月於燕京受戒回壽以白鶴王志道知神霄宮事郡長段公從之俾遂其高懷乃於宮西別院爲鶴鳴堂三間日與方外友彈琴話道焚香煮茗誦周易黃庭老子書究諸家窮理盡性之說與悟眞相去五十里時時往來適游衍之興不以傲爲高不以

誕爲異簡而和婉而通行必合於義動不悖於禮其肯誣於神違於人慊於心亂名改作者乎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澤之爲郡在太行之頂其四面亂山環列東向望之突然而起孤高峻絕不與衆峰相連者曰浮山也山之腹有巖穴中有二像廟而祭之傳者以爲翁婆神居民之爲嗣續計者往往禱於是焉按圖經翁婆神在郡東南二十五里浮山北坡上宋元祐六年建計屋八間共二十二椽周圍七十五步又紹聖三年丙子李旦亦言此廟自元祐六年及觀至和二年郭寶

碑已重修矣圖經所云元祐六年建亦重建也究其原莫知所從來或曰女媧廟並無所據按淮南子云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民追而祀之其以此耶傳者通謂之浮山神大定二十六年郭道琪等增舊制而新之蓋五載工始畢偶貞祐甲戌兵火復毀逮大朝庚子本郡次官趙唐以其男山兒幼从不能忘情因謂是廟慨然有起廢之心遂命者老張玉靠庀工計費又令總領景用與提控許堅督其役斧

斤者瓦甓者版築者不召而從不鳩而集富者輸其財貧者竭其力不日而告成自是公得男女三人又從而起敬焉辛丑歲三月十八日會郡人而落之索余紀其事將刻之石姑以前人所問而書之噫人而無後爲不孝之大然人生於天地之間果由人乎哉或得之於卜如成季者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或得之於夢如唐叔者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周之翰皆嵩嶽之神魯之儒乃尼山之秀是山也果能以英靈之氣賦予於人者乎求而得之者有之不求而得者神何與焉天地萬物父母也物莫靈於人天地之委

蛻也豈私於人哉夫臧孫達之有後也以德其所求者異於人辛丑年三月十五日記

陽城縣重修聖王廟記

按圖經陽城蓋漢之濩澤縣也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隸平陽郡後魏文成興安二年癸巳自故城移於今治隋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玄宗天寶元年改爲陽城縣又云殷湯廟在縣西南七十五里析城山上宋熙寧九年河東路轉委通判王侔親詣析城山祈禱即獲休應十年五月空中牒封析城山神爲誠應侯政和六年三月二十

九日析城山殷湯廟可特賜廣澤之廟爲額誠應侯可特封嘉潤公宣和七年重修廟記云本路漕司給係省錢命官增飾廟像及廣其庭壇高其垣墉列東西二廡齋廚庫舍次靡不畢備華榱彩栱上下相煥以稱前代帝王之居而致崇極之意以其餘材完嘉潤公祠合二廟凡二百有餘楹大金革命廟止存九間其六十楹大朝壬寅年春因野火所延存者亦廢民間往往即行宮而祭之本縣行宮在郭內東西街北有去城門五十餘步右距縣衙一里強壬大金壬午歷一百二十八年而毀邑人王元武全王昇張

義王通王漢等雖在擾攘之際相與鳩工復起正殿三間元帥延陵珍補蓋西廡歲有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噫神依於人廟食百世亦豈有昇沉時耶抑成壞之數固顯莫能逃耶何天禍未悔如此之酷耶僕重過是邑王元等託文人燕子和求識其始末故書以示之時壬寅十月庚戌朔

重修佛堂記

吳道子畫鄴都宮畏罪者衆韓吏部題木居士求福者多世之人莫不知罪之爲可畏福之爲可求然信賞有所不能勸必罰有所不能懲而覩道子之畫吏

部之題肅然有動於心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懲何耶豈正幸者難從幻化者易感歟兵興以來俗狃於惡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以勇苦怯姑終自若當是時也未有不嗜殺人者天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況於他人乎官差察之鎮是邦也因暇聽事後之佛刹因其爲風雨所壞遂命工起廢缺者補之汚者墁之壁繪像飾爲之一新乃與其妻孫氏時時敬禮僧堅回向益勵齋嚴其見於臨事寬而不苛仁而不虐皆如來慈悲之心下之人亦復歸依見善則樂而爲之見不善則憚而不爲不陵弱不暴寡不苦怯皆如來

慈悲之化夫以易感之化易難從之俗亦救時之一助也若夫化流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行如周家太平之時其待木鐸之政乎

重建修眞觀聖堂記

按圖經修眞觀在東門內街南宋大觀戊子陳遷孟新堂之故基也值大金貞祐甲戌兵火而毀煨燼之餘瓦礫堆積二十八年間無一人剏目者女冠張守微與弟德忠因逃難四方俱獲生還欣然有起廢之念乃求訪本觀遺跡道士李君淨歷歷而告之曰此殿堂也此道院也此客舍也此堵而環也此圃而蔬

也此井而飲也既得其詳於是首建聖堂三間爲修敬之地復夷荒壤剏憲章出牆根而築之仍爲後圃是堂也經始於辛丑十月甲子次年三月丙戌工畢始終其事者郡侯段公聲夫人衞氏守徽晉城縣高都管藥商申社人幼婦趙氏夫亾正大甲申五月捨俗出家禮太原愉次縣專井村玉眞巷洞妙散人楊守玄爲師師乃長春眞人門下盧神子所引度者也傳授有源故其信道也篤守志也確肅而莊強而敏新故面潔污蕭爽峻邈雖在城市有林下風異時天上定歸王母之家今日人間獲覩飛瓊之室弟德忠及妻王禮善益加歸向皆生無上道心男留住女梅兒慶仙宜哥滿惜告成之後伏願免離五苦延納百祥中外存亾同證妙果壬寅年五月初一日記之堂上以警來者

題登科記後

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經義牓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澤州晉城

郭伯英字伯誠年二十潞州上黨

劉從謙字光甫年二十五解州安邑

張孺卿字介甫年二十七大興府左巡院

王知進字崇禮年三十一東平府平陰

孫輿字子玉年二十七大名府夏津

彭悅字子升年二十三眞定府錄事司

石抹世勣字景略年二十八咸平酌赤列千戶所

李適字適之年二十九大定府長興

晁李仲字寶臣年四十一通州三河

朱煥字文伯年四十四開封府磨巡院

伯德維字公理年四十一中都和魯胡千戶所

趙楠字庭幹年二十四澤州高平

王元字善之年三十三解州司候司

糜元振字彥升年二十八磁州司候司
祁午字子善年四十一解州聞喜
潘希孟字仲明年二十八磁州司候司
孔天昭字天安年三十大興府左巡院
王毅字知剛年二十八大興府左巡院
侯尚字世卿年三十太原府平晉
高應字大中年三十二磁州邯鄲
趙鉞字敬之年二十五大興府左巡院
管赫字天佐年二十五奉聖州礬山
嚴嘉希顏字仲傑年三十五婆速路五里甲海下
郝鈞字國器年三十五大名府館陶
鮑元字善長年四十四潞州長子
康鼎字晉卿年二十五博州高唐
閻詠字子秀年三十七兗州磁陽
鄧浩字君猷年二十六平陽府錄事司
宋克俊字英叔年二十七河中府錄事司
趙宇字公定年二十八澤州陵川
劉碩字溪叟年七十四濟南府章丘
杜寶才字克彥年四十四南京巡院

余閱承安庚申登科記三十三人革命後獨

與高平趙楠庭幹二人在一日邂逅於鄉邑
嗄咽道舊壬寅歲五月初吉庭幹復挈家之
燕京感慨忽淚書五十六字寄之試將小錄
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
與君雖在各華顛君還攜幼去燕然我向荒
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
天癸卯春

大陽資聖寺記

晉城縣漢之高都縣也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屬
建興郡明帝移建興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郡
爲高都郡縣屬焉北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又以
長平安平二郡併入爲高都郡隋開皇初郡廢爲澤
州十八年改高都縣爲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爲名屬
長平郡唐武德元年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於
古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六
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貞觀元年蓋州廢爲澤州
縣亦屬焉宋及大金因之不改本縣境內寺院二十
一區大金貞祐甲戌至甲午存者十之三四資聖寺
在縣北四十里大陽社北齊文宣天保四年癸酉歲
元帝承聖二年也號承建寺至武成河清二年癸未

建石塔二級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癸巳立尊勝幢宋
眞宗天禧四年庚申改賜資聖寺周廻二百六十三
步屋宇二十八間其一百二十椽與碧落洽平院澤
州浴室院皆法脊也本寺素乏常住田過者稀貞祐
兵火後居民蕩析鄉井荆棘寺幾於廢里人王簡等
亦流落四方艱苦萬狀默有所禱異日平安到家當
捨所有以荅佛力既歸乃以所居之正堂五間與本
寺修香積位其殿宇窻舍缺者完之弊者新之廢不
用心焉且語者老曰本社宋阿李生前爲無後將本
戶下地土一頃五十餘畝施與本寺充常住見今莊

聞有無借衆力開耕給贍本寺爲修飾澗色之費仍
與住持僧添鉢不負我輩報恩之願衆忻然諾之命
本寺僧行廣主其事行廣俗姓李本社人純懇謹愿
可託故令專之自齊文宣天保四年至今癸卯七百
五十一年其間升沉興廢者屢矣虐焰之餘未有甚
於此時者賴有其人家風不墜不幸中之幸者也劉
臣川濟之欲傳於久遠求碑以實之故書癸卯年四
月初六日壬子記

澤州圖記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九州之中爲第五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河內
曰冀州漢地里志曰河東河內得魏地背觜參之分
野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域詩唐國風此晉也而謂
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
焉三晉屬韓周赧王五十三年秦武安君白起伐韓
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使平
原君受地五十五年秦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
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秦因伐趙四十萬人降白
起秦并兼四海分天下爲郡縣漢興因之先王之迹
既遠地名又多隨時改易不同漢地理志河東郡秦

置澤端氏二縣隸焉上黨郡秦置高都泫氏二縣
隸焉河內郡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沁水隸焉
按澤州圖經屬禹貢冀州之域後魏置建興長平安
平三郡明帝移建興郡於高都城孝莊帝復改建興
郡爲高都郡後周又以長平安平二郡併入改爲高
平郡隋初廢郡爲澤州按晉城圖經本漢高都縣也
屬上黨郡晉因之後魏改屬建興郡至孝莊帝改屬
高都郡北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爲高平郡隋
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丹川縣因縣北丹水爲名屬
長平郡唐武德初移於源漳水北三年析丹川於古

高都城置晉城縣屬建州六年州廢縣屬蓋州是年省丹川縣蓋州入晉城貞觀元年州廢屬澤州按陽城縣本漢濩澤縣屬河東郡今縣西三十里故城是也晉屬平陽郡後魏與安二年自故城移於今後隋屬長平郡唐武德元年於此置澤州八年移州端氏縣天寶元年改爲陽城縣按端氏本漢縣屬河東郡史記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今縣是其地也其故城在縣西北三十里即漢治也晉屬平陽郡後魏置安平郡縣隸焉真君七年省太和八年復置隋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自故縣移於今

治屬長平郡唐武德八年移澤州於此治貞觀元年又徙州治晉城按高平縣漢泫氏縣屬上黨郡後魏於古高平城置唐志云漢泫氏縣地因以名之屬長平郡隋因之又併泫氏入焉唐武德初於縣置蓋州貞觀初州廢按陵川縣在漢屬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以戶口滋息山川修阻遂割長平郡二縣戶析置爲中縣至唐武德元年改長平郡爲蓋州縣亦屬焉六年移蓋州於晉城縣貞觀元年改蓋州爲澤州縣屬澤州按沁水縣漢縣屬河內郡晉因之元魏爲永安縣後於此置廣益郡後齊郡廢改縣曰永寧隋開皇十八年復改爲沁水縣屬長平郡唐屬澤州五代後因而不改皇統三年程先生左輔國碑云澤之爲州蓋以境內有濩澤名焉州之治晉城蓋以其地故晉封名焉夫晉者堯所居之墟舜所耕耘之地二帝遺風至今猶存自開皇三年爲州迄今五百六十一載蓋開皇三年癸卯至皇統三年癸亥也宋張商英題桃園嶺云大舜耕耘地斯民聚落居昔人皆以舜澤名之舜耕于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漁于雷澤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圖經引墨子云舜漁于濩澤壘子本云漁于雷澤不同舜澤取舜耕處名之

也歷山河東之境近之必有辯者州四至東至衛州界二百里以孤松樹爲界自界至衛州一百六十里西至絳州界一百九十里以烏嶺堠爲界自界至絳州一百四十五里南至懷州界四十五里以土堠爲界自界至懷州六十五里北至潞州界一百里以山口村爲界自界至潞州六十五里東南至懷州界七十五里以枯冢爲界自界至懷州六十里西南至孟州界六十里分水嶺爲界自界至孟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相州界二百里以城嶺爲界自界至相州一百六十里西北至晉州界一百六十里以長城嶺爲

界自界至晉州一百七十里至南京四百六十二里
河南府二百二十五里係大定年前里堠也隋開皇
三年至天興甲午六百五十二年歷唐五代宋金易
十二姓或興或廢有如傳舍金國自大安之變胡騎
入中原北風所向無不摧滅者貞祐甲戌二月初一
日丙申鄜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毀圮室廬墟塹地市
井成墟千里蕭條閱其無人後二十年大兵渡河甲
午正月初十日己酉蔡州城陷金運遂絶大朝始張
官署吏乙未遣使詣諸路料民本州司縣共得九百
七十三戶司候司六十八戶晉城二百五十五高平

二百九十陵州六十五陽城一百四十八端氏一百
一十七沁水三十至壬寅續括漏籍通前實在一千
八百一十三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其可知也噫生斯世者何不幸邪百六之數莫能逃
邪死者已矣生者倒懸何時而已邪上天之禍如此
其酷尙未悔邪泫然記之庶幾父母瘡痍之民者生
怵惕之心

莊靖先生遺集卷之八終

碑銘

重修眞澤廟碑

柳子厚書南嶽大明寺律和尙碑陰昔者公室禮得刻碑以彝其後子孫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自是所在營建者莫不用焉大朝龍集庚子九月十五日丙子悟眞觀樹落成之碑冠蓋雲集酌酒相慶循故事也或者謂碑之所云異其名也名雖異人心未嘗異也所慊者材不中度不足以壯福地此處自有石豈

無知者乃用率而求之於荒榛開微露節角出土而得之眞良璞也德方以易卦筮之得臨之節有大而可觀之象於是命工加磨礲焉無毫髮恨攵老愕然相視曰天神所依者人其有所待邪或廢或興亦其數邪事與時會豈偶然邪是廟也自唐天祐迄今三百餘年庇庥一方實受其福水旱疾疫疇無不應貞祐甲戌烽火以來殘毀殆盡幸而存者前後二殿神且不安人其安乎由是感激奮厲踊躍就役斧斤者陶甓者版築者汚墁者不募而來不勸而從缺者完之仆者起之繪事之墁漶者色之不日而新無愧於初攵老請以其事實之碑德方笑而諾之就用其石慰人心也其使之敬鬼神而玄化振仙風德方有力焉因索予爲文以刻之其詳具於前後之作者言之則幾於贅姑須之以詩以告其成云

川原自秋色　爽塏變荒土　騰空仙馭遠
閱歲遺廟古　頹基埋草莽　敗壁剝風雨
枯松噪寒鴉　老瓦窺饑鼠　煌煌星各位
耿耿月獨苦　鞠躬香火民　默與杯珓語
眞游厭塵雜　非類敢狎侮　豈惟奪時享
乃又虐神主　曾無一震威　蕩滌還淨宇

黃冠得仙李　起廢心已許　聞聲應如響
爭地築環堵　圖全出衆力　能事在一舉
周旋禮俗中　百福神所予　刻石示將來
不朽遵石鼓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王屋山者在底柱析城之東仙家謂之淸虛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觀者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逝隆然而起似近而遠欲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九龍戲珠嶺也東向二百步許溢天一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爲九鼎金

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噓吸元氣與山澤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抑勢仰而還俯如竦如懼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峯也亂峯之間邃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陽谷也樹林叢鬱虎豹郤走蕭爽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躡仙橋欵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閽猶咫尺爾時天界諸天悉以天衆見於每歲朝山之會宜其爲洞天之冠也大唐中中巖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道場立像而嚴奉之並御書額壁畫神

仙龍鶴雲氣等升降旌節羽儀金彩輝光滿宇遣監齋韋元伯齋圖畫事跡題目奏聞時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玄祖之教緣此而振山林學者皆生無上道心不退轉志宜其爲福地之冠也又按司馬別記曰余刱玉扉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一曰丹華又觀玉皇寶籙乃知上古丹竈並傳而莫不遐年自夏禹後遂止入有繼者余不敢媢泄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考之陽臺觀之成也在司馬鍊師藏丹竈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年乙亥也下值大金貞祐二年甲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火而毀觀改曰宮隨世沿革崇其名爾嗚呼王笈秘文流運道氣猶有昇沈之時況巍峩華構豈無成壞邪累代重規一夕焦土草木色慘烟霞氣沮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感嘆陳迹慨然有動於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養道餘暇以起廢爲事不募而役集不鳩而材具變污以潔易故而新宏大殿堂修直廊廡復靈官之位列齋厨之次接過則有賓館招納則有道院其用簡其功速旋天閼回地軸華日月而平北斗其爲力也大

哉廢始於戊終於戊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興疑其有數存乎其間爾先生少業儒術長慕玄理年高行積境滅心休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棲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頗得其所長蓋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慈而愿厲而温有竹林高致不黷俶升平有盤谷雅尚不輕欺富貴味老子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釣後長愁海上之鼇子晉歸時難駐雲開之鶴大朝已亥歲三月二十二日壬辰登眞於嶽雲觀春秋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忠曰祥曰玄曰温索余文其碑故欣然書

之以示來者其辭曰

太行碑兀　連亘王屋　天設之險　神奇所奮　煙蘿渺然　若化若遷　誰其主者　小有之天　天台鍊師　卽宮于茲　奕奕榮觀　百世之基　中原驛騷　劫火莫逃　虐焰毒燎　毀仙所巢　猗歟王公　復此故宮　彼徒者清　始終厥功　事舉其墜　風振其頹　濫觴泛源　實實枚枚　欲去者留　旣往者來　雲軿羽蓋　肅焉徘徊　突峯秀巒　光凝羣寒　乍隱乍見　聳如髻鬟　泉涌流決　巖回岸薄　或抑或揚　響如珮玦

柏茂松悅　芝芬桂芳　可粮可糗　旣壽且康　鶴翥龍矯　鸞翔鳳鳴　可駕可輧　游乎太清　朝煙暮霞　我仙所家　坐閱人世　浮如落花　大哉道域　悠久不息　何以誌之　他山之石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人之生或幼而殤或壯而夭或幸而不殤不夭獲考終命者則榮而獨或不幸而遭夭之變人之禍邪之憲身沒而名滅者宗亦覆可幸不幸皆命也其視世其家碑其墓廟其貌而配饗不絕者異矣夫不幸之中又有幸不幸者焉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故鄭子產有言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所以歸之政謂此也道否以來及政交惡玉石俱焚冤魂無依哭聲相聞哀於泰山之虎猛悲於桓山之鳥別其無所歸幾何不憑於人而爲厲者哉當是時也生且不遑恤況夫死者乎獨晉城縣令博陵崔公達惻然有動於心乃於野外拾遺骸而瘞之又與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玄道正李處靜十月十五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爲壇位而祭焉其幼而殤壯而夭者在此位幸而不殤不夭考終命而榮獨者在此位不幸身沒名滅覆其宗而無配饗者在此位師乃於玄科之外

以幽明之故始終之說施報之理因果之事發揚昭露警人心而駭鬼聽公乃吉蠲從事其迎來也有餘敬其送往也有餘哀欲其慘而來舒而往新大故小背適其歸嗚呼慟人之所不遑慟使不爲厲今於子產之言識者以爲知禮其可以無辭乎銘曰

雅廢國屯　四海揚塵　魂兮來兮　天地廓清　虐焰方沃　蠆蜂搖毒　魂兮來兮　鱷鯨被戮　干戈厭躬　腹背勃敵　魂兮來兮　壺漿偪伯　骨肉不收　離居湯析　魂兮來兮　宜爾室家　不周之粟　不虞之贈　魂兮來兮　今薦馨德

不屋而號　不宮而弔　魂兮來兮　今有寢廟
忠肝義膽　不辱不屈　魂兮來兮　此乃血食
暴露風日　沙場草白　魂兮來兮　此乃掩骼
洋洋如在　曳曳而出　公之豐潔　是享是格
如歆而類　如祀而族　公之信孚　宜介之福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無戰之國民多壽好戰之國民多夭夫戰危事也民之壽夭係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戰者二十三內戰敗績六外戰敗十二豈惟戰哉其侵伐襲討潰滅殲獲等例書者不絕故其民壽者少而夭者多豈

唯民哉死而不得其所者何可勝紀或見於新城之牆或嘬於貍之豕或踊搏於寢臣之夢或叫登於晨吾之墟或如若放之餒於楚或如伯有之懼於鄭或與獻子而相訟或同實沈而爲祟皆不得其所而又無所歸可哀也哉間內史過之言者則以物享之用鄭子產之事者則撫之乃止由是鬼有所歸無復爲厲故筆之以爲春秋法自中國雅廢以來天道在北日尋干戈無異於春秋之時塵燼之餘百怪爭見無異於春秋之民叮是時也孰能以春秋之法享而止之哉澤州長段直念常在此欲爲之而未暇也歲在鶉火毅然力行之應於郊野暴露之骸斂而哀之卜葬於馬英得鳳凰之兆且其繇曰鬼宿騰苾積尸在傍月建之下可以伏藏正月十一日壬午隨所指而窆焉乃以信士劉巨川檢舉典常嚴修祀事外內戒飭以洽百禮建立壇場設無上黃籙淨醮三晝夜位分三百六十不以遠近無主孤魂并投壇附薦亾靈等衆一切召請而祭之十五日丑時解席告畢以清虛大師前提點上清宮太上昇玄內教秘籙弟子賜紫孫景玄妙達大師前管內威儀太上正一三五都功賜紫李處靜奉行法事開法籙道士程德元等

四十餘人三時行道華夏步虛備演三洞靈章敷露五方眞文拜表啟玄散花賦水惠風與蘭燎淸塵壁月共燈輝縞夜無礙筵前至者相憐昇仙橋畔度者爭先聽元始符命受九眞之戒佩昇天寶券出五苦之獄悔深吝消行高障滅迴脫冥津咸躋道域嗚呼死生之說果何如哉夫死者生之盡物之變者也其有知乎其無知乎豈蕩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與木俱腐乎豈精爽在天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將復乎還名山大川返其英靈之氣乎豈奮爲明神廟食人世福善禍淫乎將厭人間之勞貪南面王之樂乎是

未可知雖聖人亦所不言然而於死者之禮尤盡其詳者蓋欲盡其事死如生示民之不忘也以春秋之事考之則見矣謹屬辭而爲之銘曰

悵沙楚騷　江沈浪漂　不有巫陽　孰與之招
橫縱戰場　地塗肝腦　不有李華　孰與之弔
豺狼路荒　鬾鬼相望　咸珍厥祀　君子攸傷
悠悠返魂　我公所資　享之吉蠲　靡疎靡親
庸庸靈臯　我公所建　誠之感格　靡近靡遠
盡弊星奔　恪居精思　不倦於勤　用相其事
緻彼棄骸　葬筮之地　告以兆語　於長之位

啓敬家土　其日壬午　入此穴處　靈其歆舞
送之而往　迎之而來　來迎往送　且敬且哀
靡神不舉　無虐神主　以禮始終　宜福是與
凡百可矜　存者可恤　存亡之民　係公休戚

故王公輔之墓誌銘

世傳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其是王家太子其子孫遂稱王氏有二十一望各以分封食采而立史記秦有王翦漢有王陵最爲顯姓太原郡邪二望爲尤著今族王姓非獨出於子晉之後又非分封食采而得出太原郡邪者子晉之後後漢逸民霸司徒允魏司空昶晉司徒渾後魏龍驤將軍慧龍梁太尉僧辯唐侍中珪並出太原漢諫議大夫吉晉司空祥及宋齊梁朝王氏盛於江右者唐宰相方慶皆出郡邪王子比干之後以王爲姓者出河東天水六國齊王田建子孫以王爲氏者出北海陳留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子孫以王爲氏者出高平京兆公諱冀字輔之其先河中人疑王子比干之後世遠不得其傳祖明避靖康之亂徙居漫澤晉城之王城里父德遷於星軺鎮生冀驚妾之後不聞嘐聲者數句王父以爲凝及能言與他兒小異性穎悟稍勤於學七歲常從師

行有誦杜牧之華清宮詩後師舉似歷歷能道之師頗奇焉八歲能屬文既長日記千言應進士舉因感疾遂留意於醫與名輩全道趙子華友講究難素及本草物性藥證病源以拯濟爲務貞祐甲戌郡檄護以巡檢南山土寇一日破萬萬賊性不嗜殺遂辭職晦迹月院山取味經史百家之說每有疑事書之別卷疑釋塗去之尤精於易占無不應與人交尚義重然諾友愛同氣分財取眾厉之所不取武城張氏數日遇盜不知所適公一日因採藥偶得張遺稾及書契瘞於巖下後其孤還給之寡婦李氏有少年安

姓者强娶之不從力斃之棄屍古冢繼而婦活公乃誘其父兄訴之官安服其辜人皆義之丁先生女以父亾佃艱食兄鬻與豪民焦氏焦婦疾篤命公視之曰若差從公所欲報之公曰但得丁女可矣焦諾之婦安擁女而歸長嫁於汝陽庾氏醫不取利衆醫讓之曰予所重者人命奚以利爲利心一萌何異紗瞽奪食乎咸愧其言薄游河南從者如市謂其徒曰汝輩若依得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兩句便可行醫如孫思邈者亦有所不知若不知爲知雖思邈亦不足敬盧氏劉氏各遣子學醫亦令二子說論

語人或有疾醫不克痊公至問所服藥曰是也但病深藥未效爾及愈謝之曰非獨此藥亦向者服藥之功也常謂其子從儉曰人與汝有隙病而求治何以處之從儉徐應曰若羊叔子豈酬人者邪公首肯之致仕阿不罕特進在汝州忽暴風疾不語公曰服此藥三日愈十月又病公曰宜吐之後服玄明粉半月愈恐來年十月病必復次年如期而病公曰此不須藥過後月十六日寅時無恙上遣太醫庾公來視疾服藥輒斃公曰藥勢太急正不勝邪故也曰晡當復甦其二子哀泣求藥不許曰藥能起生人不能起死人翼日寅時特進公斃十一月十六日也河內崔氏子年三十餘病不救將就斂公至曰此已不能藥當針之猶可活其父不信公三針而體温明旦再針而曰開七日如故梁縣尉范某傷寒不起公曰六日汗解請藥曰善攻不如善守過五日皆眩左右手無廉妻子泣謝公熟視之徐笑曰勿驚汗將出矣傾刻汗而愈防禦完顏公問易曰當先理會心又問曰以靜以誠如水動則濁濁則不能照物王彦明問讀廉經皆能誦之然臨證切廉多惑何也曰汝旦口誦而心不悟譬猶按圖求馬果得馬乎時吉仲器在傍曰學

者尚如此況不學者乎於秀老德老二人處悟禪理大原公處精術數誦古今才人詩得句法平生著述有素問注疑難二十卷本草傷寒歌括各一卷算術一卷古律詩三百餘篇長短句二百首雜文四十篇辛卯至日召子從儉謂曰早來望氣不祥我數將盡汝勉之過次年二月初八日酉時可免壬辰正月入汝陽山避天兵所臨遇游騎俘至營中被害皆如所占臨終語妻李氏我平日別無大過惡惟破葛萬賊不能無冤此其遺恨爾死於兵與死於病相去幾何古人視死如歸我死無憾男從儉必在可往求之李

氏以遺命入山兒從儉曰我豈是要活爲汝父所囑今既見汝死無恨矣終於玳瑁寨公始娶山陽張氏生三子長曰從約業進士次早卒季曰從儉再娶馬氏無子再娶李氏一子天從儉有父風業儒大朝委劉中試諸路精業儒人從儉中平陽選癸卯春將以某月日葬狀其父行託所友德老李子撝求誌諸墓故哀而銘之曰

家世儒業　癖忘厥初　尤所長者　活人之書
葛萬之賊　一埽滅迹　不忍於殺　乃退厥職
遭時之變　潛居月院　左經右史　好學不倦

周流河外　聲震汝海　向風而從　無小無大
有疾則視　得瘥於指　囊中探丸　起人之死
神妙不測　莫善於易　擬議而動　與時消息
恤人之窮　銼撻之下　贖人之孤　備禮而嫁
德如叔微　藥如宋清　宜其有後　不墜家聲
淺士之器　容於他方　有子克孝　護還其鄉
委骨原野　其誰與藏　魂兮獨歸　閟此玄堂

姚子昂宜休齋銘

物極則反器滿則覆居安慮危身寵思辱金然眉塢之膂玉削荆山之足室高爲鬼職貨積爲盜蓄名不可貪利不可逐宜休宜休以小人之心爲君子之腹

贊

中書君贊

心乎其畫腹乎其橐雲煙落紙龍蛇揮埽汲冢孔壁殷盤周誥嗟乎孤秦欲窮吾道黔首未愚彼惡先老鳴呼噫嘻天之將喪斯文也吾不得而知之天之未喪斯文也何屑屑乎使中書君而枯槁

啟

郡守段正卿上中書啟

某啟伏念職在分符有忝承流之寄權歸造物共推

論道之公凡預獎提奖勝慶抃欽惟中書相公經邦偉器佐命元勳自有典刑蓋是相門之相一變風雅或覩詩人之詩宰天下思天下之均遇國士以國士而待豈謂吹竽之末亦蒙推轂之私然皃歷續之則憂念鷄肋棄之可惜猥辱袞褒之字願爲穎脫之錐光耀鄉春同鄒谷某敢不勉所未至求爲可知自首效勤不憚執鞭之事赤心圖報豈無結草之功謹奉啟事躬詣台屏陳獻伏惟鈞慈俯賜照察

上行省中書啟

某啟伏以任尊百揆蓋優佐命之勳望峻三台咸仰

調元之化遠依大庇倍積歡悰欽惟行省中書相公
治世棟梁清時羽翼唐貲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
良平竟啟卯金之運位常虛左志在圖南方當師渡
之朝遽播公歸之詠以申伯之功文武是憲宜鄭武
之職父子並爲不世不茹激古人之風無黨無偏公
天下之選致令庸瑣亦預甄收某暫脫戎行獲膺民
寄黍荷璽書之賜重加袞字之褒承乏刀州增輝梓
里某敢不益堅素守少效微勤待用無遺物幸充於
狄籠見知則悅恩難報於蘇天

段正卿祭孤魂榜

易爲游魂遂著返終之說傳因化魄乃明爲厲之由
未有所依是誠可憐雖卒歸於冥漠猶不昧於英靈
勿使道慈曷超幽域願殫欵素冀有感通謹擇某月
某日命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玄就某處設黃籙
大醮三百六十分位祭一切無主孤魂并各家投壇
追薦遠近近化姻親及收斂暴露骸骨正月十一日
安葬哀集誦念經文來春正月一日會疏將興法事
預戒前期因豈無因有似樹花之落死猶不死還願
月魄而生尙賴同心共成善果

崔仲通祭孤魂榜

伏念無可奈何者命歟終歸於盡不得其所而死者
奚禍之深義有當爲祭而非諂況乃龍蛇歲在螻蟻
生輕或因師旅饑饉之加或在桎梏嚴牆之下以棘
林爲長夜以薪野爲佳城京觀非楚子則誰封戰場
無李華而誰弔達願傾誠懇庸藏淨鏡所望上格神
休下開冥路聞而起起如從夢裏之呼樂且融融皆
自隧中而出今請到講三洞寶經提點大師孫景玄
擬於十月下元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一坐
計陳一百二十分位祭河東南路無主孤魂并投壇

追薦各家遠年近代姻親同登道岸富如王氏宣輪
請命之錢貧似杜家可翦招魂之紙敢希勝侶同結
善緣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榜王希及道淵

伏念縱橫血刃之兵毒痛安忍暴露衣薪之野精爽
奚歸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無地徒有青蠅之弔奚勝
黃鳥之哀形可復乎亦莫能於司命魂兮來些或有
賴於巫陽所依者人得請於帝豈特融融之樂偏及
黃泉抑令鬱鬱之居重見白日尙希善衆同啟虔心

孫講師約束亡靈榜

當坊謹按太上法鑰修設無上黃籙淨醮薦拔孤魂
亾靈等衆實奉高旨祈求拯濟除已依科關奏外誠
恐亾人從來未知壇內威儀誤有干犯重遭陰責須
至出榜者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亾靈等衆即聽次第呼召昭
與昭齒穆與穆齒勿以井族無雜井類其間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有新有故有長有幼無相棄背如在左
右不順之虞鳶未必嘗殺牛之鄰福未必受無求人
祀無奪人享無嘯於梁無見於堂善有餘慶惡有餘
殃天之施報無異存亾固當率相教戒敬心歸仰領

受功德速求超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各使通
知

孫講師約束孤魂榜式同前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孤魂等衆即聽呼召男有男
位女有女位無亂人倫無參異類無託物爲妖無憑
人爲祟無逞私憾無尋寃對無叫大無辜無請罰有
罪其有強弱相欺貴賤相侮棄義陵上背恩憎上或
號或呼或泣或訴或攘或奪或貪或妬輕躁跳梁笑
傲狂舞前過未除重犯靈怒未繫幽囚難尋生路固
宜率相教戒敬心歸仰欽受符戒速求超度無致別
有違犯故茲告示各使通知

開元寺重修經閣榜

本州開元寺經閣近遭壞劫幸有遺基雖存起廢之
心尚賴贊成之力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冀我同
誠畢茲龍事且平地爲山尚有往者豈道傍棄寶獨
無成乎高下隨宜其敵黃金之地廢興有數復來白
馬之經德不妄施福從實受暨善知識結大因緣

碧落治平院祝壽榜

竊以叢林標準法海津梁開諸佛方便之門證無上
菩提之路雖云弘教所重報恩今請到因公和尚本

院開演圓覺靜講爲國祈福祝 皇帝萬歲伏願寶
歷無疆洪基永固四海享太平之樂百僚崇相讓之
風一切有情同登覺岸

結冬開講榜

伏念海會福田忽躍衡經之兎藏陰淨域尋來聽法
之鶯物尚結緣人何背境本州碧落治平院者近將
就毀今復增新欲開重悟之門庸闡大乘之教今請
到徐州寶泉山因公和尚結冬開演圓覺靜講一百
日爲國焚修祝延 聖壽者勿謂一花五葉止掉葛
藤要從萬水千山盡來瓶鉢庶幾善衆咸仰宗風

化供榜

伏以衲衣雲集共依彌勒之龕魚木雷鳴咸仰如來之飯願茲香積賴我檀那但學雪峯住山莫訝趙州貧食常念助緣之力敢忘惜福之心幸免負牛頭之糧少望送南臺之米稍能添鉢無愧上堂

請益榜

竊以鐘鼓聲邊盡入雨花之界鉗鎚手底未施點鐵之功不有發明難成頓覺伏惟講主因公和尚維持宗教模範叢林孤如嶺表之雲瑩若波心之月雖長空過鴈不立文字然枯木龍吟無離語言身後荘然

莫舉一生之話指箇歇處願揚百丈之風傾落妙音發蒙大衆曲垂慈憫無吝槩提

茶榜

詩人多識遂留茶呂之名文士滑稽乃立葉嘉之傳皆謂詩情之重或成水厄之憂驛徒致衞公之泉吹不得盧仝之椀今茲團月別具典刑與其强浮泛面體輕孰若自快活而心省甘易回頹枯免搜腸但歸愛惜之家以待合嘗之客

設粥榜

人方各上衆問賈劍而買牛歲雖在申不應乞漿而得酒豈君子之不周急況居者之有積倉轉粟之民之四方者幾矣滿堂之樂如一夫之泣何宜損有餘以補不足

青詞

段正卿祭孤魂青詞

民不聊生豈亦自求之禍天無私應蓋由所感之誠爰憑丹悰仰干洪造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某立身艱險涉世憂危偶叨五馬之榮承乏三刀之寄欲使化源達邇惠及存亡可堪暴露之餘猶在照臨之下念就死之地以無罪而隕焉恐不善之殃所

由來者漸矣冀悉宿愆之殄必須大道之依是用精建靈壇虔修法供肅延羽侶妙繹眞科伏望上聖降臨衆眞孚佑曲加哀矜開濟冥塗出彼黃泉咸賦融融之樂見夫白日罷形鬱鬱之墜

崔仲通祭孤魂青詞

民雖易虐寧無就死之寃天豈私親蓋有感誠之應輒披丹懇仰瀆玄穹伏念臣某遭世艱危脫身荼苦幸延殘喘念及非辜然命之短修皆莫逃其數爾而理有施報何如此其酷邪庶招冥漠之魂宜膺馨香之薦謹差嗣子某敬設清流繹琳科之

泌肯伏望上真垂佑列聖降臨鑒是哀衰錫之嘉既
人生有限卒隨宿草之陳物化無涯妙證落花之果

馬子華百日子九成追薦青詞

靡瞻匪父奚勝痛割之情不反者時尤切孝思之感
輒傾丹欵上瀆玄穹伏念臣父命不其延身莫能代
向者伽勞之德今而冥漠之靈冀拯迷塗須憑法蔭
謹因卒哭肅建清壇萃琳宇之勝流演瓊科之秘旨
伏望上眞昭格列聖降臨亮是哀衰錫之休應多生
積釁潛消玄籍之書未拔幽魂並造朱陵之境

劉濟之禳哉青詞

生不可輕幸遂求安之請應由所感誓殫圖報之誠
爰避丹悰仰酬洪造伏念臣某內守或戾外邪所侵
蓋不善於養和敢遽期於勿藥心因默禱身即小康
願惟無妄之哉恐亦自招之咎不依大道曷洗宿愆
是用祇建靈場精修法事肅延淨侶妙釋中科伏冀
上聖垂慈衆眞孚佑蠲除過責殄息憂虞周濟存亡
保寧外內將安將樂不罹六極之凶難終難窮密資
一門之慶

郡守郭彥卿禳蝗青詞

氏猶艱食幸逢多稼之秋物或爲妖欲作稊田之害
敢披丹欵仰仰洪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時雨既霑嘉苗未實慮失垂成之望夙望懇禱之誠
爰建靈壇虔修法醮伏冀聖慈矜佑玄鑒照臨亮是
精衷錫之休應遣殃悉殄並無入境之憂和氣潛回
永納降康之佑臣無任祈天請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詞

馮裕之析城山祈水設醮青詞

民服其業式望望歲之心神享者誠聿獲降康之佑
肆披懇欵仰叩明靈臣伏念嚴邑遺黎下田薄產切
慮陰陽之診或成乾溢之哉爰即祠宮精修法事仰

祈神佑垂鑒虔衷雲上於天常沐既霑之澤稼豐於
野屢書大有之年

裴懷誠禳蝗青詞

臣某言民初務本恒深傷稼之憂物或爲災益傚畏
天之戒爰輸丹欵預答洪私臣某伏念攝領郡符救
懷民事雖秋成之在邇奈田害之未除非誠則無以
動於神而妖固不足勝大德慮嘗在此爲之惕然故
有事於靈場冀潛垂於嘉應餘殃悉殄並無入境之
虞和氣頻回不失有年之望

段正卿新居謝苔年豐青詞

物其多矣頗酬罔極之心天實佑之以篤降康之祜肆傾丹欵少荅洪恩伏念臣脫迹戎行分司郡寄所願公私之給仍求中外之安衞公子之居亦既完矣漢良吏之職果能稱乎責恐難逃憂未嘗歇欲立於無過之地必依大衆妙之門是用肅命清流虔修法事仰祈靈鑒俯亮精衷福錫厥民普洽三刀之境慶鍾於後光增萬石之家

楊榮追薦母及姪男青詞

無母何恃矣勝終慕之懷謂天蓋高未獲孝思之感爰披欵素仰瀆圓靈伏念臣涉世多艱遭家不幸方

痛虞主之樹或憂謝氏之蘭感恐自貽應如此酷冀惡罪根之洗敢忘道麽之依是用延集羽流肅陳法供仰祈昭鑒俯荅哀悰長夜幽魂早遂往生之果合門殘喘潛消無妄之哉

齋文附

事親爲大匪母何依徒深瞻望之悲未盡劬勞之報爰陳法醮周濟冥靈

崔時可舉子醮謝青詞

皇矣蓋高必以至誠而感居然生子允符吉夢之占爰啓丹悰仰酬洪造伏念臣某幼違慈訓長慕貞詮稔經二紀之艱危遠賴一家之餘慶方篤奉先之孝俄膺錫胤之祥續莫大焉望不到此雖稱生前之報預圖身後之修是用精建靈壇肅陳法供命琳宮之淨侶演瓊笈之沖科仰賴聖慈曲垂嘉祐豈惟見在潛消無妄之哉亦冀未來獲享百求之福

秦賛孟賛追薦婦翁青詞

業由所履逢分善惡之塗情未能忘故有死生之說輒輸危懇仰叩圓靈臣某系自孟孫出爲秦賛緜緜父裔已修過去之緣衞友母存預證未來之果謹罄誕月肅建靈場命琳宇之清流繹蕊章之秘旨伏望

上眞孚佑列聖降臨俯鑒愚誠式垂嘉貺敬終敬始益堅報德之心身後身前悉荷降祥之祉

孫德爲弟男設醮青詞

家道或乖念其親之難保天鑒不遠諒所欲之必從乃罄虔祈庸償夙願臣某艱危茲久聚屬不收方懷急難之原仍建求亾之鼓居嘗慮此爲之泫然倘憐無告之民仰冒蓋高之聽緬惟靈鑒亮是哀衷既請且康永介一門之慶由中及外均蒙百福之祭

郭彥卿謝雨青詞

臣某言和氣未回徒切三農之望至誠所感遽霑一

溉之恩爰懇精衷仰酬靈貺臣某叨膺民寄承乏州麾碩多稼之在田柰密雲而不雨恐因亢旱或害秋成肆伸懇禱之悰即獲休祥之應神之所賜大且不遠有開必先式表年登之瑞無德不報難忘祀典之常

崔仲遹中元醮青詞

天所親者無私惟德是輔人之應也以實有感必通肆蠲克享之誠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某幼遵眞教長琳玄風屬百年罹亂之餘當四海毒痡之後艱苦萬狀保存一家上以慰陟岵之思下以全孤犢之愛

大何修而致此寔賴大之幸焉尙慮過未能改悔猶可及庶幾獲其終吉敢不爲之敬威冀滌罪根依須道蔭是用謹差穀旦肅戒淨筵翠羽褧之清流繹琳琳之秘旨伏望上眞矜予佑列聖降臨荅是精衷錫之嘉貺爰念恢恢之網不失之疎益堅囊囊之心中懷茲福

郭彥卿追薦大人青詞

時往不返恒深逝者之嗟道窮必乖尤切慨然之感肆伸丹悃仰叩玄穹伏念臣官以恪居宰靡遑處遂致起家之配俄成殲月之哉憂喜相尋禍福莫測事寧免於一失義不容於兩全數窘難逃孽空自作冀悉餘殃之殄敢忘大道之依是用肅建靈壇虔修法供集琳宮之羽侶繹慈度之沖科周濟存亡普安中外伏望上眞降鑒列聖垂臨荅是精衷錫之休貺克蕃厥後已符夢姞之徵不及其泉早賦由姜之樂

秦氏得子後報謝青詞

責己也周猶有求人之恨應天以實庶幾所欲之從伏念某識昧玄風動違眞教虔上盞歲遠纏風樹之悲謝氏晚年方覩庭蘭之瑞念常在此爲之惕然嗟窮而無告獨四者之民恐積者不善非一朝之故痛

自懲而悔過苟不及以檢身思滌罪根仰依道蔭謹因載旦即事靈壇翠羽服之清流繹琳科之秘旨伏望上眞垂佑列聖降慈荅是精誠錫之多祐無後爲大免貽不孝之譏由漸而來獲保有餘之慶

袁懷誠禳蝗青詞

雷澤既濡已有順成之望嘉苗方秀或憂飛蝗之戕爰罄丹悰仰干玄造臣伏念民服其業稼多於田在王務重成之功昔人政所先者食慮因貧須有害豐年肆堅懇禱之衷冀速徐殃之殄緬維靈鑒庸示休徵

祭文

郭彥卿祭蝗文

三日爲霖已沐溉枯之渥八月其穫尙虞飛擊之哉方致度祈遠蒙嘉應蓋以至誠而神感遂使大田之稼多無害有秋敢忘昭報肅陳菲薦仰荅靈休

又秋報祝文

旱蝗爲虐年穀未登肆殫懇禱之誠卽獲休徵之應不妨穡事有恤民勞屬大田多稼之秋皆上帝諸神之賜勝妖以德易儉爲豐祇薦菲儀仰酬景貺

又湯廟祈雨文

元陽爲沴時雨久愆徒深稼穡之憂未荅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民何所依肆堅懇禱之誠冀獲休徵之應仰希靈鑒俯亮精衷普垂一溉之恩庸示三登之兆速同和氣密贊生成尙饗

史沖霄祭清源王文

導流既東書備明乎禹績祭壇而北禮詳著於周官昔者封侯今而王爵善利於物克長厥靈驅雷叱電以張天之威騰雲致雨以澤地之產不愛其寶故時時而效珍所享者誠宜襲襲而懷福肅陳菲薦仰瀆

明靈冀有感通曲垂眷佑

設醮祭亡靈文

嗟嗟汝靈生非汝有寄此浮世薤露易晞風花易墜倏然而來忽然而逝賀者未已弔者隨至亡者之魂存者之淚傷心哉陰德之門或子或孫蘭刈之後有時而生急難之原或弟或兄荊枯之後有時而榮投江爲父孝感者女化石爲夫思深者婦悲樹之風念親而哀壁思之臺欲子之來顏死相繼一家忠義哀死相告一門忠孝嗚呼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生非所惡死非所好伊誰不然在順其

道日月之行健其來往霜露之降助其悽愴雖在幽冥不昧英爽潔我庶羞宜其來享

設醮祭孤魂文

嗟嗟汝魂生何不辰罹此多難道器生輕時危命賦壽夭所係將軍一戰同爲枯骨游魂之變可哀可矜可弔可嗟虹蜺鑽額烏鳶啄面月苦霜白風悲露泣傷心哉時邪命邪何不幸邪蜂蠆之毒邪鱷鮫之殘邪彼氣之鼎旗之麾邪彼血之流戈之倒邪泰山之哭虎之猛邪桓山之悲鳥之別邪愛人之官鬼之樸邪爲人之役鬼之俾邪枕者之尸誰其封邪爨者之

戮誰其掩邪嗚呼天地之間人爲過客能壽幾何各反眞宅何者爲休何者爲戚雖皆人禍亦乃天厄所棲者魄有兆有域所享者德有黍有稷魂兮不昧宜其來格

齋文附

擾懷茲久奚堪血祥之戈暴露者多長嘆衣薪之野今則遺骸既掩旁魄未招欲通幽爽之靈庸致薦修之敬肅陳淨醮周濟冥塗

崔仲通祭孤魂齋文

佳城馬過盜增鬱鬱之塋華表鶴來徒切纍纍之恨

詩惟冥漠不昧英靈肆陳黃籙之筵爲指朱陵之路

疏

趙子容之河州賜行利疏

適齊而請難爲繹宮之周在宋者辭宜有遠行之贈且聞大夫之無者貨豈惟君子則贈以言矧大易是之鼎望者告來之惠

顯眞觀重修三門疏

昔年樓觀之居幾成而壞今日煙霞之侶既往復來相與合謀共圖起廢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倘蒙

請傷仲顯同住神霄宮疏 李德方

伏念白首鵑經頗嫗山陰之士青雲鶴駕堅來華表之仙某夙夜琳宮近經灰燼所欠煙霞作侶風月閑人共堅弘道之心庸敞棲眞之地伏惟先生主張宗教莊觀玄門雖所樂者巖居亦何妨於市隱當如修靜暫辭蓮社而來那在季眞更乞鏡湖之賜幸無固拒曲示光臨

請寶泉因長老碧落開講疏

一把蓋茅便是開山之祖九年面壁豈無立雪之人不舉話頭曷傳心印伏惟堂頭和尚花開震旦雷震叢林每笑古靈放光不許豐干饒舌宜示諄諄提耳之詢以破昏昏無眼之禪行處道場誰非法器寶泉巖下拈起佳杖便行碧落雲開放下鉢囊且住宮無多議少振家風

留請因老住持碧落治平院疏

五葉開時不昧栽松之境一庵破後忽來結草之人但恐緣疎豈求日過陳光難挽講席易終方悔悔平法中之主何居屑屑桑下之戀當須摩頂授記何在擺手便行發藥蓋休復萃鉢瓶之衆主張教闡載揚鍾鼓之音少屈高懷俯從衆望

請雲老開堂疏

竊以圓圓坐上共話無生煩惱林中便覺重悟方悵逢磨去後卻嫌彌勒生遲試拈一瓣之香爲闡三乘之教伏惟雲公長老機鋒峻捷戒行孤高曾向維摩問禪不啻丹霞下著以一則語振祖師將墜之風於萬斯年祝聖上無疆之壽早陞法席仁聽潮音

開元寺重修經閣疏

劫火騰空忽碎雨花之界業風蕩地漸摧龍藏之基不救其危將歸於盡欲復暈飛之勢必須鳩僝之工見義則爲當仁不讓量財助役施雖毛髮之輕隨喜

結緣行若丘山之積敢希善眾共啟誠心樂贊其成有光於後

張村寺爲佛寂滅設齋疏

十方薝若久爲灰劫之塵六祖叢林未覩花開之兆逢磨歸去後彌勒下生遲雖鐵石人皆有向道心於瓦礫中誰是說法者因緣佛事舉似家風幕鼓晨鐘驚破龍蛇之地千山萬水喚回瓶鉢之流

史正之酒疏

伏念君子有酒既多且旨眾人皆醉柰何獨醒可以忘憂速宜就飲聊共孔文舉之客坐莫聽劉伯倫之婦言惠然肯來永以爲好

燕子和重修陽城縣廟學疏

能修泮宮魯美僖公之化不毀鄉校鄭高子產之風天未喪文人能弘道本縣文宣王廟梁木將壞仞墻未窺牧兒爲薪刈之場童子無詠歸之地思與眾共期於一新是皆好事者爲之未見有力不足者當仁莫讓同氣相求庠序未遑久仰詩書之治弦歌不絕復還禮義之鄉

陵川縣重修廟學疏 郭子邵 張仲德 盧仁美

大成教立共尊百世之師釋奠禮行敢怠二丁之享今則仞牆就毀廟貌無依雖漢之庠序未遑在魯則絃歌不絕大凡被三遷之教者有能用一日之力乎得助者多圖成也易梁其壞矣第形安仰之嗟學果廢邪能免不修之刺儻蒙許可請惠好音

本州廟學築牆疏

學久不修幾廢大成之教廟雖如故恐摧萬仞之基時然後興文斯未嚮白行束修以上者豈無一簣之徃焉所助者多其成也速敢希同志共力鳩工

段正卿西學請劉漢臣疏

鄉校不修舉是在城之子鄒館既假恐爲受業之人

須鳴其待問之鐘方鼓此入學之篋漢臣殿元先生吾黨領袖士林範模凡一卷而立之師不三年而至於穀行束修以上者就有道而正焉春暮風雩未遂詠歸之志秋涼燈火會看同隊之親勿倦發蒙當請主善

李君卿藥局會疏

泰緩未來罕悟膏肓之疾孟孫猶在復何藥石之憂生不可輕命由所養固嘗嫗褊鵲之先見豈徒望叔微之陰功細詳肘後之方共濟籠中之物用雖一粒重若萬金知伯休之價乎守之不貳受康子之饋者達則敢嘗

張伯宜藥局疏

未精所業猥叨三世之醫欲濟於人賴有萬金之藥豈云小補非敢自私

李德方畫十王糾疏

善惡兩途難逃陰責幽明一致各有司存生而上柱國之榮死則南面王之貴不寫尊嚴之像曷伸冥奉之誠尚賴同心共求妙手

葬枯骨疏

禮備後人奚取衣薪之葬序迎春孟正宜掩骼之時況人慘於毒痡尤不堪其暴露可爲矜恤當共瘞埋庶爲亾魂一同薦拔

又

禮詳月令具垂掩骼之文辭按離騷尤重招魂之些蓋所哀者民命其可後於天時矜收暴露之遺俾反措安之兆且希同志共贊陰功

抄簡疏

浩浩玄穹密運資生之化冥冥長夜良多不返之魂未知所依是誠可憫矜軫薦修之念但無幽贊之人與我同誠畢茲能事

抄紙疏

焚紙錢而祭唐之遺事用紙衣而葬周之儉風昔以爲常俗莫能易然念鬼神之感豈求享祭之豐不腆冥財曷伸哀欵庶能周恤須賴勸緣

抄經疏

譯而爲經作者爲聖豈惟貫道之器是亦升天之階將有事於靈壇可不資於精業仍希善衆共積陰功

陽城縣楊敬之重修太清觀四聖閣疏

奕奕靈宮爰啟棲眞之地巍巍重構忽搖經始之基不救其危將歸於壞本觀四聖閣者光揚道域威護

法門歷歲月而漸深因風雨而就毀欲復翬飛之勢方圖鳩僝之工莫不聞風而悅之多見得道之助者宜堅信向同結勝因香火緣中載肅太清之境鼓鐘聲裏一新華夏之音

段正卿請講師孫仲達疏

初羅多故長昧大方雖存恥過之心未有投誠之地不依法險曷薦愚衷伏維提點大師洞貫玄機表儀羽衆謂此道善於利物況其力可以同天咸仰登壇無辭枉駕儻垂惠肯何幸如之

喬舜臣酒疏

百年能得幾時斗酒可以自勞好向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免使明月清風笑人不飲況值麴糵事了何妨指點索嘗肯令坐上之尊空不比街頭之價貴一時勝友共醉新醅

潁陽鎮修宣聖廟疏

欲復漢庠雖在未遑之際嘗思鄭校常存不毀之心念道寔在於人弘文豈由乎天器今茲潁土不負孔門舞雩然有詠歸之風在城尚多挑達之子欲擇采芹之地重修釋菜之儀備禮洗經得從茲而北面連年取第庶不減於西域

表

王和叔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東作西成方著舜耕之土春祈秋報必因禹奠之山蓋以享者克誠豈有求而不應臣伏念本境土兼冀壤儉襲晉風小人知稼穡之艱大旱有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歲何以登肆堅懇禱之悰冀速休徵之應緬惟靈鑒苦是精衷雨不失時以畢三農之務祀有常典仰酬一溉之恩

馮裕之析城山祈請聖水表

三代以還咸仰配天之澤百世而下猶多戴舊之民

凡致虔祈必蒙嘉祐伏念臣某職專奉上志切憂時室家襲晉儉之風稼穡闕舜耕之壤慮因旱虐有害秋成是用謹請靈宮肅伸懇禱仰希昭鑒俯荅精衷應若桑林咸沐滂祝之渥祀如那首敢忘降福之私

上梁文

高平縣宣聖廟上梁文

百世大成之教將器於天二丁釋奠之儀欲行無地庶幾見聖須賴有功況河東人物之豪在長平宋柴者半憫其梁木易壞仍牖未固悉存起廢之心方屬未遑之際而乃投材計費鳩役募工於時則咸謂之

迂而爲之猶賢乎已點因言志必期春暮之風待欲讀書奚待秋涼之雨所望入其門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聞絲竹之音今則舂鋪具陳斧斤告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歌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北屋衣冠似晉中二十餘年荆棘地一朝

刮目見華風

西水浸城根欲斷時不見向來挑達子盡爲

市上買書兒

南謾說中牟異政三何以此開游學路流爲

萬古作名談

北路從關後無楊墨琴堂美化及民新吏事

方知有儒術

上吾道隨時有消長邇來門戶爭相高要取

人間卿與相

下往日蔬園今學舍不遇當年董仲舒誰爲

後世修書者

伏願上梁之後家家菹豆處處絃歌政詩令尹之新人有君子之行不獨文翁之郡學亦能興抑令子產之鄉校無敢毀

揚廟上梁文

禮莫重於祭神所依者人享以克誠思戴前者久矣放而不祀肯與萬爲鄰哉肆堅肅敬之心爰敞奉安之地五丁爲之戮力百鬼爲之駿奔奕奕而新巍巍乎大廟侯爺斤之畢具修菹豆之容不日而成蓋天所佑今則謹涓穀旦肇舉虹梁因採民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人物熙熙樂土中了鄉公田無箇事腰鼓

豆酒慶年豐

西人事天時一日同仁聽春雷起驚蟄世間

翅首望雲霓

南四面山光滴翠嵐惟有新城嘉潤地依功

美利與天參

北宅土淑淑咸仰德慘舒一氣兩儀間無物

不資神妙力

上峻宇凌空雄且壯春祈秋報有常時廬既

應人如影響

下吹簫擊鼓農桑祉白靈受職風雨時萬頃

連雲看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俗化衣冠人離塗炭澤被九圍之達禮還三代之初精意感通慄慄桑林之事歌聲歌誦洋洋那音之詩

神霄宮上梁文

金碧朝真之地劫火所焚斧斤起廢之人家風猶在
方圖鳩僝俄覩暈飛莫不聞風而喜之未見有力不
足者告成有日當落雁孤鶩之秋會集如雲盡佩玉
鳴鸞之侶謹涓穀旦發卯梁因採歌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萬象成歸道域中寰宇歸然還舊觀共爲
舁祖立玄風
西成壞須知百有時技癢游人休挾壁留爲
君子看花題
南簷上夾竟共結庵絳帕蒙頭多少衆從今

剔耳聽玄談
北清高地位仙凡隔天風吹散步虛聲化鶴
時來千歲客
上冠劒登庭環珮響門外黃塵不見山致身
福地何蕭爽
下人物山陰隨所化不須更覓換鵝書手內
黃庭吾自寫
伏願上梁之後地天交泰神鬼護持徐甲復來不憚
掃除之役可元再出一新香火之緣
錦堂上梁文

德邁于公素有高門之望賢如晏子欲更近市之居
此心所安乃卜既吉爰即鳴珂之里以新衣錦之堂
爲天下士欲得萬間在大丈夫安事一室象蓋取諸
大壯歌載播于斯干已許王翰爲鄰將見許伯入第
謹涓吉日肇舉修梁因採歡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崇構巍巍聳碧空天際浮雲風捲盡放教
遠岫列窗中
西落霞孤鶩與齊飛扶搖萬里垂天翼背向
枝巢借一棲
南百星堆錢不可貪何如養取閑中趣漸漸

佳如食蔗甘
北歸意濃於山有色故鄉曾見幾人還多少
朱門鎖空宅
上子子孫孫枝葉壯不知更有貴甥誰能與
外家成宅相
下壁上尤堪三絕畫更將黃卷教兒童學取
鄴侯書滿架
伏願上梁以後門闌多喜家道克昌鬼神爲之護持
民物於此安逸豈止梁聞之燕咸賀其成抑令屋上
之烏皆知所止

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 僧圓勝

歲月既遷久曠莊嚴之境家風不墜大開方便之門結十方隨喜緣種三生無量福恃者衆力期於一新使植越如此用心欲稱子有箇歇處謹涓吉日舉舉修梁因採歡謠式形美頌

拋梁東一旦精藍掃地空誰似崇安能超廢聖人門戶見垂重

西橫峯側嶺護招提郤還舊觀凌霄漢氣壓龍門一望低

南瓶鉢生涯共一龕試問龍蛇今幾種前三

三與後三三

北色卽是空空卽色有時天女散天花莫認毗耶居士室

上一樹茶燈小方丈幾年面壁少林師肯向人前呈伎倆

下山林所在皆蓮社此心安處便宜休銷得蓋頭茅一把

伏願上梁已後永光法界不墮刼灰看取佛堂放光且爲道場起本金得長者之布日日而與衣白毗師而傳源源不絕

高平顯眞觀三門上梁文 鄒志淵

瓦礫積年未敞棲眞之地斧斤一旦共爲起廢之人時然後興應者如響同力莫不相濟下手惟嫌太遲得助者多能事將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謠式形善頌

拋梁東壯觀立門似有功幽事不妨淸淨念便從林下立家風

西看破棲霞不肯棲別爲道場重起本紅塵背鏡笑人迷

南杖屨山林處處庵但結臥龍岡下伴不須

海上覓仙龕

北地位淸高風雨隔一朝白日上淸天得道旌陽人不識

上有作有爲俱是妄問君何處是眞游試向仙翁山下望

下蕭爽殘年香火社姓名今已籍丹臺空界時來鸞鶴駕

伏願上梁已後羽衣雲集宗教日崇不羨陶家隱居如在壺公謫處靈宮載謂蓋多星斗之臨歷刼長存自有鬼神之護

龜鏡山人陳時發屏風

道笥孔氏妙窺三絕之編市隱君平坐閱百錢之肆在憂患而作者其精微之教乎儻學者加以數年則思者必有一得龜鏡角折五鹿閣東九師以變者爲古其應也如響滕公之室屏子之居晉隗炤之索金漢張伯之懷璧知來者逆情見乎辭筮而不從動則有悔莫靈如卦定因三書之吞或泄此書未免六丁之取蓋有聖人之道以斷天下之疑秦鏡雖亾幸斯文之未喪楚龜已朽賴其策之無遺問而以言瀆則

不告

劄元帥討亂臣諭將士

伊慼自貽久露滔天之惡帝德乃大尚寬棄市之刑儻滋蔓而不除將蹙膺其難悔某官某誘竊戎柄包藏禍心飛書構亂華之夷詭計爲奔軍之將幸免崇山之外放敢兆蕭牆之內憂衆叛親離人怨神怒雖欲不悉器而投鼠或恐以蹊田而奪牛若執小嫌有傷大義忠於爲國奮不顧身少正兩觀之誅彼自取爾趙盾一字之貶我其免乎無爲彼先勉出乃力

道藏經後

洪惟立祖違振宗風垂三洞之靈文演一眞之妙理要使學仙之子咸與道俱尚憂誤讀之人或遭陰責宜新刊正用廣流傳

劾張唐臣酒過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俄立威於寄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以爲禮序點揚觶而語杜黃歷階而升詔以兕觥酌以童汝彼醉不臧縱意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牀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鳴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爲適不知恣德自以爲眞不知器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腹溢賀監

眼花夷吾舌出末歌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伶之肋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遐鳥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客不見後閣之遣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逐武坐之蠅便可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邪仰天而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幾年程普方思公瑾之交一旦楚元罷設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患

酒樽山堂酒不至戲檄以督之

人生貴在意適我輩況復情鍾念樂事之難并須同

欲之相濟山堂主人作真率會闕見在身掉船尋賀老於稽山齋具邀湖明於衆里盜裘而歸者醉指瓶而索者嘗伶姑無言朱犬不吠乃有怠形爾汝痛讀雖騷了一生於蠅營視二豪如蜾蠃以其無公田而俺林放不待西歲而乞漿莫謂窒逢惡資亦可便稱名士獨不與李將軍爲地方且共江諮議論兵徒使汝陽迸流想見子幼耳熱醒猶未解釀可速傾得到於齊請鑒青州之事或薄如魯朱免鄙鄙之圈惠而不傷客則有悔余言不食衆怒難犯

焚問舍券

高堂主人好客不倦肇開東閣大闢南館坐上簪盡戶外履滿客有趑趄而不獲進者乃持問舍之券而見焉其文曰百尺樓前問舍萬人海裏藏身誰念人室相如四壁徒立白笑移居東野一物全無略敘幽懷勿嫌多事不欲起樓背山借宅便作當門蕙蘭開徑訪菊不欲犬吠於門梟鳴於木鬼嘯於梁鼠穿於屋所望取友必端序賓以賢雖爲粲倒席因賈前鄰不可不迎收不可不逆體如楚設楊似陳懸無使籍甚臣將裒羞吏宜謂謂者去唯唯者來豹餘者恆卓犖者哀豈樂正子後長者而不見而燕昭能自隗始而築黃金之臺乎主人讀畢怒而投之地客懷歸以語鶴鳴鶴鳴曰吁夫心契則言入目擊則道存豈不見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哉子欲以垂雲之翼投覆卵之巢其可邪乃取其券而焚之客於是浩然長往不數日主人及於禍而客免焉

求田

願爲聖人氓但得一廛田大庇天下士安用萬間屋我館既定我鄰既卜人壽幾何生埋易足約以自處能者養福非敢望設醴楚元指固魯肅馬驢食魚子恩傾肉乃有鄭相葫蘆薛公苜蓿陰將軍之葱葉麥

飯石季倫之薤薑豆粥吏部公之藜莧天隨生之杞菊商山隱士之紫芝少陵野老之黃獨請學爲圃中有樊遲之疑至於華元羊羹庾悅鵝炙監州螃蟹典籤熊白雖不至於嗟來而客不可以不速蓋在人者已所不爲在己者人所不欲以小人之心爲君子之腹是則金不須轢鼎不須覆犬不須吠蠅不須驅無事而食有靦面目噫忘其朵頤之凶以養吾之老饕何其酎辱

悼犬

家有畜犬始善終惡衆勸烹之姑忍留

其惡瀰甚戊戌秋烹以饗衆衆意頗快
獨惻然悼之

非土性而畜常戒於書祖陽氣而烹敢違於禮生豈
不好禍背自求爾心則獸心食者人食其志不如槃
瓠其力不及韓盧盜如在齊吠如在楚人之井爲
汝溺宋人之酒爲汝酸孝子爲之去妻里媼爲之逐
婦徐勉不敢以選宅楊布不敢以易衣飢則乞憐飽
則反噬不敬而養雞猛何爲稍能聽指蹤於蕭何自
可得終老於柏直孔門弟子寧無敝蓋之思嗜等少
年爭効鼓刀之勇有此行者其能免乎蓋與衆而棄

之豈無故而殺者雖然逐兎難追上蔡之情可柰嗷
嗷終速桃園之禍

莊靖先生遺集卷之十終

李俊民字用章別號鶴鳴老人唐韓王元嘉之後家
於澤州少通程氏之學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
應奉翰林文字棄官教授南還後隱於嵩山嘗遇隱
士授以邵伯温皇極數元世祖在藩　劉秉忠盛稱
之以安車召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卒賜謚莊靖
集作　先生世祖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賈漢卿及
李俊民二人澤守段正卿刻其遺集十卷由西通志

乾隆癸巳春余於百神廟會購得此集碎爛難閱
及秋修整遂得完好因錄省志於首我　朝碩子

嗣立元詩選選先生詩爲一卷入乙集太平趙熙
輿藥齋記

此集惟當時段正卿一刻暨明正德李瀚重刻二
本而已今並罕覯海内藏書家如小玲瓏山館馬
氏愛日精廬張氏號稱富有亦止有傳抄本故四
庫書目云板已久佚　以寫本著録也余已丗歲
重游大梁乃得正德本於市上驚喜過望擬爲重
梓以事牽率弗果適海豐吳仲倫太守有五金人
集之刻問余有此移書見假遂壞以畀之太守手
自校勘凡四閱月而工竣余既幸茲集之有傳而

太守好古劬書之嗽不可以勿紀也因識其緣起
如此舊有太平趙藥齋氏一跋暨所錄山西通志
一則並附刊於後云
光緒庚寅二月上浣義州李葆恂文石甫識
余欲彙刻金源人專集爲一書王渚南集有淡生
堂祁氏鈔本趙滏水集借得曹倦圃家鈔本李莊
靖集雖有明正德閒刊本傳世絕少　四庫收錄
時即據鈔本錄入以未見刊本爲憾向知陸氏皕
宋樓及振綺堂均有鈔本王太史懿榮許爲借鈔
於陸氏尚未得寄己丗冬晤李太守葆恂知藏有

正德時刻本遂假以付梓是冬卓計入　覲泛舟
衛河少得閒暇乃於船窗校之按盧氏文弨補遼
金元藝文志載莊靖集十卷錢氏大昕則列之補
元史藝文志中卷數悉與今本合符喜無缺佚刊
既竣因誌於末
光緒庚寅三月海豐吳重熹記

元遺山先生全集

元遺山先生全集

新續夷門豎子存稿

四十三卷 種 四卷

靈石楊氏原刻本 光緒癸卯京都善書坊印行

元遺山先生集目録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卷第一

古賦

秋望賦　蒲桃酒賦

新齋賦　行齋賦

五言古詩

箕山　縣山冒酒

同希顏再登箕山　光武臺

潁亭留別　濁亭

出京　元冓將柔臺

濁水　雜著五首

遺山先生集　目録　一　陽山山莊

古意二首　潁谷封人廟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

郎中白文舉編修五首　飲酒五首

後飲酒五首　德禪師清涼草堂

少林　劉曲龍潭

麥歎　北邙

龍門雜詩二首　豐山懷古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示姪孫伯安

種松　虞卿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雜詩四首　采和

宿菊潭　觀浙江漲

鵲雀歷北龍潭　五松平

阻雨張主簿草堂　贈谷楊煥
送詩人李正甫
卷第二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曉發石門渡湍水迎中
放言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黃公廟　學東坡移居八首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銅鞮次郵道中　蕭齋
別李周卿三首　訓韓德華送歸之作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看山

九日讀書山川閣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曉明爲韻賦十詩　留月軒
梨花海棠二首　趙吉甫西園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宿張靖田家
曲阜紀行十首　寶嚴紀行
雁門道中書所見　岳祠齋宮夜宿
示程孫四首　九月初霖雨中感冀時作
同白兄賦瓶中玉簪　野史亭雨夜感興
哭延孫　贈鶯
讀書山月夕二首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
夔歸　郎文炳心遠齋二首
蕭寺僧歸橫軸　祁陽劉器之以蚤竹得名今年春簿游鹿泉因爲予寫眞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予詩而已賦二十韻答之
答王輔之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

七言古詩
虞坂行　畫馬爲邢將軍賦
秋蠶　南溪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范寬泰川圖
赤壁圖　寄答溪南詩老辛愚敬之

西園　愚軒爲趙宜之賦
雙峯競秀圖爲參政楊侍郎賦
西窗　二月十五日鶴
欽閣叔在華下　閻商卿還山中
文八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雪後招鄰舍王贊子襄飲　半山亭招中梁飲
鄧州城樓　宛丘歎
游黃華山　巨然松吟萬壑圖
密公寶章小集　荆棘中杏花
太白獨酌圖　松上幽人圖
送張君美往南中　戲題新居二十韻
贈蕭鍊師公弼　送弋唐佐還宣寬南歸

蕭仲楠長史瘞　送宋省參幷寄潞府諸人
見神霄道士古銅爵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
洮石研　贈休糧張鍊師
天井關
卷第四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過晉陽故城書事　蟾池
贈答張教授仲文　高門關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
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靜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
當之因爲賦長韻余方以病止酒故卒竟及之

馬嶺　雲峽
雲巖　劉遠筆
贈周長老　鴻溝同飲叔賦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和唐臣愚庵
過井陘　北岳
天涯山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常山妖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人之量
喜爲賦詩使洛誦之　贈利州侯神童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　紫微劉丈山水爲濟川賦
王石丞雪霽捕魚圖　跋酒門限部和卿醉歸圖
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汝州仲韓君德華其十祖
二世相遊封魯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
蓋有之余過其家命魯出拜謂余言魯名矣而未有
字敢以爲請余字之世公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
以辭　王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
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余名之曰琥以仲耽字之小字
則復有善禱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耽灑落誦之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送崔夢臣北上　送王彥華
李成之王彥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酒且求制名
輒以詩記之　劉時舉節制雲南
贈張潤之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
贈別孫德謙　汾亭古意圖

太原贈張彥遠　摹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過劉子中新居
東湖次及之韻　贈郝萬戶
王學士熊岳圖　贈史子桓尋親之行
卷第五
雜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此日不足惜
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嵩山玉鏡　虎害
飲酒　送高信卿
寄趙宜之　段志堅畫龍爲劉邳州賦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

紀子正杏園燕集　送李參軍北上
王黃華墨竹　汎舟大明湖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未後一句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題邢州鵲山　南湖先生雪景乘驟圖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　南冠行
醉後走筆　題劉紫微畏兵野醉圖
癸卯歲杏花　下黃榆嶺
晌午趙仁甫　嘯臺感遇
驅豬行　祺谷聖鑒
水簾記異　李峪園亭看雨
食榆莢　醉中送陳季淵
游龍山

送七岳佐還平陽　游泰山
付阿耽誦　唐子達扇頭
游承天鳳凰泉　爲程孫中卿作
壽張復貧道

卷第六

樂府

天門引　蛟龍引
湘夫人詠　湘中詠
孤劒詠　諸葛怨
芳華怨　後芳華怨
結楊柳怨　秋風怨
歸舟怨　征人怨
塞上曲　西樓曲
後平湖曲　清川行
長安少年行　黃金行
隋故宮行　解劒行
征西將士謠　望雲謠
望歸吟　梁園春五首
拨花詞五首　猴坂南
春風來　幽蘭
梅花　寶鏡
續小娘歌十首　幷州少年行
怒虎行

卷第七

五言律詩

悼益之兄　沖禪師自斲普照真爲研
以詩見餉爲和二首　題語
癸巳除夜　病中
基威卿毅挽辭　老槐
陽翟道中　月觀追和邳州相公席上
韻
送登封張令西上　太室同希顏賦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　方城道中悼山中幽居
勝擷　送曹吉甫兼及通甫
寄贈靚漢茂宏　少室南原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　洛陽古城曉陽門早出
落魄

得姪搏信二首　阿千始生
長壽新居三首　少林雨中
十二月六日二首　得一飛姪妄信
短日　送拇受益自潞府歸崧山
寄程孫鍼妄　贈汴禪師
己亥元日　送陽次公兼簡秦彦容李
天成　發濟源
倪潛中秋　荅潞人李唐佐贈詩
陽翼哲　懷粹中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游七嶺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聚仙臺夜飲
續陽下十愛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

首
九月晦日王卿道中
十月四日往閿鄉二首　寄王文德新二
舊國　和仲梁
甲辰夏五月猥市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陽泉樓裏道院　劉子中夢庵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感事
酬中條李隱君邦彥　送邦彥北行
同裴文明秀山行　同姚公茂徐渭道中聯句
壬子月夕　庚子三月十日作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閿中三教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閿
道中三首　送閿子寶熙和之北上

庸城　婁生北上
遣興　八月幷州雁
示內誠甫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
寄辛敬伯　送文生西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挽趙參謀二首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　荅弋唐佐
不寐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七言律詩
秋懷　帝城二首
僕射陂醉歸即事　春日
橫波亭　野菊座主閻閻公命作

度太白嶺往昆陽　寄希顏二首
懷益之兄　昆陽二首
寄西溪相禪師　葉縣雨中
寄荅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穎亭　山中寒食
楚漢戰處　懷叔能
留別仲澤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
寄荅景玄兄　寄辛老子
後溪別業　劉文仲通哀挽
會善寺　寄欽用
楊之美尚書挽章　李屏山挽章二首
內鄉縣齋書事　白菊淨丹水遠寄從前故

八　　破檄夜赴鄧州幕府
馬鄧驛中大雨　除夜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一劉光甫內翰新居
西齋夜宴　十月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為解嘲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
春日半山亭游眺　別程女
出山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新野先主廟　石門
獨冬陽氏幽居　渡滿水
十日登豐山　岐陽三首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　讀詩康僉言

雨後丹鳳門登眺　承旨辛卯八月六日作
浩然帥出圍城賦鶴詩為送
追用座主閒閑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
懷林別業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
即事五首　永寧南原秋望
中秋雨夕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喜李彥深過聊城　與張杜飲
秋夕　夢歸
白屋　淮右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賦別二首
即事　望王李歸程

秋夜　甲午除夜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三佬祠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繡江汎舟有懷李郭二公　送杜子
眼中　送杜招撫歸西山
寄欽止李兄　有寄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別王使君文從之
寄沂禪師　衛州感事
望蘇門

七言律詩
望拯少一自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羊腸坂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太原　外家南寺
追賦定襄周帥愛鼎家秋日牡丹
過濁鹿城濁華本作漉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賦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別康顯之　寄楊飛卿
雨夜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別張帥史　出東平
再到新衛　別冠氏諸人
入濟源寓舍　鎮平縣齋感懷

野菊再奉座主閣閣公命作
五月十二日座主閣閣公諱日作
四哀詩李欽叔 冀京父 李長源 王仲澤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着月
明日作 杏花二首
醉後 贈張文潛御史 寄答飛卿
贈別龍興沖禪師普照鑑禪師
赤石谷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濕守同麻知幾賦 答公茂
過應州 應州寶宮寺大殿
懷安道中寄懷曹徽君子玉

五月十一日楞軒老忌辰追懷 玉溪
感事 岳解元生日
華不注山 晨起
感興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送周帥夔卿之閿中二首 感事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將上書幸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卽事
春寒 示崔雷詩社諸人
示懷祖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
玄州哨哲丈子玉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
燕府白兎 無盡藏詩卷見約題詩同諸公賦
出都二首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大
紫牡丹 贈答樂丈舜咨
寧僧舍 贈答刑經伯常伯常之大
都運李丈哀挽 呂國材家醉飲
父余少日從之學科舉 過三鄉望女几邨追懷溪
洛陽 南詩老辛敬之二首 爲鄧人作詩
贈張主簿偉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寄劉繼先 寄楊弟正卿
爲鮮于彥魯賦十月菊 贈答同年敬鼎臣
寄英上人 寄答仰山謙長老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卽閻閣公所建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寄答商孟卿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留別仲經
別周卿弟 寄权能兄
賀威卿徐弟得雛

卷第十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東閣晚眺
十一月五日暫往西張 石嶺關書所見
陀羅峪二首 追悼曹徽君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晉溪
弟岳家千里駒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十三日发岳嶺　玉泉二首
玄都觀桃花　贈張致遠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庵英上人
汴梁除夜　與馮吉飲秋香亭
哀詩子告　贈李春卿
甲辰秋留別丹陽　龍興寺閣
別緯文兄　甯椽端甫北上
答楚瑞李兄　空山何巨川虛白庵二首
聽姝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哭樊帥
寒食　送樊順之
蜀昭烈廟　過翠屏口
王敦大祥止庵　過寂通庵別陳丈

梁棲忠詩卷
贈王僊翁道成　常仲明教授挽辭
追録舊詩二首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即事呈那端　和白樞判
慶高許事八十之壽　超然王翁哀挽
大名贈答張舶之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贈荅雁門劉仲脩
餘慶堂　寄荅劉生
別董德卿　送端甫西行
讀李氏元朝宗禪林記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桐
中庸先生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擇之所述家
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趙汝古南園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王峯魏文哀挽
清明日攺葬阿辛　寄訓常君卿
送武誠之往漢陂　送劉子東遊
甲寅九日同陳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賈千戶
令尊李進之冀衡甫遊龍卓寺僧頵求詩二首
十日作　贈荅普安帥
孝純宛丘遷奉　曹壽之牛水之行
追懷趙介叔　追懷友生石裕卿
挽雁門劉克明　贈荅平陽仇經臣
賈清東城中陸堂　約嚴侯汎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三首

贈耶律伴　送曹幹臣
國醫王澤民詩卷　祖唐臣母挽章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對家游龍泉　感寓　有娀
八日自悔愚索張元緯文　趙元德御史之兄七哀之
書　張婦杏花
送仲希兼簡大方　送郭大方
送李補之官清州　荅晁公忠世契二首
寄史德秀兼呈漢上諸交游
荅吳天益　荅郭仲通二首
蘭仲文郎中見過　送秦先從軍
壽趙福之　與宗秀才

贈馮內翰二首　九日午後入府知曹子凶問夜不能寐爲作詩二首　益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便系之懷其行也漫爲長句以贈弟近尚超詣弥欲度驊騮前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　贈李友伯　贈王宰魏丈邢彥　贈谷遊仁甫　同德秀求田燕山分得同字　德秀家兒子　贈任文耀卿　智德卿王太醫生子　贈麻信之　射虎　秋日載酒光武廟　寄劉光甫　過泉州寄晉侯

病中感寓贈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聖舉　歸潛堂　過陽泉馮使君墓

卷第十

五言絶句

洛陽高少府渡陽後庵五首　内鄉雜詩　辭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山居雜詩六首　梁父吟扇頭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辛亥寒食　山中晚春　得緯文兄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六言

定齋兄寫眞　自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德和墨竹扇頭　賈得一扇頭

七言絶句

論詩三十首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京都元夕　西園　藍采和像　鷺鷥扇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出京　惠崇蘆雁三首　蚤起　書生　銅雀臺九硯　步虛詞二首　拙庵爲温甫賦　納涼張氏莊二首　柳陽　送第　梁縣道中　自題寫眞二首

再題　吳子英家藏照圖二首　劉鄧州家聚鴨圖　戊子正月晦日内鄉西城遊眺　長壽山居元夕　閒仲澤丁内艱　贈眼醫武濟川　賦粹中師竹拂子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事華二字二首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鎮平奇妓孫伯安筆　黃筌寫藏六圖爲張左丞賦　鎮平書事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超化　山居二首
寄女嫁三首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無題二首　題省掾劉德潤家黍穉圖
并爲同舍郎劉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
如芙蓉城事云　希顏挽詩五首
出鄧州　過希顏故居四首
雜著九首　戚夫人
題山谷小蠻詩　家山歸夢圖三首
四皓圖　雜著

卷第十二

七言絕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春夕
梅花　溪上
息軒楊秘監雪行圖　楊煥然生子四首
記夢　啟母石
雜著四首　內鄉雜詩
劄二首　送窮
三鄉時作　出都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登司山寺三首
夢中作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三首
杏花　聊城寒食
姊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宿神霄北庵夢中作
夜雪　冠氏趙韭賦杏花四首
自趙韭歸冠氏二首　戲贈白髮二首
戲題醉僊人圖　濟南雜詩十首
題解飛卿山水卷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倫鎮道中見槐花　聞歌懷京師舊游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龍泉寺四首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出鎮州
李進之近軒二首　楊秘監馬圖
過邯鄲四絕　藥正卿飲酒
竹溪夢遊圖　贈絕藝杜生
士郁劉山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自題二首　北歸經朝歌感寓二首
內黃道中楚王廟荆公有

誰合軍中稱亞父卻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
題蘇氏寶章　劉氏明遠庵三首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南關二首
馬坊冷大師清眞道院三首　寄史同年二首
惠崇猿猴圖　宋周臣生子三首
乞酒示皇甫李眞　李白騎驢圖
許由擲瓢圖　九月梔
雜著　送窮
卽事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會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秖應千古浪溪路人

說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
至朝殿外門故余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
四爲之賦
陳德元竹石二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
首　吳子賢樗庵二首
太一蓮舟圖三首爲濟源泰先老師賦
遊大壁雜詩十三首　初發潞州
雜詩六首道中作
卷第十三
七言絕句
初到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賦餅中雜花七首　贈羅友卿三首

又解嘲二首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
江春早圖二首張白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
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寺月雨昏湘
浦夜船鐘之句因及之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
二首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杜生絕藝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請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余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游熙甲辰
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跋紫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溪橋獨步　夏山
秋江待渡　東山四首
曉起　追録乙未八月十七日宰

縣夢中所得　春歸
感興四首　從孫顯卿見平定小山
發南樓度雁門關二首　墨竹扇頭
王希古乞言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景二
首　從希顏覓篤耨香二首
戲贈栁花　喬夫人墨竹二首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內府物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講武城
藥山道中二首　善應寺五首
摘瓜圖二首樗軒家物　黃華峪十絕句
七賢堂　峽口食鯿魚有感
大簡之畫松風圖爲脩端卿賦二首

秋江待渡橫披　贈荅要襄权二首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秋江曉發圖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洛陽衛長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爲謝
題鷺鷥敗荷扇頭　西山樓爲王仲理賦二首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燕省掾屬張彥通舉釋菜
之慶與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首
采菊圖二首　無塵亭二首
李廣道寫眞二首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
蒼崖遠渚圖二首　三士醉樂圖
鄉郡雜詩五首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題商夔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七賢寒林圖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　益都宜撫田侯器之燕子
圖詩傳本已亥秋七月余得於馮翊宋文通家會侯
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余言兵間故
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
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
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前高山雜詩七首　楚山清曉圖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寫樂堂　德恒齋　聲齋
贈李子範家兒子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三鄉雜詩三首　鈞州道中
七言絕句
榆社峽口郵舍發　十月二十日雪
同兒輩賦木開海棠二首　哭曹彬君子五二首
二十六日舍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書貽第三女珍　隱秀君山水為范庭玉賦
送子發二首　楊秘監馬圖
岳山道中　雪行圖
寄仕華老三首　已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劉君用可庵二首　雁卿西山歸隱三首
雪岸鳴鴿　東丹騎射
虛名　投書圖二首
題劉威卿小字雜畫冊後二首
龐都運山水　歸義僧山水卷
武善夫桃溪圖二首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
昌名士題詠　書扇贈李湛然
普照范錬師寫真三首　祖唐臣所藏梅軒畫冊二
首　客意
走筆題十老會詩跡　七夕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王子寒食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過威州錦屏王故居　真味齋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喬夫人綵繡僊人圖　出山像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論詩三首
超禪師晦寂庵　自題寫真
贈寫真田生三章　贈高君用
周才卿拙庵　郭大方白適軒
風柳鳴蟬　晴景圖
僧寺畫雨　金山
王子文琴齋　覃彥清飛雨亭橫披
讀漢書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
效白少傅體　右勃問道圖
華光梅　贈與趙景温
夏山風雨　春雲淡冶

雪谷畫行圖二章　胡叟楚山清曉
辛亥九月末見菊　答俊書記學詩
夜宿山中　韋山雜詠十六首
跨牛圖　贈湛澹之四章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沃溪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
偶記內鄉一詩追録於此今三十年矣
三門集津圖　乙卯端四日感懷
山邨風雨扇頭　跋蕭師賢鷺鷥敗荷扇頭
袁顯之扇頭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跋郭律浩然山水卷
卓黑二首　楊祕監雪谷畫行圖
杜幸老夏日汾亭橫軸　武元眞秋江罷釣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　題馮澗緩之碩人在澗橫
軸
秀隱君山水　題那公達寒梅凍雀圖
梁氏先人手書　薊北杜國寶以眞定教官
李進之所誤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
見示用題三絕其後　贈詈予野高士三章
戲相師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元夕以下續編　酴醾
爲楊子醇金二首　李子純生子
柏鄉光武廟　和德新丈
春日寓興　滄浪圖
倦繡圖　雪谷曉行圖
浩然雪行圖　岳邨獻壽
風柳歸牛圖　子和麋鹿圖
賈氏怡齋二首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

卷第十五

宏詞
章宗皇帝鐵　秦王擴賓建德降王世充
露布　擬賀登寶位表
擬立東宮詔　擬除樞密使制
擬御史大夫壞樞密使表　擬除司農卿制

卷第十六

碑銘表志碣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王黃華墓碑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
胡公神道碑　寄庵先生墓碑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
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
神道碑

卷第十九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卷第二十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
神道碑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
書右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淸察公神道碑銘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御史程君墓表
商平叔墓銘　宿衛顏墓銘
大司農承康君墓表　普元吉墓誌銘
卷第二十一
碑銘表誌碣
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中順大夫鎭南君節度副
使張君墓碑　陽曲令周君墓表
奉直趙君墓碣銘　史邦直墓表
御史孫公墓表　蕭軒楊公墓碑從金石萃編補
卷第二十三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劉景玄墓銘　文儒武君墓銘
郝先生墓銘　贈徵君墓表
卷第二十四
碑銘表誌碣
眞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善人白公墓表
南峯先生墓銘　臨海弋公阡表
蓬然子墓碣銘　蘇彥遠墓銘
盧太醫墓誌銘　張遵古墓碣銘
卷第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族祖處士墓銘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敏之兄墓銘　贊皇郡太君墓銘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聶孝女墓銘
孝女阿秀墓銘
卷第二十六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銘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卷第二十七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
康公神道碑銘　奉國上將軍武衛署令耶
律公墓誌銘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從元文類補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從元文類補
卷第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
德碑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費縣令郭明府慕碑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卷第二十九
遺山先生集　目録　二十八
碑銘表誌碣
顯威將軍吳君阡表　忠武任君墓碣銘
信武曹君阡表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故帥閻侯墓表
卷第三十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冠氏趙侯先塋碑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兖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
墓銘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
碑　安肅郝氏先塋碑從金石例補
卷第三十一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華嚴寂大士墓銘
墳雲墓銘　張伯英墓銘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天慶王尊師墓表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通眞子墓碣銘
周明李先生墓表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告山貲神師塔銘
卷第三十二
記
令旨重脩眞定廟學記　東平府新學記
博州重脩學記　趙州學記
壽陽縣學記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遺山先生集　目録　二十九
藥縣中嶽廟記　扁鵲廟記
長慶泉新廟記　三皇堂記
崔府君廟記
卷第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警巡院廨署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市隱齋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順天府灣建記
耶州新石橋記　臨錦堂記
馬侯孝思堂記　孜樂堂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卷第三十四
記
王無競題名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校笠澤叢書後記 畫記二 朱錄三官 張萱 四景宮女
濟南行記 東游畧記
雨山行記 毛氏宗支石記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樊侯詩冢記
卷第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竹林禪院記
少林藥局記 壽聖禪寺功德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遺山先生集 目録 三十
忻川大慶觀重建功德記 太古觀記
紫微觀記 朝元觀記
清眞觀記 通仙觀記
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 杜詩學引
東坡詩雅引 東坡樂府集選引
錦機引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十七史蒙求序 拙軒銘引
如庵詩文序 琴銘引
雙溪集序 鳩水集引
楊叔能小亭集引 新軒樂府引
逃空絲竹集引
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陶然集詩序
木菴詩集序 南冠録引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送秦中諸人引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送高雄飛序 寒食蠶泉宴集序
太原昭禪師語録引 嵩和尚頌序
傷寒會要引 元氏集驗方序
周氏衛生方序
卷第三十八
遺山先生集 目録 三十一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良佐鏡銘
默庵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俞衮銘
無弦琴銘 取樂堂銘
超然堂銘 太古堂銘
皇極道院銘 長眞庵銘
大硯銘 小菜玉池硯銘
贊
手植倫聖像贊 老人星贊
范文正公眞贊 趙閑閑眞贊二首
范錬師眞贊 鷹眞白贊 松雪作
介山焦卿賓漢爲仲晦甫爲眞燕坐嘯然六籍在旁目

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張幾道錄師眞贊
頌
登封令禪侯夫思頌
卷第二十九
書
寄中書耶律公書癸巳　與樞判白兄書
答中書令成仲書　答聰上人書
答人用萬戶書二通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郡侯作　清眞道院營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遺山先生集　目録　三三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曹子歸葬疏
雜著
麻杜張諸人詩評　射說
酒泉五言說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曹南商氏千秋録　故物譜
卷第四十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南陽廟署上梁文
外家別業上梁文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劉宣撫設醮青詞
張喜千戶青詞　樊守謝土詞
郡守天池祈雨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爲第四女配壻祭家廟文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題樓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跋閑閑白書樂善堂詩　跋二張相帖
跋蘇黃帖　跋松庵馮文書
跋蘇叔黨帖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跋蘇氏父子墨帖　題許汾陽詩後
毛氏家訓後跋語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遺山先生集　録　三三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
後　跋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附録
陵川集本遺山先生墓銘　祭遺山先生文
元遺山頂贊　原古上元學士
壽元内翰　辨磨甘露碑
游華山寄元裕之趙秉文　寄裕之
繫舟山圖裕之大父嘗居此山之東岩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某亦繼作中州集　陽雲翼見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文李　馬圖同裕之賦韓筆定襄霍益之家物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四首

又趙元　次韻荅裕之
寄裕之二首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題裕之家山圖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又馮璧　贈裕之又麻九疇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仍其韻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二首又雷淵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雜字　次裕之韻兼及景立弟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李學龍　送裕之還嵩山王渥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玉分得留字
遺山先生集　目錄　三四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崔遜　題裕之家山圖劉昂霄
和裕之二首　贈答史院從事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滑城煙雨者因及之辛愿
寄裕之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讀裕之弟詩稟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兒破之　跋遺山墨迹劉因見容城集　遺山先生挽詩閻復見元詩　題中州詩集後永錢翁見文類

重刻元遺山先生集序

遺山先生集中統嚴氏初刻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惟宏治中李叔淵本及康熙中華希閔本而華本即從李本翻出猶一本也詩集單本較多惟毛氏汲古閣本盛行南昌萬近坡本係從全集摘出故於曹謹甫所增之八十餘首概從闕佚而元黃公紹選本穆文木之見也近烏程施北研氏孰於金源掌故有遺山詩文箋極精博詩箋初梓吾友沈子惇即以相贈近亦印行文箋仍鬱未出也遺山世籍平定靖康末始遷居秀容故文字中稱平定爲鄉郡生平蹤蹟往來於平定至孰吾家陽泉山莊即詩所詠栖雲道院山莊東北一里而遙有土岡斗上中央宛宛若盂俗名圍涯迤西馬氏舊塋香亭后柏列有遺山弔馬大來副使詩大來者遺山往來陽泉時

遺山先生集　卷首　序　陽泉山莊

東道主人也計亦偏落丈夫而其名爵則州志已失網羅益文獻之放失也非一日矣穆生也晚未獲從耆舊盼游而劉醫皐書遇有鄉邦故實輒一一統記以助桑梓雅誼遺山先風所慕即登涵雲樓拜陽趙元李四賢桌主流連企歎每思論其世攷其出處文章與吾黨之彥一盱衡之而利祿移人帖括勞日其足與甄討及此者不數覩也內相文獻揚公勤業軼於滏水數理不媿欒城而炳炳赫赫今遂無一字留貽謂非州里後進之辜歟遺山幸以能詩故其文得附以傳然已不能家有其書李叔淵雖稍得善本於儲靜夫太僕而馮文脫簡仍不勝乙今爲鉤攷企元史及同時各家集它若元文類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諸書缺者補之誤者訂之如無可據校概從闕疑續夷堅志世行寫本二卷余秋室氏藏

爲四卷手書刻之大梁槃府五卷阮太傅研經室外集載有提要而文選樓書目初無其名聞漢陽葉氏有寫本數從相假檢未獲也嘗擬都爲一集繡梓版存冠山書院州中有貲力足任斯役者尚不乏人乃募商積年卒無肯贊成之者不得已節齋傭書餘資歲刻數卷始丙午二月訖庚戌　月首尾凡五年工始告竣刱錄一卷補載一卷儲氏華氏施氏遞事增輯穆穆有采獲并屬入之遺山一家之業其存於今者約略備矣其爲遺山譜次年譜者有翁氏凌氏施氏三家翁施書皆有刻本凌氏成書在翁施之先未梓行有序載校禮堂集中漢陽葉氏錄有副本幸得假鈔因并刻三譜集後各存其眞不相攙和放汪立名長慶集并存新舊兩譜例也至近日坊肆有新刻遺山集本乃某太守從臾坊賈據華氏本

刻之蘇州者舊帥御史張君墓表賜曲令周君墓表鄧州新倉記各半葉葉各三百餘字此本皆補完之微勞亦不可沒云道光三十年　月平定後學張穆序

元遺山先生集舊序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爲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溢白則王公趨風列坫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澡雪其磊落故天下之人爲之吝咲汪波鼓舞踊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一李後身乎始齠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與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遷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基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

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殁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什得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寶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弟仲傑有文如洪澳好善如干寶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余序引余謂遺山之文之名有日乎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爲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士士顯居潛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蜺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易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干戟而心遑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尚賴柳如京之賢行慰韓吏部之志文王命招雖抱憾於九原人亾

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余僕學未暇題評言念舊游聊爲揚榷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冶序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爲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

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述造窮其文藻富其聲名藹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豪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人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取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刊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文字凡經幾手左摶右捖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手噫後之秉筆者亦訑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鑪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澀之有滓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腴盛爲饋飣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藉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日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古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

雖倡優騶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故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楊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杜仁傑善甫序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品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蓽藏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書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進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曰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傯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

得者猶以爲榮間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之工概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卽其家購求遺稿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詩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月已丑愼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余亾友曹君謹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與

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于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間遣人卽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音潤後學未及而謹甫沒于後四年子輗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翼命工卒其事俶落于至元戊辰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工既訖功二子來謁求序其事踰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倦色而意謹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摭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成己引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弱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歸然獨存金亾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木朝才名諠甚四方學者執羔鴈無虛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仕陵轢蘇黃殆非虛語遺山著述甚富其所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至所編中州集流傳不廣人莫之覩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舊本在軒手鈔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正其謬誤凡閱月而告成至篇什次第悉依原本覺付剞劂俾海內騷雅共珍之至順二年三月十一日翰林國史余謙謹序

巖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宅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鹿耿公典鈐留都嘗謂巖曰吾友段可求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尚冀一讀子試訪之宏治甲寅巖調官吏部

始得祕本於新安程公丞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亾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巖因錄而得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尚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末喪愼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亾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已任網羅放失輯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迫於匪人薄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併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剟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間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亾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道人之議者噫是未攷也觀其對努申之語志崙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爲也

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耶予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調慷慨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鶚舉尊稱之至抑又何耶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其用且尼其身益大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淵以御史校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祀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筮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爲敘云宏治戊午冬十月既望後學海陵儲巏題

瀚自束髮時好讀先生詩文然以方攻程式文章事進取不暇竭力後舉進士謬官內外稍竊肯綮助筆墨於是好益篤

讀益頻常訂有以廣其傳曩在陝西嘗以所編中州集于西安府刻置郡齋比來河南又以家藏本詩集屬汝輒刻之其詩文全集卷帙頗多在元時固已盛行然歷時既久屢更亂燹書在人間多是鈔本魯魚亥豕漫不可讀瀚竊病之近始得善本于太僕儲公靜大喜副衙志遂謀協藩泉諸公咸曰是書非一家一邑所得私當與天下後世共之時鄉試甫畢乃移工任其事嗚呼自有載籍以來六經四書諸儒緒論外著諸子百氏汗牛充棟何其多哉學者窮歲月白首不能徧觀其間惟馬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則又文人中之山斗冠冕故其傳獨不朽而天下後世無不傳焉近時文集尤多從而貢其贅瘤句不工以違理而成章聲音不足以感人而動物徒以襍格墨塗梓工耳若先生之文則豈可少者哉先生自

幼學至於壯且老自平居無事至於流移弁播無一念一時而不在於文故能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俯然以其文雄一時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詞家輩出崔立之變騈首死難先生巋然獨存金亡隱晦自全而其名益盛元初學者宗之爲依歸作金史者稱其倫敘懿有繩尺蔚爲一代宗工殆非虛語顧不傳于時豈非缺典夫事有偶然之遇忽然而成者而人之文章有晦于前而顯于後屈于暫而伸于無窮者吕察文集幾泯滅于敝篋中得歐陽永叔而始行于世先生距今餘二百年而其文始賴諸公以就梓豈非其顯晦屈伸固亦有其數耶雖然文之傳不傳先生無與也而其傳眞學者之幸河南居四方之中聲名文物之所萃書得梓于是其不復將大行也哉先生名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世爲太原

之秀容人宏治戊午閏十一月既望賜進士文林郎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序

天下之寶隱見有時而光氣不能終閟豐城之劒沈埋晦蝕而卒出於張雷一予者其光氣使之然也文章之爲光氣亦大矣史稱元遺山先生爲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緻而嗣絢麗豈非而世之奇寶歟其集久而失傳學士大夫以睹之不得爲恨斯亦劒蜕豐城之時也錫山華生希閔得善本而鋟之梓於延好古之士人人如獲重寶卜意外昔歐陽子少時得昌黎集於李氏敝筐中讀而心異之而當時未有道韓文者已而與尹師魯輩倡爲古文出所藏韓文舊本行於世學者遂非韓不學遺山之文入室韓歐詩則力追李杜而又能變故作新得前

輩不傳之妙迄今垂五百年士爭嚮慕之茲集之出行復存非元不學者華生知好之而不以私之已亦有歐陽子之志也夫華生勉之矣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上浣江南督學使者蔚州魏學誠題

金史文藝傳爲程施國祁撰注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岡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眾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誌盡趣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爲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年四十八卒　案先生本生父東巖君無卒年中州集木傳云先人捐館後十年好問避兵南渡合之與聽上人書甲戌渡河之說當在泰和中年又據兄敏之銘云年二十就科舉時先東巖君已沒敏之殁于貞祐二年

甲戌年二十有九上歎之知中興定五年本集閑閑銘云東巖當卒于泰和三年癸亥中興定中耕磵部尚書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祭酒馮公碑文云興定五年充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史李復亨傳興定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嘗誤溫故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趙秉文翰林待制雷淵德玠中時微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案以上所引爲試官其同年登詞賦第可考者如第一劉遵鼎臣見滹南銘歸潛志又李國維德之見本集祕州碑將西詩又趙端卿正之見本奉直銘又史元邦直見本集表又李欽若獻甫見本贊皇銘探花詞又康璫見康公銘又敬鉉鼎臣見贈谷詩又張夢祥見探花詞又董德卿見別詩又盧元長卿見李復亨傳又王元禮見中州集景覃傳又郭邦彥平甫田錫永錫見同上又趙璧敏之見陵川集銘又焦茂才見學古錄朝列趙公神文又田獻臣蘇遺見改建碑以上共一十八人若宣紀禹松等十餘人乃同年經義進士選志幹勃菜德二十八人乃同年女直進士也○又本集閑閑贊云正大甲申詔公貢某詞科泰正年五月應詞科案先生應宏詞傳略去○又集昭禪師引云正大初寺在史館東部警巡二記題未竝云正大二年乙酉五月備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上賞左丞詩注時官編修又有帝城史院夜直出京史院告歸等詩案先生官國史院編修傳亦略云

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

湯令大德碑云初莅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案陵川集墓銘記略不足據惟大德碑本稍詳更考本集夾谷碑云正大三年初置中州南陽上梁文云改縣新州宋理紀淨祐五年四月鈐轄王崇襲鄧州鎮平縣元地志南陽府金爲申州有南陽鎮平二縣是正大三年初升南陽爲申州鄧州知州事鎮平縣可知夾谷于是年判新州先生即于是年初至知折獄疑者又本集有鎮平覓酒寄筆書事寄家書懷等詩竝爲正大三年作金史中惟完顏合達傳云楊沃衍東征會大軍于鎮平餘本多見地志鄧州下注脫去升州立縣事此傳歷內鄉上亦失去初除鎮平令字當補入○又先生自鎮平轉內鄉令則本集長慶泉記云正大丁亥承乏內鄉是也自內鄉丁內艱去則竹林院記云正大庚寅前內鄉令是也終喪起爲南陽則新倉記題末云正大八年四月儒林郎南陽天興初權尚書省掾元年六月官東曹掾本集良佐碑云天興元年六月官東曹掾吏部主事史白撒傳正大九年三月白撒不自安命令史元好問撰乞休表亦盒合貞傳正大九年元兵薄京師四月始罷合貞自爲己功時令史元好問何不入賀○案集中出鄧州詩云六年留滯鄧州城先生自正大三年應辟至鄧適八年自鄧應召入京計六年正合又京居詩題云辛卯八月六日作希顏墓銘云辛卯八月二十五日哭之藏櫝門外是先生初秋已挈家出鄧赴召赴京矣傳云天興初約言之耳除左司都事本集歸德碑云

壬辰之亂承之左曹之部司南冠引云京城之亂子爲東曹都事閉閤贊云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都司史蒲察向使妄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時左司都事元好問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完顏奴申傳汴京圍急往往有立朝壬監國以城歸順之議二年正月省令史訐轉行尚安國請講議所言左司都事元好問以白奴申

書省左司員外郎歸潛志錄大梁事云二年正月廿二日崔立變起我二相請帝前幼次明日以省令史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又崔立門事立日負敗城生靈功請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日次等何時立石書我反七言案七言下當有四字與五言句相傳脫去杜詩學者目月字號三狀耶

開東坡詩雅同上

錦機同上

詩文自警案靈佑歸田中州

集詩見存文闕閻書壬辰雜編歐陽元上齋集送振先宗日月字號六冊缺壬辰一日於翰林故府檢舍人遺書得元遺山稱之詔修三史一帙中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漢名歸字手寫上辰雜編國器嘗鎮商州偶搜佚于竹林中得歐陽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發遣之則知未嘗殘于金兵也元遺山金士領袖生平極重歐公嘗有詩云九原如可作吾欲從歐陽北人至今佩服其言○文淵閣書目宙字號　缺

菉竹堂書目云十卷

大德碑本遺山先生墓銘烏程施國祁撰注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經走常山三百里燕文酎酒哭于畫像之前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曰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癖澀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生蘇黃振起衰踣言爲瓌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千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酷蘇黃氏天才倩贍遂婉高古沈鬱大抑力出意外巧瘁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揖粹師月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諧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

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掞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亾故老皆識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識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鄰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支曜暖昧先生獨能振而救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亾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開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開館爲武安樂夔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

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綑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妣河南縣君張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龔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日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其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入嚮其句洋溢于里巷嗆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初簽化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爲尚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爲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亾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某年月日葬于秀容之先塋前配同郡張氏戶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權貨司提舉飛卿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撫泰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次曰振仕太原路

參佐次曰總尚書都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眞適進士東勝程思溫次嚴女冠詔爲宮教號浯溪眞隱次順早卒次適成和郎大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

士子賈技爭綴緝僅俾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言龔壞鄉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黃室開闢文源鞭荊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酣思盈溫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妒護前喘肝膽鞏大統統共讒嫉塵埃野馬爲鬼喊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跋國馬昇歸葬反元宅有書有卷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樂夔所汨（案即舜咨汨事未詳）中州集百餘卷（案集止十卷刷文誤）金源君

臣言行錄案史本傳云壬辰會大父春陽卿團練本集承
務郎者干卷即此奉銘云
祖春不仕○案團練宋官金初有此職春生當靖康天輔
間爲此官陽卿入金或挂冠去與趙光道姚仲純一流承
奉銘遂其終志故諱言之而此碑
仍書原官削去未字故小異爾　鳳翔路第九處正將案
九處當在龍城縣地志不詳後慶原路邊將下次西第九將營云延非丁艱終喪案集示程
路邊將下次西第九將營云延非丁艱終喪案集示程
母河南君五七青詞云臣母張祭家物文云顯妣河南縣
太君張氏謝鄧師免從軍詩有墨經莎岷之句竹林禪院
記正大七年稱前內鄉令　帥府令兼鎮撫案選志興定元
當爲正大五六年間事　行尚書省左司
員外郎案先生本官省掾此職乃崔立叛後採望而勒授
言非轉者殊不然○陵川集碑略去此本乃復加入而
非先生意指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案上文員外郎已在
言初試且此職亦必係崔立勒授春不足爲先生榮抵取
辱耳乃承陵川集碑文之誤而失於削去者史本傳于員
外郎文下不　秀容先塋明周溥口口宗文墓表云溥嘗
藏此官誥是秀容學于壽陽有張惠者從之游一
日冒雪訪惠于系舟山居山之東
有碑曰詩人元遺山墓云云即此　前配張氏案集阿秀銘
云子爲南陽

令其母張病娛新樂府雜南陽後作三奠
子詞有聞爰孤忱之句當在正大八年　戶部林卿中州
戶部翰傳字林卿冷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爲人有蘊
藉如素臣然秉遼監察御史翰林直學士貞祐初戶部侍
郎車駕南渡出禹河平中節制河平軍事兼提舉南京路
際經費空竭雖米鹽細物皆倚之而辦子嘗見于戶曹郎
卿一書生言時事相與詰難凡數十條卒不思而對悉又
復計度者亦日不能到信通濟之良材也宣宗且幸相之
會卒年　提舉飛卿
五十五耳配毛氏案集路州表云子婿翁毛提舉南京路事遂爲高氏
生女一人長夫人當即高出又家訓跋語云
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卿甲辰年　提舉飛卿甲
集毛提舉卿字飛卿彭城人父垣和州軍事判官爲王
事飛卿一歲始知讀書游學齊魯間衛極艱苦飢凍疾
病不以廢業凡十年貞祐兼貳東平幕　三年屢第舉遷
提舉榷貨司戶部員外郎性剛明疾惡過甚坐與監察御
史相可否貶降鄭州司候子　撫卽州了　承直
改孟津丞將復用矣會卒　歐官奉直大
夫從　汝州知州　元史地志汝州下領三縣
五品○官志諸州下刺達魯花赤一員總管
品　諸軍奧魯勸農
一員並正三品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
諸軍奧魯散府領勸農奧魯與路同○選志至元二十年
定蒙古奧魯官人冀萬戶下設奧魯官從五品各千戶奧魯亦設奧魯官受院
劄各千戶奧魯不及一千戶或二百戶三百戶合併爲千
戶冀奧魯不　次子振案集宋周臣生子詩云阿平解語應須
官受院劄　記郎事云掌上平兒玉刻成注平兒叔
開小字當　太原路參佐元地志河東山西道奧平路太原
即次振也　太原路總管府大德九
年改參　次子總即叔翔又集有改葬阿
佐未詳　次子
辛詩因早卒銘略不數　都省監印元官志
掾屬監印二人掌監視　長女貞史表程思溫見御史表寄
省印有中書令則置　長女嚴女冠案集靈照詩注時女嚴
甫也案集有送嚴甫　次女嚴女冠在盧氏約歸寧未至又
西行詩未知是否　寄女嚴詩又南冠引云手寫千秋錄付女嚴谷萬戶書云
西歸處泉值仲女病劇故是○山房隨筆元遺山北方文
雄也其妹爲女冠又而豔張平章當擬欲娶之使人屬祕
之辭以可否止姊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之覘其所向
至則方自于補天花板斷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
曰補天手段曹施張不詩纖塵落盡堂寄語新來雙燕子
彬鼠別處覓雕梁張倏然而出案集有書
遺山無姊乃次女也南人傳訛耳　次女順早卒案集有書
珍詩又季女阿秀墓銘云　次適當即叔閒見祭家廟
云好問第三女也即此　次適
文惟配堵不詳成和
郎元官志太醫散官　大都惠民司提點又官志太醫院大
成和郎從六品

品中統二年始　次適案此女別
置受太醫院劄無所見　建德路織染局大使案元
江浙行中書省建德路無織染局官志工部下順德路織
染局大使　建德路織染人匠局大使官德路織染提舉司
無建德路建字
當爲順字之譌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輯

古賦

秋望賦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閱歲律之崢嶸於時積雨收霖景氣蕭清秋風蓋條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雁杳杳而遺聲下木葉於庭皐動砧杵於蕪城窮林早寒陰厓晝冥濃澹霏拂繞白紵青紛叢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蒼谷之落日山川鬱其不平瞻彼轅轅西走漢京虎踞龍蟠王伯所憑雲煙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爲兵望嶽少之霞景渺浮亡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風於異類高巢由之遺名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幷繫

南山之下田維景略之所耕老蟠盤盤空谷淪精非雲雷之一舉將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邊陲烽於西北悅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潛驚激商聲於寥廓慨涕泗之緣纓吁咄哉事變於已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士復於慷慨擊楫之誓西域之侯起於窮悴儒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爲寧白首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戀故鄉蒼婦而憂公室豈有夷墳墓而翦桑梓視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候蟲之悲至於整六翮而睨層霄亦庶幾乎鸞禽之一擊

蒲挽酒賦　并序

劉鄧州光甫爲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詩仲祥摘其實幷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白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祕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子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大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回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涯斂清秋以舂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玄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成裁挹幽氣之蕭然釋煩悁於中懷覺松津之

孤峭著桂醑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糵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衆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偕艱難而出美好徒酖毒之貽哀繫工倕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桎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災音衰而鼓鐘味薄而鹽梅惟揮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新齋賦　并序

予既謫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爲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爲新齋且爲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爲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爲山而惡乎晝履霜堅冰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哉之漸狂聖庶

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爲神拊陳迹以自觀悼吾事之艮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穀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假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虛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鄙我卜我居於浙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益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踰憤則啟悱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眞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人安知溫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爲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齋賦并序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十鄰得王氏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爲之補罅漏治無檐蓋十日而後可居蓽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爲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祿以爲養無田以爲食無僮僕爲之負販無子弟爲之奔走無好事者爲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貲無何日計奉然以閉戶讀書爲業不以爲失次而以爲當然不以爲怨不以爲憂而又且以爲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其名也而可乎迺爲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天鵝鳧鳧無盡短長力有可求勝天不祥福不盈胡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兮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怒兮殆豢虎之貽殃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以作強辱以處汙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溯橫潰而獨障直鉤磻溪之魚禿節單于之羊有漆身以爲厲自被髮而爲狂仕汙世而執翻徇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褞袍有不求之臧惟夫長劒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雖至於勞筋骨而餓體膚者爲無傷古有之居不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遯世而不復見然愈揜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雨霜有蘭不彫俟春而芳偉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郊太阿郎阿衡見文選

五言古詩

箕山

幽林轉陰厓鳥道人迹絕許君棲隱地惟有太古雪入閒黃屋貴物外祇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宰所屑降衷均義稟汨

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群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叔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丷堙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緱山道酒同內翰馬丈叔獻雷兄希顏賦詩分韻得寶字

靈宮肅清曉細柏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賓白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心神西望洛陽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爭紅塵蓬萊風濤深鬢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嫗爾雲間人

同希顏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蘿徑深以幽杜樹不復見禿穀餘秋篠盤盤盡絕頂丹冢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輕矯側身望巖竇解衣憩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亂青縹川光乍明滅地脈互縈

巍岡靜蟻垤出井邑蜂衙擾紅塵洛陽昏白雲太行曉元功
信冥漠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胸中卷宜小

光武臺

東南地上遊荆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
帝系提劒起高蓬一頒漢水斷百雒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
天看飛龍倘然此遺臺落日荒煙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羣
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穎亭留別　同李冶仁卿張肅子敬王元亮子山分韻得書字

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風三
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陵跨寒波淡淡起白
鳥悠悠下懷歸入白急物態本閒暇壺觴負吟嘯塵土足悲
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畫

濕亭

春物已清美客懷自幽獨危亭一徘徊翛然若新沐宿雲淡
川野元氣浮草木微范盡楚尾平遠疑杜曲生平遠游賦吟
諷心自足揚來著世網抑抑就邊幅人生要適情無榮復何
辱乾坤入望眼容我謝羈束一笑白鷗前春波動新綠

出京史院得告歸　嶌山倩下

從宦非所性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景平生無
根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歸省城居苦湫隘羣
動日蛙黽慚媿山中人團茅遂幽屏塵泥免相涴夢寐見清
潁矯首孤飛雲西南路何永

元魯縣琴臺

茂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瞎馬涕盈襟遺愛食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汲屨邁哉此前脩久而道彌著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愚人道每如茲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柏下人泫然沾我衣運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埋也可柰何一觴聊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昆墟靈人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十鄰跋躓不量力強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歎賤薄但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催一飢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莫嫣嬉棠花滿十容盈盈兩無語臘臘爭春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識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令兒童昨朝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可駐併與繁華東梭柚千歲姿骫骳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復難為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潁谷封人廟

浼浼潁谷雲融融潁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美人言君善諫徵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天理大孝動天地上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且敗矣如何千載下乃與茅焦比我行潁川道永念負甘旨願作棘尾魴因之日千里

贈谷劉御史雲卿四首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滾驊騮萬里氣聖塗已駸駸大梁語三日副我夙所欽濂溪無北流此道日西沈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寥寥聞絃猶賞音獨憐夸毘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酬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阿京吾所畏蚤生號能文初無王家辭聲光自流聞此行不虛來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淵足當羔雁羣君家有箕裘聖學待冊勳但使本根在枝葉復何云殷勤五色筆未用摧千軍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埽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拂擊劇寇讎眞是未可必自私有足蓄古人相異同寧

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侐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昔已腐百篇不汝酬胡為文字間刮垢搜瘢疣吾道非中衰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捲日月不獨程張儔聖塗同一歸論功果誰優尸祝徒自開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老鶴何許來滄與孤雲同相值太虛宝悠然復西東聖學要溪談惜君別匆匆何時沂水上同詠舞雩風

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五首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舉頭望長安游子從此歸我行平生懷愛君如連枝半年羨肌被所樂良不貲尚恨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酌以彈鉄辭上言行路難下言長相思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汜水風濤脫沈舟冰雪危墮指孝子在中野永念負甘旨家貧親已老形瘁心欲死古稱季路孝負米百里願作鯉與鮑寧嘗怨赧尾君歸不可緻獻詩追歲始遙知慈母心已爲烏鵲喜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大怒攘臂縮首日旨嘗老兵賜顏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勢苦慚僕僮無聊復無聊又復招災凶我有一樽酒澆君塊磊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願以寸心徹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不見閑閑公文章一百年不救四壁空

君性我所諳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時有之謀事恨太銳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徇俗恨太卑人道日近始貧賤

富理不齊君曰不得飽欲療何人饑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譏被髮救鄉人習者所不爲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粉傾心脾泛愛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言寧復無失辭刺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鼓黃閒能不發其機閒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懲忿與窒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爲期

古人遙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茲君歸豈不佳交游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宮壺發新豔宮梅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襄城作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牀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蒿旬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眞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虛買實禍將相安足論驪驪上邽鄉逐兎出東門離官寸亦樂里祠有拙言離官寸亦樂晉俚諺云然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儻來非所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酬適徘徊雲閒月相對潛以默三更風露下中神警微澤浩歌天壤間今夕知何夕

後飲酒五首　陽翟作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一壺作病知柰何妾婦良區區仰媿生理廢饑寒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苦無實如何杯杓閒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酬適豈曰無妙理滉瀁莫容詰康衢吾自樂何者爲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頌功德

客從嵩少來貽我招隱詩爲言學仙好人間竟何爲一笑顧客田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同歸

酒中有勝地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醫此語誰所云吾友白紫芝紫芝雖吾友病飲眞吾師一飲三百杯談笑成歌詩九原不可作想見當年時

飲人不飲酒正白可飲泉飲酒不飲人屠沽從擊鮮酒如以人廢美祿何負焉我愛靖節翁於酒得其天罷通何物人亦

復爲陶然兼忘物與我更覺此翁賢

德禪師清涼草堂

舊隱伊陸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若峰老屋補漏坼鐘魚有勝氣駢錫無滯迹回頭仙人隊談笑初未隔結草幾成壞逆旅誰主客道人那計許一笑山月白多生負詩債秋物苦催索遙知得新句愁少爲動色上人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巷仙人隊者女兒山諸峯名

少林

雲林人清淡禪房坐蕭爽澈泉潔餘習高鳥喚長往我無玄豹姿漫有紫霞想回首山中雲靈芝日應長

劉曲龍潭

層冰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淨宇回頭山水縣亦復喧塵土孤雲饑梁北宇宙一仰俯風景初不殊川

塗忽脩阻寒潭海眼淨黝黑自太古蟄龍何年臥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厓雷風看飛擧山中人咸呈則轉大石入潭以驚龍瞬息致雨故云

麥歎

借地乞麥種徼倖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復無牛田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盼盼三百斛覓我饑寒憂我夢涂南川平雲綠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連東州四月草不青吾種良漫投田間一太息此歲何時周向見田父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種則當倍收何如落吾手羊年變雞猴身自是旱母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閒天豈獨我慊正爾喊分薄所向困拙謀不稼且不穡取禾亦何由游仁高敬通忠雨將漂流吾貧有溫簠賢達未始看單衣適至骭一劒又剸紙焉知寄貧餓不取丞相侯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北邙

驅馬北邙原脚蹋重脚蹋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隅萬家不復識樵芟餘冤跋賢愚同一盡感極增悲歔欷人雖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爲物所眩遂爾迷厥初蛻骨幾山丘百年不須臾歸盡固其理交喪亦已愚陳迹有足悲奈此萬化塗焉知原上冢不有當年吾

龍門雜詩二首

斤樓繞清伊塵土天所限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剗灘聲激悲壯山意出高蹇當年香山老掛冠遂忘返高情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仍在眼溪寒不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見木庵師胸中滿泥塵西窗一握手大笑傾冠巾青山有佳招一游負因循老節動高興萬景森前陳乾元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細看潛溪樹高臥香山雲學詩二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傅佳句儻能新遙遙洛陽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忉事奇謝城中人

豐山懷古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煙重開門望丘楚鳥去天無窮迎出橫巨縫白水直長虹川原鬱佳氣自古南都雄炎精昔奉興臥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時事有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義皎日同吳人操等耳忍與分河潼脅操而與儻何以示至公一民漢遺黎尺地漢故封守臣及守土天地與相終不能隳寇雠願以寇自攻既異鴻溝初又非列國從一券損半產二祖寧汝容端木一已失孤唱誰當從至

今有遺恨廟柏號陰風舊問清泠淵天籟如撞鐘山經野人語誕幻欺孩童問元有鳳階鹿飲溫泉宮黃猿何爲者乃爾能嘯兒乾坤之大音久鬱理當通清霜旦夕落佇爾驚羣聰

孔明自謂漢室季興清泠淵
黃猿出見廟碑述開元事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旱近兩月河洛東連淮驕陽佐大火南風捲黃埃草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怪事發雨雹如李梅我夢天河纔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馭雨東南來元氣淋漓中焦卷意已回民苗與新穎鬱鬱無邊涯書生如老農苦樂與之偕閭閻問古語一笑心顏開西年酒如漿乾溫安能栽唯當作高廩多貝尊與鼈家人笑問我君田安在哉 駛雨與使同音見魏志

亦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師兒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如茲讀書誤人多悶疏亦天資元無倚天劒可斷扶桑枝倚梯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欲何施幸此掌中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好紙筆門戶誰當支我有商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讀韓集 耔讀書城南

種松

百錢買松羔植之我東牆汲井澆塵土插籬護牛羊一日三摩挲愛比栘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昂藏卓藏上雲雨慘澹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鬚銀鉞森然一太息何年起明堂鄰叟向我言種木木易長不見河畔柳顧盼百尺強君自作遠計今日何所望

虞鄉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衡門在人境三徑深以悄中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容未了虛舟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竝自是萬物表達觀無不可言外當意暗

蹉跎臣山游爛漫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友夫君負奇節劒氣鬱星斗爲吏非所堪徑去如避走王官唐以還寂寞益已久柴中君來隱清風動林藪至今溪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士寧復有

雜詩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騸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劭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

亦未易知嫫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弈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是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錄基喻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惟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連於售寻獻廿滅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廈良勝難我衣敝縕袍我飯苜蓿盤天公方試我劒鋏勿妄彈

采杞

仙苗不擇地榛莽散秋實微霜綠未陽濃露紅欲滴方書尚

服餌僮僕課采拾花葉久已厭功實從此得苦茶薦奇味凡醒化靈液入傳東坡事世驗西河衛誑口亦自佳輕骨況可必雞物多似是致用相萬一向非觀玉篇誰為爻杞棘

宿菊潭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豪釐汝鄉之單貧宰為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鬬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喜下車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敎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饑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扑傷汝肌傷肌尚云可夭閼令人悲

觀浙江漲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浙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初驚沙

丘捲稍覺川谷漫雷風入先驅大塊供 隱千帆鼓前浪萬馬拽後派崩厓不暇顧拔木無留礙憑陵如精勢洶洑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蒸楚樹杪雪映商嶺背髣髴千丈潮恍與海門對俄飛鬬蛟龍燃犀出鱗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怪萃裂潛慴蹩鉦鼓亂徵檝永懷疏鑿力重歎神禹大乾坤海為堅未礙變橫潰納汙非無處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煩一幷 時丙午五月日矣

鶴雀崖北龍潭

層厓閱頭陰水木深以阻滿聲半空落洶洶如怒虎風生木葉脫魄動不敢語何年渾沌竅蠢物此棲處初從一綫溜開鑿到神禹雲雨鼓飛浪噴薄齊萬弩藏珠驪龍領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散不滿襟歸藏海有穴汎溫愁下土南峯天一柱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撰落景迫行旅多勉茹芝人終年看飛雨

五松平

竹港晨露白丘門秋氣寒滿流落澗壑細路溪茅菅江平白丘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鳥時閒關蒼厓人地底煙嵐青漫漫力盡不能過卻坐空長嘆青天白雲閒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溼暑雲氣鬱漫淫成積雨南風竊陰機萬籟困掀擧飛濤眼江岸懸流迫茅宇塊坐百慮滋歸與生鳥羽兒童十日約竹馬候門廡曾是百里程川塗忽返阻少游去我久念子平生語款段劣可乘贏餘果何取河汾敝廬在坐滯西南楚世事

不可期客心徒自苦

贈答楊煥然

詩亾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闕中楊夫子高誼世所聞十年乞尚白黍稷甘長貧有來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和生知子雲古來知已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東楚西南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相思秋復春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桔槔靄靄舍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春朝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鄰紫芝催盈掬幽蘭不充紉青雲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觸眼新泰游得豪宕晉產餘真淳怒虎不受唾駭鹿未易馴安坐誰不如半生走逡巡蒼蒼

不可問豺豸誰當親青山磯爲塵白日無閒人空歌東野曲不救西州貧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鄰屋夢寐阻同袍斷金幾何人年運劇銷骨相歡顧不足爾戈矣暇操古來太山名達觀等秋毫蠢觸徒能國蛛蠃竟誰豪曠蕩覽八紘美惡自爲曹造物無巧擇大塊有井包曩公今在亾轉燐起蓬蒿孤心既悄悄衆口謹嗷嗷同塵寧當悔枉已乃爲勞鹿門有高躅世網儻能逃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水經崗音專

疏星濺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興石門歸

馭引滿浦漁刀竝曠蕩萬景新歸藏四山靜平湖風滴綠遠岸秋沙淨洋洋游儵逝汎汎輕鷗泳隱磯乖夙心感寓見眞性倦遊時自悼違已將安竟憂端從中來茫茫發孤詠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雠井蛙奚足論禪蝨良足羞正有一朝藥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眞浮漚會是萬戶封不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崇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弋矰

李道人松陽歸隱圖

北山范寬筆老樾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濛若韋郎詩崧陽古仙鄉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玉華細路入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雞犬通比籬姚我出山來京塵滿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不恤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爲京師不易居我疑君要凝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黃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劒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傅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豫誰謂比上人異事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神閒一編書塵埃歎遲暮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雜糞壤白骨淺蒼苔孤客無

所投卽此營茅齋墾蹶豈不苦寢處亦可懷辱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甓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顏開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蒼傭僕休休得自如老我於其閒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臥可展舒窗明火焙煖似欲忘四拘屋前有隙地容舍不可無花欄及菜圃次第當耘鉏東野載家具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尚有古本書

故書堆滿牀故物貯滿箱渾渾商賈鼎槃槃漢銅章杖飾昭敬恭嚴卯訶牌剛雷文繞杖節獸面佩璜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龍翔遠少留半紙魚網非穫黃亦有曩昔帖不辦作雁行雪景窘恩物宣政舊所藏晉公古漁父浩歌滄浪因觀

宮騎國臥駝識提饗鯊厄舍餘潤奚墾凝幽香南榮挂風響
雲稀珮鏘鏘鏡背先秦書八字環中央讀之三嘆息此日何
時光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縛豪釐脫
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託諸公頗相念餘
粒分鳧鴨得損不相償採土填巨壑一冬不製衣縕纊如紙
薄一日僅兩食强半雜黍秕不羞蓬藁行粗識瓢飲樂敵貧
如故寇自信頗亦憊兒啼飯羅空堅陣爲屢卻滄溟浮一葉
渺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爲戲乃爾虐

茀隱高山陽筍蕨豐饒飽新齋浙江曲山水窮放浪乾坤兩
茅舍氣壓華屋上從陵谷變歸顧無復望焦漁憶還往風
土夢閒曠悅如悟前身姓改心不忘去年住佛屋盡室寄寺

丈今年就民居臥榻礙盆盎靜言尋禍本正坐一出妄青山
不能隱俛首入羈鞅巢傾卵隨覆身在顏亦强空悲龍髯絕
永負魚腹葬置錐良有餘終身志懲創一作悲愴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
之天事豈盡乖違傳聞入雠敵祇以與罵譏老臣與存亡高
賢死兵飢身死名亦滅義士爲傷悲哀哀淮西城萬卒甘伏
尸田橫巨擘耳猶爲談者資我作南冠錄一語不敢私稗官
雜家流國風牖婦詩成書有作者起本良在茲剔我何所營
葬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得快吐之潸潸煙滿眼破鏡冰
生髭造物留此爭告貧復何辭

東坡謫黃州躬耕行江湖流田拾瓦礫版築分僅足遷移
居篇成極爲悲歌九原如可作從公把犁鉏我貧公亦貧賦
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豈不如

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爲倪家連
華白每釀必見貽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娛嬉郭侯家多書篇
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閒以問所疑王生舊鄰舍窮達心不
移千里訪存歿十口分寒飢獨有仲通市天馬不可羈直以

論詩文稍稍覘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問吉語
報我脫縶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
君則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東泰富佳境北渚擅名談茲游亦已久纔得了二三南山壓
城頭十里奎與函洪流出地底城隅滿泗潭金絲弄曉光玉
玦響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水滴雲龕華峰水中央鬱鬱堆煙

嵐荷華望不極綠淨紛紅酣壽熱非山陽卑濕無江南水平
十萬戶他州隔仙凡劫火土一丘樹老草不發巧盡露天質
到眼皆奇揆千里歷下亭規摹見覃覃懷賢成獨詠勝實何
由參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重華初側陋嘗畊歷山田至今歷下城有此東西泉喪亂二
十載祠宇爲灰煙兩泉廢不治漸著瓦礫填蛙跳聚浮沫羊
飲留餘羶我行歷荒基涕下何漣漣舜不一井庶下者何有
焉帝功福萬世帝澤潤八埏要與天地竝寧待一水傳甘棠
思召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畚鍤淺水及其源尋令泥濁地
一變清泠淵青石甃四周千祀牢且堅后渠漱清溜日聽薰
風絃便爲泉上叟抔飲終殘年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工有苦心人學世幾人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基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何力圓言語通眷屬只許嘛與變問絃知雅曲今人論文字十行詩一日閱輒大呼與昏視紛紅綠豪釐不相照覺面是與蜀莫訶刖山尚時間刖人哭

濟南期中古檜同叔能賦

亭亭祠宮檜鬱鬱上雲雨扶持幾來年造物心獨苦青餘下用澗根人鐵岸古雖舍棟梁姿斤斧安得取流沈地中久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永國與平上乾坤此神物甲乙存世譜湘鄉留耳孫闕里傳鼻祖泰松徒自汗蜀柏聊共數會得

十抱成茲爲重摩挲

銅鞮次郇道中

山逕一何窓一溯復一嶺昂頭一握大放腳百丈井武鄉有便道故繞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降景嬴驂蹄已穴慰僕氣將夔與世恒背馳用力何自省河汾紹絕業疑信紛莫整舒加出塵中味者宜少警少時曾一讀過眼不再省南北十年夢猶耿耿喻如萬里別鏡火得對影行役豈不勞聊當忍俄頃

扁齋爲引

故民部長陵扁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廷無出其右其爲太原道漕使時不肯力庸諸生間顧嘗一望眉宇以爲甚幸然亦以齒少且賤不得與橫經之末而爲恨也北渡後居陽平見關中人那公達談公平生往往色揚而神躍問之知其爲公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於公恩義良厚而公所以報之者爲甚力公達初仕部掾年甫三十遂爲卿上佐出入臺閣者二十年雖其材致然亦藉公爲之司命耳予雅知公達之敬公也凡欲問公之故則就訪之公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以扁齋目之且爲之說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稱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得而強之也惟公承士公餘烈奕葉台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相上下故言氏族者推其貴出入經史優柔饜飫發擿畎奧不滅前輩蔡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博奏獻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斷獄者歸其平鼎鼒

不奪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鄉社坐鎮頹俗故言進退者推其高蓋天下所共稱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人有愛扁子雲筆札者得扁之一字遂以名所居況於其所天乎因爲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緇衣者請爲何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逢高人煙煤兩椽屋因公名字新昔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敦龐一古儒風采自名臣人也典刑在百世留清塵師尊世其然況子原所親愛公人夢想遶兜堅紳敎兒多讀書公言諄諄詩他時門戶改亦惟公所姻戚嘗望公顏道在遲朱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爲津津歸泰如未老旨貿東家鄰

別李周卿三首

行路澀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淚留餘清六年河
朔州勁亂得謗訕惟君篤高義日來款柴關古交松柏心今
交桃李顏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
間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柱天手功自斷鼇始古詩十
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詩人玉爲骨往
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牕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箏笛
耳
城居日蛙聒局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束溪光淡
於冰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園茅住深竹垂綸鮮可食種
秫酒亦足卧三萬丈醉眼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

韓德華送歸之作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悃韓侯晚相值意氣尤懇懇我嘗相
期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柏有心樹德蔚在畹官榮視不顧寄
興浮雲巘今世走名場旗旆幾什偉賤子木無取玉缸渠往
返旺間逐歸養兒謂竹林阮嘗涂三百里追送不憚遠靚君
木訥姿百念爲日損願方憩衣綢又被以華袞桑榆儻可收
歲事在穡裏里門眼中見歸袖勞重挽雞黍先有期升堂未
言晚柬綢然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朔吹作還止雲意終自留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油此雨非
爲雨春早歷良秋道路十三尺今朝見浮漚三城信樂土凶
年未消憂蝗食禾盡半菽不易求流民四方來斷港魚鰕

稠忍死待一麥秋種且未投乾溫誰所司零壇偏九州醉飽
到狐鬼巫覡自懷羞帝命制江湖野語良悠悠龍公爲汝賀
桑榆定可收

看山

霏霏散浮煙靄靄集微岑出門望白塔但覺襟袖潤繁聲忽
赴節細點復成陣久渴宜未厭已作寧小軫山陽冬候煖麥
腳易滋分上膏人滲漉破粒容可趁此邦信可樂風土同一
笑單車戒東來塵土滿歸鬢裹糧失先具閉關困餘吝今朝
人事改一雨開百順僧窗晚色淨喜極夢爲盡枕上一詩成
鐙花落紅燼

看山

慘慘悲去國鬱鬱賦上居不采西山薇卽當葬江魚今日忽
有得蕩如脫囚拘青山坐終日恣讀案上書泉壤與山林使
我欣然歟我身天地間託宿眞蘧廬無窮閱有限萬期亦須
臾坎止及流行何計疾與徐百年險與夷又似萬里塗長馭
馳康莊九折亦摧車必惟易之就遇險當何如化化復生生
體異理不殊譬非沐而白烏豈黔而烏誰續長脛鶴誰截短
足鳧孔翠不煖席盜跖華堂居公車困方朔太倉飽侏儒仕
子露雙肘朝參出無驅軟裘與快馬照耀與輦驅天隨隱竝
澤杞菊供盤盂擊鮮日爲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
無賢愚作詩窮一我造物良區區鄉也憂不足乃今樂有餘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淒暄風息氣清天曉明爲韻賦十詩

行帳適南下居人踢庭戶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渡今朝川
涂靜偶得展哀步蕩如脫囚拘廣莫開四顧平生無根著筋

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歎墟墓鄉閭喪亂久觸目異平
素枌榆雖尚存歲宴多霜露
今日復何日霜氣候已淒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提碪碪劉
公子主田重相攜乾坤動詩興澗壑恣攀躋霍侯家甚貧劣
有酒與雞豘居然鼓枻家此幽棲世網不易逃所向皆塵
泥何以濯我纓林間有清溪
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屋映柴門昔我東
巖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履歲月歸琴樽翁今爲飛仙過
眼幾寒暄蒼蒼池上柳青杉見諸孫鉦鐙照茅屋新月入頹
垣 何先 依依覽陳迹惻愴不能言
八詩
霜氣一凌澥香舍秋山空躋高望煙樹黃落雜青紅造物故
豪縱窮秋變春容錦障三百里不盡臺山東粲粲黃金華羅

生高艾叢野人不知貴蜀香散秋風秋物自橫陳願揖古不
供誰能搔醉筆叫何淩清雄
宇宙有此山閱世過鳥疾何人不此遊名姓寧復識茲辰世
所重前代多盛集紫桑有故事一謝留俊筆併數孟與桓北
外誰記憶人生百年內踏地皆陳迹獨惟我輩人與懷念今
昔山林與泉壤自古長太息
賞心古難并容景日易貴故人成此游尊酒車相屬新詩互
酬唱高談見溢出鱗鯉方便寒處通貝齒懸險劇衰科清
渾資澄渭予投十閒股滿酌憂與畏情親到真幸寧復轉喉
譚鄧車伯通生情汝聊叶氣
往年在南都閒閒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酣公
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壁看雷霹堂堂侍御史痛

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取後來四座頗爲
傾今朝念存歿壯心徒自驚
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菊潭秋
花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歸路踏月明醉
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欲登仙一別半山亭回頭餘十
年江山不可越目斷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涼屹相望龍頭出白塔佛屋壓青嶂雲光見
秋半旭日發毫相我實樓閣金界儼龍象鄉曲二十年香
火闕瞻向金花香縣草夢想雲雨上漏田行欲近重爲詩酒
陪終當陟層顛放眼天宇曠

紫微老仙伯少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雙瞳益清明披莊不
盈尺翛然澹無營庭柯挂秋蔬老樹風泠泠我有年德尊公
兔爲動色尚聲隱金石佳樹風索索乾坤月與我光滅即生
魄元精貫當中穹穹有大壤陶卿君尚奚待言論祭數百多談
令人慕坐曙鶯啼幢一笑雞未鳴虛窗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韶女寂寞留春容春工惜太真玉頰洗風露素月浩
相映嘉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爲續雪香句孤芳忌太潔莫
進凡卉妒

妍花紅粉妝意態工媚嫵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舉金粟渺華屋國豁徒自許依依如有意眠眠不得語詩人太冷落愁絶殘春雨

趙吉甫西園園名 種德

土城北民居近市無閑田閑田八九畝乃在城西偏久矣其堦場荐爲孤兔所高人一留顧老木生雲煙築屋臨清流開窗見西山入境偶相值遂無城市喧趙侯嗜讀書兀坐守遺編性情人吟咏古淡無妖妍酸鹹與世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請爲子傳畊耘有定業歡豐屬之天寧作園荐兒種子待逢年汲古先有齋種德今有園期君在晚歲無庸計日前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并序

彦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脫去之而不可得也故營營不自聊求予發藥之予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爲賦詩

官職有何好凜凜蹈危機車塵及馬足捧手仍低眉棄去何足道無從脫縶維不如聽其然歲晚儻可期此心未剛初養虎時飽飢一爲金距坐閱萬物馳汩泥陽其波喁糟醨其醨漁父我所學靈均竟奚爲上堂壽慈親兄弟如填篪哀水致足樂況有甘與肥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遇險即欲避安得皆通逵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規樂天而知命行矣君何疑孔山翁彦仁之伯祖參知政事謚文獻公號北山有百世清規之語故及之

艱危恨無儀遲鵬欣有翔後慮徒自窘前路寧汝測七戰汝

海悲遠謫就令家長安獨不死牀簀人生多憂畏年壽幾至百惴惴首尾閒天宇坐成窄重泉青雲梯平地黃土陌乖逢有定在揣計徒巧擇行樂當及時莫待頭雪白黃土陌見初學記奴僕門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船庄閣長陰細逕緣絶巘梯雲欄干峻廊廊清晚扉斜陽牛太赤飛鳥大江遠清霜張秋氣草樹生意翦風雷斫堅敵旗師紛仁偃蹄噪客鬱出莽蒼林薄晚盤盤范家筆老懷寄高塞經營人慘澹得處乃蕭散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臥雲身團茅遂疏嬾

宿張靖田家地屬壽陽

川涂盡坡陀窮路入荒梗微范望煙火向背得廬井殘民安村陋倦客喜幽屏兒童間扣扉租吏有餘警兩歷紛叢薄沙

厓立頑癭湍流落空嵌百折不容騁山深饒風露夜氣淒以耿園花滄相望邊月空照影淡居苦不早素髮忽垂領誰謂林野人茲焉惜清景

曲阜紀行十首

荒城臥魯甸寒日澹平蕪千年素王宮突兀此城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壁成珠少長授魯論雨與義理俱掃齊念升堂壞壁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然望闕里日思膏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迫桑榆今日復何日衙頭庭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都偉哉神明觀欣幸當何如

殿屋御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墳下儼然想光儀憶嘗講授初佩服何透迤登陛幾何人鸞鳳相追隨千年仰階級天

險不可躋文杏誰此栽世世傳清規植根得所託在木將何知

堂堂魯三槍培植出天巧規模欲十抱奇秀供百繞誰言甲戌亂煨燼人炎燎青煙干雲上羣鶴空自矯哀哀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惟一少神明信扶持厄運豈易曉霧臺滿荒榛達宮餘曲沼紛紛閱成壞何異宴與旱道存有汙隆物齊無壽夭霜皮眼中見鬱鬱自塵表君看太山厄萬古青未了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閉戶自幽屏近郊無百畝負郭纔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惟一井此井閱千歲清節傳簞瓢尚想瓢飲初至味久益永德鄰與周旋聖域容造請貧中有此樂日暮獨何炳泚然窺古聖一勺試甘冷士池

果能神轉盼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忽垂領其學誰我容從之抱修綆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汴水涸已久北風捲黃埃顧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酬亦盛事規模到平淮作計萬萬古兩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三子偕宗周方訖籙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乎詠歸來我亦淡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顏開

大姦何所如狡偷雄且猛雖然弭耳伏擇肉會一騁卯也不敗露名與聖師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頃嘗瞞盜漢襲僅得保腰領與卯均小人脫網乃差幸小偷學不至適足污鼎鼎不從市朝肆必就遠方屏兩觀餘城阯萬世示頑獷神兵懍可怖過者宜少儆

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洙泗閒荒惡餘十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修六經卒業此其所當時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莊持用方禦侮如何唐盛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寧復俟庭無所嗟世道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井黝黑照終古

白塔表佛屋萬瓦青粼粼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鄰塔廟恣汝寫豈合魯城闔魯人感異教吾道宜湮淪許行學神農未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直以爲匪民況彼桑門家棄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國隨荊榛孟氏非所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舊染爲一新坐令鍾魚地幷賠邊豆陳吾謀未及川勿謂秦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厥自愚文章何

物技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虛名望塵拜高車所得不豪髮咎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小人儒喻彼失相者徂不如所如指南一投轡聖門有修塗陽光照薄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灑埽今其初

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閒百草具棘刺死不蕃楷槐作橫理青青閱千年懷人成一慨何止召公賢博陵厄翁媼名字無留鐫兩獸墓前物歲久乃訛傳昨我游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道難爲言所見不一記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媿小子良斐然

寶巖紀行

陰崖轉清溪秋老木堅瘦城居望已遠步覺脫氛垢寶巖夙所愛丈室方丁卯嘯黑纔入門徑就厄泉漱遙遙金門寺寶

焰出巖竇我豈無盡公昔見今乃又同來二三子寢飯故相
就況有杜紫微琴筑終雅奏暗暗上初日滇樞炯穿漏透迤
陟兩巇萬里若迎候絕壁三面開仰看勞引脰兩山老突兀
屹立杜圖覆諸峯出頭角隨起隨偃仆不可無煙霞朝暮爲
先後橫亘連巨鼇飛障集靈鷲九華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
當位置初遂欲雄宇宙太行有徙谷勝絕無出右大似塵外
人眉宇見高秀哀湍下絕壑電擊龍怒鬬崩奔飜雪窖瑩滑
瀉瓊甃窮源得懸流偉觀駭初遺僊人寶樓閣白雨散簷溜
天孫拂機絲素錦絢清晝永懷登高賦意匠困馳驟窘於游
衆秦百說不一售林閒太古后稍復抔飲舊已約銘窪尊細
鑿留篆籀茲山緣未了僧夏容衲留終當匄餘年奇挾畫雲
岫

雁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句浹几几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年夏
秋旱七月黍稷吐一苗驀暮來天明但平土調度急星火逋
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果何所會禾有百莖擇肉非一
虎呼天天不聞感諷復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羅就南府傾身
營一飽豈樂遠服賈盤盤雁門道雪澗滾以阻牛頷逢驅車
八牛一何苦

岳祠齋宮夜宿

煌煌德寧宮望秩年祀永庚來幾棨蕩規制仍峻整龍旂嚴
瀟座金崇散光焰獵拜行且周偉觀竊欣幸青紅留壞壁兵
衛自馳騁木杪見巃嵸雄筆映鍾鼎中和昔喪亂已溺寧有
拯有來雁門公亦子挾虎鯁經營入慘澹灑落出鋒穎凶豎
竟自摧神鑒諒彪炳青山閱人代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槐
甲子誰記省揚來戶門道煙岫接雲嶺霄漢瞻上階濃碧插
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激奔猛森然心魄動冰雪凄以凜飄
飄想僊衣飛下玉蓮井昨夢知是非復此逆眞境妙香浮餘
吉灝氣發新警鶴書來何遲素髮迫垂領立壇展衰步假欲
逐幽屏高柯月紛紛裴回惜清景

示程孫四首

井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鬱鬱心不舒程孫問
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畏塗鞍馬二十日面
色爲焦枯白兒應見笑此行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廉出
仁讓語省見端慤婦道化一州母女皆願學州人間我至相

與喜且愕謂我六十翁崗髮未衰落摯鮮日爲具和氣動城
郭爲說壻女賢宅相知有託乃公私有賀一月醉杯杓生女
四千年今有爲父樂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茁其芽粲粲彩
翠翔鵷鏘映朝霞諸孫獻公壽喜極復長嗟吾母河南君閨
門靜無譁殷勤教女孫乃今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舍儻得
詩

會聚樂不貲言別悽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色明年吾
六十家事關閫白惟當近酒醆亦復拋書冊提攜兩童子款
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千里隔乘興徑一來髯壻當速
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病作

留飲工作祟臂股半風淫風淫喜陽景旬浹坐秋霖兒寒盖
跳梁衰暮苦難任病症怯遥夜破窗風露滴兩年魏大名千
門霑霜颸客行足綢繆家居但疏衾絹絲不易得候蟲徒自
吟無衣思南蒲傷哉非獨今

同白兒風瓶中玉簪

良景探芳歇仙葩此夷猶冰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昨夢今
見之風餐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渺林丘碧莖古銅壺一
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興

私錄嗣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甚進私
自惜愛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窗響疏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閭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竟綢斑綴
錦衫衣與玉雪稱宅相望此孫惜愛均氣命一旬誰奪去遽
有亾幸橫情種未難忘力挽將安勝憶昔黠放初季女抱臨
鏡灼灼美容花濃與清波映霜風入芳渚瘦緣餘尚柄嬌紅
耿在眼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老眼淚如迸

贈鷺

鄰牆擁高樹淺槭陰衡宇山禽十百種晨夕所棲遲獨愛黃
栗留婉妮如裸女笑啼啼又笑宛轉工媚嫵低筵疑欲下轉
盼忽驚舉花暗柳陰陰尚記兒時語詩家此尤物名字喧樂
府天真累絲竹客服仍楚楚宮額畫翠鬟染黑抹金縷恨不
掌上看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好鳥亦求侶時將貫珠來
有唱當和汝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淡苺苔紫門開曉日雲際青山來靜中有
眞趣孤賞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牀對明月樹影含清華牆東有
污池敗枕聽鳴蛙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四首以下續編

南來何所如孤根轉風蓬以彼萬里塗寄此一畝宮明窗入
繩牀稍覺紛華空唯餘作詩癖尚與當年同人言詩窮人無
詩吾自窮此世等夢耳誰窮復誰通茹噎當快吐聊此寬吾
胸

今古幾詩人擾擾劇毛粟吾愛陶與韋泠然如冰玉大雅久
不作間韶信恣肉求音扣寂寞一嘆動鄰屋水風清鴻夢月

遺山先生集 卷二 九 陽泉山莊

露洗蟬腹白頭兩遺編吟咀心自足誰爲起九原寒泉薦芳
菊

老麻臥雲窟澗松上崢嶸斯文要棟梁頹圮可力撐匠石殊
未來破屋鐙青熒乾坤有一鳥一息當一鳴區區用舍間而
亦隨重輕百挽迹莫前一慈怨已盈臨風三太息此意何時
平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佳作陶
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眞
贋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徒爭憐枯淡足白樂勿爲虛名
牽

寄英禪師師時住龍門寶應寺

我本寶應僧一念墮儒冠多生經行地樹老井未曾一窮繩

兩腳寸步百里難空餘中夜夢浩蕩青林端故人今何如念
子獨輕安孤雲望不及冥鴻杳難攀前時得君詩失喜恐朝
奪思君亦念我登樓望青山山中多詩人杖屨時往還但苦
詩作祟況味同酸寒清涼詩成國仕和尚往往似方干半年
臥牀席瘥我疥亦頑本草松枝脩松脂濟南詩筬苦僧源字
塗粉頑者一兩度濟南宋卿寸碧不識間傾身營一飽船十八節灘安行詩筬工慕容安行
山陽人臨漳濱六馬鳴和鸞鬱鬱飢寒憂慘慘日在顏老秦詩筬和
秦略字簡平易出溪艱脫身豺虎叢白髮催憯鮮張侯詩筬
太陵川人平易出溪艱脫身豺虎叢白髮催憯鮮張侯詩筬
余前後日令張敞驚風卷狂瀾竪繁大和洩外腰中已乾城
中宿大子雨無人崔逈字懷老筆鬱盤盤家無儋石儲氣壓風騷逼
我詩有凡骨欲換無金丹呻吟二十年似欲見一斑大笑揶
揄生已復不相寬愛君梅花篇入手如彈丸愛君山堂句溪

歸如幽崗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思君復思君恨不生羽
翰何時溪上石清坐兩蒲團

夢歸

虛庭霜夜寒落葉風自埽悅如南窗月坐失西山道長安佳
麗地游子自拈槁人生家居樂學稼苦不早衡門眼中見歸
意滿秋草夜長夢已盡愁絕令人老

邵文炳心遠齋二首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挂眼無外物明窗一
滿牕淮足晨理髮一片萬古心清澤兩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羈束兒童挾
書至鉸花催夜讀自是閒大常生平耐幽獨

蕭寺僧歸橫軸

山空秋草寒露暗光已夕悠悠松門月靜照禪客入遙知夜
堂深疏鍾動幽寂

祁陽劉器之以墨竹得名今年春游鹿泉因爲予寫
眞重以小景見餉凡以求予詩而已賦二十韻荅之
去國二十年跬步即異境中間歷齊晉陡下如墮井轍涸困
波神祠廢臥土梗巫翅附危柯飢腹得畫餅阜櫪竝牛驥況
涼閒虫魚紛紛疲應接錄錄陪造請尚賴麴生賢眞味留雋
永蹉跎鐘鼎意畫付銅尾秉劉生工寫照游戲出俄頃高懸
大圓鏡寫我形神影青衿昨日雨素髮忽垂領詩餘飯山瘦
智縮武庫癯香漢邊南宮寂寂媿鄧琡包虎錦衾爛辭鴛霜
毛整鼠目與鏖頭何堪污毛穎厚貺久未報重以大年景叢
篠點棲禽樹石帶煙暝知君溪意在勸我事幽屏衡茅方十

築亦復謀二頃封龍有佳招因之發溪省

荅王輔之

我宅西山隅君居頼之濱昨朝與君語憶我山中春君家縣
豪傑交結通周秦四海盧御史冇來作師賓風流被諸郎文
質猶彬彬乃知父兄意潤屋亦潤身喪亂幾何時孤身走踆
踆貂裘風霜老獨有佳句新被褐懷珠玉知君未全貧我詩
初不工研磨出艱辛雖欲尸祝之芻狗難重陳願方媿盈川
況敢同照鄰汾流清復清堪君濯纓塵居人與行客早晚期
相親

寄題沁州韓君錫耕讀軒

來帶兒曹郵甘以辭華軒嘯傲南窗下且樂我所然斜川今
在邙問津有道編行尋柴桑里遂得桃花源桃源無漢魏況

復義熙前讀書與躬耕兀兀送殘年淵明不可作尚友乃爲賢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讀書有何味有味不得言遙知一尊酒琴在三山絃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七言古詩

虞坂行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土青山上車轔轔一尺當時騏驥知柰何千古空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歎麟非其時聖爲泣玄黿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飢竹花實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並世百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悶馬敢謂羣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努力驚車莫稠加

書馬爲那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駕馭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處得便覺房駟無光達人中馬中兩剋敵天門雁門皆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懷

窄人篋中無寸縑一箚秋蠶課諸女朝來餉卻上馬桑隔簇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章墨滿面書徹灰城前致語土無蒼蠶下無風作繭直須如甄許東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稅吾猶汝官家恰少一絢絲未到打門先白舉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與新前年去年花下醉今年冷落花應嗔梅花娟娟如靜女寂寞甘與浣山鄰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窈谷生陽春風翼冤冤　尺雲芳香幽臥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送郝講師住崇福官都平　　二　　陽泉山莊
　　晉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斲輪書文五車喙三尺劇談混沌今猶神太玄博士爲絕倒君言夸矣天公嗔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爭紅塵怪君掉頭不肯住寂寞來作山東鄰松高維岳古所秩三十六帝有外臣玄都庾待幾馭宮殿突兀松輪囷上界僊人鄧雲山洞天治所名司眞蓬萊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瑤華可擷蘭可紉煙霞永隔塵中人黃鵠一去不復返白駒萬里誰能馴爲我殷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范寬秦川圖張伯玉歿後同麻徵君知幾賦

亂山如馬爭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寬筆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設色清而妍雲興霞蔚幾千里著我如在巍嶭巔西山盤盤天與連九點畫得齊州煙浮雲未清白日晚矯首四顧心茫然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須洞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眼底廓廓無齊燕我知寬也不辨此渠宜有筆如修椽紫髯落落西溪君長劒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元龍未除湖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乃今得子胸中秦作詩一笑君應聞子七年前過鄭城伯玉知予來而都無賓主意予亦便宜而去爾後雖願交向將歿矣未嘗不以爲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圖求子賦詩酒惡無聊中勉爲賦此畫本來元章家物有韓子蒼題名元章以爲中立而元暉以爲中正以予觀之此特張舜胸中物耳仰者當不以吾言爲過云

赤壁圖

馬蹄一蹴荊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快認

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舸餘燼令人長憶周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閒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几个誰是出羣雄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晒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鬱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犁青鬢無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白鱗賦長安正有五侯鯖骯髒誰能作樓護書鐙老屋淡逢高蝸蝸廬掃地沙雞號劒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墓上曹征西我知慚媿王東皐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嬴安

能豪

西園與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園老樹搖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祓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白年此地旌車發易水迢迢雁行沒梁門圍望繡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螢螢一炬殊可憐骨血甘變爲灰煙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劾奏功三山宮闕雲錦重璧月邊枝春色裏畫欄桂樹雨聲中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攜出露槃來人生無情淚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爲清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愚軒爲趙宜之賦

心生心化誰搏控擧世倀倀皆大夢百年只辦作朝三爭譏挈狙先汝弄人人共此清淨眼安窮無根嗟自種天機堵欲滓渭雜道念紛華鄒魯間令人卻澹愚軒愚一蹴蕃雞鬧廓空愚軒虛室久生白掌上精眞元自洞氣從神火俱長物豈有古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負死恨冥行人所共智愚何豫阿堵中或者桔槔賢抱甕病措能指蹻能簸箕睫雖存寧復動我云俗上蔽一曲全笑不全從古恨渠儂六鑿日相攖內不錙銖徒外重守宮緣壁夸矱射懸臬如輪規命中天和一洩不知止宵火自焚良可痛從教日比方相多纔與瞽師論伯仲先生眞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廢而神行就令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藤莫作金鍼頌

雙峯競秀閣爲參政楊侍郎賦

江煙霏霏雲拂戶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南北兩峯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景費經營芒愛移山入杳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天長劍看崢嶸

西窗

西窗鳥聲千種好樹影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庵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縱賓改鱒酒自與黃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滄滄天無窮

二月十五日鶴

九龍岡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遣年年二月降靈鶴來無定數百定期城頭曉露生新警萬首望穿雲際影不知海世誰下蹄只許霜毛見修整庁壇花落松風冷裏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黥老齡見閒萬里黃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人民非可憐殷殷荒墟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欽聞叔在華下

翰林僊人詩酒豪平生磊阮參遊遨山中草棘滿霜雪可惜張家宮錦袍聞君忍飢讀離騷思之不見心爲勞擧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閻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日催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往野人不是城中物澗飲巖棲夢餘想翰林潑新爆竹聲符詔厭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閒冷文書如山白髮生孤劍靜照寒窗宿北風夜半歌黃爲田家閉門風雪深梅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虛名不療貧棲遲客落百酸辛憑君莫向山中說白石清泉笑殺人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棱棱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何言若箇

男兒不酒既相濡相呴何可活轅釜何曾獻求索從知紋纜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百古肌腸出奇策決延諸公必動色見君軒盖長安陌

雪後招鄰舍王特子飲

去年春早百日強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留客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眾招他鄉五車載書不堪煮雨都覓官白取愧無端學術與時背如聲失相徒張倭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鄰牆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聞長嘯掩鳥雀稍學老圃分紅黃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一開入手豈易得夢中我馬猶玄黃君不見井州少年作軒昂雞鳴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貴刀買犢未秋早腰金騎鶴非所望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如蜂房崧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熟梅花香高聲爲喚牆東王便當過我取一醉聽歌長安金鳳皇鄰舍宋可字子之隱君子也并州少年謂李汾長源長安金鳳皇者齊梁間田舍兒所歌

半山亭招中梁飲

孤城鬱鬱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縣囚半山亭前浙江水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月生涼秋世上紅塵爭白日一壑去來休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陘中布衣不復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白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歎

秦陽陂頭人迹絕荻花蕭蕭白於雪當年萬家河朔來盡出半頭入租帖吞聲長官錯料事下考大笑陽城拙至今三老言腫青死爲逋懸出膏血君不見劉君宰葉海內稱飢摩寒拙哀孤悸碑前千人萬人泣父老夢見如平生冰霜紈綺渠有策如我錄錄當何成荒田滿眼人得耕詔書已復三年征早晚林間見雞犬一犁春雨麥青青縣李令南陽配流民以家劉雲卿御史宰葉除逃戶稅三萬斛百姓爲之立碑頌德賢不肖明心相遠如此李之後十年予爲此縣大爲逋懸所困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泰陽陂田感而賦詩李與劉皆家宛丘故以宛丘歎命篇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絕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歊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爾更覺擧鞿爲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水赤立無春容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

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帶一洗平生胸宦公怒擊散飛雹日
腳倒射峯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圓
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爲雄歸來心魄爲動蕩曉夢月落春
山空手中僊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得窮揚壺重來巖下衲
道人已約山樓紅

自然松吟萬壑風

胸中刺繡無九澤畫裏風煙纔一漚阿師定有維摩手斷取
江山者筆頭庐林蒼蒼庵寺古銀河浩浩松聲秋方外賞音
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嶂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陽云誰
巢者雛鳳皇雲開吐氣日五色百鳥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

魏大梁黃金里第羅康莊王家書絕書亦絕欲與中祕論低
昂密公書院無絲竹窗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門鑰廢文
士稍得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與衣置酒餘空衢生平俊
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泯泯淵明素琴稽阮酒妙意所寄誰
能量在昔武元昨乾綱扶桑爲弓射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
取一民風甘膏粱驕文沿末及武剋剛興陵之孫越王子
天以人端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旁十八健筆陵阿房撐腸
文字五千卷藏孳架備森鋪張高陽酒齋裏徵方胡不置之
貢玉堂紬中正有活國手地下纔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
楊山谷落日隣陽水平故應吹酒在佛氏實墨生輝光如
似如庵連榻坐　風春露濕相忘　叫一貧元舉王中僊引
紫絲對賦華更海上揚鞭式乞花等船然獨推元章華佗爲
古今絕筆木畫畫山水以李成爲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然王

內翰子端奉旨品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粹有書史氣象次之
荊關范許之下密公藏賞超詣亦以此論爲公郭乾暉崔徽
公以爲當在太古無上唐以來諸人筆虛筆實皆非其比故
子詩及之傳神公自號也又所居有如庵詩集號如庵小稿
越王諸子推博貧甚典衣沽酒之句益實錄云甲午
二月二十有一日爲輔之書于聊城至覺寺之寓居

荊棘中杏花

牆東荒溪抱郵斜荊棘狼藉盤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種小紅
濺濺爭春華野人慣見最不省獨有詩客來含嗟天真不到
鉛粉筆富豔自是宮闈花曲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
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檐簪徹東西家杏花有紅不有白十
日恢殺遊春車誰家園亭有此樹鄭重已著重幃遮阿嬌新
寵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滿笳落花縈簾拂牀席亦有飄泊沾
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陵誇黃昏人歸花不語
唯有落月啼棲鴉

太白獨酌圖　吉甫所藏
李伯時筆

謫僊天世二百年海中鯨魚涉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
玉圖秋風前金鑿歸來身散僊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交老
何處在千里名山大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
傳注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思得三更風露下醉
和江月弄江煙

松下閑人圖　宋宗婦門夫人帥婉所
畫上自書道沖題詩

秋風蔌蔌松間枝僊人骨輕雲一絲不飲不食玉雪姿竹宮
月夕頫望桐竟不下視霜居之人間女子乃得之眼中優優
唯容兒書閣獨在或是時子懷渺兮閬林思

送張君美往南中

南朝辭臣北朝客校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

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雁迴今年雁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雁聲裏行人日暮心悠哉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於馬西湖十月黃風煙想得新詩更瀟灑

戲題新居二十韻

去冬作令誠資助縣侯雅以平原故賢郎檢視日復日見制置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赭垣幾半柱乙察得酒過例罰曲突徙薪忽後慮長淮千里燕巢林明月一枝烏遶樹東家老屋西北走眾木枝撐留少住由來馬隊非講肆況與誠牢通過路眾廬託處何暇擇重爲主人推奬慄夏秋之交十日除抱破倚門愁因菁君問新居在何許只去火餘纔數步學宮分地與閒冷使館有牆遮雖汙就中此宅尤資予官給工材半備雇十寒一暴半載强纔得安牀置鍋釜紛紛

暗破兒女笑老虎般彪今幾度胸中廣廈千萬間天地一身無著處北來衣冠日怖橋十九桃符傍門戶乾坤血肉得此身賸有把茅能勿懶上方下北良易兒好意且當隨所遇卻看片瓦聊自賀疾過嚴牆寧反顧今歡明日召諸鄰狼藉盃盤從飽叱

贈嘉祿師公鄉

吾家阿京愛公鄉吾家澤兒敬公鄉平生夢與公鄉游覺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在斟罷一壺冰鑑藏胸臆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門永永無窮埃問君家近公卿幸仙家近日多官府黃帽青鞋歸未來時以師老家

送代州作官彥寬南歸且爲潞府諸公一笑

河汾積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史臣補傳久已出浮議至今猶洶洶辭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書開汲冢沁刺破後加故在爲楚爲桓吾亦恐君涂十日來一觀而色爲黧足爲腫淡公淡辭何所笑但笑弋卿堅又勇白言浪走固無謂遠勝閉門親細究摩挲加刻喜不勝忽卻崎嶇在岡隴潞人木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種有人六月訪琴材不爲留難仍從吏縣知幟木人渠手四座色揚神爲竦他時訂鍇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重

蕭仲植長史齋修武作

張顛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卻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嗽偶然提筆本無意自有龍蛇并虎臥當時誰有戴國策長史帥六郡戰國策可倒之九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纔七箇蕭

郎家世陵谷後事信空寶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爲子賀藏丹夜窗永厭淡隄備有人來倚柁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

李齋團團蝸殼大苦被傍人喇塞破官豪眼孔十萬緡未與書生供一嗽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緣變奇貨不因三致大耳兒老聃屯門甘東臥國中腐鼠几幾嚇玉上青蠅非一箇荊人美璞刖之招君足幸存仍可賀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頗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前日淡公行復過

贈神霄道士古銅爵

雷章奏上紛朱碧秋苗春蒲人不識君非儀狄製中來應是杜康祠下得古人偶得酒之傳摸索飲器流饞涎巧偷豪奪

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風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硯硯有銘云王將軍馬
阿魯者六百匣萬其下中國寄
用者此硯材也硯作璧水樣

舊聞鸚鵡會化石不數鷓鴣能瑩刀縣官歲費六百萬纔得
此硯來臨洮玄實唐子天下徧璧水直上文星高辭翰今誰
江夏筆二錢無用試雞毛

贈休糧張鍊師

金沙霧散風雨疾一點黃金鑄秋橘中林宴坐人不知野鹿
銜花蜂課蜜富兒盤饌羅羶葷擾擾飛蠅復聚蚊見說西山
好薇蕨一枝青竹顧隨君

天井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創馬蹄穴老天與世不相關玄聖

牖牖此回轍二十年前走大梁當時塵土困名場山頭千尺
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自笑道途頭白了依然道北有羊
腸

元張德輝陋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誦風校

七言古詩

贈書山雪中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脚無力殘生何意有今年突兀家山墮眼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觴客長壽先生醉倒掩春回萬落千邨滿花柳山靈爲渠也放顚世界幻人兜羅綿似嫌衣錦太寒乞別作玉屏妝山川人言少微照鄉井準備貂裘三萬頃何人辦作陳瑩中來與先生共炊餅陳先生答京師人書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餅大耳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元日三郎

擁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噴不得寧王天人玉不如番綽樂句不可無宮腰不案羽衣譜疾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鬧清都夢中令人羨華行何時卻立宮牆聽不恨將身作李謨

過晉陽故城書事

悤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臥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禿白塔摧城覆沒群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汾流淈淈大夏門府治移著唐明邨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棱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俚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南人鬼巫好禨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井州渠亦迂幾時卻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

蟾池

老蟾食月飽復吐天公一日頻年賚下界新增養蟾戶玉斧誰憐修月吾郎國蟾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僊府小蟾徐行腹如鼓大蟾張頤怒於虎渠家創開有黃乳膏梁大丁正須汝何人收與月復雠疾過池頭不容語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兒輩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贈答張教授仲文

秋鐙搖搖風拂席夜闌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曲蘭畹辭元是寒蟬月中泣世間刺繡多絕巧加竹殷紅土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乞東坡胸次丹青國天孫繰絲

天女織倒鳳顚鸞金梁尺裁斷瓊綃三萬匹辛郎偷發金錦箱飛浸海東星斗瀉醉中握手一長嗟樂府數來今幾家剩借春風染華髮筆頭留看五雲花七言長詩于中獨一句九例此例

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邨落不見人家事霏霏暗清曉苦川百里如掌平閒田滿眼人得耕山中謝款亦不惡誰道多田卻姓名許李中楊竟何得只今唯有石灘聲許敬忠楊湯臣中伯勝李仲常名宦四家隱盧氏時只多田遭之亂後俱不知所在矣

甲辰秋洛陽得黃葵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靜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爲賦長韻余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漿浥露嬌黃墜五蠻湘裙輕襞積晨妝午醉一日間白白紅紅總狼籍上陽宮女要頭冠摹寫難工賸的難看來明淨復柔軟花中乃有閻浮檀千里移根洛陽陌上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林自傾側明年爲渠當舉白

馬嶺

僊人臺高鶴飛度錦繡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可行比似黃榆猶坦步而門木落風颼颼僕夫衣單往南州皐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颯兩年秋予去歲往河南遷

雲峽井序

君堙故事西涼古對稱首其還也行臺公以宣和寶而爲既奇秀溫潤信天壤間之尤物君堙因之曰雲峽邀詞客賦詩余亦同作

而盆清冷貯秋水水面蒼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研閒寶氣崢嶸插其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鸚鵡猶紈綺往者奇章甲乙中梅頂纔堪把耕耒不知天壤此尤物鬼刻神劖通百幾羣蒸似欲出泉脈瑩滑定應凝而髓割裂雲華漬月秋空苦詩僊費摹擬車箱箭笞連西東仇池百穴窗玲瓏飛聖不嫌靈鷲小奇僕已覺太湖空故都喬木今如此夢想熙春百花裏宵血綢船枯九州迭國愁顏爲誰洗主人天質粹且溫天然與山作知聞退食從容北窗臥今古起滅眞浮雲仙人可賦而淙有而裂雲華漬月秋之句

雲巖井序

觀州倅武伯英崞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賦窮燭刀有啼殘夜上前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之句甚爲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爲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爲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斲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窾竅穿滿始若神劖鬼鑿灶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榮水上濃淳宛拂有江煙嶂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奇汾晉間耳與定未伯英歿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余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裴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余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沛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余因效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爲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然乃爲詩道其故聖與二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內

其才情風調不減前世賈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閒明秀峰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王屋顏紫煙著水往復還小窗虛明澹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滾無底寶石偷來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欣秀發見智宇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凡上看稼軒新詩使千里渾沌日鑿竅空嵌漏天蒸瀅統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內眞有補陀巖觀與愛玩類瀹赦民部平生幾羣沐藏月夜寧未厭淡意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華翁妙齡自有人只欠官和鄭先覺爲君留寫五湖頭

劉遠筆

老鼈力能舉玉柱文陣挽強猶百鈞惜哉變化太狡獪也

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冊勳謝郎神鋒恨太雋雖然豈不超人羣三錢雞毛吐皇墳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酒爲汝醉草巫天雲 按倫變化事見麻姑傳

贈周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居聊城欲二載喜兒周叟醇而溫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報如于門大兒書來問安否兵饑不死天所存鄭孫毛骨殊秀發寶氣鬱鬱含朝暾機聲嘔啞聒朝昏種瓠五斛當酒尊是翁福祿知未艾昆弟和樂連牀根白髮阿兄應念我南雲寂寞賦招魂

鴻溝同欽叔賦

劉郎著于乾坤了未害與渠分九州夸兒衣繡自楚楚作計豈復西鴻溝雌雄自決已無策尺寸必爭唯上流韓生已死

言猶在千載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薄有塵外緣迫入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茅屋夢裏西家掠祉錢津津喜色見眉宇裁我青城當眼前蹇驢徑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祠唐臣愚庵

小智肱篋盜所寿大智移國鬼與鰌浮生匹絹兩盂粥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荆州兔三窟古人今人貉一丘喚起羅池柳夫子與君同醉書家洲

過井陘

北山亭亭如聳堠南山巇巇虎翹首土門東頭望井陘漢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來此山行人萬萬古幾不磨滅隨高萊白鹿祠前一杯水蒼顏聊爲洗塵埃

北岳

大茂維嶽古帝孫大樸未散眞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地位豈令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階樓觀蒼煙屯誰能借我兩黃鵠長神一拂玄都門

天涯山

九州土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椎魯天涯一峯今日看快似吊頭出環堵何年氣母此融結鬼鑿神鐫未奇古八窗玲瓏透朝日洞穴慘澹藏雷雨吾花錦石粲可喜乞與雲煙相媚嫵半空擲下金芙蕖想得飛來自玄圃傳聞絶頂更靈異云是清都羣玉府五雲飛步吾未能風袂泠泠已輕擧東州死

愛華不注向在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斷岸何緣此天姥酒船何時朝復暮倒卷滹沱浣塵土喚起山靈搥石鼓漢女湘妃出歌舞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 山有石鼓祠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語解吐胸中奇誰言手揮七絃易大笑虎頭眞絶癡北風蕭蕭路何永流波湯湯君自知二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訝鴻書遲

常山妖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閒靡有成人之量喜爲賦詩使洛誦之

大兒小兒舞商羊東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羣雁雁行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纔四歲未有三歲強黑鷹破殼

自神駿黃憤放歸須跳梁只知見紙即塗抹誰謂轉腕能低昂梁家雨公破天荒劉輝夢靈果專場榮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香山香乩即晚出西樞房虎穴虎子不可當天驚地怪兒落筆便合抱送中書堂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滿怡陽教官連被鳳尾諾瑞物多生金粟岡兒曹變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乖張明年作字一丈大當有棱角堅光達岡頭御看元叔綱舅弟過口尺許長常山白禹齋第二子叔綱遊山之季子也

贈利州侯神童生十四月識字子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

牙牙點妝香茁和阿兒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未正已能見書識名姓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曾文字中極知之無不足函更恐洛誦難爲功士中松粒龍爪脫萬牛皿山起毫末告不見黃金寶鼎藥犁青木要春宮許衣鉢人間失卻麻

神童明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圖籍盡一火誰謂死章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看兒汝吐焰如長虹兒字金鼎——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

曹韓畫擇出中秘無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眞龍出凡馬一空無古今安問白與人意熟瀟灑更覺天機深奚官有知應解笑世無販傻誰賞音

紫微劉丈山水爲濟川賦

書家李范眞勍敵方外只今誰第一白非劉宗祭酒皐昌孫未信僊翁輕落筆長洲遠浦各清洽萬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巖谷鶴髮松姿餘興刷紙尾不須題姓字人人知是老人星

王右丞雪溪捕魚圖

江雲滉滉陰晴半沙雪離離點江岸畫中不信有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魚浦移家魏未能扁舟蕭散亦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

歌酒門限卻和卿醉歸圖卻伯豫之父

卻翁頭白面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風流若似靖南湖每恨閒名不相識太平卻落白山身童稚扶攜意更眞醉歸圖上見顏色宮溫劍宇翥津津好者塞驢馱我去與君同醉杏園春

題張彥賓陵川西溪圖

松林蕭蕭映蘆宇爨下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表來自詡清涼造化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溪光林影想依然當時滕王文度五字詩成祝卜傳忽見畫圖疑是夢而今摩上流塵

題本逸字今改作浣字陵川在太行之頭蓋天壤間清涼境界也江淮太平散人題詩東朔白已造仙府恨居民不知其樂耳此縣先君子舊治宴游西溪僕以童子侍焉彥賓出此圖求題討感今漆出爲之愴然故篇中有及癸丑十一月二日題

汝卿倅幛君德華其十世一世相遜封齊公故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有之余過其家命稚出拜謂余言齊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爲請余字之世公德華日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

昌黎諸葛散虛龍齊公相遜開邑封雁行先後六侍中大參高文紀神功寵加容隆與天終百年故家餘袤風汝卿有子今成童成古制名冠筮從貴以道義勖汝躬良業不治凡庶同貞而絕俗孰子容濟質以文介而通願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慚袁氏公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爲兒子阿平制名余名之曰琥以仲琥字之小字明復有菩薦之義焉詩不工當令阿琥灑落誦之

阿平玉雪絕可憐皎如鶴鸞下青田呼來拜客挽不前啼聲如問過奈箇陳王八門漢韋賢新軒文筆尤翩翩大昭掛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玄默之冬客須城問平之年纔五齡酒公爲兒求制名兒名從虎玉與井仲琥爲字以字行佛書舊說無空青色見知空青今有形紫公紫公還我明看兒者腳青雲平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儲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謳解記開元四海歡聲沸簫鼓兩都秋色皆喬木二月阿房已焦土天上亦有

別離情可是田郎心獨苦承平舊物覓裘謂寶氣暉暉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歸滅沒燕過下平楚

送崔夢臣北上

子貢抱關買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霜紳此有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邪夢臣崔卿玉樹清姿士門華胄成童授學與雒俱興肆筆成書倚馬可待雖泌水之洋洋堪樂舜門之穆穆方間惜歲月之虛捐欲雲霄之坐致遇順風而躍大壑其孰禦之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詩以勉駕序寧關乎癸丑二月望日新興元裕卿

井卿書郎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陵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關此日盛孫陳風物當氍毹衆賓初由來草創資淵色況復天涯須縞紵他日南歸五木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送王彥華

中朝名勝龍山冀喜色門閭得佳壻一朝天府效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品問如何迂齋受學青松日假重遺山爲拊摩東國人倫吾豈敢只憑月旦使巍科

李成之王彥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之

子雲寂寞將誰親延之廳豪意自眞君家公壻兩冰玉酒味自合清而醇雲腴谷士無風神紅珠女兒青裙新一杯香絕韻亦絕只今惟有醉鄉春

劉時舉節制雲南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激清映南極幽井豪俠意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鬚不論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名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人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梗楠造物也須論斧斤吾人稟賦例眞淳兒能讀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綠髮張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絕俗移人潤之資甚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學業有成七大當因風隧自致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道人醉伸蟠蛟龍蟠出古木弓須雄閩卷風滿來陰風翟卿論畫几馬空能知書識詩同宗解衣盤薄非徒工遺山筆頭

有閣全意匠已存風雲中留待他日不忽忽

送張書記子盖從嚴相北上 并序

子盖省郎觀國之光從公于邁楊雄詞賦良借力於吹噓

鄧禹功名本無心於祿仕詩以送別亦以趣其歸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聳壑昂霄今已信康侯書揆拜寵光百里

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滾天河天明日駿駿莫把聲華

動臺閣東方書檄要陳琳

贈別孫德謙

津橋垂楊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絕似

銅駝洛陽陌湖亭罷醉臥春風到手金杯不放空鵲山一帶

傷心碧淡殺孫郎馬首東

汾亭古意圖

堯民義皇去未遠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汾筆辦與

南華談宵然廢興知經幾今昔淨供別有一山川白雲亭上

臥風容不比僊翁甲子年元祐以來郭熙明昌泰和閒張公

雲中村丈莘老與張郎年相若而畫品不下古人爲依廣道

仁汾亭古意圖披謾然有塵外意爲題四韻其後神仙張果

傳昌明之最士何有及

太原贈張彥遠

井州城邊十月木清霜棱棱風入骨因君夜話吳江春酒光

瀲灩金杯滑閒閒騎驢去滅沒當年愛君俊於鶴平生我亦

識翁人倜儻流年如電掣官家新築文昌臺蒼生不憂置頓

庳眼看東閣奇士滿如君豈得藏高乘晨雞未鳴子當發明

星煌煌大於月野夫一笑寧幾絕

換得雲巢帖喜而賦詩

周官武臣奉朝請劍佩束縛非天真世間曾有華陀帖神物

已化延平津米狂雄筆照萬古北宗草書纔九人今日雲巢

見遺墨黃金牢鎖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士門西邊井陘渡野日荒荒下汀樹榆闕戶嶺都幾程客夢

往往迷歸路塵埃風雨半生過儘著筋骸支世故寧州假館

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靚面呈山誰一

顧賣書買得呂氏園不謂全山舉相付北崖老作土灰色擁

腫肪侯一夸父娟娟正有小娥嵋御立不容親杖屨就中抱

犢尤峭拔望見韓山卽攀附韓王砦頭四望闊全越來如纔

數聚眼中塵益天土來泯水鼓旗紛偃仆漢家威寧萬萬古

如子連岡猶虎踞艾秋猴壑會鹿泉浩浩漏聲瀉餘怒西南

詭峯不知數蕩海鯤鯨尻背露靠煙空翠有無中白態際晴

變朝暮靈巖龍泉曾一到獨欠封龍展衰步學僊不愛徐童

花李相書龕心所慕生平懷抱向山盡老氣摧頹如有助巖

居枯寂朝市喧喧寂兩閒差有趣得行固願留不憑流坎且

當隨所遇何曾萬錢何用許方丈有山谷下節管城初無食

肉相黃帽非供折腰具明年高築野史亭天已安排看山處

多憾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 木尚憾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在方丈有山谷下節之下

過劉子中新居

鄆州城閘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杏花只有

青青一叢竹先生愛書如惜玉練鵠翔鷺餘百軸大兒跟鍚挾書歸士鉏疏煙幾一弗徵官杜負牛生閒也著區區簿領

問何時卻與溪南老紫蓋山前共往還子中舊與溪南詩老辛敬之游故有下句

東湖次及之韻以下續編

西山山頭山月白倒影漣漪舞寒碧竹溪花塢要君詩醉墨幾番枯硯滴東湖佳處詩已盡獨首不知川路隔當年韓賈文章伯物色分留到佳客此間何必減蘇卿頗有詩人來列職一時人境偶相值萬古風流餘此席三堂風月今猶昔擬拂塵纓問投跡因君寄謝使君公卻恐他年厭求索

贈郝萬戶

阿卿神中五色筆弦聲裂石雷威壁繡衣千騎東方來俊氣崢嶸蜀山碧詩書義府無古今祭遵軍中亦歌吟密侯勳業君自識計算不數韓淮陰莫看仁柔行儒雅朱輪畫轂見大心醒高密侯

王學士熊岳園

洗盞池水甜於蜜玉堂仙翁髮如漆膠前文度更風流盡卷風流入詩筆長松手種欲摩天海岳樓空落照邊古來說石遼東鶴仙客星星誰為傳五百年間異人出卻將錦繡裹山川

贈史子恒尋親之行

七十老親頭雪白滿意晨昏慰顏色兵塵澒洞君不憂高堂天心不相隔八月秋霖九月霜破帽北風官路長瓜田故侯貧且病愛莫助之徒自傷後日書來問吉語通家猶得似南陽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湘校梓

雜言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去歲君遠游今年客它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行人生暮愁問君游何許情多地遐兮偏處處金鞭斷折騏驥死萬里長鴻思一舉憶初識子梁王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隼金觥玉爪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煙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瑤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汴水迢迢人秋草擊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枯槁破屋仰見星疏衾風露清匣中有長劒爲君鳴不平泥途久辱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泠鄧州大帥材望雄愛客不減奇章公軍

中宴酣笳鼓競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往談笑已覺南夷空東州春回十月後梅華分香入春酒平生得意欽與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泓泓石門細路蒼煙屯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雲菊源不逐時事改芝徑自與商顏鄰他日相思一回首漁舟時問武陵人（或謂欽叔也樂天書以微之爲微）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頗怪昌黎公亦復爲世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岳本疊二酌燦吻滿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敷腴連繴五六酌枯腸潤如酥眼花耳熱後萬物奇一壺千酌未渠央百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膽滿六尺軀萬言

黃石策八陣夔州圖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雲指夷吾又不見西家紫髯郎老氣雄萬夫狂歌飲燕市擊筑聲鳴鳴倚天長劒插少室頗欲四海皆東湖鷹揚虎視今焉如河山永隔黃公壚衙杯直待秋井塌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覓計生白髮捫參歷井無危途榮不滿腱良區區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骨四十豈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虛爲室月爲燭醉倒不用春風扶

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昨日游崧邱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大少枕中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爲解蘭縛塵纓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者人誰

田仲卿右一座想爲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僊掌遥相迎長安市上見李白爲我一醉泰東亭

嵩山玉鏡

玉鏡見何許今旦東山陘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輝光輝奪人目灩灩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星微曙星不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秘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爲問岳祇山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瑞玉國萬丈光芒徒爾爲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爲羣日光如電聲如雷倚蕩起伏山之眼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空谷絕樵聲長路無行塵呀呀垂涎口吮吮闕城闔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

哀太山婦叫隣秋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會民世上
無復裴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鎔椰瓢朝傾荔支綠螺杯
暮捲珍珠紅此酒誰所造今日乃汝逢僊人一丸藥洗我芥
蒂胸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
王無功醉鄉日月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爲雄人會有歸盡飲
不飲所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通獨醉恨未
公安得滄江變醇酎盡回天地入春風

送高信卿

高卿去歲山中居橡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城市甑中
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嘯呼迺翁延客著上座兩

兒已復遺揶揄三冬兔園冊牧豎叫語龐瀉薪煙滿眼破硯
冰生賢貴符與行藥不着堂堂軀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
我實相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了陰符平生結
友王與李神中頗有魚麗圖文武志膺誰不如不能拔劒斫
蛟鱷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爲堅坐守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
萬事餬塗酒一壺別時聊爲鼓嚨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
皇家結網疏

寄趙宜之 趙時在盧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煎警北
人南來向何處其說幸川今樂土幸川三月春事忙布穀勸
耕鳩喚雨舊聞把犢山摩雲出君棱長林絕麏人迹所不到
可以避世如武陵煮橡當果穀煎芤甘飴錫此物足以度荒
歲況有麋鹿可射魚可罾白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會
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瓶一鉢百無
累恨我不如雲水僧松山幾來層不長登不得但畏不得登
洛陽一答秋風起羨煞吳中張季鷹

段志堅畫龍爲劉鄧州賦

豬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天飛忽入阿堅筆始覺
衆史欺庸愚腥風萬里來白浪橫江湖一麾走海若再顧失
天吳浩蕩明河翻尾鬣慘不濡只愁紙上出雷火搏控大千
如此珠天生神物與化俱滅沒變見何所無逆鱗自古不受
觸乃今縮頭隨卷舒怪得堂堂翁御史平生長有雨隨車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尊酒雅道誰當陳昨朝見

君臨水何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明月北山雲恨君不
在山東鄰擊鮮爲具非無好事者天隨杞菊年年新加田茅
屋迪蘇暗兩兒力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晨晚節不應道路長
逡逡白髮刀騷一幅巾豐年鄉社樂閒身蹇驢駝人醉鄉去
神中知有眉山春

紀子正杏園燕集 甲午歲

紀翁種杏城西堰千株萬株紅豔新今年寒食好天色曉氣
鬱鬱含芳津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染煩花神融霞暈雪
一傾倒非煙非霧非卿雲未開何所似乳兒粉妝淡絳脣能
啼能笑癡復騃畫出百子元非眞半開何所似里中處女東
家鄰陽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時輕顰就中爛漫尤更好
五家合隊號與秦曲江江頭看車馬十里羅綺爭紅塵陽平

一邑多詩豪主人買酒邀眾賓花時有故約恨少楊子張吾軍落花著衣紅紛四座慘澹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嗔愛花常苦得花晚爭教行樂無閒身芳苞一破不更令且看錦樹烘殘春

送李參軍北上

五日過居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別離間今朝送君行清涕留餘潸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臺空佩環生男莫作班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自樂伏櫪直上何勞搏一衣敝縕袍一飯苜蓿盤歲時壽翁媼團欒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斕斑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地遠馬驚破宿重貂裘

寒朝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顏捉胡嶺上一回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恒山鳥乳哺不得須臾間欲雛一朝散孤雌回顧聲悲酸寒雁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王黃華墨竹為郭補之賦

古來畫竹尊石永東坡敛使不敢評開元后本出韋寫燕市駿骨留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畫形一為坡所賞四海知有賞窗亭溪衣幅巾老明經老死不敢言縱橫豈知逸江一派取後出運斤成風刃發硎雪溪儻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興刑月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娟娟略似萱草誤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字敛倾君不見忠恕大篆草書法趙生怒虎蜼墨成至人技進不名技游戲亦復通眞靈百年文章公主盟屏山見之跼且擊聲光舊

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有物於此鳴不平悲耶嘯耶誰汝令只恐破窗風雨夜怒隨雷電上青冥

汎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

長白山前繡江水晨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煙收不起山從陽邱西來青一灣天公鄭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繡江船唬間晚涼一棹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藉秋風與秋露蘭芷鬱鬱散芳澤羅襪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杜蕡風標今白鷺我時鬱鸞追散僊但見金支翠葉相後先眼花耳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叫兩舷喚取樊川搖醉筆風流聊與付他年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末後一句

桃花紅淚李花白昨日成圍今日折歌聲滿耳何處來楊柳

青旗洛陽陌附君青腔君手朝鐘暮鼓無了期世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首六國印何如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卽時一杯酒

賦邢州鵲山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奇秀盡可愛蒼茫失眉睫解駁見縈帶浮雲自來去盡巧寧變壞吳妝入小筆隱隱拂殘靄城隅靜女人不知擁髻低鬟如有待太行橫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態只知天平六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問在煙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藏子發之郭熙未足語平遠摹寫誰有韋郎詩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一日兩食藜藿葵三冬一褐骭與齊監河貸粟困欲死望望

江水湔塵泥故書一束手自攜汴兒跳梁翠女啼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中豈是無龍媒世人徒知牝牡黃與驪只如黃金絡頭亦不惡誰謂茅索能相羈天公醉著白不問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九九黑於漆昨日把笏今狀犁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井底容有青雲梯春風雨淮多鼓鼙軍中少年無荒雞因君南望一大笑落日濺濺青山低

渤金亭示同游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鰲昂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陀我從汾晉來山之面目腹背皆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煙景獨覺蘇門多渤金亭下百泉水海眼萬古噴山阿窮沸瀁水源淵淪晉溪波雲雷涵鬼物窟宅渠蛟龍水妃餘弄明月璣地藏發泄天不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錦

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會世界三日漫兜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倒一埽翠峯出千髻萬譬高哉我空青斷石壁微茫散煙螺山陽十月未搖落翠樊雲脩相溫摩雲煙故為出濃淡魚鳥似欲酤婆娑后間僊人迹石爛迹不磨僊人去不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公和長安城頭烏尾訛幷州少年夜枕戈擊杯為問謝安石蒼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煙螺舊作煙羅依石本改

南冠行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氣重頹垣敗屋淒芳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枕酣餘酒酲俟少年山孰綺高門大屋亞楊裏諸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窗底王孫上客生光輝竹花不實鵷鶵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喚得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隋錦芳華朝復暮阿京風調阿欽才量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斜嫵吳中周郎知曲誤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窗戶魚龍吹浪三山沒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典鸕鷀裘展轉空牀臥秋月寶鏡埋寒灰鬱鬱萬古不可開龍劒出地底青天白日驅雲雷層冰千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翠嬪與竹林豬阮同舉杯郎倉猩猩唇炙倉鯉魚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煮人間愁撐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騷鸚鵡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痛醉太湖秋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盌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州鶴僊永不羨大官羊炬燈熒熒子移近牀秋風吹簾月轉廊一歌再歌

魂魄動入眼渺渺橫沅湘湘妃漸遠望不及金支翠旗澹飛飄漁父話獨醒騷子歌滄浪山鬼獨一腳拊掌笑我旁湘纍歸來乎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東家女兒綰羅裳銀瓶瀉酒勸客嘗一酌均跗顏再酌齊彭殤宇宙不今古氣節無陰陽少年避酒不肯喫趑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徹乃以冰炭貯我腸世間唯有麴生風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驟圖并引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會以鄉賦兩魁鄭州然其貧倜儻所以自望者甚高終不樂為舉子計卽棄去學擊刺嘗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谷罷歸先生抱利器而無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娛買

田南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乎其間盡置家事日與賓客酣飲歌管基梁窮日夕不少休家故饒財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猶疾痛之在已故人尤以此歸之所與游如臨沼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大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西子棄瓢詩可見也

鬢鬢蕭颯亭皋下秋千古香溪水白流
吳越兵爭竟何得風流輸與五湖舟

嘗雪中騎青騾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得西都書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騾圖之句其子文煒北渡後來東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賦詩文煒質直好義讀書作文有聲時輩中觀其子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故爲道其

事并以致懷賢之思

大河茫茫白連空寒雲迢迢度南鴻千梁高樓管絃裏成枭行人西北風北風吹雪來飄瞥捲孤蓬異色變滄浪元氣聞洪濛襄陽潮陽詩境在掇拾物色眞難工青騾誰此游望見知是南湖翁南湖翁少日骯髒今龍鍾猶能吐氣萬丈如長虹閉門兀坐意不愜要看銀海翻魚龍寶華世界曼陀宮江山隨翁入清雄詩成仰天一大笑飛花落絮春濛濛鬱鬱梁宋郊翁家出強宗許與必豪右收入等侯封翁年十八九弄筆學彫蟲壘取兩解魁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劍事處公正隆適南征匹馬走從戎墨凡磨盾鼻意與江流東紫微出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劍田間就春農住宦不住那曼容醉鄉自愛王無功羞居從渠致鐘鼓野鶴豈合棲樊籠

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兩小船綸竿插船蓬高亭出秀樾窗戶連青紅清飈隨睡興暝色赴吟筇門前車馬來日釀日不供但苦佳客少焉知清興終看翁棄瓢詩調戲鴟夷老子如兒童雄吞已覺雲夢小寒縮寧作書生窮當年我得奉談笑晝夜冒放清尊空東家西家不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昔有今誰似惆悵相看是畫中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氣暖杏花見紅梅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杏花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眠人催愛花被花惱不徹一日繞樹空千回牙牙嬌語山櫻破稍鬧成團稀作顆小蕾從教終蠟封繁枝未要晴雲裏兩月不舉酒半歲不作詩更欲古銅瓶子無一枝綠陰青子長相思今年問年好寒節花開不妨

遲一月當船買魚作寒節宋
遲一月方月先生李如幾點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蒼苔濁酒同歌呼白髮紅顏醉相扶堯時皇質未全散不論朝野皆歡虞望雲雲非雲就日日非日先秦近儒強解事極口舉堯初本識堯民與酒同一天此外更誰爲帝力僊老仲經甲子年戲將陳迹畫中傳山川淳樸忽當眼回望康衢一慨然不見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出租錢堯甲子年劉人裹果事

明谷趙仁甫仁甫名復雲夢
人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愛君曠以眞昨朝識君面所見勝所聞江國醉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雞羣想君夜醉湓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著紫綺裘草裹烏紗巾浩歌魚龍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夢間失腳墮燕秦萬世一旦暮萬里猶

此鄰世無魯連子黑頭萬蟻徒紛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親老來詩筆不復神因君兩詩發興新都門回首一大笑神中如有江南春

下黃喻箱

北厓玄武巖黝黑如積鐵東厓劫火餘絢爛開錦纈就中嶺頭一峯凸楔奇脈貫寒雲幾千疊摩圍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絕林煙日射彩翠新旌步疑有黃金闕書上胸次墨汁滿那得冰壺貯秋月直須潮陽老筆同萬牛露頂張顛揮醉帖布門細路無淵泉行人飢渴挽不前辛苦黃喻三十里豈知卻有白山緣

驅豬行黃臺張氏畢作

沿山詩苗多資力辦與豪豬作糧倉草庵架空尋丈高擊柝

搖鈴圍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田夫睡中時叫號不似驅豬假稠屈放教田鼠大於兔任使飛蝗半天黑害田爭合到秉漫可是山中無橡栗長牙短喙會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明龍畝見狼藉婦子相看空淚流早乾水溫年年只會計收成幾什一資身百備粟豆中饋后都能幾錢直兒童舍廢須憂惜此物寧豬口中得縣吏即來銷稅籍

嘯臺感遇

裴回五嶽上浩歌頗激烈望望蟾房翁倒影乍明滅地古足靈異祠發餘像設了見夜啼山竹裂老鶴亂踏枯松折嘯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月荒山破瓦色十步九窪疊水泉出沮洳一綫僅不絕翁乎何意哂此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太道既下衰日慕聊明開玉從珪璋毀木以青黃災天和散不留去浪無東回咄咄此老蒼骯髒仰怪魁堯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標枝野鹿致足樂火食屋居良所哀史筆亦厚誣何曾校計識與材纏身正有一丈髮直以何物觀形骸大笑黃冠師金刀羽化之說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元氣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橫絕四海臨九垓砥康養生安在哉

水簾記異癸卯九月四日　同杜仲梁賦

黃華絕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易得世俗名取香鑪峯七年長路今一到刺船欲滿不生胸豈知早久泉脈絕快意一濯無由供神明白足還舊觀沏浪爭放微靈通何因狡儈出變化勝概轉盼增清雄天孫機絲拂夜月佛界珠網絡秋風稱奇叫絕喜欲舞恨不百繞青芙蓉銀橋清

涼顛玉鏡臺江東世外果無物邂逅乃一逢書生眼孔寒易破勺水已復詒神功東坡拊掌應大笑不見蟄窟鞭魚龍

徠谷聖鐙九月五日作

金門寺前山突起井底寶巖三十里舊聞聖鐙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煙峯頭一鐙出一鐙續一鐙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繩脫串珠散迸玉丸走梓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摶華麗清閟白殊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人地多異星豈知心光毫相有眞證物外恍惚終難憑腐儒心魄爲動蕩拜拜中庭謝靈貺何曾辦作劉更生下照乃厚青藜杖昨朝黃華湜神所憐今朝金門佛鐙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食榆莢

露葵滑寒羊蕨羶春榆作莢絕可憐榆令人瞑何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簫聲吹暖賣餳天家人鑽火分青煙長鉤矮藍走童稚頃刻綠萍堆滿前炊飯雲子白翦韭青玉圃一杯香笑薦新味何必烹龍炮鳳誇肥鮮鼠肝蟲臂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遷夢中鸛鶴亦大樂隨意飲啄眞飛僊先生捫腹一莞然此日何功食萬錢

李峪園亭看雨

龍山石脇松十里細路蜿蜒繞龍尾松林迫塞悶煞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纔一俯半天浮圖插蒼煙行行下絕巘招提忽當眼未到僊不勝小憩遂忘返玉泉一杯甘以洌未須張陸誇冰雪玉人不在客不啻烈風崖下風颼颼石頭路滑馬蹏住山雨未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壽郇墟絕瀟灑濃雲厭屋風打頭僅得羈衙脫韉馬只知龍山之神神更神永安亦能臧詩人眸眎變化千萬態畫出風雨元非眞山靈亦愁歸厚夜半雨時時見雲罅天飄細灑供晚涼不似草堂囘俗駕楹陰一埽羣峯出一洗淺青徹山骨夕陽展放紫翠屏只欠松梢一輪月山中一石囘萬牛況是一壑復一邱不如一詩招將入南州先生興來時臥游

游龍山

霰予尉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聞兩公誇南山每恨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信造物工雕鎪是時山雨晴平田綠油油並山涼氣多況得通淡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罅戛擊琳琅球蜿蜒入微行漸覺藤蘿宵衣樹打頭惡木拉颰棲直幹比指稠石門無風白日靜自是林響寒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一峯一峯千百峯雖欲一一顧揖知無由金城偃蹇不得上瑤簪回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丹碧爛不收天關守虎豹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絕頂縻緲之飛樓百花岡頭碧草坐瀟灑正値金蓮秋亭亭妙高臺玉斧何年修登高攬元化杖如鷹脫韝山盡故爲作開闔巧與詩境供冥搜白雲何許來織綃弄輕柔蓬蓬作霧涓飄飄與煙浮玉衣僊人鞭素虬翁忽變化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求初疑陶輸比運甓今悟夜壑眞藏舟劫石拂木窮杞國浪自憂斷鼇立極萬萬古爭遣起滅如浮漚使哉萬里風一埽天四周誰言太始有開闢日蚁本自

無停輈舉手謝山靈就無清涼竟相非神羞賤子貪名山客刺已屢投黃華挂鏡臺天壇避秦溝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胸中隱然復有此大物便可揮斥八極隘九州玉峯有佳招絕唱須一酬爲君採蘘擲下珊瑚鉤白雲相望空悠悠異時華表見老鶴姓字莫忘元丹邱

醉中送陳季淵

寒仓不數日大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堆朝發忻城暮隴頭隴頭地寒無草芽拂雲堆邊春更晚雪花湛湛陽白沙紅千山高凍煞崔嵬葉離離小叢薄愛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書生弓馬能幾何乃今寶校金盤陀孔璋文筆妙天下救勒不數陰山歌向年賦奇雨擁海驅雲筆頭注使如懷素書布障狂笑劉叉寫冰柱李汾王鬱俱灰塵天

意乃在滄陽陳古叶鴈里唯一世眼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癐痛誰作東山謝妄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眼中之人不易忘誰作冰炭置我腸良顏明鏡兩寂寞

別意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顏色與君連日醉壺觴

送七唐佐還平陽

我從商餘之山過俺羅閒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最上指冠巍我豈肯俯首春官科單懷變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飞宋共有無行輩許之爲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春風著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鬻飛法當壽況是丹房藥鏡照心久昆侖神泉淺朮芝乞與餘齡潤衰朽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僊人垂直鉤愛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黃金鑛中淚不獨盧仝并馬異蘇

州韋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衣白西東汾流滔滔分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寶豐山中有麻籍寺唐佐嘗從程內翰天温問學于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蒼壁厥初造化手辨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人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扶搖九萬里未可誣齊諸秦皇暨咸靈茂陵亦雄材萃華行不歸后土渴滿谷苦古今一俯仰感傷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綠無邊涯奇探忘登頓意憊自逕回借無貧心人懽然盡餘杯夜宿王女祠崩奔河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雞鳴登日觀四望無氛氳蒼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嘯孤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開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鬼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覲蓬萊

付阿耽誦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喜復驚迺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孫不虛生虎穴生虎子墮地骨骼成舉頭爲城屋爲雄幾人雄猛得寄聲紺衣高春佳御史路人望見行且止老夫從旁嘗說似前日晦道室前小兒子雷動風行自應耳藜藿不采今其始

唐子達扇頭此詩舊編入六言今正

溪光冷於冰山骨淨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閒莫遣秋風破茅屋

游承天鎮縣泉以下續編

詩人愛山愛徹骨十月東來犯冰雪懸流百里行不前但覺飛湍醒毛髮問問老仙仙去久石壁姓名苔蘚滑此翁可是六一翁四十三年如電抹并州之山水所狀駭浪幾轟山石裂只知晉陽城西天下稀娘子關頭更奇剛周南留滯何敢歎投老天教採禹穴君不見管涔汾源大車輪平泉丈八玻璃盆不知承天此水何所本乃與流瀆爭雄尊平地突出墮崩奔洶如積波射天門太初元氣未凝結更欲何處留胚胎素虬騰擲翠蛟舞袞袞後出背鱗鯉雷車怒擊冰雹散后峽峻滑谷壑也憑崖下視心魄動白魏氣衰筆老勝概過眼無綠春少東水簾亦瀟灑珠琲一一明朝暾陽龍暗滋瑤草活磐后自與蓮湯温神祠水之濱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

考失莽魯古間允格臺胎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哉浪怒未洩精衛銜新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冥以誕幻虛荒篤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縣縣萬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溪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眞誰敢御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邨簫走翁媼當時大厤十才子爭遣李諤錢陋語石林六月清無暑入家青紅溼窗戶射脫有場魚有浦好築漕臺俯洲渚饗而鄉瓢把膏乳醉扶和雨別吳歌風雨不憂驚妒女閶門公宇平定以大安十二年矣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具姊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流口妒女祠碑大厤中制官李諤所謂靈旨殊諺至有百日寒新一日燒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禁姆女云

爲程孫中卿作

繡褥錦爲棚蘭湯金作盆名駒出洼水萬馬浮雲犇參軍愛友親弟昆御史風節海內聞諸郎楚楚皆玉立王謝定自超人羣高樹出大根源清流不渾千年雒陽陌赫赫子公門外翁老去住山邨正愛兒童侍酒尊他日新詩一千首不愁無物餉吾孫

壽張復從道

鎮州城中金蓮岡移來河東萬卷堂先生弦歌教門子亦詩禮沽餘芳滴如編貝髮抹漆玉樹臨風未二十爲渠欲作爲眞詩老我慚無敬齋筆復也美材具璞玉未雕飾良工作汝心苦卓與眞情棒檄毛義喜受杖伯瑜泣親年當喜懼寸是眞尺壁桓榮家世傳一經何患不豪橋古力綵服庭闈趨繡衣霄漢立但願頤齋壽金石歲歲年年作生日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碩洲校梓

宮府

大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從衛成欲誰信白頭游客用咸陽憔悴黃金百斤盡海中僊人黃鵠來大笑人間爭腐鼠丈夫何意作蘇秦六印纍纍兒女古來多爲虛名老不見阿房淨如埽千年虎豹守大門一日牛羊臥秋草

蛟龍引

古劒咸陽墓中得拔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如虹士花千年不敢蝕洪鑪烈焰初騰精橫海已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侯方未入朱雲嗚咽盤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鋏嘆無魚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鄉遠雲衆天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煙引輕素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湘中詠

楚山鵑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人國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憑君休上岳陽樓

孤劒詠

鬱鬱重鬱鬱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劒詠門外山鬼泣清霜枝枝風入骨殘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臥時自惜黃鵠一舉摩蒼天誰念樊籠束修翼

洛蓮怨

阿溪何許來素面淪風雨寂寞煙中魂依依欲誰語

芳華怨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僊人玉爲骨人間盡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金縷盤雙帶雲裙踏雁沙一片朝雲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少年豈無恩澤侯金鞍繡帽亦風流不然與取鸞膠續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悄無主燕子不來花著雨只知環佩作離聲誰向琵琶得私語無情灘鵊翡翠兒有情蜂雄蛺蝶雌勸君滿酌金船厄明日無花空折枝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轆鵾雞絃中杜鵑哭寒門樵悴人不知杜爲珠娘怨金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棊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雌蝶兩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髮攻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銷骨洛花絕品姚家黃揚州銀紅一國香千劑萬統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沽長門曉夕壽相如儘著千金買酒渴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杯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萬枝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煙細雨綠相和惱亂春風態度多路人愛是風流樹無奈朝攀暮折何朝攀暮折何時了不道行人暗中

老素衣今日洛陽塵白髮明朝塞城草柳色年年歲歲青關人何事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折斷長條莫寄生

秋風怨

碧瓦高梧響疏雨坐倚熏籠時獨語守宮一著死生休狗走雞飛莫爲女雲間鼉鼓夜厭厭禁漏催將海水添一春門外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簾總把月青怨延壽不知猶有竹枝歌

歸舟怨

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夫處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橋聲北雁鳴嚶嚶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煙塞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族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雁過一時回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春遙志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浩蕩隨金鞍今年匹馬爰東還客洛芙蓉秋水寒井刀不翦東流水湘竹年年露痕紫淘盡加餐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爲誰喜鏡中獨語人不知欲插花枝淚如洗

後平湖曲

越女顏如花步步見潔於玉天教並蒂居不著同心宿美人一笑千黃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樓上牆頭無一物暮裝朝春生足秋風拂羅袂秋水照紅妝舉頭見郎至低頭采蓮歸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覺藕絲長與郎期何許眼礙同舟女春波澹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鷺起東西去唯有蜻蜓接翅飛

渭川行

渭川道邊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不徹粉綿鏡衣手自攜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門東夫壻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慵郎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蕩子婦流落秦隴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顏色嬌蒙茸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簪還上故人頭

夜暮閨春風

長安少年行

黃衫少年如玉華生長侯門人不識道逢豪客問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指隊駝行秦錦帕蒙茄榴壓漿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五花驕馬四蹄風日暮新豐原上獵三更歌舞渭橋東

黃金行

王郎少年青雲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倭語復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天公著詩貧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人間不貴詩名用一片青衫衝霍重兒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袍不同夢入門喚婦不下機派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嘉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媚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爲昆陽城

下三更酒醉膾輪囷插星斗一首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
車走斫頭不周二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
使君破鏡飛上天

隋故宮行

渭川楊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囀新長春宮中千樹錦晚日
晴空思悠人君王半醉唱吳歌絳儛起舞顰翠蛾失兒謾說
曾行樂二十六宮能幾多千秋萬古金銀闕海沒三山一毫
髮繁華夢覺人不知留得寒蟬泣秋月

解劒行

古劒黑於漆鬱鬱動星文歷堂二十年今日持贈君長鯨鼓
浪三山沒知君不是泥中物神開一卷白猿書未分青月買
黃犢壯懷風雲鬱沈沈懶娘漂母無千金長安俠儒飢欲死

萬古不解天公心北風浩浩吹行客隴水無聲雪花白胡卿
墓頭秋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羖皮去時烹
雞飯熟肉不見敵裘蘇季子合從歸來印纍纍丈夫墮地
自有萬里氣翁忽變化安能知大冠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
亦同死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強手內虬矛丈八長總爲官家金印大不怕
百死向沙場提卻賀蘭山下賊金鞍繡帽好還鄉

望雲謠

滄江宋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若滿若霜早彤美人亭
亭在雲中搖搖行歌不可招湘絃沈沈寫幽怨愁心歷亂如
史魚金文皇甥紛在眼春草迢迢春波遠

望歸吟

寒雲一抹平如戲塞草離離臥榆葉長城窮沒戰骨寒萬古
牛羊飲冤血少年錦帶佩吳鉤獨騎匹馬覓封侯夫時只道
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北風吹沙雜飛雪弓絃有聲凍欲
折寒衣昨夜洛陽來腸斷空閨擣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此
日歸期轉未決誰與南剛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 車駕還汴京後作

軍從南去三回勝雪自東來二尺強今歲長春多樂事內家
應製萬年觴 長春德陵節名

暖入金淵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遠幾處
春風揭繡簾

上苑春濃晝景閒綠雲紅雪擁三山宮牆不隔東風路偷送

天香到世間

樓觀沈沈細雨中出檐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春色燕宿
鶯啼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綵霞宮鶯催賞玉谿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
東風望翠華 龍德宮有玉谿館 麗澤燕都西門名

探花詞五首

禁裏蒼龍啟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沈沈綠樹鞭聲遠婀娜
薰風扇影間

浩蕩春風入繡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人管不用
新郎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古探花筵阿欽正使才情盡猶欠
張郎百匹鞭本注明二十七張夢

美酒清歌結勝游紅衣先爲洛蓮愁曲江共說櫻桃宴不見
西園風露秋

人物風流見落然遥人佳筆已翩翩龍津春色今年在莫著
新衙惱必先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白馬如匹練朝出城南獵暮趁軍中宴北平有
黃虎愛惜腰間箭

春風來

春風來時瑤草芳綠池珠樹宿鶯鶯春風去後瑤草歇來鴻
去燕遥相望鶯鶯不得雙燕鴻天一方娟娟愁眉色靜與遥
山長歸会復羅薦夢語相思怨月明烏夜啼空閨淚如霰

幽蘭

僊人來從舜九疑辛夷爲車桂作旗疏麻導前杜若隨披猗
芙蓉散江蘺南山之陽草木腓澗岡重複人迹希蒼崖出泉
懸素霓翩然獨立風吹衣問何爲來有所期歲云暮矣胡不
歸釣天帝居清且夷瑤林玉樹生光輝白棄中野誰當知靈
平慘慘清人肌寸根如山不可移雙麋不返夷叔飢飲芳食
華尚庶幾西山高高空蕨薇露槃無人薦湘纍山鬼切切雲
間悲空山月出夜景微時有彩鳳來雙棲

梅花

去歲梅花晚今歲梅花早但羨佳賓春風莫草草

寶鏡

寶鏡挂秋水青蛾紅紛妝春風不相識白地斷肝腸

續小娘歌十首

吳兒浴路唱歌行十十五五和歌聲唱得小娘相見曲不解
離鄉去國情

北來游騎日紛紛斷岸長隄是陣雲萬落千蹄若不得城池
豈著漢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驅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
何處過明年

青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遶城流願得一身隨水去直到
海底不回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鴉頭路更遥不似南橋騎馬日生紅
七尺繫郎腰

雁雁相送過河來人歌人哭雁聲哀雁到秋來卻南去南人
北渡幾時回

竹溪梅塢靜無塵二月江南煙雨春傷心此日河平路千里
荆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卻將
沙漠換牛羊

飢烏坐守草間人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萬里若爲
白骨使成塵

黃河千里扼兵衝虜號分明在眼中爲向淮西諸將道不須
論說蔡州功

并州少年行以下續編

北風動地起天際浮雲多登高一長嘯六龍忽蹉跎我欲橫
江鬬蛟鼉萬弩迸射陽侯波或當大猶燕趙間黃蕉朱豹皆
遮羅男兒萬馬隨掎訶朝發細柳暮朝那瑞雲黑山布陽和

歸來明堂見天子黃金橫帶冠裁裁人生只作張騫傳介子
遠勝個死空山阿君不見幷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墜
河欲眠不眠淚滂沱著鞭忽記劉越石拔劍起舞雞鳴歌東
方未明兮柰夜何

怒虎行若朱文之

怒虎當道臥百里不敢陘紛紛射彪手一見弧矢墮誰知世
有李將軍霹靂弦聲驚石破昨日雙南金今日綠綺琴贈君
無別物唯有百年心

遺山先生集卷第七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五言律詩

懷孟之兄

世故伊川嘆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沈冉冉愁看老源源事孟侵誰言易拼道自分不勝任鞭影驚疲馬鐘聲急暮禽踈中無曠迹喧外有幽尋夢失名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加瘦茅屋過雲深春雨蔬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涼拂席花氣馥盈襟窗驚窺晨汲狐狸伴暝吟溪僧時問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臨觴得緩斟阿兄團聚日曾話百年心

沐禪師自斲普照瓦爲研以詩見餉爲和二首

寺廢瓦不毀研奇功亦多已知良斲少更柰苦心何挺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冰井字書譌蛤比黃金璞辭惡紫石歌遙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長吉有紫石硯歌

點化鉛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煙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名專佛燈淪空劫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就師傳

惡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寔轟冰塔碎電掣玉繩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來疑雕海白散忽成煙市譽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氣休盡建牾自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新安漢已然不隨南渡馬虛泛北歸船身並枯蝸化心爭脫兔先塵埃嗟落薄光景強留連往事青鬢裏浮生白髮前更殘鐘未動猶屬田京年

病中病因食豬動氣而作癸卯

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恃寧知徒外腴文章工作祟時運迫摧枯止酒嗟何及燒豬本不圖膏粱無急變山澤有黃臞詩信藤條戲方遭鐵彈誣蠹紅恣後顧黧黑見先驅祕入投牀什晨淹伏枕呼萬錢誰嘔泄一臠豈乘除靜伏心仍悸淡調息亦籬踢雉因宇宙湯憶捲江湖風柳留蟬脫霜松映鶴孤養和慈往失兒名養祖事扶老念時須杯杓歸神旨盾任佛跋恐豁且垂翅望或在桑榆

秦威卿毅挽辭

東海于門舊桐鄉邑墓遷葬東海人威卿之祖待芝蘭宜有制公知忻州因家焉

種珠玉自成淵慈母依鄰切名郎獲譽先豪華非日損信厚出天然詣理言猶訥持心靜誼專笑談千里到咳唾百金捐論齒推予長垂髫得子賢通家仍孔李知已與王田刻責誰斯切誰扶敢所偏孤煢平日託昆季再生緣摧割詩章寫精微夢或傳都將百年淚一慟夜臺前

老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雁野迥已聞鴉辰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千支正飄忽不用苦思家

陽佳道中

長路俗傍裏鞿懷荼倉中千山分落照萬籟入秋風頗見參旗橫虛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來鴻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月覩知名舊池亭發興偏露涼驚夜鶴風細咽秋蟬綠泛兵厨酒紅依幕府蓮無緣逐清景空羨欽中僊

太宰同希顏賦

壯矣崧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鎮元氣有遺形雨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鬟掀一柱在萬古歷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龍縣人稱旧悠悠復此行渭城秋雁到秦嶺暮雲平道路衣從典風塵劒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說是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投抽潼時用年饑與食課汀山貧士歎日月賈胡留楚客頻招隱文園故倦游衡門有幽事還我北窗秋

孟州夾灘飲永之御史家同欽叔作

美酒禁愁得芳倫發興饒紛紜聊且置塊磊故須澆雞黍成前約干戈有此客平生陽大理惜不豫佳招雲卿赴召五日矣

送曹古甫兼及通甫

意氣羨君豪憐君胡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混弓刀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雁應為惜哀勞

勝概一鄉

勝概煙塵外新詩杜甫間偶隨流水去濾與暮雲還吾道三緘口時情一解顏從今便高臥已負半生閒

少室南原

地僻人煙斷山深鳥語譁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青綠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雞犬直擬是僊家

寄贈龍漢茂宏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雞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亡中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郊白雞犬長路足豺狼天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微吟訴行役淒斷不成章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

近得髯參信知從奚苑游文星映朱邸勝概滅黃樓進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徒懷貢公喜塵土隔瀛洲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行役魚梢尾歸期鳥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得姪搏信二首

今日鄰州好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蠶毛班閉門家仍遠羈愁食更艱誰憐西北夢依舊統東關

驍騎傳家信坤牛玩古顏圓知有如悲喜亦相兼過眼書重展伸眉酒屢添關河動高興百統罷清蟾

阿千始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詫萬多驚松出筍兆應竹生花田不求千畝書先綴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傳家

長高新居二首同仲經賦

地古邨城迴川岡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水引新芽土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顧兒女今日是山家

隱去初心在親朋復此借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齋泉石溪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幽懷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濱墓田耕已熟碑石字猶新詩酒娛中歲山林有外臣三生可信吾亦記前身宣和中姜夢得謫陽在島夢得曾上書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娛閱文說地名白鹿原長壽鄉也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偃臥復敲臥長吟時短吟鐘魚四山靜松竹一鐙深重羨禪栖客都無塵慮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依鬼跳梁久羣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爲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第高閭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海內兵猶滿天涯歲又新龍移失魚鼈日食闕麒麟草賴荒山雪煙花故國春聊城今夜月愁絕未歸人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亡此日知夢中憂深餒意外脫艱危避地何堪及還家敢恨遲衰年吾事了似有鹿門期

短日

短日蹤聲急重雲雁影深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雪落溝中斷酸嘶櫪下音五年朝與夕清血幾沾襟

送母受益白潞府歸崇山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願違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羣飛泌水貞堪樂荆州況可依青山吾舊隱此日羨君歸

寄程孫鐵安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已能騎竹馬想亦愛銀魚異縣閑山閟衡門骨肉疏幾時隨阿舅盡讀外家書

贈汴禪師

道重疑高譽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糕腹屢三條趙子曾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相饒

己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人野史纔張本山堂未買鄰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泰彦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染雲堆草易荒時危頻虎穴路絕更羊腸弔影雙蓬鬢隣家一藥囊殷勤泰與李無惜借餘光

發濟源

早暮今年劇他鄉底處歸贏糧失先具涉世本無機棄卿烏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嫗汝遠相依

倪莊中秋已亥

強飯日逾瘦秋衣秋已寒兒童謾相憶行路豈知難露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曾看

答潞人李店佐贈詩

聞道嗟予晚求師愧子賢泥塗終自拔璞玉豈虛捐書破二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正脈要人傳

陽曲嘗

亂山通驛徑重岡雍戍城山川帶淳樸雞犬見升平雨潤沙仍軟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中行由州入府避騎路此

懷梓中

醉解不復寐吟君田舍詩從知戶門老未比木庵師日月逾書尺江山入贊絲何因重談笑卻似少林時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游七嶽定襄
七嶽

客路頻年別倘居半日閒同游盡親舊舉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還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作不易得殘年未白鬚桑麻一鄉落雞犬兩柴關樊宇能供酒周侯自買山從今釣溪上日日望君還

聚僊亭夜飲

永夜留歡宴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僊亭雅字新殷勤高卷在長記坐中人

續陽平十愛

我愛陽平酒兵厨釀法新百金難著價一醆即醺人色笑榴華重香兼竹葉醇爲君留故事喚作杏園春杏園指紀子正家園爲言

送田孟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廚無肉書香竈有蠅滾居誰不樂兀坐竟何功天日仲宣後江山沈約中逢萊如可到腐借玉川風有所謂

宰益歌後供煞只知偉求鳳可無日牧犢未成翁桂樹春風近楊美炊律通明年孟德耀應與伯鸞東

九月晦日王郎道中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煙光藏落景山色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兒鴻雁一嘆惜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長光澹高風宿霧微山寒渾欲雪水涸劣能冰振鬲時何有漳擊俗不勝哦高聊白遺松液已香凝子方釀松醪當以今日熟故及之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謠勞生塵衮衮晚色鬢蕭蕭野曠無遺穗林疏有墮巢問頭麥山嶺更覺馬蹄遙

寄王丈德新二首德新時在汝州

沙際春還去雲頭雨不成與來誰共醉事往獨含情柴邏留行客黃流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擢歌聲孟津時事

清汝風華地不生記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萬金酬攬鏡非遲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久李鄜州欽叔時赴鄜州薄官

舊國

舊國分前久孤兒展省初客衣留手線驛傳失肩輿夢拜悲旅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雁先爲到商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晚涼石潭魚近藻沙渚雁留霜笑語無

長路登臨豈異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重陽留霜一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音痒海閒天漏堯年兒陸沈鶯飛思雲表凝坐若爲心南史王景文傳入居貴要但閒心若爲耳

甲子霖霖雨農郊搏手空排牆寧有禮爲窒竟何功戰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晴晴應曉夕少忍待秋風排牆事見王衍論云排牆之壓酌有禮也

陽泉棲雲道院

方外復方外翛然心迹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后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錦崢嶸

劉子中夢庵

寤寐生與死幻歟爲是眞如何夢中境不屬覺時人朝徹從
渠夜形開亦此神殷勤花上蝶分我漆園春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祇緣風露清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明九日惜
虛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繞更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窗幽更宜風霜寧小怯根拔要深移黃素金
行直芳甘藥品奇三薰復三沐歲宴與君期

感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潦倒封
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借虛名

酬中條李隱君那彥

劍路限南北相逢今白頭蟲沙非故國人物自名流學道慚

高步留詩惜暗投歸秦如有便終伴竹林游那彥自關中徙步省其季父于集寧故有竹林之句

送那彥北行

北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涂即暌隔詩酒重留連白鷗歸
華表青牛得老僊泰山好行腳倚仗待明年紫微劉丈雅有游秦之具故篇中有及

同冀丈明秀山行

暮景披橫幅山開一老同雲如愁成苦雪亦笑詩窮古木凍
欲折斷崖行復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路轉川逕闊天低雨氣昏絲山連溪壑汾水入并門公茂來往
頻鞍馬登臨負酒尊聯詩强一笑淒絕恐銷魂裕之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遊關河動歸興時節重離憂老眼耿
無寐病身偏覺秋遙憐小兒女把酒望東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怱書帙餘寒擁酒杯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裁水際時
獨往花邊知幾回殷勤雙語燕應自謝家來

七月十六日送馮楊善提領關中三教

爲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知道在貧
何病官閒老更宜相思詩酒社無計與追隨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符節推通貴江山人勝游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浮簿領歸
閒暇鶯花接獻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公樓

夜嶺雲橫野孤峯玉柱天遙知閒館日別夢見山錢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想悠然

問說梅軒好長吟有所思人間看瘦影佳月見橫枝東閣今千載風流彼一時西游曾有約到日更題詩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雪擁不得過陽坡如見留休煙常暗淡木葉自颼颼齒髮悲行役鶯花惜舊游塵埃與風雨看待幾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居情猶晉產去意已離秋遠出每爲苦雄兮還白着君心未可在應待可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祇知詩遣興未覺酒忘憂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奉府賢初聚瀘州路不遙謨謀在廊廟物色到漁樵布褐豈終隱旌車行見招春風兩黃鵠老眼看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詩疏梯陵懸險絕壁入清深躋步無曠迹勞歌惟苦苦年一來此老我亦何心

婁生北上

幷府虛流久大城如廢邨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大閘六月廿霖凌一言陰陽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春孫

遣興

凡案滿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酹酒扶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游但留強健在老矣復何求

八月幷州雁三鄉時作

八月幷州雁清汾照旅羣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雲滅沒樓中見衰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夫無計得隨君

示白誠甫

之子吟爆竹過公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滹水曉光動灞橋詩境同衝寒騎瘦馬認影識蓑翁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回頭歌笑處淒絕意何窮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守故鄉情渭水風露早秦川煙樹平相招有倦掌無計與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郁靜烏聲樂山低雁影遙野陰時混朗冷雨只飄蕭涉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忘南北渺渺見長橋

挽趙參謀二首 以下係續編

假忌參戎幕敦龐一褐寬儒宮新俎豆賓榻老衣冠斥動心寧轉河清笑自難殷勤題畫像留與後生看 一本留作典刑看

論仕中州選兵間僅補完風人定誰采鬻本賴君刊雅道湮沈易幽光發越難高門有孫息玉立看儒冠

嗣侯大總管哀挽二首

北俗資財勁將軍迥不羣寶筵推雅量戰艦望奇勳逐隔黃岡日神馳紫塞雲祇應吳季子拊樹惜徐君

倚伏難前料乘除忌早成老親如宿昔世德見哀榮劒鬱雙龍氣碑留九虎名感歌凡幾解千載負佳城

答弋唐佐魯山人有志道學

遭亂無安地分憂得若人鄉鄰存世譜骨肉到情親信默餘天粹咀嚼有道眞懷哉沂水上同詠舞雩春

不寐

不寐復不寐悲吟如白鼇鷄栖因失曉蟲語苦爭秋日月虛行菜風霜人敝裘誰憐庾開府直欲賦遶愁

送楊叔能東之相下

海內陽司戶聲名三十秋文高徒自苦食盡與誰謀老檜風霜飽芳蘭澗壑幽東游無可慮敬客有蕭侯

遺山先生集卷第七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鳥齋校梓

七言律詩

林懷松山中作

涼葉蕭蕭雨聲虛堂浙浙掩霜清黃華自與西風約白髮先從遠客生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何時卜築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常城二首史院夜直作

常城西下望孤雲平廢晨昏媿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書生只合有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隨人十九人預遣兒曹報歸日安排雞黍約比鄰

羈懷鬱鬱成駏驉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雲山遮斷隴雲深

惟覺王華淡鄰鄉烟漫雞黍局野寺荒涼松竹林半夜商聲入參鄧北風黃鵠起歸心

僕射陂醉歸即事

多生曾得江湖樂每見陂塘覺眼明詩酒共尋前日約風煙新自夜來晴春波澹澹沙鳥沒野色荒荒煙樹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是日招樂府不至

介甫

里社春盤巧欲爭鼓紅暈碧助春情忽驚此日仍爲客卻想當年況復生貧裏籬鹽醬節物亂來歌吹失歡聲南州刺有還鄉什戊馬何時道路清歐陽公介盤風俗紅暈碧助春情爲韻

橫波亭爲吉甫作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疏星淡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雁秋倚劒長歌一杯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細菊斑斑也自圓其愛鮮明照秋色爭教狼藉隊疏煙荒畦斷壠新霜後搜蝶寒蛩晚景前只恐春叢笑遲暮題詩端爲發幽妍

度太白嶺往昆陽

陡崖絕壁裂蒼顏竟日長林窈窕開舊許煙霞歸白髮悔隨塵土出青山飢蠶漱葉催人老野鶴昂昂羨汝閒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風四首暮雲還

寄希顏二首後　希顏幕時作

儻臥松山七見春南餘歸計一廛新悠悠華屋高貲意兀兀

田大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飄颻遼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駐曹彭門千里入憑高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天長鴻雁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辦共舉一杯持兩螯

悼亡之兒時在閿鄉

牢落關河雁一聲干戈滿眼若爲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白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峴道依舊愁窮愁竟不成

昆陽二首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笳井邑倦客初投迹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雪羨山家念憂只有

清尊在門爲紅塵拂鬢華
去日黃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淹留歲月無餘物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倦矣白鷗春水亦悠哉商餘說有滄洲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寄西溪相禪師

青鏡流年易鄰校壯懷從此創蹉跎門地羅崔仍未害釜欲生魚當柰何萬事自知因嬾廢一官元不校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葉縣雨中時松前輩先甚

春早連延入麥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回枯槁客子何心歎滯留多稼卽看連楚澤歸雲應亦到梁丘兵塵浩蕩乾坤滿未脈明河拂地流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窗影朧朧納晛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北燕飄零夢頴水嵩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鐙無語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頴亭

頴上風煙天地回頴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勝概消沈幾今昔中年登覽足悲哀遠游擬續騷人賦所惜悤悤無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斑斑泥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清明寒食連三月頴水嵩山又一年樂事洲隨花共滅歸心長與雁相先平生底有登臨興白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同欽叔賦

虎掷龍拏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行陣萬古河山自壁門原野猶應厭骨血風雲長遣動心魂成名豎子知誰問擬喚狂生與細論

懷叔能

別御楊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淒然酒官未得高安上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息定誰先貧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邊

留別仲澤

遼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人山唯不淺綠水紅蓮憲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鄭州上任收貢右丞相公時被命就公訪先朝逸事

黃閣歸來厭馬輕大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此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

寄荅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著書來約對牀甚喜樵夫與爭席所憂簿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泰山引興長舊社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簿吏復登堂李長吉語景玄夫歲大餘催科卽困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煙霄夢寐西南一徑斜爲羨鸞皇安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逋客待侯巴

後灣別業

薄宴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飽本無華屋念百年今見老農身童童翠蓋桑初合灩灩蒼波麥已勻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濯纓塵

劉丈仲通哀挽

拙宦淡宰遠業期無兒吏結下泉悲溫純如此豈復見報施言之尤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潛德幾人知元劉交分平生重才薄猶堪第二碑

會善寺

白塔沈沈插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遺恨世事廢興無了期勝概只今歸鷺渚煙花從昔繞龍墀長松想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寄欽川

頓領京華昔荷衆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坐榻無賢客亦寒蟲曾偶然煩造物鑿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予腸乃爾難

楊之美尚書挽章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為斯文泣至公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鞅處陣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先有不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頌巫陽起醉魂

談塵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堅白博士眞堪補太玄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叢催科無政堪書考出粟何人與作軍飢鳳繞牀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痛身本自滄浪人懶慢春陵老使君遣祖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委符竹滄浪之句

白菊潭月水還寄崧前故人

臘雪春泥晚未乾馬邊殘照入荒寒初無鳧鴈將安在正有牛刀恐亦難倦客不知歸路遠孤城惟覺暮山攢黃金鍊出相思句寄與同聲別後看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鳥羽輕蔽裘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鴨鬧一川桑柘晚煙平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

馬鄧驛中大雨

萬壑千巖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投林鳥雀不暇顧移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豈知高樹有晴霓兩江合向東南闕坐想風雲入最鼈馬鄧西南兩驛水相合處也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夢斷衙門作漏聲物外煙霞王華遠花時車馬洛陽多仍腰眞有陶潛興抱角空傳甯戚歌二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慕春前和氣朝來已沛然河潤定應連上國雲來端合自中天帥從帝烽零帶灑閒幽障麥壠分清入廢田共識使君霖雨手調元沛息在今年

劉光甫內鄉新居

鳥冠平日深秋霜老去聲名自閉藏父老漸來同保祉兒童久已愛文章疏隨隙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過牆爲向長安傳遊道世間元有北窗涼

西齋夜宴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慙諺君當略彭澤同旋我亦笑長沙金釵醉彈迎春鬢銀燭光搖半夜花只欠東山游錄事不來堅坐看紛譁私能信之張祉諸人皆在而藺之獨不至

十月

十月長年見蚤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暖花如故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鼎習僊虛築漢宮臺憑君撥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爲解嘲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蹈蹬中長醞暫留王績醉新詩無補玉川窮夠陰去我如決驟蟻垤與誰爭長雄便築糟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浙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橫潰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偉觀百年毛髮深餘威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郵城空落暉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從商帥軍至南陽

鞍馬悤悤去復還霜鐘今得見豐山千年香火丹霞老滿眼興亡白水閒壯志白髮消容路溪居誰得似禪關只應頻有西來夢夜夜青林杳靄間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攜尊酒此江邊江流袞袞望不極世事悠悠私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爲發幽妍千年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別程女

芸齋浙浙掩霜寒別酒青鐙語夜闌生女便知聊寄託中年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珠棄擲難明日緱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爲寬

出山

松門石路靜無關布韈青鞋幾往還少日漫思爲世用中年直欲作僧閒塵埃長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強顏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峯如畫暮雲閒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發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騷騷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媿一時墨綬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陟屺誰當辨苦音遙望朱門添橫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廟次鄧帥韻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爲漢用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加門

兩崖橫絕倚山根草徑低迷多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竹香偏向靜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鄰惟有雲屯杖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許得隨君

獨峯楊氏幽居

郵墟灞灑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太樸雲間雞犬亦長生清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峯如畫屏惆悵朝陽一茅屋酒船茶磑負生平

渡湍水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仗倆本宜閒處著姓名誰道世間閒秋江澹沱如素練沙浦空明行暮雲蚤晚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羣

十日登豐山

十日登高發興新豐山孤秀出塵氛郵墟帶晚鴉噪合林聲得宿煙景分芳吳百年迹變滅短長千古只紛紜詩成一嘆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假寨縣貌人海涸分明蛇大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曼有情榮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

眈眈九虎護秦關搖落齊帆上有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微盡天山北風檄悲笳發渭水瀟瀟戰骨寒三十六峰長劒在倚天倦掌惜空閒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頓覺無詩思計拙惟思近酒杯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外卽蒼苔生涯若被旁人問但說經年鼠不來

讀靖康錄言

浚郊沙海浩泛泛河廣纔堪一葦航顚沛且當懲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同歸雀鼠鄉三百年閒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雨後丹鳳門登眺

絳闕遙天霽景開金明高樹晚風回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鴈

叫羣秋更哀劫火有時歸變滅神嵩何計得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南窗孤客枕頻移野情自與軒裳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子歸田元有約魏舒襆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慚媿家人賦遠遊

浩然師出閤城賦鶴詩爲送

夢斷西山飲鶴泉淺君歸興渺翩翩昂藏白石林窗底飲啄料隨塵土緣遼海故家人幾在華亭清唳世空憐明年也作江湖去水宿雲飛共一天

送川座主閻閻公韻上致政馬內翰二首

峻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

詩人休上書皐擺老歸千里曠白雲閒釣五溪魚非熊有兆
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僊臞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俗客老年
爭席有樵夫臣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偶成蓮社圖野史他年
傳耆舊風流一似公無

懷秋林別業

茅屋蕭蕭湖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年盡二頃
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笑拙空牆無穴鼠嫌貧西南遙望
腸堪斷白古虛名只誤人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翠破悤悤兒執鞭戴盆懨懨夢瞻天只知河朔歸銅馬又說
臺城墮紙鳶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何時眞得

擷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

慘澹龍蛇日鬬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
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瀚海何胥無淚哭秦庭井陘豪傑
今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鬱鬱圍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移突屯足
何人與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僊西南三月
音書絕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荊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荊榛蛟池豈是池中物蟻蝨
堂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秋風不用
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五雲宮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復道漸看運上苑戈船
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遊去去江南
廋開府鳳皇樓畔莫回頭

永寧南原秋望

浩浩西風入敝衣泓泓野色動清悲洗開塵漲雨纔定老盡
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教鄉信斷砧聲偏與客心期百年人事
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商帥國器
筵中作

南樓高興在胡牀十日秋陰負一觴廋老未應妨嘯詠羨娥
多自怨昏黃此生此夜不長好行雨行雲有底忙卻恐哦詩
太愁絕且燒銀燭看紅妝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瀚上眞兒戲誰謂
神州遂陸沈華表鶴來應有語銅槃人去亦何心與亾誰識

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國初取宋於青城受降

喜李彥深過聊城

聊城十月鬼爲鄰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去雁羨君
獨是北歸人言詩匡鼎功名薄去國虞翻骨相屯老眼天公
只如此窮途無用說悲辛

與張杜飲

故人寥落曉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向日酒尊
聊喜俱承平山公倒載羣兒笑焦遂高談四座驚羸醉春風
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秋夕

小簟涼多睡思清一窗風雨送秋聲頻年但覺貂裘敝萬古
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往鄧州城澆愁欲問

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

夢歸

領領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國夢黃葉瀟瀟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祟亂來無淚可供愁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薝蔔萬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愛夕暗靜中歸思益紛紛長門誰買千金賦祖道虛傳五鬼文地盡更無錐可置竈間唯覺井長勤明年准擬菜無住寄謝東鄰范史雲

淮右

淮右城池幾處存宋朝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吳會突騎誰當擣劉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邨空餘韓偓

傷時語留與纍臣一斷魂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賦別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僕被三年向舍郎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病士章自激昂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閽塞水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俊語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別後相思重問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即事

逆豎終當繪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合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望王李歸程

一褐霜寒晚思孤眼中行李見歸途虞卿仲子死不朽卞父妻嬰今豈無義士龍沙元咫尺纍臣駒隙自舒徐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燕家頭白烏

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流邨春雷說說驚坯戶皎日何曾人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夢寄歸魂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然已恨太官餘麴餅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

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處家今年凝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肯盡連日苦寒殊未淮重思總詩熙市酒小紅誰記上林花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獺髓能醫病頰肥鶯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肯下流水溶溶何處歸點酒寒林寒食過明妝高燭賞心違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韓之仲庸還大梁

駢騈爭道渺翩翩誰遺風塵失壯年四壁舊聞懸磬宅一裘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錢夜滅沒孤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山喬木滿蒼煙

綿江汎月有懷李郭二公

荷花如錦水如天狼藉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取瀟灑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當論二日年尽尺西卿兩詞客不來同作飲中僊

送杜子

洛陽塵土化緇衣又見孤雲著處飛北渚曉晴山入座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滾谷高陵萬事非羅醉春風

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中

眼中時事語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庵吾欲送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杜亂後爲黃冠師

少日先聲懾虎貔只今騎馬欲雞栖邯鄲枕上人初覺秋水漁中物已齊父老樵漁知有社將軍桃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衰衰便當隨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荊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卿古城下幾時攜手哭春風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渭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皇城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月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別王使君文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別後殷勤

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汴禪師師舊隱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粥空疏想君瘦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悠耳外風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鄰翁時沮逐稱老家甚急故有巾冠收斂之句

衛州感事二首

神龍失水困蛇蟒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沈牛斗夜白雲空望帝鄉秋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欲就長河問遺事悠悠東注不還流

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師不知江令還家日何似湘纍去國時離合與亾遷如此栖遲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青如染落日關干有所思落日一作獨佇

望蘇門

諸父當年此往還客衣塵土淚斑斑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
亾來尊俎間出岫暮雲歸有處投林孤鶴杳難攀湧金亭上
秋如畫與在青林杳靄間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崑閬山山家茅屋翠微間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領懇殘年多負半生閒長河一葦人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飲鶴池邊萬木稠蒼龍崖上五峯秋藤垂絕壁雲添潤澗落泉滿雪共流田父占年驚玉旆詩僊留迹歎崑丘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憶舊遊飲鶴池在縣山卷龍崖在五乳峯下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畫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寸心舊隱拋何處一片遺山先生集　卷九　一　陽泉山莊

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王後盧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論四海交名只汗顏詩酒鄉堪戀華髮衡茅終擬共青山相思後日并州夢常在洛林照映閒

太行釀秀在山陽稔阮經行舊有鄉林影池煙設清供物華天寶借餘光承平故事嗟猶在雅詠風流豈易忘稍待秋風入涼冷百壺吾欲醉籌堂河內有七賢鄉

羊腸坂

浩蕩雲山直北看淩兢詭馬不勝鞍老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衣上風沙歎征悴夢中烟火憶團欒憑誰爲告

東州信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此縣先隴城府君太和中舊治

列宿激明墨綬尊中臺良選到名門來時班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一片青山幾今爺百年華屋記生存泰和遺老今誰在向道甘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巵諸曹小吏亦鈔詩座中佳客無虛日簾下歌童盡雅辭棠棣有花移舊巧櫻桃和露擘繁枝書郎零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棠棣櫻桃皆當時事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行行汾沁欲分疆漸喜人聲挾兩鄉野谷青山空自繞念城白塔已相望湯翻豆餅銀絲滑油點茶心雪蕊香說向阿師應破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遺山先生集　卷九　二　陽泉山莊

太原

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無策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在至孝社子兒時讀書處也

鬱鬱秋梧動晚煙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黍栗記當年白頭來往人間偏依舊僧窗借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牡丹

千古吳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眞妃鏡裏春難老玉女車邊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換根元自有靈砂來遲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棣華周有棣華堂

桐川與仁卿飲

蕭瀟茅屋繞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死別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海內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四山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廢邑蕭條落照邊山陽遺迹世空傳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負鼎運來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採梅同康顯之賦

柳麥偷殘寂寞邊饑鴉啄梅事得春偏酣殘瘦骨猶堪畫未屬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水記當年開時重約花前醉試手東風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鷹飛擊僧鷹只今凝鈍似秋蠅耽書業力貧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十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一餅一鉢平生了慚媿南窗打睡僧

別康顯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豈敢恥居王後子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社追隨失後緣後夜幷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連

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衆牀殷殷動晨鐘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雁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閭老屋知何處慚媿雲間陸士龍

雨夜

夢裏孤篷雨打秋茅齋元更小於舟無錢正坐詩作祟識字重爲時所讐千里謾思黃鵠舉六年眞作賈胡留幷州北望山無數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國衣冠元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爵雲自可無千里隱霧難教見一斑海內文章在公等不應空老道途間

別張御史特立字文舉

晚學天教及老成翰林詩裏淚鴻冥馮內翰丈贈御史詩有鴻冥雄媒之句簞瓢此日歸顏巷銅墨當時動漢庭華衮謾勞紆直筆御史見貽之作過有絳帷無復與橫經祇應千里幷州道常並虛危候德星寄佛

出東平

老馬凌兢引席車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置六年家東園花柳西湖水賸著新詩到處誇

再到新鄭

蝗旱相仍歲已荒伶俜十口值還鄉空令姓字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傍行帳馬蹶塵頒洞空邨人去雨淋浪河平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

別冠氏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東谷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豔杏園春衣冠會集今爲盛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別低徊常媿六年貧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入濟源寓舍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遺編墜簡文章爛襜褕會爲衣歲月長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屬負暄牆睡中刺刺問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鎮平縣齋感懷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鳴卻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擬謁崢嶸西窗一夕無人共挑盡寒燈坐不明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晚景蕭疏畫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露見爛漫卻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胡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芳尊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四哀詩

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沈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恥視死如歸社稷心文宋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冀京父

先公蔬鑑識終童會拔崑山玉一拳不見連城沽白璧盈閒烈火燎黃琮重閨急變紛紛日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平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長源

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亾陝府兵方爲騷人箋楚些更禁書客墮秦坑后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能貸禰衡同甲四八三橫實此身雖在亦堪驚

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賢袞忠義誰爲幽魂一發輝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白往年明珠貢見抵潢淵巨鼇有餌雖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妒七言詩好世空傳傷心鸚鵡洲邊淚卻望西山一泫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粉澤素娥無意惜娉婷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荒見典刑剩著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搖筆尚堪淩浩蕩舉杯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涼近散盡冰花碧海乾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驂鸞

杏花二首庚子歲南庵賦

芳樹春融絳蠟凝春風寂寞掩柴荊畫窗盧女嬌無柰齲齒孫娘笑不成已怕宿妝添蝶粉更堪煖蕊鬧蜂聲一般疏影

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一穗蘆鞭一穗塵西園紅豔眼中新帽簪分去家家喜酒面飛來片片春梅柳幾曾同故事櫻桃纔得緻芳辰荒城此日腸堪斷老卻採花筵上人

醉後

蚤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閒酒崔瑗盧溝座右銘身後山丘幾春草醉來日月兩秋螢柴門老雨青苔滿一醉狂歌且自聽

風南中楊生玉泉墨墨不用松煙而用鐙煤

萬顆玄珠一硯輕客鄉新以玉泉名御園更覺香爲累令劑休詮漆點成涴神秦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晴窗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圖爲畫眉墨

贈張文學御史

安穩蒸牀坐欲穿合教絕學到眞傳清貧自苦知何負神聖無憑恐未然糞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識管寧賢無窮白日青天在會有先生引鏡筌先生新先明

尚荅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難售此日問舒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終放月輪孤并州命駕纔千里稽呂風流永可無

留別龍興沖禪師普照鑑禪師

十年不見木庵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俚曲只知無白雪遺音誰謂有朱絲書難盡信何如默人各爲家杜自私三月春風滿桃李青青沽有歲寒枝

赤石谷

林壑陰崖霧杳冥石根寒濶玉玎玲雲來朔漠疑秋盡山近清涼覺地靈靜愛鳥聲存野調鬧嫌人跡帶塵腥南臺說有金銀氣可是幷汾處士星

蟄身舒僧徒謂之小五臺九月中時有景星如佛光云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書林頭白坐吟呻青佩橫經更幾人總角未逢韓吏部伏膺先就楚靈均岳連盡發三峯秀玉樹初含二月春看取楊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含一作瞬

懷亭同麻知幾賦

客落樓遲復此遊一尊聊得散羈愁天圍平野莽無際水繞孤城閒不流元是淩字知幾爲子改作閒字柳意漸回淮浦煖雁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煙波無釣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人驚看似覺規摹到漢官冀北已空天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黃圖赤縣風流在碧落銀河病眼寬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過應州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容膝驛路旗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渾敵寒直欲御羊裘十年紫禁煙花繞此日雲山是應州

應州寶宮寺大殿

縹渺層簷鳳翼張南山相望翠蒼蒼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雲華擁畫梁蚪國想從遊盛日閻人眞是魯靈光請看孔繹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懷安道中寄懷曾徵君子玉

赭水歡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義熙甴在陶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幡腹見袞衣祝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鄰牆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傳軒老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秘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靈均謾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公墓今爲亂冢所迷故有上句

感事

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漸米向矛頭血譬此日逢三怨風鑑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鉗眞有楚人憂世間安得如川酒力七錞頭醉死休

玉溪端氏

邂逅詩翁得勝遊煙霞直欲盡終北玉溪如此不一到今日曠然消百憂休影蒼苺開霽曉岸容瀟灑帶新秋酒材已辦須君釀要及西風入釣舟

華不注山濟南作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峯直上玉屏顏龍頭突出海波沸鼇足騫來天宇間齊國伯圖殘照裏謫僊詩興冷雲間乾坤一劒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解元生日邦獻

天日晴明見岳時只君消得謫僊詩鶯花到處供材酒霜雪何緣點鬢絲已辦紫雲新活計又添驥子好男兒扶風里社他年看闕簇靈椿桂五枝

感興夜宿讀書山作

倚梯從笞望煙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歷鹿功名惟有鬢飄蕭勤如韓子初無補晚似馮公豈見招五十三年等閒裏一窗風葉雨瀟瀟

晨起壬寅正月九日

燈火青熒語夜闌柴荊寂寞掩春寒歡悰已向杯中滅老態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惟藥物一錢不直是儒冠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時欲經營神山別業故云

送周帥夢鄉之關中二首

狼藉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別柳邊村離愁搜擾理還亂來事悠悠誰與論療海漸添春浪闊冰崖惟覺暮煙屯人間底似三峯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鬢鬢而今滿霜雪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南谷青猶峙春動長陵紫未消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僊掌不相招

感事

抵痔歸來位望尊睽睽雷李入平吞飢蛇不計撐腸裂老虎爭教有齒存神理定須償宿業債家猶足祝驚魂且看含血曾誰嘆豬肩鬬頭是鬼門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老天黯慘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妝行路景詩家新有入關圖他儘閉坐憨田父案帽衝寒怨僕夫故園煙花重回首蜀棰山靡記金壺

將上書幸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鑑今誰如老龍自許奇謀傾幕府不妨幽夢落蓬窗驚烏繞月枝難穩鳳翼斷風氣未降愛惜平生請纓手一簑休憶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數椽春寒閭巷正蕭然僮奴樵爨頭如蒜稚女跳梁履又穿白石鯉魚空尺半朱門食客自三千松枝塵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內篇

即事 尚帥國器見免從軍

逋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燕頷造物何嘗戲鼠肝會最指天容我嬾鴟夷盛酒盡君歡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

憔悴經年臥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髮先潘岳人笑藍衫似宋和狗盜雞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乘閒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詩社諸人

一寸名場心已灰六年長路夢初回江山自許供詩筆糜粥猶能到酒杯賣劒買牛眞得計賤金騎鶴恐非才游從肯結雞豚社便約歲時相往來

宏州贈曹丈子玉

邛園舊憶詢幽仄裘褐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遺老歲寒松柏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杯俱眼明來往襄陰從此始賸將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

蕭蕭窗竹動秋聲紫極淡居稱野情靜坐且觀衆妙還丹無用說長生風流五鳳樓前客寂寞千秋身後名解道山家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

蕭蕭窗竹動秋聲簷間白雲澹以成白雲朝飛本無意白雲暮歸如有情淵明太白醉復醉李生唐生鳴白鳴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

燕府白兔

偃蹇迷離望莫攀爭教失腳下層寒吸殘瀣露瑤窗曉擣盡玄霜玉杵閒顧影乍疑雲外見寫生何似鏡中看裙衣擾擾皆三窟幾在祥經咳唾間

梁都遭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見約題詩同諸公賦

飛亭四望水雲寬亭上高人杳莫攀已就湖山覘奇秀更欲鄉社得安閒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常留天地間勝賞休言隔今昔肩吾新自會稽還

出都二首

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柰何但見颯棱上金閨豈知荊棘臥銅駝神僊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盧溝重回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歷歷興亡敗局基登臨疑夢復疑非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想鳳笙歸從教盡剝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淚垂壽寧宮有瓊華島絕頂廣寒殿近爲黃冠輩所據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疊嶂沈沈轉素蟾長松槭槭擁高簷湖山已爲新晴好風露

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艮自苦世間除睡更無甜溪堂借宿從今始便約兒童具来臨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浹旬杜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閒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人座新

濺濺猩紅鬧曉晴攢頭眞似與春爭舒開楊柳聊相映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蝶低回工作態絳唇寂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妝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密露輕塵細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漫供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黏蛺蝶翅勻丹砂濃抹鶺鴒新儘饒姚魏知名遜未放黃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陵波長恐韈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偏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緣造物偏留意須信凡花浪得名羯錦浪淘添色重御鑪風細覺香清金刀一翦腸堪斷綠鬢剗郎半白生

天上眞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杯已從香國偏薰染更惜花神巧翦裁微度麝薰時約略驚移鸞影卻低回洗妝正要春風句尚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蕭蕭風雨打窗扉耿耿青鐙對客牀每恨相望隔關塞豈知

連日醉壺觴辭書味薄堪長久茅屋寒多且閉藏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

贈荅樂丈舜咨 中京副留守

舟車何地得通津書疏相忘意更親但愛柏臺推峭直豈知梅賦更清新雨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流有幾人詩酒陪從約他日雞川已許濯纓塵

贈荅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余少日從之學科舉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英靈賦子偏文陣自憐吾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撐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閒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呂國材家醉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長嗟虛傳庾信淩雲筆無復張騫犯斗槎去國衣冠有今日春風桃李是誰家螺螯膩有如川酒暫為紅塵拂鬢華

洛陽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已為操琴感衰涕更須同輩夢秋衾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覆蒿萊丹碧果何心

過三鄉望女几郵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

雲際虛疃處士星案頭多負讀書螢筆端有口傳三篋后上

無禾蒼百齡從咎葛陂終變滅祇今韓獄漫英靈因君重爲
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女几山士人謂之韓獄
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眞堪字字誇棄擲泥塗豈天意折除
時命是才華百錢十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
問遺事不禁衰淚落煙霞

爲鄧人作詩

甘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攜盤渭水堪流涕種柳
金陵已合圖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似故鄉歸題詩未要
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堪一作空金陵一作金城

贈張主簿偉

江岸墳荒草棘秋朱陽南下重君憂弓刀近塞人煙少林壑
經霜虎迹稠究竟畏途知有漸激昂高義報無由從今弟姊

通家了莫向瓜田認故侯成爲究竟作能過險惡道

、望盧氏西南熊耳留

不到中鄉十五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
鸞魂似夢阡柳時爲願存慙吏報先夫人墓亂後故僧成期文
會始天憐馬范二師遠在千里外菟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
城一泫然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攜一悵然楚客登臨動歸興湖公
哀樂感中年淒涼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
水楊柳待君同繫管溪船

寄楊叔能

馬逐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儘要

元規擁上流東閣觀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篘歸程未覺
西庵遠夜夜清伊繞石樓止卿西庵以名酒甲洛中嘗賦觀溪繞石樓之詩有狂瀾竟逐西風落依舊清伊故兼及之

爲鮮于彥魯賦十月菊追錄

清霜淅淅散銀沙驚見芳叢閱歲華借煖定誰留翠被鍊顏應自有丹砂秋香傷入騷人賦晚節今傳好事家不是西風
苦留客衰遲久已避梅花

贈答同年敬鼎臣

四海岩山放一頭爭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侏儒飽束髮從車妾扇依千首新詩工作祟百壺清酒未消憂悠悠世事
今如此付與煙波著釣舟妾扇舊作妾扇

寄英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醺已將度外置紛紜乍賢乍佞誰爲我同病
同憂只有君白首供傷千里別青山眞得幾時分相思後夜
芦州月卻爲湯休賦碧雲

寄答仰山謙長老渠住招隱

木庵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祖吉喜芋初熟一鳥不鳴山更幽日暮王城
市聲合松風亭上莫回頭

九日登平定湧雲樓故基樓即閻閻公所建

詩翁會此宴重陽老樹遺臺認醉鄉流水泠泠幾今昔高秋
雲物自淒涼飛來野鶴聊堪喜望隔長鯨又可傷賴是風流
未全滅白頭門客有王楊時王無咎楊子昭在坐公在郡時學生也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古柳輪囷欲十圍鵲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造化老眼大公誰問畸已爲養生誣罪豹不應遭網廢元龜半生焉塊滶仍在擬問靈君乞上池

寄答商孟卿

窈渺朱絃哀黃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挂夢山月曳老雁叫衆江渚淒異縣五年仍隔闊荒城連日想登臨書來且只平安了險觸離愁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劒沈埋惜元振鐵槊豪宕見胡鉦臨旧月出多重暈豐嶺霜餘卽大鳴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程

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燈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有數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庚更可憐雞柵魚梁一邨落若爲還似浙江邊仲經方病中故有上句

別周卿弟

晚歲論詩序且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東野眞賞誰如高尚書峴萬疊寒雲度歸雁孤洲春水澹沙鷗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蒲萇入白頭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劒老風塵郎君未肯閒閨閣王翰何緣得買鄰銀燭對談辭倦夜雪梅同醉浙江春祇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卽故人

賀威卿徐弟得雄

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閭跨牛楊朴空顚酒秣驥王良已問途桂出孫枝知秀發鳳離丹嘴亦舒徐明年別作飛黃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七言律詩

追錄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綠綺裘梁州舊曲錦纏頭酒兵易壓愁城破花影長隨日腳流萬里青雲休自負一莖白髮儘堪羞人間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東園晚眺東平

霜鬢蕭蕭試鏡看怪來歌酒百無歡舊家人物今誰在清鏡功名歲又殘楊柳攪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餘寒一詩不盡登臨興落日東園獨倚欄

十一月五日暫往西張

城陰細路入沙汀絮帽衝風日再經歲晚虛更流惡夢冬人影亦伶俜林煙漠漠鴉邊暗山骨棱棱雪外青四十年來此寒苦凍吟猶記隴關亭

石嶺關書所見

軋軋前車轉石槽故關猶復戍弓刀連營突騎紅塵暗微服行人細路高已化蟲沙休白歎康逢豺虎欲安逃青雲玉立三千丈元只東山意氣豪

陀羅峰二首

念念靈峯四十年一來眞欲斷凡緣鑿開混沌露元氣散布兜羅彌梵天雲臥無時不閒在樓居何處得超然殊祥莫詫清涼傳會與茲山稍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年松厓今喜入攀緣初驚靈鷲多飛石更信金牛有漏天鄉國登臨乃如此名場馳逐亦徒然留詩便與香泉約起本西游第一篇僧行平陽僧慧太原

追懷曹徵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蓮社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粵阡羈鬼漫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

鄉社荒殘住不成無端蓬藋掩柴荊流年又見東風菜樂土空懷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兒童也喜從君行周侯見說應相笑共隱三泉先有盟東風菜見本草菜部

晉溪

石磴雲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瑤疊藝通懸甕白玉雙龍擊迅霆地脈何嘗閒今昔尾閭眞解泄滄溟乾坤一肉兵塵了好就川妃問乞靈

弔岳家千里駒

蜀客淒涼上一亭後身還有化身愁靈椿丹桂偶相值蕙草清霜亭久留掌中玉雪恩憐在筆底雲煙取次休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卻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狼牙路滑馬伶俜老鶴超超欲上征一曲松風寫幽致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員嶠方壺境澗落銀河八斗聲覷面青山入柔手定誰胸次玉崢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絕境重裴回丹青萬木秋風老金翠

千峯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暗澹滿聲已遠更淒哀后門騰比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官秩見僧碑雲藏佛屋晴猶暗樹近禪窗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黎牀偏與望川宜同時不及陰中今猶得泉名比鳳池

玉水湖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關渠每因天日流金際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壺分韻勝千人齋粥薦甘餘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臺荒有破除寺東北有玩景臺盡得神川之勝導者慨引之荒山一尖故有二句

立都觀桃花

前度劉郎復阮郎立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妝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一杯盡吸

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贈張致遠

茅屋瀟瀟湘水濱兩山相望即比鄰禪房道院留連夜酒榼書囊浩蕩春老鶴千年見城郭徵君晚節傍風塵相逢不盡平生意耆舊風流有幾人

夜宿秋香亭有懷木庵英上人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旬日卻無緣去程冰雪詩仍在晚節風塵鬢已白憐連社舊容元亮酒藤溪多負子猷船茅齋一榻愁多少窗竹瀟瀟耿不眠

汴梁除夜追錄

六街歌鼓待晨鐘四壁寒齋只病翁贊雪得年應更白鐙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詩鬼亦窮數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馮呂飲秋香亭三子皆吾友之純席生

龍眉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洞中莫對青山談世事且將遠日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謂之純鳳翼年光夢已空賸著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一衰翁鳳翼永寧地名

哀武子告

生氣曾思作九原迷途爭得背南轅梁鴻故事要離墓衛國孤兒祇樹園子今舊說布衣甘絕脰今傳史筆記歸元知君祿仕無心在旌孝終當到李源

贈李春卿

寶十郎家指顧間因君我亦愛西山丹房藥鏡平生了禪榻茶煙歲月閒春罷有情供白墮秋風無力損紅顏重來已有

明年約賸破都城幾往還

甲辰秋留別丹陽

疏疏衰柳映金鑕祖道都門復此留千里關河動歸興九秋雲物發詩愁嚴城鐘鼓月清曉老馬風沙人白頭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幷州

龍興寺閣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儘高看空門亦藏疑軍壘眞見金人泣露槃桑海幾經塵劫壞江山猶恨酒陽乾詩家總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別繹文兄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沈眼中誰復承平舊言外驚問正始音異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氣百年心行期幾日

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寄椽端甫北上

馬頭風雪遠相迎颯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雲動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書來沙漠發花喜夢到秦川煙樹平長句送君還自媿半山已有雁飛行

荅定齋李兄

小山叢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雁行滄海揚塵幾今昔長庚配月得淒涼虛勞裝相求白傅正倚源明識漫郎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莊

空山何巨川虛白庵二首

舊向韋編悟括囊可隨文木被青黃吉祥止處無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得翳天光只愁八月

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牀何臨安人

露菊霜茱薦枕囊石泉崖蜜威松黃只緣山遠無來客更覺心清聞妙香某局儘堪消日晷吟毫眞合染溪光劇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鐙約對牀

聽娥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今夕寶鴨羅裙無此聲滿灑冥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書冥船僊不比湘靈鼓五字錢郎莫漫驚

哭樊帥

白倚沈冤有古存爭教無路叩天閽裘囊已竭千金賜絕幕誰招萬里魂東道漫悲梁苑客南園多負壽張孫春風花落歌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寒食 王子淸 明後作

上苑春風盛物華天津雲錦赤城霞輕舟矮馬追隨遠翠幔青旗笑語譁化國樓臺隔瀛海吳兒洲渚記僊家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餅對杏花

送樊順之

弓刀十驛岳蓮淵渭水秦山得意秋王粲從軍正年少庾郎入幕更風流寒鄉況味眞雞肋淸鏡功名屬虎頭寄謝溪風亭上月老夫乘興欲西游

獨昭烈廟

合散伏傷老三國英雄祠重過爲淒然君臣灑落知無恨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二年章武魏長編錦官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

過翠屏口

鬢髮蒼白葛衣寬事外閒身也屬官授簡如聞數枚似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兩飽三飢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三樂人推一樂今石親可事子能傳舊時詩禮問家學此日月砂兒地僊蕩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氣彩衣前情知不羨燕山桂一劇靈椿歲八千

過寂通庵別陳丈 甲辰秋

陳丈未識某而愛其詩會對高御史士美言我他日見遺山當快飲百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相約以百醉爲百杯每見以酒壽訂之至七八十杯復有此別故詩中及之

心遠由來地自偏不離城市得林泉從教上界多官府且放
閒身作地僊二月有期何敢負百杯未滿會須填蓬萊更覺
從公晚卻望都門一慨然

梁移忠詩卷

一箭功成塞上歸酒翁垂白藉扶持燕雲義俠風流遠里社
陰功父老知龍種作駒元自異虎頭食肉未應遲高門更與
增華表丁令還家先有期時都運去已下
世故詩中及之

喬千戶挽詩

高家驚看加表新空將事業望麒麟燕遼部曲千夫長楚漢
風雲百戰身赤羽有神留絕藝素旗無誄記連姻陰功未報
天心在累將重侯又幾人潘安仁楊使君誄有表之素
旗之句喬與子皆毛氏之壻

贈王僊翁道成

覽照休驚白髮新奕棋翻覆見來頻燕南趙北留詩卷王後
盧前盡故人平地青雲一鑪藥舊都喬木百年身憑君劇醉
浮香酒館名梁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辭

雲際虛瞻處士星豈知談笑已忘形鎮州肥鳳無毫髮晉產
貞淳有典刑白帽杜教淹晚節綠囊元疑濟含靈汝南後日
先賢傳猶欠知幾爲勒銘常代州崞縣人客鄜城與知
幾游從知醫臨終殊明了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帛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無著竟安往宿債
未償今更新相馬白甘齊客嫂食蛙誰顧庾郎貧問君話我
才名在不道儒冠已誤身白川韻答
張之純

淒倒聊爲隴畝民一犂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
無心誰我貧頽上雲煙曉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悠悠世事
休相問牟麥今年晚得辛 用崔懷
祖韻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青山晴暖紫生煙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裝野景已看
茅屋映秋千飢烏得食爭相喚醉叟行歌自頗寒食明年
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留連

劒事呈邢瑞

鄭莊父子重相留似爲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茅屋今年
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汗足寧論力士著明日蕪臺
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和白樞判

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數行書爲落句白酬答云

欲搜春草池塘句藥裏關心夢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岡頭有髮僧遙知默坐對龕燈書郵但覺浮沈久詩卷
何緣唱和曾白日放歌須縱酒清朝有味是無能相逢定有
池塘句藥裏關心恐未應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閭書善氏太樸存衣冠兼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種德敎子
一經今敎係化日舒長留暮景秋風搖落變春溫聊君羞雁
休疑晚正及新年鴈壽尊

超然王翁哀挽

直疑期頤鴈壽尊卻從圖畫記生存百年喬木衣冠古一夕
西庵笑語溫故事未霑通德里素風多負讀書孫吳陳者老
今誰在滅沒歸鴻是薊門

大名贈荅張簡之

營平豪宕變溫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長物爭教詩壘策奇勳伐新未敢煩名士載酒能來過子雲後日山陽養衰疾藥籠倘品正須君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薊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芳渚豈知寒谷變陽和珠囊不載模糊錦銀管先書茂異科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劫火依然古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屏透光落應分玉斗餘閒朗休嫌露主角圓通亭復滯方隅衣冠正了渾閒在一片靈臺欲付渠

贈荅雁門劉仲脩

仲脩省郎乘傳過新興有詩見及推激過稱甚非衰謝所宜得者媿汗之餘輒用韻爲謝仲脩詩律淡密得於唐公風山老人過庭之訓且其顏狀絶類吾友李從事長源故篇中有及

車騎雍容一坐傾并州人物未凋零共知祭酒傳家學（劉向爲劉氏祭酒）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溟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倦槎候客星

餘慶堂

五年霜戟照康莊萬里春風擁畫梁已覺井汾增勝氣更從王郗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符豈易量賸著幾毫授辭客南堂兼是棣華堂

寄荅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璧明珠驚照座溯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欣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董德卿

烟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傷雄詞賦今誰識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弟兄雖異姓宦游州郡即吾鄉懸知後日登高地賸爲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有味綠波春草若爲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雲萬里程老我泰游舊曾約夢中應喜已相迎

讀李氏元朝宗禪林記

李守濟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爲沾巾張巡許遠古亦少烈日秋霜入吏新千字豐碑誰國手百城降虜盡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東閣官梅要洗妝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千首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花行更比流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中庸先生樂小先大夫教子詩及裴內翰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

殿訓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秉餘清節爭信

謙玄有素風獨行傳通德里門傳故事安平韻語到兒童青
青留住懷賢樹愛殺曹南一畝宮

賀中庸老丈被恩綸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
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志發幽光季春羔雁
秋風酒準擬年年薦壽觴

趙汲古南園 分得 軍字

林園近與六街鄰塵漲都歸一水分魚樂定從濠上得荷香
偏向雨中聞接羅倒著容山簡老屋高眠稱陸雲尊酒相陪
有今日御題詩壘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關寒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青天蜀道不得過山色

歸心空白濃九日菜英藍澗酒十年朝馬景陽鐘三閭老屋
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 高曾自藍田令入拜監察御史北
渡後課還保寒而困於無資者二十年矣

玉峯魏文良挽

風馭翩翩渺獨征幾人終始復哀榮秖緣大事存遺稿重爲
斯文惜上疏北斗太山初未滅秋霜烈日凜如生莫疑知己
無從報直筆君看戮進明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紅記點妝今朝哀感重難論金環去作誰家夢綵勝
空期某氏郎一曾風花纔過眼百年冰糵若爲腸孟郊老作
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寄謝常君卿

百遍新篇卷又披得君重十一年遲文除嶺外初無例詩學
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有歲寒知偃鄉白鳳
瀧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漢陂太原酒政瑞甫之父此時爲黃冠

行李中春發晉溪離筵解客賦新題青雲有路人看老秋水
無言物自齊杜曲舊游頻入夢兵廚佳釀惜分攜因君爲向
蘇峯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檣見豪舉雪車
冰柱得眞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鳴頗自憐後日東州
飽歸載且休乡送酒家錢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泰先賈千戶

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僧顯求詩二首

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錦爛春色
併歸風露秋鄉社歲時容客醉斤蹄名姓爲僧留登高舊說
龍山好從比龍泉是勝遊

柿葉殷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吹帽斤溜
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見題字長辰美景記昇平何人解得
登臨意滅沒疏雲雁一聲

十日作

關樹蕭條返照明并陘西北算歸程青蕖大似溝中斷文字
空傳海內名平地煙霄遵如許秋風茅屋可憐生重陽擬作
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送晉安師

入座臺山景趣新因君鄉國重情親金菱之三秀詩壇瑞寶樹千花佛界春聞道舊傳言外意忘年今得眼中人種蓮結社風流在會向鑑輿認後身

孝純宛丘遷奉

鬢毛衰颯面塵埃孝子韋車古所哀千里長河限南北一丘寒土見高萊遼東華表何人在柳氏玄堂此日開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迎來 張弟新舉第二雛聞其玉雪可念因以字之

曾壽之平水之行

關塞相望首重搔相逢衰颯嘆顦毛驚珠可忍輕彈雀惜餌何緣得釣鼇從昔丘園昌晚節向來山岳總秋毫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持兩螯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門各一時燕南臙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玄度綠水紅蓮見杲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在稱家兒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翛然瘦鶴姿

追懷友生加裕卿

人物休評第幾流依然豪俠數幷州壯懷歌罷尊爲破連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教聊避世玉犀誰遣失封侯酒酣握手今無復惆悵西園是舊游

挽雁門劉克明

詩骨翛然野鶴孤兩年清坐記圍鑪金初宋季聞遺事草靡波流見古儒已分幽人嗟古相爭教孺子奠生芻風山後日先賢傳再有劉宗祭酒無

贈晉平陽仇舜臣

兩辱攜詩過草堂曹君師席有輝光飛騰自是功名具淡倒何堪翰墨場滄海驪珠能幾見鄧城龍劍不終藏太行殘雪春風近且趁梅花薦壽觴仇乃曹謁大門生也

賈酒東城中隱堂

智水仁山德有鄰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閑居賦田父爭持社舊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眞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裏畫輪

約嚴侯汎舟

風物當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詩貪勝概題難徧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鳥無心自來去紅蕖照影亦娉婷倦舟共載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千佛名經有幾人樓遲零落轉情親承平盛集今無復哀樂中年語取眞衣上緇塵元自化鏡中白髮爲誰新水南水北相逢在臙醉醉醽十日春

亾秦流光幷汁何逢君聊得慰睢阯飛黃老去空奇骨拙燕歸來只舊巢舉世盡從愁裏過一尊獨愛醉時歌洛中定有人相問休道今年白髮多

贈蕭漢傑有序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嘗賜姓奧里氏故時人又謂之奧里漢傑父仲寬居之飛龍榜登科同知壽州軍州事改仕有子六人皆使宦學獨漢傑不樂遂作舉子爲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古兵法及陰陽孤虛祿命之術從軍二十年積官從二品領虢州倅關陝總帥府提控佩金符蓋自燕

城圍解之後問關南渡出入行陣間瀕於死者屢矣鐵鎖之潰復入陝州陝州亂羣不逞輩繫漢傑獄中漢傑乘昏暮破械而出懼爲追者及駕浮壺亂黃流筋疲力困僅達北岸爲失侯故將者又二十年流離頓踣人所不能而意氣都不少衰以人情觀之豈疎豁者所可辦邪王子冬與余相値於東原問其世知其爲故人大鈞之同母也問其日事則曰止以唐生季主之業游時貴間耳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於余心者私竊慨嘆以爲倚伏巨測哀與樂相尋生也有涯而蹈於憂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風沒非知其達可奈何而安之其可以收利涉之功乎漢傑爲有得矣其別也因爲長句以贈

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長亭雷轟寶劒無留迹火借

青囊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祟一瓢誰識醉中醒相逢莫話堵機石自省枯槎是客星

送曹幹臣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歡有此時老我眞成鐵鎚步感君時送草堂貲黃陽舊尼三年間赤嶺非無萬里奏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閒和鳳池詩

國器王澤民詩卷

萬石君家父子兄豈知衰俗有王卿一篇華袞中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雁自分先後序鶺鴒兼有急難情聞門雍睦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白髮承平一夢過怡然冠帔見慈和肩輿燕喜今無復手綫留殘恨更多舍內已廿非潁谷學僊何敢望西河升堂結友平生事重爲王君廢蓼莪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

風色澂鮮稱野情居僧聞客喜相迎藤蔓石磴雲添潤泉漱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渾是漢家營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

感寓

南陽北李閭中老樂丈張晁病且貧叔夜呂安誰命駕牧童田父實爲鄰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埃惜此身歌酒逢場暫陶寫不應嫌我醉時眞

李正卿楊正卿樂舜咨張緯文

存歿感老敬之劉兄景玄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人日有懷愚齋張兄緯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青紅又一時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趙元德御史之兄七秦之壽

富貴浮雲世態新典刑依舊老成人松身鶴骨詩千狀玉潤冰清德有鄰已十新居近泉石不應晚節傍風塵平頭七十從頭數才是梅溪第一春

張郎李花丁巳二月四日

昨日櫻脣絡蠟痕今朝紅袖已迎門只應芳樹知人意留著

殘妝伴酒尊濃李尚須着粉嚲寒梅空自怨黃昏詩家元白無今古從此張郎即趙郎

送仲希兼簡大方以下續編

家亾國破此身留留滯聊城又過秋老去天公眞潰潰亂來人事轉悠悠棊中敗局從誰覆鏡裏衰容只自羞方外故人如見問爲言乘興欲東流

送郭大方

雲度煙駕渺翩翩是處林泉有靜緣存歿共驚初劫後交游空記十年前忽言秋水聊揮麈得意高山未絕絃明月太虛君自了相思休泛剡溪船

送李輔之官青州

親朋離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別李膺晚節浮沈疑未害中年

哀樂自難勝秩龍不啻青田鶴湖畔初翻白錦鷹鄭重雙魚問消息故侯瓜圃在東陵

答晁公憲世契二首　晁文元公之後游仙李承旨之外孫

文元道院玉爲淵臥治堂中宅相賢名氏共知先德在詩書仍自外家傳獨先月旦宜無媿久辱泥塗恐未然子弟他年拜於式萬鍾應得餞華顛

通家能有幾人存華屋生平得細論入座舊曾稱小友挾書今復授諸孫已煩學舍分餘俸更約田家共老盆一諾知君重山岳車行五日是井門

寄史德秀兼呈濟上諸交游

久放身世不相關暫人紅塵亦自難一旱且當洗赤地二年爭得厭青山陽臺寒食林花盛鐵岸南風草閣寒鄉社追隨

有成約更教空負老來閒

答吳天益

兵中曾共保嵩丘忽漫相逢在此州鵝鴨何嘗厭喧聒燕鴻無計得遲留白頭親舊常千里黃葉關河又一秋三徑他時望羊仲卻應松菊未銷憂　來詩有三徑松菊之句

答郭仲通二首

白髮歸來一布衣東皐春草映柴扉向時諸老供稟沐此日孤生足罵譏遁世已甘成遠引刺天何暇計羣飛光达消縮都無幾憨媿詩人比少微　來詩有少微星之句

一尊何意復同傾亂後頂疑隔死生吐氣無妨出达角忍窮尤喜見工程千年老檜盤根古十丈寒潭照膽清凜凜風期望吾子不成隨例只時名

蘭仲文郎中見過

玉臺謝客富年華樂府風流有故家水碧金青步兵酒天香國色洛陽花皇居鬱鬱今何在世事悠悠日又斜後夜雲州古城下故應同有一長嗟

送奉先從軍

潦倒書生百戰場功名都屬繡衣郎虎頭食肉無不可鳳日求官空自忙捲月滿弧渭城曉依天長劍蜀山蒼智池老去風流減醉後揚鞭媿葛疆

壽趙溫之

山東諸將擁行臺其許元戎有雅懷文字誰如祭征虜威名人誠李臨淮農郊荊棘連新麥傷館月青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壽五雲多處是三台

與宗秀才陽平作

趙侯雖負平原量楊子今爲四海儒已遣父兄知義訓冑容兒輩作耕夫鶯遷高樹音容改魚得明珠尾盪殊騏馬高門看他日始知種德有根株

贈馬內翰二首并序

內翰馬公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甫皆從之問學某竊緣亦得俎豆於門下士之未然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于鎮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爲髀股所苦吟呻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閒語及舊事則危坐終日往往爲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歸嵩山時校之其談笑風流

固未減也竊意造物者錫公難老使後生輩望見眉宇以知百年文章鉅公敦龐耆艾之士褒衣博帶坐鎮雅俗者蓋如此橫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國已非而喬木猶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見也作詩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

耆舊如公可得親爭教晚節傍風塵青氈持去故家盡白帽歸來時事新扶路不妨驢失腳守關尤覺虎傷人只應有似松庵日時醉中山麴米春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隨風雨盡柏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棄石幾清廟朱紱誰與期見說常山可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九日午後入府知曹子凶問夜不能寐爲作詩二首

角逐文場早決機晚年書卷不停披詩如魯望何多態檄比賓王又一奇題品白當高等級搜求誰復盡毫釐遺編掇輯非吾事千古朱絃有子期

造物無心賦耦奇敢從窮達計前期參軍桓府得君重奮翼漏池徙爾爲一鶚風花才過眼半生歌笑幾伸眉陸家正有諸郎在寶劒千金更屬誰

謚父曹弟見過挽留三數日大慰積年傾系之懷其行也漫爲長句以贈弟近詩超詣殆欲度驊騮前故就其所可至者而勉之

九萬扶搖先有程祇應貧病坐時名暫同寢飯聊堪喜細話艱危卻自驚從事舊慙三語掾通家猶記十年兄文章正脈須公等如我何年畫虎成

贈李文伯

鳳皇在山天下奇泰和以來王李倪承平人物天未絕耆舊風流今復誰青紅自是兒女事老幹寧與春風期萬壑松聲一壺酒從公未覺去年遲

贈王峯魏丈邦彥

夢想南山掩霧間眼明驚見玉峯寒風波舊憶橫身過世事今歸袖手看販婦傭兒識名姓故鄉遺俗見衣冠兩流十年平生事會就遼東管幼安

贈答趙仁甫

南冠牢落坐貧居卻爲窮愁解著書但見室中無長物不聞門外有軒車六朝人物風流在兩月燕城笑語疏寒士歡顏者他日晚年留看定何如

同德秀來田燕山分得同字

數家鄰落翠微中茅屋頭堪著病翁水竹渺知盤谷近鄉鄰仍與玉川通清泉白石言猶在赤日紅塵夢已空杖屨追隨自今始此行聊記與君同

德秀家兒子

犀插隆顱玉拆肌行郎風骨見來奇靈椿丹桂詩將應玉柝玄霜夢已知兒未生時夢得一兔竹馬乍騎猶未慣斑衣才著更相宜鳳山自有殘鑱種九子相從不厭遲

贈任文耀卿

袖手名城得海嵗不妨身與世相忘故人非復烏衣巷勝事仍餘綠野堂茶竈漫煎雲脚散蓮舟清嘯月波涼投詩未覺追隨遠緣怯君家百罰觴

賀德卿王太醫生子

青色門闌笑語譁新兒浴罷試鉛華岳蓮盡發三峯秀夢筆驚看五色花此日壽筵分棗果異時雲漢望仙槎井州金馬君知否藥籠陰功是故家

贈麻信之

梁苑同來手重分洛西清語意尤親相期晚歲定知我可道古人惟有君霽日光風開白晝瑣林株樹照青春陸機舊有三間屋便擬東頭著弟雲

射虎

虎迹駸駸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間弦弧霹靂應手腰從騎斕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勁敵回頭藜藿但空山寢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閒

若欽

宿醒未破厭觥船紫笋分封入曉煎槐火石泉寒食後蠶絲禪榻落花前一甌春露香能永萬里清風意已便邂逅華胥猶可到蓬萊未擬問羣仙

鬱鬱

鬱鬱羈懷不易開更堪寥落動淒哀華胥夢破青山在梁甫吟成白髮催秋意漸暝林影薄曉寒都逐雁聲來幷州近日風塵惡悵望鄉書早晚回

秋日載酒光武廟

美酒良辰邂逅同赤眉城北漢王宮百年星斗歸天上萬古旌旗在眼中草木暗隨秋氣老河山長爲昔人雄一杯徑醉風雲地莫放銀盤上海東

寄劉光甫

山澤臞儒亦自豪塵埃俗吏豈勝勞陶潛貧裏營三徑潘岳秋來見二毛猾狗已陳甘自棄騶駒未脫欲安逃因風寄謝劉夫子極目推稱恐太高

過阜州寄岳侯

湖山重復迫流斜日黃檢嶺上頭地底寶符臨趙國眼中佛屋見皋州雲沙浩浩雁良苦木葉蕭蕭風自秋別後故人應念我一詩聊與話離憂

病中感寓簡徐威卿兼簡曹益甫高舉舉先生絕筆

讀書略臧五十卷下筆須論二百年正賴天民有先覺豈容文統落私權東曹掾屬冥行廢鄉校迂儒自聖癡不是徐卿與高舉老夫空老欲誰傳

歸潛堂此首施國祁補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好歡向爭教
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垂化力戰紛華又策勳卻恐聲光
理不得皇夫久矣付斯文

過陽泉馮使君墓此首穆補詩刻在陽泉北嶺園窪馮氏香亭上遺山親筆也行書無年月

一笛悠然此地閒住山還憶大馮君已看引水澆靈藥更約
築亭留野雲前日褒衣笑皤腹今年宿草卽荒墳東鄰誰擧
游巖例秋菊寒泉尙可分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洲校梓

五言絕句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警心空無一塵萬竹歸秋影

一水隨人意疏畦復芋溝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綠菘肥秋未黃殷勤繞畦水終日爲君忙

地僻境逾靜林疏秋已分清溪一片月脩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百年梅福隱萬古謫僊游

內鄉雜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蒼苔留醉臥青竹伴幽尋

辭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尊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晝諾由官長昂頭顧吏頻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麋鹿山中盡公廚祇幾錢只從明府到獵戶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纍纍滿獄中只從明府到牢戶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清談了送迎卽看明府去畫鼓有新聲

舊日逃亾屋鎌鉏色色新卽看明府去還作買牛人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材豪姦休鼓舞驄馬卽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石澗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郊荒暮景閒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迴楓林散山淡竹港幽疏煙沈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隄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槃礴萬古心塊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風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也到洗藥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迴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綵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春

得緯文兄書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鐙一杯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關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

定齋兄寫眞

朱黃筆底三篋白黑胸中兩基畫作蕭然野服雲龍敬日驂騑

巨然秋山爲鄧州相公賦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爲問阿師何在白雲依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靜裏離離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白日何妨嫩香新粉墨離離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儀中秦女僊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疏影不知何處香來

七言絕句

論詩三十首丁丑歲鄉作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柔雨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

淵明是晉人陶淵明唐之白樂天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壘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豈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窮巡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閣牓詩多費覽觀陸文猶恨究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淵翻可是雅陸氣而潘靜語見世說

排比鋪張特一塗潘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柰微之識風旨事見元稹子美墓志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眞誰能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虛眞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塗聽所安山林何得暖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漫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切切林蟲萬古情鐙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

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溪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次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較幾多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出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闕輸贏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柳子厚晉之謝靈運

穿步拍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陵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書到蘇黃盡滄海

橫流卻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含笑古人拙除卻
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
渠是女郎詩
亂後江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
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眞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冥放
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
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

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
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卻被
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爲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翩翩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休笑學會
屠龍老卻人
京都元夕
弦服華妝著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爲者也在
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酒醉殺
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爲百錢忙幾時逢著藍衫老同向
春風舞一場
鷺鷥扇頭
雙宿雙飛百白由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問有底
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妝出曉晴看盡春風不回首寶兒
元是太慈生
露華泡泡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窗試遣紅妝映銀燭湘桃

爭合伴僊郎
嫋嫋纖條映酒船縱嬌紅小不勝憐長年自笑情緣在猶要
春風慰眼前
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肯旗知是誰家酒一片
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粧爭得春光競出頭卻是梨花高一著隨宜
梳洗儘風流
露泥清華粉自添隔溪遙見玉簾苫眼看桃李飄零盡更揀
繁枝插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曾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寂寞惡風
吹折五更心
西風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銜將春色去錯教

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爲釀得千日酒醉著
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春平碧水迢迢垂楊也被多情惱瘦損
春風十萬條
小雨斑斑曉未勻煙光水色畫難眞西園春物知多少一樹
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黃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纔定可是
東君別有情
紅妝翠蓋惜風流春動香生不自由莫向芸齋厭閒冷小詩
供作錦纏頭韓渥燃三清之瑞露春動七情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沈春風不解垂楊斷繫盡
行人北望心

惠崇蘆雁三首

寒沙折葦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意外鶺棲誰畫得羽毛
單薄稻粱微
雁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黃蘆雪打聲休道畫工心獨苦題詩
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似畫屏金孔雀離離
花影淡生春

盞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秧衣晨起覺秋清豆田欲熟朝朝雨喚殺
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薺腸蓋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明府兩盂
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紛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鴦去喚得
書生笑老瞞

步虛詞三首 後二首三鄉時作

閬苑僊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聲急萬里
風頭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人間有新異綠章
封事附昇平
琪樹明霞碧落宮歌音嫋嫋度泠風人間聽得霓裳慣猶恐
釣天是夢中

拙庵爲溫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爭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巧鬢毛
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大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舟夢一夜
江聲撼客牀

納涼張氏莊二首

小橋溪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日去卻從
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綠苔絕似叢蒙山下路眼中
惟欠繫舟鬼叢蒙繫舟皆鄉中山鄉人謂之繫舟鬼

送窮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顏巷卜終焉主人不倦屋奴倦辛苦
年年縛草船

楊柳

楊柳青青溝水流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客斜倚
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意況一枝
臨水臥殘紅

自題寫眞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窮泉未擬枯幽澗有冰含太古無人
和玉試洪鑪孫綽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一派春煙澹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去莫問
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眞何者多編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看擬從
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船入西江萬有空漉籬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卻無生話想得
蕭然似卷中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飄蓬而今卻羨龐家好兒女
生來只眼前時女嚴在盧氏約歸寧未至

劉邵州家聚鴨圖

沙浦空明渺景微枯荷折葦淡相依若爲化作江鷗去拍拍
暗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爲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前日少年今白髮卻來
閒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鐙火共花邨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
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內艱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衰麻日念君昨夜東南雷雨惡遙知
號哭繞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事紛紛眯是非不嫌刮膜在金鎚知君聖處工夫到且道

心自作麼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卻香嚴一擊緣滿梳華髮件談玄誰知拂月披風意已具
鈐鍾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戲鬬眞成兩勁敵發機
誰在卞莊前

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鄭虔三絕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胸中
誰比玉峰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卻見
明昌玉筍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庳上霧中天入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北風和雪捲蒼烟

老眼蕭郎筆有神巖姿洲景盡天眞情知一段幽閒趣不必清峽峯晉人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　還入秋雲草樹低迷步可分閒道無煩謝康樂挽彊須得李將軍時有虎害故戲云

溪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題詩自令動煙霞轉石當日事

同希顏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卽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惜無

佳句答殷勤

詩翁微骨愛煙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二草頭山久已推三花趙隱芝子端同年進士令任城爲猶吏所誣逐隱居今年八十餘自詩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從鄧州相公貧酒時在鎭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州未覺風流減可使陶潛望白衣

鎭平寄姪孫伯安筆

隆巖岸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郎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黃筌龜藏六圖爲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刳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決可能藏六便安全

鎭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卻逋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老子半窗紅日擁黃紬

自鎭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壻今如此莫遣迎門有嘆聲

超化

秋風嫋嫋入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卻恨大梁三日醉不來超化作重陽又云擬借扁舟泝秋水自嫌塵土涴沙鷗餘不記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涼雨氣中一道鷺鷥花不斷蜜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手拈書卻枕頭簷溜滴殘山院靜碧花紅穗嫋涼秋

寄女崴三首

鵲崖魚窟路問關句刀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鄰女學家回首望西山鵲崖魚窟在西鄉往盧氏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爲口傳竹馬幾時迎阿姊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最關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解禪理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卻歸來

題省掾劉德潤家駿鷺圖并爲同舍郎劉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緣萬古期樓中簫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冷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顏挽詩五首

宮鴉參洛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傅去空勞明主識嘉生（盜烏溟溟旌紀寂寞魏書隱逸傳中語）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幢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悵翁日月不爲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驊騮爭道望君先傷心一人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禪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六年留滯鄧州城

過希顏故居四首

缺壺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在道邊孤冢可憐生

鶴盖成陰著處同一時人物酒杯中臣門如市心如水世俗論量恐未公

棄去朝來萬化塗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惟有區區在地下纔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臾物物觀來定有無玉席紙衣同一盡杜將白骨計榮枯

鬼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鷯看水擊

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滅劫古來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荆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存亡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黃金浮世等閒休埋愁不著重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洞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圍棋局上豬奴戲可是乾坤鬬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裏笑殺

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冢臥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說辛苦陵煙閙北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艷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眞作勸淫看只消一句脩脩利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二首

別卻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於絃春晴門巷桑榆綠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滹河一線明萬里秋風吹布袖清暉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陷安車厚幣中白頭塵土浣西風當時且不山間老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慣著沐猴冠卻笑旁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鶴齋校梓

七言絕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亭在故汴宮仁安殿西

滄海橫流萬國魚茫茫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下闕劒長愴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號朝虞只眼前爲向杏園雙燕道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爲長得熙春在時上高層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樹間批奏內人輪上直去年名姓在窗間 醇和殿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和筆留得華清按樂圖

詩傀詩鬼不謾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散荒涼臺榭水流遲十年前南師國器方城夢中得後二句爲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后百年人事鬢成絲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衆花住少時

楊柳隨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路不須回首望都門

鑪薰浥浥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轀車雪三尺謂羅休纓麝香金泥金色如麝香宮中所尚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上血海棠明日更應紅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人到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戶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羣臣幾人在就中愁殺庾蘭成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嫣春酒價高無可典小紅

鐙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東家嶺有詩人在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閒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柲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裘客偏盡書生蓄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爲君開異時載酒揚雄宅知有

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爲湯餅客買羊沽酒剩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可可七歲元郎髻已丫更醉使君湯餅局兒童他日記通家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曾見金書兩字來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鄉往盧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觀法駕導引畫幀取前頁考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名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爲予也

啟母石

書載逾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兀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癡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待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乃爲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回首胡牀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囀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梅花嬌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燒殘水麝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爲吳山老爭信窗間有小顰

石綠香煤淡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據憶著分明下

送窮

煎餅虛拋塗撒堆滿城都道送窮回不如留取窮新婦貴女何曾喚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鍾鼎不相兼說著浮名夢亦嫌菽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薺羹甜

出都

春閨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旁偃臥滿衢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爲誰一步一回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儕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被屋疏煙卻數家桑梓共翦爲龍沙乎郭璞語

登珂山寺三首

滄滄長空白鳥回江山都入妙高臺六鼇只解翻溟渤不駕
東南日觀來太山在東南而此山不之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堪笑長清郭明府拜來
仍被葛藤纏長清郭明府自省夙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筆沙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濱居那得似禪關出門應被山僧笑幾得
雲林半日閒
夢中作夢人請賦四禽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嫩婉幽禽喚客還安得便乘雙翼去綠陰
清晝伴君閒
奉酬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船留得盧仝一指禪崧少詩僧幾人在因君
回望一淒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鬟兩鬢絲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
香裏唱歌時往在崧山時陪馮內翰宿御史游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兵塵千里邈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若見山堂憑借問幾時
同宿贊公房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脣淺注蠟猶新只嫌憨笑無人管鬧簇
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
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孃香一龕白骨黃河隔遙望
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鍼眼未花團圞兒女遲司衙今年得在應猶健更好
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鄧城今日無雷煥紫氣
誰當辨斗牛楊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
兵勁梁父子欲十之一日先以旛幕障中庭乃扃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燿爛然一至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
兵騎懷襄無數餘三方都無所睹因大駭曰不可不可郎埋之姨母時伏牀下得竊馮兵火後此家惟一兒子在姨母
能指鏡處存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庵夢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煙座中人物半神僊麗川往事渾如夢信手
題詩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外雪黃紬
衾煖紙窗明
冠氏趙莊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稽榆花中誰有張萱筆畫作
宮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荒邨此日腸堪斷回首
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爲花愁荒蹊明日知誰到憑仗
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卻有情問道紀園千樹錦一尊
猶及醉清明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

春華濃澹曉寒輕野草搖風半白青誰識杏花牆外客舊曾
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野乳鴉
啼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下數莖聊自笑貴人
頭上不相饒
問愁何怨復何離直要青春便白頭拚卻鏡中渾是雪且看
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僊人圖
醉鄉初不限東西築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酒胡蘆
今後大家提提胡蘆沽美酒禽語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算存亾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只疑
水處是前生
匡山閒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白今人
多少賀知章
華山眞是碧芙蕖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雨西城
橋下見游魚
吳兒洲渚是神僊畫盡溪光碧玉泉別有洞天君不見鵲山
寒食春初午
石刻燒殘燕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香地多欠
華郎五字詩
硯來官樹午陰輕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靈泉庵上宿四山
風露覺秋生
白煙消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澂且向波間看玉塔不須
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雨裏王家
岡上舊曾題王清卿家有鵲山煙雨圖
荷葉荷花爛漫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行偏留著
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山身著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藕花裏有心
長作濟南人
題解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取相親夢寐煙霞十四鄰羨殺濟南山水好幾時
眞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爲高良卿賦二首
巃嵸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戶中應被火鑪頭上說水邊
清殺兩詩翁
黃塵遮斷山問夢白髮重尋畫裏詩好似玉溪溪上路醉和
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誤半生笑向槐花問前事爲君
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閒雲凝雨未乾曲池疏竹共清寒扇頭喚起西園夢好似
熙春閣下看
閒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回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其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園夢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蠟屐白雨映層崖過盡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高興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雞鳴山下題詩客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我應尚能飛無角無鱗自一齊甲子紛紛更兒戲壁間休笑阜昌題寺北齊時建又名劉豫阜昌中加刻年號名

巢寒溜夜潺潺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手一泓泉水件僧閒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敬斜歷落從人笑潦倒蘧疏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塗要來閒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主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路卻傍西山入仙州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夢覺依然夢裏說韶華千年幾度山河改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共指叢臺笑三尺堯階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白髮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妾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客猶是黃粱夢裏人

楊秘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畫師忽見奚官記前事東華馳道晚涼時

竹溪夢遊圖

意外吳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煙裏白髮滄洲一幅巾

乃堅一幅巾

藥正卿餉酒

宿醒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宏餉酒人獨恨文書困佳客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峯間詩在嚴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眉手不能辛苦作荊關

贈絕藝杜生

超超玄思入玄微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延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葦浙江灣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老矣卻從

圖畫羨君閒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賣酒壚邊見崔白王孫眞有五湖心米元章書史趙昌王友崔白但可爲酒家遮牆壁耳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回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黎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楊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涂接大河馬上哦詩無好語聊從白塔記朝歌

黃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年後枉爲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回車曾此避虛名采薇惟有西山老不逐時人信武成

內黃道中楚王廟荊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卻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爲范增解嘲

一怒屠城一說留書生剛爲范增着軍中老子關何事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階庭岷峨寶氣千年在未數陳家聚德星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文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叔黨取怒耳有不期合而合者取後數帙所謂蘇氏三虎

劉氏明遠庵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蚤抽頭路人不識閒居士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間無物凝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鏡轉江山元只在胸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了柱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筆更覺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著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郝大河南望淚如川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郝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柏關前水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回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柏關前水卻共清汾一處流是日自徐溝宿南關

馬坊洽大師清眞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閒伴五溪魚茂林脩竹山如畫蕉碧軒中恐不如

林蒲折葦障清灣千里風荷指顧閒安得西湖展江手亂鋪雲錦浸青山

靜中人境兩脩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水亭風榭看明年

惠崇猿猿圖

月嘯煙呼本不羣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羨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話通宵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蚤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鄰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知君東望亦淒然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水月同宮記此時水月同宮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去要梅花賦射虎留看第二篇謂先生宋濟川以射虎詩著名

雛鳳來時鶴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阿寧解語應須道猶是渠家百日兒

乞酒示皇甫李眞

醉頭懵懂曚曨夢裏青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味好糟牀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鯨圖

八表神游下筆難畫師胸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任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堯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不爾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動悲哀說道回家蚤晚回九月忽驚今日盡滿城風雨送殘灰

雜著

殘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爛帕新好箇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願苦無相贈物柳船輕似去年時

即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喜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閑小字阿茶第四女子叔閑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會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云祖道

東門未有淮田君方駕入宮車祇應千古浪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門故余詩及之北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因爲之賦

黃山圖子翬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下客國亾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書字試就宣和石譜看

萬石綱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禍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潤司諸人賦紹聖花二首

黎花曾比太眞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爲肌玉爲骨淡妝濃抹總相宜

瓊枝玉蕊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妝可道海棠著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楞庵二首

人道楞形古醜仝我知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堂柱假寨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正一壑奈君何世間正有明堂柱春草榆羸較幾多

太一蓮舟圖三首爲濟源奉先老師賦老師吾宗盟

泠泠風外到僊臞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蓮葉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葉以看書

僊人寧得此婆娑仝奈丹青狡獪何我與太虛同一體也無蓮葉也無波

泰一青藜出漢年明窗問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詩客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恨藏著中巖十里花

漫山白與紅紅小樹低叢看不供總道查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玉瓏鬆

只願長城沒徹頭豈知燕土更堪憂秦人若見千年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遼東溝

溪童相對采樁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是近山營馬少青林淡處有人家

僊貓聲在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祇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一士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絕似太山山上客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鼇頭鴉背半浮沈不知腳底山多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翻倒瀉雲平下看風雷時旱甚故云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閒不得海東移著海西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字依然在蜜崖爲問松臺千歲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蜜崖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臺弟馬承禎過松臺即白雲老葬地

僊人龍蹻三爲鞭后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后穴所藏丹經子孫秘于山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豈敢或能搖筆賦巫天

擬著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同俟曾見青山養伯鯈盧同送伯鯈出山云伯鯈不厭山不養伯鯈予以旱當出山故自戲云北斗平在天壇之後

初發滁州

滁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塔亭亭三十里漳河東畔幾回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齒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僪父卻來

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塵土數程
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卻恨暑天行過速不曾
赤腳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近漸麋
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瓦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舊觀髑髏
端合羨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首不愁
錦繡裹山川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七言絕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女得安全

天門筆勢到閶闔相國文章玉筍班從此晉陽方志士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閶闔公改爲元子山是讀書山繫舟先大夫參楊公叔玉謚先人墓銘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娑三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併中雜花七首予絕愛未開杏花故末篇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杯親東山一道花如繡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瑞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坼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兩青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華邊膩有清香在木后凝兒自不知

素豔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門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華錦片新兔葵今日到殘春低枝留得稀疏朵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翦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榮枯筦庫區區亦仕塗前日江東羅給事只今城裏范萊蕪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唐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問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羅雀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雁後花前日日問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州客誰在

花花綠綠間

詩卷親來酒醆疏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爲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首張自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寺月兩昏湘浦夜船鐘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夢裏水邨曾見酒旗風

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晴景依然愁絕夜船鐘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纔爲挽春回多情丹杏知人意留著

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月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雙朵自憐憔悴老天涯（陝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枝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回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取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滹河四月水泠泠風山可是生來巧堪與南樓作臥屏

杜生絕藝

杜生絕藝兩絃彈穆護沙詞不等閒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爲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此物呂翁他日作同僊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余詩數首以此詩爲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陶詩（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具眼晦庵詩挂酒家牆

玻瓈微劉尊師所畫山水橫披四首（劉峕年八十六）

溪橋獨步

納納溪橋逗晚風水鄉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黃塵路畫裏初逢避俗翁

夏山欲雨

胸次江山老更奇太初元氣入淋漓僊翁不是人間客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復夢且從閑畫看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僊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此老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嶂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看盡

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一丁一墾都堪老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橫陳聖皐前滹沱陂堰遠相連魚多只說牛家匯何處秋風有釣船（牛家匯在神山下）

曉起

鬢毛衰颯病淩兢暫入紅塵俗不勝學似玉山樵客了八年流落醉騰騰（子瞻歐公是八年說用韓致堯此句）

追錄乙未八月十七日華縣夢中所得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夢回眞到哦詩處滿馬

西風雲月滿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長安好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卻自神天上近來詩價重一聯直欲換青春（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敎外禪幾人鍼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槩天

師逢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關捩知多少一鑰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華曲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愛殺熙春萬玉峰剡船回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霞了盃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雁門關二首

雞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遠近雁門關上懶回頭

稜層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綠樹齊總爲古來征戍苦宿雲常傍寒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處士醉來肝肺畫枯槎

玉希古乞言

支幹空虛不救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廛墨晚猶牀了神于風籬閒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過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上看蕭郎只合老巖寒

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橫意自閒莫問筆頭龍未化看君霖雨滿人間

從希顏覓篤耨香二首 追錄

綠洋奇品賽濃梅永憶熏鑪試淺灰尤物也知人愛惜簾旛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懸知受用無多在試柱

新詩乞斷瓢

戲賦柳花

誰擘輕綿亂眼飄不敎翠紬綴長條只愁更作浮萍了風轉波衝去轉遙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閣雲窗晚幾就扶疏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夫人參洞下禪旨省）

醉貓圖二首 何尊師畫貓相內府物

窈達蘇坐費工夫側覩橫眠總自如料得僊師曾細看牡丹花下日斜初

飲罷酥酪有餘花陰眞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正了四腳
拽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
中農得錦袍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墜未要
曾郎借齒牙
萬古騷人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
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
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

空山掩淚看

謝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祇今講武人何在衰柳
殘陽有亂蟬

樂山道中二首

后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靜中閒此中未是無佳句只欠
詩人一往還
西風庾村日相催著厥征衣整未回白雁未銜霜信過青林
問送兩聲來

善應十五首

平岡阜合盡桑麻百汶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重複武林
何處覓僊家
后潭高樹映寒藤間有沙鷗靜有僧縱愛山陽竹林好七賢
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臥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游魚覓歸宿爭教
白露逗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自笑七年
鞍馬只紅塵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出家鐙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沙底枉覺
游游落枕聲

摘瓜圖二首 樗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眞作木腸兒履霜只說琴心苦不見
方陵道上時
高烏長憂挂網羅如庵日月共消磨憑君莫話前朝事北似

黃臺摘更多如庵密國公所居

黃華峪十絕句

岱崧王屋舊經過自倚胸中勝慨多獨欠太行高絕處青天
白日看山河
樹經凍雨半青黃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遊盡佳客不妨
五日未重陽
紅葉黃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卻也堪人恨白與
高歡作錦城
絕壁孤雲仔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碧澗寸寸橫秋色空對
山靈說到難唐人到難篇有碧澗之下寸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玉立千峯盡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閒山要著黃華老千尺
珠簾得似無前輩閒山詩有何使早逢閒處士子端應不發黃華之句處士指閒先生德翬

團團石甕琢青琳仰面看雲覺動搖誰著天瓢灑飛雨半空
胡轉玉龍腰
萬古飛流瀉不供枉教噴薄困魚龍謫僊賸有銀河句不道
香鑪更一峯

大漢何因有蚌胎無窮冰雹落懸崖只愁駝背模糊錦翻倒
龍宮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滿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浣才近
山門便淙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又被
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殺

是日有飲名
其城麴米春酒獨酌水邊

峽口貪鰟魚有感

無柰微雲疏雨何孟公詩律費所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項
鰟魚刺鯁多

大筒之畫松風圖爲脩端卿賦二首

董元老筆鬱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絶似鳳皇山下路秋風
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皿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好就崆峒山叟問醉眠
春晝果何心

秋江待渡橫披

物外琴尊合往還爭教俗駕點溪山畫師果識閒中趣只作
掛舟落照間

貽蒼要裹叔二首

長洲迪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
非有故鄉情

文擬邴侯下筆難韜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流減洗眼
青雲看阿端裹叔之先人擬下邳侯傳作貽韜春以
風火焙又其兒子小字端平者方就學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此客洒光
灩灩梅花春

去華手中倒樹柳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山豹霧雨
七日蔚成文

歸地焚香樂有餘情知快快米監書枉教棄擲泥塗了綠埃
脩鄧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學家都無儋石藁老氣
仍有垂天雲

中庸胡公隔天壤資臣近日客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老手李明
府我知此公無棄材謂李順陽吉甫

乳虎寺穴子可探所頭不屈貧所甘異時三客俱焰焰人倫
東國吾無慙

秋江晚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游車轆轤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
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樵人寒上詞劉晞顏玄虛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起山亭夢
好似三鄉共醉時

斜將心事許煙霞酒檢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上客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爲謝

敗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鯉鯉魚目漫漫夜盼到明星老卻人

參旗亦自遇災年橫被狐星射右肩牽牛只有搭機石送與天公折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蟇卻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相報借用盧同月蝕詩

題鷺鷥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綠全枯葦到窮秋影亦疏爲問風標兩公子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爲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家裏只有青山入眼來

拄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題品湖海元龍與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忘得了可能長在老頭皮

芙蓉脯肉紫霞漿別是僊家煖老方只柱柳枝拂下得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彥通墓釋菜之廢與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首

一葵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無意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芹鶩藻蘩有遺風他州亦可燕中比只柱今無古彥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留在百繞斜川覓不來

夢雘煙霞十四鄰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山笑誰是東離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喪鄽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胷中自有西風扇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玉壺冰簟酒如川亭中腴有題詩客獨欠雲間李謫僊時仁卿尚未到燕

李廣道寫眞二首

華髮蕭蕭玉鍊顏一篇秋水想高閒須知八表神游客不在披裘擁絮間

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盡飛僊玄門此老留敎在滄海橫流未必然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蓴綠簑衣底玄眞子不解吟詩亦可人

小景風流二百年典刑來自米家船詩人無復承平舊重爲遺音一慨然畫學米元高楚山清曉故有上句

蒼崖遠清圖二首

溪谷高林自一天紅塵無路近風煙兩椽茅屋平生了況是清溪有釣船

竹帛功名一筆無殘年那復計榮枯青山未得攜家去惆悵題詩是畫圖

二士醉樂圖

依樣胡盧畫不成三家兒女日交兵瓦盆一醉糊塗了比似高談御較爭

鄭郡雜詩五首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不定遷忻故文字中以平定爲鄭郡

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今有二賢堂楊吏部之美泉落人間閒曾守此郡

神僊官府在瀛洲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鄉誰有泖雲樓樓閣閣公所建

一溪流水幾橋橫半入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周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濟軒二首

洛人濟社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濟軒莫問軒中資與主一家同是濟州元

濟中無味著鹹酸老口年多不受謾流外已曾增一薑不妨傳法到黃冠

題商夢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鄰通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巨室青衫今有讀書孫一作青衫誰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纔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詩句慚媿韋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眞淳吳山汧水不必畫留在秦音已可人

夢中陳迹畫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我亦寒亭往來客因君還寄出關詩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鄭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蓑衣底玄眞子可是詩翁畫不成

擊甕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晉多漁郎不作明年計柰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眞傳玉堂人物今安在紙上題詩一慨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蝶最關情知君夢到南華境紅穗猶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啞鞦畫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草道空形似正欲爾曹鳴不平李資高元視錢幣如糞土貴人求畫或大賜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閒九十僊翁自游戲不應辛苦作荊關

雲樹微茫后崦開吳兒漁渚不塵埃憑君記取題詩處杖屨適從徠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滿意與幽尋題詩記取松前事絕似馮宣入少林

右承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長氣象閒老皇頻歲赦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筆時到霜林紫翠間

李仲華滿流高樹圖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卻應林影滿聲外猶欠

吳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兔投林了何處

而今更有詩(癸巳正月之變逸黨中有欲誅害已者頓仲華力為營護得釋故篇末有及)

盛都宣無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已亥秋七月余得於馬朔來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余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副前作幸吾子發其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好問題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梁家王謝堂前燕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半陸沈吳楓向好入江淺世間妾婦爭相妒禽鳥區區卻賞音(忽來投李長吉詩廟中)

才氣田侯絕世奇山丘零落更悲悲休驚燕子詩留在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十四鄰眼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休問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總難憑鄉社流傳亦俗生前後兩高從我改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雷蛙鼓沓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羣胷中所得知多少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峯北頂眞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卻有洞中天如何長伴王居士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鷺前日風山閒爲愛朝元復此來卻憶廣陵劉老子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麋鹿無情識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雨潤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遙知別後西廂夢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谷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眞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杯酒五陵

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冊勳百草千花過春雨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柏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

雪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笞箠間名作聲齋疑未盡嶠山衣鉢在遺山

贈李子範家兒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珠價幾倍

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舊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歲前清風萬古猶應在未用僊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涨滄洲爛漫游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猶烘暑細雨林塘已帶秋

定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笻枝滿袖風草合斷橋通暗綠竹搖殘照滿疏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窮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手段碧雞坊外有家風

釣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歌短褐何時北闕請長纓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碩洲校梓

七言絕句

檢社硤口郵舍發

瘦馬長途懶著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屬雞聲管曉徹東窗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紙休論蔵欲豐且看蕪穢一時空臨高賞雪人何限誰在嗷嗷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煙脂濃抹蠟痕新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紅可惜春

夜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先歿淚盡荒城君得知

繞墳三匝大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斗酒隻雞孤舊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蚤發安生道中雨木冰

玉樹瑤林世界寬木冰眞作雨花看青青也被銷塗盡松柏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珍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

眞作魏夫人

隱秀君山水爲范庭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僊帔想鬈鬟多少金閨畫眉手吳山幾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狐裘與縕袍到了龍門有何好伊川清淺石樓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木盡不妨閒作水南人

楊恕監馬圖

大閒誰省識眞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畫圖疑是夢東華馳道麝香驄

岳山道中

野不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平岡儘堪盡數家邨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僊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騎驢殺吟詩客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幸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臥屏先生畫筆果通靈不妨行藥長安市纔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煙景入晴曛祝君老眼明於鏡亭末清妍子細分

杯酒殷勤興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綠蓑自是君家物醫得

煙霞病疾無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后嶺

四海虛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后嶺剛頭路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庵二首

本爲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瓜瓞惡音爲

著腳繩橋已是憂那鄉鬧匈更堪羞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

權卿西山歸隱二首馬卿爲權卿張君爲眞未幾被召北上

郤粟簞瓢不厭空北窗元自有清風傳巖只道無人識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假與物爲春難狀靈臺下筆親掃拂青山一片后異時眞是卷中人

冠劍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鍾鼎無心了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鵐

離離殘雪點荒叢更看幽禽慘淡中笑殺畫簾雙燕子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書圖今又識雄姿亂毛不見南山虎想得弦聲裂石時

虛名

虛名不直一錢輕喚得呶呶百謗生可惜齊兒頭上髮也膚

春草鬬輸贏

投書圖二首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沈隨水恰相宜醬韲樂楮輕拋卻卻是洪喬兒事遲

扁作書鄉未有心百函隨水聽浮沈虛名底用寒溫問卻是洪喬取竇音

趙劉威卿小字難素冊後二首

伎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休問只就蠅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曾是兩翁門下客殘年神手亦無妨

龐祁運山水

門闌喜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遍兩都重爲溪山感疇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侯山水卷

崧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盡情親而今身落京塵底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首

物外煙霞十四鄰武陵不是避秦人軟紅香土君休羨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閨邐邐六月寒桃花春夢隔征鞍青山歸計何時辦畫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畫手休輕武元直留中

誰比王崢嶸

書贈李滄然

江湖路落海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勝概已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眞三首

割日神僊看地行只今煙鴛想雲程石梁畫出西流寺無復鏗然曳杖聲

便益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眞識未絕朱絃已廢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風了覿面相呈卻是誰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首

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無賴長著詩人慘澹中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鄉煙景綠楊風題詩憶得樗軒老更覺升平是夢中

風柳

客意

雪屋鐙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塗山間兒女應相望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詩疏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近日添新喜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奕奕素光移雲錦機閒漏箭遲誰與乘槎問銀漢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楊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絓疑網脫兔不忘投茂林世故驅人眞有力天公困我豈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今年好箇明寒食五樹來禽恰放花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市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鐵牛力負黃河岸生破曹山挽鼻回

過威州鍋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種瓜四摘橫間事抱蔓

無人更可憐

眞味齋

麤飯寒齋老此身高人那計飢生塵味無味處君知否道著琴書已失眞

歸義與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峯日上海波寒老來正壑風流減卻就禪房覓畫看

雲溪此畫題有泰山與刑因記東峯有日出時故有上句

奇大人綵繡僊人圖

綵服僊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不見恒星莫浪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緣了依舊

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冰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卻坡詩說右丞

愛竹撐參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戶清光裏袖手東窗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游戲得天成墨君解語應須道猶欠風琴一再行

論詩三首

欹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聲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

金翅擘滄溟

筆舟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

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晦寂庵

無波古井靜中天三尺藜牀坐欲穿一語謂君君莫笑妙高

峯頂更超然

自題寫眞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誤半生不畫幼輿巖穴裏野麋

山鹿欲何成

贈寫眞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書中穎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青好棄擲

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看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裴中令一片

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顛草聖雄千古卻在

孫娘劒器中一作邏不同

贈高君用君諲仲弟

杏苑僊郎合擁花虛傳佳句滿京華丁寧王謝堂前燕文采

風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庵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略無痕庵名未便遮藏得拙裏

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曾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人意只畫

梁家擧案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嘵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畫得只留

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煙好畫史

而今盡熱謾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庵聲偏與客心期僧窗連夜瀟瀟雨又較

歸程幾日遲

金山在忻口南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環常著一峯煙雨裏苦才

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風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直要文君典鵾鵜
覃彥清飛雨亭橫披
百道懸流注夜光晝中亭樹亦清涼何人與問長安客赤日黃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宰方隆慊非難構水到頹波豈易同豐沛帝鄉多將相莫從興運論人材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九藥異時

猶可活斯民
中壘校事山史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柏蕭蕭一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文叔冥說鈴韓替虎岡
華光悔
莫聖前頭一個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家見疑是華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淵
浮雲流水易西東同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又別酒尊能得幾回同
夏山風雨
慘澹經營有許功吳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晴了更泯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冶
一抹平林染練橫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姿態五字韋郎畫不成
雪谷並行圖二章　卷中多國朝名勝題詠
雪擁雲橫下筆難爭教萬景入荒寒詩翁自有無聲句畫裏憑君細覓看
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誰在莫厭

明窗百過看
胡叟楚山清曉
前得吳淞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未有題詩客留得仁情趙倚樓
辛亥九月未見菊
黃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捺繁枝插帽簷
答俊昔記學詩
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算歸程夢已回澗水悲鳴易愁絕長松

休送雨翁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 甲寅六月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寒乞不將
錦繡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鼇鼈太行直上猶千里井底
殘山枉叫號

萬壑千巖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滿溪已作風雷惡更在
雲山氣象中

願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眞面目爭教
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淡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天上有豈知
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黃金佛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涼傳應記
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滿雲啃雪間紅霞香緜穩藉僧鞍草罥錦
驚看佛鉢花

沈沈龍穴貯雲煙百草千花雨露偏佛土休將人境比誰家
隨步得金蓮

兜羅緜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有說是中
知有木強人

眞向華嚴見化城翻嫌金屑翳雙明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
雲門望太平

總爲毘耶口不開龍宮華藏頓塵埃對談后在維摩在珍重
曼殊更一來

咄嗟檀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大地熾熾困炎暑山中
多少地行僊

后羿飛泉冰齒牙一杯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椅水汲得
中泠未要誇

凜凜長松臥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江山重細路
泓雲柰爾何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冰雪過尖天法王悲智無窮盡更看
清涼偏大千

靈蛇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后間何處天瓢待霖雨一龕
香火梵僊山

跨牛圖 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詩狀牛後帶琴書

畫出昇平古意同江邨渺渺綠楊風看來總是哦詩客遠勝
騎驢著雪中 隨駕張珪似是摹故人本

贈湛澈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一笑强教
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圞麗行婆流離活計苦無多布囊歸去詩千首猶欠
庭珪墨一幅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澈之在眼中總道木庵佔淡好東風
花柳各青紅

散聖風流有別傳漆嚥一點出人天后門故事君知否好在
涪翁學刺船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
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

桑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耕車鬧曉晴老眼不隨花柳轉一犁春事最關情

三門集津圖

南北爭教限大江吳家纔了又陳泓畫工只說三門險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衰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閒好箇舊家長樂老無才無德只癡頑

山卿風雨扇頭

總爲詩翁發興新直教畫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多景截斷黃塵亦可人

跋蕭帥鷺鷥敗荷扇頭徐崇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可道浣花詩境好鳧鷖鸂鶒滿晴沙

袁顯之扇頭

雙鴛聯拳只辦愁枯荷折葦更窮秋風流綠影紅香底好箇鴛鴦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棲遲零落今如此枉卻星翁比少徵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啟明七十七年強健在不妨林下有昇平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翛然臥石牀情知合眼即僊鄉安時處順吾儒事枉卻南華說坐忘

跋郭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蚤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黃塵了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漸涼冷謝家兒女亦依依

污潦雖將一類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家語輕擬庭閘恐未宜

偶祕監雪谷蚤行圖

息軒畫筆老龍眠雪谷冰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如雨豈知方外有詩僊

杜莘老夏日汾亭橫軸

仕侯老筆尭民意黃閣清風有故家庸俗紛紛小兒女枉教塵土涴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暮山明月曉溪雲今古僊凡此地分醉後狂歌問漁叟幾年何許得隨君

張彥遠江行八詠圖奉使時所見

楚山平淺楚江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雲夢介教轟醉岳陽樓

題馬湖綾之頓人在澗橫軸胡先生書

見說雲霄意氣豪幾回攬鏡惜顦毛不爭賣得林泉好轉使山人索價高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只許乾暉畫得成卻被詩人笑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鞍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有瀟灑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首

錦水休驚散綵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妝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眞丹青寫入梅溪筆桃李從今不等春

梁氏先人手書

玄虬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青舊風流知未滅青衫還見讀書孫

劇北杜國寶以眞定教官李進之所誤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絕其後

總道清流解敎君白衣唐日已紛紛科名屈殺漁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杜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鹽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操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章在千古雲麾有姓名

贈嘗子野高士三章

傲翁高弟獨君優胥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愚叟不妨同醉嘗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年賢年佞日紛紜鳶肩燕頷非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厝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眞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斫貂簪筆起鉏耨何必人人貫伏犀胥次九流君自了看來唯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二章

信得人間比夢間一卮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誰在詩客淒涼飯顆山

爛醉京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無主留著

東風與免葵

樂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傲翁相見休相笑同是邯鄲仗上人

元夕以下續編

花影燈光一萬重青衫驄馬踏東風彰陽舊事無人記二十二年似夢中

酴醾

枕幃餘韻取清眞夢裏猶來著莫人擬借濃陰作羅幕玉纓多處臥殘春

爲樞子釀金二首

明珠評價敵連城棄擲泥塗意未平十萬人家管絃裏獨憐金后隱商聲

秋來聞說酒盃疏卻爲窮愁解著書知是遺山亭上客無衣無褐欲何如

李子範生子

六峯靈氣未消沈雛鳳翩翩翠作衿名姓定知書小錄作詩先與喚項林

伯鄉光武廟

老劉到心不更春當年曾見漢儀新憑君莫話春陵事笑殺中原逐鹿人

仲德新丈

二年老眼暗兵塵今日逢君喜事新結伴還鄉有成約不應先作北歸人

春日寓興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滄浪圖

萬頃煙波入夢頻眼中魚鳥覺情親而今塵滿西風扇愧爾青山獨往人

倦編圖

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鶯喚夢幾時曆可憐憔悴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鐙

雪谷曉行圖

漫漫長路幾時休風雪無情夢亦愁羨殺田家老翁媼瓦盆濁酒火罏頭

浩然雪行圖

曲江花柳自昇平雪壓冰橋去國情杜卿卷中留好語萱帥寒乞可憐生

吉甫獻壽

見君誰不愛清醇壽席今年樂事新八十老翁持酒勸酣歌一曲太平春

風柳歸牛圖爲張伯英賦

陂塘渺渺綠楊風牛背昇平萬古同忽見畫圖還自笑枉將書策課兒童

子和麋鹿圖

白髮才疑一禿翁塵埃無處避西風野麋山鹿平生伴惆悵相看是畫中

賈氏怡齋二首

兒女青紅爲壽觴階庭蘭玉立諸郎黃金甲第知何限誰有怡齋致樂堂

一門燁弟復難兄藉甚輔周月旦評見說病中王處仁感君兼有急難情

敦大寒病勞復歷兩月之久交頓殊甚仲德自調護差於平昔輔里稱焉故王句及之

與西僧倫伯達二首

行雲孤鶴萬緣輕遙見鄉關眼便明不似遺山元老了塵埃風雨過平生

半世秦川在夢中幾時蓮社與君同淵明自比吾何敢或有新詩及遠公

遺山先生集卷之十四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不定後學張穆顧湄校梓

宏詞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詰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夫不剛君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月

詔之信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用兵所減賜藩鎮鐵券來上者工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中有獲視焉自聖人以誓契代結繩之政大樸雖散天理之眞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詰與信不足有不信哀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畫惑蓋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詰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詰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救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訓又安可保庶宰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臣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臣不義幾何兵不以功臣爲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大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脩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與戚卓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詰之繁固已貿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特片鐵以爲罔者乎宜其播之於號令發之於歌詩愾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祛千載之惑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耀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尙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泰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詞科程文餘二篇

光武中興頗大司農鐵迄不及錄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聲無不滅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衡而自爲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泜水之囚公孫之得隗囂何救咸門之酷明鑒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符亂除秦跡斷鼇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闖茸下材昏迷小醜要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污簡書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爲犄角之謀自隔照臨之遠魚肉兆姓塗炭一方祕惡貫以既盈諒霆誅之莫逭五侯其憤期

分項羽之尸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虢既滅則虞自亾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蕭將禁旅進次東都城既身來義當面喻人有請師之舉天開悔禍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卽從於馴伏乃更肆於遐陵不虞當轍之難遠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進擊滅人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衆皆潰世充則堅壁自固恃求援之方來建德則壻境赴期曾背亾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師械竹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其乘勢武牢方破突騎直前諸將引陣以當其衝徼臣卷甲以出其後鼈鼀自警蟻蝨相悲以彼氣之旣歸當我軍之方銳亂難復整徒誇軍扇於鵲山勢不久存果見豆亾於牛谷臣以旣擒夏賊尊詣洛師

示之已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窮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克平其東都吏民等虐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生之氣旌旆導長養之風莫不動地懽呼戴天感泣鄙妖氛而一埽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沈幾先物神武應期從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緘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旦而羣陰伏顧小縢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鴻功之丕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膀村仰憑折箠之神前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微勞淺愧於禹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庚

擬賀登寶位表 已下五道正大元年奉都堂劉旨作

中國之有堯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凡在照臨舉深慶抃中謝縢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處人倫之先

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光宅天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偷儗先皇帝總持權柄岔濟艱難安强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通於神明忠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宣及於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盛容於他日風雲嘉會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旣欣厥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圖之盡復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爲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位號定而莫不以爲悅典禮崇而莫敢以爲私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內則視膳問安之禮備外則尊道讓蘭之義隆

然仁孝之稱粹矣溫文之表族自紹休於大統屬虛位於東朝乃考舊典之古乃稽方冊之資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尚親廟祉之尊斯在載沿殷旦爰剏青宮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爲皇太子嗚呼文昭武穆夙詒燕翼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尚因主器之重剏啟返衡之期

擬除僃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有密勿洪僃之畧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强悍之臣數求天下之奇才以爲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人具官某沈鷙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觸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簡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武

庫之雄職鄰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虛職容羣牧以
擇賢才氣無饑士昔樂屬李牧策應幅億時則有若陳湯是
用假以本兵之權當諸右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寢
於淮南唐相李文饒威令行於河朔富弼入貢乎不戰而銷
患在於亾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爾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
遠略無及近功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求捐陋質
以伺堪對罷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過量忠臣恥其素餐
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焉揭其
方則御速於輈臣雖至愚敢忘斯義伏念臣智鑒弗競器褊
尤疎初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存更中外無

補事功竊憂大譴之方來敢謂異恩之橫被而況樞極通帝
侍之紀宥府嚴師律之課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
府太尉列於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
人歟宣后豈無吉甫之憲邪天啟高皇宜得留侯而籌幄願
以非才而叨據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
至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憫臣力之弗勝追還誤恩妙簡長
輔退而勞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是得入旋致朝廷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政惟天下之大綱古有播百穀之命農臣分戶曹之外務
令爲治六府之官況假以部使者之權位於中執法之次自
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以動指紳則何以察吏治之否
臧究貨源之通塞疇若予采僉曰汝諧具官果志大而氣剛
智明而才邵遇事不滯耆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凜乎後彫
之節自頃時髦之選浸階華貫之游蔚爲名臣簡在朕聽是
用進以稽臣之貳委茲邦計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來朝廷
多事之際斂散之術既廢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給於創罷
之民民或重困於侵漁之吏蓋基本急於愛養而綱紀貴乎
設張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爾得以三載之功而自郊於
戲生之有道則財恒足率之以正則令必行劉晏之輕重和
權算不忘於馬上范滂澄清自任志已見於車中阮俾斯入
專美前世

元張德輝陋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湘校梓

碑銘表志附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卽遷徵良史則墜簡已亾悵舊俗則高年巫盡贈言亾隴旌紀寂寥好退無所似肖不能不揚厲烈貞蠹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曷日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頗

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前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係腹心之謀者爲多潢霤之人以閥閱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既分疏密之情亦異孤寒之迹處乎危疑之間難人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奕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斥石丞垣董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手秉鈞軸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稱首夫善化一鄉智效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蒼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敎用公貴贈銀青榮祿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贍贈金紫光祿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爲於學問以尚書爲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隳爲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童子雕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當

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在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宅已而公生固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頴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改葬盜賊蜂起公有策弭之盜爲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轉運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七年尤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興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眞受焉尋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

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卽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路提刑使不期年御史臺奏課爲凡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姬端脩右拾遺路鐸翰林脩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豫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立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

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價寬民力比他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

擇强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其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卽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尚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祿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祇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佗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卽位首命卿入政府繼

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旣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鎭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貧戶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場毋敢妄動淮帥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旣定卽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澱埽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謹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尚儉而已壽蕘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攷行謚曰文貞仍

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樸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沈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歔欷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人前歿章宗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長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計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爲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

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則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憸卒倚國威以爲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譊騎民日譊困養成難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爲重者人視之以爲血讎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鏑鋒之下雖赤子不能免益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爲不可獨上以爲可故公之言易爲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爲可而公獨以爲不可故難爲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爲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迺利嘉平神物不迭時出效靈穀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本訥之剛樸魯之忠以靜而應以介而通惻惻無華安事勇功邱署抱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與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享謚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鞏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貪敵將曷勝悔悶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涕滂

王黃華墓碑

秦和王戊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

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厥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亾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憀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亦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

咸飭避大林延之雖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权寧遷白鬱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葢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卽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識十七字六歲間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倜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鄉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

捕千餘人而鄉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鄉四分別詿誤坐豫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素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滿單車徑去十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伏俯天平黃華至磐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嵽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雞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名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棲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玆山因之築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閱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識博志節識高而名識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葢將大用暮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至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畜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冠公沒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

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溫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犀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淡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叢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

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晝鑒既高又嘗被旨與剪氏宜
緻公汝霖品第祕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
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
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叢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
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
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馬內翰挽章云詩名
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
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
歸顧之望衰年乃得澱埽墳墓正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
不得瞑目矣今爲筆於子幸有以志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
先大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麻見之
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沽可得之已嘗不自揆

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
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
之而繫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
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脩門敏佩從容
行人會盟常伯秩宗問燕論思袞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
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斯之隱以禍攻白駒忽其
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褒姒而僭文以潮陽而雄假
公歲丁寧匪以窮耕摩於韓杜之後宜愈用而愈工養吾陳
而先代果窶員乎楠松謂公不遇卯猶俯在乎淵衷謂公爲
遇卯方積桑之爲功畀鐵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幸逢馬鬣
兮蒿蓬摧熊獻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

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爲孤憤於回風
謫傳長沙蜃城內訌邇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
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
賈其何以釋立壤之遺恤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沐梁后晉
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
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彥直爲沐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
宛丘令卽君之考也宛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
路孟嶠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
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間關
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歷酒

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
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鄉內翰景純景純
大爲奬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
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上簿改積石州軍事
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
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古對詳明審當
每啟事退日遂者久之終更留手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
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闢輔馳奏百姓苦飢當義
有以賑貸之未報卽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爲知
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謇謇既著益將大用矣
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亡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
路勸農副使君徧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眞決

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十倍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饟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撿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卽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卽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違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毀骨立竟用是

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卽以和雅自將宛丘澈官卿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録本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比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實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時含飴弄孫爲樂不貴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嶕嶢顧瞻立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厥西山勒我銘詩是維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碑銘表誌屬

閻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山五季而爲遼宋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盛與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收北之氣浸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緣此選者選聞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古高

邁而釣厚稼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未暇也及翰林蔡公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濮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家傳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閻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閻閑其自號也世爲應州渾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宜持國體當龍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讒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尚書省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襲以言事降授閒其人有才其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

迫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倍殺之閭赦將至先倍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振貧之賴以全活者甚眾及受代老幼攀遮戀戀不忍決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遣章不通及明年出居衛鄭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

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今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其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窳傷當在左右不宜補

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尋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與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聘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奇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后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正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

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眞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郯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

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敎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讒巇中絶力任權御一判簿雖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俾踶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

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窮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諱家累鉅其　父諫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爲常趙魏閒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薦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絶賓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不中卽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閒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卽墨令縣治瀕海土瘠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班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

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强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閒爲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邪時屋空已久頹圮殊甚卽命完葺之明日卽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園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市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追逐之置奴叙問奴卽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遣羣狐數百山縣東南前去狐鳴溪絶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後未滿月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强寇十數輩卢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强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尹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卽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卽大位留意庶獄勅尙書省吾

往判大興獄犴塡滿惟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愼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泣職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斤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椿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秏而藏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蜘蠨大員之扇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誅脅之十日

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卒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賓燕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鎭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畢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願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敎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維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毋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蔭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洧川楊振文封宏農縣君孫男三人祗通祗承祗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無間

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敎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爲府從事謂某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寞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於眇焉之身元

氣維何由孝而仁智效一官大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杜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鬱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詔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擇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

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啞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讚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棱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諜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藥易多仗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

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即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棗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遷東宜風令改蔚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

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爲尚書省令史終吏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頹圮爲憂謀之州將爲淺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廣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畧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頓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

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與定元光之閒先生謁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閒晝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緣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麻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絃歌基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豫刻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榮城劉氏三娶河閒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卿分寨岩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

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王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樂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大才德之銘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自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畧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玆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爲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淺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爲樞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坐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會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身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爲世厎柱如是

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閒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遇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閒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埽地而公守河閒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稱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會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偽數十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基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

其孚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敎之學長游府庠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山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嘗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眾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懶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帽者至矣

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搏擊豪右發摘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封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孫男三人曰革曰賁曰恒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敎獎儒學留意風敎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於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弟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某年月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綽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白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鬱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誄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植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服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豫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奸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雍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鄒大之不可以事君

元張德輝陋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湄校梓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日亦不一有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詘明利祿詘輕一變五代遞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

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棱疾惡累葉得人於兹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眞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宏農郡太君考西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宏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钦寬平大獄當路賢宗室長壽所知奉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承兼翰林脩撰六年

南郎用兵以本言從左丞撒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非宗先已識公卿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

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榷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恤也與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庶幾之待卿尚不止此耳公泣

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延泰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愜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豫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

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選首名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爲年邊鎖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延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浸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靭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

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卹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簡宏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宏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

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卽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襲叔襲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孥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雖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謚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卽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士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饋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

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聽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强有弱今但言强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乎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國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邪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

乱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囊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柰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擧且取高帝以天下爲慶命題以諷焉時仝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邪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遊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於河爲逆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不於法爾後

惟有從敵禽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愼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辭有以太乙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厤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尋擧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脩撰王庭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會門之傳儼若思青我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

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子端舞嬰兒崑崙神泉瀲北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人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爲衮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川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既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緊金石是賴誠得

屬辭比事以相兹役雖文字暗陋共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譔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爲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爲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界以得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拘係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官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時帥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詔公不遑厥懷安介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

遂專振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貪緣爲姦棣州饑尤甚公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奉和五年吳曦納劒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升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獄者專以末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拗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即

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惟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邪乃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贓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大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爲行宮尚書戶部侍郎寧握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

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辭卻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共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餘羊瘦瘠被詰問白踈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辯天下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拜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閤御羊及校計鶉鴿水食公

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儲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戍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尚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卽付刑曹以受命不卽行爲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礪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遙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與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

萬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惟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恒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漢汰冗軍悉歸耕穫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既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餉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饒饒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卽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文常攷行謚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句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剌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榮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榦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實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惰節浮費惜民力

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恢恢億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忤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爲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暫歷戶曹卽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坐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爲彊臣所摧折蓋徹賢之禍孫劉輩

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葬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問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亭經生儒雖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饟河流戎從事獨賢一裔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畋游木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彊而四體之充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捉天關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湯有來悌幛不利仰攻執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顒顒山立揚休顏俗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麻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吾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緊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鄶爲時棟陳許坐鎮雖俗名德相望視公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青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像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曰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

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悶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詗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眾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臨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徙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琰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琰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遣

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閭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說曰忠文再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斥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為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概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賞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

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謁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脩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為之霈沛初河朔擾攘之際饑餒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恃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為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惜為巡幸之計朝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順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肖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賦其丐

貸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欣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閿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鉛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眾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水者塡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衝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為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

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謝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搴公爲之序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僊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僊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令策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葬於某里鄰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甘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

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肅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人故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笞撻之玷宰相進除日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溫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劍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

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郎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問輒敘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爽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集卷之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爲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爲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回馬嶺褰裳就道顧指嚴岫欣然忘倦逾邐至黃峴峯憩於萃美亭之

左顧謂同游言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僊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爲黃冠衲子終世脩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僊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祔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爲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墮而訴之者當時以爲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觀笭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爲大風雨之所匿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眞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回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爲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爲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爲快謂不爲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爲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爲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爲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藥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

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亂間識公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脩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汾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羣小獻諂請爲

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特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墮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爲後人所信者問荅之次辭情間暇奕輩不能奪竟脇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考益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淮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爲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

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順紀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摭賾幽隱爲功間天下自有公是言厥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戒閎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棄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强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乘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所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感激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雖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値眞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閑置散不自衒鬻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白公歿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卻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

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逸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瀷然而來其必於渤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泰山天門有物禁訶蓋儻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

名位而重不者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年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偉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眞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

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聲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祕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劾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逆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脩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冤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

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撒各門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溫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溫謀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溫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抹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與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兩人以爲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二年

奏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乾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遁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謀以吾帥無罪爲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失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郎用所擬問時議壯之乃授翰林脩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廢創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土馬强富豪傑輩出併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彊此弱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爲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强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逆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

不肖渾殺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廩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謚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飢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贓賕百家與令有違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簪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襖數百聯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閒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嘆曰睢陽行閫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問四年遷刑部郎中關牛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開絳陽受兵悉軍救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用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不及河中在今日之

為重地朝議擬為駐蹕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肩込之憂以巢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豫備為言竭民膏血為淡築計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迫老幼填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貢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笞譴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當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

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益王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庵因以為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迎背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皆閑暢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為高也明窗棐几危坐終日琴尊幌席翛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晝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淺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為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閱蘭閱蘭松醪遂為山中故事正大壬

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隰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尚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為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特而賢產殊厚公慮為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攟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疏而實親雖幼同舉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憮然王延

州從之公於鑑裁為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為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消以譔述墓碑莫好問為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為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飛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衮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

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願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泗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鑠白持歲嚴古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掩白筆一奮雷風馳玳瑁虎如毛髮威奔走魑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回一機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趨者先所窺鳳分德衰大寶爲正有來者吾何追逝玉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尊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

溥河北原公所歸葬形馬鬣大茂齊龜厎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辈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太原大興大定閒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閱閾險阻飢渴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喜君既爲騎兵所得欲挾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卿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姚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鄭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閒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眞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奉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振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與定五年充國史院編脩官考試閒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鄜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爲

吏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脩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脩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唐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朱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須

彝甚偉乃雍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淮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遙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愷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嶽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爲材廟前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詩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屬不能盡知愧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文甚懃何自閉之淡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始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蒸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來歸兮安故鄉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元張德輝陋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后舟校梓

碑銘表誌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眞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某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家藏圖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學記誦出它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頹圮公日以救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

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塑像遷閒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仰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陵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千收入幾何輸之訴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煩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延白陳云民以受杖自拚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次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憒也乃公爲橫恣無所顧藉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閿縣首戶予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謁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於農功亦異農夫嘘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畫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亟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穫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宏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尚蚤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

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默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鄜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孫男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十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

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賁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厄矣問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公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蒼耋老誰所資碑厄有銘無媿辭綱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嚴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

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墮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總其務剛棱之所摧折淺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彊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

河南根本既殭國勢乃張今不都關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伺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蕩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厄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鄢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

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由帖揭牓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士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閽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妓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榜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吏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幾改巫豪石敏述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邪召爲尚書省令史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爲奏詔以旨喻

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俊提控吏部銓選法積弊公爲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革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詔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匄歸養下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渭山軍馬使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偏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

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其倉卒敵人來攻公奮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辟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麾情感激入樂爲用迄河中之役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置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問之事一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語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轉運副使宰相革公行臺關中辟公爲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爲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之封建使自爲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詔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匄歸養下居渭南五年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爲渭山軍馬使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偏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爲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

保箭谷砦兵仗器用取其倉卒敵人來攻公奮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辟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麾情感激入樂爲用迄河中之役軍食不乏公之力爲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置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爲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爲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問之事一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

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奬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屢遣中使驛召之仍詔帥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

恆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恆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東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北京送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攻發奸贓以城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恃小者耳既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

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官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敏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塗於自檢坐爲文吏所陷幷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敘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潁川治取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爲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爲而都百鹽爲防乃積乃倉暨彼裒糧百穴全來倚公設張啾啾創罷望我小康救寒袴襦療飢膏粱麥青本基儉云慈祥孰求像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丹航盜賊點髮龍起雲驤何儷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

其廢商屹頹波之柱又安得遡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并引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爲重鎭與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尅石烈志寧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努吾塗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兇戎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强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

後靈壁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瘧動伐既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衝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閫衣冠顏貌見者以爲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胸臆妥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蔑之禍者君之力爲多遠伯玉爲顏闔說養虎人以爲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眞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飢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與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南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丱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厭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尚書省令史與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

州將移刺羊哥以宋兵肥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豫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廄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陽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行省事怵古剛以州降宋詔總府率東方兵攻取之徼城中兵民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皐六哥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

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誅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亾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爲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於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爲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爲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閒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二三日命

即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豫商略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塔貪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盡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赤盞元凱起爲經歷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刑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

顧之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詐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遙領釣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人鹿崇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翼日蒿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襯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遙領鄧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遙領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梁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傳以神道碑銘爲請三請詘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

尚乡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后有銘侃侃唯君仁信誠篤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擧頭而城隳是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糜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蒲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蒲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爲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爲眞定人祖諱昔乙乃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隨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夔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

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爲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款曲末減者爲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沁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攝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不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人爲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狂瞋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徧歷郡邑躬自臨閱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潼都王張忠輔之辭連二偏將一遙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

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誅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邪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問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翕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戚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政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爲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爲敓鍊之風所移嘗

鄉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爲銘曰

廷平之干大理之徐議獄闕疏至可以漏吞舟之魚吁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大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恣爲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倶公邁其時職司刑書乘御史聰登使者車惘惘無譁閙雅甚都周旋於柱後惠文之閒溫其禍寬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驅虔禍慘河陰或僇或俘不爲國殤卽亾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黃墟湯旱莢如一慨者後枯敦乘敦除吾知神理之不誣吁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斜烈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

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裴回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閒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氏尤盡婦道日具甘絕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傀餉瓜果菜茹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汚已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救外白不得通曰我亾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內翰邦彥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爲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恆典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

禍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亾不以奪其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之是故誠之所在卽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居今之世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爲遠近然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士剌字大用姓夾谷氏世爲合懶路人曾大父息虎起天會初嘗以王爵掘兵柄史謀載其功詳矣大父僕干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剌史娶阿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

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經歷司主帥牙古大資鷙狠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讋畏之惟意所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爲出帥悔悟或詣公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聲勢甚張公爲畫策潛軍趨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爲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棱疾惡材任剌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剌史改睢州是歲大螟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爲善政之報三年召爲戶部郎中初

置中州轂公爲剌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移剌瑗雖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肖史所聚結黨爲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聽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士剌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勖勉王事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閭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

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昔蔡洛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膺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絕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修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窀怨宏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大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卽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移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幹魯倉官王邦昌襲稟爲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

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鼐蘭出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祔故改卜於此前夫人奧敦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蒲速烈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斜烈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萬僧女一人嫁爲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閻仕拔突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尚幼姝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哥之子姝孫二人阿憐壽童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戶郝升和尚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義公之葬猶葬吾父也幸辱以神道碑賜之予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

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愼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被榮室天實厚其基溫乎召杜之慈藁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眞識幾希顧以能官爲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鼂足不敬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飢尚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邱隴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聲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絶來往以閉戸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省孤以斗食之役汨沒簿尉閒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

先狗馬塡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萃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滋陽內翰閻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聊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八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譯校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中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冤卽縱遣之不數月諸鞫卒以賊敗郡人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龍縣父老上牘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戸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

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爲東平萬戸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傳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汝上由邨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貪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者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汝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雖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沈潛而剛者艾而敦龐可以爲公卿大臣訓於四方昔

往矣秉筆帝旁焉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糧衝門棲遲詠歌庶幾其逢也耶茲乎及夜身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洟林淚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鷄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宬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各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君貴封大中大夫雷內翰淵述德之碑備矣大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

司候久曰雷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牓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與定初辟掾決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承薄佐史輩無豫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

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劾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泝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問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史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脇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佐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荊王出內府銀使償物直救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繇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

師糧入萬戶振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攸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雨澇輦運相仍如出茵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振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留我程御史以煽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荊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誅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慍聚書淡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

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大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孰絞訐而上劇橫潰我障剛癉我阿鍊心成補天之石奮筆爲卻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不磨

商平叔墓銘

河閒許古道眞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眞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眞以尙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眞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眞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詩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饑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振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尙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赴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車

至陝將由閒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鄭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龍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閒公資雅重遇事不錄錄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

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槓中孰汝讐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所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汀禍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烏視天爲囚枯藪千年一蛩螘界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邊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正北陰莽墟不可留

雷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

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謀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惟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兒輩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勢甚張平章政事高公逆擊之突騎退走阻歷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成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儿

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倡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涕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寻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遷應奉翰林脩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

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涖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閒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閒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脇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視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年游公

卿閒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詘搏文詘奇名詘重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閒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閒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大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重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曷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鶱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偃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揄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綱四面開鯤鯨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幷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劒函泉扃何以驗之后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鋭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溫少爲里胥貧純篤縣令者倚之以斡賦及

令爲御史所劾溫自念言直則令彼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葵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貧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東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瞻給之中祟慶二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謇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尚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遷授右司郎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賕汚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

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泰公以爲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祿爲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口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爲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爲之後伯祿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閽爲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維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大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爲尚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於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衛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開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

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遷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舊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立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陵奪悉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祟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銘以哀之辭曰

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晦自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曰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棁桔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神銘表誌碣

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君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潞川鄉平人曾大父諱异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於官屬諸人恢快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羣盜感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亾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爲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

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愼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大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聞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入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充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郡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革去貪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莭莊私兒欲相誣梁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於衆至於末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諸亡養匿者爲子羅富民鬬殿有勸解者卽逮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梃擊兒胸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豬送獄豬咆哮不卽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豬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冒吐露事旣白竟償匄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丙爲戶部員外郎官大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鎭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閒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

鹽司都提舉次曰衡眞定河閒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倜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鄉鄉孫鎭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大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旣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於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旣久邱壠蕪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爲識官號宛然拜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於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爲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嘗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

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於仁心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波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其早以詩文受知於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爲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破之思無邪詰訓塡細春官科淮政弘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眞積力久無復加斤磨玉琢絶類取內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皐品責望奢是時車聲振三河星火餽饟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蹇獨以感往當頻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寺以安靜無敢譁庶疫剛薄公禁訶流離顚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峩百木一試老澗阿不龍不蛇賢人嗟

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永誰

中順大夫鎭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閭居何以自娛景賢爲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暨時泪沒科舉束掌簿書殆於學業下荷書省令使考滿擢貢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衛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曰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衆帶知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正辰二日遷吉泉左轄運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只食飢者日費衣米數十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秏人

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淮川課最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概景賢爲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遙領鎭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有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卽世莫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鉞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惻愠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爲善之樂歸老

陽曲令周君墓表

君諱器字器之姓周氏世爲定襄人曾大父萬力田爲業大父慶副字藥甫通六經教授鄉里者六七十年鄉人尊之父丕顯字著明質直尚義好交結四方豪鹿世家有以女婢誘陝右饑民爲貧壻者歲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貧壻單弱無以自解者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訴訟次第累爲有司所直雅生女從母其餘皆奪爲良營自言吾後世當有顯者君其長子也幼穎悟未十歲大父教之六經應童子舉年陽德儒畢管卿愛其風骨謂當有所成而之親授賦學年十六郎尉家從之又二年取平陽解名三赴廷試貞祐乙亥程嘉善榜

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斬稼既廢軍食爲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戍兵勢駸駸而南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爲獻臣言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尙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

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郡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尙憶在沐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君有人兮洞且都城復於隍兮徜以驅孤魂倀兮冥索遂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予兮內美俱糈銅墨兮握瑾瑜處脂菅兮不自清植節晉兮艸糈疏讒佞所牧兮劇髮脩鉏治強梗兮惡惸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孰除蒙山之邱兮鬱紛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攄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汨渺兮參之墟猰貐羣走兮雄芽須倶腐草木兮孰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子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遺俗藹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沐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卿逸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僊盡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

沐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濡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采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爲出故終宋之世爲民家其居遙訃以教讀爲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閒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郎閉戶讀書

無復仕進意敎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牓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絶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楊禮部之美趙內翰閎臣連章奏君爲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潔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箸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尙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聖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尙幼晉等以某年月日擧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救者私欲旣勝强爲揉

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旣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於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彼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蔽藩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傳松柏之邱后表其前是惟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爲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爲尙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爲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强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局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壽轉尤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聞闕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劒客而處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

女邦直無子以姪爲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入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愍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恨矣邦直子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請爲墓碣銘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爲監察

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綏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爲理遂訴於公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廊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下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士不忍加嫉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亾徵已具危急存亾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致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幸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皐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

文水因家焉父桓資稟淳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飯佛貧之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川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開正隆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奎揆考成升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年權省首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遷知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戀戀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須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內翰百一所譔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爲家以孰言而觀卜其桑蓽怫然闇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癉我詞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閽而磔妖慕白華風生朝

著無譖宗周不綱蕩而頹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弘多幸大禍之可再憤卻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豸冠峩峩蓬蒿一邱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公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鄜國十九世孫鄜國□□於□□以□□之下缺縣人鄜公以行基嗣行基生棻棻生溫溫生幼言幼言生顒顒生皐皐生免免生珍珍生光賓光賓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至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公昭公賢公洪公素公后公祚公良公通公演公伏始□世□□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楊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宗宗之子懋懋配裴氏於公爲□父□金□□以太宗之家□祭祀下缺三字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尚氏正隆間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白□族人號蕭軒翁公蕭軒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

□□張子□□嘗手鈔經傳尤愛王符之論與賓客談時輒誦之弱冠仕州縣爲屬□□興郡王□□西三字知公名選之□從甚信重之公□爲王□□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歎曰我正以此□罪今日之後□命下缺五字言哉缺下缺三字吏有□□山□□名□一□以□□當之□公謂同列□奪人之□又誣以罪豈朝廷意邪吏□□泰和□見公府文移下缺五字謂所□□我往在丹州時見下缺九字以□文相欺比來官□殆似之□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不決者□之亂下缺不如下缺統不□如制舉人立法□從□□人情不下缺三字亦□我於法□未嘗見一事可與相當者□比附爲下缺三字乃事□□先爲之防□猶下缺四字以隄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辯下缺三字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下缺九字令下缺三字富下缺五字安三字時吉處□僚公率爲□禮又大舉續道下缺六字之下缺七字喜□□大官公之知人多下缺四字學古文戒之曰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吾雖□能想理嘗下缺三字以下缺五字公□□公□□若欲吾兒讀此耶必欲學詩□當從毛詩讀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兩國□□買下缺四字無的下缺六字乎復何望焉所謂讀毛詩者□如下缺三字姑欲兒誰就地頭員之耳以貞祐三年三月二十有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下缺一字崔氏生子緲繼室閻鄉程氏生子下缺四字煒輝繼室晁氏生子□□炳舉進士與□辟東省三字恆安臨司經歷官□部令□諸孫六□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村新塋□南翁墓次三夫人祔焉禮也公□雅重儀矩可觀家居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下缺三字乃前有

所問非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所平反甚多嘗夜聞□里中兒爲其父作黃籙召諸子告之曰某家作佛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矣人有□曲世人□有不□□之爲直者□欲賂神邪我平生執法過誤或有之至於故以□□物□□無□也後日□不諱慎勿爲此以爲識者笑耀人李安下缺三字公嘗贈以□□引云純夫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金帛而□□辠是四反也□□名流其□□公如此故嘗諭關中風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於其間世族之所□風化之所□□以資□之美君子之言長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煥然學爲通儒有關中夫子之日往在下缺三字宰相□信下缺四字禮下缺十四字李都下缺五字

司之純皆所□行與□蓋自百餘年以來關中士大夫有重名者皆莫能出公右下缺五字知□□銘曰

鄜唐虞□世□奉天子孫下衰混玷齊編□公下缺五字全十四字則下缺九字殆造物下缺之下缺三字窮之□然則古所謂□聖□□命所下缺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碩洲校梓

碑銘表誌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泰天人唐鄜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琳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祖之不能答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

相煩閒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爲倉與書時調度方殷君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逾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若知在道不容治然有歸志即日出陵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陵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士善老夫沾匄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閒會門生朱極自京師筆書至君得眾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閒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請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

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捐摩創痏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　澄政招致名勝如浦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之滹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畧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邪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傀儡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滿司患若焉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主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閟尋被敎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

請開居鄉郡築室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論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庸愼自保毋習玩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畱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有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間君講授卽通大義爭爲人講說十二以贏疾至於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麐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奉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

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庆風福嚴院碑末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明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閿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名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鄂下日中秋燕集

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爲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鄂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强記務爲無所不闚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鐙下闚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大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遺山集一百二十卷樂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

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子有憾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緊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襲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縣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强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

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恐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掌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譔行狀以墓銘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語殷重以譔述爲願惟不腆之文豈足爲君重矜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泣寒往復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立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有螭於趺者蟠是爲關西大子楊君之碑碩膚佳城茫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淺漉孤罷迫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四路而泥涂一

命而佩金紫何若若今纍纍鄙資於唐世久哀徵河潤九里高松擅今增輝謂君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喜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乎平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爲悠悠者之所譏騎止統士無適從職子參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汎與流隨彼月旦之有評且裹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榮終世之成敗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啓堂奥雖白我作古奚擿取爲白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卿實尚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軺車之役歸戎車司南尚憲書驗傳者嗟誰異詩有如君宗子雲者出遊千載今非知

劉景玄臬倉

景玄年十六七尚時其先人朝尚君官四方景玄游從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能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懌因問讀書有後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忝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登鉉鼎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參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林酒閒戲取市人日麻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關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其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文章淵縣紱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挨源

委解析絡脈漫者知所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嗤不得語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甲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爲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間機械背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靑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半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陰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充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取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

好問爲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於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潦心而文世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出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舌五車噤不得　施萬古長嗟嗟

君天門奉璋我逢詩一丘窆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柰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眞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

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斲而樸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滌涑漱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鉤畫化而眞純庶藥禱羽山之年鄉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文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周漢風土完厚之泰乎河東人元某銘

郁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閒皆曰薄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後進輩出見於黃魯直李文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誼久誼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郁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閒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鄙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

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日益生慧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龍官某所士生　二年孟後歸先生殁於成皐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書吾子往年赴弔成皐會以墓銘爲請今文事矣頗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齋志下泉有識與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敢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皆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豫春官氏薦書偏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棄厥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

洪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卽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恆曰彝經甫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開銘曰篤於其貧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峩峩其誰曰我私畀茲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牀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暫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閻閻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日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十餘及就日者下希道推予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爲之喜見顏開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爲位而哭且爲文以哀之孤子汝

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鎭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爲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幸父璿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敎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卽有聲場屋開以兩赴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貪嗇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敎授爲業僅可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爲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幅巾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幷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徙捐館具耳君盡其所得者值百金幷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勅家人毋啟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可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祖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沮梁尚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屬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爲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捐貲病之老者贍養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羣不逞乘亂欲以兵仇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麤暴如此獨不悝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爲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

君之德文風爲之一變君既老自號蒿廬老人有卷瀾集三
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
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愨而信有
君之風不幸歿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次弼顧出孫一人即
孝也曾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稟之衆善具并何負於人
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
是維予曹子之墓尚可以爲鄉人之榮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碑銘表誌碣

眞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鄜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歿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爲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於代雁門用是交遂款如是

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溯洄以墓銘爲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爲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旭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嶧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后鼓原者又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誌墓銘云常氏世家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紹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閻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舉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一子起家善用膽勇推擇爲鄉兵指揮使後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偏武郎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卽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盧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文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爲北正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閒言時人爲之語曰三劉王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結交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爲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前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衆賦業外他書亦能研究國醫宛正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爲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頗能揆微旨親識閒有謁醫者助爲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遺

俱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許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孀睦傳至於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眞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曰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

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爲之書丼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偕止六秩來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閑閑于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曾催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企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則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爲建貳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以祔外祖氏以葬澄初僧舅既奉浮圖愍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

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望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爲籍則已亾久歷三推之久弟爲妾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彥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强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寧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班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僎賓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閒有集行於世次曰麟孟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榮澤酒曰忱曰恆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厥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施予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白太平興國中升雖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

之盛然後公之一子擢魏科收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祉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顏疏觸爲讒嫗心發之彥方學業復於讜之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紱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蹁躚起爲儒先炎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庭藹兮芝蘭之庭烱兮珠玉之淵卬卬趙風嫡學躚躚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淺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損祿厚我榮施以爲黨塾亾窮之傳樂后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尚有攸焉

南峯先生墓銘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炎皆力田爲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爲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士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皆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取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介沈默爲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發破吾民老幼相與逃匿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皁衣挾弓矢馳逐於杜原桑林之

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卜先生之祔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爲之銘天民嘗仕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銘曰

彼旻鈞刀嶋執與遷殫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爲息烏視而終白首圖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耄乞歸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爲眞元以爲全寧新火之可續直士使之自揣若夫鴻毛懼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嚴牆之疾趨有白刃之待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飛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俾無損耗耳兄幸歸諸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爲讒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尙欲言分異邪乃更相友愛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爲賀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爲之

開諭辭情懇到鬬者感悅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疎疎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貞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鄰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寬豐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維喪資頓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漳官復殷重教督翥令爲長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兩山間僞城公家亦被驅逐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舊士其縱還之帥遣公挈家去是夜所得悉院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歎曰爲

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遊騎徧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毅英師事程內翰天啓末冠爲鄉府所薦再赴廵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問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擧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潛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鬬從且至羣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毅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毅英子交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七公衣冠之藏子

孫豆邊歲時烝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叮嚀公兮古大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爲自勝之彌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詞煇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爲王前驅而辜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見賞惟祿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頹波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爲長使尊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亾與亾者爲不亾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遼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效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遼然子已遼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難宗聖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應一時而遼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眞贋則望而知之雖公亦以眞賞稱焉子官京師始用二公意爻之而未款也亂後子客冠氏遼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遼然子少日出閭里聞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強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脈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書人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后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

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於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鄰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遼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子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遼然子聞之誦子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遼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挺孟卿爲予言子已北歸遼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眠食何也遼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遼然子故書凡子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爲慨歎遼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二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

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邃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瘦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衆人之所棄曲相奬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一邃然子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邃然子之邃也邃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邃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卽孟卿所娶者

邃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淺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眞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贇以父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贇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朝內翰儕牓登科終於朝奉大夫路州黎城令父世傅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商州鹽壁主簿彥遠盡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仕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運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眞定酒使司監淡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爲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凡爲豐衍東庫副使官鎭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開居卅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盛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辛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恆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强勉爲之故人人得其歡心至於當世名士

貴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鎭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榮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歿子既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固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縣卅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祖之米寧就陶生而乞憐貧夫徇財令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竝流而金石自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

者尚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似之春秋時有神視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赴死期若頗坐逝者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

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以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子門久而子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內經接病之源起死而生爲醫作鏡脈訣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昏來壽考康寧脩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遵道華胄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爲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葬其先人之藁殯祔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爲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爲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爲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恃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爲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輒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鄜城泊麻微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眞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爲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子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

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沮洳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脩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沼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寂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大夫之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識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

爲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洛水遂爲洛水人公卽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欒城召趙儒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脾味道從之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卽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爲感動乃歎曰負此婦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

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公歿人多爲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洛州之寓居葬城安呂彪從太夫人之塋婆束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溫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溫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黃縣蔭仕爲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熠然勃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柢繫其逢不繫巧遇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脩體桑嘉內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邪天邪人邪其父母邪從容以思其得之邪茁其芽鬱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柰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者尙信然邪尙信然邪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湘校刊

碑銘表誌附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卽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嚴五村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樸語又無根蔕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態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

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邪我不復出矣乃敎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常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間譽而喜間謗而怒爲一人所輕輕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舉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遺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酸鋪餘之醨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眞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閒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謀飭學措不祿祿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鬱鬱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

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會祖諱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承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仝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士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闚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嚴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

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淡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傳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尼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厥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妒之隨以禍攻夸巷抱書薇蘼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輸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祕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祕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尚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

父鎌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貪稟豪邁好賓客復喈讀書本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姻睦族屬內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彥寶娶龍山劉玫君之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內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朞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飢民爲侯家強娶法當爲良猥謂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謹以教子爲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并牧之馬似涉瘴癘官有被其役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難遠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見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窮顧謂獻卿言若能爲易氏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兒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爲求河東高公洒正因迎事之速其下世送終附孤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蹋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誠

者笑況必不能耶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二子獻卿其長今爲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部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員外郎女一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輿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守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長大官民門日暇不給孤奉慈訓尚有姓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爲淑女爲良婦爲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假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

弟猷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拜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媿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焉其予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爲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林驥問塗司南適遠鼎於華腴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閨壺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鉦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强武庫再傳化而文房鬱階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祿孫飴上壽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爲隩州人母那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爲贈朝列夫人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湯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曰瑩棄家爲佛子有詩筆聞於時次曰隣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鍔賁瑩隣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纖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賁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爲甚賁舉進士瑩與隣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鳩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睠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學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基某自齠齔識文學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學念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迨親萬斯不貴母氏劬勞無報可施樹靜而風霜露涕涌悠悠蒼天孰命之尸舍飴弄孫彼何人斯嗟惟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癯疵玉樹階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之以玉碗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

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亾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邠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衛辺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日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婺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斯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子婉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與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殁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爲言親一也母亾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爲棄父矣曰女得母爲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階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矣乳而啼極稚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亾與亾孝女之哀千載涕滂白水南東雒母之藏魂魄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湘校梓

碑銘表誌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滄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攷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爲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爲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爲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爲楚爲漢者皆倚之以爲重至

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人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會大父啟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姚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卽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產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屬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奉安人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擒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盱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盱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大師於軍門摯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

青崖晁海牒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李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眞定道西山與李里海軍等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李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攻盱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饗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又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

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敵衣糲食暴露風日勞瘏轉徙之民而還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俗所積盡於交聘燕饗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府當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

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病以殘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爲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捐兵柄顧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攬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長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郎主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脅從果何罪邪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誡公爲言古兵本當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餉秩滿入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蔡益永肴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邵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還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柔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匿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壹都者數十人壹都厥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賙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令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斬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

卹窶之惠日積而月累之益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則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思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啓宗晨嚴清濟洋洋乾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奔維魯所荒人安襄徼元元讙囪鋤擾柝迭爲長雄造黎惘然遘厄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者龜往迺大同挾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寵之從儳累阿翻鄴爲雷風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

虎民汝子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職公敎之大布
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髣漏我完爾有瘡罷我追我安金
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爲冏元
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髽布宣王靈賢公
是賴愛養其本緊公是戴臣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
無遺愛有問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莊平之原龜厥宅窆窿勒我銘
詩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牌銘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
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

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
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靡滅燕城既
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絳寄
大命之去就一章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
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禀
其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亾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
之功者公之力爲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
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
以公方之尚無媿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
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
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
威相下之水柵雞肩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

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
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
命公魄主兵者下追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
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
食糜粥所救者尙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
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四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
弟敎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
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亡假
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
難解紛周急濟困收恤孤嫠飲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
化而秩秩人出强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
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幅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

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
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
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
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
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
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祠祭嘗之敬宜有文
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
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襲布之五杜甄子然朱登之配
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
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
貴於令人之情況乎時則隔蔫未遠人則耋嵩將見如公之
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

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尙有攷焉好問旣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厘雲咸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豈得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盈數數有畸無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介三大藩盡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障幅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齊面武公司徒屈於斯眉壽保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洟人疇依乎遽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曰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寧我私公福我兮無已時子孫祝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滹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强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受成算自竭敓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幸族屬保障由西山之東流塌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僻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

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贊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道者亦旣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衆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美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涖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

武僊會鎮定滾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敵諜其後僊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衆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衆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卒急吏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覷次於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免妻子皆爲所虜後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棄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仕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

率卒至帶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二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帶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斷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峯東西五峯苑家西水姑姑揭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貍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渦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蒞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

榭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為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所營並隄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眾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隄上諸軍隱隄自蔽待敵下舟即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從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傳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軍為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眾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

走復為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迫宋兵盡乃已鄧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為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為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追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濮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白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既

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土公率
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卽引還夜四鼓起黎明
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卽取昨所親路
發斥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鬬公奮擊之馘虜數萬自相
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
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倣
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
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
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
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
獲者尙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
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

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
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
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
公至自北觀從一百人而南時盧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
宋重兵所衝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敛退者或勸
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値敵兵二
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
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諸大帥以城
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位非次
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
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
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
入圍中激斥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
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
爲中潬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
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爲上流不以大將鎭守之則一葦所
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
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飢固姦謀坐屈膻
腥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
之力爲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啍稼俱
廢我軍爲困糧之計初不以饒饒自資北軍還間關千里道
殣狼籍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
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
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

十年則桑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
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
與冀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木息而止聖度寬明
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衆哥張甫牛類皆嘗
與公爲敵既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
卹顓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于爲大官所俘公賂
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
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
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咸望崇重見者起立拜
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攘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
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
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

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會一毛曠然爲仁義之擧然而百姓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艮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讐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囊鞬乾龍天飛靈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黥髡自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强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會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戍江濱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爲鄰中澤新城盜若長雲吳兒艤艘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麛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荆楚既同觀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瑚戈形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敢了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代加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鐘

龍虎衛上將軍邵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內剌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衛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閤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贍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

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爲尚書省驛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笞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湘校梓

碑銘表誌碣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於有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樸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木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术不從

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動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剌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盡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卽衛直點檢可奉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詔附大奴文章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嗶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邪直前擊之馬鞿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學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弱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益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彊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

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奉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撒南從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威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餼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卽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徹公從綱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隘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

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軍騎南還且戰且走儁入南山與都統與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距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匹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如后車乘采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宜宗威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鞍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帖取皮公以家所有鞍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柰何以毬鞠細

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捄倉卒中作大橋以距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爲小卻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告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聲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闕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壘之役乞以農隙爲之秦民賴焉與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幷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

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幷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幷能獻馬可免罪幷能率所部千人艸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才不爲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幷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艸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

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祕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閿鄉令次彭孫世孫俱早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秀偉資稟沈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日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副小窮弟蚤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日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

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邪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往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邪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收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十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柱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閥閱貴游華靡相尚公家粲鉅萬億僕千人帷帳輕車琴筑基槃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化人大父國俗兵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爲幼學止行之計心樂性熟箕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翕化家存籯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與嘆使之得時行道持祿養而效之君文武志膺用無不可徙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雄強間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斥獨止而無並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誅書乃在

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徼巡周廬實命不同乃如之人今祿不計庸我銘墓斥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殀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雍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其視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

不若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鷗之伏劒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詳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勅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同鵠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歎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

種人之在滅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黠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蕃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蚤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書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白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而奏不顧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

梁乙恩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讒以敗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亾還主帥惡於坐睜而不能救也出騎兵千人與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葬之壽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卽三達次鐸剌次福海女一

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歿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胥諸國語泊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子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屢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答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螭君得所以歸而行路嗇陸莫嗇者才賦

君則多沈潛而剛愎愊而無華曾是豪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嵩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姈婀河源九天放爲頹波厎柱中流終古不頗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卽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鎭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尙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尙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朝方有爲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尙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鎭南軍節度使尙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

李氏爲姚而司馬遷亦以沮貳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鎭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愧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爲疏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奉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鎭南鎭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尙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被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鎭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鎭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爲都統鎭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鎭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鎭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鎭防千戶葛宜翁鬬訟訴於鎭南鎭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卽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

必報鎭南妻乃以侵官訟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怨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鎭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鎭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鬬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卽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鎭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

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赦矣鎭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謝乃以白衣領裨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政事國公問誰可爲前鋒者鎭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川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同統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鷙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鎭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來而逐狐兎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

勝始自兜刑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宏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鎭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鎭南私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劫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鎭南蒲瓦曰汝嘗叛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此刑人時德全誠右之以不鎭南飲酒竟徐曰有之蒲瓦見其無懼容浸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鎭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所其歷不爲屈屈折盡地大數語惡不可聞齕口吻至兩耳嗥血而呼至死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運酎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曰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取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

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選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僚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權酤日增風俗隳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懸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操清愼自守不爲利誘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勑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圖[illegible]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

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榮安鹽使司管句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例綫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句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取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

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葦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威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屬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入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貢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盜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沒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塡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鬨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沒渠以石地爲限渠滸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與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儀州招撫使孫男二人

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向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請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擴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賓之以爲請某於瑭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腰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譽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衛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剌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儀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人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賜錢萬扈從南渡泰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遷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鄜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

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衛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今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朝諭旨於隆德殿公泣泣請留死北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眞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子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稟然材則人耦奇則天齋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攄蓬之賢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從元文類補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昭靜雜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湖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昇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

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葬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子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亾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

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章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婁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絶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加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頹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丁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從元文類補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

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齎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俊傑之士固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九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用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涼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訓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麻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懽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簉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

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訥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臧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慇懃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義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亦可概備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

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譔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郤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術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翰林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問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

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眞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揩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厥世卽爲北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劄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尙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敎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詵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蔚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實抵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

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卽縱遣之口授文移遇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樂遂革蔚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豫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卽位進禮部尙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牓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

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史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二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岊山

世肖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八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贍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衛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贍工部尚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鑓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識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衣衣神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子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闇而章者也海陵以廢辱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弒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永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卽日原之初與平奮公爲子後生子震

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卽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腴瘁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柄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裔有光高陽酒奇襲孤芳得易

貞幹書潛剛帝前冕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遑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正山萬牛償且僵顧以揆闔待豫章緊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艮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斁士作祼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泝游推之公不亾千年爲家置冢旁龜厎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順渊校梓

碑銘表誌附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公偶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可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嫻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

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績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獄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憫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糟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闕司局皆公發之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間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嫡嫡議夫之媒孽新宮落成則以有功徧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可嫻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粲之舊命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

曾大父雲自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玘曰璵玘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卽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閈出入遊觀裘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勒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積嘗攻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譎亦奚必以憑藉積粲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粲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眾未嘗妄戮

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造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惡藉積紊一切以誅鋤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山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腹之奉擊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濱流長概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沈潛策慮愷億坐鎮衰薄舍納垢污獨見幾徹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損既與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氣妥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市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與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

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勵祿方來其演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住者城武亭其原是爲龍門　劉爲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曾門孔武且顧孔武且顧唯幽燕之習會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是奉而不違閎閎風雲出入範圍婉孌寵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工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鉉公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畿氏表忠袞冕巍巍奮無所階世壽丞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崤宗之德公泝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蹟獄有平反將無妥歿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珤自曹南走書幣及子於順天嘗請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放之令甲諸仕及通貴

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窃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眞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齎奏牒至者都堂趣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連水來歸科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卽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牒所請皆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子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古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

至而用安天尊之魄心計踆跋逃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子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稱爲言盍公顧知子而子亦嘗望見酋宇於衆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湢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

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丘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顏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卽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誡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姿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慤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兒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極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襲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率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赴石烈阿虎拔之遂老幼數萬

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讎公復與宿帥眾倡奴所全舊於鄜縣全僅以身免至遣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壠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閫隨拜額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粟粟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挾右嗣戶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藏海山沈雄鎮鎮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劒俠倜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

涿易間雖譜諜散亾無從攷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愊億氣節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暫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平膂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幕府省訟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髣髴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子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柏松文石龍虵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繁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埋無僭差西州既東兵連兩河鋤耰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庇立不顧維軍律是從戰功日

多夏寇熙髮劒佩裁我食飽而屬誕爲盜夸公所其營壯士無譁憝憤迄幾時化而蟊沙有來同盟脣齒輔車詣闕拜章畏途褒裒孰爲田疇而充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那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十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驍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卽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

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破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雖擾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闖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而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書就死地者人心既定雍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蚤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適須城令信果蚤卒貽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紿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笥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葬宏政之宏山下臨淄逸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輸

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廬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壻世昌子門弟子也故子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間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破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造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臠啑厥作祼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淮流王謀散亾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

歸陪燕大房幷遷而南遼如投荒喪亂宏多曠於孫嘗溫序思歸瞻言涕滂輒車北鞏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崖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和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亟囹圄之攝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者麗對於前人祗懼弗忘入世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旁

贊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耀大父顯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元弼換遼官充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與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

清愼有幹局書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巡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它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繇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滄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仕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幷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藁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歡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嗤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弘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通祖繼伯氏按察副使厚以蔭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蔭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錄事永寧中升陝縣令人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師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蔭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

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屬斗海墟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鋼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見岡火炎之日繼貞不捐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峴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議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威平陽取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埽境之兵强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圖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挾老幼走西南龍門崖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珦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

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溯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曲任俠尚氣槩於周急落日出縉錢一千以給匄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敘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尚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參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收忠愛者無不盡君隱州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冤不數語而決閿鄉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荐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軍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饋饟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莘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奬拔嘗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眞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彧舉進士次曰擇

善棄家爲黃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祇侯承奉班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敦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溫淳有蘊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立學道價重一時而翁嘆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分其純良有自胷之剛溫兮其慈祥無窮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古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泊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洺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貧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最閩而未嘗以勻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二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蓋終中日誦佛書爲課迄於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爲難

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爲讓效同官亦挾輕貲而遁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既無所逃責矣尚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蒭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謹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饒饋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慢塞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痛罵立致殂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哭在原之先塋積官贈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封榮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勤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酤監喜喜蚤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桑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卿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俱

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婉貴官尭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蔭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辜從安居雞水之上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養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平性理之學君之世益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陶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邪蓋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惟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

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宏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衮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尺何言哉理則應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渊校梓

碑銘表誌碣

顯威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后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十年劉秀榜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卽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祗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崞縣煙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卽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卽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

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卽位用大安需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爲所親言吾猥以貲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隊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授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勤止之曰選法蔭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薦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爲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爲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隋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效封濮陽縣君後君一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綽曰紹曰級皆孟卒繼曾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邨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爲請仲傑學爲通儒德爲善人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爲論次之并用子之所感爲作銘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閽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亭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譔述爲請某於亭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子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爲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數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搆成人獄鍛鍊

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誅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日初始蒙昭雪洪洞孫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徵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飾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孫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混跡閭閻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稚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

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口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惟日酣飛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鄜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繼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延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三撝司馬光相爲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而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敕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醜既喪猝爲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爲聖癘始於天地一我卒之古今一我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讎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爲讒夫者其才智類出於人遠甚宜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在於殺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豫溫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吉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衆勝天而天定亦能厥人者益當以我爲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子言往者邂太原嘗以宗人誼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表以昭

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諡甫所譔諡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論次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人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朱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鎭貲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齠齔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爲憂及父歿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叅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爲人謹厚舉動不隨俗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槩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

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爲瞻護有間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羣黨威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爲官長者君義而卻之明年大饑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與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紿兵士言我主婦塋財所在當盡指示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

士至其家亟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耶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卽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爲眞定參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蔭祗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其原之先塋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亾凜凜皚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十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以

義俠見稱公資稟沈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朝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塢別自爲一軍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荊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塢下論公使降公盛爲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爲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爲保全諡以腹心倚之未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爲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眞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

挫其鋒義斌懾焉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郾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鬬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眞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畏地齊魯駐軍滕州之可山紅袖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擾皆殊死鬬袖軍敗走填壓山谷間無慮數百人詔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爲犄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

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兼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頷過西山者豢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峯山明年國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白撒攻圍衛州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戶自是愈自奮勵其威聲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安安出於翼贊者爲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爲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

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贈威將軍潞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爲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戶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鬚髯舉止詳雅有素宦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爲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銳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

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爲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眞見之嘗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爲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敦龐者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酬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殿孚之末以神道碑爲請乃爲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爲資成周既東日薄崦嵫志橫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瓜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

滿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荊棘挈之安安我恩我威爾熙爾寒疾疫剛瘴孰我敢干北方之强屢斥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兮累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埽地後生所習見唯騶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校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攷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雅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敎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與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原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

趙氏世爲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饑發粟賑貧爲鄉曲所歸考諱休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於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卽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卽入粟佐軍補脩武校尉監沼水縣酒罷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沼水沼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冠氏令耕稼既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於青崖因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李里海軍未幾威

義斌子眞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鎭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遷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爲義斌所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倜士兵柄日以取冠氏爲計侯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於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岡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於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貞亨柔

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鎭撫軍民都彈壓吳荅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賙卹之脫之於奴虜活之於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概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

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朝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子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爲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侯留連鄉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酒進登樹之旂旌冠氏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亾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纊

稍資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秘歌洋洋通辭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緊誰宏之侯所宏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吝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朱文卿東光何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歡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什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歡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於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邪予卽爲敘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於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弟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榮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柊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畧地上黨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譖於行臺者以爲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

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州人眞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旣降復謀南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閉頗知載之參佐諸人又爲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豫浮沈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卽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身悠然聽其所如六合

蓬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裘有車而弗駕溘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骸露骼鬼籍而強行者歟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鳴齋校梓

碑銘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皆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收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爲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爲游騎所驍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薦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

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詔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遙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詔都用爲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詔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謁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風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它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於澶濶於淮楚於徐亳於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憩者率以不測爲憂侯曲爲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貸末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詿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坐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爲之別白故誤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遙授鄒平齊河兩縣令裏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叅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

提領出爲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還懷遠大將軍遙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舉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徹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威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爲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

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噍類柰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摩會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與哀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竝青社爲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爲差汶郍濟郍其未涯郍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尙信然郍

宣武將軍孫君墓牌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爲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祿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

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爲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爲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徵爭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爲長強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於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卽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鬬大名軍遂潰義斌投死無所葬卽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尙書省應辦使王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爲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已亥遷本路鎭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錄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僻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子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子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牌之銘爲請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德閎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貲病且歿泣爲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

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爲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子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牓落魄嗜酒身歿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爲葬君感念疇昔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祠祭壇壝與時貴無異亦子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誤述其不朽也必矣尙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强爲論次之其銘曰

鷙勇兮翩翩纓緌胡兮事戎旃許公驍馳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筍兮之權村官陬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鼎然鬱鬱佳城磐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貢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祿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眞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爲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承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侯及從兄眞定府判官眞玉脫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五路萬戶帥本軍其六月復眞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啟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爲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已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

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爲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大梁五代末有諱匡穎者官至靜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內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襲疊仕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爲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諜散亡而其見於祠塋石誌者蓋如此振玉之曾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僊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爲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北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失襄窆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絕感愴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誤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焉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上於平棘縣西北鄉蘇邨里之南原爲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龔氏物故因從祔焉雖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攷自大梁還龍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之爲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子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宅州郡莫與爲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遺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蓋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爲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鎮師及參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讎之義與厲士卒輯穆同異裨諶之力爲多初莅慶源戶不能百爲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

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畧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參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尋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謠載路下車未幾即枝殺人者之罪赦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閭郡稱使故言治郡之效者率以侯爲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累府之族糜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　棘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暮功羣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謂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莅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爲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

致之者爲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爲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劒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搆蓋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家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塾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爲邑丞大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顒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忠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爲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俱陷慨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效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

效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爲公所錄假之旄館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顯昭極其墓松槚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恤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爲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虜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糊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休尚資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匄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鄉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剝慘矣盛業大德名卿

鉅公之後遺福元元遂絕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爲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與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所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攷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爲之書雖然此予間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貢善良夙尚內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爲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撝尼如滕侍陵轢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聲哭之後僧尊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沒之後葬

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婦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
妒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
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強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
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而及福祿方來
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
趙宗之所積在此毋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
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
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爲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
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
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眞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

曲之譽辟監軍爲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
爲今經畧使史侯所倚信榮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
招集未附爲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
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爲人有
志膽善騎射時寇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
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
面而鏃不得出醫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
以爲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戶恆山公仙
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陝可上
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
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
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業與未盡者依太行爲巢
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爲竇助以紓
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踊躍而
戰斃首領一人而捻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爲重亦得少
安甲午歲大旱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
粟代輸之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
財穀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遽疾以庚戌夏五月
日舂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
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
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
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爲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
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椎牛釃酒與相娛樂下迨
廝養亦獲饜飯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

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爲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
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爲昆弟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
戎行不嫺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爲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
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隕穫言
政者不敢以武人概之初監軍沒其子繼祖纔十歲公襲其
任三十年於今伋輩既冠婚矣公念爲叔父所保養生死報
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爲感動經畧公
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爲難況乎
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
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稱嘗謂風俗之壞久失
同父之人往往自爲讎敵血戰於鋒刃之下顧有以大縣萬
家推之羣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

教育講習之誼爲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爲之銘云

重甲兩韝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蛇矛之所遺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劒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刀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爲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敵屭千金貪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白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罔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孰於禮服之羣從釋銅墨而自捐戚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爲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爲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葬窆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爲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祿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今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爲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

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亾一同異集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寵福艾之士然乘時倔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爲公所錄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亾恙時拊罷瘵之民恒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儉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推食臨滨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非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繫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七帥不能軍

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效公之儉弓刀舊習爲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救餓推食臨滨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爲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爲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非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交結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繫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七帥不能軍

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衄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率徼招降后城爲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陣光祖之功爲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爲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收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盡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

以兒子裔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戶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亳無所犯五翼號爲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產至婢無完裙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胸副不計有無生日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饑者思欲偏及之其仁心爲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謔浪不爲小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賜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當未名之寶間人談閨閫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鄧有可觀兒子入小學逃潮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眞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爲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爲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爲不亡矣黃金滿籯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閭百戰冊勳卿子冠軍收之桑榆遂有渭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攷於斯文

安肅郝氏先塋碑 從金石例補

宣差五路萬戶郝侯和尚貞祐下缺今年夏五月侯朝行闕對於帳殿者餘七十日月以上廄馬二西域馬三彤弓四鎧冑三金錦三幷金虎符錫之夫人劉氏亦拜雙錦之賜下缺郝氏安肅人葬於縣之玄冤鄉千秋里者不知幾昭穆矣曾大父諱廣資善良有陰德閭里中年八十三遇異人教之良禁黃髮更生又十年乃終妣曰劉氏大父諱全任俠尚氣勇於赴難有朱家郭解之器妣曰田氏生二子侯之父諱增氣節豪宕人多歸之不幸蚤世妣曰孫氏從上三世皆潛德不耀獨叔父彥昌承平時以貲爲恩州酒務使次令安肅迄今康寧壽考坐譽榮養歲時問安孫息滿前郝宗陽報之慶與溫觴也雖侯襲已積之善擁方來之福而生子如此祖考可以無恨矣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渊校梓

墓銘碑表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涼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巖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爲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益又一耳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伎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爲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貴雄相夸齊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涼儉狹僻左僅庇風雨戶田不能百

畝師一顧盼而雲山爲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爲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小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囷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臘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日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靜曰儔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子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淡入理宿七縱八橫則又於近世詩俗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俄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歎歿後歲時祀之子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舉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留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戶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腳跟乃爲戶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爲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佛

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秋舉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泼不可入世間學漫廢日力可及白爲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爲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子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子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爲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蕨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濆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溪揖層峯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雲冷然而風頹然而卧鬱然而松彼士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亾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鄧城師以華嚴爲業手鈔全經日誦四帙爲課饒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爲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既枯而龕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牙靈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塔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

遇落髮三人辛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淨蓮求予銘其墓並叙道學師葉縣之劬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媼及諸弟如洪上龍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爲之銘銘曰

大力無隅涉迹則偏融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士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會是枯株秀頴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

道冥葉銘

南陽雪山僧洪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爲佛子遭歲饑乃能爲父母輟口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歿亦然雪之人謂之塡雲旃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請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盤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塼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爲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巖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爲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爲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於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眞二十五旦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爲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爲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鄭曲也知師爲詳託予銘其墓予以劉爲不妄許可者乃爲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咸沸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薰何以表之今有文

張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忠之會有爲蜚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守愚微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綱之繫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立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遇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

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昧盖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種著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執謁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晝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其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惟武略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巡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塔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

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罣羈犢健破車霸署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閽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區百載而下或有歷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爲全眞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子之行請予爲墓道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匃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蓋廬舍爲定居計城市道途遇昏莫卽止風雨寒暑不卽也吾全眞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匃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爲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棗梏而過者棗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誦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令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爲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爲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大師離峯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子在三鄉時盍嘗望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亦嘗寫書求予爲錄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

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卿城走數百里及子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子聞之今之人全眞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黜削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倘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額脫戒律自解心光燁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大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爲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爲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爲然者予誤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演入理窟者三數人黜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商峯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

下百氏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宮商而責混沌之跗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門若雷希顏淵幸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卽北面事之竟爲黃冠以服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离峯子何疑哉乃爲之銘离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离峯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鼈蛇視身寇讎自干冝羅櫼有加邪年可遐邪所持者狹而所獲奢邪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

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柰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日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鬬弓終以大方爲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爲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日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冝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卽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天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衆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爲異人摯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爲懷而內敏殊甚問讀史傳畧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爲崇建規制峻整遂爲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籍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爲裒正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鬚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爲受道之器故置

之仙聖所廬敦厖者艾今旣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沖等爲植碑予用所知者爲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爲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龐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僞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邪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沖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爲樂如佛子之順世緣邪抑脗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眞子墓碣銘

通眞子諱志安字彦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今博古工作大字爲州里所推重父諱翼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

卽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弭縶而無述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眞其長也自蚤歲趣尙高雅三擧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龍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一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脫其堆埳況滓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殿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卽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淸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眞子拜拜曰

受敎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眞子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釋僊婆僊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歪於能事穎脫眞風遐布而通眞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眞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讎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旣成之五月爲徒弟言實藏成壞事固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電風烈大木隨拔遽浴易衣蛻形於所居之楸檟堂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代往子先君子令陵川子始成童及識通眞子之大父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爲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眞子以世契之故與子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爲其師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玄者復自濟上訪子新與冰雪沍寒拔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爲作銘使刻之松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發眞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罹元元坤軸旋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苾莽了大緣苦有人兮靜以專嘿也易老固初筵玄綱力挽執我先苦節終志孰我堅網羅落筒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黃厥瑕亟瓊笈閉九原遙達入角星日懸司功會計蓋上還乃今出餅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

賓天爲復延康轉靈篇爲復蕊珠參七言爲復虎書校三元爲復逍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壟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峯周君伐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者結茅以居全眞家槩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饑資用之絕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棚逐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

一時人以其仁卹周至故有慈孝之目焉君亦以爲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歿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畧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爲經度之是爲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卽命駕西還先生旣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王峯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眞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卽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輿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圖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卽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於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曾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

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旣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隱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强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爲笑諦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爲之銘其銘曰

吾吐而谷咽馬迫谷孰愈於日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嘉予許之以愈言之契故以其不言者而爲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綱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蓋君天質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黃山趙公文孺黃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愼許可及爲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爲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遠世爲汾西人父以醫爲業母胥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沖佑觀

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卽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旣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鬻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卽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亹亹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爲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

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涼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爲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翰家以我爲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而輩第往毋念我爲也乃策杖入深谷臥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子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閔持蕭練師公弼所錄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寥誠得吾子謨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子爲學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爲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吭天厚地立界之立綱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巨浸稽天一葦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爲不亡肇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川之族袁氏世爲虞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沈默不好爲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鍾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於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爲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卿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互以詩什爲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宏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至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於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貧藥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爲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卿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

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爲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雖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輒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饑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殷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爲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嶽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卻後當爲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爲少室伯主司眞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爲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甘畧滿鮮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庵妙選方傳於世始子龍

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匄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閣閣公亦以爲言并以挽詩見示嘲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芮城李邢彥過吾州邢彥先生鄉曲與之游甚歡用是重以斯文爲請予問邢彥藏雲所以爲天下斷高可得聞乎邢彥言歲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爲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溫兮其玉如以君爲黃冠師郎合煉之刀圭襄翰之綿絕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緑囊進技於黃禍勒淺入倫之先盡囓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絕學我傳窗惑爾祛以君爲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

膏以清喀焉尸居齋而亭衡塞爲瓠壺震驚入屩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內之外而方外之內者歟

告山贊禪師塔銘

泥與汴禪師爲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贊公承事五六年始遊吳而南北歸贊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去三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靳覩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贊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嶧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巖才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

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方所重再往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爲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爲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爲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沈默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爲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譔述爲請幸吾子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還後嗣法虛明亭公在法兄弟取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爲震風淩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肖輕傍時賢之門子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蓋頭茅一把繞腹蔑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

所從來循流溯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事故辱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溯校梓

記

令旨重脩眞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眞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鎭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爲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頹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爲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爲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蔵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衰傾者壯之腐敗

者新之漫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爲禮殿爲賢廡爲經籍祭器之庫爲齋居之所爲牲鬻之廚而先聖先師七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修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於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智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

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心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擯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敎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爲井田自戰國以來埽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敎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口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爲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帚而諄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緜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斷鴞爲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爲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爲漢矣況乎周制雖亾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

師之演訂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
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
不可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
順攷古道講明攸衛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舉之絕業舉
大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崇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
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雖有必至經老
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蓋兵興四十年俎
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賢王爲天下倡是可爲天下賀也故
樂爲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
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

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於朝
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
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尸守道配焉齊
都大名徙學於府署之西南賜書牌尸隨之而遷獨大觀八
行牌蔡京題爲聖作者不豫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
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
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
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
爲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閫府之日
首以設學爲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從政以爲國
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
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
地且逼近閭閻湫隘殊甚非弦誦所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
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蔵事工力偕作首拗禮
殿堅整高明視夫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堊旅被衮鄒兗兩
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爲賢廊七十子
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於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於齋
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倘擧選而食
廩氣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
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盤著鄉先生康煜儒林祭酒
以主之蓋經始於壬子之六月而成於乙卯六月初五十
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
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
倘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

視他郡國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僚屬諸生舍菜於新宮
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
復盈於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
盡在是矣越翼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
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詒歲月幸
吾子文之斥堊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
諸君之前願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
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納
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於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
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爲用廢
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
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

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爲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於其中以卿大夫嘗見於設施而去焉者爲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於斯時揖讓酬酢升降出入於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口口終不可與有言然後棄之爲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

爲捭闔爲鈎距爲可角爲城府爲穿鑿爲鉸鑿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盜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毀譽爲讒彈爲媢嫉爲陵轢爲擲擲爲睚眦爲憯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妄婦姤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羣黨爲淵藪爲陽濟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蜮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謀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蚍在人縮頸爲危怨譏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爲周孔人只代膚我以發家凡此皆我身之學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爲尤甚也居山林本食澗飲以

德言之則雖爲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爲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爲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閒視以儒自名至於徐行後長者亦易爲耳乃善之而不爲竊無根源之言爲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爲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於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於一時浮虛之禍烈於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爲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

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爲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十年衍聖必其爲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爲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日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脩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閒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於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莊平厎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正其位又爲從祀之

室於其旁至於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廐無不備具經始於某年之某月落成於某年之某月文后既具趙侯請子記之子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爲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歐陽永叔實主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爲良善而易敎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登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爲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敎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於弦誦之域而饜飫於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相然自以爲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吏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爲俗則美以之爲政則治以之爲國則安且久堙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墮

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於爲
血爲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輿居僤僤之爲徒亦有敎焉不過破梁牌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兎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取箕帚而誶語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爲太息而流涕者蓋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脩人紀者出而後有攸敘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宮爲事士之有志於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敎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敎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脩人紀者尙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爲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於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爲門爲廊廡爲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

趙爲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於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徹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眞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脩復爲事發貲於家雇工於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豪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會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駿駿乎承平之舊子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子記之子以爲學官之廢久矣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爲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爲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劫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

可爲美觀而不可以夷攻也趙侯不出於强率不入於承望崇儒衛道自拔於流俗者如此在於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爲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縣蔑不旋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爲力可致而使學宮有鞠爲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二使君爲言視今趙侯能不少貶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蓋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爲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繫籍生附於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爲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豫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塾絃誦之音相聞士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棄爲之者化民成俗慨見於此自大安失馭中夏版蕩民居官寺燬爲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書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於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猶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於壬寅之冬課所在學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蓋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輦亭不知學校爲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於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弦歌當不以割雞爲戲言矣子行天下多矣吏姦而

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肢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嘯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爲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於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爲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爲會謂斗食吏不得執鞭於其後乎使吾不爲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爲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脩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學獨存歲乙

未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嵩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爲嶽祠僦矣泰和末太原祁人樊道真

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荆棘瓦礫蛇鼠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版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貲鄉豪張祐孫寧泰商人党珪爲之倡廟既成祁人有以白石爲中天像欲輦而北者道眞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何鄙儆福於方來逃罪於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謹篤實神亦有以望於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以事神者矣崇祠宇成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升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利利欲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

人於溝不愠也血人於牙不屬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於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愈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怫然於胸中矣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蓋皆至周其有廟於此則不可攷也廟祀以元豐入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藁請杯案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爲神斗酒鼓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祕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於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於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脈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藏鍊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鄙攘拾心魂驚喪若醉若狂憒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爲

羣日相過乎前爲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爲變鍊精而易形使之爲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益亦無以靈九神膏爲也此之不爲區區之香灺埃煤自夸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爲神嗚呼其亦兒童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於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爲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爲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鄭諸山絡脈相屬而爲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者舊以爲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褓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謬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

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以此泉爲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旬年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爲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於禱祠不幸而不見荅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爲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於物者豐則享諸己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瑤宮璿室萬舞在庭金支翠旄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牲不揜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卽神神卽人人卽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盼邪正大已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藏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犧神農黃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爲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爲吾夫子所刪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眞大要三墳書特止於此今其論故在本於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之際然於二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纖土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乃卽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

其坐棟宇既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爲記始子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濟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恆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耶耶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爲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爲惠民局直長壻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屢道知請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淮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賦之節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益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越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子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殁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皆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

近處爲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方見於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凡負戾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徼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罹絕人心所存雖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兒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詔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皿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於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視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爲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卽以新倉爲事度材於山賦庸於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於至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於八年之四月文后旣具子爲我記之某以爲天下之謀食者莫勞於農而莫不害於農農之力至於今極矣叱牛而耕曝背而耘一人之勞不能給二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螣蝥賊凡害於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剜瘠之民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兵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於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啟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恆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惟公爲徐爲陜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於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溼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曝曬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墐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於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爲縣難爲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恤恤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

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於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勅率作興事必於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愼機密而帖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於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於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書聞使如刃之發於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於墮窳斯可矣若夫厭厭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爲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爲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

進者皆以爲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爲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取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夫以天下銓綜之繫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爲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爲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傯爲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侈上命也乃以故事請於縣官久之得故敎授位於樂善坊之東敎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衰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廄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蓋百日而後成卽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於人勢其心者逸其身於此有入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於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極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於其間君子以爲不智可也故予樂爲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昭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脩官元某記

創開渡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敎官劉浚明之濱以渡水新渠記爲請曰渡水之源出於鴈門東山之三泉過繁畤遂爲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爲不達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尒朱氏而下凡三入焉尒朱北鄙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

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嫣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役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鉤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至以水田爲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羨率鄉曲大家枝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北郵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旣望合鄉人豫議泊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欣快雖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爲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爲尤多

襄余官西南鄙之屬邑多水田業戶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攷之夫水在天壤間爲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賙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澗人無一溉之謳者多矣以至平爲不平不爭爲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興大豪共公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吻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倡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

也故能立天下之憒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關輔之三白襄樊之黔蘆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功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投秧隨爲豐年今何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食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暵爲虐乃無以療之求泉鑿硪商羊坐爲焚炤暴巫釋禱家之所誤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爲流波沄沄淨澈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不麻菽麥纍纍瀰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子勞而有功窮之利若李侯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片邑無聚落無亢壟特沮洳之藪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舍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繞資數千人之功平溯渺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蔡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班廣威請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豫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蠡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爲子言子游長安舍於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二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爲之賦詩率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爲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於農於工於商於醫卜於屠釣至於博徒

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滍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爲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仕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爲小隱能定能應不爲物誘市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爲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名屑以入市鼠足以登壠鬬利背長距爭搤求雋以與傭兒敢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柰何曰鬻書以爲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爲廉以詩酒游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爲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子曰子得之矣子爲子記之雖然子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

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價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耶何乃不二價乃嘆曰我本逃名乃今爲兒女子所知棄藥徑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奚以此爲哉子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强爲之名耳非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强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滿

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楫匯爲巨陂派爲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澮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人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利春祈秋報唯神之爲歸割牲醲酒日月不絕宮庭靖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子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賓旅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力爲新之起於辛丑之正月而成於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爲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於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爲鄭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爲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既都燕陞縣爲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旋屈挾大川以入於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取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竭肆經畧苗公桑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爲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

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荊而下侯率所部陳於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骁勇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侯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爲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爲蘇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爲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於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荆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爲事遒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强敏足任倚辦署爲幕府計議官兼領眾役侯心計手授具有成筭正卿悅於見知務不言倦底蘊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

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塘濼發源於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洌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別爲東流逕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縣舒徐青綠彌望爲柳塘爲西溪爲南湖爲北潭爲雲錦口當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游人共樂而不能去身行其中投綱可以得魚風雨鼓馬閽令人渺焉有吳兒洲諸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爲北衙爲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於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爲之至別第悉然爲南樓因保塞故

堞而爲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鄆山如見吳嶽於汴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駢指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場爲商稅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室爲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爲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鑿吾西曰常山東曰觀瀾爲廟學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爲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嚴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樓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

侯新意尤爲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於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爲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眞朝元玄眞清曰朝眞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爲神祠四曰三皇岱宗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棨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爲水橋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滹水爲稻田於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關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泊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塗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子過順天佐副元帥賈輔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於石

曰始吾城無寸雉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集寇則暫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議則必安於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頴脫如此大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子其有意乎子因爲言曰子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爲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統城三十制詔以州爲府別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咨惟忠孝先而下睇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乘飾鉞旄旂常著鐘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嘯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

豈不遊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唯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恒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爲楹桷抱陽之石以爲礎然後爲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次之智移之於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訓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輕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於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爲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涼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爲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

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涼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爲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邨墟往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旦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於埋沒之下厎石堅整與始搆無異堤口既完涼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於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蹇裳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爲難改作爲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卑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啟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閉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爲政不亦甚重已乎子路治蒲溝洫浚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啟閉之急與不知爲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

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修治杞梓崇峻堂搆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衰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爲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蔥蒨行步綦列嘉花珍果靈峯玉湖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

卯八月公子觴子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子爲堂作記并志雅集子亦聞去秋堂芝南來禽再華騶人詞客多爲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於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版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敕外內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幾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留鄭莊之驛授相如之閒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敎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陬弟子之問蒼必以因心爲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君薨使倉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爲記子以爲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爲都省掾屬凡使者騁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爲貴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爲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敎語諸子以爲吾家始於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荅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顚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爲無窮之傳耳子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爲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redacted]之豫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敎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敎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迨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

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於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子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溫陽張無咎謂子言武川賈仲德仲溫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資之敬日著以守義輩爲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酏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溼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爲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尙能眎諸婦補紉歲時顧齎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

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子謝曰僕也發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違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於襁褓於膝下於成童至於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困苦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於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旦旦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爛斑之衣弄鳥雀於親側非矯飾也惟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

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子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霫之所變遷是以敦龐耆艾之士際他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若之子者片是也是家不階於儒素之業不漸於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子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易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白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義故牲牢不加於菽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為兄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曾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轅轅南為穎谷轅轅崧高在焉穎谷頹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室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為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麗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比自昔號為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為雲煙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灑迴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

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白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閭閻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弦絲竹雜以棊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滋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歟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

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巖巖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施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黙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水會嗣欽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友豈復加於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清閟之業埽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貢夥自附於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褒裒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子笑之曰有是哉子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參軍固佳士而封彭亘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誦風校梓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宮殿題榜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爲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子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眞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兼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有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爲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嶧山祠因得無競嶧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

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爲其父濟叔晦叔墓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爲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貴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霄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於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爲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爲第一手邪子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后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東平賈氏自頁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

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尚書杓次爲給事中史館脩撰中書舍人右丞緯參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葬獲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爲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左丞珓即給事中之第五子也次爲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參知政事致仕黃仲次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管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兄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爲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謚謙出此房次爲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爲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參二千言次爲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脩進書與滄

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爲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爲應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爲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髙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記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孫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軍耗縣官衣糧而爲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此爲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宜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

意蓋有所在可勿繩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閒劉平爲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爲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眞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厤四年元昊歸厥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邠州州新去湯火殺傷之餘盡爲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戴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

無所於糴君拜章乞振貸未報而民言急君輒開倉救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厥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己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爲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爲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兼南北路安撫句當仍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饑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爲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遣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卽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入至衛謂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爾後擧朝以大安崇慶爲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參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脩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蟹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虐驚狠遺笑無窮今觀之百可一信邪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顏

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于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廷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宮又教諸子賢卿輩掾翔卿閤門几某京師用物月爲供給之其曲相與惜如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爲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藹然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點河倉惠養疲民歡謠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今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卻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眞定來東原顯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葉葉公輔朱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

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尙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顯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於後世槪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河東人元某敘社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番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於閭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蕘後引其間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爲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子台二本爲一因循至

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爲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校竟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子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爲一家然識者尙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面折庭爭埋輪叩馬則奮髯抵几以柱後惠文從事矣何中和之治之望哉宋儒謂唐人工於文章而昧於聞道其大較然非獨一龜蒙也至其自述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

卒之造平淡而後已者信亦無媿云甲午四月二十有一日書於聊城寓居之西窗

書記二

朱鮚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凭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劒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顏面威重乘白馬隊杖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捉馬銜施絳繖兩圖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皁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胄跨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重厓之下一鬼卒橫

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魁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

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蹙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猙惡殊甚內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劒者披龍而行一掾吏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球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眞天下之絕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柄欄檻檻渥丹爲飾綠琉璃塼爲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

思其一東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衣紅裳人翦花一人捧盤承之一人得花緩步回首按錦帕插之鬢髮之後此下一人錦帕首淡黃錦衣紅裙袖手而坐並坐者吹笙左二人彈箏合曲右一人黃帽如重戴而無簷水不知何物背面吹笙乃知錦帕有二帶繫之髻髮之後一小鬟前立按拍一女童舞一七八歲白錦衣女戲指於舞童之後吹笙者紅衣素裳箏色笛色板色素衣紅裙已上爲一幅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凭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縐爲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冰盤

坐一紅衣者顧凭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執祕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渠鸂鶒一坐舸上一女童欲掬水弄藻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爲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案上二藤杌在旁爲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牀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羣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一女使對立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薑取金井梧桐秋葉黃之句爲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爲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搭紅繡爲裙坐方牀繒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縐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叢湖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倚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下垂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衣綠繡襜裁繡段二女使捋素綺女使及一內人平熨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爲戲中二人雙綬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爲一幅

一大堂界畫細整脊獸猙惡與今時特異積雪盈瓦溝山茶盛開高出簷際堂錦亦渥丹而楹楣間有青綠錯雜之堂下湖石一樹立湖石旁其枝柯甚粘薇也堂上垂簾二內人坐中楹花帽羃首衣袖寬博鉤簾而坐如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楹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眞態宛然二捧湯液器一導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笠而有瑇瑁斑不知何物爲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畫同一女使從後廡下池水凍結枯蒲市

其中凍鴨並臥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爲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其五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閒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田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花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

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概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荆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故宮頹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甍畫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近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眞華峯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遥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絶勝處也華峯之東有臥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

在焉故又謂之學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爲南山所礙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修廣出材不貲今但蕩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巘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亙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深水涼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洑而不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稂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流爲草木所壅淡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爲靈泉菴道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或見之子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瀹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其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隔於漯洑於曹濮之間乃出於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瀑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爲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

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洑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缽及水晶簣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菴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甥子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槃府皆京國之舊制談豪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鉉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已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

其云葬崌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爲崌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掞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掞字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於泰安侯以

子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刺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絶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明侍從至明能草肆書世謂明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明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皐祭文輸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云廟記云盧城北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贈作朝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臨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障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攷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臨道神何豫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禱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榜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雞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亾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偏攷耶梁縣香山寺

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眞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掞叔文滌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秦觀曰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朱磨厓太史公謂太山雞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雞宿山上者雞鳴而日始出蓋佑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聞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

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
署祝版之所城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
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柏柯葉甚茂東有巖巖亭山水自
溪澗而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
屹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眞太山絕勝處也州門南
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
陰載獻官姓名騎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
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
又三四人近城有眞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年
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屏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
壇亦有頹壇西南四五里所有高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

墓石壇在其上宋禪祖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
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錢惟演楊
億撰述然字畫多剝裂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
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堂承
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
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
子皇弟行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頗多佛像古雅
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
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巖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嶧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
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
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
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
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沖道姓名純甫聞子
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
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
同郡莊鍊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
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
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
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
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巖谷秋風無際
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込友蘇
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

屑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煙蓋植立闕楯之
下山空夜寂石上間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
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寧武尊師子和
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夙志爲不可負
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卽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
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
儀親仲章主之道士孫守眞年八十童顏入道其家爲此觀
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攷山之故事多從此
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眞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
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
一峯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
下繞佩劒峯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峯回路轉臺殿突起

雲林怡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祕錄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皇見太武為立觀且以鳳皇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眞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質兒鳳游池以鳳皇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為屏之天寶元載救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皇山為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蓋唐以玄元為祖天

長者以屑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眞董參玄馮通玄朱自然孫泠然餘二人石闕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一日亦上昇孫守眞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敕書碑唐以後浮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改仰七年九月兵馬釘蹉知代州王儀建權發遣河東沿邊按撫司公事王海書觀之東有養虎峯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鍊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漊樹北有王母池佩劒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黛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藥池葢與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劒之下有燒藥鑪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藥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鍊丹鑪孫眞人養虎峯四子峯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眞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石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瓶自言泰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林釀白酃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間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霄影仍自寫眞其旁擫襟書鶴齊壽

四字題云廣寧閭民劉操書此詩宋白嵓子西曾次韻予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著道之矣今全眞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是又可為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眞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寫眞在西南一幅中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挑布囊破處縫補之氣韻古瞻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眞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為猛隊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劒峯劒聲錚然陰晦中時

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郡落來燒鐙者及聞之之和持韭鍊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夜雷雨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聲雲烟草樹濃澹覆露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情景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后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郡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爲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

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爲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矧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於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歿身王事贈宣武將軍同知桓州軍州事誥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關中裴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歿於桓州矧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於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壹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崞縣簿擢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爲尚書省令史徙陽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跡聞召爲戶部句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權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忿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冤憤感疾終於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適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適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

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豫作冢墓以寄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質之先生以祛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卅庸知試以常理爲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爲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鍊石合駐景之劑銜刀被髮爲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亾之語必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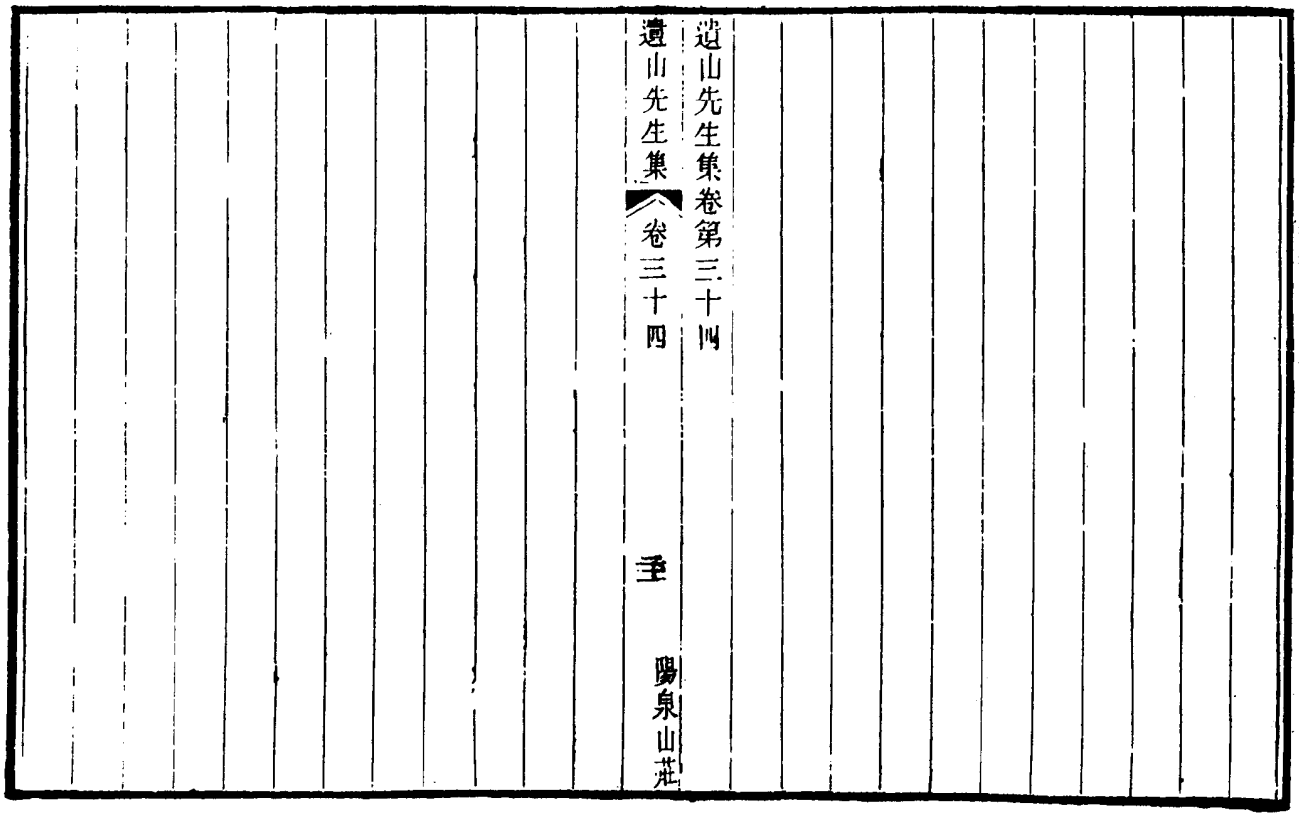
而嗟可不大哀邪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廣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冊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胥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爲殷重吾意子顯業方仗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闇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爲作壽冢記吳氏世爲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爲吏仕爲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脩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旨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丈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卯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

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卽大位用隨龍恩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榮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句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葬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爲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娶取後營此冢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冢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脩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寧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盩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鬬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卽日并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畧闖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遠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

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奮鋪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士趙岐吳人范愼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豫作冢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邪米元章知淮陽自赴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臥對之彼皆名世大賢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邪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遺山先生集 卷三十四
陽泉山莊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幷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爲尤多宣政之季廢於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爲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眞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眞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眞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厓其上可剗治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

玘初刻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爲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爲予言如此且强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旋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死生一節强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滿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褻哉咄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固若玘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孰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圜蔬之嘆乎吾於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爲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品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卽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於縣官得今名乃爲殿爲堂爲門爲齋爲庫爲廚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於丈穀美稅號稱河南韋杜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俯瞰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顏行

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複嶺絡脈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巢巢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煙杳靄濃淡蔽露朝窗夕扉萬景谷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蓋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後大至唐而後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之觀至於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爲重百司之治或僦寓於編戶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爲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爲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警後

福之所徵意有所觸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啖嗟顧盼化草萊爲金碧撞鉦擊鼓列坐而食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爲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爲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爲記其事并著予之所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爲余言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爲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廚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楹施有以白金爲

百年齋者自寇彥溫而下百家圖爲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爲藥使病者自擇焉俾德俾泱靖深而周密又廉於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迫子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爲醫難事也自岐黃扁之書而下其說參數千萬言皆典雅淵奧本於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爲粗工者其可爲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爲習於世間法皆以爲害道而不敢爲問有言醫者特僞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爲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彈魚齋敲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冇老歲月於參术間乎謂之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爲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蚩肬而當藤蕪薺菴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泱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使矣時節卽七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泱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故備述之使

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賢子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遇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於吾子幸今至矣秘惜於我可乎子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勾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卽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計義學諸師選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最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燹毀已盛毀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荊棘瓦礫蛇鼠來舍如是十數年無招盼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於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爲興起之且其

伯男子有慶孩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爲歸宿乃捐廢中物百千金者合報心寺提點僧潤其爲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爲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遷塔於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廚下迨庫廐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爲多初慶事廖休大士聰聰爲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回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壞而金碧奮藝戶牖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於我法中墻廟所在卽爲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卽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劫濁諸生積爲黑闇叢林之所障

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爲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今別爲壽聖矣鳳諸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緊吾子是待幸有以葬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與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箨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兄清和尚問萬松道價裹糧千里以申侍白誓松一見卽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堂廢已久無幾何爲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於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

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進買地於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子居嵩前往來清涼如吾家別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主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子赴召京師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於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於山陽蓋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忝郜氏耳子欣焉

爲記之且告之曰清涼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爲嵩前名刹境用人勝眞不虛語今與福與予俱脫兵劫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三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與福之壯且麗不爲清涼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卽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侈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鄜郡武川之清安寺爲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謂復以復之先是公之姊壻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餘二十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

庭公亦嘗瞻禮焉願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五子區區之情亦以伸吳天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奐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壞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願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庇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其爲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歲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卽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

會食有筵齋廚庫廄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榜龍跳虎臥雲煙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經營借力竭蹶從事故衆務畢辦道場峻潔四衆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恩綸褒異寶權興於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爲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譬之猶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此特爲名教言至於程吳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爲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爲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絕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爲煩惱賊所嬈者我願爲法城壍有爲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爲究竟伴有爲長夜暗而閻者我願爲光明炬有爲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爲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內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內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者參事業之既效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濞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參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君能下下以志其志炳耀乎典冊掞揚乎雅頌當有鴻

儒顧生秉筆以竢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柱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爲可攷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

乃得爲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摶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當以七聖爲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爲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冇以七爲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禮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爲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玄元之左徹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郡官員外郎知州事毋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

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墟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元之舊此與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內道士王守沖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予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摯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眞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云三二焉人習以爲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褥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叅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爲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窗戶幽窅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嶋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爲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爲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眞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沖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爲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勝志常出

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摯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爲道士氣質混厚眞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頒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爲守沖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閒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於平生之言乃爲記其事且爲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幷刻之以爲眞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駭者誰金支翠旗光陸離來幾時兮候上馳沙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嚮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

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淡泊歸趨靈嶽兮莫子違明年眞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眞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壻郭長倩爲眞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卒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爲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眞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旣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授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爲玄門之蹄滓間一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虛寧全道太古眞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於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泉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參佐趙

侯國寶之夫人冀氏出橐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廚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祝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於慶源道院爲予言冀氏歿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爲全眞道子嘗問子之道柰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眞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爲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旣久蓋以敬之之言爲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丷劉譚馬諸師而郝君子諸師爲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爲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名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卽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旣老矣卽棄家爲全眞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丷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廚庫廐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子記其事子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土建鼻祖乃墮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籩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

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卽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几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眞家之教成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丷劉諸人和之本於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岷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泰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釐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

勑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爲之敎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朝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擧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埽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敎以弭勇鬬嗜殺者之心郛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顚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使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柯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辨疑過新興踵門爲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威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霍朝間當是時滹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畧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郡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占澮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白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於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卽走書幣猥以賓禮見招握手而囑如平生爲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爲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而近面有知得神游於此致足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纍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衡庭悼先志未究而尙冀福之可徼也庇徒藏事土木皆作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廡禪有

堲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廏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后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淑南幸敬之劉鄒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黜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爲大概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爲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諳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爲有味回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噬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於風塵之際而角逐於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視缺然願

棄人間事絕粒輕擧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早故慨然自拔於流俗思欲高擧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鍊化俛仰謂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舄陂投杖之龍世徒以神仙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翔翔者次第安知其不爲清淡翁耶今師名鎭宇國安始以父任作帥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參以戰多爲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馮都孫仲暘道風孤峻時入有玄門臨濟之旨與吾幸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堅日遺山眞隱元某記

清眞觀記

脩武清眞觀在縣北馬坊全眞諸人爲正尊師之所建者大定初正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與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讓得居於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恣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正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正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與定庚辰之兵親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羈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趙白頭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爲記房外樸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混泯之與徒爲之教者獨全眞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遽居而無教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智與章法度與爲士者其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於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

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饑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之降至於爲兵火爲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后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更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擧六合而墟之不止也正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兒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之俱化衝鋒茹毒遞回顧盼若有物擊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眞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人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正阜連屬於華蓋峯爲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於宮之左別爲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爲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爲崇建堂宇廊廡齋廚庫廏以次而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荊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翟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匄貸於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

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爲予言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爲介故爲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爲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錬師之屬其事可攷其書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亭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秏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錬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眞元君周覽八極

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羿先昌宇從六宮宮主悉以天眾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祕文普明法要問荅已竟太一現滾明輪間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眞拜跪於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立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眞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眞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淺恨不睹其人然精習彌久探賾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眞皇寶錄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諆事禹日淺民不歸諆而歸故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念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祕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慢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攷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立學之廢久矣惟立學廢故人以學仙爲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爲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跼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邪抑有之而予不之見邪嗚呼靈都眞境自昔宏衍博大眞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爲索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月齋校梓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勝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戶部眞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璠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爲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溫公脩此書十有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爲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

亭州將張侯胥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蓋有不可勝學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眾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免於面牆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鄒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繳繞來牖反爲無累者亦多矣要之屬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許名於東坡者爲取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爲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木蕨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木蕨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取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

閱商度隱語然者此取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閒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侯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取爲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爲之詩之亾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爲風俗所移爲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

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雖目錄一篇正大已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邨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嘗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問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

時行藏在我袖手何方問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雌鳴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遺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子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攷丙申九月朔書於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書學者不偏攷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子言如此與定丁丑間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而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錄攷異舉要厤法及輿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溫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爲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於星厤之學卿里以好事見稱請爲唐佐

錄本以傳唐佐過某於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溫公歲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閒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爲百代不刊之典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爲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宮爲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爲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淺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戶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奧者幸爲我道所以然雖然某竊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悅袁宏漢紀例爲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祕外郡之書及黃簡截學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爲成書上

之復自爲通鑑詳節傳於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爲之豈數公者於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員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爲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蓋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者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涿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徼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徽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予年二

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錄華陽國志江南野錄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勉爲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爲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頴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版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校李瀚白嫌文辭此特白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宏識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忘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强記九經傳注率手自鈔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己之所知能己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之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序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於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僞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爲諱天下萬事一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汩汩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蝨之射唯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厄

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考咸其嗤點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於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暴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强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於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獘絶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獘絶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序

密國公諱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與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授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祿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自明昌初編屬

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爲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啟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轄官縣寶玉祕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身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畫名畫連箱翁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爲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爲資者其落薄失次爲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欵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

詩龍巖任君謀學書眞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爲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攷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渺及論二王筆畧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與友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鑪薰茗椀或橙蜜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眞有枯木宋灰亦自神應緣來現此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嶽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豫焉又有詩自戲

云借來羸馬鈍於牛上官人病且疚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舊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皇臺上山圖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子籍謂古今愛作詩者特作晉人之自放酒耳吟呀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力而不懼者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顓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疏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爲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宇德雖議和宇德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

沾匀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爲之引

琴辨引

彥賓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爲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舍君章文學淵博兼通音律教彥賓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桑錢手背以輕肆爲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賓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庭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嘗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爲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卽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

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攀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敕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於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寶出於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侍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淑於敦樸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爲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郎間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子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子謂君

瑞言子第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神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宏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楊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爲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擧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子竊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變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爲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宏之後邪無宋宏則彥寶此書何從出哉夫入音與政通爲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爲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取爲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爲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爲子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爲作序引其有意乎子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爲尤難李長吉毋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

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囚鎖怪異破碎陣敵陵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楠項黃鵠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爲顓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嘲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拏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歡喜讚歎失喜噎嗌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慊然自以爲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跨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爲哉顯卿昌齡爲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閣下

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屬書之韓筆有例子欲我敘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周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擧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還也不必皆鳩儒碩生公卿

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脩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卿大用之所沾句住太學十年讀書積文動爲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材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酬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它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碌碌子耳非吾心相料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亭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與定來叔能與予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楸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於楚於漢汚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於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爲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爲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爲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譔小亭集成其子復見予鎭州以集引爲請子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

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它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遯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歟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飢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隕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

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初子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讙浪無驁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嫵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爲全白辨無爲賢聖癲無爲妄婦妒無爲讎敵謗傷無爲聾俗閑傳無爲聵師皮相無爲黠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顛詞無爲邨夫子冤園策無爲算沙僧因義學無爲壞禮治禁詞無爲天地　戒今古一我無爲溥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亭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既

以如上語爲集引又中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孤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子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兒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遐無聊狎之語特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弦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

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幸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情性摺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晁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口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爲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歡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請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爲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盌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眞有此理退之聽穎師彈琴云詘詘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穎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婬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黎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同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孤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石軍哀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

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美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穠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逮二子者絶長補短大概一流人也今二子亾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也河東人元某書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顧洲校梓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子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摯家就子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

陰厓草有芽行稍殘雪噴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茫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煙邨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臧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厓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峯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汲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途自北來窮破褊壺烘日枯稍鵲愛風帳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黏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邨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滃鹿近人年衰與樓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尋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

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貧稟藥易恬於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青青俊快保其蓍而不爲至於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雕齋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閒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謝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述二十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子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眞積之力久而有不能

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眞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評詩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純滯僻澀淺露乎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僻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賈休師語也看似尋常取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叅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善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纇百出輒復悲吟叅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

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邊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詩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眞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

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邪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幸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子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坐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鍊

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嵓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於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攷也謹之兄嘗命予脩千秋錄雖略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謹之兄逸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伴縶之平陽存亾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顚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何南元氏哉維祖考承三公餘烈賢倚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

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文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言語之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雖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友唯吾謹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圖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

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諸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下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子所不知者亦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遣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者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庚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

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蹈蹈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子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秩綺氣未除沈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閒談局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子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淡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仲舒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攷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子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楚囚再期爲連之一箭空飛李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當三冰而二薰動夫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沈云鄉云東南水國鄉關魂九招而九散見銅駝之荊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悼昔慨焉如搞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衛聖孔公賦詩贈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與鳳

屠諸之所招致昧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來傳北土聲光四馳歡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眞積力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騷騁上下叅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大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爲潤色迺見故老綱羅豪俊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媺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願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糜羔雁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攖鱗之怒況乎裹糒三月被髮九關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韋車太官酒主好善而急勢士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兼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諺有之見卵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絕嗣蔭以深槐重岡復嶺同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閒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間物巖花錯繡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谷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楊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氾求田乃爲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溷而樂閒曠印須我友天與之時兵爵之貴醒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詠謔閒作塊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芹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幷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

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其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琅玡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玄冥顗禪師琅玡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

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子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鼻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子說而子不當爲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昌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尚書昌和尚頌古百則語談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惕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謂

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廢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匡高出十百輩而鬲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皆論予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鬲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予亦嘗贈嵩山僧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鬲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予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氷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貲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

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立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瞤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腎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胭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腎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

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樸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蜊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血反害投以寒涼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乃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固護與身存亾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麾

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學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為事孤盧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瘥為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為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术蓯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子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為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

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子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俯逐風塵之際雖有獨帰千軍之勇果非樂於戰鬬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元張德輝隨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石舟校梓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漆殷血一線著怪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版恃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月一朕作朦蓑朕蛇區區厚吾擊正以痛使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爲吾道惜屬君金匱祕厄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鄒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下大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閎衍博大之義寓焉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爲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畤之金金城之功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心而觀之不過爲梳縱巾帨几杖盤盂間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曾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凸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凸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眞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挈鉼靜如持城其中鏗鉉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子何人以貧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弦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徙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弦無弦弦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眞趣

取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沖粹與物無競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取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閟聰誠有鬻鬻者存淘憂畏其誰

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比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壻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嬴舌墜一時無眼禪匡牀兀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莚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驊騮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纘襲世爵益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眞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

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劣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眞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眞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眞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淡心厎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倏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見耶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眞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按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眞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餘刃耳道風既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臺奉祓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倀其撾墣於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咨而虛白處然後得言以道數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眞庵銘

淮安張澤之爲子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眞譚公舊隱之跡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畧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長眞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黠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產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卽棄家入道其子追及於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於大師及卽仙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於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卽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眞爲得人矣寺吾子爲之銘澤之子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

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卽色而實相卽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眞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强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鵒咮惟鳳篴火縄粳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翔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饗

璨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惡於漠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幷此而四出中祕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爲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敛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雒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精何年貫此石非毋非青非璨刻玄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尙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眞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在

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容圖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於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巫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眞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絶業斂避於蔡無可黨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厓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欲

魏珍猝攸屬古爲悲欲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間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奬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顧坐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耶公之篤於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

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升斗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元元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沖人趙濟甫爲公寫眞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於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轅萬折之所趨不足以況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弦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覩與不可傳者死矣覩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范鍊師眞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眞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樓霞玉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邪

寫眞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萃槃蹯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氣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氣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籍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眞之後而無所副橫身於

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眞燕坐蕭然六籍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敏則新兮司南通途及門而堂自致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　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畺孰儒孰緇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眞贊

立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知爲盜兮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岐之差

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者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辟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辟侯莅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爲飛語所被鞫小焰焰如芬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宄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卽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寡衆里社之大小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爲成籍校其实而用之貸逋賦以寬流亾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緇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强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

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妥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之淡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敎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愁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潞陽簿卽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醉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

濶百膴踵來惠而不鉏饑寒既屢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敛挚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群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亘苦治爾未邦安而田畝輕家而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辦爾稚稚相爾菑畬區爾欲滨菑爾欲疏稂莠既芟孟賊既除穫穫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敎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陽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喝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去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

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顧瞻裴回嵩亚盤盤潁水潛潛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平定後學張穆顧湘校梓

書

寄中書耶律公書 癸巳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攷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

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交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樑楠杗章節目牒柯萬牛挽致之材豫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棬楔楹枝嘗柄雜出於檢棚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貴臨淄人李浩泰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眞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李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鎡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沼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濮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存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舉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謝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

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狠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吾兄亦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會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

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非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亾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畧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畧之碑后想亦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倘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荅嘗從來使一到

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嫵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亟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卽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願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大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雖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之久揮毫落筆自謂佛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頁廣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憨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已如辛敬之李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眞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惟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曆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

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得斷手卽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遽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答大用萬戶書二通

某頓首啟東原徧留幾半歲之久厚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卽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

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卽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卽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壻能言

之所需橫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未晚敬嘗賦全文幷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强學爲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郡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遵有敎無類作人之效可徵言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傳守名愼字機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連岡雄鎭於九龍學在九龍岡取上孫紘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名九鼎字周鎭國初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初宋元郡人姚孝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歎願憑小己猥守大藩方舉廢

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盛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立壇並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欲之場化金碧於顧盼暄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祐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敎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眞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庵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宏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眞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伊始宜助緘之相先凡我同人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仙聖所廬劒飛而古柏仍存石澗而仙蒲未老孰爲眞隱再暘立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譚劉之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靜一得精微之傳沖退爲衰薄之鎭惟望拜之祠既擧而司眞之治方虛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立都石壇佇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眞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擧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覲之鈴鍵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諧其爲推挽雲山改色

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革青氈之舊法延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紓深眷謂扛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概空孤變遷既異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開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既爲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敎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句云鶴戀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

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閒暇之年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不歸蓬藁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哀無賄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之鄉閭汁上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子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

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驌驦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拜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戕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焉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發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一身不暇騎騎不暇發發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碎首折交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願嘗學焉敢請外廄之下馴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願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問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歎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眞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子三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僧生祈仙山寺

中蘇晉降爲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眞中有羲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子前身歟抑嘗見子詩竊以爲己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味者記予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予詩爲渠所作故予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得半生枉伴蒲團過須墟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兼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

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子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益篤行義益脩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爐火鑪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使

衡所著千秋錄倘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爲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家在焉遠祖司空伯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學進士調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牓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牒蓋自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捷淳化三年孫何牓擢第累官至

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傅宗同宗弼宗旦宗爽宗昱宗傅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傅咸平三年陳堯咨牓擢第初仕崗川後乃隔絕不知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牓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倜儻傅佑侅侔偕倚倜傅侅四子登科郎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牓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杜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瀕佾侁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謎倚元豐五年黃裳牓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牌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倜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傅

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虢州耒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張人詳見墓誌郎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旦之成之貫之元之貞之登科侅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牓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固升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牓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又元祐六年馬涓牓擢第張君向牓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郎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岡冊丹甬皆業進士說

之建炎五年李易膀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檄支商文學案勤學古可使入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卽龍岡公之女孫也四子黙點勳黯黙後改名休復字子參風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鄉幾女孫也有陶丷先生文集行於世謚九擧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榜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畀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驤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承節郎轉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卽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駟冊字元功丹字

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驌皆孟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强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敗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道字正叔潛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衍字信叔穎悟孟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一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飢民無所於糴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攷再滿授戶部主司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郝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豫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郝國被召乃敢延見宗室卽慶山奴軍進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黨干豫權利其家入塡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罷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

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議國侯公寔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赴服中充泰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衆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回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亾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剄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鄭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

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璿瑾皆業進士璋瓘琯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眞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陞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眞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眞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畧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眞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眞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無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剛峯而無所統

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開山諱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可吏部尚書宣和內府物也已下皆晦道堂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題詠備在家錄紹事中知曹州與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與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嚴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汶水賈守

謙諒之諫議大夫滍南許古道眞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蠭山楊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札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語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大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洪川儲蓄淵渟盡洞汪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回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閱侯之

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劇之器許之諸郎玉石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貧於人而自媿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間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書有學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辭稱大鵬恢爲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廨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洒沃之青翠可掬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覜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

壁間得存兵退子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之等尚千餘冊幷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所則廖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闕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子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亾其綴緝裒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雖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敢履側然與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

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女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子以爲不然三代鼎鎛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卯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益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涉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窮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逃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諸

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某引

元張德輝顧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廉友校梓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亙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勝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緊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癃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鬻官之義以佐武城之歌兒郎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言

南極日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薔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獨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金璧光芒三萬丈

下弦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厄宰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媿

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其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抽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

府之常緊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

一朝公廨之遷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靡贍依之地簿書

失扃鐍之嚴加之儆直稍慳公移即至度則計役有司誠憚

於紛更習陋安卑職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

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

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爲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

里而遙陞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

之自然方屬風霜匪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爲卜築

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蠭蠆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榮躓之

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還東道之戈船已御

久矣公私之俱罷困於春夏之長圖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

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

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

書宰相所謂試徵驅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

保百族於羣盜垒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

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踵功劫太學之名流文

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牌細刻

錦溪書叟之筆塢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脩趙王禪文何豫

陸機之手迹文選潮平原內史表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

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

舐痔之自甘雖窴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簡始於養

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斃予北渡之初獻書

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

二三亦書中敘舉之類也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

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

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

松聲之一正東皋子北山賦菊花兩岸松聲一正近桃花之三洞子此別業與白子西所居
田東牆西壁無補折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媿奪閭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聿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詩

昭郎偉撤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稼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后翁杖屨一遊無腳力會稽禹穴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乎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昏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行時稼長松

偶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鐮將

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爲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先友

季應丞思命駕張緯文留滯燕京起居飲食身爲無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閒

壽詞

太夫人五七壽詞

思重訖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未終忽梧悽之永棄敢仲悃愊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捐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眞蔭土灰有望儻沾拜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恆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閒敢殫悃愊仰叩希夷中謝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晷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端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蹈畏塗之荊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追眷深衷之有假尚後福之可徼載擧玄科竊依眞蔭恭惟至公立德宏濟爲仁閔其翾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

土灰有望儻霑善貸之私濠壑未填擧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壽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愊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乘是憂果罹痓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尚賴至仁之宏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玄科竊依眞蔭自同草土固所謝之莫知未即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上詞

營建非時事闕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眞蔭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大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秧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旦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請靈湫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夕診氣所召百塍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

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中牟今爲異政貪墨汝罰詛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沈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爲第四女配壻祭家廟文

維大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會孫元某謹以家奠敢昭告於顯會祖忠顯府君會祖妣王氏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與祖作壻家居龜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仲虔告尚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己巳朔五月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敢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戴蒙累貽禍庭闈龜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古無愧維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爲己義不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眷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庶常倏焉傾圮藐是孱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賈癸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終天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衮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大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句清卿許司諫道眞爲一時龐許且置若常承旨正書入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

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趙楞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祕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祕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書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皆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耶九歌遺音易曲山薊東山人蒼檜欲春閣立玉峯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閻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邊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閻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猶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勖諸己閑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寶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必盡口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郛行有違郛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郛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書文士者貴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辨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强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淡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

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詞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眞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滁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邪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

此詩渠家靑氈其寶祕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淸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冀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擧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畧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擧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僇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幷渭南手筆細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王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顧什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敬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姒也護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敬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卽致相印

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擧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理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顧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復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天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脫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郤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晝千崖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遂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絶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

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會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子家庶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較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眞令謹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巖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絶唱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絶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眞所畫門生元某書

遺山先生集卷第四十

海陵儲璿柴墟輯

無錫華希閔豫原增

烏程施國祁北研續增

陵川集本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巳馬昇歸葬熱文酹酒哭於畫像之前而巳先生於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瘠澀凌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瑰奇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

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遂婉高古沈鬱大相力出意外巧緝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遒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粹御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落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雜爲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篇餘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宗有法有則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雖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喪爛文曜暧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顯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開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

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日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噂其句洋溢乎里巷吟諷於道途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即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哀疾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二人曰某某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上子賈技爭緻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褒壞擲

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人蘇黃室開闊文源翁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膽摹犬犹犹共說嫉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巖巖倘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鳴筆定襄高寒拓跋國馬昇歸葬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鳴呼先生端可惜鳴呼先生不可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遺山先生之靈鳴呼氣數之窮歷物不壞或者不論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於成是理其可明鳴呼先生萃靈

瑾英驅卉宦學獻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間世生閒閒列兄公文豫南河而爲名公人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曰是間世生者之天資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揆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噓塵言與滯思渝鋼濁以爲清閒斯文之洪源伸瀕汗而潤澄而乃卞蔡淪亡黌血凌城氣數且盡萬化崩騰時維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慧欲曙之星收百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議鼓文侯追程獨步於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耶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禿鬚年未中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雅麗倘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能四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耶眞耶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耶

原古上元學士

磷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絕聖伊昔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溷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淨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橫吳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遽焉騰朱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伸與日月並中原

有奇才詞賦方餘飣天門黃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盼瞬孰意元化精不遂人昏暝俊發自蔡党高步出遼夐墨浸天壤深筆掃風雷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墊諸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黃山與黃華雙鳳高蹈蹤清風玉樹鳴千古一輝映有若閶闔公光彩璧月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亹亹金聲鏗矯矯銀鈎硬楊馬李雷麻疑蓍衍倡聽玉行連麗天四海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劉荆棘翰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閭一曲歌忽喚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黥磬此老獨巍然聲價駭聾聽振袂凌孤霞珠璧飛欬聲人宗一代文天賦百年盛紛紛夸毗子捆摭爲訾評自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其爲天下慶作噩建子目投我以

照乘茆屋驚見斗寒焰忽蟠亘經也生已晚不獲拜先正窮
閭一束書十載成墮甑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溟
渤問津有編鏡挈我登龍門練我出虎穽搖搖風中旌茲始
見依憑緬思先世擇於今果無　嗚呼世道喪欲語寒淚迸
何時倒銀漢與世開飛艷昂頭冠三山俯瞰旭日晨陸海闊
文源生民共涵泳

書元內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橫太虛遺山先生曳長裾醉鞭
黃鵠來天隅蹴開化寰肆搜取玉斗倒瀉明月珠九原呼屈
原底事爲焦枯青雲問李白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杯酒
千丈光輝萬卷書高卧一曲歌聲價百碑磔雲嗷宮徵奏玉
宇春鶯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創弱爲東都明

堂一杜八樵琛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舊廬歸來亦
足爲歡娛既有墮地風雲之驥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鸜鵒仰
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日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滹南
先生付一死林谷更不顧名節兒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
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閘流
涕數椽黃封幾斛米眞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
堯極口無恥顏作詩惟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游華山寄元裕之　趙秉文

我從秦川來徧歷終南游暮行華陰道清仲明雙眸快東風
一夜橫作惡塵埃咫尺迷昴　山神戲人亦薄相一杯未盡
陰霾收但見兩崖巨壁揷劍戟流泉夾道鳴琳琅希夷石室
綠蘿合金仙鶴駕空悠悠石門截斷一峯出婆娑石上爲遲
留上方可望不可到崖傾路絕令人愁十盤九折羊角上青
柯平土得少休三峯壁立五千仞其下無地旁無儔巨靈仙
掌在霄漢銀河飛下青雲頭或云奇勝在高頂腳力未易供
冥搜蒼龍嶺瘦苔蘚滑嵌空石磴誰雕鎪每憐風自四山而
下不見底惟聞松聲萬壑寒颼颼捫參歷井到絕頂下視塵
世區中囚酒酣暮靄瞰無際塊視五岳芥九州南望漢中山
碧玉簪亂抽況復秦宮與漢闕飄然聚散風中漚上有明星

干支之洞天二十八宿環且周又有千歲之玉蓮花開十丈
藕如舟五嶽不朽之長松流膏八地盤蛟虬采根食實可羽
化方瞳綠髮三千秋時聞笙簫明月夜芝軿羽蓋來瀛洲乾
坤不老青山色日月萬古無停輈君且爲我挽回六龍轡我
亦爲君倒卻黃河流終期汗漫遊八極乘風更覺元丹丘

寄裕之

入雨新晴散煩頑一軒涼思坐中閒樹風高無窮水天來雲
移不定山容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
時見誰與高山共往還

繫舟山圖裕之大父嘗居此山之東岩

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磴閒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
元子讀書山

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閑閑公有詩某亦繼作

雲翼見中州集

名利走朝市山居良獨難況復山中人讀書不求官東岩有

佳致書室方丈寬彼美元夫子學道如觀瀾孔孟澤有餘貲顏宵未殘向來種德深直與山根蟠之子起其門孤鳳鶱羽翰計偕卿爾耳平步青雲端揭來遊京師士子拭目觀禮部天下士文盟今歐韓一見折行輩殆如平生歡舞雩詠春風期著曾點冠五言造平淡許上蘇州壇我嘗讀子詩一唱而三歎世人非無才多爲才所謾高者足詆訶下者或辛酸吾子忠厚姿不受薄俗謾晴雲意自高淵水深無湍他日傳吾道政要才行完會使茲山名與子俱不刊

子端山水同裕之賦 又李純甫

遼鶴歸來萬事空人間無地著詩翁只留海岳樓中景常在經營慘淡中

馬岡同裕之賦韓筆定裘霍諶之家物

天馬飛來不苦難雲屯萬騎罷元閒太平有象韓生筆曾見眞龍如此閑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四首 又趙元

蓍蠆不須問我命只自知多生噉宿業世網纏羈之駢驅受羈銜大笑跛鼈遲跛鼈亦復笑窮首甘自卑何必參漆園物理本自齊檳榔可消穀志士常苦飢穆之萬人雄猶不免此譏我懦更多病區區欲何爲鍾鼎不可俾蓑蘿分所宜安能如黃蜂爲人塡蜜脾淸白儻少污後人何所貽初學悔大謬篆刻工文辭年來厭酸嘶淡愛陶潛詩愛詩固自佳其如未忘機同頭四十年言動俱成非誰能逐世利日久常規規惟當種溪田與子長相期

窗屏有生意山閒春到時長安冠蓋塵游哉不如茲西疇將有事老農眞吾師不見元魯山夢寐役所思遺山乃其後僻處政坐詩時復一相過照眼珊瑚枝寄書多攜來爲子臥遠之

少從白衫遊起與山峥嶸一念墮文字腸腹期拄撐多機天所灾室暗鐙不熒拈書枕頭睡鼻息春雷鳥泰山與鴻毛何者爲重輕蹄涔與渤澥誰能較虧盈如能卒其心一切當自平

嵩箕有奇志出雲何悠然雲山有佳處留客今幾年

讀書勿種山閒田栗里愧淵明香山慙樂天二老已堅雲泥懸得酒邀月來對影空自憐攝衣欲起舞稚又宋

次韻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萍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飡霞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寄裕之二首

汨沒兵塵滿鬢霜買鄰心樂古淸涼閒陪老秀春行腳悶欠雁元夜對牀正欲脫身求兎窟誰能隨世轉羊腸南陽永比嵩陽好滿眼交游卽故鄉

老懶愚軒百不能飽諳人意冷於冰淸狂舊日耽詩客灰朽而今有髮僧夢裏瓶衾三丈日話延雪屋一龕燈新開一徑通蘭若斬盡淸涼舊萬藤

次韻裕之見寄二首

魚入深淵鶴在陰飛潛何幸遠庖祕乾坤萬里雲無迹冰雪

三冬柏有心故國句留清夜夢歲華分付白頭吟華川擬作
桃源隱其與青山閱古今
古屋颼颼四壁塵不堪幽獨作吟呻瓶儲看客常年慣家具
爲農近日新世味飽嘗惟可睡詩情漫苦不醫貧相從分我
西山半欲乞臞元伴老身

題裕之家山圖

繫舟盤盤連石嶺牧馬漱漱倒山影山光水氣相混涵中有
元家舊廬井雁門一開豺虎場駕言投迹嵩之陽青山偃蹇
不可將十年竟墮兵塵黃東巖風物知猶在說與奇庵神已
會一揮淡墨能似之清輝遠寄形骸外元家故山吾與鄰夢
見不如畫圖眞舊曾行處聊經眼未得歸時亦可人

同裕之再過會善有懷希顏 又馮璧

寺元魏離宮十日來几兩前與髯卿偕齋奠少林往其時已
薄暮諸勝不暇訪今同魏諸孫再到風煙上寺僧導升殿雄
深肅瞻仰柱礎門限砧追琢成大壯不見磨琢痕瑩滑明滉
朗摩挲三嘆息後世無此匠晚登西南亭碧玉對千丈如王
官天柱如太華仙掌留宿贊公房秀色夢餘想夜靜耿不眠
泉溜琴筑響惜髯今不來聯詩共清賞

贈裕之 又麻九疇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并州天絕處相逢
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聲叟文高世豈知只恐神嵩
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元裕之以山遊見招兼以詩四首爲寄因以山中之意
仍其韻

后華政可採負我孤舟篷胡爲紅塵裏擾擾槐安宮山間綠
蘿月一照千巖空洪崖去不返清遊誰與同空餘松根泉雜
佩流無窮人心墮泥滓不如與天通舉頭視霄漢浩露洗心
胸

日月兩角蝸天地一粒粟老盆可徑醉豈擇瓦與玉大笑區
中人朱門句梁肉清曉登少室日夕眺王屋紫煙晞我髮碧
霄貯我腹溪中有白雲萬事付濯足物物愜幽情不獨蘭與
菊

南風入桂樹高葉碧崢嶸舉手戲攀折上與雲煙撐黃金間
白玉徧地光晶熒笙簫坐間發鸞鶴空中鳴浩歌山谷應起
舞衣裳輕一尊石上酒如我浩氣盈目送飛鴻盡青雲萬里
平

國風久已熄如火不再然流爲玉臺詠鉛粉嬌華年政須洗
妖冶八駿踏芝田青苔明月露碧樹涼風天塵土一一盡象
緯昭昭懸寂寥抱玉辨爭競搖尾憐幸有元公子不爲常諲
牽

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二首 又雷淵

劝安謝傅命子雲老寂寞趨嗣豈獨異時命非所度我久困
流離一塵求負郭雖無斬敵功尚舉力田爵崧少啟吾封四
履盡伊洛有客來問津醉眼入寥廓

世事久閉眼終日只睡昏清風何處來佳容已在門倒屣往
從之玉色向我溫妻孥趣作具歡喜傾瓶盆清夜撲被往共
就遺山元潮謔及俳語發揮間微言懸斷湍天區高嘯驚鄰
垣物合政相和意到俄孤鶩恨不倒困廩俳盲留籬樊棄屬

獲珠玉披榛見蘭孫我肱已三折醉墮偶全渾知無適俗韻
量力任灌園二君清廟器巾鬟華星尊蒼生望休息朝廷待
崇尊出處既異途會合難預論此樂未易得此夕勿憚煩白
酒鼎初子黃雞涸諸孫水樂喧後部山鬟秀前軒一醉萬事
休商聲滿乾坤

玉華山中同裕之分韻送欽叔得歸字

洗耳頼川水療饑西山薇山川得佳客草木生光輝末路風
教薄此道日已微相期千載事非君誰與歸

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

閒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過登酬節物少少室鬱嵯峨迄邇謝
塵土夷猶出煙蘿欲如據鰲頭萬壑俯峰窩浩浩跨積風滿
滿渺長河日車昃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齊州如覺氛埃

多我無倚天劒有淚空滂沱驚鱗盼奧渚倦翼占危柯悔不
與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聽老眼廣武意如何

次裕之韻兼及景玄弟

名腸和掀半成灰戰退紛華旆始迴文字喜逢脩月手津梁
愧乏濟南才等閒有酒輒共醉信口俄詩不置才最憶平生
劉子駿紫芝可惜不偕來

玉華谷同希顏裕之分韻得秋字又李攀龍

玉龍落峽噴飛流空翠霏晚不收軟脚山堂一壺酒尊涼閑對兩峰秋

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

突兀高臺上古城登臨人境兩崢嶸黃河落日歲云暮草木
臨風氣未平虎踞龍拏王伯事天荒地老古今情一杯欲洗
興亡恨爲咿嚘途阮步兵

送裕之還嵩山又王滹

高懷不受簿書侵清頼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閒來
道念兄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滿馬西風此日心嵩頂勝遊
誰得共仙問仙馭待知音末句用古仙人詩話

遊丹霞下院同裕之鼎王分得留字

霜落豐山白水收歲華全在竹園頭賦詩鞍馬憁真賞載酒
林泉咀勝遊野色白隨人意遠夕陽應爲鳥聲留仙源回首
旌旗隔一笛西風喚客愁

送裕之官鄧下兼簡仲澤又崔遵

青燈別酒夜沉沉力負相思自不任閑裏更誰留我醉興來
無復伴君吟一枝仙桂知難擬千頃黃坡未厭深爲白荊州
王粲道安排佳境約相尋

和裕之二首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備悉原思病我亦
私憐仲父貧底事却成今日別枯腸難著此愁新鬲肩火色
真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不幸還能佐幸民十年同醉頼川春酒船載我雖堪老仕路
有時或爲貧少室山人三日惡夷門紙價一番新益知哀樂
終年事未唱驪駒鼻已辛

題裕之家山圖又劉鼎霄

萬里神州劫火餘九原夷甫有餘辜作詩爲報元夫子莫倚
家山在畫圖

贈答史院從事

見說才名是妙年多慚政府荷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濟南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

送裕之往許州酒間有請予歌渭城煙雨者因及之又辛亥

白酒留分袂青燈約對床言詩真謾許知己重難忘爽氣虛韓岳文星照許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悲傷

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夢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昌谷煙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古月一篇爲裕之賦

古月天不收敵君三萬秋天孫弄明鏡光湧雲間流憶昔放逐流南州金陵女兒歌權謳草裏烏紗巾散著紫綺裘酒酣把玉笛直欲捫參歷井騎汗牛醉中呼兒搖雙舟吾欲乘流下石頭起來茫茫視八極萬里只有元丹丘丹丘子遊人間風塵何爲往復還玉華山人近招我九日朝帝蒼梧山

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兄敏之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著蟬詩也道奇吳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事遣九泉知

鸞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慙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倚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上錦裳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跋遺山墨迹又劉因見容城集

晚生恨不識遺山每誦歌詩必慨然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

遺山先生挽詩又閻復見元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蟲盡簡錦機春暖鳳停梭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題中州詩集後家益谷見文類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西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

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宙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脉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壞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脉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録不遺而宋建炎以後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人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

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㠯訪惟恐其不能盡忘於是知元子胷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蒲雛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大度偉識滇滓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余言爲然者

附錄增

讀遺山詩四首　劉秉忠字仲晦見藏春集

劍氣從教犯斗牛百川橫放海難收九天真上無凝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北里笙歌勸酒杯南鄰北巷冷如灰秋風萬里方搖落叫殺孤鴻春不回

春雲高興入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後百川春水自東流

雲霞閃爍動霓旌轟磕征聲震地聲千里折衝歸指畫將壇孫子獨論兵

追挽元遺山先生　王惲字仲謀見秋澗集

文奎騰彩憶光臨孺子何知喜嗣音予年廿許以特文贊於先生公喜甚視爲嗣詩

揚泉山莊且有文筆重於相權泰山微塵之說卽欲擊之覺趙正傳公西行以所傳畀予以事不克王今有遺恨云

固在陽秋當筆我奚任天機翻錦餘官樣月戶量工更苦心

野史亭空遺事隧荒煙埋恨九原深

島程旅國邵北所輯

平定張穆魯齋補輯

密國公璹得友人書詩 中州集十四則

閒有書來喜欲狂紫芝眉宇久難忘別離惟歎我頭白詩句與成君馬黃公幹鸞栖猶洛下孔明高臥尚南陽泠官領取閒中趣遠勝區區夢蟻忙

麻徵君九疇松筠同希顏欽叔裕之賦又

犧尊青黃災木命羈絆翦剔傷馬性折松爲筠得之天此君幸免戕殘橫初緣形似有代無不料奇功乃差勝人間斤斧不須勞坐中活火鳴笙籟千秋蟄骨養霜雪一日奮鬣翻雲濤巖烟擎拂殷雷起顛風蹴踏銀山高莫嫌勺水憐無力如

捲西江都一吸借汝歲寒姿扶我衰朽質埔除幻夢不到眼洗刷埃壒下胸臆捫霄眞與詵門期一笑桑田海波白

雷御史淵洛陽同裕之欽叔賦又

日上煙花一片紅嵩邙西峙洛川東才聞候騎傳青蓋又見牽羊出縉宮事去關河不橫草秋來陵寢但飛蓬書生不柰興亡恨斗酒酹澆磈礧胸

啟母石同裕之賦又

千古崩崖一罅閒强將神怪附郊禋無情頑石猶胎誘貝錦從爲巷伯哀

聚略同希顏裕之賦樂眞竹拂子又

覓箇毬毛抵死難直敎擊碎釣魚竿世人不用生分別信手拈來總一般

劉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魏邦彥馬伯善麻信之元裕之燕集三鄉光武廟諸君有詩昂霄亦繼作又

積甲原頭漢闕宮登臨還喜故人同超超萬里乾坤眼凜凜千年草木風今古消沈詩句裏河山浮動酒杯中極知勝日須轟飲更待銀盤上海東

送裕之往洛陽兼簡孫伯英又

洛水嵩山壽樂堂每從熱惱得清涼竹牀石枕應無恙尙可分風供十方

同敬之裕之游水谷分韻賦詩得荷風送香氣五字各賦五首又

招提有勝踐日暮一經過何物翩游人微風動池荷

尋幽意自愜況與佳人同俗物不到眼談笑來天風

敲門看脩竹重理舊年夢上山復下山清風管迎送

寒泉漱雲根湛然涵鏡光誰知一滴味中有曹溪香

迂辛與臞元得句猶有味頹垣敗瓦色深竹貯秋氣

田紫芝夜雨寄元敏之昆弟又

醉夢蕭森蠟翅輕一燈無語夢邊明虛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會有詩來否爲問華家好弟兄

王萬鍾寄關中句又

千里呂安思叔夜二年社燕伴秋鴻

趙吏部伯成元弟以所業見投賦詩爲贈又

耆舊隔存歿爲君重歎嗟人門得稚紹文賦見張華夙有凌雲筆方乘犯斗槎忽年卽吾友未可論通家

康司農錫按部南陽有贈詩又

魯山佳政靄鄰邑白水歡謠見路人縣務清談君自了農郎
夙駕我何勤星河直上冰輪轉桃李前頭玉樹春海宇疲民
望他日草堂那得遽移文

王中立題樂府後詩又

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能曉送與
淩煙閣上人

張仲升寄人宰縣詩又

縣務無難易人才自異同割雞良暫屈製錦要專工積弊姦
臧後遺黎喘汗中不存憂世志底用讀書功嫉惡看平日知
君有古風莫教循吏傳獨載魯山翁

白君舉酬詩茅亭詩一則

夢裏薰風湛露歌花開漢苑舊經過拾遺老去青春暮司馬
歸來白髮多橫槊賦詩吾豈敢短衣扣角夜如何相逢未盡
相思話草色連雲水碧波

胎溪麻革寄詩河汾諸老詩三則

朔雲陰雪晚重重日入寒蕪塞草空沂水東回無去翼天山
南斷有哀鴻三年遠別交情外一夜相思客夢中明日關河
對雙淚祇將幽憤寄秋風

兌齋曾之謙寄詩又

詩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自憐奕世通家舊不得
論文一笑同艸草平原愁落日雁飛寒水怨秋風黃金鑛裏
相思淚幾陷愚高北望中

又請客詩最吹詩又

傑句雄篇萃若林細看一一盡精深才高不似人間語吟苦
定勞天外心白璧連城無少玷朱弦三歎有遺音不經詩老
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

楊鵬飛卿送詩陶然集一則

三館才名天下聞亂來俗議漫紛紜兩朝文筆誰爭長一代
詩人獨數君南浦春深愁送別西山晚翠約平分何時並坐
龍潭上野水添杯看白雲

杜仁傑善夫病中呈詩善夫集一則

十載猶能復笑談歸來重覓讀書龕耒陽白酒君應具句漏
丹砂我自慚民訟幾何消自苦山城雖小得窮探也知清儉
難持久好趁秋風醉菊潭

張澄仲經次韻詩橘軒集一則

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

楊奐浮生一首送裕之詩還山遺稿一則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自老歸計定何年淚滿陳
蕃榻心搖祖逖鞭短詩聊遣興羞向故人傳

耶律楚材和太原元大學韻詩湛然居士集一則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君游泉下初無問我秉
鈞衡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慷慨并門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
沙堤在好與微之繼舊風

耶律鑄送元遺山行雙溪醉隱集

燕北秋風起幽光滿地開既邀今日別合道幾時來白玉盞
沈閣黃金艸暗蠹不須傷老大珍重掌中杯

郝經獲鹿新居哭元遺山詩陵川集一則

殘山繞荒城慘淡帶餘雪我來問新居欲語還哽噎搖搖敝
風旌掩掩淚隱睫額地升中堂痛激肝膽裂鼻若聞闔風幽
冥忍穿徹空牀一束書不見文章伯愁馬喑不鳴老僕頓欲
絕嬌兒背面啼高弟展轉說有書未絕筆有傳未卒業靈輀
已西州壯心空北闕緬思從公遊灑汗飛玉屑振筆青雲開
炳煨寒電掣鯨吹濤山回筆厲霜鋒擊蘊情八軟語婉謨幽
更切鶯啼柳陰深百囀春不歇方張大庭樂誰意成永別徙
倚扳庭柯窗戶轉寥寂乾坤入惆悵衣冠少顏色魂來暮山
青魂去暮山黑城頭老畢逋底事悲破月中腸元易感使我
心欲折

王惲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 秋澗集二則

文鍵親承罄頌餘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筆不放

奎光到玉除

中統五年六月初八日夜夢遺山先生指授文格覺而
賦之以紀其意 又

分明昨夜夢遺山指授文衡履約間道必細論能出理文徒
相剽亦何顏江流不廢驚千古霧管時窺得一斑落月滿梁
清境覺紫桐花露溼吟冠

吳澄題遺山鹿泉新居詩後 草廬集一則

宋氏南遷金土中一時文物盛華風煌煌帝室龍興後流落
遺山老禿翁
新居當日點新泉不見新居已舊篇一代風流今已矣空餘
心畫尚依然

吳道輔景文詩 題顧夷堅志一則

中州曾歷覽何處覓孤墳勳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
史漢警策出機雲子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

何季黔讀遺山集詩 列朝詩集一則

滄海橫流著此身中原天日照羣臣明昌大定三生夢欽叔
希顏一代人野史亭中遺汗簡讀書山下起埃塵幽蘭灰燼
今何在千載空餘老角巾

王士正讀金元詩 精華錄一則

載酒西園追昔游畫闌桂樹古今愁蘭成賸有江南賦落日
青山望蔡州

趙翼題遺山詩 甌北詩鈔一則

身閱興亾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
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

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朱雲駿春日游讀書山懷元遺山先生 江蘇詩徵

春煙澹欲流禽聲導客往山行曲愈好步窘勢轉上徑斷溪
橫橋冰消水平掌澗瀑懸山嶺塵襟快滌盪游歷逮茲辰聞
自疇裘流風如可親對鏡足欣賞
古人不可及非徒尚詞翰出處有本性此際良獨難高名震
山斗事定待閟棺筮仕與定初天興列史官湏做刀筆莊譽
筆涕汍瀾國亾終布衣家訓傳南冠
性正氣亦正跌蕩雄幽并聲名世耳食知己惟一兄四十五
年間毀譽何轟轟習俗安污流所葆遂不貞錙銖較利害俯
仰隨重輕所以貴壁立君子豈好爭
職本任史官記注敢貽訞舟師忽東狩國師請保護時相目

以迂寥落不復顧艱危野史亭貞節葆歲暮身在國史在豈難徵國祚阡嵯終雲樓志但希遭遇

繆嗣寅題元遺山集後 又

英聲早歲震詞曹老擅詩壇一代豪夢裏華胥空想像眼中瓊島膩牢騷孤亭野史心同鄭籬菊南山迹異陶箕尾幸超塵世外嗣羅終不累名高

翁方綱讀元遺山詩四首 復初齋集

秀骨出天然非可學而至驚心動魄語抑豈堪屢試今人戮津梁惟思騁奇異又怯昌谷囊難憑儉腹致胤覺陸坦迤不及元雄恣猶如學坡詩莫喻其深祕城東一矮榻二楊同啟笥乾隆己巳庚午間日與光陰掣電過六十年前事夢回橋山蒼岡誦遺山集南窗恨馬發深愧

淵明飲之逸太白飲之仙坡則欲兼之仙佛俱有焉以我讀坡詩窺疑未必然放翁之飲酒半壁澆江山各有沈摯處故誰輕與軒遺山眞嗜飲何處窺其源惝怳莫能名亦擬索眞詮記與蓼后語蓼后笑不言飲中較之蘇離合夫誰宜僅以飲酒論何礙詩足傳

遺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蘇門後此意豈易言爾日讀坡詩胸有節制存元精貫當中耿耿與誰論我觀寶書品於褚兼薛蕭阮羊薄上遂擬探本根未審防澆漓如何追胚渾望古俯欵流興定之初元令人緬星漢峻極窮昆崙儻以貞坡翁孰竟委與原泰晁諸君子恐未參妙門

金冠擘洽溟金鍼度鴛綿何人望見之淵不露結蓁斂之入毫忽縱之恢宇宙軒軒非濤瀾錯采豈雕鏤所擬長沙帖抑非閣本舊又不以翻新本自佇興就象罔於元珠憑何超與詣此必非倣人正復難輕授精純義山眞故在鄭箋右

又書遺山集後三詩 又

程學盛南蘇學北陸元二老脈誰傳紹熙正際明昌日南北相望二十年 遺山生於明昌元年庚戌正放翁提學武夷沖祐觀時二先生竟算同時未相見耳

江左休詒病鄴中撐霆裂月許誰同金源南宋分疆後天放奇葩角兩雄

驅背鍾山照眼青文章未合付熙寧誰知接續咸淳末始泄精華釀六經 遺山卒後十五年虞道園乃生蓋自王半山詩由經術出而未得其正耳

知忻州汪君本直修元遺山先生墓詩 又

先生歿後五百年饗堂鼎建崇其阡古愚汪君知政本此舉無愧於前賢繪圖作記寄示我我嘗從事年譜編鈔詩先訂

顧秀野磨碑漫記劉神川繫舟巖屋不可到野史亭址誰留連今者披圖宛瞻拜墓門東北園牆塡其堂三楹壁嵌石厚培兩序增新椽大書中州文獻字萬古奇氣光星躔堂前石人後墓道舊銘石乃堂東偏巋然特表詩人墓先生之志藉以宜其西係曾祔祖考東巖隴城同氣聯五花之土土五丈墓前積土五方方五丈相傳先生葬時四方來奠者張幕於此畫花爲記今其址號五花棚云葬時故事今猶傳亭仍重築署野史幽窗疏雨疑潺潺耕讀還因起丙舍弦誦聲來繞墓田更因校刊先生集故家寫本尤精研是與年譜相印合使我狂喜磨月鉛燕超慷慨悲歌氣金元著錄金石鐫一於先生詩中寓杜老之史坡之仙我覽先生兩石墨蠶巖蹟並蘇門懸亟書汪君名不朽郝經姜魏同墨緣門郝經葬嵩之門人魏初姜塊展阡陰記寄書謝子共磨石附諸集譜壺漿延送

迎神曲我其職春秋禴祀酌管弦

元遺山涌金亭詩石久翳不見今始訪知之以詩寄輝縣令高君爲移置亭中 又

亭榜猶疑趙筆亭歌是乃眞蘇詩欽州瑪生爲訪剔卻川高侯重護持俱是蘇齋著錄手如見元子酒酣時太行元氣動眞宰墨磬逍然鸞鳳期

書元遺山涌金亭詩石本 又

嗚呼河狱東乃在百泉側回斡太行來百靈供筆力時從史院出內鄉初奉職聊卜麓泉居已喜龜墨食附掌孫公和袖手謝安石時事無可爲但坐看泉脈日光搖金沙激觸叩空碧張杜麻數子可與豁胸臆鬱律突兀氣一吐于崖壁龍門倣純陀那復知辨稷安閑乃神秀正書始造極後來傅山輩

欲近安可得長嘯出天地但恐河汾窄擊節公定聞青天月華白

蘇門山涌金亭蘇書石本 又

我愛遺山亭壁何每傾坡老亭上書蘇蹟果賭元蹟到吾齋豈謬云寶蘇太行迢迢照萬古百泉水涌金光鋪元子西來詫寶從蘇公北上軒眉須二百年間一仰俯乾坤清氣誰吾徒想當元子坐臥此恨不孫阮相與俱山川激越發長嘯鸞歌鳳舞來招呼伊川修竹舊盟在洛城仿像先志居濟源舸堂結鄰里喬木臨水成畫圖此書尚是早歲筆春陽驟馬唐鄧初愛其人樂見其字 欽渤其可 辨者云爾 此跋儻爲崖重摹秋澗詩雖不可見水怪寫盡明月珠吾齋寶蘇拜蘇像想應元子配食乎學海詩原意寥闊料量偃筆良區區

齋中與友論詩五首 又○此第三首

蘇學盛於北景行遺山仰誰與蘇黃後卻作陶韋想莫乎貌姑射異彼適莽蒼每過木雞軒靜觀夜氣養勿放坡詩新始喻陶琴響輕言吹一吹頤使光萬丈離垢偈有無舉似記疇曩詩家眞衣盍何如錢與蔣 心餘爲撰后分校禮闈所得士故以比南雅及孟昭也然此一首眞爲蔣雪學遺山而發

元遺山靈巖題名云冠氏帥趙侯齊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在党懷英篆書碑陰下有丙辰冬至日蓬山劉惠淵游靈巖詩丙辰卽明昌七年丙申是蒙古太宗八年是時遺山正在冠氏金亡之後二年也因手揚此蹟卽借劉韻記之

又

党記劉詩託此傳驪珠廿七氣橫天濟南紀後千行淚野史亭邊一卮泉內翰相過應寄語邑侯同到亦良緣我來手挹芝英露不枉追攀淨土蓮

讀劍南詩第八首

唐既弗杜仿宋亦豈蘇擬臏蕩今古論筏喻云誰使扁落輪固氣造物端倪啟武夷領祠日明昌才出矣 宋光宗紹熙庚寅冲祐宮是年卽金章宗明昌元年元遺山生二老雖未逢魄力略相似寄託又不同何幸並吾几覩池雲一泓軒然可萬里後來言格調辛苦徒爲爾海虞藁萬篇差勝錫山梓 常熟毛氏劍南詩集刻本勝於無錫華氏刻元遺山集泰山一豪岱劬庵廬料理 愚所校訂惟虞道園集南有豬印涉鄧津涯庶從經術始

凌廷堪讀元遺山詩 校禮堂詩集

神京葉亦竟生還忍死重過斤嶺關一寸秋豪成野史百年
老淚灑空山身經北渡流離際才與東坡伯仲間文獻中州
盡羽翼賴君大手記完顏

郝經藻讀元遺山詩得飢字集

吾道申韓已足等衣冠況復語俳優柱天大手回元氣卻取
朱弦續柳州

白頭賸有南冠錄青冢孤懸野史亭破硯禿豪忘底事中州
留得氣英靈

雪香亭畔柳啼鶯汴水東流繞舊京玉軸龍文親眼見故應
愁殺陵蘭成

冠山飛入湧雲樓更憶陽泉道院幽不是詩人威喬木霜林
誰識故鄉秋

元史五則

趙復傳字仁甫德安人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
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脩讀易
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

許衡傳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之學年十五以儒生
中詞賦選

閻復傳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川人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簡
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
人復爲首徐炎李謙孟琪次之

張德輝傳字輝卿冀寧交城人世祖在潛邸召見訪中國人
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王子與元裕北覲請
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郝天挺傳字曉先出于朵魯別族世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
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于遺山元好問嘗
脩雲南實錄五卷又注唐人鼓吹一十卷

谷音一則杜清碧著

洛陽程白脩字忞吾性孝友讀書城東門翰林元裕之上其
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悶之棄家南去

靜脩遺文二則劉因著

書贊養圓後金臺田金延得古贊養拱泉而坐腹臨其面而
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攷定其爲
古器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
欲爲道然而不果而屬子

孝子田君表清苑孝子田君諱喜其子道童資高秀喜讀書

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

陵川集一則郝經著

義士詩序丁巳春子入燕得義士一人焉曰晉古跌宕于摺
紳間聲名藉甚故得其人爲尤詳初以早失怙恃著道士服
杖履去家觀覽山川交識名右王內翰白樞判魏靖肅元遺
山一時名流皆爲之先後

元詩癸集癸壬一則顧嗣立著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二業家
入道居全眞宮數十載道行超羣輩與元好問徐世隆杜仁
傑游

秋澗集十三則王惲著

遺山先生口誨遺山先生向與顧齋張公自汴北歸過衛先

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爲贄拜二公于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叩所學喜見顏間酒數行命張鐙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面坐子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嘆即其後筆以數語擬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于體要工拙音韻乖叶尤切致懇每篇終不肯跪受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茅塞洒洒然頓釋如醉者之于醒萎者之于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踰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願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爲太山其輕也可使太山散而爲微塵其柄用有如此者況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來汝等其勖毋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映面發媿者既而鼓動客去先生

獲衾臥子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于是胝篋取一編書皆金石雜著授子曰可疾讀吾聽悔其音節句讀不忒顧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得一二歲累月積鍼綫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姪從子偕往將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罔阻越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敢曰先生惠顧若爾何幸如之卽王氏且有人矣敢不惟命期于明年春當見先生于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載戊子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惲再拜謹述

又題遺山手簡後公道存在上者惟恐士之不才公議廢當塗者惟恐士之有才此古今通病必然之理也昔程伊川與韓相維游許昌西湖坐間有以書投韓者程視之蓋干進者也程曰相公亦令人求之耶況爾後乎宜其潛維棘鎖想玉堂如在天上也觀此帖者幸勿以遺山爲疑可也

又帝王鏡略序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總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韻世數代謝如指諸掌

又題元楊手筆後卷中諸公皆一時名勝先生俎豆其門諸賢樂與游者其以道義故也子早歲讀書蘇門尚及見之歲時吟咏于山水間彬彬然極承平時故家風味不知軒冕爲何物孰謂三十年後文物陵替而至于斯拊卷援豪豈勝慨慕

又黃石祠詩注黃石公祠有詩云天口既與赤帝子口口願師黃石公題曰騰騰老後復題曰兀兀翁騰騰老者楊紫陽兀兀翁者楊飛卿也二公爭相謂己詩者數年遺山聞之曰詩則非佳爭之之意甚可一噱也

又史天澤家傳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侍講爲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

又玉堂嘉話遺山常與張曉齋論文見有緝用前人詞意而復加雌黃者遺山曰既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坐爲之絕倒

又金清漳老人南宮人會撰本縣二郎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得之語

又趙大中庸說嘗見遺山與張搏文相謔見碑文過禽曰遺

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又觀東坡與蒲齊政傳正書并覓柿霜無核棗四帖後有張行簡謁師中元遺山跋語

又詩夢十一月十七日與兒輩被除同就枕熟眠近四鼓夢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酬姜歌鷓鴣曲壽子聲甚歡亮已而以遺山新樂府爲問子曰舊作極佳晚年覺詞逸意宗似反傷正氣姜以爲然予因賦詩以贈既覺頗記一二因足成之其詩曰書裁清香敵燕居分明夢裏到庭除恩醲故里聯車後錦爛秋鷹斂翮初細掉觥船浮酒海暫停銀管合鏤珠賞音千古遺山曲壓意高歌要壽子

又紀夢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眞定姬仲實上路就枕熟睡夢在一書後亭榭尙書張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王子

淵二人來訪平久話及向在東平時游燕等事夢符衣一素練衫當廳書名士像自遺山以下數人子卽題詩几上云不惜黃金買東鄰月夜雞寫是眞容因大噱曰此衫甚佳但到處長留一軸諸公行神也遂踏冰雪而散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想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彥貯胸中

河汾詩序一則 房祺作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太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士所宜習俗所尙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甚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慚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后泉房白雲與元老游從尙北者子飛子京二陳昆仲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避庵菊軒有稷亭二段之目與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兌齋與元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識者或曰兌齋雲中應人也吾子列河汾之間得無附會歟不然兌齋之先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餘年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光輝盆溫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二子叔擧季行文筆亦盛傳而況狀元王公趙城人曹之外父也兌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晉浸而邱壠在焉豈非吾鄉先生歟夫諸老之詩有淵深沖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雅與義古風大章浸入於杜草堂之域者往年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遺山河汾之作不知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

篇六義之深意予今纂錄自貽溪至兌齋凡八人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皞皞郝先生序文於前甚備不肖繼言於後才識淺陋不能盡其蘊雖然吾鄉學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觀是集者知所興起云大德辛丑歲二月望日橫汾隱者房祺序

信齋類藁二則 孔行素著

元遺山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衙意謂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白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清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强記吾常聞之矣試與學生一一問之如何先生曰某也學淺才疏然於世之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于是先問易次及書詩春秋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發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

其聲稱善曰先生眞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稍問復曰先生得無飢乎先生曰雖飢亦無柰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備之并稍稍進先生甚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荅復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稍出戶外當自備至于是先生出復進則皮凳飯羹畢具先生始甚怪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覘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爲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囘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生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爲何如人姓氏爲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既欲相見面必待送數程擇一半壁窗處月明夜相見就別白

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前塗虛實者先生深以爲幸一日告前塗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窗立但見一虎特大班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常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又保陽同知州事保壽字慶長偉兀人寓常州常陪所親某人從車駕往上都囘塗中遇二雁射其一至暮行二十餘里宿于帳房其生雁飛逐悲鳴于空中保壽及所親皆傷感思家之念不忍食之明日早起以死雁鄉大生雁隨而飛落轉覰悲呼若相問慰之狀久不能去其人逐逐之時庚寅秋九月與余談及此已十年前事也因思元遺山先生有雁家詞正與此同乃知雁之有義人所不及諺云雁孤一世鶴孤三年鵠孤一周時所以親迎奠雁豈無意乎

雲樓集一則 程鉅夫著

辟徵之牌徵之制行立言口口口然當世搢紳尊之曰雪齋先生日與文人辛愿柳城姚樞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會淄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諸賢古學且以淑人

草廬集二則 吳澄著

題張仲默夢元遺山授詩法圖云張君未覺乃夢既夢乃覺恨我不識遺山翁耳

又劉忠憲行狀公之父訓金朝河南省掾博學知名與太原元好問友

焦齋老學叢談二則 盧炳著

張橘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

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冰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又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眞是夢百年塗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塗爲歸

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

張寓齋相公少年與孫德謙于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韻孫得詩云鴈山一帶傷心碧淡煞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腳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弆閱四十年公簽江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子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讖乎

呂公祠云元遺山在太原有道人常邀同食且曰我家在濟南趵突泉上甚可樂也公能從我游乎元曰有待數年後遺山過濟南已忘前約矣游泉上倦臥藥源堂勿夢前道人揖之曰久約不相憶耶何咫尺不枉顧醒而始悟因起過北岸人祠中儼然坐上矣因爲重建此祠

山房隨筆一則 蔣平仲著

元遺山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扁裕之辭以可否在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之覘其所向至則方白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吟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織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道園學古錄一則 虞集著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云古君子將終則有欲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寢固以垂教也嫁女必有命嫁之詞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先生送其女歸處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

金石例一則 潘昂霄著

韓魏公祭式元遺山記其大略姑錄之古人書會祖皇祖皇考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祖顯曾祖妣顯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亾曰顯嬪妻祭夫曰顯辟穆而兄弟曰顯穆甫

四賢祠堂記一則 名臣事略引

初聶侯珪帥平定間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延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爲數日留因追憶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到侯天祿繼守是州爲屋數楹置楊趙元李四公像于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爲一代宗師皆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自南都時才已相埒北渡後嘗往來西州寓志于文字間更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

說學齋稿一則 危素著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眞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閻同國子伴讀高健寶作太行書院以祠鄉先賢訪其遺像悉圖于壁間

晉中書舍人賈公鞏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德輝江南行省參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于獲鹿其女子又歸邑人故合祠于是又云蔡元兩公之奧學雄文震耀壞若 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于元公者固已盛傳于世

唐詩鼓吹序六則

趙孟頫云中書左丞郝公嘗遺山先生無恙時常從學詩公因人傳句釋使誦者見其指歸夫唐人之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此興之蘊此政公惠後學之心亦遺山裒序是編之初意云至大元年九月

武乙昌云國初遺山元先生爲中州文物冠冕慨然當精選之爭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最于理而有益於性情者五百八十餘首名曰唐詩鼓吹如部章舉于庭百音相宣而竽瑟管籥實振其要眇也至大戊申六月

盧摯云新齋郝公繼先注唐詩鼓吹集成命內翰姚公端父爲之序而屬摯跋于篇末唐詩鼓吹集者遺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作公幼受學遺山嘗以是集教之詩律公慨師承之有自故爲之注大德七年癸卯六月

楊慎丹鉛總錄云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于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取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僞也

錢氏重刻序云唐詩鼓吹十卷相傳爲元遺山選次或有斥爲假託以爲遺山集中無一語及此選而遺山本傳紀載闕如是固不能以無疑予諦觀此集探珠搜玉定出良工喆匠之手遺山之稱詩主于高華渢渢激昂痛快其指意與此序符合當是遺山巾箱篋衍吟賞紀錄好事者重公之名籍寫流傳名從主人遂以遺山傳也

陳霆兩山墨談唐詩鼓吹爲郝天挺箋注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喪多疾厭于科舉不復充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竟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注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于遺山之門繫考諸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別一人也

王士正池北偶談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子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視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朱弁別族父和士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爲皇慶名臣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宏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施國祁案是詩原本于金之郝天挺遺山撰墓銘云先生教之作詩即此本也遺山後精選之以授元之郝天挺天挺因加注焉惟遺山不敢掠師之美而復嫌門弟子之名故集中無一語及之無可疑者卷中誤入宋胡宿等詩當

時南北隔絕或有未詳郝注于胡宿下不立小傳亦曲全之義也又集中太白少陵皆不入選緣遺山已有杜詩學一書而太白律詩甚少故也惜天一閣舊目云遺山解注十卷刊本不及見而俗刻郝注殊陋至刪削原文解尤不堪

日

徐冬序錄二則 何孟春著

集文淮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焉祖常元好問之卓卓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河南祖常有丹田集十卷今刻陝西

又元遺山作喬千戶畫高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楊使君誄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也集有聽喬女婉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云云所謂婉女喬夫人嵩千戶之女也又有喬夫人粲繡仙人圖一絕粲服云云又題喬夫人畫竹二絕葉云云元自注夫人參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

而陰教內範訓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中有貽女珍詩珠圃翠繞云云又足知遺山之家範矣

仲子集 胡翰著

服朗胜賦蘇文忠所作王子端所書詞翰非近人可比遺逸兵火散逸不存今來太末復見此卷卷後有遺出題識以潤珠膏火之喻爲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潤作在潤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耳

歸田詩話一則 都穆著

元遺山在金末視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如云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挂蒼龍蛻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燕南趙北非金土王後

盧前總故人皆寫悲愴之意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不論前朝之盛亦可念也

鮚埼亭集外編一則 全祖望著

遺山之于金雖有爲花立撰碑之累事由劫脅要其志節不可謂歿也其力求脩金史亦思以效忠于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隸脩史之故不能不委蛇于元之貴臣諸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阿之逸民而致稱于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目辱也遺山又效昔耶律中令薦士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相從頓水濆昌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孤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豪而異姓而託于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

宗社亦矣宰爲聖子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子之過爲責備哉

復初齋文集一則 翁方綱著

右遺山先生涌金亭示同遊諸君子詩寸許正書詩內徼范散煙螺可證集本蘿字之誤也後題云已酉清明日崧陽王贊立石蓋補刻也先生宰內鄉在正大丁亥戊子間其宰南陽則在辛卯郝伯常表墓謂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遂丁艱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然先生鎮平縣齋感懷詩有四十頭顱半白生之句先生年四十當正大六年己丑爲罷內鄉之明年而郝序鎮平在內鄉之前誤也郝伯常生於元光二年癸未當先生令內鄉時伯常方六歲宜其所記有異辭矣近日新刻陵川集本又訛內鄉在南陽之後大誤蘇門山陽皆縣名詩云山

陽十月未搖落當是正大五年戊子冬罷內鄉出居縣東南日與張仲經杜仲梁諸人相從紅梅盛開藉草嘯詠時也

歐北詩話五則 趙翼著

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沈摯處較勝於蘇陸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英健豪傑之氣又值金源亾國以宗社邱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也時爲之也同時李冶稱其律切精深有豪放遒往之氣樂府則清雄頓挫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郝經亦稱其歌謠跌宕挾剛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工出奇於長句雜言捭闔新聲以寫怨思金史本傳亦謂其奇崛而絕雕刻巧縟而謝綺麗是數說

者皆可得其眞矣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尙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搆思自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沈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壩上眞兒戲誰謂神州竟陸沈送徐威卿之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鎭州之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還冠氏之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座主開閤公諱日之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猶使讀者低徊不能置盖事關家國尤易感人惜此等傑作集中亦不多見耳

郝經作遺山墓誌謂其詩共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以寫新意者又百餘篇以今題爲樂府者又數十百篇是遺山詩共五千七百餘篇乃世罕有其全集今所存者惟康熙中無錫華希閔刻本魏學誠作序謂其購得善本而鋟之卷首載元初徐世隆李冶二序於元世祖仍撞起頂格是必仿元初初刻本然詩僅一千三百四十首則所存者祇五分之一而已豈元初嚴忠傑等初刻時即爲刪節郝華氏翻刻時刪去郝稿意遺山詩既有五千六七百首則其遭遇國變感慨滄桑必更有許多傑作而今祇有此數豈不可惜哉又遺山修飾詞句本非所長而專以用意爲主意之所在上者可以

驚心動魄次亦沁人心脾今華氏刻本內第十三四卷率多題畫絕句別無佳思而郝經所謂五千餘首者竟不得睹其全矣不知世間尙有全集否當更求之

拗體七律如鄭縣亭子澗之濱獨立縹緲之飛樓之類杜少陵集取多乃專用古體不諧平仄中唐以後則李商隱趙嘏輩創爲一種以第三第五字平仄互易如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之類別有擊撞波折之致至元遺山又創一種拗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太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亾來樽俎問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廊腸未潰猶可浩灰土已寒卒復燃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雁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茫茫煙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峯如畫屏長虹夜飲海欲竭老雁叫羣秋更哀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遺山複句取多如壞劒城晚望少室云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重九後一日作云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題家山歸夢圖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雪香亭雜詠十五首內有云賦家正有燕城筆一片傷心畫不成元都觀桃花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卿袋少年狂同嚴公子東園賞梅云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眠朝暾送李參軍詩內又有云就令一朝使得八州督爭似縱衣起舞春斑襴梧川與仁卿飲一聯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

長留天地間題梁都運所得故家無盡藏詩卷亦有此聯田
不伐望月婆羅門引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何房已焦土
存沒一首又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荅樂舜
咨云兩都喬木皆秋色耆舊風流有幾人東山四首有天公
老筆無今古杜卿歌詩說右丞錢過庭畑溪獨釣圖綠簑衣
底元眞子不解吟詩亦可人息軒秋江捕魚圖又有綠簑衣
底元眞子可是詩翁畫不成臺山十詠內有云惡惡不可惡
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贈劉君用可庵二首內一首云惡惡
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大
步寬行老死休寄希顏末句共舉一杯持兩螯送曹壽之平
水亦用此句作結此複句之最多者也

附存書目一則

續古今考九卷舊本題金元好問撰案古今攷未載
了翁撰非也

山左金石志二則

長清縣五峯山崔先生像贊石刻無年月碑刻虛靜眞人畫
像上層像贊三首一爲元好問籀文一爲劉祁小篆一爲杜
仁傑八分

五峯山重脩洞眞觀碑定宗三年十一月立正書篆額文爲
元好問撰王萬慶書孔元措篆額史稱好問爲文有繩尺備
規體今觀此碑平衍無出色處或託名爲之末題歲次戊申
爲定宗三年是年三月定宗崩碑立於十一月正朝廷議立
未決時也

寰宇訪碑錄七則

楊振碑元好問撰張口正陝西乾州
書貞祐四年正月陝西乾州

陳仲謙墓誌銘元好問撰正山西臨晉
書正大二年山西臨晉

涌金亭詩元好問撰正河南輝縣
書無年月

五峯山崔先生像贊石刻元好問等各山東長清
體書無年月山東長清

五峯山重脩洞眞觀碑元好問撰王萬慶正山東長清
書定宗三年十一月

金御史程震墓碑元好問撰李微正河南偃師
書中統四年七月河南偃師

廉訪使楊奐神道碑元好問撰姚疑正陝西乾州
書中統五年四月陝西乾州

山右碑目一則 吳式芬

元好問王構弔馮大來副使詩行書無
年月平定州

題名三則

金石萃編曲阜題名太原元好問劉浚明京兆邢敏上谷劉
翊東光句龍瀛蕩陰張知剛汝陽楊雲鵬東平韓讓恭拜聖

祠遂眞林墓乙巳冬十二月望日謹題書凡八行行書左行

靈巖寺碑陰題名冠氏帥趙侯齊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
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凡五行行書

寰宇訪碑錄古陶禪院元好問題名行書大德六年在山西
陽曲縣又靈巖寺詩碑圖照撰上角有元好問游四字至元
三十一年十月在山東長清正書案二題皆爲
後人補鐫者

帖印一則

墨緣彙觀墨搨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卷後押元遺山三字朱
文印卷末鮮于太常題云右定武隋亭玉石刻甲余平生所
見者少況有內翰遺山先生圖記尤可寶也

施國祁元集箋注例言十四則

是集元刻爲嚴忠傑中統壬戌本張德輝類次詩文共四十

卷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王鶚二引書佚不得見考徐序有評樂府語則新樂府五卷當併入刻或別自爲卷至明刻乃削去文淵閣書目十二冊某竹堂目同絳雲樓目全集內閣藏書目四十卷季滄葦目傳是樓目簡明目俱同儲氏附錄一卷內詩十四卷文廿六卷案國史經籍志云五十二卷乃耳食之說不足據明刻爲李叔淵宏治戊午本詩文仍四十卷有儲瓘李叔淵二序集中二十二卷元閼兩頁外附錄一卷乃儲氏從中州等集採諸贈言訂入者何燕泉云遺山集今刻河南者卽此本也是書劉疏雨眠琴山館有之借校箋本如一卷出京詩注史院得告歸嵩山寺下寺此豐山樓自古南鄰雄鄰此作都又二卷作侍又古句移居句運盞古城隈隈此作費又句自信顏相愁相此作亦又二十八卷讒夫之媒孽此讒上有拼字又三十三卷差人之勞不能給二人之食有拼字鄧州倉記差此作十又三十一卷二此作一又藏雲墓表再略蒲鮮鮮此作解集中藉以訂正者不可枚舉略指一二不備載

國朝刻爲華希閔康熙庚寅年詩文仍四十卷古賦四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絕二十五首六言四首五七言一首七絕五百八十二首共一千二百八十首大抵祖中統而刪宏治者仍載附錄一卷及李徐杜王四序引削去李儲兩序而并以魏學誠大字序外增附錄詩五首此刻盛行傳是樓所藏查初白所評趙蓉江所易趙雲崧所說皆是甲辰歲從楊拙園夙好齋乞得卽小箋底本也

眠琴山館又藏元刻曹謹甫至元庚午本有段成己序止詩二十卷無文其詩亦一千二百八十首續採八十一首五古十首七古四首雜言三首樂府二首五律八首七律三十三首七絕一十九首此張德輝類次所遺者三刻皆無今並依類收入各卷後卽校箋本如三卷覓古劉野句應是杜康祠下得是此四卷扇蒼疑作金荃怨曲欄晚辭欄此天涯此此陵川西溪山句斷岸何緣此天姥此此作此又園詩注自己造仙作蘭又自下此亦舉一二竝較今本殊勝藉以改正不少文淵閣書目云府有謂字詩三冊全菜竹堂目同國史目云二十卷天一閣同汲古閣目云八本附存書目云二十卷案此本與下黃選刻皆二十卷未知諸目究係何刻○又此集丹黃滿紙爲西樓老人卽錢陸燦晚年評本如一卷箕山詩降衷均義稟四句直以腐語抹去十二卷雪香亭金水河頭好墓田句以爲唐張祐語妙在山光二字若襲改作河頭則無味評語頗中肯綮亦採入

又從揚秋室假讀舊鈔元黃公紹至順庚午本詩二十卷僅七百餘首樂府次首卷餘略同有余謙序蓋選本也其移居入首注云元本止七首今仍之乃以故書堆滿牀句上接尙有百本書句爲一首豈知八首各用一韻無轉韻者誤也秋室云此集七律不載岐陽七絕不載論詩棄取已失當他何

論卯亮哉斯言

查初白詩評卽華氏本如五卷送陳季淵句雪花蒞蒞揚白雪改雪作沙七卷癸巳浮心白髮前改心老樹又除夜句不用若同家改若因作苦思又八卷寄南餘歸計一塵新改南皆與舊本暗合惟三卷崇希顏句顏作商官句寂寞來作由東鄰乃云由疑又半山亭句半山亭前浙江水乃云浙當其謬處未免失檢至八卷上馮內愉句蚤擬老歸千里蹊改路作浙及詳謹甫本竟係皁字蓋因傳刻者訛皁爲早而後校者復改早爲蚤沿誤至此又十四卷王五樹來禽拾放花改拾作十及詳謹甫本乃是恰字亦因傳刻本訛恰作拾遂致改拾作十去本字愈遠矣古書固因不校而訛亦有謹校而謹訛者初白尙不免此

本集三卷荊棘中杏花詩亦見謝枋得疊山集八卷新野先主廟詩

十卷閻昭烈廟詩亦見元明善又顧亭詩春風碧水二語亦見張希孟會（趙孟頫）詩皆誤也惟別本有閒鶯五絕一首似爲趙松雪（集）所誤入者故不收補

集詩失載者本集寒食靈泉宴集序有五古一首（集）無小亭集序有種松詩一卷有（集）東游略記詩十首（五卷游泰山一首十二卷龍泉寺四首）似非（集）無超化詩注引殘句（集）無中州集五卷趙宜之書懷贈裕之韻五古四首（集）次韻裕詩七律陰塵韻二首（八卷止次陰韻一首十卷追錄題下）塵韻一首注云寄（集）張子純非與趙作六卷麻知幾松筠同裕之賦七古一首（集）無裕之以山游見招兼以詩爲寄因仍其韻四首（集）無雷希顏同裕之欽叔分韻得莫論二字五古二首（集）無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五古一首（七卷有太室同賦五洛陽同律一首非九日作）裕之欽叔賦七律一首（九卷一首非和作）次裕之韻兼及景元弟次

韻七律一首（九卷有示崔雷諸人詩而林韻不叶又此自指劉伯威劉景元同裕之水谷分韻得荷風送香氣五絕五首注云深竹貯秋氣裕之語（集無○穆案此先生新樂府句）歸潛志引昆陽懷古句云英威未覺銷沈盡猶向春陵望鬱葱（集）無靜修遺文孝子田君表云有贈其子田道章詩（集）無歸田詩話引句云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拱蒼龍蛻後鱗（集）無不知何人句以上皆失載者至庶齋老學叢談引贈張寓齋句云汝但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腳青雲平（四卷示圭齋集仲耽句）送振先歸祖庭序引句云九原如可作我欲從歐陽（二卷移居句）藝林伐山引句云北去窮廬千萬里晝羅休襲麝香金（十二卷雪香亭歸田詩話引句云燕南趙北非金土王後盧前盡故人（十卷上皆歸銘記若居易錄引句云濟南山水天下無乃于欽句（詠歷山云濟南山水天下無晴雲映日開閒閣見齊乘）更改寰宇訪碑錄有溯金亭詩刻在今河南輝縣者當即（五卷示同游諸君作）又題超化寺詩刻在今河南密縣者當即（十一卷秋風嫋嫋作）

本集中依相雲溪圖題內載絕句一首買氏千秋錄中口號三首酒裏五言說中五古二首五詩皆不入題數元詩凡一千二百八十首續採八十一首今補一首（歸潛堂詩○穆補弔馮大來副使詩首）總一千三百六十二首郝銘所紀一千五百餘首合諸失載篇什約有其數惟今華氏本所刊郝銘於一千五百之一字訛作五字而雲松趙氏遂疑眞有此數有更求全集之語殆未及詳攷故耶

集文元閎者（十五卷）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二篇（二十三卷）文儒武君銘三十沖虛大師銘皆有銘無序（二十四卷）敎授常君銘（二十七卷）完顏良佐碑皆有序無銘（四十南陽上梁文脫拋梁詞六首）

又墓誌如承旨子政御史仲宇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黜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節婦參政伯陽之夫人將軍長樂妻明秀凡十二篇皆漆水公碑語今並不存是也宏治刊本脫去者二十二卷中順張君碑脫一頁（闕三百八十字）銘詞後半（闕兩字○穆案脫頁今補完）陽曲周君表脫一頁（闕二十四字）行見金石例補得一十七字是也

又先生文字散見他處自類次後未經收入者若漆水郡王耶律公墓誌銘（遼史百官志引其語）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文集中仲書所云先相公碑一篇見元文類）安肅郡氏塋碑文（殘本見金石例）楊振碑文（殘本見石刻意增五十六字傍注）跋閑閑草書和擬韋詩後見墨跡今已依類採補各卷後惟秋澗集云有題東坡與蒲傳正四帖跋及寰宇訪碑錄所載陳仲謙墓誌銘（正書正大二年立）

在今山西臨晉縣五峰山重修洞眞觀碑王鶚慶元路諸元定宗三年十月立五峰山崔先生像贊石刻各體書無年月並在今山東長清縣者皆無山採輯矣

嘗讀虞道園學古錄所載曾巽初墓銘云補注遺山詩一十卷藏于家益古人已有先我而爲之者第云補注則必有作于前者又言藏于家則此注似未行世不得與李季章刑公注施武子東坡注任子山山谷注等注並傳惜哉顧茲末學乃從數百年後劫灰盜竊之餘徵文攷事表而章之未知有當于先正否

金源史事僻在自元及明止有浙本流傳絕少國史且然況文人家集乎惟遺山先生詩文大家傑出金季爲一代後勁上接杜韓中揖歐蘇下開虞宋其精光浩氣有決不可磨滅者是以歷朝傳刻不絕第集中本事非他書取證不詳積年以來遐搜博采自四史外如中州集續夷堅志歸潛志拙軒集滏水集滹南集莊靖集鶴鳴集二妙集河汾諸老詩敬齋古今黈及諸宋人齊東野語庶齋老學叢談山房隨筆元人湛然集遺山遺稾澗集玉堂嘉話丁亥集續集靜修遺詩文拾遺皇元風雅元文類名臣事略圭齋集牧庵集圖學齋雜錄金臺集河朔訪古記谷音雪樓集道園學古錄剡源集草廬集齊乘明人說郛類集輯錄梧溪集名儒草堂詩餘名山游記一統志齋乘潛溪集忠文集丹庵集等書約十之一雖書又四百餘種不及備載大半山館中物裒而箋釋之庶幾游覽賡答之篇娓娓歌謠之作稍可攷見惟是屈平之悲楚澤放臣之哀江南古有闕疑未獲訂正況乎書多秘籍實難蠹蝕而已已萬災所鈔副本又一炬而空其挂漏亦良多矣至于詩中故實不過諸俗文字先生繁稱博引尤非儉腹所可及偶爲友人慫恿復眾

書冊匆匆解注七月而成縮恐雲階月地載失周秦玉盌金銚事迷紀傳不更貽笑于大方之家乎張半屏蔣枕山兩君雅共商榷有意續補之謹識此以俟

先生手錄詩冊似不甚排當其間前後失次并有書追錄字者大小不等已無例可沿及頤齋類次又將古今體分編頗窒尤甚是以鄙附箋注隨題載入悉遵舊本不敢言例

沈垚跋施箋元詩一則

此我鄉老儒施北研先生之所箸也先生又有遺山文集箋注先生歿後蔣君枕山謀并刻之正欲鳩工枕山遽病卒卒後垚斐至其家求先生遺書不可得先生孰于金源掌故所箸有金史詳校金源雜事詩詳校凡八鉅冊先生歿于蔣氏遺書都在蔣家乃枕山遠逝而先生之書遂不可得見也斯則重可慨矣枕山卒後詩集箋注亦不重刷印外間欲得是書頗不易垚在都中斐致書友人謀再刷印以廣其傳卒不得可歎也其金源禊事詩倘川藏在我友沈君柳橋處庚子九月十六日烏程沈垚記于宣武門內之寓齋

歸震川先生別集

歸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元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泰伯至德　忠恕違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隱素行何如
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一
孟子叙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乞醫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已而成功
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江策二道　并問　河南策二道　并問
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二
策問二十三道
卷之四　志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郭皇后
慈聖曹皇后　宣仁高皇后
欽聖向皇后　昭慈孟皇后
韋太后　楊皇后

皇后總論　魏悼王
楚榮憲王　趙子崧
不息　諸王總論
公主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石守信　侯益　趙贊
王全斌　趙普
盧多遜　張齊賢
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
壬戌紀行下　遊海題名記

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五首　與王子敬三首
與沈敬甫五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沈敬甫十一首　與徐道潛一首
與王子敬三首　與沈敬甫十八首
與馬子問一首　與王子敬三首
與徐子檢一首　與陸武康一首
與沈敬甫九首　與王子敬四首
與沈敬甫七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沈敬甫二首　與余同麓太史一首
再與余太史一首　與吳刑部梁一首
與周于和大參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一首
與曹按察一首　與愼御史一首
與馮某一首　與徐子與一首
與俞仲蔚一首　與張虛岡一首
與周與叔一首　與陳伯求一首
與于鯉一首　與吳刑部維京一首
與王禮部一首　與孫百川一首
與某通判一首　與徐子言一首
與馮樵谷一首　與沈雲泉秀才一首

與朱生大觀一首　與同年陳給事一首
與王子敬二首　與周孺允二首
與唐同年一首　與鍾上舍一首
與龔子良一首　與傅體元一首
與王子敬六首　與沈敬甫四首
與陳吉甫一首　與顧懋儉一首
與萬侍郎一首　與曹按察一首
與顧太僕二首
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答周澱山一首

與王仲山一首　示廟中諸生一首
與吳三泉十二首　與顧懋儉一首
與沈敬甫四首　與高經歷一首
與王沙河一首　與徐南和一首
與邢州屬官一首　與傅體元二首
與王子敬十首　與徐道潛一首
與陸五臺一首　與姚盡溪徐龍灣一首
與馮太守一首　與沈上舍一首
與管虎泉一首　與顧懋儉二首
與沈敬甫十八首　與某三首
與王昭明一首　與張通府一首
與凌廉使一首

蠲貸呈子　處荒呈子
陶節婦呈子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送鄒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編審告示　九縣告示
乞休申文　又乞休文
太僕寺揭帖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遊靈谷寺　讀史二首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濠梁驛　淮陰侯廟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略
鯉魚山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壬戌南還作二首　登濟城望城武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邳州敘述三首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
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詠史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送袁太守之興都
贈孫太倉
讀佛書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素菴詩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山茶
東房夾竹桃花
火魚
鍾山行二首
鄆州行寄友人
談侍郎歌
黃樓行
二石歌
趙州石橋歌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十八學士歌
題異獸圖
甫里天隨寺
恨詩二首
寓清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錢
港
馳驛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姜御史年九十六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西苑觀刈麥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綠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賞荷次韻
疊前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興濟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送友人讀書元墓山已亥庚子余常讀書于此
檀蹊跳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偶成四絕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陞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氷崖草堂賦
附錄
明史文苑傳　贊
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九
墓誌銘　書全集後
詩　跋
重脩後識　重刻後識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

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煜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既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與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

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興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

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憾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猶所撓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

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鎭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刓方爲圜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誶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淸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廸知忱恂

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茲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廸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伉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

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汚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奬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恍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

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豈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豈有出于太極

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聵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狗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書嘵嘵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

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歷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

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元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

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

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瑋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弒剚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弒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蹇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

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千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

論語之注釋菜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簒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勤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潁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廼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

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闢之曰不足也而爲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後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

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既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滔滔去間之

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室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微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滾滾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駢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狗耳目而遺心其說則狗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

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元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汩沒以終身外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翾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搆精造化萬有

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雜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況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棄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騖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

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耍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

之功射藝之游非奉揖之遑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尨之詰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狥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元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元牝之學

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鵝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此首第一行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狥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終懵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詖邪遁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厲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況于人乎況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

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界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眞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强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眩瞀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因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裒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强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皐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温寬栗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謂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

調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噂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噂焉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已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消融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

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爲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愼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所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

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爲善而非譽訾之爲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爲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爲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粃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蔕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爲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旦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

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閼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爲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

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艷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絕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為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

宅鯀出禹入不以為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封不以為忌故使鯀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剏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蓋其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刖者宮者莫不以為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為樂吾使汝為閽吾使汝為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而□□或有稱子書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厠之篇末吾于是眞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愧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酷凌轢震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

身惴惴焉而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強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檠業墟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

隗所處之眞善而又以嘉范瞠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

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苗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摯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盎焉變而爲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

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眥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劒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强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巖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蕃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綬

裂土布在有位內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名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逃爲出入五

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蓋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牴牾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狥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子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已若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

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蓋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蓋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陋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

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予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

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皐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淵窘而後

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日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

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蓋天下之直而非吾之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

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況于有耶小且如此況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爲已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已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乂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之以天恆有餘矯之以人恆不足蓋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

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直也既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

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幕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

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蠹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況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斁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

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盤于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迓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邱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懲庸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昼魚取龜擭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

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殰者殤者天閼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爲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濶畧之爲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益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盡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爲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益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

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爲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已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已之意以爲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裘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裼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衮黼黻元衣纁裳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爲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直平正倒仄開發呼歙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爲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緩緩之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凌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諭則不得其志亦寄象韻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

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毋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冔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爲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

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絕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已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已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

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已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於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

視其視聽不出帷墻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

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敢少寔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

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寔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搢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已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

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蜎蠖伏之中深宮宵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已無爲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已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鮫韜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一　　塹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

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　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强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卿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豈非聖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迄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敷五蟲多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

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畧强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　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　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

不宜狠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　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彷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

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畧用漢地里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述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　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蒐訪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開議論紛沓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旣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

惟皇天眷佑我　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奄斯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山閣講讀宗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適萬世之中以神我　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傳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畧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

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繐瑟而弗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瞽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宮非三代之宮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洪

者既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宮僚竝建辭旨諂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寔以身誨之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畧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

國之初庶務倥傯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　成祖之書一本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

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

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清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　懿文太子之於宋濂　仁宗　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澗畧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

華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與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樽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厪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

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合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

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祇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

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
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
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祇人鬼焉者非如昔人
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
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
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
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滄氣洽矣鳳凰何爲
而臻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
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
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祇自有不容

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
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
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
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
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
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
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
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
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
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
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
勖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
于用而牛宏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
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
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
成聲倀倀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
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既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
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
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
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

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
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
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
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
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
之人不察而殫精于璧琮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
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
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于氣數
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盍亦反其本矣太史

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乖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珍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寸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

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宏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宏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陑之師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

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盛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戮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寵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弘基李勣李靖房元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

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既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　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閩廣□□不戰而竄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筭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

遘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　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間如中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正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

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　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　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翊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既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遡者　皇上又興滅繼絕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黔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遊東布章之譏則　高皇帝之大誥武臣　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勅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

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遐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艘艫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荒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恒雨恒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即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

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滆彭蠡青艸洞庭及李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宣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宜欽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欽金陵九

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閭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鍔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

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竭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

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邱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咥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蜆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橫塘或置

沿海堰身堰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礙礎蘆葦菱荷陂塘壅礙上流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浚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況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

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衞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興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

以長與令入外簾此
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歷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元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徵言至論爲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絶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祀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卽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其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亡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詩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天下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況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歷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歷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敎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渝有周之歷至八百年蓋禹湯文

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乂安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服則又親灑宸翰虞思所及動輒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爲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

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

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秩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愛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敗國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惕惕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況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懼而淵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

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釁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蠲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長民品思小民之依簡劭農之官廣蠲貸

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愼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內

府飲食當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旣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歷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絶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乎之美無戲教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

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部之□尤加愼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　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　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辭宗室解甸人之

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察之差沒□布招懷之惠寇敵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貪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謚加問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愛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辦繕

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比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蹙而起如贖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

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遷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　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掇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元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歷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元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　先皇帝彙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遂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

我　世宗肅皇帝實錄通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尚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京則班固爲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

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朱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爲依據至我朝 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眞與天地永久矣我 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 世宗

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 列聖二祖五宗纘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勳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歷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籍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在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

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歷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盡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

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祕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檮杌鬼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盡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劉子元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

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元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歷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眞是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尙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

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　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蚕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彙稡可倣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倣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則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尸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歷編于吳兢柳芳崔龜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爲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元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梗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曾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噫能如子元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尙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

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祀之說何據貢禹韋元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開並韓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于一人不狥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畧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涇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

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灞渭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

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元成已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貿生通達不著宜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元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

今未可詳請畧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宏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于永平尊罷尊復然後魏宜武嘗眾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臘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歷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歷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閎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

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歷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闕竝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內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溝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泛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

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趙充國獨以爲□即據前險守浚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壅書切責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亢國急赴罕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筭也故制□之要若使□□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黃龍時既自以

親好願係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時羣臣以爲便而侯應以爲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爲寇至武帝斥奪此地壤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共地利而無籓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歷律河渠□□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竝議槩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

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歷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翻爲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爲□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攻毋謂漢單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畧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

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槩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

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聖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爲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摭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爲于天下而時不能

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爲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旣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竝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竝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

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爲玫爲瑰爲琳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

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步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已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聰于諸侯所

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訒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爲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衆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薳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已之

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爲學者瀆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爲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

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上　畢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郡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

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成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粵閩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已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

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榆楗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眞實踐履爲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柏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予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

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毋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獨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勠力以闡

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溍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嶷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

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與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扶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

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獨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壯元氓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主矣果禹之遺烈耶人其地有覩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況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況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

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

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邱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著揆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水日

出九津青羌之野攅樹之所搏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讙耳柔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禺彊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親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爻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朐觀綠字于濁水桐柏有鬼神之書宛委

出五符之要秦嘉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眞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鄙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

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汝南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採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箕山一名玉筍又名宛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

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既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歷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覇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

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檇李即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東即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彊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彊之長子後去琊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滁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又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强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

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捐忠讜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

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鬼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儗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

誡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當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竈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萬鈞之鐘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闕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爲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遘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

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蓋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蓋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

倏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別七國異矣本二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闊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

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令當世人主攷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軼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折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木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

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某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繆戾垂刺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

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墮宣帝之業可爲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杜林亦議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宣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苟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

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爲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皆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恣戚宦之權成鉤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卽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爲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

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已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令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譴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于寔者也儀之政論則頌爲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爲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愞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垂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褒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已從衆違欲遵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

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讀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贊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古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贊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劉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忍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承平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先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療原之大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乎一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難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

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亟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論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

業此其尤諳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齷齪嫉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眞秋蟲之鳴也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愚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求盡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藜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覽眩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鴟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頤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悃悃也

問今河南罹省大梁也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槩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

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畹之黯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蓍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蚋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湯斜之敗或有膽畧而不能拒封邱門之入其才畧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

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則推善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啻若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

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爲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爲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有聞于世孔孟嘉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察漢以來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

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爲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朔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眛

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懌爲許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

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慴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于誦仲舉身殞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

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殺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禦□之策蹙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莫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裁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

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元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悾悾所與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詰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慄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

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眞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白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既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

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

俱頌者則房杜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

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上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初謚文隱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

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為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傷氏封太夫人鄔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慶之原寔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惻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窀祭以共牢尚其寧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為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栢府超陞太僕寺卿中丞屬猿猶之匪茹廼朔方之攸寄斬首擒酋提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閫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埸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寻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鎮滄海之波顯有譽聞方深委寄藺橑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上鹵獲于幕府恩貤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貢孥世休褒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廼國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爾朝鮮國王李昭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適覽來表良副伊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況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

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歷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鋤銳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

也然沈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已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髮齟齬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匡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宦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於師傳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

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即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髮齟齬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益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刓弛翼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間竄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已怙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

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袽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廿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

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邱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閤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

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閤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浴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顗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掊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强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

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眞自竝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

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元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益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元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元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元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庋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

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遷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

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盡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愼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猶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

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宏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

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宏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

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倜儻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温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

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敎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敎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敎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玭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爲界□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戎□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靑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

城□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以下六首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宏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愼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鬬智智饒者勝以力角

力力雄者强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緊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眞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愔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口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議者謂寇忠愍拘

小信而不亟徼口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口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扳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偕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聾

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與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

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
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敎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
辦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
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于班史可
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
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以下三首長興試士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强敵自得江
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
留鎭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

以集大勳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
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
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
何也已卯眞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
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
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
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
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
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
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
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
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
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
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吳縣後學何平金望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三　十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鴈稅之頒有賈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凥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稍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邱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

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衞弱國而魯僖公垌牧之盛衞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駵是中駟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

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騧馬北方盡烏騮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

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

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廄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平騶騵廄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者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駒駼諸監廄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

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圉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

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元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卽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氐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葵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

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

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歷中知諫院余靖

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也秦之先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衞文公居河之滑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衞則今之衞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元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衞那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慶鄜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閑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眞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鎭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

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鎭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鎭移于長葛益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

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

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廼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産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令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痺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椒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

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

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

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

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蒙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

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鄜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衞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

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

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那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洪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

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

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

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宜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

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緡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苻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苻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

謂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邱非子曰栢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陋無所穀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眞

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搯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眞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入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遠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衞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

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論之　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

境爲□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
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
利蓋制□□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
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
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哉又命曹國
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
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
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
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
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

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
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
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
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
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
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
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就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
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
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
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

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
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爲中國
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
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
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幕
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
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
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
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博胡唯自守則
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

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
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
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
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
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
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
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

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素泉駒駿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卽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

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

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

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十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

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圮隧藩級蹴圮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綽重門中閎啓閉以時過者祇肅

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銊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猗猗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滻之陽始誰作

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嚽彼雲漠逴戈王良有崇有圮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衛文亦有曾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惰毀琢石鑱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元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　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胴乳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卯戊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

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滻陽而復攷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

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庳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額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孳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額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蠃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至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俄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舊刻職官以下四篇別入雜著今以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王　輯基　編植　訂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讒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干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閫而偏狥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閫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頗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疢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鈎率衣者寛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

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覩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益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韋獻之

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潛邸入而恩如巳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克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巳竟立之愷出判嚴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巳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恖

論曰不恖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眞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顙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翰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

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卬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還者益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

筭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

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盡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

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子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晚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眞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凉州關西儳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奬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倦倦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與楊準道子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子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鈐山費楙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

以相詆不知子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福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畧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稽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

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遷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茲今舉予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

獲雋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愼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捐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已以繩接人則用紲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

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翛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狥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眞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游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游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

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岸上鼓鼙鼕鼕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王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澒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惶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蔕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

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閶門廿七日行二子

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兩宿裏河明日入淮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

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氷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氷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汩汩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亨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閘夜與四明王癯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

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氷亭午始過陳以連日寒氷雪乍凝非復壯氷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窩夜止南旺第一陳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氷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氷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過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凉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驟風

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六里以氷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雇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氷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藏舍利于婁河西咸維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軫下有磚承之廻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石恕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氷阻千艘

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氷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氷尚腹堅遂皆陸行予自辛丑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潞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

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州十餘里宿前阻氷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晏止泊頭有扁鵲廟碣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沚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給事停舟相勞問為同行者閉距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兩舟止久之雨後緻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

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滸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

靜海歷與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與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陵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昳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漣河城十七日荊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于此過閘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為封鎖東平張長史以金幣賄閘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尚書祠觀鵞河口汶水來處鵞河口即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

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為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于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為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遣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

新店日正赤如血夜争新店舟檥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浚漏下二十刻聞店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店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插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昳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陵不遠余囑其隨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亭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

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壩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汶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傅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嶧陽嵫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桶水勢不壯而下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自沛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屠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即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沛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

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剎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斑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甄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侯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墐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剋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服陳畫策蕭勃翼終出

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殷胤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茆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湖洋然非曰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圮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沂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下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黄河幷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

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今清口是也黄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黄流而南岸清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入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絶無翳障空蒼下墮圓紅濛汜間真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雷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曾選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逆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羌澱湖口廿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濱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即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黄浦口出馬湖二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鞏右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

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城下掘溝謂之邗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盛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紀行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汝矦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

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雨粤人營中寂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邐迤隔碍僅見東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

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皐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禴孫從至州希皐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同行九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小簡

與沈敬甫 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枝言語上尋討耳

和爲貴有子只淺淺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羙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羙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輒以義荅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冉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萆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慮乞更尋撿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萆挈非也且引王賁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

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嫉覽獸邱卽虎邱唐諱亦云武邱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煩畧盡付來褚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愍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黃圖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榜文昏人得此殊無聊也

與王子敬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潰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頗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滓汙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聲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頃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瘡痏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眞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趣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

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來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
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髑髏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却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得耳

震川先生別集卷七　五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爲葉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病久不往竢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裏第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宏元先生贊讀過即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奢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描寫近眞生眼觀之何如
清夢軒記　覽記固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七　六

與沈敬甫十八首

禮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俗人必用相嗤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知耳
葡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葡萄戶出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孺允云外人見書詈罵事大加詆諆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鮑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顏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猶曉以天子巡狩爲行在又加詆諆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喻生字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遙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還矣毛氏文想已見

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囅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寄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晦翁有辨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兒子于敝篋中尋撿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塲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眞知言哉

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稿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蚤即付來勿示人也史記諡法亦後人附會耳

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

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郎筆跡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肴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魯也此已爲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魯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覩入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

水利錄已録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鄒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令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摭上公家所謂班郢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人代閒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盤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凝氷焦火共煎熬奴是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羹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瘧非瘧語何迂醫理錯誤鬼嘯呼我能勝之當
自瘥禹乎盧乎終始乎
爲食悶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
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
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觀之曾
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敏之甑墮而不顧卞和
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亭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
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觀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
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若
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寄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觀
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艸艸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
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爲之可也如以冊葉强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
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
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騷卽此
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
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
作一二語荅之輒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
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
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
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

無家何處歸此極痛怛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尋
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
人異者奉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
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
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
者少寬當以此等百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嘗

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
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
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
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
也寄去僧疏僕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
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荅人小柬連書一
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
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
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
人一籌也
滄浪生攜阿郎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
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眞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面不相知者亡妻
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
疏偈數首獨曾寄彌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
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遂遭虎狼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
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
及子建之從輒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
爲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凉風吹人悉成涕
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皃短鶴長其悲均
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
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
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
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
手教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勑遵迴顧望又不覺
遷延逾春今玆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沐光榮
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那適監郡者
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臨僅僅編葦

聚土爲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郡以閱視爲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郡擾人頗以爲便自此絶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清閒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于犯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于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隨資除授更下于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

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述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悒悒之意銜戢曷已有光于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佻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于其始必能成就之于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唆噪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

前瞿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爲之言耳先人勅命討此時已用墨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散附此勅命即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盡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資一玩也

與吳刑部粲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歎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邸其置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于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

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那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攜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興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孝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遷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于僕一人未見曠然者如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即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

令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詩略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爲之于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于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于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即歸生平强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荼陵公相知今日改諡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真見門生老

白髮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泚下內江之薦達如荼陵弟每恨官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咏于田野朱衣紫綬讒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衮反被相州之謫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倏代即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寃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暫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

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讙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于瞽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患詩解哀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問不

行于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聞郡中置獄大畏爲善者懼矣謂隨夷溷而蹻跖廉昔賢云然今乃眞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閒冷也微文及之輒黜汚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七　九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邢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巾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雉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矰繳甚設韓嶭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況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于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嶽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于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計殆輟承教卽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卽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宥

震川先生別集卷七　十

與俞仲蔚

前奉別造次不能達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强此來少不安卽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

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鼂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于彼中士民也恃素知濟聒幸恕

與周興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爲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內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與事聞適者氣燄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尷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始至隔絕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邅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娼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狺狺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別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與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爲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于僕非直蛟虻之嚙虎而已不得不恐爲知已言之

與于鯉

幸若爲縣尚望狙互我于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鉏鼂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翰至草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謁侍清誨不謂亟承趙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詡譁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謹當亦流傳于茗霄石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發書勸勉蹙爲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業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寃捕盜平徑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于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眞今在位者徒宿流育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

丈肯留意于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蹉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堯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

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間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閒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于軍門軍門大官卽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于讒人所當推其所自而遲究之也計明臺于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晦昧自處于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勉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關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于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窴謫然于僻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卽具疏乞解職南

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次且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于江漢之間卽聲欬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猜猜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氷解卽謀南歸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爲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蓋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濶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蒙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資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

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眞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間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苦無知之者而傾陷萬端平生雖置毀譽于度外然不能無憤恨耳吾丈幸時召山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譽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于其間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吳興事頃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事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比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眞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寵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卽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無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更聚會羣不逞極其相傾屏蘧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爲虛弦下耳

與周孺允二首以下多逃官況

初至長城壽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敎公獨無所荅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曹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

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連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諱愛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

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寞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昨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卽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過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說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灣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郵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前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

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眞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

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何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頗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旣迫遷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暴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決獄數百事陳謙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俟續寄

周與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撫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商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亨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閒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違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嗛自天之辟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　高皇帝諭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

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

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眞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顧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姝卷爲王內翰攜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想見之卽無一字改者但繫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塡榜時有鬼昧也館試鄉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娼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舊侍郎以下四首係馬政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賴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于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敎

與曹按察

雉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爲門墻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雉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滁有志此舊無志遁茲草創然于

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于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敎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塲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晤言遽出國門不任懷悵

管馬官于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

連日批閱獨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紹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遂庵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都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

殆若有神矣與人喧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秉燭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婾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即疏乞歸耳廳記并雜文托傳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與陸希皐俞仲蔚頗覺暢也廳記已入石再寄二通并神應記乞視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何乃以梁國之鳥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澱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

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載服屬非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珠摧壁毀汶汶以沒眞千古之痛也禮齊衰對而不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未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欵於貴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裒賞

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獲華衮之榮也爲之大喜過望而內顧僭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脩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程須遵依條約寔遲毋速寔拙毋巧庶幾有眞實得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

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章咯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此蓋肆業習之也顧汨汨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强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旣已不甚記憶性又懶書度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逼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皐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慾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嫌束髮也

子實老母免役事權在糧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劒者鄉間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誤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

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已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强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習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溺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

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痾無一日強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惴惴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顛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戾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教訓未嘗不佩

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強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教而教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教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荅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遺辭昏晦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圃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敘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即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即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實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譴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顧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醋此非僕有所感動益別久復聚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慨于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舉足以艷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問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

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卽今目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若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之士日夜黽勉儼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卽其人可也雖以謂僕益躁尤可也朝歌勝毋古人所惡但曾參居之將益深色養曼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卽謂

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繕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爲精妙語徒蔓衍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

不至狂病異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千百萬年視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蚤所諭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先大夫廼須掃室焚薤不易爲也貴州統志付來一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諭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四明爲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千卷鳥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滯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餘已悉

大水浸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萱淫雨浹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萱已無有矣方令人畚畊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惟擾非是此地高强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邱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蘇天爵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每榻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榻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榻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

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爲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視他年解俅差爲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謫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閑世務而每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冀望內召草草布此爲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每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意

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眞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監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慕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慕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異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

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兒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決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煩轉求也北窓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栗家事欲竢新春平生無一事不嘗獨不嘗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

蓋自郡中來受撫公旨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視葬志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譖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度邈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丙人且就舘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郢都寧成自不易爲之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獨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

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卽借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遥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荅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借使人浩嘆沈君詩竣少間作也

吳興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承之不解耳最後文量均徭却竄入鄙語如所諭可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候之

老兄不堪明春非討差卽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得也與麓已進奉常太巖改璽丞初到未相見阜南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兌閙行邊久不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卽今多未破綻日令愼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紲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

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奬兼以教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顧特因致謝水利纂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祇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盡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教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舊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亂苞之體眞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教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東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遠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眞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眞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內典古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若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庱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緣寄去今止緣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懶作書向爲公言鐵劒利倡優拙固耶每攬子厚因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啜茗吾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荅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元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宓馨取小字壽孫用秦篆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鮮也前言戲之耳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姬頗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見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鷄黍爲權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輒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養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侮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

向借繩索有書竟不見報沒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

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眞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瑶草石鐘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

女子情只人間知已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問

承寄書比山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儒者之嘗談即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眞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蕅孫陀利旃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邢中極有高僧士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陋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速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澹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嚮益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于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適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益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尅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栖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必由新開河從眞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

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凌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故乃假借豪右而虐煢獨過甚即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聞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況先皇欽恤之命新

朝曠蕩之恩即惟執事垂意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公移 檄詞附

蠲貸呈子

呈爲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賊船結艘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剠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黎羹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爲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稿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祲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斂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白晝攘殺縣學生員今乃狠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懼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患民既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刼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懇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照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粮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邸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嘉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畝分爲十甲輪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粮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凳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

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照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决不能安其田里粮銀終亦無所措辦況海賊尚在猖獗之際厭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朞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决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滌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强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笞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菱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頌洟先年夫弟營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遵巡未應婦即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决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朞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迫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蔑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自廣德

宜與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惟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棒楷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豈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真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冤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寧曰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

先皇帝恤刑之敕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詔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冤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

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糧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稅糧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

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蓋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糧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糧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縶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

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糧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糧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糧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糧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糧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遞即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

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註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鬻之矣又有小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憩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强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

支兒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册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册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潛攬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粮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氓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粮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

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斂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諞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卽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茂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虛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娅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骫骳不顧

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宲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勉絕職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傯卽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閭閱册隨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坍矣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坍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坍若田之爲水所

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卽官徵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或間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眞情雖自暴露亦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閭夜不吠犬矣磨盤下

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鬬時日暮風寒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爲功職竭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强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强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

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畫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竝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粮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即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顧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鬬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邸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衙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册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

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粮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粮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赦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剎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

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嫺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卽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

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卽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戶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戶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戶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戶之子戶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卽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戶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詿誤府縣追求小戶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苕霅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蔑士大夫者度其他不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謹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卽李知縣士人遂整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强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

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耶哉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

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卽欲誣污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刁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賊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卽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警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搆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役惡吏被申

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噬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卽被中傷而猶狷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代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清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反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門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

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八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糧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戶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

捕依崇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良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絢履祉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徼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點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觸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痩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

窮年並行撿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徵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炤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那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強比之龐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棱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衞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邮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稟

毛伯審單

查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幫硬証除已結証外見

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証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釣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捏辭實跡衆証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

果係唆落不能自諱爲炤律有强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强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衊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徵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與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否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单

審得邵忠先因賀潮之去而鬻其原田今見賀潮之

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牛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山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綿蠻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艧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提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敬無觚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冢行營萬家田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漱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嗟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渺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僧呼龍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州海岑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灘灘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二

浮雲方靄靆光景遂已戢浹旬深霪澍千里破封蟄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邃高居朱明閟赫翕希微澹將開淅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醽流更浴濕萬壑嘈霆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穀林色漫淤泡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激灑湖光翻覺咽海潮遊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蓼離思明兩簟坎成汚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繽紛餘花落寂寞愁鳥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鵲晨鳥濛濛睇宵燭

作又徵時賜思衣憂民粒毫毗費灰酒魚蝦餚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閑安能使家給
泥塗跲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啓笈
顧嘆風雲滿窗使蛟龍繫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块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揖揖字非韻□□□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揖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與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令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堤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邱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潺潺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徃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眞城外絲楊柳高帝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媼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久舟忽不樂呼侶登崇邱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簡甃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覩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檣楫半頹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蜃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廻時復圓盃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過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滴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猾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爰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强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盜謐
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郡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宏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觀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蟠龍爭廻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駃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收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淶水明可掬高風摶羊角飛沙旋霧穀
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元文故幽處卮蠣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覃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喑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圮橋履今即下邳街
淮酒市醵酥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離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追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誓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鬌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汚平泉記草木寢邱任菑畬
裒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攄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搆此絕華炫深嚴閟香火危峻瞰郊甸
鬱鬱蚪松枝低壓遠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寘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漫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毛鄭草元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宏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
眴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敎化除繞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曰旰庭中無一人
況冤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符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根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憯甚鎮鄉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為令既不卒猶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茜蒨入郡問驛騶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稅駕歸林邱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郎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傲公見即識之進奬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尚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唯此卽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顚倒四境交侵兵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翥亦不鳴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盭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元酒味曾不涉世芬如欲復大雅斯人眞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差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衮亡家麓少所蘊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鄣畏明牧循山轉危蹟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猶犹雖匪茹中國亦有備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邺疲氓賦詩以言志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秦隧行今人豈軒輊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叻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亡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嬈愷悌揚仁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翁

君侯粤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墩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洞瘵不可論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艮匪輕　天子之遐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尚纏已非徒食馬麥空鉢艮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瀕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嘆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欽姊節與言涕沈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饗尚元尊大路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韓心蘊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帨日以詐素道日以廢素飧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惛素問人日死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攏垂指棟隆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肯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清眞猜且淪亡孰能寤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凉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撝非廣厦幽棲獲便房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翔翔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圮梁窮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覘覘容自鬼喋喋冠何當恍如乘夔魖冷然御清凉釣天聆廣樂元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終慚在三季未可儗九皇（按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廼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數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
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屧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戸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儻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藻
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
濡沫蹄涔寬吞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翫

飼蟲疲棘童汲泉困王媼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倣傚
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鰩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紹滄海竟清晏小□悉剗剔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倀徨宋金之季□□强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
命眞人靖八荒手持尺劒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閼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閧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鴈瑣坐踹
蹈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偕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宜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元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邱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翛翛特清楚憶昔蔡公開西圃巖嵚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疑然又若九皇聖人鴈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邂逅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晝老廢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鬬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此地方從代大通鬼鬼靈壽起岩巉一日沙邱變巨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遥至今誰言鄗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憎不

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眞奇獪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抶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警海賈盛夏張之紫薇省涼氣歘忽過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湘妃帝子對之泣貌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若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已坡有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眞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至今遺事猶煜煌有隋之季天壤坼英雄草昧皆侯王眞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宏開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虞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掩過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靑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眞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廼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靑鳴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胥戶人到鳥驚枝斜日半庭雨淸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淸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邱言猶在易簀意何嗟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候落靑烏計眞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劒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
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蠻□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邴夊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杜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
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衹祓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
夜潮即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飾來甘雨應
元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謹傳杜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傅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
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
易寶燈今日盛傳流爍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
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離軼歸鞮
鞻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穀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
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凉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壘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盞攢羅迥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教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舍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短衣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畫

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盆道上女郎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晃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衛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付滄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

震川先生別集卷十　　畫

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淒凉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關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舟行來忽盡三千
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
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
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
友莫因下拜嗛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
地鵲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元墓山巳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
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葱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
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珽璣
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鰣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遥知來
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
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圞于今生事如秋
水惟有芙蓉花好餐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韜金版知何
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按極屋棟也稷稷穀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
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爲愛如來深法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忭逝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邱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不擊閻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揚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獨控青騮滇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月城頭忽竪海王旗

海島蠻□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眞堯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畧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衆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遥瞻楚幕有棲猰將軍眞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寘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巋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庠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皆沉淪吾定自逢知
已唐舉終非錯相人
氷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塏爽於邑中兮
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搆氷崖之草堂既
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玆山之秀麗兮日
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
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
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著梧
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僇僇以自遂兮廓天路
之翱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遣鈇鉞之
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
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
不顧兮翩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
以衣錦爲榮紛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
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
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颺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
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裒厭鼎臑之盈
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
然氷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
音兮誌志節之彌強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
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既
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
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已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倅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

僕丞置掌內閣制勅房修世宗實錄卒官有光爲古文元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牴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歷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卽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率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啗長吏謂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驛騷部內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初友信慮民輕法泣以嚴後令行禁止吏爲寬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縣如家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興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

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歸太僕贊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遂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抜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

震川先生贊　一

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晩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歷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子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雝之制及

震川先生墓誌銘　十

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眷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徵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

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絶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荼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吉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

震川先生墓誌銘　二

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荼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者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宥縣盜

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險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鑾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

震川先生墓誌銘　三

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額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

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閟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

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

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異華或春以榮或秋以殺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遵匪篡

烝餘有餼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震川先生小傳　見詩集　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荼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開暈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

震川先生小傳　一

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有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搘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孟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家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

震川先生小傳　二

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翔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生知已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訪求善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嘔鳴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曾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于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覩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緣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

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援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已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

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舛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鋟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于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一

在昔盛明世夫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棄遐加重編

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王崇簡　簡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興祚　趙昕
嚴沆　曹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泰鉁
嚴曾榘　郝毓嶸　高晃
泰松齡　錢肅潤　泰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穎　蔣伊　何平
翁澍　陸廷祉　王楫汝

李臨　陸士炳　金堃
錢士楨　黃璘　張震維
席啓疆　張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汧　葉方恒
盛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邱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愷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遐章
王緝楨　謝家柯　李遐齡

黃泓　陸時通　李遐穀
張塏　盛翊治　沈廷瑗

揚元咎　周霑　金植
徐洒　侯榮　金侃

姪孫起先　繪世　曾姪孫聖脈

浣　虹　允哲
允謀　允肅　允臨

元姪孫梁　天錫芳德　復佺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雪嶠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大夫分任剞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罄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學亭徐健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蓋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裔與公於庚子歲卽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玠拜識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偕元恭兄枝訂合已刻未刻選定四十卷發凡起例釐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剞劂其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商確審定期無改舊觀甲辰閏夏先君子謝世工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表章家學以成前人之志嘗痛悼于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輒咨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日而先君子之即世早也會肅入都謁宗伯敬翁王年伯詢知此書所以未盡刻之故宗伯憮然謀所以梓之者適董黃洲令崑山

黃洲宗伯公門下士也即以屬之而無錫吳伯成明府偕四方諸君子亦翕然同志樂觀厥成元恭遂鳩工始事奔走拮据寤寐不遑者積有歷年方次第可冀有成而元恭病革矣因復淹滯半載賴徐徵菴葉學亭兩先生倡率與公之元孫安蜀踵而行之然後太僕公之文始得炳然與唐宋大家竝顯於世嗚呼豈非厚幸矣哉因念文章顯晦莫不有數以太僕公之才之學而久困公車晚乃一遇復屈折於簿書有遭讒罹謗之恐其遇可謂艱矣及從順德入掌制敕意氣稍得發舒而遽以病卒何獨靳其材也耶抑有意愁困其心阨塞其身俾得卓然有立以傳於後也從來具韜世之量者雖無所建竪而其言語文章必且垂當時而名後世亦其理有固然者太僕公去今近二百年學者仰其文如五緯麗天昭然屬目無論知與不知皆奉之以為要歸可謂久而愈昌遠而彌光矣韓文公曰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就得就失必有能辨之者吾於太僕公亦云至其學問源流之所自性命道德之微旨敬翁年伯微顯闡幽搜揚要妙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雖歐陽子之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絕學

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右文復古之治寔有裨益竊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目未窺古人堂奧屢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眞媿不能讀父書者而況大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泫然者久之安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以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中浣日虞山曾姪孫允肅拜手附識

先太僕公集其板藏吾家者正別集凡四十卷校勘此舊刻爲精詳海內奉行是書幾於家置一編年來字畫漫漶板或缺脫亦有破損不可摹印者族孫瀕等恐年代浸遠日就腐壞乃復鳩工修治補其缺失剔其漫滅詳加整理頓還舊觀至所有應宜避諱諸字悉遵

令甲爲改正云乾隆癸卯孟春六世族姪孫景瀛景伊謹識

太僕集正別集其四十卷乃太僕曾孫元恭先生所編輯元孫安蜀先生所校刊也板素藏吾家乾隆癸卯曾大父寄閒公重爲修治咸豐庚申毀於兵燹曾孫彭福敢紹先志詳加校正重爲刊刻是書初刻於康熙乙卯卷尾各係校訂姓氏今仍其舊云光緒乙亥仲夏琴川歸彭福識

常熟歸氏祖祠續古堂藏

瓊台詩文會稿

上

瓊臺詩文會稿

明瓊山丘濬著

仝文莊公集序

世稱文章爲經國大業經國之文其大者莫過于周官蓋姬公身爲宰相手自擘畫見諸行事筆之于書以爲一代不刊之典然其間亦多繁瑣冗雜用之或苦拗而行之必不能久遠而不廢故說者以爲出于漢儒之僞筆此雖未必然乃後世之摹倣周官者無一不敗固其人非哉要亦時勢難洽卽姬公之于三王已有不合而待俟思者矣況其下乎三代以後以經國之業爲文者寥寥罕見而相臣以文經國者尤不多得至昭代而有仝文莊公所著大學衍義補于治國平天下

之道纖悉畢具皆參酌前
代折衷時宜人主行其說
可以萬世而無弊公又遭
逢柄用當
熙洽之朝言雖不必盡行然
而
黼座之經綸諸費之展設率
不能出公所條列其綱領然
炳然眞爲經國之文章待
周官之遺意名久而其時

又去
國初未久習尚渾樸文取明
白曉暢不爲雕鏤剽竊以
見奇間取公他所爲詩文
讀之率春容恬適意盡辭
止根本盛而枝葉衰事情
多而馨悅少近擬金華烏
傷遠追廬陵南豐間邇來
以著作自命雄視詞場者
或以臺閣體目公而要之

于修辭立誠言近指遠音
未能逾勝公也自公後而
臺閣之文浸明浸昌長沙
內江華亭新鄭江陵接踵
繼起近則吳門太倉東陽
晉江南北兩山陰皆斐然
成一家言遂令文章操柄
不在韋布不在他曹而在
綸扉尺地爲千載政事堂
生色而要之于傳古綜今
明體適用亦未能逾勝公
也蓋公起孤貧力學旣選
居中秘復傳極羣書經史
百家旁及醫卜老釋無不
覽觀嘗彙朱子微言倣論
語作學的稽世運升降治
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
史正綱皆有裨于學問經
濟與衍義補相表裏至輔
政日又疏陳時政十餘萬

言論天變可畏修省所宜
先皆鑿鑿中窾
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實自公
啓之經國大業舍公將誰
歸哉公嘗論我
朝相業于三楊多不滿謂當
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
勑使西洋權歸常侍釀成
土木之變誰實爲之然則
公之自負實深惟是衰暮
登庸設施未究經濟之志
徒托之著述而功業不無
少讓此余之所以爲公惜
已公詩文有數種一日瓊
臺會稿裔孫令尹爾穀孝廉
爾懿重編合刻來乞余序余
濫叨政地于公不勝高山
景行之仰其爲文取明白
曉暢意頗與公同至于讜
論有用則遠不及公乃得

以姓名附公牘末亦云厚
幸鄭端簡稱公好議論上
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
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
爭是非其風槩如此今政

歸六曹權操臺省輔臣緘
默克位而已不能出半語
然則余之愧公不獨文矣
不獨文矣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經筵　日講　制誥
予告存問奉
詔特起

實錄　玉牒總裁官後學福
清葉向高撰

丘文莊公集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以及經生家無不知有瓊山丘文莊先生也者先生生平殫精學問於墳籍無所不博於國典朝廷民情物理無所不詣會出其全力能以述纂作所著撰特甚富如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諸書皆卓然有裨世教其最著者補西山氏大學衍義一書自容劣稽緝以迄功化治平綱緒犁然洵足稱斷庳之箴銘庸脩之準筏喬蓋上下百餘年間屈指詞苑先哲其力學有得而以經世之文表其名世之業者如先生未易一二數也先生向有瓊臺唫稿類稿會稿行於世茲其裔孫雨穀復取而合刻之曰重編會稿屬余一言余惟先生之鉅款不僅以文章見而先生之文章不僅以茲集見而是編也爲足以盡先生第余小子景行有風而茲且得其詩書而誦讀之蓋即是編有可以得

先生者則以先生之文非文人之文而皆本之實學出自神理之文也夫文人之文豈不能新能古能博能奇以爲工然中無眞蒂識歎管闚終不過凌厲叫跳掇拾剽襲之伎耳即夙號登壇樹高幟者往往其病正中於所長今讀先生集而前舉所稱奇與博古與新以名之不可得至如凌厲叫跳掇拾剽襲之病先生有一於是乎[illegible]人告之箋昌言之牘小而賦物攄懷之牒記識贈酬之篇靡不融如灝如一歸渾雅蓋先生之滂源遠用物弘根抵六經而貫穿百氏翔洽至意而掃脫蕪支故有渾金璞玉之容無鏤氷琢瓊之迹有清磬朱絃之韵無繁音促節之嚢所謂本之實學而出自神理者誠如是也先生自詞林踐揆席歷官四十年其久而遭時在

英憲孝三朝之際景運懿燦文命誕敷先生之文正與

國家氣數之盛相湊而互應豈偶
然哉嘗溯嶺南自唐張文獻公
起曲江以名相著其受知人主
至爲取士輒問風度知九齡否
意其當時所以感孚而使人主
起敬之故必自有在而後世輒
修談金鏡錄一書夫此錄猶亦
盡慊格君之一端耳以先生之
進言度沃不下金鏡而立朝風
度於前江詎多遜焉曲江有集
久已湮閟而先生從大百餘年
後發而敘之爲廣其傳居然爲功
臣今先生之文已盛行宇內矣
而余以後學淺尠從而贅悅之
所謂繪川摹嶽莫能測其崇深
者非歟
賜進士及第文林郎右中允纂脩國
史院編脩　兩朝實錄纂脩官
義興後學周[illegible]謹識

國朝文教翔洽自洪永來湛浸涵濡而英華輩出皇皇乎經緯人代其間前後輝映劉宋下開李何則莫如

本廟時文莊丘先生當時與先生相上下而椽筆恢稱燕許鏖理競監王劉者又莫如李文正乃先生力能抗之即後人推許亦未肯輒予長沙半席何也昔人喻唐宋四大家文譜韓如海柳如江歐如瀾蘇如潮而海最工矣先生生於海南毛實所著藻現珍奇玄靈之賦不能盡著先生悉發而為文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其近自然雲觸山而孚出土標靈領異唯先

瓊臺類稿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瓊臺丘先生嘗出其平生所作詩文曰瓊臺類稿者屬予校閱而定其可傳者予讀之數月而后畢因定其灼然可傳者凡若干卷適都憲吳興閔公出鎮兩廣見之歎曰此名世之文也當為刻之以傳于天下后世先生因諉予序之予辭謝不獲已友予致仕南歸又以書速之乃序之曰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精以深則發於文者弘以博唐虞三代之世士君子未有以文名者蓋其人皆深於道其見於文辭皆發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漢以來士始以文名然皆因其見以為文而於道無聞焉故作

生獨也奇憶珠方初入
皇輿
聖祖目為奇甸未百年而奇人間出洋
ㄖ纚ㄨ文更出奇無窮試舉當代作
者非不如林有斐而求其日新富有
敵四部壓萬卷分題聚篇合類綴題
綜述之繁古今罕儷然聞遠遍購文

之日苟非其人即有厚幣要之不顧
此又寧以馳價雞林重也古稱三立
立言至與德功衡重夫豈鞶帨之為
名苟求蟲篆未盡力於典墳獨徇波
瀾不尋源於禮樂皆枝言之蔽也先
生之學之大乃在所著學的并家禮
儀節以標準儒術世史正綱以緒正

者多而傳者鮮唐宋之盛以文名世者七
家而君子所取者惟韓氏歐陽氏曾氏三
家之文而已以其頗得於經而有見於道
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窮經明道而后
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張
似子豈非有得於道故邪先生生嶺海之
間又當理學大明之后天分過人沉酣六
經蒐獵諸史百氏務求所謂道者而體之
身宣之文而不苟為自其少時科試之文
已為同舍生所推服間發於歌詩論議長
老見之皆驚歎以為有作者風弱冠魁鄉
選卒業大學所友皆天下賢俊既而登士
第官翰林得盡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
其文益不可及益先生之文本濂洛之淵

帝統大學衍義補以裨佐皇猷諸書如五緯麗天八柱維地鑿〻乎如蓍龜必可以療饑斷〻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此則先生之所以為言而又不獨以四部萬卷雄渾壯麗之為重者昔蘇老泉遊京師歸語子瞻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弊矣乃出魯人烏冗繹先生詩文曰軾爾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鑒文之目并以鑒世此其權又轉屬於知言者哉先生七葉文孫穀與懿將刻是集公諸海內而詳叙於余兄弟又與穀懿兩榜同年鄉舉手躋

源而不失韓歐之矩矱其粹然純正若弘璧琬琰陳于周廟其渟然泓深若沅漸百澧匯于洞庭其雄瑋縟麗若龍盾鳥旗駟騁疆場之間珠璣玉屑扈旋壇坫之上鳴呼盛哉非有得於道而能然哉自漢以來作者文與道為二故淪陷而不傳先生之文一本於道足以追踪濂洛諸名儒而無愧非韓氏歐陽氏曾氏因學文而見道者之可擬是宜閔公欲刻而傳之也先生所論著甚多其大學衍義補藏于秘閣世史正綱家禮儀節傳于學者皆別為卷不在集中

弘治五年歲在壬子夏六月庚子朔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盱江何喬新撰

并其端以附高山景行之懷詎非厚
幸其曰瓊臺會稿仍舊名也
天啓癸亥春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南
海後學陳熙昌題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瓊臺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辦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敬密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儒林文苑之流乃專以文

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罕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爲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違于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盡刊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爲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爲毛董而不爲鄒枚爲韓李而不爲燕許爲歐曾而不爲楊劉爲陶杜而不爲徐庾溫李[illegible]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於孔門而終[illegible]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公先生先生是其

言以爲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內翰蔣君堂及其嗣子太學生敎輯先生平日詩文爲若干卷問序以示走請序其首簡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富然一至此哉先生嘗爲走言世之作文者類喜艱深爲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以爲功不識周

而致吾
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滌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爲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餘然閎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

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補于世縱工奚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句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懇懇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與文治洽文教

訓詁詞之陋聲律之卑始將揮遠之而以爲蓋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若先生豈多得哉先生名濟字伸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望爲然則天下後世求以知先生者孝述具在而此

編輯官亦不可少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
同事經筵史局後刑曹事繁案之未故
因是而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
所以為文者如此
大明弘治己酉仲冬穀旦
賜進士及第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新安
程敏政謹序

重刻瓊臺類稿序

夫儒者脩百王之遺若辨白黑應當世之務若數一二其體經術而服仁義也見以爲道而莫非文也其咀英華而吐性靈也見以爲文而莫非道也其行詳於孔子而其效著於荀卿大義炳如可考而知已後世學絶道喪抑何其多岐矣乎嘗閱遷固以來諸史迨脫脫宋史上下千年之間大率儒林文苑道學判而爲三夫儒與文二是見儒於六經而不見儒于文章猶可言也道與儒二是見道于六經之外而又見儒於道之外不可言也其爲不知儒一也蓋古無不文之儒而今有儒而不文者矣古無不儒之文而今有爲文詆儒者矣古無道外之文而今也道其所道即儒非醇儒矣孔子曰衆人之命儒也亥常以儒相詔病正不信乎吾嘗待是說以槩古人而於吾鄉先建仝文莊先生實獲我心焉先生博極羣書年七十猶終無不窺括猶以不獲盡讀天下書爲恨平生著述甚富一時海內作者翕然推之若大學衍義補一書固已藏之大內頒行天下爲治經濟者之宗可謂見其道之行矣至言以明道若史正綱若朱子學的若家禮儀節與夫瓊臺類稿會稿道稿諸書不一而足皆其緒餘吾嘗謂其有羣六經則儒林之赤幟也經緯萬象則文苑之白眉也折衷羣言則道學之玄龜也

家以來三傳之長而一洗末學不該不純之陋先生其人也已說者謂嶺南人物張文獻有聲于唐崔清獻有聲于宋明興迨公而三良非虛語乃夷考二獻著述似不如公而清獻終老南海相業尚輸公一籌未知孰爲軒輊嗟夫是豈可以易言哉爰先生自弱歲卽有志於聖賢之道嘗著論謂許文正仕元無能改於其德不仕可也談者譏之其爲文若布帛菽粟有關世教眞得吾夫子辭達之旨立朝勳業未易僂數而名臣言行錄信而有徵其在吾鄉則私淑景行其最先者也愚生也晚誦其詩讀其書爲之挑燈所欣慕焉奚容置喙於其間哉先生舊有會稿爲吾鄉前輩

鄭筐溪黃文裕二公所表章學者尚以未得覩全書爲歉今公之聞孫文學郡始鳩工鋟刻問序于予予惟魯國之儒一人乃其遺書得其孫子思而益顯是書出而先生之後有人俾後世得覩儒效之大全予言非阿私矣固不揆謏陋而爲之序

明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嘉平月之吉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前太子賓客兩京吏禮二部左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會典副總裁經筵講官後學王弘誨頓首拜謹序

瓊臺吟稿序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為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為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為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為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錄以至金縢玉匱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為劇談高論如繅絲灸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睹見著而為文如鼇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自鍛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謬識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氣運為主亦

成以江山為助

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靳于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多梓行于世而雜文未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云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瓊臺吟稿序

自余束髮游庠時則聞海南瓊山丘莊丘先生以文學官學士清德潔操流譽詞林私心實切嚮往比叨守瓊州登景賢祠瞻先生像徘徊顧眺懸望依依令人欲執鞭以從無繇也茲九月同寅董大夫望峰君以瓊臺吟稿示予且屬以序余讀之卒業欽手而嘆曰是稿也溫柔敦厚其風騷三百篇之遺乎而何其大雅不群如此也夫言為心聲而詩又言之精者也曲引旁探可以眩觀以之抒情則悖崇奇尚譎可以駭聽以之議道則疎鄙之妖治成製餖飣餖飥其視

巖之章天禀之味則既遠矣玩先生之詩則見其牢籠百氏出入六經主持綱常翊扶世道昔陳伯玉作感遇詩王通見之曰必為海内文宗席穆和聖製詩文皇謂為詩人冠冕非耶蓋公之詩謂文之宗詩之冠冕非耶蓋公之生也寔鍾瓊臺之秀秉五指之英

故時處熙洽遭際

聖明歷金馬玉堂其所讀者奚啻萬卷以之潤色皇猷贊襄昌運以成一代大制作豈若鈎棘以為工險怪以為異研揣聲律以為能者倫哉雖然

先生之聲華節槩載諸國史鄉乘耿耿如存其不朽者固自有在茲稿也特摘而為詩集耳由先生之詩而遍觀先生之文直遡先秦而追兩漢宋蘇子有曰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雖柳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自畏避不敢逼視歐陽子之文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而析之於至理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蓋必合二子而觀之始可以盡先生之制賢生也晚步驟未能豈敢序公哉特以後學得至是邦得遂仰止之私為幸云爾

萬曆戊子仲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瓊州府事福建莆田任台周希賢序

瓊臺會稿序

佐嘗讀書至夏后氏換文教史臣贊以奎命敷于四海輶軒卷嘆曰嗟乎帝王之治未嘗一日而無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迄禹而益盛承益至凡其陳謨範而貽典則豈徒尚忠而已哉蓋道之在天下彰諸事物固粲然殊而其統諸身心則渾然一也

周衰文弊異端起而橫議作孔孟立教貫而約之亦必學文焉先匪是弗治故爾漢唐以來詞章之習勝始有無用之文虛寂之說勝始有無文之學逮宋程朱輩出而後貫道之文復明於世我

聖祖高皇帝崇重儒道尤慎選翰苑之臣論文則以明道德通世務爲賢以華藻怪險爲戒百餘年來式克欽承以永有隆者矣

臺丘文莊公其人哉時則諸鉅公敘其所爲文若何椒丘則謂一本於道足以追踪濂洛而無愧程篁墩則謂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行之可與文治彬石涂則謂隨地與人論天下之事如指諸掌譬諸五穀亦饑藥石伐病種種有益鑒鑒可行是皆天下之公言也顧吟稿類稿各自爲帙同鄉學憲鄭君廷鵠乃彙輯合爲十二卷梓之以傳名之曰瓊臺會稿二百餘年之去幾輔遠矣而

聖祖嘗稱爲南漢奇甸比公出而輿人誦之不啻神州至誠前知亦神矣哉禹貢之紀山川也終之以聲教所至冬以地言惟南

獨言其方以高明之象愈遠則愈光也數
千載後名世者有待於
明典爲奮于淮海之外可豫言也已斯二者
公嘗言之蓋自任人文之重也故其
經筵之啓沃
聖心國史之闡揚謨烈奏議章表之論思藏
納經綸匪弈何謂麗正之臣矣尋賦頌歌
記序論說誌銘之作則出其緒餘者也至
于柄文衡造多士詞章騁浸靡者必斥虛
寂立門戶者必辨一時士風爲之變
的家禮儀節先行于世及受
孝廟晚登政府取其所著書于太內用以攄
衡鑑度則大學衍義補經進者也又有世
史正綱以紀世宗明正統二書論議多前
所未發皆別行之故集中弗錄焉

嘉靖壬子季冬吉日前進士中順大夫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南京國
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
玉牒海陽後學黃佐撰

刻瓊臺會稿後序

瓊臺會稿何瓊臺先生之稿自鶚會也先生存時門人刻其所作詩什凡若干卷題曰吟稿續又裒其記序表奏凡若干卷題曰類稿行于世已七紀于茲矣顧今歲久訛缺讀者兩病之鶚自結髮事吾貞範先生與先生曾孫尚賓君郊上舍君祁同門

獲見先生所遺手蹟或門人所代錄者與前二刻迥異竊嘗有志正之弱冠入郡庠又獲讀先生石室[illegible]藏者[illegible]見庠中寫本疑公所自定者視之二刻篇章簡而且要當時手自抄錄入梓計久矣遍索視學之暇第取廣袤談君崇文所裒類稿並本重加增定得記序詩賦二十一卷二百二篇詩賦諸體二百六十有四篇會前二稿合為十二卷刻之洪都非有所擇因先生所自定為附益之故自鶚會也先生之學以紫陽為宗讀書窮理以究極聖賢之精蘊可謂極博矣然其志以身致太平為己任故平居著書事事必為區畫鑿鑿可行其立朝不干名勢介然以清節自勵家庭孝友鄉黨服其化非所謂根本盛大故文章事業交暢並美耶至今四方之人傳誦先生之書斂容起敬雖牧豎樵叟罔不知名故茲稿誠不可不刻也嘗憶吾貞範先生都講時每以先生所著學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數言其義又恐學[illegible]漫漶而無所歸心撮其中所云敬與仁禮指摘其要領

以鏡其本心顧謂鵠曰聖賢之學其要歸盡在是矣鵠敬受之且將三十年閒敢失墜然竟無所長益其於先生之教貞範之志猶不能無愧心古人所謂沐浴所聞鵠殆未之逮也故於是刻也爲之愴然有感因書之刻後以自警云

嘉靖癸亞八月中秋之吉瓊山後學鄭廷鵠書于洪都之靜觀堂

嘗讀史至瓊山先生評輒嘉其淵而有本洞徹機宜其間經權常變可以一世可以百世及閱大學衍義補一書蓋補宋儒真西山未了之說而立言正大迄今海內欽為通學北面治理俎豆焉憲章景行者豈但余一人哉乃余售乙未初授建江自快借以沐先生遺教迫之任竟去先生之里僅一衣帶水耳時時過欽里拜廟搜先生之書而讀之諸如世史正綱學的兵燹之後不無缺失獨瓊臺會稿雖亦再刊所紀猶倫余時於署左偶亭中剔燈兀坐子夜披咏每每放聲拍案環亭蕉竹若問若答幸其遇先生在文字也而又若不學泥文字非聲响也而又若不離聲响寧不撫卷贊賞欣若拾珍而流連不置也哉

因思先生謚文莊則先生動罔不文罔不莊者矣所以著書立說文與莊屢歷兵在焉其體莊意旨莊咀字酸句無一不莊故其流也序也典而雍詩也賦也醇而雅後之學者誦先生之書如覩先生之光霽而先生當日以學問發為瀾翰者更自晉康濟而泰隆平故

今日論文者寔取法於成弘諸先正而先生之以文正天下者又成弘間之紳笏具瞻以一先正為諸先正法者也用是知先生所學殆蒙見於厥稿矣先生之里有等架峯百花亭皆其洒墨槃嵐瀟灑吸露處也雖荒煙搖落而故址動人遐慕先生嘗曰古人行樂處草木猶堪敬其即余於先生之謂也余對先

之集而敬生因不棄其序序固不足為先生
重特納畧序之或可稍贊先生之集之萬一
以展余敬并起後余而讀先生之集者之敬
云爾
晉
順治戊戌羊丑孟夏穀旦
賜進士文林郎知定安縣事古趙後學王昌嗣
拜手書

重編瑯嬛會稿乙言引

穀也走承

孝廟太傅文莊先公奕葉之傳叨主宗祏自
燥髮來承先大人師訓屈首治經生業淹
沾帖括間幾至立歲始領丙午賢書又三
年已酉懿弟亦與於是相與分更分漏取
我先公遺言次第讀之至贈許進士顯公

序一則云名賢之難為後再則云名賢之
後難為穀不覺愕然曰吁可畏哉此何啻
砭吾之骨也祖言在耳嚴如斧鉞吾將奚
藉以逭弗類之誅維時懿弟在旁從臾曰
何不乞一言者效一官庀一職有大學衍
義補遍編在如中衢而置巍[illegible]所斟酌
且以宪聖賢之旨趣則有朱子為的示我

發機以樹彝倫之令軌則有家禮儀節為
我司南吾何憂乎穀意始稍稍解曰先公
贈許序繼亦未嘗不云無難也詩有之無
忝爾祖率脩厥德仲氏言最是雖然余有
說焉夫居官服政義補一書誠第一義矣
然非今日者紘端殷勤令此義瞭然心目
臨時不幾於按圖而索驥乎且進學之功

欄柄安在彝倫秩節之際更不可儀文龍
取也憶我先公送馮深之令南康一言以
贈之曰畏謂天下事何者不成於畏而敗
於忽夫今一邑耳尤當寅畏若是況我先
公以經天緯地之才為繼往開來之學後
之人欲起而紹述之豈易易哉此余所以
重自栁畏也懿弟肅然揖余曰有是哉遞

筮日相與奉其遺像供之齋頭出告及回
等於事生甚至遠行倣古人載木主故事
挾與俱與我先公之啓吾靈叱吾鴛而番
案吾玩愒之愆也他日又手一篇示懿弟
題其后續溪項氏紹先詩冊中有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有後矣題弗克負荷弗善繼
述有善義而不爲宣揚有之若無焉之語
相顧錯愕曰允若茲是責穀與懿非乎懿
瞿然曰何居大學衍義補藏之
禁密
孝廟有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于政治之
褒發閩中書坊刊行頒布矣邇者
神宗皇帝又有古今事理備具考據節目精
詳之嘉令兩雍重鋟頒布天下荷歟休哉

赫赫
土言千古光昭游夏之所不能贊者也史綱
學的儀節諸書宇內且盛行之舜家刻類
吟二稿椒丘何公謂其本濂洛之淵源而
不失韓歐之矩矱望墩程公謂其閎肆精
醇明潤雅潔宛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
乎燦然將上班於毛萇韓愈歐曾陶杜之
間石淙楊公謂其隨地與人論天下之事
如指諸掌譬之五穀療饑藥石代病種種
有益鑿鑿可行至矣盡矣顧簡帙浩煩不
便省覽吾鄉筼溪鄭先生白鹿洞之刻所
稱會稿者是洵可珍也穀源始伏而思曰
會稿者何謂其會于心也筼溪鄉先達
耳去我先公百餘年于鄉先賢之遺書尚

有所會知吾與聞於祖宗廷一脉之相承者乎於是復相與洗心紬繹遴類稿十之二增會稿十之三併吟稿合刻顏其額曰重編會稿編成鑿然以為有當會心不敢曰非所敢知也我先公謂六經之道始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微言奥旨幾絶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即如文獻張公唐相也閩江集久废

秘閣至我先公而始發其藏西山眞氏宋儒也衍義書羽翼聖經至我先公而始補其闕古聖賢異代相成類如此今當

主天子右文之世海内外名公如林鉅儒碩

出當必有結異代同心之契如我祖于張文獻眞西山者請持是編為喟矣以質之且邀惠一言以華簡首其子敬與侍氏懿訂當原其奉先思孝之誠而恕其公務多庸愚之罪感且不朽矣感且不朽矣 旨

天啓元年仲春吉旦 宗孫爾載頓首書

薰沐跪書于寧陽公署

仏文莊公遺像

作由百世之下雖未由歸古聖賢之途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側今士夫之末謂其爲我邪而我又在此謂之非我邪則又離我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爲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顧乃形旨是資純素是寄雖曰不是而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有意徒得其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眞至雖然氣體之眞有時而歸之造物畫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人有見之者尚曰此

自贊 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爲謂汝了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則汝也而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淺深耶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實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淺中之樂限於地善固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決不敢以少

瑣山之丘仲深氏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益何以能覺蓋黯黯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肢之縛偶然由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廖廓噫吾自嵎海登乎館閣雖不能爲一世之人龍汝自宅爲一方之鶴鶴方之於人固不能如來之於已亦足以自樂也已矣

門人蔣冕

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聖賢之道不強而能道適於用

文達其意一世鉅儒兩川間氣

宗孫簡敏焚香晞

讚

光風霽月我　祖襟期泰山喬嶽我　祖形儀獅鼻龍睛我　祖手
妥豹文鳳彩我　祖鬚眉此皆畫工盤薄之所得
傳而後人景行之所得見者也至胸中蘊蓄如滄
海之殖貨心上經綸若春鑾之抽絲卅青何以繪
其彷彿而耳目安所測其津涯嗚呼我　祖數百

無似惟茲　神靈是瞻是倚世未遠而心更遥朔
荐清香夕收玄旨　祖歡亦歡　祖喜亦喜靈爽
儼乎其如在況有架上之遺書弓衷難媲無能揭
日月而相與居諸學的印考亭之心傳史綱正百
王之世系儀節敦盡禮於無窮義補衍王道於不
替世徒知我　祖有不可及者三而孰知其心與
天地相終始而神與

昭代之聖脈相維繫　胄

天啓元年仲春吉旦

詩

卷之一

五言古

古意三首
感興二首
過友人園居
月下有懷
夜坐和曲江感遇詩韻四首
擬古四首

秋興二首
悼亡十首
述懷
小景
毋親壽辰
分韻得勿字送李應禎因和北征詩與之
送廣東夏廉憲
貞則堂
七月雨不止感之有作
王推官輓章

維詩四首
貧叟
秋懷二首
送劉紹和還南京
朱文公九世孫梃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劉草窗輓章
題四時小景四首
輓彭憲副婉敬
兀坐有感
送鄭通判還襄陽

送莫廷赴新昌司訓
文江王文學輓章
送人下第其人讀禮因寄其師
送吳旦起南康文學二首
題古康三洲巖
三山謝處士輓章
鰲溪耕隱
題金竹送周司訓
送林郎中致仕
送浦進士赴鉛山縣

題畫爲柯狀元乃尊作二首
題畫爲蕭考功作二首
隆壽堂爲陳宗堯作
分得函谷青牛壽楊維新學士叔父
書百牛圖後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題何太宰水南別墅爲其子廷秀大司冦作
故所爲蔣敬之作
預行九推禮有感而作
謾成

擬古樂府
公莫舞
將進酒
採蓮曲二首
搗衣曲
對酒行
短歌行
花游篇
綠珠行
湘江曲
桃源行
登高丘而望遠海
梁父吟
浩浩歌

七言古

濁海歌
讀東坡詩
寄祁鍾秀求所作
題李將軍行樂圖四首
雲山清趣圖爲殿陽道人作
嚴子陵圖
壽萱堂
丁卯舟中望鞏山戲作
丁卯過采石吊李白
送伍天錫
雪梅卷
唐馬篇
瓊林醉歸圖
題三衢山水圖

望雲祝壽圖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三首
題林以善畫送王璋
竹庵爲袁秉中作
秋窓詩爲羊城義士袁鎛作
題金臺夜雨卷
哭年尚書
榮篤堂
題松送崖州洪千戶襲得回
題友人陳汝諧墨墩
高士墳
觀羅都卿史
望雲思親
送張端
梅花爲儀曹王事彭君題
六逸圖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海屋添籌書徐助教
題山水圖

錦聽軒爲常州謝同知題
送張茂蘭黃自立二同年回南京
四友圖爲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尼丘山壽封給事中孔公
風木圖卷爲鄭江錢侍御乃尊作
題李都督虎
楊延玉忠義
送彭郎中
懷詩
題山水圖

題草虫
書菜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圖張靖之
爲王侍郎題鯉魚圖
靈壽杖壽徐處子乃尊
梅窓棄樂
題竹送湯僉憲
題竹石圖
商山四皓圖
椎腸五老圖

題松
題月桂圖
十龍漱潤圖
書四明隱者
題童志昂都護論蜀圖送其再使蜀
送進士蔣青得告還鄉
赤壁圖
劍閣圖
笠澤圖
彭澤圖

卷之三

五言絕句

應詞七首
書齋趣二首
客中二首
思親
思元
中秋有感
山居晚眺二首
題畫二首

題扇面小景寄舍弟諫知縣
明妃曲三首
明妃圖三首
宣和遺墨二首
古別離
蘇武圖
二喬觀書圖
拜月圖
閨愁

秦江曲
初冬
秋聲
聞鴈
秋風
征婦
聞鶯
自君之出矣
剔燈
絕句

白髮
讀易道二首
解嘲五首
夜行郊外
夜立
新秋晚興
春日即事
畫龍
九日有懷
送蔣敬之歸省和宋先生送方正學韻十四首
送陳秉和南歸八首
御溝
畫孤竹
五言律
青宮勉學五首
天道
海儀
地理
物理
太廟齋居三首
文廟齋居
南郊齋居二首
先農齋居
祈穀齋居
閑居雜咏
竹軒
村行
夢下庭光祖
村居
滕王閣今南昌有第一樓
與友人遊寺中遂登山薄於日暮未及絕頂約次日重遊
夜泊近漁舟有感
晚泊
感寓
夜到山庄
江湖遊覽圖
雪
贈翰林應君友良之父
一笑三首

悼亡三首
書房四幅四首
廬山瀑布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二首
除夕
送友人入蜀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
送人還鄉
劉宣化學士輗章
送杜侍御宰英德
秋晚會友人
洞庭圖
甲午除夕五首
偶成
思歸
瓊山
過飛來寺
哭劉文燦
歎日
客談龍太初沙詩或謂不倫因足成之
輗邊東都帥
輗廖監正亡日外二首
輗金尚書二首
送謫宦者放還楊州
送友人冷景旻下第歸五羊與同船來
送韓敬之下第因柬同志王璠
送朱忱之第二首
送僧還山
輗[illegible]
送[illegible]來誠省兄祀
陳員韜方伯挽章四首
胡廷儐外舅輗章
梅庄居士輗章
送梁叔方行人還[illegible]
送陳脩撰表兄

春日遊小城南花圃
曉適
梅溪處士輞章
姑蘇陳氏佳城十景十首
送錢塘楊訥之南京禮部六首
朝回偶書
即事
書懷
喜雪
辛亥除夕

感舊偶書
雨後過訪友人山居
卷之四
五言排律
李布政晦雄異卷
甘學士輞章
哭呂學士逢原
寄題南華寺太鑒禪師
六言
春日即事

秋思
江行
曉思
即景
客窗三景三首
廂房檜樹
夜半口占
梅窗
冬夜
偶書

春意
四時吟四首
七言絕句
青宮勉學
與王分封之國十三首
代勉大臣二首
代勉文臣九首
代勉武臣五首
代勉文武臣四首
代勉儒臣

代勉百官
代勉官禁二首
代勉宗藩二首
代勉勳戚
代勉邊將二首
代勉內官
代勉節用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初過梅關
題梅少作
荔子
題希夷長睡圖
七夕三首
晚閨少作
因事有感
春閨二首少作
梅嶺
客京師作
題文丞相廟
紅梅
閨怨二首
客中重九
讀悟眞篇三首
題明妃圖
題洞明圖
思親
遊揚州蕃釐觀
夜泊淮安
古意二首
花徑二首
題蘭爲李時習作
題李閣老愛竹軒卷二首
王柳菴尚書輓詩三首
思沈主事荆溪山水
十月見菊
竹軒
暮春不見花偶成二首
讀莊經繫鳧島詩偶成
題小景

夢亡妻
書所見
晚感
爲林學士題十二紅畫
送楚景瞻河南大參 五首
二絶句
送馮副使士定之廣東憲臺 四首
春寒
望居庸關
和友人別牡丹詩韻
過某氏園亭有感
經舊遊有感
覽鏡有感
題金本清劒勒竹
南行途中見北人
客中夜雨
甲午歲舟中偶書 四首
戲和友人韻
夢食荔枝
題馬

思家
偶書寄友人
題程彥實尚書嶺洲卷 十首
晉起
旦寒早行
噗菊
偶書所見
哭子崑 二首
除夜
元旦戲筆
題傅巖圖
寄題釣臺
擬唐宮詞 二首
爲徐高賓乃尊題竹
題墨梅
過會通河
兄弟送行卷
較人册
過大通橋
松月

戲令友論詩
鸚鵡
憶亡子
二十四夜宿池亭
題虞美人墓
春思
詠史二首
題紅梅三首
題都城東北枯樹廟枯樹
卿竹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畫馬三首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
示意欲予爲之分折書此復之
題小景二首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十首
初入閣
偶成
嶺南雜錄二首
詠虞姬
題梅二首
癸丑夏偶書
昭君詞番白樂天詩案二首
感懷
周都尉墨竹
受一品封四首
吉貝
寄南華寺三首
內閣晚歸
春寒賜浴
感懷
客有談及脩無事偶成
送表甥蔡齊宗知信豐縣五首
聞人談及李文祥卿智華死口占
誦白樂天咏昭君漢使若回寄語之何偶成三首
長明燈偶
觀音偶

卷之二五

七言律詩

青宮勉學五首
偶成

五指參天
春日即事
送趙公子還蜀
王一齋爲陳敬作
過曲江謁張文獻祠
過沛縣吊張克勤
春吟
浮生夢
春日郊行
王節婦卷

寄張鍊師
多景樓
輓張處士
中秋四夜四首
金陵即事
和李太白鳳凰臺詩
姑蘇懷古
題虎丘西溪處
辛未過揚州懷古
新河雜詠二首

辛未下第還至本陵寄友
和李太白韵寄題金陵
輓李處士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二首
哭唐珊
歲癸酉赴京至羊城有感
初入翰林
舟中遇重九示同行友翁光啓
初讀書中秘預脩天下志書東陳宣之四首
壽陳太常

夢題王田村居
寄所知
座中有揚箏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
詠史
送
和李指揮
輓李克述表叔
四大朝賀四首
輓茅山隱者
題都御史輓章

送錢尚書士使交南
送尚書凌卿使交南
送李尋公齡江西提學二首
春日雜興四首
輞彭彦克內子
送王給事中使交南
閣人說海北事有感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編脩餘使高麗
公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歸省
節城春日
秋興七首
輞王氏繼母
舟次宜沽簡同寅彭彦實
輞常熟劉母
閑中有懷
書懷
送游經歷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
送蔣容卒業南雍
冀張皆紳大尹弟紀
送王給事使占城
送吳克恢南歸
壽蕭通政父
輞羽士
南歸經高雷
鸚鵡
郊行口占
巾李謫仙
歙武歸朝圖
題運籌亭
春興四首
輞彭月蓬
分署試院持衡送李克述侍郎南還
送區進士歸榮
壽曹司書兄
輞人
和童士昂給事自蜀扈軍還寫壽昌令留別韻
途中聞德閣諸公有續詞之作偶成
江行阻

甲午重過新河
哭童僕子
過僧院遊懷袁秉中
送張昕之蕭司訓
哭陳宗堯侍講
送神致和使遼
送王侍御江西念憲
題學士莊堂四壁景四首
和楊經歷學士先子除夜詩韻二首
觀流時賜大參之祖
哭子崑二首
學士四榮四首
秋夜偶吟
冬日朝回
觀畢義士
送黃廉使
過僧寺
張隱君幽居
送陳宗堯侍講
題山水
送李立之南太常
觀劉員外
觀醫士
市隱
秋日有懷
送雲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送畫竹屈生
觀貝靈臺
謁文丞相廟
和楊鐵崖風月福人詩韻二首
閑中懷伯兄
丙申六月伏中雨中待朝偶成
得家書
丁酉春偶書
九日次友韻
觀張郎中父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巳亥奉 旨分獻中鎮
哭閻宗元侍郎
送顧廷瑞赴袁州守

辛丑初度日
次友人寄韻
歲暮偶書
慰敬之下第
甲辰初度
夢起偶書
感事偶書
哭邢克寬
送人遊嶺南
乙巳初度
送丁詡知信豐縣
遊歸信筆付敬之
送張養正巡撫宣府
題鳳鳴朝陽圖
哭嚴宗源
輓楊放獄
丁未秋書
送董庶子頒詔朝鮮
送劉侍講頒詔安南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正
閑中偶書
戊申次韻二首
己酉秋思
送湖參酒之南雍
送賈子克告病南歸
少年觀猜賞官軍
因侯朝鼓立久
輓同年龍太守
輓崔太宰恭
思歸偶書
辛亥思歸
朝回口號
憶青山莊
除夜感懷
壬子慶成宴
內閣晚回
遊山寺寺僧携卷求詩因次人韻
壬子偶成
壬子有感
題老狂卷

送傅日川還鄉省掃
送李世賢之南雍
壬子九月偶書
壬子十月望雪
閑中書懷
頒曆有感
偶書
內閣晚回
壬子除夕
憶學士庄
詠海
冬夜待漏
朝退偶書
白紅梅二首
癸丑傳臚
道中聞哭子
客有談及家林者偶成
聞哭聲有感
重陽三首
京城見梅
偶讀晉論
慶成宴
郊行有感
明妃二首
憶戚文湍二首
題故紙
甲寅進秩
甲寅初度
京師元夕
輓人母

江行

卷之六

七言排律

首尾吟

擬杜詩壯遊篇三十六韻

侖氏嬰事

孔子泣麟圖

洙泗圖

鍾呂醉酣圖

題文

夜宿江館
菩薩蠻秋思
集句
集句送魏孔洞御史謫判潼川
行路難
卓午五首
歌行
竹林七賢圖
林良畫鷹圖
壽星圖

三仙傳道圖
題山水
溪漁圖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詩餘
寄題岳王廟
玉堂即事二闋

秋思
江村
春日會友人
為大庾鄧德温賦作軟語
題童志昂奉常以松雪翁勾勒竹卷
和東坡題赤壁圖韻
夏日即事
癸巳初度
己亥初度
學士庄作

送翰林脩譔涂瑞邦祥歸省
題情
春思
老去不禁衣重口占
題扇
文
卷之七
章奏
進大學衍義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乞儲養賢才奏
欲釋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
謹陳時政奏
訪求遺書奏
請賜奏視朝奏
請免撰玉牒共十二經序奏
乞免李典死彭程戍邊奏

嚴禁自宮人伀奏
再乞免李[illegible]程充戍奏

卷之八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代作謝公孔弘緒謝表
拙進大明一統志表
拙著耕織圖表
憲宗純皇帝實錄進[illegible]表
入閣謝恩表

請建儲表一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策問

會試策問五首
大學私試策問三首
擬殿試策問

論

詩文正公論

卷之九

序

張文獻曲江集序
武溪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傅錄序
雲菴集序
尚約先生集序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覺非集序
廣州府志舊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擬順天鄉試錄序
劉草窗詩集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朱子學的後序
本草格式序
大學衍義補序
明堂經格前圖序
明堂經格後圖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卷之十
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廣昌何氏家乘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豐城涂氏族譜序
五一居士序
樂閒堂序
觀瀾閣卷序
[illegible]序
海[illegible]卷序
南山二人詩序
心師軒詩序
友菊詩卷序
京華勝覽詩序
江湖勝遊詩序
栢菴詩卷序
百里同春詩序
綺溪項氏紹先詩冊序
宦途履歷圖詩序
琴鶴東人詩序
南陵劉氏八景詩序
卷之十一
序
送侍讀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事序
送林黃門使浦刺加國序
賜許寺丞序

贈吕郎中序
贈王郎中往遂東序
賀曹王客序
贈刑部李主事序
贈董侍御考滿序
賀在治中序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覲序
送張方伯入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參序
送雲南薛參議序
送陝西楊參議序
贈廣西按察使江君詩序
送浙江提學劉仗和序
送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送徐憲副赴廣東詩序
送浙江湖僉憲序

卷之十二

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潘給事中出知無化府事序
送湖州黃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送廉州那知府序
贈南靖蔡知府序
贈金華周知府序
送瓊州葉知府序
送瓊州王太守序
贈瓊州府知府彭公赴任序
送興化劉知府序
贈瓊州府知府張侯赴任序
送鍾太守序
送慶遠李同知序
贈潮州周同知序
贈瓊州陳同知序
贈瓊州林同知序
送伍通判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贈郭通判考滿序

送陳推官序
送傅推官序
贈潮州張推官序

卷之十三

序

送鄭鈞州序
贈朱克信連州序
贈新興賀知州序
送儋州林知州序
送潁州高同知復任序
送滕州陳節判序
贈姚自明推大興縣知縣序
送莊堂中赴秀水縣序
贈段可久[illegible]山序
贈孟縣[illegible]知縣序
贈鄭阿留復任序
送崗山梁知縣序
贈韓敬夫知縣序
贈如皐易知縣序
送乳源李知縣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送濮江管知縣序
送容縣林知縣序
送鄉友韋富川序
贈鄉友馮南康序

卷之十四

序

送奉新費縣丞序
送新喻沈縣丞序
送瑣山胡縣丞序
送嘉善王主簿序
送黎教授序
送陳廷玉教桂平序
送梁弘道教諭序
贈甘弘濟教興濟序
送[illegible]訓導序
送鄉友馮教諭序
送鄉友崔司訓序
送鄉友林司訓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送國子司業費公歸榮詩序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贈史太僕歸省序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贈增城吳君濬登進士第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送王繼甫南歸序
卷之十五
序
歸田樂詩序
送符鍾秀知瀧水縣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潘彥信詩序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送錢先生歸榮詩序
送陳秉和南歸詩序
送蔣生歸省詩序
壽毅陵先生七十歲詩序
壽夏太常八十歲詩序
壽劉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壽李春潤九十歲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壽古藤兩傅先生詩序
壽致仕張廉憲七十歲詩序
壽嘉定范宗常詩序
壽鄧有文七十歲序
盧江王氏雙壽圖詩序
都憲張公輗詩序
韓都御史輗詩序
丁守憲哀詩序
謝署正輗詩序
侯教諭哀詩序
王時[illegible]輗詩序
贈洗馬維君夫婦哀詩序
卷之十六
記
覇州廟學記
高州府學記

東莞縣儒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瓊山縣學記
萬州遷學記
崖州學記
南海縣儒學記
重脩夔陽府學記
道南書院記
瓊州府學祭器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進士題名記
餘姚進士題名記

卷之十七

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感恩縣分司記
會通河橋石牐記
紹興新脩水利記
瀘州橋記
大庾嶺路碑陰記
延祥寺浮圖記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天妃宮碑記
茅山後古堂記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南海亭岡黃氏祠堂記
閩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忠愛堂記
永恩堂記
重恩堂記
存耕堂記
經訓堂記
甘節堂記
春和堂記

卷之十八

記

世德堂記
鍾秀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對溪草堂記
東郭別墅記
偏涼汀亭記
半山亭記
松軒記
梅軒記
林軒記
博雅軒記
稽古軒記
清風樓記
長樂居記
雲軒記
留耕亭記

卷之十九

記

橘齋記
潛齋記
進學齋記
竹坡記
栢庭記

[illegible]釣記
[illegible]莊記
愛竹居記
桐塢記
南溪小引記
家溪清隱記
東溪記
[illegible]菴記
[illegible]集瓊[illegible]記
柳[illegible]書[illegible]記

顧[illegible]軒記
[illegible]石室記
[illegible]七月記
[illegible]記
[illegible]記

卷之二十

傳

夏忠靖公傳
余肅[illegible]傳
金[illegible]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無逸子傳
錄
平定交南錄
卷之二十一
跋
題文公手迹後
題畫牛圖後
跋古賢像後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跋江山雪霽圖
題謝氏先人手書
跋萬里一歸人卷
書楊文貞墨蹟後
書百牛圖後
跋虞山圖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雜說
水說送沙文遠
說升贈林宗敬
卜和三獻玉說
字說
陳惟學字說
林升宗敬字說
李時芳名字說
蔡國珍字說
蔣克敬之字辭有序
韓儉克儉字說
馮顯子克字說
王文謨字說
雜著
貪泉對
書貪泉對後
鏡喻送本景脩
考隸送張正大
事宜
兩廣川兵事宜
廣東備禦事宜

卷之二十二

賦

後幽懷賦
石鍾山賦
南漠奇甸賦
別知賦
懷鄉賦
和韓子別知賦
別知後賦

頌

瑞菊頌
箴
令箴
忠箴
孝箴
銘
德馨堂銘
贊自贊四首錄于像後
瓊郡侯徐公像贊
邢克寬像贊
彭學士畫像贊
許道中四像贊
李立之畫像贊
張汝弼畫像贊
李時習像贊
蕭士高像贊
兄伯清先生像贊
程尚書像贊
李脩明像贊
耿少宰像贊
盱江羅處士像贊
蕭閑老先生像贊
大司馬王公像贊
劉祭酒先生像贊
謝大韶尚書像贊
魁字贊送費狀元
梅峰先生贊
李光贊
西昌楊君像贊
某處士贊

甘汝霖行樂像贊
魁宇贊送梁會元
劉廉憲像贊
無心石贊
周僧官贊
韓敬夫遺像贊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盧公墓誌銘
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墓誌銘
臨高縣學訓科王君墓誌
贈翰林院編修賈公孺人朱氏合葬墓誌銘
獨樂處士王公墓誌銘
墓表
文公九代孫五經博士朱公墓表
鄭德崇墓表
處士周公墓表
俞處士墓表
樂遊處士陸君墓表
景婁處士錢君墓表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義泉阡韓氏先塋表
封編脩丁公孺人蔡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神道碑
進階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瓊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大學士
徐公神道碑銘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魯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銘
哀辭
陳莊靖公哀辭
蘭湖先生哀辭
彭處士哀辭
大司寇劉公哀辭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祭李學士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韓都御史文
祭邢都御史文
祭周廷參編脩文
祭吏部楊侍郎文
祭戚編脩文滿墓文
祭袁秉中太守文
祭先兄文
祭妻弟金鼎文